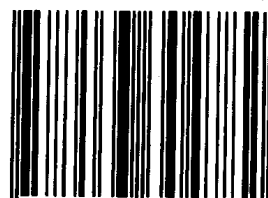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二四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學規類編二十七卷

〔清〕張伯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規類編二十七卷》提要

原序

今夫天地之所以不敝者恃有道以維之也而道之所以常存者恃有學以運之也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飲食無在非道卽無在非學學者所以學道也學道所以求至乎聖人也聖人者道之至焉者也自聖人之學不傳而世俗之所以教子弟者止知有科舉之業否則惟詞章之尚耳此其意不過爲取科第拾青紫之計卽一旦得志其所知所行亦不過爲肥身家保妻子之謀問所爲內聖外王明體達用之學竟安在也又奚望其功蓋天壤澤被生民乎哉我

皇上勵精圖治勤學好問其所以崇儒重道興賢育才者既無不至而一時人文蔚起皆足以贊

皇猷襄至治誠哉明良合德喜起再歌矣又於萬幾之暇親製訓飭士子文以誘迪來學曰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又曰躬修實踐砥礪廉隅其於學術事功之源流親師取友之軌範言之如此其親切而著明也蓋欲使學校之中士習端士行篤正誼明道於以持身而型俗凡所爲修之家而獻之廷者無非聖賢成己及物之功庶乎處則爲眞儒而出可以爲純臣矣夫聖人之學爲天地立心爲民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固非世俗之學

所可比而同也余以菲材謬膺
簡命巡撫八閩夙興夜寐惴惴焉懼以不學之身上負
聖朝修明風教棫樸作人之意而下且無以勤宣令德振
厲海濱之英才使之蒸蒸丕變也於是乎采摭昔聖昔賢
所以爲學之目與夫從入之途用功之要類集成帙以示
學者使黨庠塾序之間人守一編學共一規則夫父所以
敎其子師所以詔其弟者一皆聖賢進德修業之方致君
澤民之具漸而漬之優而游之家敦禮讓之風人修聖賢
之行道德以一風俗以同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是
我
皇上之訓飭直有以開萬古之聾聵其爲功於天下後世
也豈淺鮮哉是爲序時
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季秋重陽前四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吳序

聖人之學內以成己外以成物非記誦詞章可得而竊也
非榮名利祿可得而奪也是故語其廣大則涵蓋宇宙貫
徹今古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沛然如江河之行地而語其
切近則固不越乎人倫日用之間孔子曰道不遠人有以
哉然其造之也必有端而行之也必以漸是以聖人敎人
自灑埽應對進退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以馴致於精義入
神之域去聖逾遠學術滋紛自子輿氏沒而已不得其傳
歷漢而唐大約英華醲郁之詞日多而身心性命之功愈
少迄於有宋范文正呂坦夫司馬涑水之倫類能以儒學
見諸事功故其治稱近古比周程張子者出然後修明絕
業旁搜遠紹尋墜緒之茫茫而聖學燦然復興於是乎傳
及考亭夫子得以集其大成鵞湖鹿洞開辯難往復不使
有毫釐千里之差蓋甚深切而著明矣哉厥後元明諸儒
支分派別議論既多醇雜強半謬種流傳所在不免儻擇
焉不精語焉不詳正恐似是之非爲累匪細也我
皇上天縱聖神崇尚正學垂之功令者自五經四子外若語
錄性理諸書亦既家傳戶誦矣而尤加意作人
御製訓飭文頒示士子海隅日出罔不率俾今歲南巡
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開府閩疆以　公之學術有本功

用必究也　公甫莅閩以教育人才倡明絕學爲首務采
輯宋元明儒先語錄中之切近醇正者彙爲學規時與學
者講論其旨趣諄諄焉辨義利正名實無非仰體
皇上作人之心使高明者俯而受裁不肖者仰而思企循
循於規矩中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域此眞成己成物之
實功也豈沾沾於文藝開敎人博取榮名享利祿而已哉
夫閩爲龜山豫章延平紫陽四子講學之鄉五百有餘年
風流如在幸逢
聖天子興行敎化於上賢公卿承流長育於下學者欲求
造於聖賢之道宜勿慮其不可幾及矣肆成人小子其爭

自濯磨以無負
盛朝鼓舞作新之意則吾道之復南當於此書卜之也後
學福安吳瑞焉謹書

余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而總
無不至之才自風勸養勵之道微而家塾鄉校缺然不修
失其敎之之地矣頑鄙者不游乎詩書秀良者相沿於俗
學失其敎之之人矣八年不從事乎小學十五不從事乎
大學失其敎之之時矣父之所誨師之所傳一皆誘以決
科之利失其敎之之術矣間有大姿敏妙不安於是欺者
則亦不過巧襲乎功利溺志於詞章其或竊弄闔闢變而
爲刑名權詐閃爍打訛流而爲恣睢苟偷以名教爲桎梏
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爲廣大

甚者倡爲新說鼓動海內於是乎厭常喜怪之徒接踵而
起偶有所窺則牽合附和詆訾先儒之說以求售其私見
欲使人不可究詰則相率而遁於虛空性命之鄉嗚呼此
豈才之罪也哉其敎之者不先而非其道則其學之者必
至於差且紊而鹵莽滅裂以敗其至才也今
天子御極稽古右文加意庠序四十餘年開漸摩樂育之
者靡所不至復
親製鴻文訓飭天下士子務期敦厲名實經明而行修然
後升之吏部皆足以坊民而正俗此英才濟濟所以與唐
虞三代匹休也念閩地去京師六千里而遙龜山考亭之

廑猶不絕如綫而勤宣政教之人不得不其難其慎
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撫茲土焉　公資稟高明萃中州
清淑之氣而奮勵力學富有日新自歷聖相傳之源流派
別以及近世諸儒之理解遺言與不體諸心驗諸身鑽研
之久確乎洞鑒其似是之非而有以指其迷途之惑今茲
來閩
天子使　公盡展所學也下車以來朝夕憂勤周卹民隱
實行教養之方每慨靡及乃立義學進此邦之秀士而教
之使徧誘其狂愚不令海澨山陬自安聾瞶於堯舜之世
於是授抉百氏採摭羣録擇其人與言之深於道粹於理

而有以羽翼乎聖賢之教者手訂成書以示學者名曰學
規類編愚聞之規者正圓之器圓者周帀之物以比人行
周備物有不圓帀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
周備學者果能循是而之焉以入於聖賢之域不難苟背
是而馳欲求免爲庸衆之歸而不可得然則是書出不猶
夫布帛菽粟之亙今古而適用乎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
之先務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
有風俗閩俗素尚樸淡稱易化乃今得　公以導揚
聖訓風勸而養勵之以復其本善之性覺其本靈之心不
終錮其氣以敗其所受之全才其變而爲彬彬禮樂之鄉
也有日矣後學南平余祖訓謹書

楊序

閩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夫人之視天與乎遠矣唐彔
而希之者學也學顧不亟哉自一畫開天以後唐虞之聖
人迺命司徒敬敷五教三代迭興其法寖備孔子起而修
明之刪詩定禮祖述憲章因人心固有之理而品節之因
人生不齊之質而變化之蓋由是以窮理以盡性以達天
也漢唐以降代不乏人或擇焉不精或語焉不詳要皆望
孔子之門牆而未升堂奥者有宋諸儒輩出接千聖之心
傳其所以教人爲學之法特詳無非講明義理實體諸身
而後以之致君以之澤民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已我

皇上繼天立極聖學淵深禮陶樂淑之風無遠弗屆而尤
振興黌序加意作人
親製訓飭士子文往復叮嚀循循善誘凡以體維皇陰隲
下民之意而俾之學焉明其善復其初庶幾克全上天生
人之理也余謬膺
簡命視學八閩竊孳孳焉以明經修行立體致用之學率
諸生身體而力行之期無負
聖天子懇懃誥誡之至意而 大中丞張先生復手輯學規
類編網羅先儒設教之規條以及爲學讀書之次第彙萃
成帙其所以發明
聖訓者甚詳且悉將使閩士奉爲標準確然有所持循若
瞻星緯而益知辰極之尊溯河流而愈信崑崙之遠其贊
助高深啓迪來學功何偉哉夫閩爲理學淵藪格言正論
士生斯土宜稔聞之矣然或者積久玩生習而不察今以
聖天子作則於上賢大臣表章於下本躬行心得之餘標
正誼明道之旨抑何深切著明也且也 先生下車未幾
即首崇正學其汲汲正人心厚風俗期於變化氣質而復
還天理視世之剽竊詞章漓其根本者豈可同日語哉諸
生幸際休明親承教澤宜何如鼓舞而奮興也至 先生
平日之自濬心源追蹤絕學所謂由窮理以盡性由盡性

以達天爲海內宗仰者久矣余固同郡知之倍深又奚贅
焉謹拜手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六年歲在丁亥秋九月中澣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提督福建學政陝西道監察御史年眷弟
楊篤生書於榕城之翼經堂

蔡序

大中丞儀封張夫子以伊洛之眞傳開閩中之正學仰體皇上崇儒重道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小子世遠序之世遠海濱末學自惟親承提命以來庶幾稍不爲暴棄之歸因述　夫子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益明孔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張程朱終息而復益明凡其諄諄啓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功在於主敬窮理而其要在於力行

學者不主敬窮理則無私之體何以識之天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胡敬齋羅整菴諸賢攻禪學尤力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爲急務身心性情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爲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爲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眞有所不爲豈肯與夫已氏者決榮辱得失於夫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蓋未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張程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者倡爲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躐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爲宗其流不爲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爲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操守作用毫不肯苟特以學術之差恐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爲辯耳今之人方且營

營逐逐於外而無所止尚慮其流入爲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此也　夫子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絕學之任欲拯勢利者於溺藥詞章者以正而深惜夫禪學者之至楚而北行首刻是書尤爲深切著明學者苟能循主敬窮理之功而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受業門人漳浦

蔡世遠謹拜書

皇上御極以來法天稽古崇儒重道文命覃敷至於萬邦
靡不協和曁四十有一年復
御製訓飭士子文誕告多方用勸敏於黎獻懋哉懋哉越
五年丁亥
輯瑞南紀爰
命　大中丞張先生巡撫八閩既下車乃勵翼
學教擬先儒設教講學之條輯爲學規類編溯流窮源顯
微抉奥俾知道之所自始功之所由成以闡
聖教以啓後學帙成屬予序之予嘗觀唐虞三代之隆家

有孝弟國有忠良比戶而問喁喁然皆秉道慕義其俗敦
龐其風長厚是豈秉彝之賦有獨厚哉蓋敎之者深而學
之者懋也故其時俊乂之士窮則有守而達則有爲可以
當大任可以臨大節勳業炳乎當時文章垂於後世千載
而下穆然遐思如不可及也洎漢而降官學寖衰不思道
德之美仁義之厚其處也愀然而無以自樂其出也晉然
而無所設施夫華而不實其趨易撓雜而無本其行終廢
浸淫日下砥柱之人以致離經畔道人自爲學家自爲師
大道無傳不絕如綫此有宋諸儒所以偲偲切切不惜覶
縷而闡明之也周程張子各極旨歸而集成於考亭朱子

遂爲古今道學之宗後有作者莫能易焉今
聖天子在上宇宙清廓閭閻恬嬉教養數十餘年而爲士
者其可處唐虞之盛世而不思孔顏之實學也哉先生恭
古昔之醇龐鑑前代之得失以體
九重之明訓表列聖之心術得其所期於諸生者亦甚厚矣
昔卜子夏設教西河而紱　不轂文翁化蜀而文教以興
閩自道南而後醇儒輩出考亭夫子之流風遺澤至今
未嘗湮没耶予得與先生同舟觀先生之教有一唱三嘆
之思焉蓋上爲
天子慶得人而下爲諸生賀得師矣諸生盡思所以澡身

浴德也哉
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良月中澣之吉總督福建浙江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年家眷弟梁鼐書於榕城之寧靜堂

學規類編目錄

學規類編　目錄　二　正誼堂

學規類編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古田施松齡 南平余祖訓 福安吳瑞焉 漳浦蔡世遠 仝校

朱子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敎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固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左而揭之楣閒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

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程董二先生學則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擊版始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版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版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版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褙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旣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諠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麤豪很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帿韈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傾欹

凡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筒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直日再擊版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埃以巾拭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穢汙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版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遊藝有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弈鄙事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衆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己意

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謹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爲凡爲庠序之師者能以是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於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白鹿洞教條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學則者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爲文公嘗有取焉者也今合二者而並揭之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一則定爲羣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卽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方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敢以此列於此云寶祐戊午元日饒魯謹書

西山眞先生敎子齋規

一曰學禮

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並要恭敬順從遵依敎誨與之言則應敎之事則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

二曰學坐

定身端坐齊脚斂手毋得伏凳靠背偃仰傾側

三曰學行

籠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

四曰學立

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

五曰學言

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細出聲勿得叫喚

六曰學揖

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

七曰學誦

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

八曰學書

臻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淨毋得輕易糊塗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書局校刊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弼臣覆校
侯官陳　鍔幼吉分校
侯官吳春霖壽蘐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一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

永福林起渭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候官張文炅　閩縣林　緡　仝校

古田湯振綱

胡文敬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游於藝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未至是倒學了　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　呂氏稱程子盛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　橫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　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　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

扶正道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　今日克念卽可爲聖明日罔念卽爲狂矣　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　熹於科舉自幼便見得輕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

一等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　聖
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
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此道理
與生俱來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　南
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
采眩不爲功利汩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
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
則馳騖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科名
爲心又其下者不過絲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

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
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
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
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
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
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又有以
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
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掃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
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
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

於是不敢自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爲
此規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爲也至於
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閑邪
存其誠　孔子曰主忠信　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曲禮
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足容重手容恭目容
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坐
如尸立如齊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丹書曰敬勝怠

者吉怠勝敬者滅　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
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古之人耳之於
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自熟
矣　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
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
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故
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illegible]不能入自然無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意終不足以達道　思無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讎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祀天饗帝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心要在腔子裏　學者患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爲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

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　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敬則自虛靜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屛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屛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茲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　儼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
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敎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　聖賢之學徹頭

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卻當不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羣邪自息　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　人一時關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

肆爲不敬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西山眞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

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心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於卑汙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牽引舊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在腔子之內也惟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蓋眞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既立則天理流行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驗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其爲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虛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眞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凡有一物必有

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窮理非道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處　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共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小進而別窮一事如

此既久積累之多胷中自當有洒然處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明睿智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盈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

卽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說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之學徒敝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顚倒錯繆殆有甚焉尙望其能成己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復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閒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既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知幾其神乎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中庸曰故君子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周子
曰誠無爲幾善惡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
正學者用心理會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天理人欲
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　幾微之間善者
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
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

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
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絕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
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
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日無非
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
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
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
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
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　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顏淵
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
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治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
知有息則餒矣　伊川問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
對曰只去箇矜字　矯輕警惰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閒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
要人自去理會　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
之久則善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

自善我自我　人之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
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謂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
人力之所爲也雖聖人不過盡爲人之理而已孟子所
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爲聖人之
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
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
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
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
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

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册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智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

之至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顧乃背其名教褊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尚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應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處心一意絕去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閒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强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即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麗澤堂學約幷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

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修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爲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顏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雖以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眞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於數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嘗往復從遊數載髮

易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魯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與同志某等搆爲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本易之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功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成其美者地毛某焉所立條約明示於後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爲宗刪去世俗浮華之習尙飭行惇信義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寵各立日錄簿一冊逐一書寫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朔望鳴鼓升衆會於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

籍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眞先生爲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莽躐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爲先才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師友會衆裁度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汩於利誘以致違理害義者衆規之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絶之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侯官林昌謨子宏分校
侯官鄭葆常筱谷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終

學規類編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閩縣胡慥　福安吳瑞焉　福清翁渠峻　閩清鄭郯　仝校

布衣章潢爲學次第八條

一學以立志爲根源蓋樹必有根其茂參雲水必有源其流倒海志乃人之根源也夫天生蒸民聰明才力也多兼之惟志有不立則此心便爲富貴功利聲色所染誘有志之士則不然同一聰明也反之身心以究竟自家

之性命苟不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不已也同一才力也反之身心以完養自家之性命苟不能爲天地立心爲往聖繼絕學不已也則此志一立此心恆存一日千里誰其禦之一念萬年誰其奪之貫金石通鬼神庶百年開樹不朽事業而無忝所生矣不亦偉然大丈夫哉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胡爲忍自賊耶

一學以會友輔仁爲主意志仁在己輔仁在友反而思之平日志氣果專在求仁不以紛華美麗蕩心不以科名得失易念不以人言毀譽動情否乎平日交友果專在輔仁而羣居切磋果皆直諒多聞之士無淫僻邪佞之損否乎程子謂必有求爲聖人之志方可與之共學今日相聚一堂正會友輔仁共學入聖之日須各從自家心中沉思默識或攄所得以求證或質所疑以求明或舉平時所玩經書及先儒格言未能慊心者相與論辨大家平氣以相資虛心以相受稍有勝心情氣言行過差即密相救正雖退居各齋固不可以冥冥墮行亦須愛衆親仁懇懇惻惻忘人忘我直欲同歸於善使天地生生之德實有諸己庶幾踐形惟肖善與人同無負今日共學之誼

一學以致知格物爲入路玩聖經一篇豈有二知豈有二物哉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一物也雖云爲物不貳其實物有本末雖云萬物咸備其實天則秩然凡知止知本知所先後皆此物也眞知此者內外精麤原是一物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程子所謂先須識仁是也苟物有未格且昧乎致知之所在矣何有於知之至哉乃近之談良知者又止認現在之智識以爲良知之妙用且云只此便是頓悟用功反加束縛不思金雜砂礫淘之方可以求眞水滿汙池濬之方可以還源也豈謂致知不在格物也耶

一學以戒愼恐懼爲持循古人畏天命尊德性亦臨亦保不敢懈怠荒寧豈能於性上加毫末哉正以性體本自嚴明本自欽翼故也世人未嘗不戒懼也卻又都從睹色聞聲上起費心神終生憂慮汲汲皇皇祇於[illegible]性加桎梏耳眞學者既能格物以致其知矣卽於小心翼翼夙夜匪懈顧諟天之明命庶幾時時此未發之中而爲君子之中庸也否則無所忌憚卽小人之中庸矣信乎能戒愼則精神斂於隱微獨覺之內惟精惟一儼然上帝之臨汝無忌憚則精神逐於耳目見聞之表愈浮愈蕩且不自覺其靈明之日喪也卽讀書作文時驗之念

馳則氣昏氣昏則靈機窒塞故記誦易忘而詞亦不達矣可不愼哉

一學以孝弟謹信爲實地凡今之人孰不爲人子亦孰不爲人弟也觀孔子天縱至聖猶云君子道四丘未能一而言行相顧一歸諸慥慥之君子吾儕願學孔子不思致力於此可乎哉蓋孩提莫不知愛莫不能愛率此知能之良以孝其親不過取諸吾性之仁而自足也稍長莫不知敬莫不能敬率此知能之良以弟其長不過取諸吾性之義而自足也何其簡而易也日用間言者言此纔覺浮靡便須簡默時時修詞立誠不極其信不已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行者行此纔覺淺露便須斂敕處處檢身礪行不極其謹不已則行滿天下無怨惡矣

一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檢察善無窮盡人多過差忿心難除慾念易動試觀易象損益二卦其旨宏深或氣以忿而暴或情以慾而迷或以善小而不爲或以過小而不改於以會友輔仁望其日進無疆也難矣是故懼燄火不熄終至燎原而懲之於微[illegible]涓流不塞終成江河而窒之必豫還必如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改必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而後動心忍性堅志熟仁一切逆境不能爲之搖庶氣

質可盡變習染可盡除也譬之籓籬壞卽修之則家之寶藏爲愈固風邪侵卽藥之則身之元氣不愈充乎

一學以盡性至命爲極則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前所云皆性命之理也何也物一也眞能格物以致其知則孝弟言行莫非此物之散見而仁也性也命也卽此物之異名也格致戒懼謹信懲窒遷改孰非盡性至命之功哉若云性之盡也命之至也未易言也是故命卽性之於穆不已而一定之不易性卽命之流行至善而生生之不息也盡之云者萬物一體之量必欲其充滿無虧至之云者一原渾淪之大務使其幾微畢到孔子

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盡性至命信萬世之楷
範也
一學以稽古窮經為徵信仲尼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
求四教四科未嘗廢文學也故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
獲凡六經四書孰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
者棄往聖之典墳鄙宋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游談
無根自任頓悟頓修儼大宗門謂能使不識一字之凡
夫立躋聖位不日舉夔以上何書可讀則曰六經乃吾
心之註腳耳此所以人人得為異說侮聖言悖聖道殆
莫可救藥矣列我朝本以明經造士蓋將涵養薰陶於

中正純粹之歸故即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奈何習舉
子業者所嗜反在班馬莊騷甚則獵戰國策士之雄談
及空門話柄以發揮孔孟旨趣杞人之憂豈徒壞士習
己耶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弱神心學又每每遺棄
人倫結侶方外或單提直指或一意雙修所習者寂體
靜功所證者眞詮內典若混三教而一之其實視吾聖
門典籍不啻糟粕而土苴矣雖然經書具在也志格致
之學者惟莊誦聖經賢傳而紬繹玩味之孳孳乎論世
而尚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
聖之書曾得而惑之哉

巡撫都御史胡松諭諸生
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子
不可無此志業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民學術
殺天下後世人士君子不可有此學過

提學副使高賁亨十戒
一曰立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為舍其良心甘自暴
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為能者
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為己之學好為大言互相標榜飾
容貌專務虛名者
三曰侮慢聖賢謂如小衣入文廟及各祠閒坐嬉笑及將

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盥櫛觀書之類
四曰陵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詆毀責善不從規過
則怒之類
五曰羣聚嬉戲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必有節非同
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遨游設酒劇會戲言戲動不
惟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
六曰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
偏跛之類
七曰作無益之事謂如博弈之類至於詩文雖學者事然
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

八日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於聖人之道者皆是

九日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通財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輒傷和氣則與途人無異矣

十日無恒夫恒者入聖之道小藝無恒且不能成況學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一作一輟

學規類編卷之三終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吳叔章維貞覆校
閩縣陳熊采臣分校
閩縣陳涵子容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古田楊振綱　南平余祖訓　漳浦蔡世遠　侯官廖鳳翎　仝校

諸儒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
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
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
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
臨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
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
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
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
聖賢之言不爲虛說　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
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
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
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
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　讀書先
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
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
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
中論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觀書但當虛心平氣

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
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自然意味和平道理明白腳踏實地動有據依無能畢
自欺之患矣　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
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
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
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
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
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嘗見人云大凡不公
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

有自家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
看文字猶更自有窒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
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
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
時又將來看而今卻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
要將心在那上面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
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
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
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

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卻去看　觀書當平
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
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卻教當時人如何
曉　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
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
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間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
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處之時曰某嘗見李先生嘗
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
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
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

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
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
或只去事物中衮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
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
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
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
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
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
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
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

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
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
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
兩段卻且放心胸寬閒不可貪多　張子云書所以維
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
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
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卻
都不知豈可如此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
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
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

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
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
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
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
學問就自家身己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
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
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
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　讀書窮理當體
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
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

會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己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

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嵲屼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

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册子卻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閒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

讀正經行作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杌隉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摹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

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
讀別無方法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
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
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
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
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
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
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
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　韓退之
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功方得

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
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卻不奈何如今人不曾
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
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
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
漸埽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說這許多言
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
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
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卻
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　講論一篇書

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袞作一片方是去
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在心中皆說得
去方好　爲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
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
然後爲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
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敎此心光瞼瞼地便是存心豈
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　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
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
仁義禮智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
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

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　讀
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憒
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麤則心麤看書細則心細
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
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
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
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
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
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
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

何必讀　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閒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抵捂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閒却自得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不肯理會得了卻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　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沈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胷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　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

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沈方有得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方當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卻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卻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閒所聞說話夜閒如溫書一般一一子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

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　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　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徧觀眾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卻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疏緩也　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　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爲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

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這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惰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悤悤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　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

博取已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　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書優游饜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　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

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卻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卻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

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朋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夢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復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須是

心曉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卻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遂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惴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

理會得若汎汎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　書宜少看要
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
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
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
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今人讀書看未到
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
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
拙毋巧寧近毋遠　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
自家之德卻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
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學者
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竝興寢食俱
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
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
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
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
是長進又更就此關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
人之意識事理之眞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　某
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

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
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
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
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
樣所以便著疑今卻有集注了且可傷本看教心熟少
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
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
是長進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
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
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

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
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
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
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
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
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便爲
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
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
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將

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　近日讀書人少也緣
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
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
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
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　某嘗謂
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
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卻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
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
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
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

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精神長
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
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溫
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
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
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徧數貫字訓
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
亦無可得思索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
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
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

故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
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
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
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人言讀書當
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
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卻
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
養之卻不妨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
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
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

罅時脈絡自開　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
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卻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
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
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
脈絡自有貫通處　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
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
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
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
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
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

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
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
凡讀書遇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
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
所處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
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今人觀書
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牽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
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
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
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

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逆等待
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
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卻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
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
進益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
休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
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
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
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
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

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
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卻看得
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
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
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
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
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
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讀書須
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
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

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
莫問遲速少閒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
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閒擔閣一生
不知年歲之老　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
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
脈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
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
思出來若是汎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
終是無工夫不得力　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
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人

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己意硬放入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如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

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徧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　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為了恐怠惰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　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為切己但卻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同治五年夏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侯官葉世熙堯臣分校
侯官林　啓迪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四終

閩縣陳 仁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州張文炅　福清薛士璣　仝校

候官廖鳳翽

諸儒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

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燦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卻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　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　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

語孟卻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閒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　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

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汎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探採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汎濫之患矣　某嘗說論語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都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　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

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讀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小註而講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悖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畢時漸有餘功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　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

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淩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需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閒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眾說分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

朋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
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眾
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
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
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
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爲學之序爲
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
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
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
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

之急務也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
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
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敎不倦仁也到中庸
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
自不相礙　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
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
者所當守　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
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　看文
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
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

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問看文字
爲眾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
卻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
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
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　看文字若便以爲曉得則
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
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況於義理前
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
又看只管看只管有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
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

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
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
工夫都在那上　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
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看文字須是退
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
矣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麤厲者觀書
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
書中何所不有　看文字不可過於疏亦不可過於密
蓋太謹密則少闊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

且放下放鬧鬧看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卻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卻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卻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

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為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而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覘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而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卻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

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　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卻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蹺蹊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鬧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

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　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卻將註腳看方有意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

飢不渴而强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滑撻（一本作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看講解不可專倚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

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許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卻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　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强記今日忒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　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沈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爲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分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恥皆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　後生學問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薛文清曰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必乃大有得　凡讀書須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若心雜氣麤急聲以誦眞村學小兒讀誦鬬高聲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耶　朱子曰董遇云讀書千遍其意可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敎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虛語也此言讀書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時也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淸如井泉然汲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淸而義理自見

胡敬齋曰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其聰明反爲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累先從小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義理工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羣書王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適足爲心之害也

羅整庵曰凡經書文義有解說不通處只宜闕之蓋年代悠遠編簡錯亂字畫差訛勢不能免必欲多方牽補强解求通則鑿矣自昔聰明博辨之士多喜做此等工夫似乎枉費心力若眞欲求道斷不在此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栞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侯官鄭葆常筱谷分校
侯官龔鈞軒竹卿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五終

學規類編卷之六

閩縣林中桂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淸蔡其騤　侯官方　矩　仝校
鄞縣洪世翰

讀經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都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麤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

居常謳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朱子曰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　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

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荊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偸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爲已通小有疑處卽便思索索不通卽置小册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

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徑可見別

無嶢崎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
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經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
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
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
詩旣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
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
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
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
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旣遠講誦

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閒老師宿儒尙有不
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騤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
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敎人必先使之用
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
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　問看易曰未
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
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
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
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
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

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
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爲力　問近看
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
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
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
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
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
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
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
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問

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
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
本如云天地高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
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
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
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
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閒事
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
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閒道理沛然若

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徧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會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

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此是切要處後學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徧以至五六十徧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遽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屛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地而輟

薛文清曰人之所從不可不愼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　易之爲教大槩欲人敬愼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爲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卽敬愼之意　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理一分殊西銘之原出於此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

曰明道先生談詩竝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念過便教人省悟朱子詩傳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春秋詞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眞可畏未有虛發於前而不應於後者　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　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此言與太極圖頗相合

胡敬齋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

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意極是至當無以加也　君相之職最難者是知人四凶在堯時堯照見他心術毫髮不隱如共工則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於鯀則曰咈哉方命圮族但當時舜禹稷契等未出鯀之才高可用故只得用之曰往欽哉戒之甚切堅之甚嚴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已不使之預朝政也非聖人不能如此處置非聖人照臨在上亦用四凶不得如荀或不識曹操孔明誤信馬謖溫公不知邢恕劉元城不知程子定夫胡文定不知秦檜皆是大本有欠燭理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詩所以能興

起人心之善者以人情事理所在又有音韻以便人之歌詠吟哦吟詠之久人心自然歆動和暢　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　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偸學者腳步正在此立

羅整庵曰虞書之所謂道心卽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爲已發則將何者以爲大本乎　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爲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爲善爲惡係於有節無節爾

論解經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

必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讀史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　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一云更無蹤跡）問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卻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

正史後卻看通鑑見他姓名卻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卻來看他　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閒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疏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徧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徧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徧準擬三四徧讀便記不牢　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

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遇事會便覺無下手處倚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卻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　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際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　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諱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

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　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
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侯官吳春霖壽蘐分校
侯官陳　鏵幼吉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六終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侯官張　煒
後學　閩縣陳燮臣　仝校
福清祝欽宸
莆田卓如松

程端禮讀書日程述語

朱子記經史閣有曰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

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至於食貨源流兵刑法制亦莫非吾度內有不可得而精麤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閒以釣名干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閒清明純粹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

朱子記稽古閣有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則人皆有之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

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閒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鬭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為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陷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

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可
歎也已
朱子上疏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
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
為君臣有君臣之理為父子有父子之理為兄弟為夫
婦為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
其理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
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
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

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
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
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
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
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
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策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
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
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
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
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
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走追逐
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
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
不達孟子所謂進銳退速正謂此也誠能監此而有以
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
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
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
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
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
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慾於軀殼之外則

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閒蓋已不自覺
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
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
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
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
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
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
書之本也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
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
以易之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一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爲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莖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夫學者旣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旣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之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朱子答劉定夫書曰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閒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脫空直是可惡

朱子論孟集義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旣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

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次旣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名祖禹字淳夫）二呂氏（希哲字原明大臨字與叔）謝氏（良佐字顯道）游氏（酢字定夫）楊氏（時字中立）侯氏（仲良字師聖）尹氏（焞字彥明）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illegible]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

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橫渠之於二程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顔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

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卒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

幾焉

朱子曰主敬致知推騐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

右朱子送門人李伯諫教授斷學之訓上文云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麤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如此然有一焉云云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瀆哉

朱子日用自警詩云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眞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莫放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先師果齋史先生每教學者必首以此篇使之揭於座右曰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於尚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陷於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此志旣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

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本原也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於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間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於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

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人欲日以消退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於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疏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而已矣併惟同志勉之此本雙峰饒氏之訓

果齋先生名蒙卿字景正鄞人早師寓德小陽先生名岊號字溪大陽先生名枋號存齋陽先生師涪陵晏先生名淵字亞夫晏先生師朱子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其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

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疎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腳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强五十徧時二

百徧時自見强一百徧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
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
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
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
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
虛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虛
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
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
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
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

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
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
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箇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
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
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治復禮如出門
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治復禮主
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所謂
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
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
麼骨肋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

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
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
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
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
合來說卻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
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
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思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
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

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之訓以顏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
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顏子之學不
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捨是無以爲用力之
地歟蓋盈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於聖人
之手而存之於書者載道爲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
大而急者歟朱子曰約禮則只是這些子博文各有次
序當以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
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

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即約禮之事然則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說具存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歟世之讀書者其怠忽閒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廬初建端禮荒陋非材夫豈其任承之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

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其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熟賢材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虛語精廬不爲虛設顧不美歟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校刊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燿西覆校
侯官魏逢辛少峯分校
侯官馬申宏甫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七終

學規類編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閩縣胡煯
福安吳瑞焉
福清翁葉峻　仝校
閩清鄭郊

陳北溪嚴陵講義

淳恭承判府寺丞鄭公之悌偕諸廣文先生領邦之羣賢衆俊會於學校謂淳從游晦庵先生之門俾講明大義以開發後進區區淺陋辭不獲命輒吐爲說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工節目四曰讀書

次序以爲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共切磋之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閒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

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統而顯微無閒也上帝所降之衷卽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卽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爲學講求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

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加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眞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閒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

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如欲學聖人而考論師友淵源必以是爲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準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眞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也

用工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

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息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爲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illegible]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

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旣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維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第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

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

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槩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爲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縕奥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援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

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歟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侯官葉鈞軒竹卿分校

侯官林昌謨子宏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八終

學規類編卷之九

古田施松齡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南平余祖訓　福安吳瑞焉　全校

漳浦蔡世遠

諸儒總論爲學之方一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采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

之學也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古之學者優游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塲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個學是終身事果能顛

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

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　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氣質沈靜於受學爲易　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學者只是於義

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義理有疑（一作礙）則濯去舊見以來（一作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

助一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樂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强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强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旣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

而心不弘廣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愼戒之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

上蔡謝氏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龜山楊氏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鬭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

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

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語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告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

天理還　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必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滞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乎如游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卷阿大

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　修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學者之病在於未見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

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傍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

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晌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晌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卻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

緣長進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　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

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鍛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人氣須是剛方做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

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進取得失之念放
輕卻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
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
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
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
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
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或問爲學曰今人將作箇大
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
接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

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
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看他所說如
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思量體察就
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
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
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
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
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
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
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

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
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
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大此
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
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
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
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
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
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
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

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
事衮將去亦做得卻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
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
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
做底事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
會終無至高處之理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
自在裏許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

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　學須是熟熟時一喚便醒若是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　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

擾之時少方好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耳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

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　皆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

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

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凡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
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
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
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
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
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天下無不
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
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
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

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
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
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
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
在熟與不熟之間而已　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
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
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
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
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
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要緊

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眞箇做工夫底人他自
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
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
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
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
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
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
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
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　讀書固不

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
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汎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
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
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　讀書須嚴
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
當自見縱鑄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
此從容纔覺放慢卽便提撕卽常在此矣　道之體用
雖極精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
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
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

其旨雖淺而實深矣　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蹠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卻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

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口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

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竊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强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

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
道理自然都見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學是要
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
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
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汙壞了
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
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
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
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
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

了　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
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
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
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
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
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
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
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
自放倒也須靠著心實著意沈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
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卻容易

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
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腳下
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
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
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澂治思慮者
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
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
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
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
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

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
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
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
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
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
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卻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
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
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
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
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耐煩去做這件工夫只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

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學規類編卷之九終

同治五年夏福州正誼書局藏板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illegible]臣覆校
閩縣翁頤昌亦樹分校
閩縣林齊璇[illegible]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閩縣林中桂
福清蔡其默　仝校
候官方　矩
鄞縣洪世翰

總論為學之方二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　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擁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只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擁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卻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　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　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

一工夫欠闕　學者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憑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若學者他因甚憑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

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胷平心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里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盡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

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

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胷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泓而觀萬事固是不

得而今已有箇本領都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

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

志於聚斂無足怪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卻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

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為性心之用為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埽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日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

日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

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　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疏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卻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

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一云恁地兢謹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　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眾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

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卻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卻說道中庸溫故又卻說知新敦厚又卻說崇禮這五句是為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卻

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卻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儘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卻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南軒張氏曰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

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

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
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
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於
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
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逝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
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　近日學者論仁字
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
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
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

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　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
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
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
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
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
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
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
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閒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
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如今一輩學者往往

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
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
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
雖洒埽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在吾儒爲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
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
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　責己須
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己如晏平
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
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

吾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
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　問人之格局
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
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
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
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　持
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
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
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

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詖之
失也　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
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
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
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
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
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
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
自得哉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

同處貴耳賤目焉　羣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
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
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
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
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强加控制此心隨所往而發恐
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
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　爲學只要收拾身心
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
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

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
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
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
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
遠耶世閒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
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儇浮薄
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
重爲心然後可以言學也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
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
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

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
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合格物
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
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
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便馳心於辨
析講論之閒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
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
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
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胷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
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　鄙意講習若

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
有諸己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　今世知學者少都以
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
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
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
是惟孔子至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日學而不厭誨
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
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
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
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眞箇無歉

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　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
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其用力處如何曰如
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
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　問濂溪曰聖希天賢
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
非爲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
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
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西山眞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
得失然後爲有補云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

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
治疾然省察焉者觀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
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聖賢大道爲必當繇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
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
寗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
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
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
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
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

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
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
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
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益固
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潛室陳氏曰徒記
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
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
　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寘
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寘須是見於旋設以安排布寘

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眞非是見於施設謂此心此
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迎施偷作
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理便是心心與理忘自
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眞也
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室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明中
故也

雙峯饒氏曰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
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
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眞敬而其
爲敬也必疏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

誠無物也　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
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
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
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汩汩爲鄉里
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
害必避平居非不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
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

魯齋許氏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
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
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
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薛文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
學　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
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　用力於
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
而樂

羅整庵曰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
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
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
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

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
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爲斯
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　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
問學此言未爲不是但恐差認卻德性則問學直差到
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卻問學工夫要必如孟
子所言博學詳說以反說約方爲善學苟學之不博說
之不詳而蔽其見於方寸之間雖欲不差弗可得也
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
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
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敎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敎非學

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
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亦不
出四者之外

學規類編卷之十終

同治五年夏福州正誼書局栞校開雕

候官楊浚雪滄總校
候官陳桂林粥臣覆校
閩縣曹鍾裕穎夫分校
閩縣張熾鈞梅臣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侯官張　瑋
海澄鄭亦鄒
古田施松齡 仝校
莆田卓如松

存養

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程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旣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

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

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工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　學者爲學未問眞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以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閒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今於日用閒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卽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閒心卻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卻閒有所主　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

地頭做甚麽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得住乎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

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　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敎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

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

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斷絶了　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卻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偎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

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敎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擧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則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

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止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

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　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治復禮工夫切要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答張敬夫書曰來諭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

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洒埽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敎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

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敎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敎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

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
俱到講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剖分識得虛靈本體
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薛文清曰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閒事上
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閒事熟誠能移在閒事上
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不知操持
此心則馳騖出入無一息之寧靜虛則萬理咸具於寂
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
與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

在於道則久久自然有得　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
便無事無事心便澂然矣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
容節　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
放逸動時差錯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已則
不明故當時時靜定其心不為動蕩所昏可也　靜能
制動沈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涵養省察雖是
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
功易也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
則靈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
不入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

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
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
之本體自如　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
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
春則發達充盛而不可遏若冬暖元氣漏洩則春亦生
物不盛而疫癘作矣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
持養工夫　人之氣貴乎剛卻怕麤氣剛則才大氣麤
則才疏才大而疏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
完密則才德全矣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

惰慢便昏隤也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
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
靜也　存養即所以立本窮理即所以達道存養後方
能窮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大本
不立何能窮理窮理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著隨得而
隨失矣何能為我有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
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
於迹已勝如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
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至歸
於狂也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
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魚
躍同活潑潑也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侯官陳　濂壽川分校
閩清范福年綏之分校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學規類編卷之十一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永福林起渭
侯官張文炅
閩縣林　緍　仝校
古田楊振綱

持敬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卻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閒斷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

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問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擾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卻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

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卻是自擾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　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

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埽應對進退之閒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治則是去其惡草也　涵養須用敬處事

須是集義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

南軒張氏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汩之紛擾泉兀不得須臾以寧

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自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illegible]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學者含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燗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

北溪陳氏曰上蔡所謂常惺惺卻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

意　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
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閒靜無事時也用敬
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
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
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魯齋許氏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
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
便是不敬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
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薛文清曰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

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
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卽主
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
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敬
便是爲善皆發先聖所未發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
處　斯須苟且卽非敬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
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古
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
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
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

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
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
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
歟　不輕妄則厚重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常
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卽應事不錯　程子論恭敬曰聰
明容智皆從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
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麤
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
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纔收斂
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

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
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
爲二事爲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
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　敬是方做工夫
誠是已成就處　偶見一伶人於三層卓上頭項一小
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
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
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
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
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

間皆一誠敬之心
胡敬齋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卽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

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倫九法數之戒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卽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人雖持敬亦要理義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閒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為非以為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卽放能敬卽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也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地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眞心所以無主也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

純一亦敬也　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何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　學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視聽言動上做便是實學　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固以不存而理亦昏矣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堅
羅整庵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人心動靜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明旦出王游衍卽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庶盡事天之道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與天一矣

論靜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　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

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柰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卻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

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

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　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
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
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
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
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
只管恁地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
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
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
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
彼問學明道一日日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

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
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
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纔歸家時
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
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問初學精
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
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
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
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合
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
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
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
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
息閒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
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
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
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問武侯
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問
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

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
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
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
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
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敵交於前其
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
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
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
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梏亡
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胡敬齋曰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
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
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擾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
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
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同治五年丙寅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閩縣陳　鏻幼吉分校
閩縣嚴兆麒瑞齋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二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三

閩縣陳　仁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南平余祖訓
福清薛士瓚　仝校
侯官張文炅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
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
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妄動
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

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
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茍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
動矣　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
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闢
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著此心臨一事又記著
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
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慎言怒此只攝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

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
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
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　人所
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
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
不能愼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
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

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
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閒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就此便
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
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
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
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
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
不費力矣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
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朝兢夕
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
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
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　今說求放心吾輩卻要得
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
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敎亦此心
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
格物卽心格也克治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
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
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
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
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
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
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
待商量賭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
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
易而不難也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
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
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便是善不中節便是

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
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為惡爾韓愈論孟子之
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
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
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
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
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
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
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
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

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卻寬持其志語雖小卻緊只持其
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
方漲處便持著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是
活提一物來存著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
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
是存心之法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
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
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
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　文字講說得行而
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

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
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
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
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疏闊便加細密覺
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
如此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
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
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
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

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
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常炯炯在此
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
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
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
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
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
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
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
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

點則自見矣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
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
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
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
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
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
陷於惡而不自知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
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
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
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卻容忍不安者卻依舊被私

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卻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
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
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物時
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
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閒接物便不至於
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
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
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卻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
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

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
分明方得　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
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
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
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
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
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
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
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
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閒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

在人亙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
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
砂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
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
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
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
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按伏得下
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
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
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

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如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

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魯齋許氏曰愼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柰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愼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薛文清曰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淸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曀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　見枯樹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己意與物同也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

也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此君子貴乎愼獨也　未應事時常把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當悔者既不可追但不可再萌可悔之事耳　有悔思有以補其過則無悔矣　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　謹防外好以奪志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伺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胡敬齋曰日用間事當做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

省察只徇己之病也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
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
時惕然自省即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
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孟子發夜氣之
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
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
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
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同治五年季夏月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刊雕

候官楊浚雪滄總校
候官陳則誠藹齋覆校
閩縣林星曆礪臣分校
候官郭欽銘誠人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三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古田楊振綱
後學　福清翁葉峻
漳浦蔡世遠　仝校
候官廖鳳翙

知行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始於
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古人言
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
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

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
蓋知之者難也　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
謂誠也已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
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
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强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
不必强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
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己與理一殆非勉强之可能
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
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　盡得天下之物須

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既知之又行
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强恕而行求仁爲近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
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
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
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
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縣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
昂其實只是一事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
養心之助　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

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
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
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
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埽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
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
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
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
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埽應對之間禮樂
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

乎此而敎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
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以及其至也是必至
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
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
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
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
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
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
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
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

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
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
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
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
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
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
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
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
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
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

精麤自無二致也　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

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　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

南軒張氏曰知有精麤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麤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

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況下此者哉

勉齋黃氏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

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
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
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
度越諸子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使
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
麤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
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薛文清曰知行雖是兩事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
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必明
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
實事合乎理而不違庶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
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會者
終未免有差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
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
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
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

則無以有諸己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
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
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
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
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又問
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
也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强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
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　有人爲學者
徒曰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講所學者實未
知爲何物也　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
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
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
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羅整庵曰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
知能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
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
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
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
認知覺爲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

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會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凡聖賢言語須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何由得到盡心地位耶近世學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一語便要硬說心卽是仁獨不思以仁存心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何說以通之耶孔子之稱顏淵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須於此見得端的方可謂之識仁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人之良知良能所自來也然乾始物坤成物固自有先後之序矣其在學者則致知力行工夫要當並進固

無必待所知既徹而後力行之理亦未有所知未徹而能不疑其所行者也然此只在自勉若將來商量議擬第成一場閑說話耳果何益哉　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沖一作冲）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五峯胡氏曰行愼則能堅其志言愼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

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薛文清曰謹言是爲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
知道則言自簡以非道不敢言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
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
寐亦安　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
多言所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
德進則言自簡輕言則納侮　發言須句句有著落方
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
而無妄發之失矣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
一言而人不從便失言不可不謹　與人言宜和氣從
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

志亦爲動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
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人不謀諸己
而强爲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間此等最多人
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大小也謹之
羣居不可汎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戲言無實
最害道易曰修辭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
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
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與居
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羅整庵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孔子兼之看來說得道理分明自是難事見之不真者
不待論亦有心下了了而發脫不出者卻是口才短也
此則須要涵養涵養得熟終久說出來亦無病痛若本
無實見而揣摩想像以爲言言語雖工文字雖妙其病
痛必不能免　義理愈窮究愈見細密到得愈細密處
愈難爲言一字未安或反累其全體故有志於明道者
其言自不容易若可增可減可移可換吾未敢以爲知
言也

學規類編卷之十四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閩縣林齊璇逢甫分校
閩縣鄭　甸禹圻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閩漳鄭郯
海澄鄭亦鄒
古田施松齡
莆田卓知松　仝校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識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强而已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糵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　閒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問格物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閒皆是理

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

亦可通　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　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換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

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
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
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故也使其眞知爲
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
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集覽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溼知
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瞶
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
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

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立妙斷中以隨俗斷誠
以權變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
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
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
惑乎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
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致
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
本自無不足也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
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
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　學
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
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
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
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
都射上別處去了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
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
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
這只是知不切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

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卽且把這見在底道理將去看認
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
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　聖
賢敎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
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
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
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
氣正謂此也　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
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
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

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卻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　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窮理使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或問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聖人做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心包

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麤法須是打疊了胷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箇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放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

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治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閒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卻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卻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　義理盡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直看盡入深盡有在　道理既知

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卻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大著心胷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　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卻好定著精神看一看　看道理須是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

未透今之學者不會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　看義理亦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義）之細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加楊

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　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缺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　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

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　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卻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

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　窮理就事物上
逐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卻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
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　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
　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
多事卻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
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
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
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
物皆備於我曰極是　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
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

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閒
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與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
做一般看自然錯了　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
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
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
源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
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
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
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
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

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
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
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
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
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
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
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
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
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
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盡圓轉直截處盡直截先知所

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
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夫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
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分極徹程子謂將這身來放
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
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
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看道理若只恁地
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
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
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
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

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個是不同這
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
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
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
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眞實如此　窮理亦無他法
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
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
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
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
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

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
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
淺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
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
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
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道
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故是非理會極子
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
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
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

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
深戒也　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己理會得處推將
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　問程子
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
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　聖賢所謂博學無
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
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
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
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
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

哉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
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
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在內方可所以有寡慾之
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　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
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
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
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顏曾不敢如此道晦翁云
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
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卽明睿洞照

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
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說
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
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
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薛文淸曰日用閒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
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
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一心
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一一見得

理有下落方爲眞見眞見明則邪見不能惑　人之一
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
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
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
義禮智信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
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
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卽囿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
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　天地之閒物各有理理者
其中脈絡條理合當是如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
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

有息而地不寧卽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
花木之生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靑黃赤白之各有其
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
秋冬秋冬者發於春夏靑黃者變爲赤白赤白者變爲
靑黃卽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
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至一身之所具
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乃合當如是之理也
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
之孝夫婦之別皆合當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
非人倫合當之理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一花卽具元
亨利貞之理花始蕾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
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
爲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未嘗毫髮止息閒斷
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
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
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
最實　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
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
早今人未至此欲屛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

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强合之悞矣　聞見之知雖
小天德良知雖大然聞見之知亦從良知上來非有良
知安能聞見而知但聞見之知則有眞僞宜詳察而明
辨也得其眞則合內外之道矣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
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馮榮圖贊勳覆校
閩縣林星爵確臣分校
閩縣陳　褎樸軒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五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淸祝欽宸
福安吳瑞焉
閩縣林　緗
侯官張　煒　仝校

力行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
克治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張子曰世儒之學正惟灑埽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
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
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
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
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
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
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
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
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
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彊得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

果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
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　間向因子夏大德小
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
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
惡未盡雖善必麤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
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
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
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氣習不期變而
變矣　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

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
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薛文清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而猶不可奪況君子之志於
道孰得而奪之哉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
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
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
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
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
則智益明
羅整庵曰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爲難得爲學如此爲政
亦如此斯可謂眞儒矣

克己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多驚多
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
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
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

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
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
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
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卽是私己是
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
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旣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
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
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　學者大
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
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己知未學爲己

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

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卻克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峯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類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卻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卻悔此是如何朱子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埽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卻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己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卽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

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卻云以心克治莫勝卻以心兩字否曰克治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

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閒也所隔甚不多但聖

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覩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

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薛文清曰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吾於所爲之失隨卽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偸惰而勝人欲一有頽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羅整庵曰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道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性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爲仁也始終條理自不容紊故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及之而行不逮蓋有之矣苟未嘗眞知禮之爲禮有能不遠而復者不亦鮮乎　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

消融盡卽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卽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改過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趨汙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　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

能徙以爲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
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
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　答蔡季通
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
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眞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
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眞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
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
庶乎其可耳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
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

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
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
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
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
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又曰
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
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
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
錯此事他時更遇那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
再做錯了

西山眞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
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
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
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
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
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
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
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
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

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
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胡敬齋曰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
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體
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
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常觀書求
義浸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雜論處心立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
所應惟君子能之　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

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
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　人莫不
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
視富貴而能不淫者吾未見其人也　儒者只合言人
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
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
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
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

人不責之己非也
朱子曰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麤卻去其精磨去
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
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
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會有工夫卻便去不睹不
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
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
方得　且須立箇麤底根脚卻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
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麤
底根脚猶未立卻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己甚事　常先
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
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
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問
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
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
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汎應曲當人若有
堯舜許多聰明方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
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豫定今世文人
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

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
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
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
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　今人大抵
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
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
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
學要常親細務莫令心麤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
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
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問程子

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避嫌日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越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

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衆矣可不戒哉　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麤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

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挐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　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

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
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惜牽滯而卒失其正
矣　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
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
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
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
泳本心

魯齋許氏曰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
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
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

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
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
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
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
入而不自得也何歉戚之有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
滅矣人但當修心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
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
知矣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
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毀不可遽
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
人須要久遠顧慮要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做
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
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
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
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
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
而得名者

薛文清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
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
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勢到七八分即

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凡所
爲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
其餘無不苟矣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愈收斂愈
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人知天地萬物
爲一體則藹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發於中者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即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
轃回還者即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
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回還合轃者元氣至此畜積包藏
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即水急而魚鼈不

幽淵潭深則魚鼈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沈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閒亦可以進德矣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豫防而德乃進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必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

之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識量大則毀譽歎戚不足以動其中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胡敬齋曰此道理具於吾心大小精麤無所不該守之則賢化之則聖誠之則王假之則霸竊之則姦棄之則愚無一事出此道理之外　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人說亦不可爲人所惑亂擇須精行須果　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才媚悅則與天地正大之情不似諂諛二字修己治人之大病諛人者固是小人好人諛者亦非君子自修則不聞過治人則惡日積　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爲難當精擇而審處　欲爲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

羅整庵曰因時制宜一語最好即所謂義之與比也動皆

合義則天理周流而無間而仁亦在是矣是故君子之用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惟其時而已矣時宜用剛而剛時宜用柔而柔只是大體如此須知剛之用不可無柔柔之用不可無剛無柔以濟其剛或足以致悔無剛以制其柔或足以取吝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閩縣陳　鏵紡吉分校

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六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七

閩清鄭　郯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南平余祖訓　海澄鄭亦鄒　仝校

尤溪劉鴻略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　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　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亡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　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一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　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已兢謹以遠其禍

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

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止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閒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腳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己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閒只得著力

分別不當豫以雜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卻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

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
有箇私論也此卻不可不察　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
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
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
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
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
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天理有
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
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
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

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
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
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
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
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
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
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
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
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
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

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
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
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
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强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
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
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
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
理滅卻一分人欲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
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

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敎之所以無
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
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
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
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
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
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
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
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

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私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

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黄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閒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閒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閒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西山眞氏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

所爲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爲而爲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閒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閒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掩白薰蕕共器蕕必掩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

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薛文清曰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恃勢直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所惑而易其所守　有鳳凰翔於千仞

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　陰多而陽少小人多而君子少鷹隼多而鳳凰少豺虎多而麒麟少荊棘多而芝蘭少碔砆多而良玉少其理一也

胡敬齋曰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甚可惜也才氣高者有此病　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足與有爲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公天下事以私

心爲之亦私　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底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極流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　或謂武王伐紂既無心謀天下當擇商之賢子孫如微子箕子者而立爲天子自居諸侯之位豈不可乎曰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商豈得而專有之若使一家可以專有之則肆淫虐而無害也以理論之當以首出庶物者爲君次者爲臣下者爲民君所以總理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職民則受治而安生若肆暴虐則君道失臣

民無主自當歸於有德況周之德盛民歸又伐暴救民天下之人豈肯釋周故孔子以天地四時之革同乎湯武之革一循乎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論出處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　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

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親奈何曰爲己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

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敎是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

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薛文清曰君子之出處當修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汙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羅整庵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侯官李敦煌季玉　閩縣陳突璞軒　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七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侯官方　矩

後學　閩縣陳蕖臣　仝校
福清祝欽宸
莆田卓如松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　老子

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

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汝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子之學　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卻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擾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歟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

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卻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為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爾世有為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虛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為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

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大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

胡敬齋曰聖人新民是欲使民明其德至老氏愚其民欲昏其德也蓋恐其智巧姦偽而難治至秦愚黔首是欲其蠢然無知以聽從於己可以肆其暴今之暴虐不仁

者皆欲愚其民

列子

朱子曰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佛豈予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問齊物論如何程子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不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

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就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督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奸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

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偸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

詩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卽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
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計較深切則又非世俗鄉
原之所及是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
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
其何說也　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卻
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
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
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
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個
自然相須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西山眞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
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
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
能救也陳頵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
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
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
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
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
革梁元帝好立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
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遺物
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
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
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敎亦何負歟曰
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
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提挈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
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
矣而未及於敎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
日語哉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
葛元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
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

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
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
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
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
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
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
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御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
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
理之評不得不辨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末大見趣及義理麤淺處微說得

不知大小無邊際緘縢得深密教人窺覷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自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胡敬齋曰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皆假設以誇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於巢由乎

墨子

程子曰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抵儒者學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楊子

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敬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謬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有五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伍鄉

之帥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乎在强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强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彰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鄰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
撰出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
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
之說得之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
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
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

安用養邪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
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
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
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
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
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
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
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
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
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
則凡人之爲禮皆返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
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
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得之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
雄

朱子曰董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

下如說仁義禮智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仲舒本領
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
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
未必得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
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
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
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
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
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

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
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
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力公孫弘以阿
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
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媿於
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
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
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悶加劇秦文莫不當作

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
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
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元本要明易卻
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
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歷法雖有合只是無益　漢儒之
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
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
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
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
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揚子雲云明哲煌
煌旁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於不虞
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
而作其及是乎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
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
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
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
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
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
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天理開

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元有三箇了如
冬至是天元到二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卻
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太元中高處只是黃老故
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或問易與太元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
太元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元卦八十一太元摹倣
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元亦得
但無用耳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　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

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僃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
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
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
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
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
嘗亡矣而大學之敎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
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
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
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倐然而

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其摹倣假
竊之計則不維精麤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
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
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
之書而麤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
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
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
窺覘想像之髣髴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
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
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
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
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
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
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
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
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
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
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
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
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

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
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
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
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
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
公孫述曹褒荀勖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
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
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
而欲攘臂其閒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
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

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
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
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
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
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像論語而强
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爲而
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
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
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
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

著書之意蓋亦如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
近於正而麤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
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
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
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
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
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
勝歎哉　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卻要將
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
比得他那刪兩轉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

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
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
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
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
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原學問發
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
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
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
人腔子自作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
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元法言亦

然不知怎生比並
羅整庵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
未有見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
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
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
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
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

忿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
然皆實大綱是　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
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
體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
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
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
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

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
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問孟子謂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
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卻謂孔子必用墨子墨
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
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己不
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己但不敢有愧於道
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韓退之及歐蘇
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卻是邊頭帶說得些
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

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
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沈會去
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元之
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
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
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
卻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
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
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
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

推得辛苦卻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
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
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卻無他
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
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二
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蓧
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
來文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
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
何曰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

有之不如韓子之多　實介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王
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
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
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卻是以天下爲
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
是卑淺然卻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卻公如
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卻無實用功
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
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
做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
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
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敘許多節
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
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
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
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
故俛首與之從游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胡敬齋曰韓退之說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則是以記
誦爲主其說道理是其聰明揣度出來王介甫言讀書

萬倍利是以功利爲主其說道理亦是聰明想像出來
皆非眞知也然介甫利根尤深故其爲政只被利字做
出許多不好事
羅整庵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雲可
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東坡
所論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
膏肓之病耳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
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顚倒謬戾一至於此尚何
詳略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歐陽子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
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
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
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敎　性非所先永叔
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
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
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
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
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蘇子王安石附

朱子曰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
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
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
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
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　答汪尚書

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
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
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
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
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
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麤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
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本亦安得
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猶山猶
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
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
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
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
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
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
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
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
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
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
學不知道其心固有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
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

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
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
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
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
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　蘇子由云
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
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
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又
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
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

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谷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悉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某數年前嘗惑焉近歲始覺其謬

羅整庵曰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林甫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介甫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

學規類編卷之十八終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illegible]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侯官江鵰程搏九分校
侯官鍾大鈞笠雲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清蔡其默 南平余祖訓 侯官張文炅 仝校
漳浦蔡世遠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

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

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夭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尙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尙爲知所考信耶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删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

寵於王　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麤且歷代世變卽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　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撿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仔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此類甚多　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眞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粟客顏師古謂其粟族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疏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於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

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卻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記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卻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卻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　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卻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

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閒楚事亦
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卻於其下
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
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
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
無成溫公於此事卻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
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叵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
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
氏大事記周赧後添槩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
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

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
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太非
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
賢之意果如何爾　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
樸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
己才者能有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
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
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　問溫公言聰
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

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
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　問溫公以
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彊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
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　問諸儒才德之
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
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
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
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
謂之才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
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

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
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卻節去之只從後兩句比類
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
者卽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
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
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
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
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
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

異事見考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卻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
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
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
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
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
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　胡致
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
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亂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
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
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

今在肚裏了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講小兒
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
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
有法也　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
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
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
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
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范唐鑑首一段專
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
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

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
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子由古史舜
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
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
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
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
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
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
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
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

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
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
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
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
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
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
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
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
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遂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
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

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惟不避而强取之乃爲逆
假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
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
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
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
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
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
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
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
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

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悞矣　溫公通
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
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
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
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
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
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卻
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揚雄荀彧二事
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
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卻按

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
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卻是漢侍
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
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
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
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
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
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
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
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

矣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
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
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
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
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
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
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
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
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

省覔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貢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獲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梲天下之筆乎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

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砉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

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科學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

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閒不能無兩情耳且貧富有命彼
乃畱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
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多說某不
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
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
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或謂
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illegible]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
餘日卽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
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

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
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
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倖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爲力舉業乃
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士人先要
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
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
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
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
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

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
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
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　告或人曰看今人
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卻全背
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
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
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
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
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
取功名卻未必不得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

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
其實甚奪人志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
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
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
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
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亦不累也居
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
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
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
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有人

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問許叔重太貪作科擧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擧亦當好與他做擧業擧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貿中却害道　或問科擧之學曰做擧業不妨只是把格式櫽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擧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釆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稽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

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擧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擧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眞實擧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擧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擧業亦何不可況擧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擧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擧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辭文靖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寘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爲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爲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爲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爲人者況以科擧爲人之學教人乎　習擧業者借經書之文以邀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羅整庵曰科擧取士惟尚詞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傾險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誠使鄉擧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哉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擧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

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汎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
飛何其溫柔敦厚也　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
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
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
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
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
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麤用韻屬對比事遣辭
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

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
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作
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
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眞
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陶淵明詩平淡出
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
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
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齊梁
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嬾慢不收拾　詩須是平易
不費力句法渾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
亦自有渾成氣象因學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
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
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
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　近世諸公作
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
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
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
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去聲）做
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
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

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
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
心裏鬧如何見得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
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君子兮未敢
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
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西山眞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
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俟
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懍焉爲之弗[illegible]

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寖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
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
希

薛文清曰凡詩文出於眞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
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
節詩韓文公祭兄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
肺腑者也故凡詩文皆以眞情爲主　許魯齋世間巧
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
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

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
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
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
壁此儒與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
性情又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
所以無用也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
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
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
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
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
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
害於道必矣　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
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
花或有翦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似
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退之晚年爲文
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
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
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

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龜山楊氏曰凡作文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但
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爲
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
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
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
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
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
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

字眞是奇偉豈易及也、　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
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
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
好無氣節董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疏略甚多然其人
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
誦數卽今人讀書記徧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
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
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　問韓文李漢序頭
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
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

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
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
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
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爲義
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
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　韓文高歐陽文可
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
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
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
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

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
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
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
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
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
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嘗以伊川答
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
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　歐
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
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

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
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
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
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
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旣有是精明純粹之
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
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
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
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
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

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議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

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

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

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縣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

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
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
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因言
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自
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
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
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
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
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
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卻只說有書

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
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
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
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
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
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
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卻說出這般話
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分明是如此了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問南豐文
如何曰南豐文卻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卻因學文

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
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
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
華豔處多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
亦無愧　南豐作筠州宜黃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
意出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論胡文定公文
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
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
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
人皆說從別處去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

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於枝葉上粉
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
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
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
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道者文之
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
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
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
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
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

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衮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

魯齋許氏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則將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棄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豔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涵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愼乎

薛文清曰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班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綵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歷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燦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燦者無往而非文豈特見於文詞言語然後謂

之文哉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期人

羅整庵曰文貴實詩書之文無非實者易彖象之辭特奇然皆實理無一字無著落故曰易奇而法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桂林弼臣覆校
閩縣鄭　甸禹圻分校
閩縣梁庚韶舜卿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九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

閩縣林中桂
福清翁葉峻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古田施松齡　仝校
侯官方　矩

程子四箴有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之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治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爲）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子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張南軒主一箴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弗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眞西山勿齋箴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之不仁曰爲

物役耳目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縱
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由匪禮勿徇曰禮
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
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幹鈞石
必隨我乘我車馴馬交驟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
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鈞
飈馳孰敢干命眾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勿流內守愈安
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酷化
醲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
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
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眞
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
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惟子思子深憫斯世
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
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
太虛湛然塵埽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旣判復合渾然
一眞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
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
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
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
六旬之積故冬乃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
羣動俱闃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
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
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
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
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

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
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
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懍懍而
瘝恫

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閒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
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
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
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
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

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思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齊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薛文清謹言箴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竊寐惶汗而且或復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當指正於蒼天

慎行箴

思厥一身或動或靜曰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天則至明至正云胡小子操履靡定語默或流於犖妄應接復牽於多病是以德業不至於崇廣馳騖將迷於蹊徑其自今始加夕惕以乾乾欽聖謨而非禮勿動

懲忿箴

在損著象懲忿有敘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為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既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忍我心本自湛如云胡震撼弗克寧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摧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萎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留雖曰顏樂亦以是求

改過箴

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纖失易從降自眾人人有舛駁自心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希之之要改過為先如思之邪如事之失既炳其然必去必亟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藐予小子仰賴先業氣質昏庸過兼隱白亦云有覺厥治不剛頻復厲矣徒發

赧惶恐遂頑然將不省憶天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雷宜法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存理箴

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謂之何物則是矣圓外竅中五性渾全感而遂通四端秩然貌色手足口鼻耳目以及眾體至微之物直溫重恭乂肅明聰或動或靜咸有厥中身之所接萬事五品其理昭如各有程準凡此眾善悉備吾身放之則失操之斯存存之之要明誠有敘明炳其真誠踐其道惟此二者功不可偏循之勿失士賢聖天

持敬箴

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直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羣迷微爲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雜於多歧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墮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爲宗慨彼前修年代云往豈無琭琴寶匣絕響在末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蠹百妄外干雖曰爲

學徒侈華博究厥本眞久矣戕斲一日大覺前爲可羞蓋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顚末既陳期守勿失

愼微箴

眇忽之間其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君子觀羸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其靡及行違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嚴乎斯語庶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大理箴

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官曰大理歷茲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立法憲天仁柔義過不率典彝或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酌乃有韋臬職斯常刑讞厥當否則歸廷平廷平攸執時惟鑑衡鑑灼隱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罰當民服氣協休徵明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弗屬而居而官宜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愽欲勿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於茲靡平雖屬斁紀瘝官齎痛飲毒嚼火銷骨辜亦已速邈哉千載乃有良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冤曰無冤民功光簡册慶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子進識敬勗我人

程子顏樂亭銘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湮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卑其譁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張子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於四支謂非己
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
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
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
甚焉

楊龜山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呂藍田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

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
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
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
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
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
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朱子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性我所便
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於牆於羹仲尼子弓內順
於家外同於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
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
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
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煥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
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
眇緜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
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
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

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
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
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
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惟義惟仁維帝
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
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

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執玉奉盈須臾顛沛
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曰趨而抱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
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

已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射御書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
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汙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
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察地之勢
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
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
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
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
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

所在必勇於爲維行有本緊德焉出是滋是培其本乃立
靜而養源瀵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
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
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
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
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懍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
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汩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
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

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
師保是詔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
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闒焉沈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
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
斯存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小差眂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張南軒克齋銘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
斯誘旦俯月朘噫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
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治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

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昏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
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治日新
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
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游泳不競不絿
允蹈彝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
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
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治仁遠
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
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
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
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
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
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
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曾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
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過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
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
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
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
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
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
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
祗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徯乎外敢曰無悔庶幾
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羲經所存曷先其恕
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

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强歷靡誠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兹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兹

薛文清悅心齋銘

人孰無心心孰無悅悅匪其正爲心蟊賊大哉孟氏儒林之綱悅心著訓式炳以彰其悅伊何曰理曰義理則在物義則制事二者匪人實降自天得之而悅天乃斯全卓卓沈君齋居云作扁曰悅心惟孟之學豈無肥旨祗飽以酣弗專弗從道腴是耽齋既作止銘亦書止日居月諸勿替終始

勿欺齋銘

動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既知矣其將何爲賢有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爲義不專所持雖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縻謂之勿者庸以禁止於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知惡可去如厭糟醨果專專於是道復念念而無違則耿耿之善端可以擴之於天地之涯美哉張君令德是頤勿欺名齋顧以自規庶幾匪懈賢可士希

惜陰齋銘

大化茫茫斯物斯億人爲物靈所貴者德德原於天心會其極其寂寂微其用周悉云胡氣拘所得者失顧兹百年曾不瞬息弗亟循之將遂迷溺所以往哲晷景是惜惜之惟何明誠致力明則道通誠則道立從事二者遑遑汲汲朝復一朝日復一日靡淵毫髮靡懈頃刻於兹卷舒於兹

語默憶彼前修瞻望靡及有卓君子希慕軌則爰作齋居爰圖進益古訓是名古法是式由學而仕勤勵夕惕豈曰道悠由近可即豈曰山高由下可陟敢贊一言以勖無斁

恆齋銘

有海之瀕有岱之麓挺生儀公質負魁篤公始知學旦夕孳孳顧此彝德思厥保持乃博其方乃要其統雷風法義有恆師孔恆者伊何悠久常然立心行己篤此一言遂揭齋楣出入是覩若鑒神明若臨師父爰自筮仕屢擢屢陞官有內外齋無二名夷考厥迹昭哉歷歷持鐸教胄剖符民輯溥彼旬宣江漢是式允於出納喉舌是職晚亟南宮

朝推耆碩啓沃經筵忠忱彌積載承恩詔懸車故鄉乘化
消息孰不榮光緊公之賢惟恆之幹夷險一德終始靡倦
公雖逝矣名永長存風流奕世子子孫孫孝思維則安則
安倣匪曰高山恆齋是仰

存誠齋銘

惟天地萬物實理爲之樞機本厥一源諒無不齊自稟賦
之雜揉紛慮僞之交馳爰有元聖乃曰無爲斯太極之全
體兼動靜而靡違降聖而賢必由保持視聽言動敬以主
之羣邪退伏誠斯不虧溫溫李生往哲是希爰居爰處左
箴右規弦韋是服絲桐是揮沈酣古訓詠歌古詩斯須動

作靡敢怠墮窒慾止水如防如隄庶邪妄之可閑冀存誠
之在茲美厥志之名齋述法言以勵之

胡敬齋進學齋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
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
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
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眞實
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
天君卽事卽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
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擧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
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具全表裏斯相稱瞻視
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
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
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
心警

書橱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
貴誠未獎勿已永鑒斯銘

同治五年夏福州正誼書局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弼臣覆校
侯官陳　鏵幼吉分校
侯官何壽康淑齋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閩縣陳　仁　南平余祖訓　福淸薛士璣　仝校　閩淸鄭　郯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

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敎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敎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守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敎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敎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淩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

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交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門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衣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 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 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謂稍少 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 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 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惟四孟通用帽子皁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 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 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 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 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惟止服帽子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下惟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 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 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 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倣此 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 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 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 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

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則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迴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倣此 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已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過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

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　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　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　日凡聚會皆鄉人則亦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必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　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　若特請召或迎勞出入儀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　日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杯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

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　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惟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　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　日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　凡同約者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科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　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　日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　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　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初喪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此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喪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　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

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　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　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　日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日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爲然　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告之

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共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納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協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

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

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無鄉校則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

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倣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

受拜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外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一終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長樂游大廉清卿分校
閩縣饒新仲卿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著　受業諸子仝校

讀書日程

人生一日而不讀書與讀書而無法程雖勤惰不同其失則均夫月要歲會百工皆然卽如農勤於耕女勤於織豈不於三時晝夜之閒立一定之程哉上古之學者吾不得而知其用功之所至也已其在書曰予思日孜孜詩日日就月將雖不言其所以然意必亦有一定之程而後奉以從事也後世學者不見古文遂云皋夔稷契何書可讀亦言欺人掩其空疏不亦謬乎夫夜以繼日者周公之勤也

不寢忘食者尼父之敏也分治事與窮經者蘇湖之教也詩書灌其靈腑史籍長其精神文章抒其見識又學者無窮之樂也慵廢荒經不學牆面玩愒既久歲月坐消縱桑榆思奮而羲御已馳匪惟余之是憂亦二三子之所羞今與諸生約日之課者大略有四悉書於策洎乎浹月余考厥成焉二三子其有意乎濬經史之精英爲太平之黼黻發程朱之祕鑰成一代之碩儒無怠無荒毋爲耕夫織女之所竊笑是有厚望焉因條其目如左

經書發明

經書爲理義之淵源其至當不易者固百慮同歸至於隨

人體驗隨時隨發意趣正自不窮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不妨各家門前各爲景致耳若夫拘文牽義不能仰首一會心焉味同嚼蠟無所發明則亦程子所歎飯從脊梁過者已今諸生每日看某經某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必潛思玩索身體力行凡有所得卽記於是日課程之內

讀史論斷

讀史有眞性見古人可法可傳處便欣然神往恨不得同堂也見古人可殺可憎處便怒目切齒恨不得唾面也讀史有眞識當時事勢是如此曰如此固當也當時事勢不如此曰必如彼乃得也或設身而處地或略迹而原心異

日眞人品眞經濟正從此中陶冶而出若徒侈陸子之書厨效義山之獺祭不免於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也今與諸生約每日看史某處起至某處止有所發明論斷悉書於後

作古今文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俳語儷詞修士所恥若原本高厚上引星辰下灌江漢斯足尚已天人三策東西二銘以及佛骨表原道諸篇皆有關於治道人心者至於制義一途濬發自己之性靈闡明聖賢之義蘊且又廷獻之先資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可無務乎每日所作古文時文其備記之

各種雜著

文至於雜組小品微乎微者也一木一卉一事一物其義幾何卮言日出縱或精工要亦與三年一葉同歸無用乃若茂叔觀蓮之說萊公野渡之詩人品懷抱悉徵於是何可廢也況間見孫奇用垂紀載曠懷高寄隱寓篇章亦學士胷中蓬蓬勃勃之不可遏者諸生一日之中如或遂情勝致偶託詩歌其裨於世教者悉以誌於篇

月初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著雜　則

二十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三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桀聘侯覆校

閩縣薛鳳翥秋岡分校

閩縣嚴兆麒瑞齋分校

同治五年丙寅福州正誼書局重栞開雕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二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三

漳浦蔡衍鍌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萬縣程　琢
長汀黎致遠　仝校
漳浦陳夢林

道體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總是道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情

性謂之乾○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

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　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

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朱子曰道道體浩浩無窮　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

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　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卽理也是如此否曰然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生之理謂性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卻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币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卻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卻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淸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淸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

實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　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合於君臣父子

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會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卻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

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卻只是一個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腳行歸亦是這腳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溫吸則爲寒耳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卻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卻不會動惟是

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卻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

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矣　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

勉齋黃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北溪陳氏曰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爲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　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

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西山眞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

薛文清曰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消息者氣而所以
消息者理　造化萬變皆是陰陽做出人事萬變皆是
動靜做出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
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性命合一卽學
貫天人矣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
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人心卽食色
之性道心卽天命之性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
分殊也　性卽理也循天理卽率性也　仁義禮智卽
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
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道也德卽是行此道而有得

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德也誠卽是性之眞實無
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誠也命卽是性之所從出非
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命也忠卽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
別有一理爲忠也恕卽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
理爲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
其實不過一性　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
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
爲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理
而性無不在　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卽太極也
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
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人人惻然慈良之
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胡敬齋曰二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
柔善惡邪正古今淸濁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雖萬變
不一然其間莫不有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
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羅整庵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
四言未嘗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曰惟皇
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
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之言性
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類皆想像以爲
言其言益多其合於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於一者
及宋程張朱子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
氣質之性參之孔孟驗之人情其說於是乎大備矣然
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學者
之惑終莫之解則紛紛之論至今不絕於天下亦奚怪
哉愚嘗寤寐以求之沈潛以體之積以歲年一旦恍然

似有以洞見其本末者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
四字簡而盡約而無所不通初不假於牽合安排自確
乎其不可易也蓋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
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
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
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
有取於吾言矣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滋臺香侍覆校
侯官陳爲新咸臣分校
閩縣饒　新仲卿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三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羅源陳紹濂
晉江陳正朔
光澤鄒祖頊　仝校
漳浦蔡　鍪

總論聖賢

程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
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凡人有己必用才聖
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
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
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聖人愈自卑
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朱子曰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
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
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
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
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
能事也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
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

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薛文清曰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　聖賢循天理而天理卽仁義禮智之性也小人徇人欲而人欲卽耳目口鼻百體嗜好之私也　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胡敬齋曰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一箇生與熟閒斷與不閒斷識得如何未熟如何閒斷從此勉勵不息此是希聖工夫久而聖可至矣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敎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問顏子得渾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

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疏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閒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闕

子思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

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朱子曰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胡敬齋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孔子以下才莫高於明道莫大於孟子 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迹如泰山之高根腳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無實理空自高大

總論孔顏曾思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儘雄辯 魯衛齊梁

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

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
氣象　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
與禹稷並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
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汝
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
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
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
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
氣象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賜孟子似強顏子具體

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
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
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
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
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
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朱子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
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
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
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
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
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
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
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
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
少顏子剛明之意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
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卻細膩切實
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
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
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
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
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
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
底眞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論德則顏子優於孟子
論才只一般顏子之才密孟子之才大　孟子才高在
心性源頭上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

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整齊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孔孟門人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造次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卻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卻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只是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說出那勇的話而今學者聞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閒時所說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誚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一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

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　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惟四章合而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侯官薛如芬蘭紱分校
福州林　鉞左亭分校
同治五年丙寅夏五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四終
學規類編　卷之二十四　十　正誼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漳浦蔡衍鎤　侯官張文昺　長汀黎致遠　漳浦藍鼎元　仝校

諸儒

周子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

學規類編　卷之二十五　一　正誼堂

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南軒張氏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

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故其所養內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程子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

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彊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卻分明不放過一步

薛文清曰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謂己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胡敬齋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法　明道教養選擧法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伊川學制則因時制而裁酌之未免於課卷文字朱子貢擧議則欲救一時之弊然終是費力蓋半夾界事最難做須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自然不費力　明道先生本領純粹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程子在主一無適上做工夫所以其心純熟精明以造夫聖也

程子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

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薛文淸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能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總論二程

滎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

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　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卻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

之域其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長短當有能辨之者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靑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

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講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　問明道可比顏子

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　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

南軒張氏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寖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胡敬齋曰程子之學是內裏本領極厚漸次擴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裏以克諸己嘗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業充實自然生出財穀以致富朱子是廣積錢穀置立田地以致富用力雖異其富則一也但朱子喫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費力

張子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

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有不能執政默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

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

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明道日處今之時當隨其資致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西山眞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胡敬齋曰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

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邵子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

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遂築環堵不蔽風雨
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
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
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
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
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燕飲笑語
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
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
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
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

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　謂周純明
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
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堯夫
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堯夫詩云梧桐
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　世之
博文强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
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　子厚
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
運用亦熟矣

問堯夫所學如何上蔡謝氏曰與聖門卻不同問何故卻
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眞處不下工夫便差卻
問何故卻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
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堯夫
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
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
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
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
算某更無許多事邵卽默然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
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正張子

房之流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
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
節能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　問近日學
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
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
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
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
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
世其花草便是詩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

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問先生須
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
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
知耶

胡敬齋曰孟子朱子邵子天資俱極其大惜乎邵子稍偏
而未盡下學工夫孟子朱子盡下學工夫所以能充實
其大也　周濂溪於道理本原處見得分明精切故異
端害不得邵康節於先天圖見得天理進退消長循環
極分明故異端惑不得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
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
於與叔　范淯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
是非導人主之意　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卻記得許
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

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
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
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
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敎之召
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倡其微言於是盡棄
其學學焉　定夫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
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
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
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
其令者惠政在民載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
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
不究所用士論甚惜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

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
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
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
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周恭叔未三十見
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
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
亦做不得此事

華陽范氏曰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為學之本
主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

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
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
排異端以扶聖道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
倡天下而升堂覩奥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
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
陳氏淵曰明道在頴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
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
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　明
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

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禪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
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
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伊川歿
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
用必能有爲於世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
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
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
聞之曰賢哉母也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
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
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
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
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
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
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學旣歸閒居
絫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畜廣

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
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
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
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
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
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
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
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諸其話言所傳
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龜山之

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管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尙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

學卽頗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肅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卻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

南軒張氏曰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硏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

尙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祠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工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於二公

西山眞氏讀書記曰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羅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適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嘗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捌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

李延平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胡文定　子寅字明仲號致堂　宏字仁仲號五峯附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祇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愧於古人　問文定卻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卻有病

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
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
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
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閒有抵捂處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葢人不可不遇
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
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游而講
於其說其自得之奥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
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

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朱子
勉齋黃氏曰先生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
至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
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
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
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
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
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
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
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
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
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
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
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
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
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
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
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

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
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
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閒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析
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
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
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
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
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
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
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

末些縫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
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
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
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
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
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屨拜
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
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
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

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
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閒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
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
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
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
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
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
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
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
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

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
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
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
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問答
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
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
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
之門造道之閫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
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
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

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
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
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
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
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
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
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
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
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
而不章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

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
本原聖賢蘊奥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
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
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
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
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
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
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
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
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
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
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
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
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
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
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
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
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

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
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
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
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
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
辯則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
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狄亦
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
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
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

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
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
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
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
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
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加
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
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
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
也

鶴山魏氏曰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薛文清曰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學之精有康節道學之純有程朱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程朱之道萬世之後必有追崇盛於前時

者

胡敬齋曰朱子在孝宗時又與程子時不同程子之時只要修舉先王之政南宋時大段削弱若不復仇討罪則三綱不振人心沮喪而國非其國矣故修德用賢練兵舉義此處做得起家國可振王道可行　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朱子體段大相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徧　看來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縮朱子直是豪氣

張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旣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旣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

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

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

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　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

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灑然誠可歎服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敬夫見識極高卻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卻有病

呂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大多傷巧未免杜撰　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

西山眞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敎育英材有數世之澤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紀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　季通有精詳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

西山眞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
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
奧傳微辭遂旨先合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
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沈汝宜演吾皇極
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　仲默自勝衣趨拜入則服
膺父敎出則從晦庵游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
未及爲環賍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
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
書者沈也

董氏鼎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書

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眞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
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必
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沈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
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
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遺雖不同其
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
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
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
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
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
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
而服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
也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

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髣髴至程
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眞西山庶幾

魏鶴山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
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
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
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
敎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
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
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

弭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黯然於茲乎方是時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

許魯齋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於魏於輝於秦摳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於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

而後進於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愧德焉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薛文清曰魯齋振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辭文辭之間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同治五年冬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覆校
閩縣涂振新銘三分校
閩縣汪兆霖意齋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五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晉江史大範

後學　閩清鄭郯　仝校

漳浦蔡世遠

閩縣陳夔臣

辨別異端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

廓如也　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於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

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跡有是心則有是跡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跡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

居山林閒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
寘之風中則易過寘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
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
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
為周孔為之矣　謝顯道學佛說與吾儒同處為問曰
活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
朱子答范伯崇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吾學既
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
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
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

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
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
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譊譊相訾以客氣爭勝
負是未免於前輩自做之譏也　答江德功曰近世學
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
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
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
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
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
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

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
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使其精神
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
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
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
審賢者以為如何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
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則
雖至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罪
矣　答吳伯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
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

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
見愈高所發愈暴　與陳伯堅曰學者但當深窮聖經
使其反之於心而安考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
則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未到此遽欲窮之恐如河
南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為釋氏矣　答胡季隨
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
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
不曾子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
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
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存養但所見所養非

心性之眞耳
薛文清曰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已者便是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而世以三教並稱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三本邪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非福　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胡敬齋曰楊墨無父無君老佛人倫物理滅盡非楊墨比也老氏談道德然以虛無元妙爲道德適足滅其道德佛氏言心性然以寂靜空豁爲心性適以滅其心性老

氏雖虛無然亦終不奈這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專爭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迹埽盡　老氏說道德釋氏說心經故天資高者往往從之老氏以元妙爲道德不從日用常行處體察佛氏以虛靈爲心性而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所以雖似見其髣髴而實非有見也　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若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釋氏是羈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愼每事精察不敢漫爲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內視使心動不得屏絕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或屏絕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使妄動雜思以致虛靜及羈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羈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絕一歸於空寂然心是靈物既不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滅絕故猖狂顚倒也

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敎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元妙愛虛靜貪快樂不肯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敎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們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們靜坐與儒家主靜

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而非矣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灑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誠心絕滅思慮眞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

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卽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元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擧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顚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

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亦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氣面底物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眞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纔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眞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　人皆闢異端而恐其害道然不知其陷溺之由蓋其初只是清高隱僻之士好清閒厭世俗之煩雜及其久也清靜寂滅其心

無所用故懸空見出許多物事以爲道德以爲心性以爲太極學者須隨時收斂隨事省察方不陷溺若聰明人不去事理上體究只憑自己意見必喜高妙必至陷溺　末世道喪百病俱生邪異蠭起或專於記誦或溺於詞章或汨於功利皆非善學者也此不及者也若好清高閒散者多流於黃老好高大寂靜者多入於禪宗此過中者也又豈善學乎　今之朋友多入禪學亦勢之必然蓋因小學大學之教不行自幼無根本工夫長又無窮理工夫心要收又難收故厭紛擾喜虛靜又惡思慮之多而遏絕之久則必空所以多流於禪也　今

日異端經程朱闢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
自流入去病在不於小學四書近思錄上用功
羅整庵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
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
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
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旣則欲其卽相卽
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覺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
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
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據所
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顧自

以爲無上妙道曾不知其終身尚有尋不到處乃敢遂
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棄人倫滅絕天理
其貽禍之酷可勝道哉夫攻異端闢邪說孔氏之家法
也或乃陽離陰合貌詆心從以熒惑多士號爲孔氏之
徒誰則信之　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
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
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卽其所言所造而明指
其罪過誅絕之意懍然辭氣之表矣夫旣不足以開物
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尚何周徧之
有堯舜之道旣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蓋神化周徧深
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徧深微
者也　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
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而
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禜禱經呪符籙等事初
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寘之三清之
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
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專
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
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
大抵皆秦漢閒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

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
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禜禱然旣已失其精義
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
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
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
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
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有
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之
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
夫憧憧往來者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

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愼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擧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屛絶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擧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爲害非細言之不覺縷縷　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

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眞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爲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加而顧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王星庭子明覆校
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閩縣范福年綏之分校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六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七

閩清鄭郯
晉江史大範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漳浦蔡世遠　仝校
杭州陶文岳

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

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一作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

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眾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

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

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遣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

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

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倡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

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

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大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大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大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捄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諸州理爲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

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爲額更斟酌之）又損大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

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係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係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

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

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

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

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曆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敕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

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寘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

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亦可取亦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

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爲鬬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

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尙仍故態卻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翦裁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尙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

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必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

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

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儁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閒相與言

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謬濫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上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

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敎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敎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敎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官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敎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倣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敎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懸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

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簡臣覆校
長樂游大廉清卿分校
閩縣薛鴻玉雲[illegible]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七終

學規類編二十七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伯行撰是編乃康熙丁亥伯行官福建巡撫建鼇峰書院因併刻學規以示諸生卷首載聖祖仁皇帝訓飭士子文而宋元明諸儒講學條約以次類編併以所自作讀書日程附焉自二十三卷以下題曰補編又所以補原本未備之門目也

廣近思錄十四卷

〔清〕張伯行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近思錄十四卷》提要

廣近思錄羣書姓氏

張南軒先生

文集

史論

呂東萊先生

文集

別集

集錄

黃勉齋先生

文集

講義

經說

許魯齋先生

文集

遺書

薛敬軒先生

文集

讀書錄

胡敬齋先生

文集

居業錄

羅整菴先生

文集

困知記

喚醒聾瞶為之辨別異端以闢邪崇正[illegible]俾知適從也所謂士希賢賢希聖者在是矣故以總論聖賢終焉此十四卷之大指抑何其條貫而縝密也噫朱子之為此書也纔分類聚統攝萬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靡有涯涘後之一者不從此反己體察磨礲淬厲徒愦愦然涉獵浮詞入耳出口為帖括計是雖欲望先聖先儒之門牆不可得況堂奧乎此余於近思錄所為既詮釋之而又續之既續之而又廣之冀有以章明義蘊引進後人而且以輔翼儒書於不墜也是編自南軒東萊勉齋迄許薛明羅兼集七家言皆粒然無疵近衷諸己朱子所謂會於大體切於日用者學者誠由近思錄而并及夫續與廣二錄尋繹玩味沈潛反覆萬殊一理悠然會心夫然後六經四子之書不為口耳當必有身體而心驗之者入聖之階梯無踰斯矣是則余所以纂集此書之意非務多也蓋明師良友不於斯大儒乎取資而吾將安倣也夫

康熙五十年辛卯孟冬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姑蘇之正誼堂

廣近思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　受業　壽岡柳　椿
羅源陳紹濂仝校

道體

張南軒曰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也極乃樞極之義聖人於易特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抵其義微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然見

張南軒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

張南軒曰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其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若夫聖人生知純全無俟乎復則何所見其心焉

張南軒曰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混淆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

張南軒曰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至此則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汩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張南軒曰仁者聖學之樞而人之所以爲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眞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也

張南軒曰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

張南軒曰仁之意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之方夫豈遠乎即吾

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於此達其端而會其源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人仁而道不窮矣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張南軒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張南軒曰愛固不可以名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張南軒曰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

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卽是二本

張南軒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張南軒曰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分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

張南軒曰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興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

問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張南軒曰若常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張南軒曰事物之始無有不善然二氣之運不齊故事物之在天下亦不容無善惡之異謂之惡者非本惡因其不齊而流爲惡耳然亦在天理中也所貴乎人者以其能存其性之善不自流於惡爲一物耳

張南軒曰盡於己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卽其盡於己者也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

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張南軒曰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乎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

窮天理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若
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呂東萊曰龜山之論疑未完粹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
所謂道體也若曰知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
是猶曰不已者如斯則知有貞者異乎此其可乎
呂東萊曰中和之中以人言也中庸之中以理言也遺書
所論在中之義蓋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則在中也
呂東萊曰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
學者由此皆可以知仁若直以愛以覺爲仁則不識仁
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

子以爲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
言心程子之言非指仁之體特言仁屬乎性爾
呂東萊曰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
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
呂東萊曰生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
呂東萊曰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
這一箇身如此始得言語不濟事
呂東萊曰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空之內苟有一動
一靜無不即知常人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
不聞

黃勉齋曰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
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
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是一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
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陽
黃勉齋曰太極本體難以形容緣氣察理溯流求源則可
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爲之哉理
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
孰綱維是主張綱維理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
此則氣亦如此體用所以一原顯微所以無間
黃勉齋曰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

不生萬籟不鳴木反於根冰凝於淵不若是無以噓眾
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
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
而況於人乎
黃勉齋曰金木水火四者金水陰也火木陽也金水皆素
具形質於天地之間非有所附麗假借而後有也火以
木而後成木因土而後發木土之氣盡則火木亦隨而
歇滅蓋陰質陽氣其分如此
黃勉齋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交感扞格而不交則爲旱
交感之太過則爲雨陽有餘陰不足爲煖陰有餘陽不

足爲哭四者加以急疾則爲風

黃勉齋曰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貌之恭而能爲心之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也心之一也其猶水之止而靜歟此敬所以爲入道之始而水所以爲五行之本也

黃勉齋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

黃勉齋曰元者春之生而其行爲木亨者夏之長而其行爲火利者秋之成而其行爲金貞者冬之藏而其行爲水

黃勉齋曰元之德於性爲仁亨之德於性爲禮利之德於性爲義貞之德於性爲智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百事

黃勉齋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

黃勉齋曰人之一身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兩儀也仁爲木禮爲火義爲金智爲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爲陽胃肺爲陰兩儀也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

黃勉齋曰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

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之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

黃勉齋曰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

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苟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爲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拂迷而不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爲此

黄勉齋曰常將四箇字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黄勉齋曰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累以此而施諸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

黄勉齋曰高明廣大者天理之公也詰曲偏暗者人欲之私也

黄勉齋曰乾天道也至健而動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自强而不息故雖憂危而實无咎也坤地道也至順而靜故曰直方以言其守正而不撓故所若者大而不習無不利也

黄勉齋曰性稟於天故在人無不善之性情發乎性故在人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昏之欲汩之也迨其氣清而欲窒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

黄勉齋曰性即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書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爲同哉荀楊佛氏則敢爲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哉

黄勉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四序之運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從與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乎苟盡此心則安富尊榮亦理之所必然也

黄勉齋曰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

也仁盖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

黃勉齋曰人之一身虛靈洞徹而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指虛靈洞徹而謂之德固不可舍虛靈洞徹而謂之德亦不可於虛靈洞徹之中而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獨仁足以當之也曰仁之包乎四者何也天地之間一生意而已爲夏爲秋爲冬皆春生之意也專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矣故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

四者無不包也

黃勉齋曰仁者善之長禮者仁之極義者仁之施智者義之極仁者發之始禮者發之極義者斂之始智者斂之極

黃勉齋曰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

黃勉齋曰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

黃勉齋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闔闢自五行而上原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原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卻說轉從五行說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卻恐人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合者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卻是有次第故有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其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許魯齋曰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許魯齋曰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爲我者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爲著明

許魯齋曰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爲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

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爲三才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老老死亡許魯齋曰此是邵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存四段
許魯齋曰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御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許魯齋因雷除曰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許魯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虛靈不昧

人皆有之是眾來取皆得求之卽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乎人爲也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氣在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天者君命也此說是分殊也
許魯齋曰聲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仁義五常根於性道心也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
薛敬軒曰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薛敬軒曰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也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咸具卽無極而太極也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卽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流
薛敬軒曰卽無極而太極觀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此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薛敬軒曰先儒月映萬川之喩最好喩太極蓋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薛敬軒曰誠者聖人之本誠爲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爲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性爲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爲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卽太極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卽太極以妙用而言謂之神神卽太極以理而言謂之天天卽太極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爲太極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爲太極心統性情心爲太極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爲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爲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尙萬理之總名也

薛敬軒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天理者寓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

薛敬軒曰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猶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薛敬軒曰天人一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學記所謂人生而靜為天之性孔子所謂性與天道

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大道不明論天者不及於人言人者無涉於天由是分天人為二致惟董子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亦可見天人之一理至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朱子各有發明天人一理之說大道於是復明

薛敬軒曰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

薛敬軒曰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薛敬軒曰敬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薛敬軒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之間斷處

薛敬軒曰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天道元而已人道仁而已

薛敬軒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

知覺運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性之為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之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

薛敬軒曰朱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言其實一也

薛敬軒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箇字無物不有無時不

然充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

薛敬軒曰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爲貪溺義流爲殘忍禮流爲矯僞智流爲譎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薛敬軒曰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薛敬軒曰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眞實無妄之謂誠

薛敬軒曰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薛敬軒曰鳥獸皆知寒暖飢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乃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朱子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薛敬軒曰人皆知鬼神隱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薛敬軒曰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是其自然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卽所謂良也

胡敬齋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當無以加也

胡敬齋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胡敬齋曰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理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爲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

性中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元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以闔闢天地終始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無非是這道理

胡敬齋曰一物之中便有兩儀陽中有陰陰中亦有陰陽如天本屬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本屬陰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故邵子加一倍法是易數之本五行雖是五除了土作沖氣又只成四箇四箇又只成兩箇陰陽水是太陰火是太陽

木是少陽金是少陰沖氣是陰陽會處會則和矣故土
居中天下無一物無陰陽火雖屬陽亦有陽火陰火丙
丁是也水雖屬陰亦有陽水陰水壬癸是也餘皆然以
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爲陽終爲陰
以先後言之先爲陽後爲陰以方所言之東爲陽西爲
陰以屈伸言之屈爲陰伸爲陽大而闔闢小而呼吸程
子言無無對者相對處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太極
含得有動靜之理在內中自有對也凡事前一截屬陽
後一截屬陰萬物頭屬陽尾屬陰上屬陽下屬陰左屬
陽右屬陰

胡敬齋曰夫人即那天命不已乾道變化中來底吾之性
即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
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
應事各得其所則吾身天道亦流行而無間矣蓋天許
多道理我盡有之但盡得吾身之理則天道亦盡今不
求吾身做工夫反去思想天道愈見二了豈能合天人
之理乎故程子曰天人本一言合天人已賸著一箇合
字

胡敬齋曰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親切
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
屬陰天只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
亦附乎氣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胡敬齋曰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
皆在此處流出

胡敬齋曰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性不論氣不
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說出荀楊韓之說不
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爲密

羅整菴曰天地之化人物之生典禮之彰鬼神之祕古今
之運死生之變吉凶悔吝之應其說殆不可勝窮一言
以蔽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羅整菴曰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則無
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

羅整菴曰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
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化則不可夫化
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
極非神也爲之爲言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張子云一
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
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
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
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

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
故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
羅整庵曰命之理一而已矣舉陰陽二字便是分殊推之
至爲萬象性之理一而已矣舉仁義二字便是分殊推
之至爲萬事萬象雖衆卽一象而命之全體存焉萬事
雖多卽一事而性之全體存焉
羅整庵曰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沖和之氣自爲感應
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
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
爲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

不見此言殆不可易哉
羅整庵曰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
須從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
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
神有誠之不可揜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
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
羅整庵曰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處觀之靜
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此可爲知道者道
難
羅整庵曰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

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
羅整庵曰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當然其當然者
皆是自然之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吉
違之則凶是以謂天人一理
羅整庵曰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
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
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
羅整庵曰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
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
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心

與理一則該貫動靜斯渾然矣事與理一則動中有
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卽心與
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間之則二矣
然則何修何爲而能復其本體之一耶曰敬
羅整庵曰明道先生答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爲隨物於外
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
性之無內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
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云者
內外只是一理也
羅整庵曰天之道日月星辰爲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爲之

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爲之經喜怒哀樂爲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

羅整庵曰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毅齋覆校
閩縣林應霖潤卿分校
閩縣陳　涵子容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一終

廣近思錄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　椿　羅源陳紹濂　仝校

爲學

張南軒曰學之難明也久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

張南軒曰學莫強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莫害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

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賢爲準而所進則當循行有序亦

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爲自棄尚何所進哉

張南軒曰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爲驚怪恍惚之見不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覺謂學聖人當以顏子爲準的誠明訓也

張南軒曰聖人教人不越致知力行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行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

合內外之實也

張南軒曰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近來士子亦往往有喜聞正學者但多徇名遺實反覺害事間有肯作工夫者又或不耐苦辛長遠若非走作即成間斷亦何益也

張南軒曰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麤必由麤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

張南軒曰升高自卑陟遐自邇學者多忽遺乎所謂卑與

邇者而渺茫臆度夫所謂高與遠者是以本根不立而卒無所進彼蓋未知聖賢本末精麤非二致而學之有始有卒也

張南軒曰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謭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爲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

張南軒曰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灑掃應對獻酬交酢以至於坐立寢食之間無一而不在德焉至纖至悉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釐之間不至則毫釐之間天理不在故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久也融然無間渙然和順而內外精麤上下本末功用一貫無餘力矣

張南軒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欲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

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寖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

張南軒曰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途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荊棘之間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爲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

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愈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爲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閒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正逵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驟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

張南軒曰正大是指其體要須有下手處宏毅兩字乃學者下手處也與正大本相須就其體言之天理渾然正且大也推其用言之散在事物之閒精微曲折正大之理無不存焉學者當默存其體而深窮其用則所謂宏毅之功不可以不進也然就學者用工常患於偏欲其

宏則懼夫肆欲其毅則懼夫拘是非宏毅之正也氣習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工亦無怪其有此然要知其爲病而致吾存養窮索之力耳

張南軒曰學也者所以成身也無以成其身則拘於氣質而不能以自通雖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矣抑其所謂善者亦未免日淪於私意而不自知也就其中雖閒有所稟特異於眾者其事業終有盡量爲可惜何者天理不明本不立故耳

張南軒曰所爲進學之方則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旁窺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臆度而鑿空慮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者之不拙也

張南軒曰學不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而道無遺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轍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

張南軒曰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

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

張南軒曰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

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
學者求乎此而已

張南軒曰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終何所得乎故
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
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
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牆

張南軒曰學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其大者有
二焉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負己自是則不能
降心以從善

張南軒曰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

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
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

張南軒曰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胸中見得灑落世間所說
不得放過有無是非一一致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惑
未斷將來被一兩件礙著未必不被異端搖動引去

張南軒曰來諭於主一用工此正所望若實下手乃知其
間艱難曲折甚多要須耐苦辛長遠而勿舍焉則復有
味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張南軒曰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但
因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似因噎廢食
耳後世盜儒爲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
不可爲可乎

張南軒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
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
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
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徼矣

張南軒曰西銘須是全篇渾然體認涵泳所謂理一而分
殊者句句皆是也人只被去軀殼上起意思故有許多
病痛須是體認公共底道理此所貴日用間做實工夫
卻不可想象臆度

張南軒困齋銘曰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
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
深其端伊邇曷睨以視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
爲困乎也已

張南軒蒙齋銘曰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
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
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遏君子體之於以果行黽
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濬源源
曷已君子體之於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侔天則惟養於
中大本攸立惟敏於外達道攸飭內外交修相須以成

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𢾗越斯義惟言之難寡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覩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

張南軒顧齋銘曰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毫釐之浮則爲自欺克謹於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己慼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張南軒四益箴曰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爲無益諂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之動則亂於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喻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邇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譏論俚辭當絕於前勿亂於思潛心聖賢博考載籍聞見之多於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呂東萊曰散漫幾滅蓋學者同病而操存儆驗之要近歲

師友間講之亦甚詳往往病猶自若者正是實下手處欠工夫耳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到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工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日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若曰畀升利于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於此也

呂東萊曰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矣

呂東萊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呂東萊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呂東萊曰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爲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

呂東萊曰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

蓋在徒恃資稟觀書麤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有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麤厚思慮麤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

呂東萊曰大抵學業若能與流輩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

呂東萊曰某退藏里閭晧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爲十年調度但無宅擾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是皆非所及也

呂東萊曰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

之使高深之使深者則有間矣

呂東萊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姑爲其易者斯自棄矣夫學必至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呂東萊曰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呂東萊曰大抵爲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畏標榜之禍也當互相激揚之時本心已不實學問已無本矣

呂東萊曰人能以應科舉之心讀書則書不可勝用矣此無他以實心觀之也

呂東萊曰或問五峯何以爲學曰求仁何以求仁曰居敬何以居敬曰心不在焉是謂不敬

呂東萊曰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

呂東萊曰爲學只爲放過處多因舉孟子攘雞一段須是不放過始得人才說這次且恁他後次改此等人後次定不會改

黃勉齋曰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藴化育之機人之所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且陋耶之於道者美矣用之不專進之不立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塗紛然而多歧忽然而中止安能有志乎

黃勉齋曰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

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

黃勉齋曰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功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存於內者無不直義是省察此心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檢點自家身心

黃勉齋曰聖賢門戶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得其大旨而毫釐之不審是猶屋外觀屋固見其巍然大矣而門庭堂奧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奧精辨而實履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渾渾習習者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間矣

黃勉齋曰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

黃勉齋曰爲學是終身事須見大著心胸不可迫切然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心志凝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顛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旦晝所爲主一無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

黃勉齋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黃勉齋曰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具列玩索涵泳以博其知賢人君子懷才抱德量其小大皆有可取援羅振拔以廣其輔術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

黃勉齋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利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人渾淆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

黃勉齋曰人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舉世昏昏莫知學問之方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虛言以欺人而實自欺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而後生爲其所惑甚可憐也

黃勉齋曰如許重擔亦須奮不顧身方能負荷若沈浮世

閒與庸人奚異百年之身世朋利害所直幾何若不勇
猛向前則二三十年遂無此身矣可不大懼
黃勉齋曰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束既明申令既
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磨礪乎義理之刃而斬刈乎利
欲之場先登乎道德之郛而策勳乎聖賢之府非行者
而能若是乎巽懦怯愶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
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請降氣馬逸而不可收
心地燧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爲學之方
舍此宜無急焉者矣
黃勉齋曰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

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
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
出無限病痛
黃勉齋曰喜怒哀樂爲人心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仁義
禮智爲道心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
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
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
閒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
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
黃勉齋曰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

不遷曾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原
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稟受察諸日
用之流行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不可須臾離者
黃勉齋曰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人心道心
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
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
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
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
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
心不加意恐至不成學問也

黃勉齋曰以貧爲苦此吾人所通患然平生亦只有此一
字可以上答吾君與父師耳必欲求足則須是棄其所
學乃可是何異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邪
黃勉齋曰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道而已矣然本深
者末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
黃勉齋曰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
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
有細工夫方成箇人物
黃勉齋曰一命之爵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之產人未有
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道其爲可貴豈直一命

之爵十金之產哉受天地之中以生而開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居禮義之國而得大賢以爲依歸豈可不論之終身而進忘之乎昔者孔孟之敎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癒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喩其切也

黃勉齋曰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其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

黃勉齋曰朋友所以輔吾仁而非志於仁則亦無以盡朋

友之道人之生同稟此氣同具此理太吾心而達觀之不見其爲異也朋友之交亦去其物我之私而已有善焉公爲之有過焉公改之資人以成己推其所以望於己者而勉人也盡其心平其氣毋匿毋拒毋徇毋惡則故舊之情將銘諸心而不能忘也

黃勉齋曰學者或溺心淺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陽雜揉氣質萬端自生民以來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磋矯其偏而歸之正不可便生厭惡若以二者爲非而別求方法則恐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講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俛焉孳孳學問之道如此而已

黃勉齋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顚連無告如碁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碁未曉其說丁卯下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顚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

後可以爲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卽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黃勉齋曰老來閒居益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爲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與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間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斁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爲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

黃勉齋曰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窘束且宜閉門讀書從
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
其當其中自有會於吾心可以發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
獵浮泛卒無所有也

許魯齋曰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
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
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
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
卒陷於自欺而後已也

許魯齋曰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

許魯齋曰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尺之軀其
大處同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又曰天下事只有
二不是自己事便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己後人成己成
物是也

許魯齋曰可以爲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
也又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學得不錯須是
學顏子許魯齋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

問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許魯齋曰膽欲大
者勇於義也心欲小者是事謹慎也智欲圓者知者樂

水如水之周流無凝滯齊人歸女樂膰肉不至孔子行
見幾而作是也行欲方者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
於慈子止於孝各得其所止之方所也

許魯齋曰茅愈鋤治愈旺不治三年則塞死物有此理人
之心力亦然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則百事可做

許魯齋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則張禹之學過於蕭望之章
賢輩何晏集諸家之善則又賢於禹然觀其所爲乃爾
則聖人之道當眞知當踐履當求之於心章句訓詁云
乎哉

許魯齋曰德不孤必有鄰處事接物只要於德性上發出

不要血氣爲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
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
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淪胥於凶禍而
不悟也未有我爲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
此

許魯齋曰格物是知底頭誠意是行底頭

許魯齋曰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爲文殊不知天地人物
文理粲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詞章而已矣三
代聖人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
文之大者也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

既曰錯是文理差舛故也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

許魯齋曰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閒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其亦賢乎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

許魯齋曰夫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徇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雖異皆末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

薛敬軒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

薛敬軒曰聖人之所以教賢者之所以學性而已

薛敬軒曰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薛敬軒曰經書所載皆天地閒事天地閒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閒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高而不伐矣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

薛敬軒曰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謂心中有理也

薛敬軒曰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

薛敬軒曰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蓋性即理而天即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體無不貫極其廣大無窮之量矣

薛敬軒曰爲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泛不切之病

薛敬軒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一字心在一字上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歟

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

自熟久則褻者盡而熟者化矣

薛敬軒曰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知其孰爲中孰爲和孰爲性孰爲情孰爲道孰爲德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孰爲誠又當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致恭如何爲存養如何爲省察如何爲克如何爲復如何爲戒慎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如何爲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眞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爲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薛敬軒曰爲學是時時處處做工夫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

薛敬軒曰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
正矣
薛敬軒曰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
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
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聖賢
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薛敬軒曰精纖本末兼盡所以爲聖賢之學若舍纖而求
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
爲異端
薛敬軒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

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薛敬軒曰秉心塞淵可以爲積德之要思無邪思無斁可
以爲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薛敬軒曰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薛敬軒曰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
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
薛敬軒曰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
此學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爲習此特習所
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薛敬軒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
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薛敬軒曰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
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
胡敬齋曰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
胡敬齋曰學不爲己雖博覽廣取義理無湊泊處
胡敬齋曰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
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
之後因氣稟之偏情慾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
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物
縱於情乃人爲之僞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

休養天理閑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辨明
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
功愈精愈密無少間斷則天理常存物欲盡去矣
胡敬齋曰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靠在這裏
胡敬齋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
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
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
臨深履薄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人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尒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胡敬齋曰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胡敬齋曰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己之事爲萬事之根天命之性即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即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推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也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

胡敬齋曰持敬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

胡敬齋曰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常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胡敬齋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用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强合之誤矣

胡敬齋曰觀書須有感發奮勇之意方有進觀書有悦懌之意所入必深

胡敬齋曰敬以直內是養得仁義禮智之性在內不偏不倚故曰中曰大本義以方外是達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各得其宜故曰和曰達道直內是內裏正當非

僻之干無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分明有體面各有準則移易不得

胡敬齋曰讀書一邊讀一邊體驗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亦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來此則是大賢

羅整庵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造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羅整庵曰忠信二字吾夫子屢以爲言此實入道之本也常人無此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君子之學期於成己成物者乎若於忠信有所不足則終身之所成就從可知矣

羅整庵曰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爲斯

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

羅整庵曰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爲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爲善爲惡係於有節與無節爾

羅整庵曰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在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愼其獨其以此夫

羅整庵曰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卻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而發者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愼獨工夫

羅整庵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工夫卽是一般但告樊遲者較分明易下手年來常自點檢只此數語都不曾行得成片段如何便敢說仁能守之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illegible]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侯官劉涵章淵雲分校
閩縣劉汝亨豫村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二終

廣近思錄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瑃 羅源陳紹濂 仝校

致知

張南軒曰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因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

張南軒曰天下之事衆矣非一一而窮之則無以極其理之著然所謂窮理者貴乎能有諸己者而已

張南軒曰理有會有通會而爲一通則有萬變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溟涬臆度矣此學所以貴乎窮理而吾儒所以殊夫異端也

張南軒曰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胸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

張南軒曰天理人欲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爲天理而存之以何爲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其非天理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爲人欲所亂

張南軒曰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

張南軒曰所謂不知其得失者當窮究其得失果何如未窺其閫奥者當窮究其閫奥果何如講論問辨深思熟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胸次此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胡閃避而已也

張南軒曰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卻正理

張南軒曰大學誠意是下工夫要切處

張南軒曰論語首篇所記大抵皆欲學者略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

張南軒曰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

張南軒曰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

耳

張南軒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閒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之閒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洪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

張南軒曰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爲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

張南軒曰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

張南軒曰世俗之好怪也雖搢紳大夫之賢者有不免焉此無他不明理之故也使其知始終消息之故有無虛實皆究其所以然則豈得而惑之哉

張南軒艮齋銘曰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競自持事物雖眾各循其則其則匪他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緊我小子懼弗克力詒爾同志以起以掖

呂東萊曰致知與求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見卻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須是下集義工夫涵養體察平穩妥貼釋然心解乃是

呂東萊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

呂東萊曰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

呂東萊曰悖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換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深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疏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

呂東萊曰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閒果皆不踰節乎疏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呂東萊曰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於觀其他書亦須有首有尾無失其序爲善

若雖然並列於前今日詩來書明日詩某傳習其前而忘其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未見其有成也

問詩之有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不知是取其坤有承乾之義否呂東萊曰固是亦不止如此周召乃詩之綱領乾坤其易之門戶

呂東萊曰葛覃卷耳皆是做工夫處關雎是成德處三詩當合看當時三詩並歌

呂東萊曰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

呂東萊曰後生看先儒議論則養得厚

呂東萊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呂東萊曰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闕範治體議論處事

呂東萊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絫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黃勉齋曰道難明而易晦彼鶩心俗學略無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自執己見安於遂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爲亡羊一也以是益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

黃勉齋曰致知乃入道之方原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未能合一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

黃勉齋曰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

黃勉齋曰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

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昧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

黃勉齋曰凡吾一念之發必精以察之曰是合於道乎抑離於道乎其純粹而無疵乎抑猶有毫釐之差乎無一念而不合乎理無一理而不造其極若是而後可以謂之精也

黃勉齋曰易之爲道不過於推明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人物之所以生聖賢之所以立然其道已具於天地而其論蓋本於乾坤一健一順而萬化萬事由是

生焉聖人作易蓋本乎此

黃勉齋曰一部易書原其本意卻只爲教卜筮而作耳蓋卜筮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盡出於此況上古之世民淳俗質語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一動皆取決於卜筮則事弗非而民弗疑而教人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中

黃勉齋曰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

黃勉齋曰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熟讀精

思真可爲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間書自是非得失方有尺度不至於汎然徒爲誦記而已

黃勉齋曰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

黃勉齋曰學者立心當以持養省察爲主至於講學窮理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義愈精

許魯齋曰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

許魯齋曰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惜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許魯齋曰若能明德都總了盡心知性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許魯齋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詁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要所以然所當然

許魯齋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在大學所謂物格知至是也知到十分善處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處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奉承而不違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爲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情不使少有私意變遷夫如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夭或壽一聽天之所爲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修身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許魯齋曰此是聖人之

事也在大學開物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己要開發他人只要開發得是

問窮神知化許魯齋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

問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備也致用施也許魯齋曰精微義理入於神妙到致用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許魯齋曰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伊川自少說話使過人常言人專論有行不論知見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行不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

易說

許魯齋曰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月絫庶或有益至於此等疑義姑闕之可也

許魯齋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更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許魯齋曰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薛敬軒曰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薛敬軒曰程子論恭敬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眾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麤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薛敬軒曰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為窮理始於程子

薛敬軒曰經書皆聖賢言也由其言得其心則在人焉耳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

薛敬軒曰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之正傳舍此
他學非學也
薛敬軒曰自有大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
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薛敬軒曰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該盡
薛敬軒曰物理之極處卽性之一原也天下之物皆造乎
極處則吾心所知無不至矣
薛敬軒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
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實告諸子至於仁之理
則未嘗言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

薛敬軒曰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薛敬軒曰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
一理蓋始言一理卽天命之性也中散爲萬事卽達道
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爲一
理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卽天命之性矣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
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
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道卜筮程子之傳專

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作易教人卜筮之意於千古
之上讀易者各卽其意而觀之可也
薛敬軒曰朱子曰大槩看易須謹守象彖之言聖人自解
得極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推主孔子
薛敬軒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
睽而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衆人見物形
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薛敬軒曰剝盡爲坤陽生爲復夬盡爲乾陰生爲姤聖人
於陽曰復於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
薛敬軒曰治亂無不自微以至著復姤初爻可見

薛敬軒曰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
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
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書
之後乃有易之辭乃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
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薛敬軒曰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
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照臨皆言明也明
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
皆得其當矣
薛敬軒曰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

惟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薛敬軒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强晦於諸儒之穿鑿至朱子
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
薛敬軒曰春秋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謹嚴
薛敬軒曰春秋辭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
上難矣
薛敬軒曰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薛敬軒曰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
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
者爲辭劉靜修曰紀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

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敬予之言亦盡作
史之弊
薛敬軒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三綱五常立國之本
術之則治違之則亂
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
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
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
最實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
明妙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
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其知
也
胡敬齋曰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
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
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胡敬齋曰良知出於天致知在乎人養知在於寡欲保其
知而勿喪在於誠敬
胡敬齋曰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
書須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謂萬物
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也

胡敬齋曰當然處即是天理
胡敬齋曰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
若不專一則麤疏草略縱敏者亦略見彷彿而已
胡敬齋曰讀書須着實理會旣曉其文義便眞去做務要
合此書自我身上發
胡敬齋曰四書六經之理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今讀其書徒誦其文義不實究其理則四書六經文字
各是一般體用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
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
論孟旣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言也

胡敬齋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内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胡敬齋曰為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胡敬齋曰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

胡敬齋曰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

胡敬齋曰一闔一闢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胡敬齋曰中庸可以盡易之理

胡敬齋曰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胡敬齋曰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今古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也

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胡敬齋曰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則形於言語詠歌自不容已此詩之所以作也詩既作又足以正性情辨得失興教化感人心動天地格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

胡敬齋曰春秋之時王道絶矣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即天理也因亂世之事裁以天理如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為當世而作也

胡敬齋曰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鄰於聖人故能傳聖人心事其曰春秋

天子之事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程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為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精微之意不中不遠矣

胡敬齋曰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為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胡敬齋曰近觀三禮皆是還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自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為法學者則當

由是以窮理

胡敬齋曰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事反成博雜

胡敬齋曰經是史之尺度斷例史是經之應驗事爲經純史雜故經不明不可看史

胡敬齋曰左氏傳博洽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論然有是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

胡敬齋曰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庸此後者其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果能於此處眞知實踐他書不讀無憾也

羅整庵曰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訓之呂東萊釋天壽平格之格以爲通徹無間吳敬庵曰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爲明白而深長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豁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羅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合是數說觀之程子之意了然矣

羅整庵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蔽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求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

羅整庵曰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學易之功也占也者聖人於其變動之初逆推其理勢必至於此故明以爲教欲人豫知所謹以免乎悔吝與凶若待其象之既成則無可免之理矣使誠有得於觀玩因能通裁制之宜其或於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於趨避之路此人極之所以立也是則君子之玩占乃其日用工夫初無待於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尚則君子亦未嘗不與衆人同爾聖人作易之意或者其有在於是乎

羅整庵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羅整庵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來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稟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

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爲矣一言
而啟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羅整庵曰程子論大學則曰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
其不差矣論語孟則曰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
多也論中庸則曰善學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
有不能盡者矣爲人之意何其惓惓若是哉

羅整庵曰大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稜
合縫工夫

羅整庵曰中庸首言戒懼愼獨即大學正心誠意工夫似
少格物致知之意何也蓋篇首即分明指出道體正欲

學者於言下領會雖不言知而知在其中矣末章復就
下學立心之始說起卻少知字不得所以說知遠之近
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曰近曰自曰微皆言乎其本體也
性也曰遠曰風曰顯皆言乎其發用也道也知此則有
以見夫內外本末初無二理戒懼愼獨方有着力處故
曰可與入德矣大學所謂知至而后意誠心正其致一
也

羅整庵曰孟子盡心一章實與大學相爲表裏蓋盡心知
性乃格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即誠意正心之功也
修身以俟則其義亦無不該矣孟得聖學之傳實惟在

此始終條理甚是分明自不容巧爲異說且學而至於
立命地位煞高非平生心事無少愧怍其孰能與於此

羅整庵曰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爲
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
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
知其不悚然而悟惕然而化也

羅整庵曰程子言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蓋子貢所謂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繫辭發明殆盡學者苟能有
所領會則天下之理皆無所遁凡古聖賢經書微言奧
義有然通貫爲一而確乎有以自信

羅整庵曰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
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
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愼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
庶幾乎

羅整庵曰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
時取而諷詠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
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羅整庵曰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
則具於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非之公所以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既亡逸惟聖筆獨存左

氏必皆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於盡信然

是家底

廣近思錄卷之三終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閩縣林　琅竹修分校
侯官周尚祠孝澳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　琳
羅源陳紹濂　仝校

存養

張南軒曰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事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各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

張南軒曰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爲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悲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

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訓和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張南軒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

爲助長之病
張南軒曰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孔子之言特因操
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
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
張南軒曰思慮時撓之患此正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
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用工譬如汲井漸
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
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
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
張南軒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

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
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
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
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
由意味深長乎
張南軒曰理義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
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
張南軒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
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
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

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
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
者是果何所存乎
張南軒曰所論雜閙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
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捉遇事接物則渙散矣此蓋未
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血氣時暫休息
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捉烏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
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遽渙散乎
張南軒曰古人教人自灑埽應對進退禮樂射御之類皆
是栽培涵泳之類若不下工坐待有得而後存養是猶

飢不食而求飽也
張南軒曰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皆其深造
自得浩然也學者於是二者朝夕勉焉循循不已則所
謂浩然之氣者淺深當自知之若不如此下工遽欲想
象強氣體使之充正是助長之甚者其害反大矣
張南軒曰伊洛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眞是學者指南深切
著明者也故某欲其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歷
他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謂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
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爲實得
不然徒自談高撰妙元只在膠膠擾擾中三二十年

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了乎
張南軒曰某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
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
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
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
張南軒主一箴曰人秉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
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
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
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
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弗

替聖賢可則
張南軒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
分事有萬變總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
修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
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
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
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
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
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義則遷是則
天命不過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
躬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
匪曰二致作靈道逆其端伊邇毫釐有差謬則千里惟
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張南軒主一齋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
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
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
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
茲
張南軒石銘曰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步
爾之話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踐爾庸敬爾所動毋

窒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保於中中之
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於石用儆爾
慵
呂東萊曰日用間不徇私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
常便是完養莫有意完養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
戾始須銷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
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政恐舊疾易作自
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爲累耳陶
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呂東萊曰須令有次開廓舒泰爲佳

呂東萊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呂東萊曰大槩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呂東萊曰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呂東萊曰初學須是去整齊收斂上做工夫

呂東萊曰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自生矣今人一事無愧於心胸中覺休休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況集義久而熟者安得不浩然乎

呂東萊曰以立志爲先以持敬爲本

呂東萊曰爲學須有不已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常提撕著有精神持養之久自有不可掩者當以居敬爲本

黃勉齋曰良心者虛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只是葆着此理物之感人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既無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既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無所不至矣

黃勉齋曰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方外主事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者無偏詖之病然敬該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內者乃義之根本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

黃勉齋曰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入心智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

黃勉齋曰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

黃勉齋曰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內外輕重之分在內者重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在內者愈重眞積力久胸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爲之累顏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鼓瑟浴沂儵然悠然蓋將與造物相爲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

黃勉齋曰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難操者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風靜則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愕者舉不足以爲吾之累則心之虛靈淡然泊然有不待操而自存矣

許魯齋曰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甚恨敬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

許魯齋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許魯齋曰人稟天命之性爲明德本體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爲一但衆人多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稟物欲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未臨事之

前與無人獨處卻便放肆爲惡故中庸教人存養省察蓋不睹不聞之時戒愼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也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卽惡惡是氣稟人欲卽遏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卽擴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許魯齋曰靜時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

許魯齋曰爲學之初先要持敬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

許魯齋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薛敬軒曰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薛敬軒曰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薛敬軒曰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薛敬軒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薛敬軒曰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薛敬軒曰閒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薛敬軒曰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使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

薛敬軒曰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薛敬軒曰莊子曰嗜慾深者天機淺蓋嗜慾昏亂此心則理無自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薛敬軒曰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大氣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充盈而不可遏若冬煖元氣露泄則春亦生物不盛

而疲瘺作矣

薛敬軒曰平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妄者能識之

薛敬軒曰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間

薛敬軒曰操心之法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薛敬軒曰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薛敬軒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薛敬軒曰方為一事即欲人知尤淺之尤者

薛敬軒曰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薛敬軒曰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薛敬軒曰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正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胡敬齋曰涵養之道須深潛縝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麤厲之氣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胡敬齋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致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

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

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胡敬齋曰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整齊嚴肅是敬下手處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為涵養動為省察總而言之則動與靜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也

胡敬齋曰學者能知操存省察德方有進

胡敬齋曰道理只要熟熟則純純則誠誠則心與理一所發必不差所發不差則萬事順治主一之久至無間斷則熟矣

胡敬齋曰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

胡敬齋曰心不存即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無

胡敬齋曰理氣不相離心與理不二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明理明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氣須養理須窮不可偏廢

胡敬齋曰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暢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

胡敬齋曰無事時不敎心空有事時不敎心亂

胡敬齋曰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人無所事則心悠悠蕩蕩無歸著必至外馳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其義尤精孟子雖是說集義亦以見敬爲義之體也

胡敬齋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之謂誠故荀子以養心莫

善於誠周程識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卽誠也心與理爲一也

胡敬齋曰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故程子曰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胡敬齋曰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雖曰形容有道氣象終帶了些淸高意思如曰心廣體胖曰睟面盎背曰充實光輝此眞有道氣象

敬齋曰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

養曰本末相貫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見破則知所用力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

羅整庵曰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時存養卽不須大段着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

將動時更加之意卽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君主省察乃輔佐也

羅整庵曰理無往而不定不定卽非所以爲理然學者窮理須是看得活不可滯泥先儒多以善觀爲言卽此意也若看得活時此理便活潑潑底常在面前雖然如此要添一毫亦不得減一毫亦不得要擡高一分亦不得放下一分亦不得以此見理無往而不定也然見處固是如此向使存養之功未至則此理終非己有亦無得他受用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羅整庵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覩無方體可求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所謂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愼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栞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王星庭子明覆校
侯官陳　濂壽川分校
閩縣薩承流丹洲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四終

廣近思錄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　琫　羅源陳紹濂　仝校

克治

張南軒曰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

張南軒曰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

張南軒曰人之所以私偽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日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

張南軒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眞爲要切也涵泳體察久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思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患其失於易者將積而爲敦篤是則强矯之

功也

張南軒曰夸勝爲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克之之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功銷磨乃善

張南軒曰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

張南軒曰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

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張南軒曰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爲細故麤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間之竊發耳

張南軒曰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譬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

張南軒曰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之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愧

者必其私而其所無愧者必大體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

張南軒曰閨門之間不過於嚴毅則過於和易交游之際厚者不失於玩則失於過紛紛擾擾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源上用工其道固莫如敬若於敬字有進步則弊當漸可滅

張南軒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張南軒曰所謂義理與客氣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

理人欲只是人欲初無夾雜念慮毫釐之間霄壤分爲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少弛也

張南軒曰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皆由其偏而作自一句而至於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之所由起而知其然審處其方專意致精而藥之則[illegible]可去

張南軒曰人所以有喜怒亦志動氣也但曰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宣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其始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張南軒曰心本無鄙許易慢而鄙詐易慢生焉猶水本淸
爲泥沙忽雜之也此須自體之知其自外入也
張南軒曰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
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
張南軒曰去私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力貴於壯而工夫
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
端緒蓋于沈潛積習之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者其能若是
張南軒曰學者苟有一毫靠外之心其工夫未得爲眞實
但才不近裏便是靠外分毫之間最爲難察

張南軒曰荒忽因循則非游泳之趣迫窮味則非據操
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要是常切省勵使凝
斂清肅時浸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近功也
張南軒曰先覺謂惟思爲能窒欲某謂懲忿亦然若謂正
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
庶幾私意斷　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本心則
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
張南軒曰衣冠不整擧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
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

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
張南軒克齋銘曰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
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朘月削意鮮能久越其云爲
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
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
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
至斯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其險於人欲我其平
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
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絿允蹈彝則屛息燕修
逮夫既克日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

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
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
子
張南軒敬復齋銘曰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
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
何篤志允蹈　保其中而以自攷我觀爻義厥有戒辭
君子體之敬戒是貴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
長所分凡百君子柰何不敬祗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
惟久匪徒乎外敢曰无悔庶幾寡悔
呂東萊曰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

儒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

呂東萊曰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咈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矣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呂東萊曰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

呂東萊曰大抵根深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改當澂之又澂耳

呂東萊曰學者以務實躬行爲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

呂東萊曰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

超直入如來地之說也

呂東萊曰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呂東萊曰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毫忽未去與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王不可翦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呂東萊曰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呂東萊曰驅山塞海未足爲勇惟斂收不可斂之氣伏櫪安流乃眞有力者也

呂東萊曰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力得能惡衣惡食在衆中不愧方可

呂東萊曰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吝鄙者必用力於寬裕而後可以言學

呂東萊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

黃勉齋曰人受天地之中無非此性雜之以氣質撓之以習俗不能親師取友以致其學問之功雖有此性亦未免於晦而不明窒而不通矣

黃勉齋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

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深戒

黃勉齋曰人患無志耳士固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爲氣所勝未能遽革其習尚之偏者然志氣之帥苟有其志氣亦安能卒勝之耶人之氣稟固有剛柔之異然剛者易折而柔者難扶安知前日爲吾病者不反以贊吾今日自治之決耶

黃勉齋曰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爲吾心之

累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侈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盤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

黄勉齋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涵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

黄勉齋曰閒居玩理想不爲無見顧衰晩益覺爲學須是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皆不濟事

黄勉齋曰人生雜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行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

黄勉齋曰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捨近趨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

黄勉齋曰忠義之心人誰無之顧志昏於義氣怵於利則畏懦苟縮不能以克此心耳

黄勉齋曰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升一點虛靈生在世間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

黄勉齋曰衰病之餘益覺世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俱逝獨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

許魯齋曰人於患難時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大之所爲有人之所爲合處置者在乎人之所爲以有義也合放下

者在乎天之所爲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內省不疚然後放下委之於命也

問不遷怒許魯齋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爲始

許魯齋曰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己者雖不得可也今人只是成己雖頗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要成己事別人事雖壞了不恤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成己便成物聖人所爲又全別

許魯齋曰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要到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小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弘

毅堅重如舜事瞽瞍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阬坎才滿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

許魯齋曰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為賢又其次者不失為善人

許魯齋曰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為濁濁者可變而為清美者可變而為惡惡者可變而為美

許魯齋曰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

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許魯齋曰聖人之心同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

許魯齋曰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許魯齋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許魯齋曰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守之者誠知大中至正極不可去蔣俗昏愚鮮克由禮昔為師友今為路人滔滔者皆是也

許魯齋曰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只是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

許魯齋曰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

許魯齋曰自責以至於聖賢地位何暇有工夫責人

許魯齋曰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為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

許魯齋曰辨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已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或辨之不止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

許魯齋曰天下之善必原於謙虛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淺露

薛敬軒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治最難

薛敬軒曰少欲覺身輕

薛敬軒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

薛敬軒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

薛敬軒曰纔欲修辭以立誠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可言者少也

薛敬軒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較焉

薛敬軒曰安於故習則德不新

薛敬軒曰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薛敬軒曰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薛敬軒曰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方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薛敬軒曰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薛敬軒曰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為人之名初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薛敬軒曰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薛敬軒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薛敬軒曰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治之法

薛敬軒曰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灑然

薛敬軒曰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息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

薛敬軒曰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薛敬軒曰惟無欲最高有欲則卑矣

薛敬軒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薛敬軒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為善亹亹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薛敬軒曰日之逐物最能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

薛敬軒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多少忿忮勞擾

薛敬軒曰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胡敬齋曰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胡敬齋曰義以制事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利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

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著事便劈斫

胡敬齋曰有一分利欲便薇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一分

胡敬齋曰人之氣貴乎剛卻怕麤氣剛則才大氣麤則才疏才大而疏人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胡敬齋曰日用間事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纔覺私意起便克去此進學之要

胡敬齋曰不合理事便不可爲故曰非禮勿動

胡敬齋曰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悠久工夫來做不使間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靠他不得

胡敬齋曰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有諸己

胡敬齋曰古人云宴安如酖毒甚可懼也惟莊整齊肅戰兢惕厲可以勝之

胡敬齋曰某在祁聖觀見壁間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因加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胡敬齋曰私於己者必害於己與衆同利者利莫大焉

胡敬齋曰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胡敬齋曰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必有事焉是要無間斷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孫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羅整庵曰顏子克復孫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即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

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
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即
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羅整庵曰程子有云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
拘滯執泥阬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此言於人
甚有所警發但不知如何出脫得也然上文已有物各
付物一言只是難得到此地位非物格知至而妄意及
此其不爲今之狂者幾希
羅整庵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
與妄爾動以天之謂眞動以人之謂妄天人本無二人

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然
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羅整庵曰格致學之始也克復學之終也仁本人所固有
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
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
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
所以爲仁也
羅整庵曰操舍之爲言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撥此
心無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也孔子常言敬以直內
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

矣
羅整庵曰人之常情有多喜者有多怒者有多懼者有多
愛者但一處偏重便常有此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礙卻
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忽也
羅整庵曰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上達
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
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
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義利之際乃或不
知所擇果何說耶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馮崇圖贊卿分校
侯官馬琇荃瑩岡分校
閩縣葛華實夫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五終

廣近思錄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甯柳　琫　羅源陳紹濂　仝校

家道

張南軒曰惟人之生受之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然則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故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爲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爲仁人

張南軒曰自視聽言動之不莊不欽以至朋友之不信事君之不忠涖官之不敬皆謂之非孝凡一毫有歉乎其中則爲有辱乎其親爲其有以害於性故也故君子戰戰兢兢每懼或失之凡欲以順保其性以無失其身而無辱乎其親

張南軒曰攻諸聖賢之訓所以顯揚其親者蓋有其道惟反求於身而勉焉已

張南軒曰家庭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　返求吾身而已矣

張南軒曰喪事謹朝夕之奠不用異教甚善此乃爲以禮事其親若心知其非而徇於流俗之議則爲欺僞不敬莫大焉惟致哀遵禮小心畏忌以守之鄉曲之論久當自孚勉爲在我者可也

張南軒曰祭不可疏也而亦不可數也古之人豈或忘其親哉以爲神之之義或黷焉則失其理故也

張南軒曰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於義理不至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呂東萊曰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呂東萊曰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養之以恩意雍肅遜悌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聚族既衆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或問人無祖產後來自買田產而兄弟欲分之奈何呂東萊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爲父祖有而財非父祖之財乎

呂東萊曰處家之道須是量度人之根器周足綱紀不可不正且肅恐有人受不得時卻是敗壞譬如水滿乎堤便須量其勢於一二版水以洩其盛不然崩潰四出不可救矣處家亦一時不放一分他日卻用放五分不得

呂東萊曰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蔬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殊非守身之孝也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

極則非事天之道

呂東萊曰大凡親戚或有未中節正當盡誠規勸不可萌責望心若胷中有一毫責望則聲色之間必有不可掩而忤人疾者此尤是緊切用工處

呂東萊曰大抵房族間只要消平收斂令小不要展轉葛延令大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人者指他人言若親昵則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不可以已正而勿悶也政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回當體不可貞之義

呂東萊曰內植根本乃萬事之元綱範一書所宜詳閱精思而力行之若門內尚有可愧外雖奮振東隅終亦無力

呂東萊曰禮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夫禮者理也理無物而不備故禮亦無時而不足在山待魚鼈以爲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澤而待鹿豕以爲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山則禮足於山在澤則禮足於澤在貧賤則禮足於貧賤在富貴則禮足於富貴隨處皆足而無待於外彼謂小官不足以行志必官達然後可行志閒居不足以自見必臨事然後可自見烏足知此理哉

呂東萊曰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既篤則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勸導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既發於忠愛則語言藹然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鹵莽疎漏耳

呂東萊曰吉卜已有定所稱謂少闕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

呂東萊曰田間雖曰伸縮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

呂東萊曰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惟此最可驗學力

呂東萊曰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爲學堯稱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

呂東萊曰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乞籠人情豈

能感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黃勉齋曰五典者天敘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合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悌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重乎

黃勉齋曰古風之日遠而流俗之益薄人欲之日熾而天理之浸微粹然生物之心與天地爲一體者澌盡淪泯臨小利害未毫髮比則家庭婦子反而若不相識

黃勉齋曰風俗之薄甚矣不但詐諂德色之可畏也視其親如仇讎如路人者有之孩提之童不學而能者安在哉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而且若此況敢望其追念數十世之丘墓乎

黃勉齋曰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凡在覆載之內者皆所當愛也況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

黃勉齋曰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同氣之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憎目自營一室之內乖離鬩很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亦何足爲士哉

黃勉齋曰世間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卽吾之祖吾之父也析而爲兩幹卽兄弟也又抽而爲小枝卽子孫也爲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幹獨盛而一幹枯是兄弟相摧殘也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枝葉蓊然花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使一幹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爲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

黃勉齋曰古人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至無義理矣儀禮子夏曰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視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

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

黃勉齋曰禍福窮通之來要有定理若其冒歿勢利使妻妾相詬於中庭孰若姑守所志而能使其室家相安

黃勉齋曰古之緦麻非今之所謂緦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必相賙卹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尚有爭毫末相鬪鬩者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

黃勉齋曰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則相友相助有急則相

救相賙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爲飲酒之禮以致其繾綣之情而因以寓其尊長卑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不厚

黃勉齋曰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貲鮮有不習尚浮靡貪榮嗜利恃氣凌物以累其身辱其先者

黃勉齋曰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爲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是見得以薄道事其親乃所以爲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孝莫大焉使自然胸中無疑

黃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

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宗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渙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黃勉齋曰始予爲兒童從先生長者游相告語必以氣節鄉人有貪者皆鄙賤而不與之齒士大夫官至監司郡守子孫至無以爲食人猶敬之曰此賢者後也今老矣視俗之所尚大與曩者異一簿若尉而求田問舍之計畢矣人爭慕之若不可及不若是則子孫悖然折而爲所役者有之榮辱之殊如是孰肯以此而易彼哉然嘗思之廉而貧賢也貪而富盜也貧而子孫能自立則又賢也富而子孫驕且騃習見其父祖之所爲而效之其爲盜可勝既耶

黃勉齋曰幹嘗受學於晦菴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爲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壻行家庭享祀郎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齋戒陳設滌濯烹飪皆躬盡其誠敬奉觴

薦俎追慕感愴泣涕如雨三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寒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

許魯齋曰父子君臣實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吾豈可不聽天命而苟爲哉

或問天變許魯齋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許魯齋曰天下皆以陽者爲天爲君爲夫陰者爲地爲臣

為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
婦皆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為臣
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
不可求也
許魯齋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此篇言凡為人子為人婦
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
也
許魯齋曰為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為心承順不忘
願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
為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

也為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為心願一家之事都
得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子之分各有
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
存非臣子之道也或曰此即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
所行者分殊否曰便是
許魯齋曰養老之酒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
食粗糲蓋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古人於飲食必謹慎
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體為
之弱古人以養老為大事
許魯齋曰天賦與之德性父母生之體髮百骸完具物理

皆備今而暴棄則不肖悖天逆理為甚今者尊長有所
賜與心微而受之寶而藏之至如果肉不敢棄核與骨
則人之所受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盛有不可形容
者反慢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弗思甚矣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
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
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于四海固結
人心舍此則法術矣
許魯齋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
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

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
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許魯齋曰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
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薛敬軒曰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
正而人倫明
薛敬軒曰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
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
吉
薛敬軒曰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薛敬軒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行賕觸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薛敬軒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爲其子孫以可求者敎之善矣欲以不

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薛敬軒曰待左右當嚴而惠

薛敬軒曰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薛敬軒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顚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以爲貪侈之戒

薛敬軒曰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薛敬軒曰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胡敬齋曰夫婦人倫之首王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修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詩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錄變風所以戒也

胡敬齋曰陰不能獨立必依乎陽故女以男爲家陽不能獨生必資乎陰故男以女爲室

胡敬齋曰祠廟所以安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禮不下庶人非是禁之使不立廟庶人貧賤不能具禮也古者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俾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

作薦於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

胡敬齋曰葬可以無槨無螻蟻之地則可江南多蟻必須槨依家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爲螻蟻所食

羅整庵曰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已葬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陳澔集

說謂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若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其謬也安有婚姻之約既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蓋嘗取常言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讓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湖之集說未爲無功於禮但小小疏失尚復有之然害理傷教莫此爲甚

羅整庵曰喪禮之廢莫甚於近世更不忍言其所以異於平人者僅衰麻之在身爾況復有絫其衰以營營家計者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聘侯覆校
閩縣黃鍾楷穎大分校
閩縣林翰玉雲谷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六終

廣近思錄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　受業　壽甯柳璘　羅源陳紹濂　仝校

出處

張南軒曰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無間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烏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

張南軒曰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濟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斷闓其濟其爲不可緊也

張南軒曰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爲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後後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三綱始墮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爲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

張南軒曰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卑所人君而能降心

以求遺逸足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私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過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爲不輕

張南軒曰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爲難而忠誠篤至之爲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爲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

張南軒曰近世議論頗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爲合於時變世間號爲賢者政所在此中況其他哉此風方熾正道埋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當相與講明聖學學明於下庶

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呂東萊曰將堯舜事業橫在胸中此傳說所謂有其善者也孔子夢見周公則心潛誠篤寤寐無間者也

呂東萊曰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熙似有味昳滄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惟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伏槽循岸乃可貴可重耳

呂東萊曰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詳宜明夫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

呂東萊曰所蓄既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共後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

呂東萊曰儒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

呂東萊曰勉爲一行以致吾義爲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有餘裕也

呂東萊曰正道不絕如綫惟賴思碩果不食之義爲斯民少屈憂國之念過於潔身則所願望

呂東萊曰善類衰微元氣澆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呂東萊曰元晦聞仍祠甚力前此固當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迕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

呂東萊曰尋常尸所在謀謀官或老或病爲妻孥驅迫而出龍鍾蹣跚爲衆指笑意甚傷之

黃勉齋曰古之君子一出一處各適其中不幸而過寧過於處無過於出過於處猶有畏義之心過於出則利蔽而已矣

黃勉齋曰古之仕者爲道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後之仕者爲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眞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向存事之所當行何者爲仁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皆瞢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己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爲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黃勉齋曰習俗日薄學者不能盡通其師之意小廉曲謹不足以救大本之差博聞多見適足以爲實行之累顧使阿世之徒得以藉口濟其爲姦之僞而斯文日以壞晦

黃勉齋曰聖賢之學固求爲可用而求之常在己欲施於有用而得之係乎天求之在己則內外一致而所造者正得之在天則窮通一視而所處者安

黃勉齋曰余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的都不思一邊不好底於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況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去與處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爲常以常爲大不幸殊不可曉至於利害之際則留連眷戀而不肯舍至於可恥可賤發於羞惡之本心者一切不問此又豈異於俗人哉

黃勉齋曰人之所以自立者亦以天之所以付予於我者不可不盡其分初未嘗以世之用不用人之知不知而有所加損也

黃勉齋曰時論變遷吾人只當靜以處之改節者固不足道不改節者亦以躁得罪皆非所宜也

黃勉齋曰吾輩既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間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眞虛度歲月也

黃勉齋曰少而有學志趨卑陋意思凡庸無可用之實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悍煩習情誤不知其所職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左拿右攫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力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荒下國也

黃勉齋曰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由以爲貧如爲人傭僱

姑就斗升之祿耳樂則行憂則違謗與不謗用與不用亦何足計顧彼謗者固非也汲汲解其謗者亦非也貴此身於天地間以聽天之所命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足戀他何足畏哉

黄勉齋曰幹還家杜門百念灰冷惟有舊學不敢忘也想且留城中與朋友講學知此身之至重義理之至貴知歲月之不可復得早夜以思之不患其不進也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許魯齋曰天地閒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許魯齋曰人處[illegible]貴貧賤如天之春夏秋冬天行春夏令人有春夏衣服天行秋冬令人准備秋冬衣服冬裘夏葛即其義也天有命人有義常處貧賤富貴各行乎當爲之事即義也只有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許魯齋曰世俗有名利之說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疏於利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不求名也晦翁謂施勞如張大其功勞者然則二子豈名利所能動者乎道不同不相爲謀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豈能相爲謀宜其與世疏闊矣

許魯齋曰惟仁者宜在高位爲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於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黄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

薛敬軒曰進將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薛敬軒曰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薛敬軒曰朱子曰爲科舉之文者亦能言廉亦能言義及其所行則不廉不義者多矣蓋惟從事於紙上之虚文而不知反求諸身心之實也欲習舉業者讀聖賢之書必行聖賢之道以其充積者發而爲義理之文以應科目他日行其學於有位之時必名實相符不至如朱子之所誚

薛敬軒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

微則身心事謀從可知矣

薛敬軒曰聖賢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薛敬軒曰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利者必小人

薛敬軒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薛敬軒曰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與其

君相之過此可觀聖人之氣象矣孟子去齊不言齊之失其亦善學孔子者歟

薛敬軒曰雖富累千金而心爲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窮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薛敬軒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薛敬軒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主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薛敬軒曰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薛敬軒在內閣時見曹石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遂引疾致仕石亨素敬先生欲爲請敕主鄉里敎事貢以爲榮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令歸設敎魯齋歸懸屋梁及卒發視乃敕也令設敎以爲己固若不辭官爲愈乎卽日就道至甫姑頗不能舉火神色自若曰我道固亨也

胡敬齋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眞儒不能

胡敬齋曰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功名事業是偶然

胡敬齋曰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胡敬齋曰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等也

胡敬齋曰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雖殊其道則一

胡敬齋曰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爲處則汲汲爲之不倦不當爲處則截然不爲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胡敬齋曰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爲消長此治亂所由

分君人者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亦當自守
不可誤入小人之黨與小人爲黨終必敗也
胡敬齋曰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胡敬齋曰今人自置身於卑汙苟賤之中卻要去外面求
貴
胡敬齋曰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
用之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
者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胡敬齋曰聖人有憂世之心無怨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
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怨世而長

往也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胡敬齋曰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有所感遂肯發憤礪思叔家貧須如此然後貧
賤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於貧富彼
死生且不易其心貧富又何足較哉宜乎思叔有所感
動奮發也
羅整庵曰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
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間乎其中其
相去日益遠矣夫爲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實其名自附

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爲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非
有所爲而爲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
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逐逐於功名而亟談道德以爲
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羅整庵曰人物之生本同一氣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故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理之當然自有不容已者非
人爲之使然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吾義即所以
盡吾仁彼溺於富貴而忘返者固無足論偏守一節以
爲高者亦未足與言仁義之道也
羅整庵曰不仕固無義然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莫不有義

存焉先儒之論可謂明且盡矣矧求之聖門具有成法
爲其學者或乃忽焉而不顧將別有所見邪
羅整庵先生每訓諸子必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
仲子調選未嘗通書故舊酒行酌卮酒訓之曰前程有
分定惟安義命便是
羅氏整庵辭家宰之命不赴人謂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候官陳桂林鄉臣覆校
候官林　熔迤臣分校
閩縣王藴玉論士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七終

廣近思錄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諸盈柳　瑧
羅源陳紹濂　仝校

治體

張南軒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其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彼左氏所載齊威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放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張南軒曰古人論治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內言治國必先齊家須是如此方爲善治

張南軒曰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亂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

張南軒曰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凡事物之至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無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

張南軒曰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克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汩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墮也

張南軒曰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其要於任賢虛己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也

張南軒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高帝征伐多在外何

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爲相之初首薦韓信爲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體

張南軒曰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爲迂闊遲鈍之說

張南軒曰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眞其說流遁蠱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閒變故伏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者知其有所自來也

張南軒恕齋銘曰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羲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申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强圉靡誅靡逆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尙克念之

呂東萊曰嘗患了了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閒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

呂東萊曰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但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但當思正學未明蓋工夫到此則必

有此應元不在外也

呂東萊曰先天下而勞者聖人之求賢也後天下而逸者聖人之任賢也側席之勞所以兆垂衣之逸垂衣之逸所以償側席之勞

呂東萊曰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自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

呂東萊曰宣王當大旱之際夜覩星象惻然有憂於中而百姓便知宣王之見憂仍叔因此作詩後之人雖有宣王之憂而民莫之知何也蓋繇周之時法度修備人才

務實人君一有此心則上下相應百度畢舉自然天下
知之玩百姓見愛四字甚有味
呂東萊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
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呂東萊曰爲人細碎則大體處多失雖諸葛亦有此患
呂東萊曰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間又爲
諫官於旬日之後亦未嘗皦然暴白從容調護迄用有
濟前輩非無此樣轍然此段實難必須忱厚堅實六轡
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恩他時人無
所歸怨乃可

黃勉齋曰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必
均具此理即是理而行之三綱旣正九疇旣敘則人皆
知尊其君親其上治安之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黃勉齋曰朝廷以天下爲一體監司以一路爲一體痾瘵
疾痛見於肢節之間而此心未有不爲之動者旣動其
心則將必有以處之矣
黃勉齋曰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
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黃勉齋曰心者萬化之根本此心不正則欲足以敗度縱
足以敗禮雖一身之內亦且顛倒錯繆而不合其宜矣

又何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哉是以古之帝王雖居萬
乘之尊享九州之富而兢兢業業如履淵冰左史則書
其言右史則書其動至於聲氣之高下若無害焉者亦
有御瞽以諷之盤盂則有銘几杖則有戒升車行步莫
不有節無非檢防其心使之無一念不合乎道也
黃勉齋曰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
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爲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
今也爲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莫之問也又
倡爲功利之說以斲喪之豈爲民父母之道也
黃勉齋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一節而

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可愈矣
黃勉齋曰通天地亙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此心流行未嘗
間斷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自朝至暮無一息不是此
心發見處也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怠惰苟且皆不能
擴而充之者也
黃勉齋曰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使夫子之教行則進賢退不肖者必不肯用民之
賊爲監司守令者必不肯爲民之賊富民必不肯兼并
細民亦不肯相率而爲不義如是則不惟盜賊可弭雖
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可也

黄勉齋曰去古既遠淺陋之習陷溺乎人心一聞正大之論則群起而非之下之既自賊其本然之善爲政者又舉其善俗之道而棄之儒風治效寖不如古非此之故歟

許魯齋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下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則難或可易不知其爲難而以易處之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

許魯齋曰古人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

許魯齋曰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

許魯齋曰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爲善人疾他惡人故致如此聖人說不如此故曰疾之已甚亂也又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許魯齋曰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爲敵一切以法治之無復仁恩

許魯齋曰凡人之情敬愼於憂危惰慢於暇豫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先生謂惟愼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得行王道蓋工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愼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許魯齋曰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

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何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

許魯齋曰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故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以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無不中節也

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

弭變與莅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
爲治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
許魯齋曰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
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爲士農安於爲農工商
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
求禄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
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許魯齋曰任用人才興作事功在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
可獨用己意稽於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
許魯齋曰人之擠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莫如近愛是

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
許魯齋曰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
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
君不察以詼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
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
之人一於迎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
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
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
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
許魯齋言於世祖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

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
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
薛敬軒曰先儒謂知人安民皋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
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者實踐此德
於身也至若知人知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德之推
行耳苟非實踐此德於身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
知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故曰允迪厥德又
知人安民之本源也
薛敬軒曰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
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

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
事皆得其當矣
薛敬軒曰君德明爲本居敬窮理則明矣
薛敬軒曰書言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
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薛敬軒曰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制立
法其末也
薛敬軒曰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形於妻子達之家
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
閒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天德即仁義禮

智之德王道卽是德推之政事達之家邦天下者是也謂之霸者形之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偽之所以不同也歟

薛敬軒曰爲治舍王道卽是霸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皆爲是故也

薛敬軒曰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薛敬軒曰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

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薛敬軒曰如數人在坐尊卑貴賤各得其序自無乖爭失序則爭矣以是知禮先而樂後

薛敬軒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舜利世之功大矣而其心則固常自以爲大哉使有一毫自大之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非所以爲堯舜矣

薛敬軒曰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薛敬軒曰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薛敬軒曰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

薛敬軒曰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與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

薛敬軒曰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薛敬軒曰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本於才氣

薛敬軒曰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政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

薛敬軒曰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

薛敬軒曰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薛敬軒曰余讀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興亡才

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深得大易之旨

薛敬軒曰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挨接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薛敬軒曰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胡敬齋曰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爲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胡敬齋曰天下無道外之物故政刑文章皆須出於道

胡敬齋曰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害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皇爲君訓極爲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爲天下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切得箕子

之旨矣

胡敬齋曰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胡敬齋曰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爲煦煦之仁孑孑之義

胡敬齋曰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

胡敬齋曰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僞也故盡智計方能

小補於世雖不爲無功乃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奸雄小人

胡敬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甚事出得雖是霸者亦要假仁義方做得事成若背仁義則敗亡至矣

胡敬齋曰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胡敬齋曰論舜無爲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衆職自古爲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賢兩事爲要

胡敬齋曰作事雖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胡敬齋曰聖人作事動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羅整菴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關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羅整庵曰規模宏大條理精詳最爲難得爲學如此爲政亦如此斯可謂眞儒矣

羅整庵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然古禮古樂之亡也久矣其遺文緖論僅有存者學者又鮮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斟觀其會通斟酌其可行之實遂使先王之禮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其施用於當世類多出於穿鑿附會之私而已可慨也夫

羅整庵曰漢武帝表章六經而黃老之說遂熄吾道有可行之兆矣然終帝之世未見其能有行豈其力之不足哉所不足者關雎麟趾之化爾善乎汲黯之言曰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黯之學術不可知然觀乎此言非惟切中武帝之病且深達爲治之本

羅整庵曰論治道當以格君心爲本若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皆能使其君出昏即明克終厥德商周之業賴以永延何其盛也後世非無賢相隨事正救亦多有可稱者其之功能庶幾乎伊周者殊未多見蓋必有顏孟之學術然後伊周之相業可希然則作養人才又誠爲治之急務欲本之正而急務之不知猶臨河而乏舟楫吾未見其能濟也已

廣近思錄卷之八終

同治五年冬月福州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福州翁兆鴻範卿分校
侯官林福祚晴九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　受業　壽寧　柳　璿
羅源　陳紹濂　仝校

治法

張南軒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灑埽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

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

張南軒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供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若此實王業之根本也

張南軒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之山川山川之所以爲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祀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揜也如此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務爲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張南軒曰獄重事也欽恤之義著於虞書其命咎繇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蓋古者刑罰之設教化未嘗不存乎

其中聖人之心固期於天下之無刑也

呂東萊曰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壞古法最不可者租庸調略有三代之意至楊炎時只爲暴賦橫斂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炎都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宅卻不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尚在自是無害於民外有暴賦橫斂只爲軍興緊急及暴君汙吏所爲使有賢君使無軍興則此等自可罷去卻如何將舊法埽地壞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可並省名目名目既省則後來復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

繇之征便是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
此但古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
呂東萊曰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
夫或誤認弛縱為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朋拖
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並趣辦則民受大害矣
呂東萊曰前此整齊汎埽非用嚴酷無以濟今威令既行
綱紀既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
之使封內識吾之本心
呂東萊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
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

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呂東萊曰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
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謹不可不詳知也
黃勉齋曰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
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於造化之內者鈞稟是氣則
鈞具是理人為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
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
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為之發明其蘊而
經理斯世者又設為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國都而下至
里術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
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內外之閒哉
黃勉齋曰朝廷資人才以共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
於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
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
黃勉齋曰自古謀臣策士各出所見以裨其上其言豈必
皆當哉或是或非在上之人與所親信者決擇之耳
黃勉齋曰古昔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
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
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
黃勉齋曰簿書財穀獄訟甲兵俗吏誇之以為能而儒生

所不道禮樂教化儒生喜談以為名高而俗吏見謂迂
闊事不根理理不該事而數十年閒天下無善治
黃勉齋曰古者取民之法惟稅租而已其他山澤之利皆
與民共之茶鹽酒榷之禁古無有也後世國用匱乏榷
一時之宜以紓目前之急耳
黃勉齋曰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處己接物度之而無有
餘不足方之謂也富者連阡陌而餘粱肉貧者無置錐
而厭糟糠非方也社倉之創擬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
絜矩之道也
黃勉齋曰聖賢事業固難悉言而上合天意下順人心諸

體國之忠絕自私之念則大經大本未有舍此而能自立者諸葛孔明所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只此數句便可得三軍之死命郤司馬仲達而奪之氣也至於管仲之於齊范蠡之於越雖霸國之事而其規模經畫亦有次第若守邊者之所當講明弱而能使之强貧而能使之富嶺徼之地而能使敵人恫疑而不敢窺伺雖使羊陸復生計無出於此者

黃勉齋曰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脈絡相關隄防密而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是以人心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敢以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

之遺意然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戶之責又每一二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變哉

黃勉齋曰保伍之法乃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爲緩急之慮也苟一制素守人心既孚因其農隙敎以武事則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至於爲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憚而不爲乎

黃勉齋曰州郡之有城猶人家之有牆壁家無牆壁雖無盜賊何以爲家況設險守國思患預防當無事之日不可不爲有事之備

許魯齋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

許魯齋曰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

善人行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

許魯齋曰提學者師表之任也俄刊多士檢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繇

許魯齋曰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什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

許魯齋曰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使當

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紓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而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材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繆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

許魯齋曰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教之使知道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於子不過是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許魯齋曰禮先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

許魯齋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為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強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許魯齋曰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許魯齋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降此一等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謹於細小者或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

薛敬軒曰帝王為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乎用賢才修治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薛敬軒曰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薛敬軒曰皋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為治之大經不出於此

薛敬軒曰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

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薛敬軒曰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薛敬軒曰法者天討也玩法所以玩天也

薛敬軒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薛敬軒曰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薛敬軒曰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取其義他物相比猶有朋惟水與地無朋

薛敬軒曰武以止戈爲文是用兵乃聖人之不得已也觀三代之行師可見矣

薛敬軒曰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薛敬軒曰聖人以四代禮樂告顏子使其得位則於前代之法必有因有革未必盡泥古法也

薛敬軒曰今之守令或以積勞而陞或以遴選而除爲民擇人之法亦已詳矣夫何尚有罷懦貪墨不稱其職者多歟監司有御史有按察有巡撫大臣吏有不職者皆得以去之夫何人尙冒犯不知警畏而巧文以苟免者衆歟

薛敬軒曰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薛敬軒曰救荒必考於古而宜於今用兵必得其正而禁夫暴皆用世之學所當講也

薛敬軒曰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

薛敬軒曰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

薛敬軒曰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薛敬軒曰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所者多矣可不戒哉

薛敬軒曰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薛敬軒曰五嶽四瀆五鎭四海神號之正本於宋儒之議論

胡敬齋曰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當復古兵民既分食者衆生者寡故寓兵之法當復古三者復古其餘則隨時酌量以適宜可也

胡敬齋曰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財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胡敬齋曰天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爲農一二分人爲工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尸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事今機匠以男爲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饑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留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旣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

胡敬齋曰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年之食多只吃得半年又去稱貸過半年食

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使難存活

胡敬齋曰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及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救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已古有平糴穀賤則糴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糶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於和糴强配皆私而利

胡敬齋曰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於君身修君心明欲君身修在於學

胡敬齋曰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如搜訪薦舉如舜舉於歷山伊尹舉於莘野傅

說舉於巖下太公舉於渭濱孔明舉於南陽皆因求訪薦舉而得蓋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訪求之無不可得但恐才德未著者須用賓興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作興振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於科第豈可以爲得人曰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爲狀元矣

胡敬齋曰今之科舉文字乃取富貴之具與修己治人之道無干涉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嗔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胡敬齋曰或問如何盡知得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臺諫不好人自住不得

胡敬齋曰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暴未化只得著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慎

胡敬齋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胡敬齋曰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眞道德仁義禮也

胡敬齋曰人君不務學使以禮樂制度爲瑣碎不足爲而

欲徑趨功利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樂代天以成敎化是天假手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手於禮樂故已不勞而敎化行

胡敬齋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求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胡敬齋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周禮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欲有益於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靑苗錢是欲益上損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損道

羅整庵曰作養人材必由於學校今學校之敎純用經術亦云善矣但以科擧取士學者往往先詞藻而後身心此人才之所以不如古也若因今之學校取程子敎養選擧之法推而行之人才事業遠追商周之盛宜亦可冀所謂堯舜之智急先務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

羅整庵曰作人才厚風俗非復鄉擧里選之法不可科擧取士惟尚辭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嚚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官吏既多若人風俗何由歸厚治不古若無足怪也誠使鄉擧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者哉

羅整庵曰取士之法宜有變通士行修然後民德歸厚治安之本無切於此

羅整庵曰爲治者常患於乏才才固未嘗乏也顧求之未得其方爾蓋必各擧所知然後天下之才畢見於用孔子告仲弓云擧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各擧所知之義也今擧賢之路殊狹未仕者旣莫得而擧已仕者自藩臬以至郡邑以一道計之其人亦不少矣而其賢否率取決於一二人之言以此而欲求盡天下之才

其可得乎非有以變而通之乏才之歎何能免也

羅整庵曰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財用日窮風俗日敝皆由制度隳廢而然也故自衣服飲食宮室輿馬以至於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在朝廷而已矣

羅整庵曰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擧矣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土曠人稀地有

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爲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爾

羅整庵曰唐府兵之法最爲近古范文正公嘗議欲興復而爲衆說所持道之興廢信乎其有命也愚於此頗嘗究心竊以此法之行灼然有利而無害揆之人情事勢亦無不可行之理顧其脈絡之相聯屬者非一處條目之相管攝者非一端變通之宜要當臨時裁酌非一言

所能盡也然須推廣其制通行於天下使郡邑無處無備緩急斯有所恃以無虞其老弱無用坐食之兵皆歸之農自然國用日舒民力日裕此灼然之利非敢弄筆舌之空談也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閬臺香侍覆校
侯官林福祚疇九分校
福州劉涵章淵雲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九終

廣近思錄卷之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　琇　羅源陳紹濂　仝校

政事

張南軒曰吏者分天下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爲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忽而壞於所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況欲動而乘意佚而形隨其所差繆何可勝計可不畏哉

張南軒曰今之爲吏其號爲能者則或以察爲明以刻爲

公以不卹爲能任而其號爲賢者則又或以姑息爲惠以縱弛爲寬以模稜爲善處故其能適以賈怨貽害摧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患及於後日嗟乎此豈真所謂賢能也哉

張南軒曰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苻秦百萬之師以子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

張南軒曰觀稼穡之勤勞而念民生之不易其時之不可

以奪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謹視其苗之肥瘠時其
雨暘之節以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則又不敢以
爲己之能而益思勉其不可以怠者悶悶然皇皇然無
須臾而忘於心其庶矣乎

張南軒曰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
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攷
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
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張南軒曰百姓甚易擾動未論州郡所行只如知縣妄行
出一文字鄉閭擾害百姓有不可勝言者

張南軒曰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
不自盡皆徇情惜己非爲臣之義也

張南軒曰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
已寧爲國家生民計耶

張南軒曰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
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使無以自見耳

張南軒曰爲吏者受天子之土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
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蕩覆節義頹廢
於是而有能特立其間不爲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
鳳凰比哉

張南軒曰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
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

張南軒曰所謂事最忌激觸若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
期於中節而已若欲遷就回互於所當然而不免枉尋
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乃終墮於姦邪之
域人欲愈肆而天理愈滅歟

呂東萊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
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
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
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

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
惟不苟者能之

呂東萊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
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呂東萊曰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
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呂東萊曰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
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
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
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

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
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呂東萊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
清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
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
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呂東萊曰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
毫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呂東萊曰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疏曰驟遠則勢不接

疏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
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
左而詔王以媺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
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與
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
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
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
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聲
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呂東萊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爲主志之
所嚮可以排山嶽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
者
呂東萊曰折肱之餘飽於諳歷惟培養本原使忠愛之心
益厚則斟酌調劑羊腸蟻封閒蓋自有餘地也
呂東萊曰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
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
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
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夫人之作文既工
矣必知其所以工處事既當矣必知其所以當爲政既

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則雖一時之偶
中安知他時之不失哉
呂東萊曰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
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爲本根之病則一也
呂東萊曰一行作吏豈得盡如人意惟耐事忍煩乃佳耳
呂東萊曰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
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理
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
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衆舌乎此毫釐之察不可不精
察也

呂東萊曰要當共講其遠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
於目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呂東萊曰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
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
事到得結局其弊不可勝言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
行吾私於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己是第二義
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
黃勉齋曰天下之人物潔廉忠信者未必通於世務通於
世務者未必潔廉忠信者也徒潔廉忠信者而不通於
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其害者乎通於世務而潔

廉忠信之不足則所謂世務者豈能盡出於公且正乎
黃勉齋曰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內乃有倚
恃豪俠吞陷鄉民使之哀號怨憤無所赴愬爲民父母
安忍坐視儻或顧一身而不恤百姓則上負朝廷下負
所學
黃勉齋曰學校養士本是美意爲郡守教官者不知以道
義訓誨諸生但欲增添俸錢增置學產以取士子之虛
譽所謂教養之義安在哉
黃勉齋曰世間最緊要事甚不多爲聖爲賢爲堯舜爲湯
武爲伊爲呂皆從此出若捨卻這些子緊要處而論功

業便教做出漢高祖唐太宗蕭曹房杜亦何足道哉若
於此曉解世間利祿眞是糞壤世間事業眞是太空一
點浮翳也何足把玩哉
黃勉齋曰臣子之義亦豈不願趨事赴功但事有本末未
易悉言世之妄以功名自許者皆欺君者也
黃勉齋曰當大任者亦須伸縮自由言聽計行然後乃可
爲若謀之於外而制之於內人之所見不周而事無十
全之利以吾之焦勞計慮而或者乃安坐而指其小疵
以議之則決無可爲之理齊威之於夷吾句踐之於范
蠡皆舉國以聽之而事業之就僅能如許則亦可鑒矣

黃勉齋曰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
埭甘棠湖之類民到於今稱之使爲國者可以一切取
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
黃勉齋曰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
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敦
黃勉齋曰小民當豐穰之歲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
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
可以糴米則亦有相與枕藉而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
常談而確然不可易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
易而不早爲者病在因循而已

黃勉齋曰夫民生不見禮義之及己而困於衣食之不足幸苗孽禍以圖逞其不平之憤則去爲盜賊而焚燒縣邑賊害良民者勢使然也知盜之所由興起於不悅學則弭盜安民之術舍學何以哉

黃勉齋曰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數十年來風俗日異謀身之意多於謀國爲私之心急於爲公上之人既不能明示好惡以力變之或反推波助瀾使人安之以爲當然所謂廉恥節義至是埽地矣國將何恃而能自立耶

黃勉齋曰今之爲政者不務卹民但求利己視其外則若汲汲於事功而誕謾欺罔使百姓怨入骨髓誠不忍爲也

黃勉齋曰天地萬物本吾同體疴癢疾痛皆切吾身痿痺不仁者不惟莫之卹而反禍之豪傑之士不爲天子宰相操生殺之權以除民之蠹而全其壽則亦爲大醫士左提箴砭右挈藥餌以去陰陽寒暑之爲民害者

黃勉齋曰仁人君子之過事如權衡然蓋亦平其心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閒也然毫釐之際有所未察則亦容有不得其平者

黃勉齋曰政成事備百里蒙惠亦非小事均氣同體在天地渺不忍之心人所共有得以行吾志豈不樂哉

黃勉齋曰天下事惟求其是若每事合理俯仰無愧人自心服

黃勉齋曰士大夫而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

黃勉齋曰自古諸賢共事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救之不必至於已甚

黃勉齋勸農文曰爾爲農耕種剪刈勤苦孰知之熱之暑而烈日汗背寒而嚴霜侵膚雖炎熱不能避縱胼手胝足越陌度阡縱冰凍不可逃四民惟農最勞獨於苦甚苦爾農之害又不一而足使爾父子輕於相棄夫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飢餓不安其生可哀也哉縣令既不能爲爾興利除害其可無以勉爾乎爾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閒又不能不耕桑而爲衣食之計則莫若勤勤則不匱爾之求衣食之路甚狹爾之享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易陵爾之敵人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自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卻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許魯齋曰後世臣子諫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

當與不當

許魯齋曰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許魯齋曰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肯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許魯齋曰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遲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

許魯齋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許魯齋在中書論列阿合馬專擅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世祖命舉自代者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

許魯齋曰人要寬厚包容卻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

或說趙璧許魯齋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於政柄在手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爲某成就此事己得其名人得其利及天下人翕然趨之卻無所措置所以一人得進百人生怨此是造命之所君主當專之人或竊之不祥莫大焉作福作威豈凡人所專者景帝謂田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凶道也作福作威

凶害臨之必不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用刑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天如何竊威福之柄爲己私乎宜限以辟舉之法不稱則罪舉主以革趨競之弊

薛敬軒曰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卹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薛敬軒曰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

薛敬軒曰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眾之道

薛敬軒曰不欺君不賣法不虐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

薛敬軒曰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與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

薛敬軒曰儒士固當禮接或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謀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疏接亦淸心省事之一助

薛敬軒曰人己一也治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

薛敬軒曰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薛敬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閒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薛敬軒曰作官一事不可苟

薛敬軒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天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處高位竊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薛敬軒曰淸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淸淸而不容是自有其淸而必反爲其所累矣

薛敬軒曰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薛敬軒曰爲政通下情爲急

薛敬軒曰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之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薛敬軒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旣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之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旣而見其有不可行者遂復

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
禁何自而止乎
薛敬軒曰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薛敬軒曰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
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薛敬軒曰凡事皆當推能讓功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
能之意
薛敬軒曰凡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
事皆慎動也
薛敬軒曰作事謹其始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

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薛敬軒曰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
於臨眾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
之心不惟臨眾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
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己內外一於恭敬
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薛敬軒曰盈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
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
不至於輕率遲才妄爲以取禍也
薛敬軒曰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婣

人之言亦可以爲居官怠職者之戒
薛敬軒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
事功
薛敬軒曰近看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
斯無過舉矣
薛敬軒曰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眞
名言也
薛敬軒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
其當
薛敬軒曰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

揜瑕有容之謂也
薛敬軒曰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
詐應
薛敬軒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
輕假人
薛敬軒曰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
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擾擾矣應事安得不
錯乎
薛敬軒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
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

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
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十
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
似

薛敬軒曰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
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不能害

薛敬軒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
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
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
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强而然斯又

其次也

胡敬齋曰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
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
難處矣

胡敬齋曰只不愧屋漏則是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
賤禍福皆當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胡敬齋曰智計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窮也何以
易窮以非天地間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計也

胡敬齋曰三代以下事業皆出於才智有暗合道理處是
天資之美

胡敬齋曰泥古則闊於事情徇俗則傷於苟偷二者皆非
天理時中

胡敬齋曰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
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
曰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胡敬齋曰修己後自能敬人能治人此合內外之道

胡敬齋曰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察當爲與不當
爲當理與不當理

胡敬齋曰聖賢處事每斷之以義不顧利害智謀之士專
計利害不顧義理然義理者人心之同然聖賢制事以

義故人心自然歸仰智謀之士多失人心以致禍害

胡敬齋曰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
修

胡敬齋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凡天下之事得其理則吉
失其理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雖否困蹇
剝之時苟處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

胡敬齋曰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霸使君心曉
然知王道之當行不安於霸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爲

胡敬齋曰楊龜山言王荆公雖內外判心跡使道常無用
於天下此最說出荆公學術偏處

胡敬齋曰宰相以不蔽賢不忌功爲賢故曰其心休休焉

胡敬齋曰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養之養之不格然後從而處置之

羅整庵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羅整庵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是五十者無不衣帛七十者無不食肉也今之槁項黃馘輩歲得一布袍朝夕得一盂蔬食苟延殘喘爲幸已多何衣帛食肉之敢望耶少壯之民窘於衣食者常八九飢寒困苦之狀殆不可勝述中間一二歲計租給或稍有贏餘貪官汙吏又

從而侵削之受役公門不過一再而衣食之資有不蕩然者鮮矣此皆有目者之所共見誠可哀也仁人君子能不思所以拯之之策耶

羅整庵曰處事所謂無意者無私意爾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彌綸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胡可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預焉斯則所謂無意也已

羅整庵曰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羅整庵曰嘗自一邑觀之爲政者苟非其人民輒生慢易之心雖嚴刑峻法無益也一旦得賢者而臨之民心即翕然歸向其賢不肖亦不必久而後信但一嚬笑一舉措之間民固已窺而得之風聲之流不疾而速其向背之情自有不約而同者乃感應之常理也故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臣之業一正君而國定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斯可以爲政矣政與德無二道也

羅整庵曰凡事皆有漸其漸方萌兆即所謂幾也易曰知幾其神乎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鉻虞卿同校
閩縣薛　荃芷庭分校
閩縣孫　觀季神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十終

廣近思錄卷之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宣柳　琈　羅源陳紹濂　仝校

敎學

張南軒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大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固日以孔孟爲宗然而其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倀倀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眞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

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

張南軒曰學者博觀載籍尚論古人攷迹而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況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

張南軒曰某邇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不敢不勉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程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粹之平而有味也

張南軒曰後生頗岦當議前輩然講學不可不精於決擇雖毫髮亦不容放過

呂東萊曰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啟之者全在斟酌也

呂東萊曰竊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旣多氣焰必大亦可薰蒸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

呂東萊曰後世以文士名者一觴一詠互相標榜傲誕縱弛至自以不護細行自居嗚呼文與行果兩物而文之所以爲文旣於是歟記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學者盍深繹之

呂東萊曰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

入而不自得哉

呂東萊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

呂東萊曰科舉之習於成己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捨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

呂東萊曰世衰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惟願其進德修業日新又新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已

呂東萊曰子弟有不率教當如何曰只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始是教之之道

呂東萊曰孟子教人最於初學爲切如第一章說利字自古至今其病在此

黃勉齋曰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後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是無以博其識養其心而爲進德之基其鶩高者既忽之而不習徇卑者又與大學而俱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

黃勉齋曰周程夫子出繼斯道不傳之緒二三大儒又從而相與推明之於是古先聖賢教人爲學之道至是而復明然講明之精記問之博而不能反躬實踐者既不足以造夫道脫略章句馳心高妙以爲聖人之道不假學問可以一蹴而入者又未免於空虛無據之失

黃勉齋曰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而修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顧學者之爲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

黃勉齋曰朱先生一生辛苦蓋取洙泗濂洛之學爲之解剝而發明之如日月之經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

者不知存養之爲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各守一偏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將乖微言之將絕也

黃勉齋與鄭成叔曰應舉工夫不可不勉得失窮通則勿以累其胸次爲佳不然則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興替人命之亨否固有定命也鄉閭朋友漸知趨向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其大之幸也人生無幾米鹽瑣碎不足以涴吾靈臺也

黃勉齋曰自舉業爲士子錮疾不惟義理全不明而文字亦全無綱紀補緝萎弱亦無次序如醉人說話滔滔皆

是也
黃勉齋與葉雲叟書曰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謂求放
心者尤宜篤於用工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
只講說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可以贏足不可太柔弱
反爲人所陵辱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庶
四哥更望勤教誨之四郎情性比舊差勝只是輕儇浮
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勤若好閒講度日亦望與之切
磋也幹歲晚又得祠若得歸便灑掃精舍不復與世交
矣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畜之責誠不爲易依本分教
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爲上策但亦須自治兩皆爲之

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則
書會庶可以長久也家間諸事贏遣諸子未免廢治之
如此一二年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
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
許魯齋曰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
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
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
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
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
許魯齋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

許魯齋曰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
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萬
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
許魯齋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
許魯齋曰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
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
孟中便須改之
許魯齋曰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
進之
許魯齋曰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旣知

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
有所慕督責榮耀皆其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
時都行不將去
許魯齋曰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
身心卽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
爲樂乎果能不墜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閒人各有
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
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
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
無法度豔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

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愼乎

許魯齋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著眼目

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許魯齋曰凡取友必須何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

乃邪僻卑汚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愼勿近之

許魯齋曰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眞叔敖也是豈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

許魯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無謂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許魯齋平時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

許魯齋曰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只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許魯齋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原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去安排栽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卻天下人才

許魯齋曰橫渠教人以禮使學者有所據守程氏教人必窮

理居敬然橫渠之教人亦使知禮之所以然乃可禮豈可忽耶制之於外以資其內外面文理都有擺得是一切整暇心身安得不泰然若無所見如嚼木札相似卻是爲禮所窘束知與行二者當並進

許魯齋曰天理不可誣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爲一等繩墨之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不容已也

或論古今文字許魯齋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灑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

意於文鋪敘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

許魯齋曰教之一字爲人倫生如本末字爲木設源流字爲水生而後世皆通用之教之一字亦猶是也學者不知教之所自學之所以設則差之豈千里之遠哉

許魯齋每說書章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

薛敬軒曰聖賢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

薛敬軒曰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躐等未盡處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

薛敬軒曰聖人教人皆略啟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啟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即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眞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爲慮深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

薛敬軒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薛敬軒曰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薛敬軒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即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illegible]而爲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間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爲聖矣

薛敬軒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即太極之

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
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敎也
薛敬軒曰聖人發無言之敎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
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閒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
文字之際也
薛敬軒曰聖人只敎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
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
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薛敬軒曰孔子敎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
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胡敬齋曰孔門之敎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胡敬齋曰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胡敬齋曰孔門之敎惟博文約禮二字博文是讀書窮理
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誠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
則無以有諸己
胡敬齋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
求放心擴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
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
孔子只敎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
性工夫亦無不盡矣伊洛之敎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
齊莊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
不患無依據下手處矣
胡敬齋曰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敎學者有入
處
胡敬齋曰今人才氣高者便入異端去自小學之敎不行
學者無基本大學之敎不行無進步處皆以虛靜存心
懸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於小學入道之
門由於大學
胡敬齋曰昔在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敎某對曰只
有兩箇人敎不得他問是誰曰自暴自棄者

胡敬齋曰周子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要求
見仲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渾然處故有此樂朱子恐
人只去望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又敎
以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今人不去
此處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尋樂故猖狂不實
胡敬齋曰日用閒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埽應對事
親接物之閒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
施而不利特由敎養無方人自不察耳
胡敬齋曰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
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之學者

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去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

胡敬齋曰今人只將聖賢之書資口語作文章與自己身心全無干涉

胡敬齋著白鹿洞續規六條正趨向以立其志主誠敬以存其心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

功

羅整庵曰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亦不出四者之外若如陸象山之說只一箇求放心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有何異乎

羅整庵曰自宋室南遷朱張二三大儒相與講明理學以爲天下倡近本周程之緒論上以接乎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四方聞風而興者實繁有徒而書院之建亦由此日盛然而因人以立門戶也易由己以躋堂奧也難是非道之難明者學者之難得爾蓋或以利祿分其志或以言語文字膠其見或以虛無寂滅之說亂其眞競枝葉而遺本根尚空談而略事實皆未必其有以自得其於聖人經世之大用又安得而輒議也然則吾儒之學求之其可以不一講之其可以不精哉

羅整庵曰天下之民有四士其一焉士亦民耳而獨貴於農工商者命於天者厚修諸己者備也天之生此民也降衷惟均然而往往擢孤秀於羣庸寓獨靈於衆蠢故

其知覺持異器能亦殊而所業者有以極天下之精所任者有以極天下之大

羅整庵曰庠序之士日呻其佔畢至於飽經飫史著爲文字麤有條理可觀輒悻悻自負以謂其學已至而孰知其未能無愧於聖賢之學邪蓋吾嘗試求之姑未論其遠且大者其孝悌忠信見稱於宗族鄉黨要亦未可多得至其所行與其所學常背而馳者則不幸屢有見焉其記誦雖多詞藻雖麗而根本固苶然矣見之於用果能有益天下國家也邪

羅整庵曰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爲教者之則

也穆王之命君牙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此萬世爲
敎者之本也身之克正敷敎之克敬且寬焉而人不相
與化服以歸於中正而成其可用之材者未之有也然
昔之所謂寬本欲因其人之材質所宜不强其所未及
而優游以俟其化蓋不舍乎規矩自從容於規矩之中
豈如今之所謂寬者弛銜縱勒任其放逸自恣遂至於
爲所不爲也哉

廣近思錄卷之十一終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刊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馮槃圖贊卿覆校
侯官林福祚鳴九分校
閩縣潘逢禧濂如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　瑨　仝校
　　　　　　　　　　　　羅源陳紹濂

戒警

張南軒曰義利交戰卒爲利所奪君子小人相好卒爲小
人所汩蓋亦理勢之必然

張南軒曰常人之情往往忽於小而蹈於大銳於始而怠
於終略其著而不原於微望於人者常深而約於己者
常不盡

張南軒曰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上之處憂患也
日兢兢焉蹈難而履危有所忍而不敢肆生云者言其
良心苗裔之發是固生道也若夫由乎安樂之中而不
知省察狃於安則怠流於樂則肆怠且肆則放僻邪侈
所由起其苗裔濯濯而本心淪喪矣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因好惡
上不覺乘此偏了若曰偏則均爲偏耳又慮元晦學行
爲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
人不是覺己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闢之
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諛言多而拂論少萬一有
於所偏處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勝念世間相

知就蹤於元晦切磋之義其故後於他人

呂東萊曰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矣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呂東萊曰今既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銷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汩沒須常以法語格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眞知所止乃有可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呂東萊曰豪俊輕俠憑陵玩侮以儒爲戲而眞儒碩學與蒙其恥淳于髡兒之徒至議評子思以病孟軻久矣儒者

之不見信於世也如漢高帝宣帝世所謂英主棄以儒者爲無益於治亂之數開登用一二以備故事貌敬而心不隨特以爲朝廷之羽儀太平之盛觀而已上以名求之下以名應之其不見儒者之效也宜

呂東萊曰學者不可起長欺之膏此意思最易得斷絕某與公相聚許時何嘗有此

呂東萊曰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寬函蒙包納不見畦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衆正之福也

呂東萊曰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眞恐此亦不得不爲之甄別也

呂東萊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麤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澀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呂東萊曰近時論議者非頹惰即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

呂東萊曰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

呂東萊曰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待前輩嘗歎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妬嫉學問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嫚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

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況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衆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呂東萊曰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爲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

呂東萊曰諸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談空以爲高眼前御不多見蓋異教桀黠者皆盡而士人多墮在苟且委靡鮮有能自開戶牖者今所患者吾道之未明而異端則非向時之熾然也

呂東萊曰要須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蹤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凡

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檢點者耳義理無窮才智
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呂東萊曰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黃勉齋曰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
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將爲人
所憚乎抑爲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求人之狎至於
爲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
安趨下者當自省也
黃勉齋曰世之學者事口耳飾容貌若可觀矣而實行不
踰市人其謹畏自將者僅足寡過而貧富窮通榮辱死

生之變鮮不悖謬喪其守者則區區細行亦何足道哉
況於不學者哉
黃勉齋曰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嗜之美也而其毒
愈深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彼豈知爲臭腐哉
黃勉齋曰舉世滔滔病在於以古人行事非今人所可爲
遂甘心沒溺一欲合今人而遂已至於苟賤無恥而得
富貴則揚揚自得以爲其說之勝百年之間醉生夢死
計其所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事非難爲也因言以
求其心即事以求其迹充積涵養久而後已則亦何事
之不可爲哉

黃勉齋曰人心蠹壞至此極矣如三十年痼疾非一二服
平胃散所能療孟子將作乞兒斥罵以樂正子之賢尚
有餔啜之譏則其他可知義利上須是先見得分明方
不至拖泥帶水也
黃勉齋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
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
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
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
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豈嘗無善
類哉若使是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

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
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黃勉齋曰小人爲非固可惡吾人以善類自名而胸中全
是利害者尤可惡所以使吾道爲世所鄙薄者皆斯人
爲之也
黃勉齋曰義理不明人心不正舉世滔滔衆一大團私意
於天地間如濃膠厚漆牢不可解吾輩且戲吁太息於
其間亦愚矣哉
黃勉齋曰貧賤憂戚是人之所惡也聖賢之論乃獨以是
爲進德之地何哉恐懼脩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

起於晏安當羈窮困踣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剏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而然者矣

黃勉齋曰世之苟賤無恥行若狗彘者人皆鄙而不論至若名在僞學之籍則一舉足必議其短此古之道學者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死而後知免也

黃勉齋曰死生旦暮之常也古之人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耳曷嘗置喜戚於其間哉鄙夫庸人生既無益於世而徘徊顧戀猶冀其久存蓋其識見既陋而貪鄙之習沈痼而不能以自脫也

黃勉齋曰鄉間風氣淺薄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

而氣輕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道德之可貴曷嘗有一人終日歉然常有不足之意慨然嘗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終其身爲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殊不足道稍足以異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譏者視之政可一笑只此意思喎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

黃勉齋與葉雲叟曰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閒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爲妙也

黃勉齋曰今人只見攜書走四方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爲乞人之所爲乎

黃勉齋曰榦少不自量好從當世名勝游既冠而執經於晦庵先生苟其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授之以官又數年而爲之築室廬相約終老相從之計其囑託之意則曰微言易墜汝其保之今先師之亡十有六年矣榦奔走仕途束書於高閣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之如負芒刺無面目以見朋友死亦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勉强從事固足以恤孤窮活孥累然一行試吏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

不安也

許魯齋曰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教戒正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自安也積學力行始亨之端

許魯齋曰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處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挾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閒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爲得也爲君子者而不至於善之長爲小人者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

許魯齋曰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

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閒
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
何苦不受命乎

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　許魯齋曰清者宜在上濁者
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雖撓之不分清濁
不多時必又清者在上濁者在下更有易見者天清在
上地濁在下

許魯齋曰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
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間豈有得便宜
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卻要還

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爾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
此理愚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命也只人道
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
人心欠闕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汝不過
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
如何得安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
速大可畏也可爲愛便宜者之戒

許魯齋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
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
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
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
今不已

許魯齋曰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裏頭縮故風霜亦摇落之
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
若德行充實雖遇禍患不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閒充實
無侵患處如何有害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
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福自內積禍由外來人常積
實無虧欠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爲祟難防備

許魯齋曰或言有一兵嘗辱其尉尉欲怒一老胥止之
曰是必有故尉當自思尉怒即解凡人無故爲人辱者

必我有可乘之隙也我無釁也人不敢易也君子求諸
己

許魯齋曰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
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
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許魯齋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
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
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
嘗不愍其昏聵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

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
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
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之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
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許魯齋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
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
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
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
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許魯齋曰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身自理
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
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許魯齋曰人謀孔臧亦可以係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
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許魯齋曰富貴榮顯固人之所愛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
反足以賈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爲愈也
薛敬軒曰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於
此而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薛敬軒曰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
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惕然必欲不爲一事之

惡以忝先人
薛敬軒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薛敬軒曰吾於所爲之失雖卽知而改之然不免再萌於
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薛敬軒曰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循之則安悖之則危其
有不然者幸不幸耳
薛敬軒曰習於見聞之久則雖事之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薛敬軒曰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一一能謹或少過舉
矣
薛敬軒曰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
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
薛敬軒曰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偸惰而勝人欲
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
能振拔矣
薛敬軒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
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
節宜其顚蹶之無日
薛敬軒曰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
以保身矣
薛敬軒曰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伺竊引之私不可

不察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
彼乘閒而入矣
薛敬軒曰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薛敬軒曰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
之合
薛敬軒曰星命家最誤人君子得吉卜罔若常事而不廢
其修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爲不義
之事可無傷也恃此敗者多矣
胡敬齋曰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
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謹

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嘻覺而不行也若
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觀書求義
浹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胡敬齋曰人之大病有三一曰蠢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胡敬齋曰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
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胡敬齋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貴賤賢愚皆有
一定之分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敘天秩有一毫不盡
處便是不曾盡得天分有一毫背戾處便是逆天至於
死生亦天分也不安於死者亦是不安天分故曰沒吾
寧也當貧賤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胡敬齋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只營營
於利以養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胡敬齋曰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
秉彝之不可泯處
胡敬齋曰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在敬
羅整庵曰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言君子上
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
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
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義利之際乃或

不知所擇果何說耶舜命禹也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禹豈面從後言者耶益之告舜則以違道從欲
爲戒禹則以慢遊傲虐爲戒皋陶則以叢脞爲戒舜亦
曷常有此數者之失耶蓋其君臣相與至誠懇切惟欲
各盡其道而無毫髮之歉故常致謹於未然之防讀書
者能識虞廷人相儆戒之心斯可以事君矣
羅整庵曰人莫貴於自反可以進德可以寡怨可以利用
安身其說已備於孔曾思孟之書但少見有能篤信者
耳若每每怨天尤人而不知反求諸己何但出門即有
礙耶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重栞校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篴樓覆校
長樂梁傳年子嚴分校
長樂邱鴻翔子兮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十二終

廣近思錄卷之十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　琦
羅源陳紹濂 仝校

辨別異端

張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法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返爲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蓋謂是也

張南軒曰無欲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若異端之談無欲是披根拔本泯棄彝倫淪實理於虛空之地此何翅霄壤之異哉不可不察也

張南軒曰今日異端之害烈於申韓蓋其說有若高且美故明敏之士樂從之惟其近似而非逐影而迷眞憑虛而舍實拔本披根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

其果識是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莫乃人道之經而
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
張南軒曰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
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我
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輩攻
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屈之者以諸君子猶未能進
夫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甚亦嘗變其說矣
旋仰與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之政故也
張南軒曰聖門實學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非若異端驚夸籠罩自謂一超徑詣而卒爲窮大而無

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恍惚更無講學之功
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
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
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
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
張南軒曰近來士人雖亦有漸向裏者然往往爲邪說引
取大抵是不肯於紙淮處下工要求快便故差錯耳新
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俗談大資低所致若臨川
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務他其在己者若立
得無一毫滲漏則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遽挽回也
張南軒曰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
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
私意之鑿故其橫流蠹壞士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
明辨而不屑焉可也
張南軒曰所論尚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
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煞有工夫又云
僅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
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
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爲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
下學此其意味深遠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學者且當

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若
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
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功則所
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爍
爍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南軒曰佛學
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爲存者固有公私之
異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
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
之所存故也佛學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

故於所當有而不之行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詣
指其無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今日用
之間眼前常見光爍爍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
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張南軒曰垂諭足見細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
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
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
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真孟
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故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
目運水搬柴爲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

所以不可不知也
問奔逸絕塵在乎思張南軒曰如此等語皆涉乎浮夸不
穩貼夫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
而曰奔逸絕塵則有膽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
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
推此類察
呂東萊曰釋氏只管說空說悟吾儒不道若政把做尋常
事看了
呂東萊曰世說載何次道學佛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
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

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呂東萊曰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
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
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
呂東萊曰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
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
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不實若實用工
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黃勉齋曰告子之言其語審矣但孟子攻之太峻而語不
及詳故其指有未甚明者請試論之夫性者人物所得

乎天之理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
氣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
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
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
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爲知
覺運動者乃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
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
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
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混
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

欲之幾矣

黄勉齋曰後世楊墨之患息而佛老之說興至於今且千有餘歲棄天常滅人類習異端之教非先王之道蓋不待其流之弊而與禽獸無異矣學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遠之而溺其禍福之說尊其荒唐之教甚者則文之以聖賢之言以爲與吾道無異學者從而信之以自絶於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其爲天下後世之害豈淺淺哉

黄勉齋曰自佛老之說行於中國且數千年深山長谷之民信奉尤篤至於死生大故之際忘其焦胷乾肝之苦而篤於梵唄膜拜之習甚至舉其親之遺體古人所以

重念復斂必誠必信者而投之烈焰之中曰佛教然也是豈不大可哀者耶

許魯齋曰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也而怪誕之士繼踵不絶以欺世惑衆如武帝凡誅數人而來者猶不止可哀也謬妄如此而後世猶惑之可哀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爲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禍非不幸也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欺誕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爲學也君子愼所學

許魯齋曰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變有樣子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見長年者亦無有看誰做樣子今富貴者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學可做做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況徼倖無可做做者乎

許魯齋曰讀伊川姤卦註脚二氏亦漸無著落凡物興盛時是下面人捧擁裏面人和睦相推尊故與今彼下面漸無人尊信裏面又自不相信不相排讓此是衰謝氣象易下卦屬內凡物在下者皆屬內每與造功業者皆由下起由內順此理皆然韓文公原鬼雖義理未當亦

見其不惑神怪高出諸人遠甚世豈有所謂仙人武帝詔書自悔其狂悖可知也人寄天地間每有死生變故大故以爲異要之亦常事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許魯齋曰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能隨時變易以合於道在楚漢時便能爲子房伎倆在孝文地位自能塞心銷志恭儉淵默幾致刑措老氏道德仁義皆失然後放於禮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

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

許魯齋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將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

薛敬軒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薛敬軒曰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卽大道也大道既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

薛敬軒曰老氏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推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薛敬軒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闔而爲秋冬之闢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闔闢者以此

薛敬軒曰道無往而不在釋氏乃謂出家求道則是在家無道家外有道而道爲有方所之物矣其失可一笑而揮也

薛敬軒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

薛敬軒曰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薛敬軒曰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爲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薛敬軒曰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薛敬軒曰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爲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薛敬軒曰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薛敬軒曰釋氏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薛敬軒曰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毁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卽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其之小而心之忮耶

薛敬軒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卽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眞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爲無不

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薛敬軒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
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耶
薛敬軒曰周程張朱眞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
誠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眞知四子而
能讀其書者哉
胡敬齋曰老氏旣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
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旣曰空又
說有箇眞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
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顚倒錯謬說空說虛

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眞有說無則眞無
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
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
性故言多邪遁
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
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
私氣故逆天悖理
胡敬齋曰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
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胡敬齋曰聖賢一循乎天理故無繫累今山林隱士欲脫

去塵俗世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
累山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
未至甚害理其淸高之風猶足以激汙俗異端則天理
滅絕顚倒尤甚高士一變則爲異端矣
胡敬齋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
無一是處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
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錯
胡敬齋曰世之愚者莫愚於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
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爲幻妄
己身爲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
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
愚之甚乎

胡敬齋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
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反
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
胡敬齋曰莠之亂苗紫之亂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
道相似其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
不得其眞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
邁者多厭世事之汨冗而樂於靜虛又好奇妙而忽卑
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

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
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胡敬齋曰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
住心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
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
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過絕思慮以求不
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
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加
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胡敬齋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爲虛靜絕滅思慮使

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殊不知聖賢教人
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法如九
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
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著
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
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尚有天理
胡敬齋曰陸子靜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
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
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淩虛駕空

之意故鬪伊川之言似有傷其心其晚年身在此處能
知民閒事又豫知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楊簡以問
答之間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
心之無所不通此非儒者之傳授其行狀言四時之變
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
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
胡敬齋曰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
此道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胡敬齋曰陳公甫言才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
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

羅整庵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眞知其說之非而痛闢
之者而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能深知其說而常喜闢
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
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
爲難辨至於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
畏哉
羅整庵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
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而
已道德五千言具存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等事初
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

列以爲其敎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
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
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
古旣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
大抵皆秦漢閒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
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
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禁禬然旣已失其精義
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
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
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誣張僞幻又老子之

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
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羅整庵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
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
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敎始則欲人
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旣則欲其卽相卽
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覺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
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
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

羅整庵曰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
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
亦漫擧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旣而得禪家證
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之理矣後
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
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
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
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
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

羅整庵曰有楊簡者象山之高弟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
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

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
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
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
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
分明脈路之端的雖有善辯不能爲之脫矣

羅整庵曰白沙所敎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
湛甘泉者也所擧禪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
之杖喝何耶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
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
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掇云者

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甘泉耳觀乎莫逆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深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即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由發見過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

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註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幾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强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

羅整菴曰陽明答蕭惠曰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陸原靜書有云佛氏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未嘗諱禪爲其徒者必欲爲之諱之何也

羅整菴辨晚年定論云詳朱陸定論之編蓋以其早歲以前所見未眞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

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同所指否朱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

羅整菴曰湛甘泉嘗輯遵道錄一編而自爲之序云遵道者何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脈也夫既曰兄弟矣而所遵者獨明道何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此伊川之言也中庸則溯於天命之謂性分註云命脈之

命雍語又加一語曰命門之六雍語又曰於穆不已是天之命根凡此爲遵明道耶遵伊川耶余不能無惑也定性書有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雍語乃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然則明道之言其又何足遵耶名爲遵道而實則相戾不知後學將安所取信也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閩縣翁頤昌赤村分校
閩縣林齊璇蓮甫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十三終

廣近思錄卷之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瑋　羅源陳紹濂　仝校

總論聖賢

張南軒曰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張南軒曰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

張南軒曰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

張南軒曰賈誼英俊之才若董仲舒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䌷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

張南軒曰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蘄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蘄乎徇

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竝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

張南軒曰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

張南軒曰陳太邱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邪有道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若　仲度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張南軒曰方天下雲擾之初諸葛武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謂其將歿自表之辭則天下之物欲擧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

張南軒曰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己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目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能爽臣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

張南軒曰濂溪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擧而行如指諸掌

張南軒曰周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治者渝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敘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蒙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周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張南軒曰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得其傳於千有餘載之下今二先生之言雖行於世然識其眞者或寡矣夫二先生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孔孟之道其博厚高明雖日配二儀之無疆然其端豈遠於人心而欲他求哉人病不能推而充之耳世之闢二先生之言而驚疑竊怪者固不足道而其閒有慕高遠者則又塵怳虛矜而不循其實亦爲失其眞而已竊考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寖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爲人之要孰尚於此學而不知其要則泛濫而無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味工夫無窮其間曲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獲孟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也

張南軒曰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原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濂溪先生

張南軒曰龜山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鳶飛魚躍之

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

張南軒曰東南之士受業於二程之門見推高弟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定夫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自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成德君子也

張南軒曰胡康侯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游而講於其說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張南軒曰五峯先生自少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

張南軒曰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於細微益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

張南軒曰伯恭愛弊精神於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惜耳

張南軒傳心閣銘曰惟民之生厥有常性情動物遷以紊厥命惟聖有作本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洙泗道

運始卒其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孟云遠章句有師一經儒者誦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然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剛教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既有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該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若察不遺曰隱曰顯莫間其幾　尊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賢哉三子稍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爲擴於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其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呂東萊曰孔子防範寬孟子嚴孔子如覆幬孟子拔本塞源孔子只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言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饜

呂東萊曰子路管仲孰賢固是子路擇術正管仲主功利然須見得子路力量不同管仲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來古人論人直是事理俱到

呂東萊曰從容則子房而正大則孔明

呂東萊曰汲黯蕭望之之不欲補外蓋心在王室發於至誠非重內輕外之徒也

呂東萊曰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不是歡喜正是生生之本

呂東萊曰論孟精義可以見伊洛各人工夫

黃勉齋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

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

黃勉齋曰聖賢之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於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尊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

黃勉齋曰孟子當戰國之際其告人者不曰堯舜則曰湯武豈固勉人以其所不能哉蓋人性皆善聖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爾學者豈以不能爲患哉患不爲也

黃勉齋曰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

明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愈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毋凌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illegible]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如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逆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黃勉齋曰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列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蕪舛浸失本眞道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强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

黃勉齋曰余比讀東漢黨人事每愛易姓名爲人傭作以避禍及往來京師多所營求故一時善類全宥者多如此氣人物已覺不甚滿人意不行乎此心之正而崎嶇

以求苟免者皆不樂天順命也奴僕熏肉之態騙弄人士之戚腦天惡神怒而豪俠之士恨不剌刃其腹乃以士大夫而爲中常侍之男客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

黃勉齋曰韓文公尋墜緒於支離駁雜之餘而卓然有見自比於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之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使鎭州廷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公以理開諭悍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

黃勉齋作尹和靖祠堂記曰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

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今其
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紀錄耳惟卽其所遇於世者觀
其所取舍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利害者
人心之私理義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閒迭爲勝負一取
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懸險離之極而不變處貴
顯之勢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
是乎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日
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閎博俊
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顏淵默
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

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
黄勉齋曰晦庵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餘少不自量得與
弟子列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理義
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
進少長一辭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
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
事度義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
知其可知者亦人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游者數百人
今其存者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書皆
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懔懔乎微言之絕

大義之乖也
黄勉齋曰余始受學於晦庵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
門從游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
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門聽其言論不忍去
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
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
門可謂傑然者矣
黄勉齋曰自先生講道武夷學者紛然追今觀之非俊偉
卓犖方嚴正直亦何足以觀夫子之雕鐫彼頑鈍齷齪
脂韋輭美雖日聞善知慕未有不見害則避見利則趨

者也
黄勉齋撰林丕顯行狀曰人之所以溺於利慾之私而忘
其天理之樂姿不美而學不足也世之所謂學者無不
欲取科第夸聲名則反以濟其利欲而斲喪其良心若
君者乃能於大海之瀕荒茫之墟超然知以從師問道
爲事而不至於世俗尋常之見豈不賢於人乎哉
許魯齋曰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
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
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
偏

許魯齋曰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

許魯齋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許魯齋祭孟子辭曰惟公之生運適周衰正途壅底大道凌遲分承三聖力辨羣疑禽獸楊墨妾婦秦儀宜載於典宜配先師敢修庶品敬薦於時

許魯齋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以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歸之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

許魯齋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

薛敬軒曰史臣首敘堯舜禹之事有乾坤之道焉堯曰欽明舜曰重華禹曰祗承則堯舜爲乾禹爲坤可見帝降而王殆以此歟

薛敬軒曰堯之克明峻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愼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薛敬軒曰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薛敬軒曰讀咸有一德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精密成湯以元聖稱之有以也夫

薛敬軒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薛敬軒曰聖人未嘗有自聖之心後世儒者未有所至便高自品置如揚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也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其爲何如人矣

薛敬軒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前六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

薛敬軒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薛敬軒曰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後至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其功大矣

薛敬軒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之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

子之下

薛敬軒曰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薛敬軒曰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

薛敬軒曰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實

胡敬齋曰天地生人物賴聖人爲綜理然後能遂其性得其所聖人理人物又必賴禮樂政教之施然後風化美治功成然則成天地之功者聖人也成聖人之功者禮樂政教也或曰聖人不得位禮樂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聖人之功所以難成也不得已傳述先王之典而修

明之門垂教於後世使後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從此而學焉故聖人代天而理物禮樂政教代聖人而行聖經籍代聖人而傳道事雖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賢於堯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胡敬齋曰今人有小可才能也幹些事至賢道理充足如何不做出事來達而在上如堯舜文武湯而在下如孔子得時行道如伊傅周召不得時如顏孟程朱德業事功侔乎天地以此知諸儒之流只是一箇善人也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張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胡敬齋曰朱子體段大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象故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偏

胡敬齋曰孟子程子不曾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子主一無適直在心境上做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有天資暗合處韓退之揣見髣髴至程子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胡敬齋曰程子天資高其於聖賢經義優游涵泳以得之

朱子天資大直索窮究到底不肯放過

胡敬齋曰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是他天資高然開示下學工夫使聖學門庭曉然可入二程至之

胡敬齋曰朱子行狀學問道理本末精粗詳盡若每令初學讀之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大詳密然渾化純至非工夫積累地位高者領會不得吾每欲學者先讀朱子行狀有規模格局方好讀明道行狀

胡敬齋曰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强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之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故程子以爲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胡敬齋曰范文正公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范公有眹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

羅整庵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之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類皆想像以爲言其言益多其合於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於一者及宋程張朱子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參之孔孟驗之人情其說於是乎大備矣

羅整庵曰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處甚超殊與二程無異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本要歸不離於數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爲二也故其出處語默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時或過之程伯子嘗語學者云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蓋必反身而誠斯爲聖門一貫之學爾

羅整庵曰程叔子易傳已成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則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朱子年垂七十有於上面猶隔一膜之歎蓋誠有見乎義理之無窮於心容有所未慊者非謙辭也

羅整庵曰元之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魯齋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學不廢虞伯生謂魯齋實啓之可謂有功於斯文矣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晚年所見乃與陸象山合其出處一節自難例

之魯齋若夫一生惓惓焉羽翼聖經終老不倦其志亦可尚矣

羅整庵曰劉靜修之議許魯齋頗傷於刻苟能無失其正雖進退無恆未爲過也竊謂魯齋似曾子靜修似子路其氣象既別所見容有不同

羅整庵曰讀[illegible]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君之忠

當表定於爲學之日

羅整庵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

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

羅整庵曰邵國賢簡端錄近始見之於文義多所發明性

命之理視近時道學諸君子較有說得親切處春秋論

斷其辭尤確獨未知盡合聖人之意否也然其博而不

雜如此可敬也夫

羅整庵曰邵二泉先生言願爲真道學不願爲假道學此

言尤可敬也

廣近思錄卷之十四終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刊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馮榮圖贊卿覆校

閩縣何德滋秋町分校

侯官吳穆少永分校

廣近思錄十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張伯行撰伯行是編采集宋張栻呂祖謙黃榦

元許衡明薛瑄胡居仁羅欽順七家之遺書以續

朱子近思錄分十四門仍如朱子原書之目

濂洛關閩書十九卷

〔清〕張伯行輯註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濂洛關閩書十九卷》提要

原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爲君爲相孔曾思孟周程張朱[illegible]爲師爲儒一也一者何曰道也堯之授舜止於允執其中者道惟一中也舜之授禹推之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者聖凡之相去善惡之分途直判其幾以相示亦道之不容有二也自是道行於上爲三代之盛治道行於下爲鄒魯之眞傳猗歟盛哉然而孔孟沒微言絕自秦以迄漢唐茫茫墜緒緜延如綫蓋亦盈虛消息之理固然歟宋興而周子崛起舂陵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間張子篤志力行關中學者與洛人並迨至朱子講學閩中集諸儒之成而其傳

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溯統於濂洛關閩而以爲鄒魯之道在是即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夫西氏出而聖道日蘼六經四書闡發無遺蘊有志者不學則已學則必由先儒之說以求先聖之指歸宜無不得當者大非若秦漢時之榛蕪蔽塞罔所適從矣顧學者非不日誦先聖先儒之書乃欲求一言一行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抑獨何歟程子之言曰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虛無朱子又曰聖人教人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爲科名爵祿之計今之人不蹈此弊者蓋鮮焉夫刑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固非學者所宜務而執主靜良知之說者希

心頓悟終不能不折而入於禪先儒之垂戒尤章章也先儒書具在學者心驗而身體之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而振俗學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體性所自來於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不爲詖淫邪遁所淆惑故凡先聖之蘊表章光大於先儒者至爲明曉而詳盡吾人生聖道日新之後得開聾瞶之耳目拓膠擾之心思其幸也大矣乃或拘於習染養之無以全其性充之不能盡其才而又遺棄事物脫略章句陽儒陰釋以亂其眞徒爲先聖先儒之罪人豈不惜哉雖然道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而其顯晦絕續之幾所賴仔肩斯

道者卓然挺拔不囿時趨毋狹小以徵近名毋過高以希速化堅自信而實用其功周程張朱耳提面命如在几席夫然後得鄒魯之所以傳心者上溯乎唐虞三代道蓋無不一也已我

皇上崇儒重道又命儒臣纂修各書以垂教萬世洵所謂治臻堯舜學並孔孟者至鄉會命題尤重性理使四氏之書直與孔曾思孟同不朽焉茲叨撫九閩承流宣化實有未逮惟是先儒遺書服膺已久爰出平日所詮解者令書院諸生互相參酌仍付柳生琫陳生紹滾參訂雖妄意編輯之無當亦以俟知道君子略僭踰之罪進而教之也因書以爲序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望後儀封張伯行敬書於三山之正誼堂

濂溪周子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作圖說通書[illegible]
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凡天人之奧性命之微淵然[illegible]
貫使前聖授受之源流迄於今不墜噫何其盛也予不敏
二十年來手編心維弗輟寒暑竊嘗遠而溯之以爲大學
一書曾子述孔子經文因作傳十章發明聖蘊尚矣周子
此書明太極圖說因作易通四十篇互相表裏高簡淵懿
將無同歟且大學一書自格致誠正脩以至於齊治均平
備內聖外王之道此書大指自一理二氣五行推之誠幾
慎動禮樂政刑朱子謂其所論亦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
蓋道之在先聖先賢與在先儒當無不一脈相承同條共

貫也今因朱子所定舊本發凡起例做諸大學編次又以
己意纂集諸說謬爲疏解固知淺陋無當惟是竭一得之
愚務使開卷豁然讀者易曉不無少助焉如曰必領神會
而足以表章先儒之蘊也予則何敢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一

周子　　張伯行集解

周濂溪名惇頤字茂叔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
博學力行洞見道妙遇事剛決爲政精密嚴恕務盡
道理而襟懷灑落雅有高趣尤好佳山水游廬山有濯
纓其溪而樂之遂築書堂其上號曰濂溪所著有太
極圖說通書數十篇嘗手授二程子以傳於世至朱
子爲之註疏可謂明備而精當矣但大註意義似簡
而小註頭緒煩瑣今合大小註融會其旨復參以
諸儒之說順文直解庶便讀者會心較捷云

太極圖說　此周子默契道體之本原既圖其象而又慮人之不知其說也故爲此言以明之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無極猶言無形也太者大無以加之稱太極者理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形迹之可求也而至極而無以復加之理即寓乎其中焉所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

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夫太極則陰陽猶未分也兩可以觀所柔之機焉惟其機一動即爲陽是陽生於太極也然動亦不能常動故動極而靜其機一靜即爲陰是陰生於太極也然靜亦不能常靜故靜極復動其動極而靜是靜不始於靜而根於動也其靜極復動是動不始於動而根於靜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循環無端生生不已由是分陰分陽而兩儀因對待而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陰陽分兩儀立矣而陽不能不變而然乎陰陰不能不合而受乎陽五行於是乎具而生水火木金土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此生成自然之序也惟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故以水火木金土之五氣順布於天地之間而春夏秋冬之四時行焉木氣爲春火氣爲夏金氣爲秋水氣爲冬土氣寄於四季其順布亦自然之序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

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觀五行之生成順布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然即此而推本言之而

五行異質四時異氣皆不能外乎陰陽是五行一陰陽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皆不能離乎太極是陰陽一太極也至於所以爲太極者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是太極本無極也是知五行之生也氣質不一而各一其性隨其所稟之不同莫不具有太極之全體而天下無性外之物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五行固各一其性而太極陰陽又不止生五行已也蓋無極眞實之理二氣五行精附之氣妙於自然融合而經緯錯綜各以類凝聚而成形於是人物之生得陽而健者以成男乾道也亦父道也得陰而順者以成女坤道也亦母道也此萬物之以氣化而生也既有男女男陽女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此萬物之以形化而生也既以形化斯萬物生生而陽變陰化無有窮盡焉蓋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尤可見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氣化形化人物無不同也然惟人之質稟得五行之秀而其心爲最靈故其知覺爲獨全於是形之屬陰者既生而成質矣神之屬陽者又發而有其知矣因五行之稟爲五常之性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而善惡於此分且陽善陰惡既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涉於事爲不可紀數萬事於此出矣此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多失之於動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人雖同稟陰陽五行之秀而不能有善無惡者以其氣拘物蔽因之欲動情勝而不自知也惟聖人氣質清明不役於欲不消於情又得其秀中之秀者爲能本脩道之教以定之是以其行之也中而禮之得宜其處之也正而智之貞固其發之也以不忍之仁其裁之也以精當之義全體太極無所斷欠而凡其動處亦一主乎靜而立人之極焉是故覆載之德莫大乎天地而聖人與之合德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聖人與之合明四時之錯行有其序聖人合之而不爽鬼神之既兆能爲吉凶聖人合之而無疑此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

靜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之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者自然而然不假脩爲也君子雖未逮能此而能敬以脩之以求乎此則亦吉之道也若小人不知有此而肆爲悖之徒取凶耳修之悖之在於敬肆之分人能勉力修爲持敬以往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惟觀於聖人之主靜君子之修而知其體乎太極者實能兼三才之道通死生之說也故易說卦有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合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隨事著見觸處皆道三才一太極矣繫辭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推原人物之始是陽之所以長爲神之伸反觀人物之終是陰之所以消爲鬼之歸故能知死生之說而無所疑一聚一散道與之俱死生亦一太極矣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由是觀之易之爲書眞所謂廣大悉備者大哉易也而太極則其至精至妙無以加者矣此所以既爲之圖而並著其說也

通書

誠上第一

此篇論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自然實理性命之本源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眞實無妄乃所受於天之正理人皆有之也而一雜於役起之私則失其所受之正矣是故聖人無他本領誠者其爲聖人之本乎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上二句易之彖辭也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元始也資取也誠之理野至於聖人而其善於天道者莫備於易大哉乾元萬物所資以爲始者蓋卽實理流出如水之有源焉誠之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乾道出變而化而萬物之性與命各得受其所賦之正者蓋實理各有歸著而誠於斯立焉

純粹至善者也

是其爲誠之源與誠之所立皆純而不雜粹而無疵至善而極於純粹之精者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一節皆易文也惟誠而極於至善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

之形而下也而所以一陰一陽者則理之形而上也是以繼之者善氣方出而未有所成理方行而未有所立陽之屬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則物之已成理之已立者陰之屬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觀於繼之者善而知造化流行未有成立是元始亨通時節乃誠之發用者誠之通陽之動也觀於成之者性而知萬物成就各得此理是利遂貞正時節乃誠之收斂凝聚者誠之復陰之靜也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天道之著於易如此大哉易也其通也即其繼之者謂非命乎其復也即其成之者謂非性乎性命之源殆統括於一誠中乎信乎誠者聖人之本也然而誠即所謂太極聖人則其全體乎太極者周子此書固與太極圖說相表裏也

誠下第二

此篇言聖人有自然之誠而思誠者當實用其力也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

觀誠之通復爲性命之源可知在天之寒暑晝夜循環運轉無一息之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而已矣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

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行孝弟忠順之屬夫聖人全天道而立人極以其能盡五常脩百行耳而兼之惟一誠是故誠乃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一理實而萬善具足聖人所不能外也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然其所以爲誠者方其靜時固未嘗無也而未形於外則若無焉及其既動亦非至此而後有也而見諸行事則有之矣惟靜無則至正而無私曲惟動有而事之明白行之通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若五常百行而非出於誠則事皆無實所謂不誠無物者而五常百行皆非也不正而邪不明而暗不達而塞也

故誠則無事矣

故聖人惟誠則眾理無一不備而於五常無不盡百行無不脩從容中道不待思勉自無所事矣

至易而行難

聖人之自然而誠固有如此下此則不能無求誠之功蓋實理自然似若甚易而或未免以人僞奪之則行之實難也

果而確無難焉

知其難而用什百之功果決其行堅確其守則勇於有爲人僞不能奪之其於誠無難焉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故孔子之告顏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克己復禮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固如此矣求至於聖人者尚其盡思誠之功哉

誠幾德第三

此說欲人立誠明幾以備乎德之全也

周子曰誠無爲

人心之所具者有誠焉有幾焉有德焉而人品之所成者有聖焉有賢焉有神焉是皆不可不辨也夫所謂誠者一實理之自然賅貫動靜無所爲也此即太極也

幾善惡

所謂幾者人心之動善惡所由分也蓋動於幾之微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乎其間此即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所謂德者以其施愛謂之仁以其合宜謂之義以其有理謂之禮以其明通謂之智以其能守謂之信此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由是觀之誠幾德三者於人甚切其不待勉強性乎此而安焉者大而化之之聖人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其思誠研幾以成其德復乎此而執焉者才德出眾之賢人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其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者聖之不可知而神也聖與神不易至而復焉執焉之賢則可以

由學利困勉而幾於聖之成功之一也要在人自勉之耳

聖第四

此篇論神誠幾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上章誠以人言此章神以理言上章幾字言眾人之幾故兼善惡此章乃聖人之幾專以善幾言也夫所謂誠者固無爲而所謂幾者固有善惡之分矣然專就聖人論之則有誠焉有神焉有幾焉其寂然不動者實理之體也誠也其感而遂通者實理之用也神也其方動而未形介於有無之間者實理發見之端也幾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誠者清明在躬無所夾雜惟精一故瑩明也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感故應故盡妙也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惟隱微故幽深也

誠神幾曰聖人

聖人性其然是以誠極其明神極其妙幾極其幽者謂之聖人蓋所云性焉安焉者也若學者則當有以存其誠致其神而審幾尤爲要矣

愼動第五 此篇言動只正則和邪則不和君子只愼其動也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 動則行言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衆所共由者也夫發者動之微繼此則見諸行事而爲動之著也動而以正則應事接物皆當然之理故曰道 用而和曰德 有動斯有用用之而和則自然而然行道而實得於己故曰德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夫所謂正者不過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見諸行卽爲道也若非此則其動也皆不正而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動不以正則爲邪動而取辱也其邪之甚焉則不惟辱而且有害也 故君子愼動 辱且害如此動豈可苟乎故君子致愼於動而必以正也動以正則用以和而道德備於吾身矣

道第六 此篇言聖人之道易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卽禮正卽智也夫道之於人爲至切而人不可不用力者非有他也聖人之道不過定之以仁義中正以立人極而已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守之

於身者天之尊尊也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其自然行之於世者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人具中正仁義之道本與天地並立爲三也廓之以充滿其分量自與天地之實大相配無間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是其道體之本然豈不至易至簡而於人豈爲難知乎 不守不行不廓耳 知其易簡則用力無難特人不守之不行不廓耳若守之則見其貴行之則見其利廓之則自能配乎天地而聖人之道在我矣

師第七 此篇以氣稟言性見師道所係之大也

或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或問曰天下之人不齊何以使之皆善也曰欲天下皆善惟有師道也又問曰師道何以使天下皆善也曰欲知師道當先觀人性蓋就人性之氣稟言之分剛分柔而剛柔又分善惡其善者又有無過不及之中性之不同如是而已矣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或未達剛柔善惡中之義曰秉陽之性其善者爲義無依違爲直言孰曲爲斷能斷制爲嚴毅能正而健爲幹固能挺而堅凡此皆剛之善也其惡者爲猛多暴爲隘多迫狹爲強梁多逆理不遜凡此皆剛之惡也秉柔之性其善者爲慈多和讓爲順無乖忤爲巽婉而善入則皆柔之善也其惡者爲懦弱志屈力沮爲無斷慮多智少爲邪佞行僻言詭則皆柔之惡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惡者固不足言而善者亦未必皆合乎中惟中也者得性之正喜怒哀樂之發無過不及爲能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聖人之事也蓋聖人不囿於氣稟故獨得其清明而能全本性之眞有如此者 故聖人立敎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惟聖人自合於中故以之立敎而示人也使人自改易其剛柔之惡而歸於善俾其有嚴毅慈順之德無強梁懦弱之病而又非僅能易其惡也務使自至於善之中凡嚴毅慈順剛柔相濟無復有過不及之偏焉而止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

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是故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也惟以聖人之先覺覺夫衆之後覺以後覺之闇昧來於先覺之明達而師道於是立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師道立則天下皆易其惡至其中而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舉朝廷之上天下之大無有不善者也其所云爲天下善者無疑矣師道之所係顧不大哉

幸第八 此篇見不聞過無耻者爲不幸而無耻之不幸爲尤大也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人皆只貧賤患爲不幸而吾謂以爲非也人之一生不幸者是不聞己之過蓋己有過而人不告因以不聞何由知改其大不幸者是自己無耻無耻則一切過惡皆視爲固然而謂不仁者失其本心而無遷善之地矣 必有耻則可敎聞過則可賢 故必有耻則能發憤而可敎聞過則知所改而可賢然可敎則自能改過不可敎則避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爲尤大而人當知省也外此以爲不幸非眞不幸者也

思第九

此篇言思爲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睿通也引洪範兩語以發言思之端思曰睿睿作聖者謂思以睿爲主而可以作聖也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以下皆發明思睿聖之義而此一節先言聖人之思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誠者無妄之心也言未事而無思者乃寂然不動之本也事至而有思卽通者乃感而遂通之用也聖人之心非有本而無用是以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畢具但見吉凶之幾方動於彼而心之誠卽動於此雖無思而自無不通焉不失之紛擾亦不失之枯寂是乃所以爲誠神幾之聖人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此言學聖者之不可以不思也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無思而無不通者惟聖人能之若學者於幾之方動不思則心有所蔽必不能睿而通微不睿則心亦未極其虛靈之本體必不能聖而無不通是則

無不通之聖由於通微之睿通微之睿由於思也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機幾同要而言之睿聖皆生於思思之爲用大矣故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是思睿聖功之本其大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又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俟終日言其見之易也所謂思曰睿也又曰知幾其神乎神者聖人之稱所謂睿作聖也此兩節又引繫辭下傳分證洪範之言以申明之

志學第十

此篇論人之爲學貴乎立志欲以聖賢爲士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希望也期至於是而不敢自畫也人之造詣原無止境聖人奉若天道而希乎天賢人敬畏聖言而希乎聖若士則將由賢以幾聖者必以古人爲法而希乎賢焉故下文專以士希賢言之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之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此一節先舉伊尹顏淵以爲士者法也伊尹欲堯舜其君民顏淵克己功深心有其德皆大賢之事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由是觀之伊尹之所志純是大道爲公何嘗有輕就爵祿之思能志此志則凡平居所繫念者無非致君澤民全體大用之業而不以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矣顏子之所學全是天理流行何嘗有一毫私欲之累能學此學則凡終身所致力者無非去私存理切實爲己之功而不以誇多鬬靡矜智炫能爲事矣此正所謂士希賢者也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士循此志學以往從容過於伊尹純熟過於顏子而爲聖新民及於伊尹明德及於顏子則爲賢卽或爲才力所限不能及此兩賢而有爲善之實亦不失於令名三者各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焉夫聖固難幾而實則可勉至於不失令名不過僅得其中已非士之上者若志卑而學陋則有愈趨愈下者矣然則士苟有志爲學奈何不以聖賢自期乎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以仁義育正萬民與天一也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春夏之時氣長爲陽天以之生萬物而資始流形秋冬之時氣消爲陰天以之成萬物而各正保合是其生者用之所以行乃太極之動而爲天之仁也其成者體之所以立乃太極之靜而爲天之義也此太極之見於天者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聖人全體太極故其在上也動而爲仁所以育萬物而使之各遂其生者亦生之也陽之事也靜而爲義所以正萬民而使之各得其分者亦成之也陰之事也此太極之具於聖人者所謂定之以仁義也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合而言之在天陰陽之道行而萬物以生以成順序而不忒聖人仁義之德修而萬民以育以正化成而不勞萬物之順順之大者萬民之化化之大者不見其順化之迹亦莫知其順化之所以然神妙不測是之謂神天地聖人同此太極也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夫萬民之化由於聖

術之修如此是可知起化之有要也蓋天下之本在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能以仁義存心則爲道邇爲術約而天下之衆以一人治之而有餘矣夫豈在遠與多乎哉此聖人之所以爲全體太極而與天地合其德也歟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爲治之本以純心爲要用賢爲急也

周子曰十室之邑人人耳提而敎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此亦上篇本在一人之意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也十室至小之邑欲於其中人人提其耳而敎之且不能徧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而能徧敎之哉然則何道而可亦曰純其出治之心而已蓋心者治之本也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此純其心之實也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者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人得仁義禮智四者以爲心本無所雜誠能於陽動陰靜之時言思忠貌思恭視思明聽思聰五事協於五行而無違此仁義禮智之德爲則感物不遷而人極立是之謂純其心而治爲有本矣 心純則賢才輔 賢才皆仁

義禮智之人可以輔吾治者也君心既純則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之凡賢而有德者才而有能者咸樂爲吾輔矣 賢才輔則天下治 既有其本又得其輔將見賢才各任其職不待人人耳提而敎之而天下自無不治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夫心不純則不能用賢故以純心爲要不用賢則無以宣化故以用賢爲急二者皆爲治之不可忽者而有主輔之分焉上言賢才此專言賢則才在其中矣

禮樂第十三 此篇言禮樂相須之道即陰陽之意也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 禮由陰作樂從陽來所謂禮者非玉帛之謂乃事得其理也所謂樂者非鐘鼓之謂乃心得其和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禮樂相須而用之有先後觀於造化陰陽消長順序而布則五氣不相悖戾四時不相陵奪此理而後和之驗也觀於人事君盡君之道臣盡臣之道以至父子兄弟夫婦各盡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則行之而宜習之而安此又理而後和之驗也夫

禮者理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不理則不和故禮先而樂後也若以圖之陰陽論之發散出於翕聚其先後亦有不容誣者朱子所以謂此章爲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可見矣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學當務實而不可近名也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人皆務名而不務實抑知實勝則道有諸己乃爲善也名勝則學以欺人最可恥也故君子爲己之心德欲其進業欲其修俛焉日有孳孳而不息者凡以務實勝也實勝而德業之著可知矣如或有未著是無其實則君子惟恐恐焉畏人之知所以遠恥也何嘗有近名之思哉若小人虛譽雖皆貴德則病即日從事於德業亦僞而已以其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日休以其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日憂蓋君子小人之分往往如此然究而論之務實而避名者名亦隨之徇名而失實者名終去之學者將爲其善

乎將爲其恥乎將爲君子乎將爲小人乎必有能辨之者

愛敬第十五 此篇言人之善宜學而不善亦不可棄也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不能及人之善則當學以求及而已 問曰有不善 又設問見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恐其不自知也當指其事而告之以不善又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也且勸之曰庶幾其改此不善乎改則進於善而爲君子矣君子謂改者非謂勸者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此只善惡之雜者而言如一人之身有善者一不善者二則學其一善而勸其二不善焉 有語曰斯人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又言人或不善非吾所親

見而但聞人語之曰斯人有是之不善亦非大惡也則告之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人改之爲貴耳焉知其不能改乎改則去惡從善而爲君子矣若怙終不改流爲有心之惡惡者必獲罪於天而爲天之所惡彼豈不畏天之惡而降之罰耶烏知其不能改也此則勸之之辭欲不善之人聞言而自悟也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故君子於人之善無不學則悉有衆善矣於人之惡無不勸則不衆人於惡而無弗愛且敬矣蓋其視天下無一非可與爲善之人如此所以善者益勉於爲善而不善者亦其歸於無過也

動靜第十六 此篇即動靜以見神之妙也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而天下之理盡於是矣故動而無靜靜而無動則有形而各倚於一偏乃形而下者也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於形亦不囿於形合一而不測是形而上者也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即上意而申明之言其動而無動者非不動也動中有靜也靜而無靜者非不靜也靜中有動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蓋物則動滯於動而無靜靜滯於靜而無動故不通神則當其動也而靜之理未嘗亡當其靜也而動之理未嘗息故妙萬物此結上文以起下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何以見神之妙萬物也如太陰靜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動矣太陽動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靜矣訂圖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也五行陰陽陰陽太極此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蓋五行之異[illegible]陰陽之具氣莫非理爲之主宰即圖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此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蓋理乘乎氣則爲四時之運行氣運乎形則爲萬物之終始即圖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是也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此則兼體用而言混合也自五行而上上而陰陽妙於神統於極體本則一也闢而分自五行而下下而萬物各一其神各一其極用散而殊也混者陽而陰動而靜也闢者陰而陽靜而動也混闢相生循環不已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此章乃發明圖說之意

樂上第十七 此篇明先王作樂之由以見古樂之善也

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禮五禮也法者禮中之度數也敎五品之敎也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九疇說見洪範若順也言聖王之世禮法無不備敎化無不明而三綱以正九疇以敘由是民得其所而太和物遂其生而咸若此即理而後和之意而樂之所由作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聖人因而作樂以宣氣而平情爲宜所以達其理之分言樂之關乎風氣也平所以節其和之流言樂之關乎人情也然風氣亦驗諸人情故下文獨以人情言之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由是即其聲而聽之淡而不至於傷和而不失於邪淫而聞之者入耳感心亦莫不與之俱淡且和焉夫則無蕩佚之音而欲心平矣和則無急切之聲而躁心優釋矣然樂以宣和者也必先淡後和者亦主靜之意耳

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試因樂以思其德躁心釋則優柔欲心平則平中優柔平中德之盛而不可及者也因樂以思其治則天下感之皆化於中治之至而不可及者也是謂作樂之道配乎天地乃古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後世禮法不脩而政刑日以繁苛禮法不脩則人皆縱欲敗度政刑繁苛則下民莫不困苦已厭以爲作樂之本矣乃又謂古樂不足聽也而代變以新聲非妖淫則愁怨而不和妖淫則導人之欲愁怨則增人之悲而不能自止故其流弊之極禍害之大勢必至於莫可禁者蓋今之樂然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嗚呼同一樂也而古有平心宣化之美今則有助欲長怨之弊原其所以懸殊者惟在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

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然則古禮之不復今樂之不變而欲致於至治不亦遠乎但禮先而樂後故必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有志於禮樂者誠宜加之意矣

樂中第十八 此篇承上篇和之意而申言之見樂因和而作而其制作之妙又可以致和者也

周子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言樂也者本乎聖人所行之政也蓋政善而民安則天下之民莫不歡欣悅豫而心和故聖人因而作樂凡五音六律之設無非即人心之和以宣暢之而上下達於天地也夫天地之氣與人相通人心既和故天地亦感之而太和洋溢焉若萬物生於天地者也天地和則萬物亦順矣故至幽如神祇而無不格至頑如鳥獸而無不馴此皆天地和而萬物順之驗也夫聖人作樂而其天人志氣交

相感動之效至於如此然則樂尚非聖人不能作哉

樂下第十九 此篇承上篇淡之意而申言之以見風俗之轉移卽在乎樂其所係非小也

周子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樂有聲亦有辭樂聲淡則無妖淫之音而聽此聲者心無不平樂辭善則無豔麗之章而歌此辭者莫不慕善夫如是則人皆欲心平躁心釋而風以之移俗以之易矣若其聲妖淫而不淡其辭豔麗而不善勢必導欲增悲其化人之速也亦猶乎古樂然然則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作樂者可不知所尚乎

學聖第二十 此篇言聖人可學而能而學聖之要惟在一其心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設爲問答之詞也問聖人可學而至乎曰可學問學聖亦有其要乎曰有要然則其要可得一聞乎曰要在於一其心而已蓋人心有欲則雜無欲則純一者無欲之謂也則惟無欲則此心靜時寂然不動非外物所能入而虛動時循理而行非邪辟所能撓而直靜虛則其心廓然而明明之極則通而自無不瑩徹矣動直則其心廓然而公公之極則溥而自無不周偏矣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不過明通公溥而已今由無欲至於如此其與聖人相去夫豈遠哉學聖者所爲必以一爲要也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承上篇所謂公與明者而申言之也

周子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己私而任法以裁物者發公者出己及人之謂也人必中心無私能公於己者而後施之於人自無不公未有心係於私不公於己而能以大公施於人者也蓋公於己以心言公於人以事言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奚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逆億以爲明者發世之

用逆用億者皆由明之不至則疑生於中也若至明則自然先覺而無所疑矣夫明與疑大相反者也故以疑爲明者其相去奚啻千里若學者當去私以求公而去疑以求明斯於天下之事物無不慮然而順應矣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分言理性命大約皆發明太極圖說之意故朱子謂與十六章同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彰著也微隱也皆言理也靈人心之靈也瑩明也言學者所當講求者理性命三者而已然各有其義焉以理之當然者言之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理之所在有著而彰者有隱而微者匪人心之至靈弗能瑩然明徹而無所窒滯也此理之不可不知也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以性之本然者言之人稟受於天則爲性而氣稟之性各有不同性之剛者有剛善有剛惡性之柔者其善惡亦如之而其善者則又有無過不及之中焉性不過此五者止矣此性之不可不知也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

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以命之自然者言之二氣五行天之所以化生萬物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殊本二氣之實而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見合萬物而總爲一太極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萬物各一太極無不各正其命而小大之物俱有定分不容增損焉此命之不可不知也學者誠知乎此則所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當不容以自誘矣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能見其大故能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而過人遠也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此孔子之言而周子引之言昔顏子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而獨不改其樂其賢如此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夫富貴人情所甚愛也愛之斯求之矣顏子詎非人情乎乃不愛不求乎富貴而惟樂乎貧者是獨何心哉此設問以發其端也 天下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朱子曰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蓋天下原有至貴至富予人以可愛可求而大異乎彼之富貴者特人不能自見之耳誠見其至富至貴之大則彼之富貴皆其小者而何弗忘焉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惟能見其大則此心純乎天理不逐於人欲而富貴泰矣泰則充裕寬舒而無有歉然不足矣無不足則富貴於我如浮雲貧賤而安之若素其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富貴貧賤而齊視之矣所以不改其樂也故顏子之賢亞於聖而爲孔子所深許教學者亦求如顏子之樂而可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之尊貴欲人之隆師親友以求必得之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行於身者之謂道得於心者之謂德天地陽不無可尊者焉而至尊者惟道不無可貴者焉而至貴者惟德而已矣然此道也德也皆屬於人者也人物同生於天地而至難得者人人莫不具乎道德至難得者道德實有於身而已矣蓋道德上自尊貴而人之身則以有道德而始尊貴也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夫道德之至難得如此其可不知所以求之乎顧求人所至難得者而實有之於身則必資師友之益焉苟非師以教誨之友以切磋之吾恐觀法無人孤陋寡助而欲道德之我有不可得也已夫身非道德不尊貴而道德非師友不可得然則師友之誼顧不重乎哉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承上篇申言師友之益其丁寧之意益深切矣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道義者至貴至尊者也人之身能有道義則貴且尊而凡人世之尊貴皆不足以並之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若是乎道義之不可不有也然果何以有之蓋人始生而蒙昧尚不知有道義也何及乎稍長則正當講明乎道義矣若長而無良師以教誨之益友以切磋之則亦終於愚昧而已是道義非能自有之必由師友之相成而發有之者也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節首依朱子補師友三字○夫人有道義則身貴且尊今由師友而有道義則由師友而得貴且尊也是師友之所以資者甚重矣然則人生天地之間其於師友之義不亦甚重而匪輕乎其於師友之聚不亦甚樂而離已乎凡爲學者尚其於師親友以求其所爲尊貴者而可哉

過第二十六 此篇引仲由以爲訓以見人之當勇於聞過也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仲由字季路孔子弟子也人非至聖安能無過但有過貴於能改而能改在於得聞昔聖門仲由有告以過則喜善喜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者此以故令名所播垂於無窮焉若今之有過者自諱其短不喜人之規諫寧流於汙下而不復如有疾者自諱其疾而忌醫之療治寧至於滅身而不悟也不亦深可憫哉夫喜聞過則必能改過能改過則自可無過學者誠當以仲由爲法而

不可長惡而遂非也

勢第二十七 此篇言天下之勢欲人之盡人而不可徒聽乎天也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勢者事機之必然也天下之大惟存乎勢而已矣勢之所有有輕有重焉而輕未有不趨於重者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惟其趨於重至於重之已極其勢不可得而反矣必當其未極之時識其勢之所在而亟反之則猶可為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何以反之則在乎人之力能有為也而力尤視乎其識有以先之倘識見不早失其機會雖欲用力亦不易矣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競謂強也力不競謂無力也夫用力而力不競以至於極重不可反此則天之無如何也若不能早有其識或識矣而不能亟用其力此則存乎人而不可以自諉也 天乎人也何尤 夫既不可反矣則勢而諉咎於天是豈天所為乎究竟在人之識不早力不用也然則人當自任咎耳於天乎何尤信乎善識天下之勢者不可不早為計而知所用力也

文辭第二十八 此篇言人之為文辭者不當徒向乎浮華而要歸於實而貴原本乎道德以有濟於用也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庸用也古人立言著於一時傳於後世文固不可少也然非務為華藻以美觀聽而已蓋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也故為文者以適於用為貴猶車者以適於用為貴夫飾其輪轅而人或不用雖為徒飾而無益也況不載物之虛車而奚必飾乎知虛車之無用則知不載道之文亦無用矣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夫文以載道何也蓋文辭皆藝之見於外者也道德者實之蘊於中者也篤其道德之實而善其文辭之藝以筆之於書則為有德之言而書無不美美則人見而愛焉愛則人慕而傳焉也有賢者得因其文辭而學以至於道德是足以為教也仲尼嘗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愛而可傳則行之已遠矣此所謂文載道而適於用者猶之輪轅飾而人庸之者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顧世不多賢也不賢之人雖臨之以父兄勉之以師保俾學其文辭以求乎道德而不學也即至於督責以強之而終不從也是文載道而人弗用亦猶輪轅飾而人弗庸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然則人何必以文辭為哉惟在務乎道德可已若不知務道德而第欲工於文辭以自矜其能則亦末藝焉而已此則文不載道而徒美其辭者猶之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其又將奚用乎噫好華而鮮實此弊之相沿久矣學者當思所以去其弊以進於道德之歸而可哉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之素蘊深厚而難測與世人之求知淺薄而急名者相去懸遠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篇首冒有子曰二字○此合下節兩引孔子之言只見聖蘊之深固昔孔子教人必當其可故其言曰憤而求通者則啓之不憤則不啓也悱而求達者則發之不悱則不發也舉一而知三者則告之不能反隅者不復告也此可見聖教之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子又嘗曰予欲無言天未嘗有言也而時行物生若是人不必以言求天又何必以言求予乎此又可見聖道之不待言也然 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周子既引聖言而因以己意明之也言觀聖人之言知此則聖人之蘊可知矣蓋孔子道大如天渾然無迹初未嘗自言其蘊人亦無從而窺之從顏子之善學則聖蘊之精微殆不可得見矣惟由其平日能孜孜進脩身體力行故有以發揮聖人之蘊而俾其教傳之於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夫天不言而行生見於時物聖不言而蘊蓄發於弟子是聖蘊之同於天不亦深厚而難測乎 常人有

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常人則不然有一聞知卽欲暴露所長惟恐人不速知其有也盡急於人之見知己之得名也是其器量淺薄亦已甚矣聖凡之相去奚啻霄壤乎學者雖不能如聖人之深厚而可不自警其淺薄也哉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於易而深贊易道之大也

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之蘊蓄也畫前之易其理至約但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聖人乃爲畫卦以昭示之至於蘊皆卦中之所有者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其廣大悉備聖人則遂因卦以發明焉使當日不畫卦則聖人之精無所昭示人不可得而見矣日微卦則易何止五經聖人之蘊無所發明亦不可悉得而聞矣

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易在五經之內而實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故曰源天地言其

體鬼神言其用總之皆陰陽之理也奧微妙也言觀於聖人之精蘊寄於畫卦如此此可見易之爲書非徒五經之源已也其并天地之大鬼神之幽理之奧妙而無窮者莫不畢萃於其中乎欲窺聖人之精蘊者宜深思而自得之矣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此篇承上篇而論易卦所謂聖人之蘊也其以乾損益動合言者欲人之致其乾惕知所損益而又當愼其動也

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節合易之三卦而言之也乾乾者健而又健之謂乃易九三爻辭至孔子文言則以修辭立誠爲說故周子總其意而曰乾乾不息於誠也懲治也窒塞也損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大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周子約其辭而並引之言易所謂君子乾乾者蓋欲時致其乾惕健而又健以不息於誠也然必加以去惡從善之實功如損卦之懲其忿而窒其慾益卦之遷乎善而改乎過而後可以至於誠也是則乾之用必善於誠損之大莫過於懲窒益之大莫過於遷改合三卦觀之聖人作易之旨不亦甚深矣哉或曰其善其字亦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此節又引易之言以見人之當愼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易繫辭下傳語也易言爻之動此言人之動夫吉凶悔吝四者之來皆生於動者也噫吉之途惟一而已而凶悔吝則居其三人之動難値乎一而易逢乎三是安可以不愼乎蓋上文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者皆從動處見之故必致審於方動之前或可以得吉而免乎凶悔吝也學者能通乎乾損益之旨而無不誠能玩乎吉凶悔吝之詞而愼其動其於易也庶幾乎其有得矣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此篇亦承上篇而論四卦蓋融會其意義以歸其要於誠皆所謂聖人之蘊也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法

告也物之可觀以爲法者也言易之家人睽復无妄四卦各有其義之不同而其理未始不可以相通也蓋凡治天下者必有其本焉本非他身之謂也治天下者又必有其則焉則非他家之謂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和親猶言親親也性身爲治天下之本發本必不可不端而欲端其本惟在誠心而已矣必誠則本以端而身自可得而正也惟家爲治天下之則亦則必不可不善而欲善其則惟在和親而已矣親和斯則以善而家自可得而齊也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夫天下之本於家如此則家爲難而天下爲易矣所以然者以家親而天下疏也惟親故難處惟疏故易哉未有不先其難而能及其易者也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也二女以下睽彖傳文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爲二女也夫家之所以難者於何徵之從來家人之離異其端必起於婦人易之睽卦次於家人以兌下離上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蓋婦人陰柔之性外和順而內疑忌同居則猜嫌易生而其志睽

違此家人所以多離也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釐理也謂治妝也降下也天子之女下嫁故曰降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昔者帝堯下嫁二女于嬀汭以觀舜之德行其意謂舜可禪以天下乎吾茲以女試之矣蓋能刑于二女則家齊而天下可治此舜所以卒受堯禪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由是言之治天下者不於天下也惟觀於家治家者亦不於家也惟觀於身而已矣身何以端誠其心之謂也而心何以誠惟在復其不善之動使其反而歸於善焉而已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夫不善之動徇人欲反天理皆妄也妄復則盡去其僞而无妄矣无妄則自還其眞而誠矣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故易之序以无妄次復而其大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蓋惟聖人爲无妄之至所以能善順天時育養萬物也其旨不亦深哉觀於易之言又何疑於欲齊家以治天下者之必由

於身端心誠乎知此可以得治之本與治之則矣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以道德爲富貴而不以富貴爲富貴欲人之反求而自得之也

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銖銖而塵塵土皆言輕也人之爲外物所移者以其知有在世之富貴而不知有在己之富貴也若夫君子惟以道德之充裕爲貴以吾身之安舒爲富是故道高德厚心廣體胖常泰然而無不足於中其於人世之軒冕直以銖視之而絕不介意也於人世之金玉直以塵視之而毫不動心也蓋其見道義爲至重則外物自在所輕而無可加焉耳夫人人有富貴於己者奈何反自棄之而徒慕乎在外之富貴也哉

陋第三十四 意同十八篇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聖人之於道也有所聞而入乎耳卽默爲識而存乎心蓋未嘗輕出之於口也故蘊而蓄之於身則爲純粹之德行擧而行之天下則爲遠大之事業其有德業之實如此由是發爲文辭自然可法可傳而人誦其敎於不衰也彼徒以文辭而已者逞其浮華而全無德業之實其陋甚矣亦何益之有哉固知德業者文辭之本學者當以進德修業爲急而不必汲汲於立言也

擬議第三十五 此篇欲人擬議其言動以求誠也

周子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合中庸易傳之言亦斷章取義之意中庸之動變化以成物言此則謂一身之動變化也易之擬議以擬易議易言此則謂擬議以求誠也周子蓋謂天下之道理本甚變動不可拘執人當隨事察理因時制宜然非誠之至者不能也惟盡求誠之功而至於至誠則理足於己自見諸動作之

而動則不拘於方隅而變矣變則不滯於成迹而化矣故易有曰擬而後言不輕言也議而後動不妄動也擬議之以成其言動之變化會乎理而合乎時而絕無偏執之累此易之旨與中庸合也人亦盡求誠之功以成其變化而可矣

刑第三十六 此篇言刑之用甚重主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

周子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天以春生萬物復止之以秋非無故而止之也蓋物之生也既成矣使不止之以秋則過焉故得秋以止之止之正所以成之也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復肅之以刑非無故而肅之也蓋民之生也既盛矣情欲一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理焉故得刑以肅之而民乃無不治也刑之不可無也如是情僞微曖其

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情實也暖昧也中正仁也明達智也果斷勇也訟彖傳云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噬嗑象辭云利用獄象傳曰動而明動謂雷明謂電也周子兩引之以明中正明達果斷之意言刑所以聽訟而訟者情僞相半隱微曖昧其變千狀不可測度苟非中正明達果斷之人不能燭而治也蓋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非中正之人則明斷或涉於私也故必如訟卦所言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中則無不正矣噬嗑所言利用獄以動而明明則無不達矣其曰剛曰動則果斷之義矣信乎必兼此三者而後可以聽訟而用刑也刑豈易用乎哉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以天下之廣兆民之眾而其命操於主刑之人是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人君任用主刑之人可不慎乎言此以寓丁寧之意此周子重刑之心也

公第三十七

此篇見聖人與天地無異道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此見聖人與天地合德也聖人之道體無不備用無不周然不過至公無私而已矣或曰聖人之道何謂至公而已也曰天地之道無私覆無私載亦至公而已矣聖人與天地同故不外至公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

此篇與孟子所言孔子成春秋同意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春秋一書所以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因魯史而筆削之爲後世之王者而修也蓋其中所載多誅死者於前正所以懼生者於後使知懍大義而不敢干其作春秋之功德亦甚大矣宜乎萬世無窮以王禮祀孔子而報其功德之無盡焉此所以爲生民所未有歟

孔子下第三十九

前篇言孔子之明王道此篇言孔子之備天德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古今來道極其崇高德極其深厚而教化及乎無窮其高厚也與天地相參其無窮也與四時同運其惟孔子乎夫天地陰陽也四時五行也而孔子參之同之然則孔子其太極歟

蒙艮第四十

此篇雜引蒙艮彖象以見主靜之意通書四十章以誠始以靜終皆聖人之蘊也

周子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此合下二節皆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也童未冠者之稱蒙見理未明之謂我師自謂也正正道也果決斷也言童子無知來求於我我以正道告之以決斷其所行如人之筮焉有疑而叩諸神而神告之吉凶以去其疑也然初叩則告若至再至三則近於煩瀆瀆則或矣神亦不以告也彼童蒙求我初則告再三則不告亦猶是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山下出泉大象

文也蒙之爲卦上艮下坎有山下出泉之象汨沒也汨則不靜即再三之意也亂則不清即瀆之意也不決即不告之意也言山下初出之泉至靜而清也若有以汨之則亂亂則失其本然之清而不決也童蒙求我我正果行以其靜而請也再三則瀆瀆則不告以其汨而亂也慎哉其惟時中乎時中彖傳文也當告則告不當告則不告慎哉其惟敎當其可而臨時以處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此引艮卦之象而釋之也艮止也艮其背背非有見之地也止於無所見之地則內欲不萌外物不接而靜靜則並知所止也非有心於爲也一有爲之心便不止矣艮之爲靜止也其道不亦深乎合觀二卦蒙以養之於始艮以成之於終而所以貫乎始終者尤在於靜也主靜之義即太極之理而聖人之蘊也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刊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波秋帆覆校
閩縣葉大欽讓谿分校
侯官馮鵬翥子翼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一終

張子作西銘正蒙及理窟語類諸書皆言性言道之書也而所以爲脩道之敎亦於斯乎具焉蓋橫渠少時喜談兵嘗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文正知其爲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敎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自是翻然向往則其生平之所得力有自來矣二程子倡道伊洛張子倡學關中同時異地而程子乃取其西銘以示門人至朱子曠代相接又於西銘正蒙皆爲之註解行世大道之傳豈不以地相去世相後而有異旨也或者曰西銘一篇言理一分殊卽天命一章大本達道之旨至正蒙理窟諸篇凡天地聖人幽明禮樂與夫天道人道之說無不條貫又

可與二十九章互爲發明子之輯是書也其以是乎余曰固也而無事規規摹擬也特是此心此理之同張子樂有子思子爲之啓牖於前烏知子思子不樂有張子爲之輔翼於後也噫子思子奮乎百世之上張子興起乎百世之下又豈以地異世殊而不爲符節之合乎哉用是不揣固陋謬爲編次註釋且弁數語於端儀封張伯行書

張子　　　張伯行集解

張橫渠字子厚世為大梁人從父官游四川還至陝西鳳翔府郿縣橫渠鎮貧不能歸因家焉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所著西銘朱子以為仁孝之理具備至正蒙詞義艱深程子謂其言多有過者他如經學理窟以及語類遺書似難卒讀今略為刪訂並參考朱子大小註與諸儒之說詳加解釋非取有所去取也亦冀便於後學之誦習庶幾由此以會其全云爾

西銘　此篇大指盡於理一分殊之一言而因以見事親事天無二道也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下古今祇有一理而其分萬殊然理一分殊之道人人皆得而盡之蓋以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天地為天下之父母與一家之父母無以異也是故乾為天健而無息萬物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為地順而有常萬物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

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焉之一身乃與乾坤混合無間而處其中焉為之子焉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塞充塞也帥主宰也乾陽坤陰天地之充塞者氣為之而賦形受質吾其資天地之氣以為體者也乾健坤順天地之主宰者理為之而萬善具足吾其得天地之理以為性者也此可見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然體性之所自來同本於天地者豈吾所獨私哉人與物皆然也但人之與物其器有正有偏其性有明有暗耳吾與並生其中則人與吾同類其相親者猶吾同胞之兄弟也物與吾異類其稍疏者猶吾相與之儕輩也此理一分殊之所自起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宗子謂百世不遷之大宗宗子家相皆設為曉譬之名也天下之人皆吾同胞而同胞之中又有等殺之不同焉繼承天地統理人物而為大君者乃天地之元子擬之家則吾父母之宗子也輔佐大君綱紀眾事而為大臣者乃大君之家相擬之家則吾宗子之家相也高年天下之長者擬之家即吾之長故凡尊禮天下之高年乃所以長吾之長孤弱天下之幼者擬之家即吾之幼故凡慈愛天下之孤弱乃所以幼吾之幼天下有聖人是與天地合其德者擬之家則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天下有賢人是才德過於常人者擬之家則兄弟之秀出乎等倫者也以及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凡天下之窮民無告者擬之家則皆吾兄弟中之顛連而無所控告者也是則合天下如一家而民吾同胞者可見物吾與者亦可推矣然此孰非理之一而分之殊乎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翼猶敬也夫體性出於天地民物皆吾胞與而君子之所以事天者可知矣若能於是畏天以自保敬謹不失即如子之敬其親也能樂天而不憂自然盡道即如子之純乎孝者也凡此皆所以全其體盡其性且推廣體性之量於民物而為理之當然功之不可闕者矣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若於此而不能保不能樂則違矣害仁矣濟惡矣夫天予人以理而人得

之者德也天有其理而我故違之是曰悖棄其德純乎天理而無私仁也人欲以害吾仁是曰自賊其性天理為善人欲為惡惡不可長也濟其惡而日甚是曰不才是皆不能踐形者也惟於其貞而能保之樂之則是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性使復反其本然之善以充周於百體之間而與天地之塞天地之帥合一無間矣非肖子而何哉蓋天地之肖子與一家之肖子固非有異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以氣言之謂之化以理言之謂之神人能知變化之道則天地之用在我而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如子之善述父事焉能通神明之德則天地之心在我而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志矣如子之善繼父志焉此樂天者之所以能踐形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不愧屋漏抑詩無忝爾所生小宛詩夙夜匪懈烝民之詩人能爾室致謹求盡道理以不愧於屋漏是為無忝於天地猶子之無忝所生也能動靜皆敬不失天所賦之理以存其心養其性是為不懈於事天猶子之夙夜匪懈以事親也此畏天者之所以能踐形也如是則可以稱肖子矣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禹之父嘗封崇伯故稱禹為崇伯子潁封人潁考叔也大
踐形惟肖在於樂天畏天是可知古之所謂肖子者惟是
合人已兼常變而無一不盡其道而已彼夫甘旨酒則滑
於嗜欲惟過人欲以惡旨酒斯天理可合所以顧天之養
者至矣此大禹之首顧養也棄英才則不能盡人之性惟
弘毅思以育英才斯善量并包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此
潁考叔之能錫類也顧養則孝存於己錫類則孝及於人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申生晉獻公之子謚恭世子舜竭力事親不弛其勞而終
親之底豫其孝之功大矣人能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
則一天之舜也申生遭讒不避甘於就死無所逃而待烹
其敬父之命至矣人能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尹吉甫子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如臨終啓手足
體其所受乎親之全而以全歸者其曾子乎夫天之所以
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人能體其所受於
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惟令之從若
履霜中野知有父不知有身勇於從而順令者是伯奇也

夫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乃氣數之適然人能勇於
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合之舜與曾子以及申
生伯奇而知其所以事親者可通於事天者有如此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福澤謂福祿恩澤玉謂用以磨礪如玉之底於成也夫事天者亦知天生
我成我之意乎天之予我富貴所以福澤我者非私我也
將以厚吾之生予之務善之資所以孫其責督之事親則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予我貧賤而以憂戚我者非
厄我也用以玉女於成拂亂其心志而增益其所不能譬
之事親則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也即此推之天地之心眞父母之心而事親事天之道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寧安也知天地之心則當終身事之故其存於世也不敢違天之理而盡吾所以順事之
道自少而壯壯而老事之如一焉及其沒也得正而斃則
亦安寧而無所愧於天也西銘之說終以此此則父天母
地而處其中者為孝子為仁人豈非所以事天之道哉蓋
惟一本而萬殊故對合天下為一家而不流於兼愛亦惟
萬殊而一本故雖極親疏之異等而不梏於己私此西銘
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
以見事天之道程子以為明理一
而分殊眞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正蒙 此書規大類深今擇其醇正明易者以便學者誦習凡五十八章

張子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
妄聚散者春夏則聚秋冬則散也攻取者或火剋金或水勝火也順謂無矯揉造作不妄謂無虛僞駁雜蓋天地之二氣五行變化錯綜雖聚散攻取百出其塗然其為理則皆出於自然而無不實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釋天道性心之名義以示人也沖漠無朕而其理
已具故由太虛之形體言之則有天之名陰陽迭運而其
機不窮故由氣化之周流言之則有道之名虛與氣在天
者也合天之理氣而屬於人之身則有性之名性無為而
氣有知覺者也合無為之性而運於知覺之氣則有心之
名蓋以其自然者謂之天以其粲然者謂之道以理之託
氣而附著者謂之性以理之託氣而運行者謂之心四者

名義不同脈絡相因既當析而言之尤當會而通之
欲盡心知性盡道以合天者誠不可不思其故矣

張子曰天道不窮寒暑已眾動不窮屈伸已天道所以不窮者寒暑之
相推而已如日月往來迭運成歲皆造化之自然也眾動
所以不窮者屈伸之相感而已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
皆物理之自然也

張子曰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陽氣發舒故以生長為德主於遂氣
至即行無有阻抑也陰氣閉塞故以收
藏為德主於閉渾然凝聚無少滲漏也

張子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
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體者為之體也王往通出王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從
容之意昊天四句大雅板之辭言天地之間物物具一天
理是天為物之體而不遺猶事事皆從仁出是仁為事之

體而無不在也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固極委曲煩重然皆胜然愛敬之心所發見無一物而非仁也若夫天道昭明凡人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不在如詩之所言者尤可見天無一物之不體矣

張子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所謂神者以天之妙萬物而言也威畏也冥漠之體無聲之可聞也而運行不忒自不言而信焉神妙之用無形之可畏也而臨下有赫自不怒而威焉蓋天之道至誠而無私者也惟誠實無妄故能運行不忒而信惟至公無私故能臨下有赫而威苟有一之未誠有一之或私其能若是之信且威乎觀天可以知聖人矣

張子曰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蓋運行於上者本無形體故即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之理是之謂道若形而下者未免麗於形體則器而已矣不可以道言也要之理不離乎氣而實不倚於氣此道之所以長存天壤歟

張子曰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道在名象之表

亦即寓名象之中故寒暑晝夜進之自然也世人本或知之然其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道自然之中有所以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者世人固未始識耳苟識其意而參萬倚衡在在見道豈復世人之所謂知哉

張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神即天德也無所不在而不可以方所求故無方易即天道也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故爲體無方無器皆妙萬物而無有窮盡是明大矣然神者理也而爲氣之主易者氣也而爲理之發理主氣而氣義理且合萬物而同出一原又自一也故只且一而已爾觀於大且一而知即神即易非有二物天德天道不於此可見哉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出謂見用也爲國必親乎賢才見用則國將有昌盛之機才謂賢能也凡宗必視乎子孫子孫賢能則族將有強大之勢此事理之必然氣機之先見者有國家者不可不知也

張子曰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存謂居而有之也義者處事之宜命者所受之正義命合一乃理之當然故曰存乎理仁無所不體智無所不知仁智合一乃聖之能事故曰存乎聖動根於靜靜根於動動靜合一循環不窮而神妙莫測故曰存乎神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陰陽合一絪縕交密而道體周流故曰存乎道義命仁智人之性也動靜陰陽天之道也性與天道合一皆屬極誠而無妄故曰存乎誠蓋義命以精粗言仁智以體用言動靜以內外言陰陽以氣化言性與天道以天人言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大人者大德之人也立謂處之當以禮言知謂察之精以智言愛謂恩意之周以仁言成謂區畫之遂以義言四者皆盡性之道也言性也者天之所以賦予萬物同出於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惟大人爲能全其仁義禮智之性以盡其道是故己有所立

必欲人之俱立不自私其立也己有所知必欲人之周知不自私其知也己有所愛必欲人兼有所愛不自私其愛也己有所成必欲人各有所成不自私其成也蓋以此性人所同得必如是而遂有盡此大人所爲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也若彼何有氣稟偏駁自安於蔽塞爲吾之立知愛成所不得施者則亦末如之何而大人之必固己盡矣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而張子作西銘之本旨歟

張子曰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世人衆生惡死每有得喪之患此皆未能盡性以知其理而以生死爲得喪也惟能盡其性者不以天壽二其心豈樂生惡死之與人人殊哉亦實見夫天壽之本無有二其聚散於吾身者一人之私也其不敝於兩間者天下之公也故知此理非有我之得私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生無所得則死亦無所喪矣夫死生亦大矣而所得所喪不闕焉人可不務盡其性以無負此生哉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天命流行賦予萬物純粹至善所謂天地之性也自人受形而後氣有昏明純駁之不同此性墮於其中亦因有昏明純駁之或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氣雖昏駁而理本純明惟用變化氣質之功以善反其初則昏駁去而純明存而天地之性在我矣故氣質之性出於後起非本於生初君子不以之爲性而必欲勉力學問以自復其本然之善也蓋天地之性專以理言無乎不善者也若氣質之性則雜以氣言有善有不善者也善反之道即中庸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功也程子亦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自孔孟而後言性者折衷於二子而諸家紛紛之說皆可廢然返矣

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吾性中本有善而無惡故必幾微念慮之間纖惡必除而後所得於天者本然之善無有不全斯成性矣若察之不情則惡之根未絕雖有善必不能無雜也此去惡之所以務盡也

張子曰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

大而已矣道在天下非以煩苛難人也和樂其道之謂乎蓋人心惟和則彼此無間故可大人必悅樂斯始終不倦故可久天地之性所以確然易而隤然簡者久大而已矣一和樂而吾性可與天地通達道者奈何不求其端哉

張子曰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領謂挈去之也人稟氣質以生莫非天也但氣質之中有陽明陰濁之異陽明勝則德性用而天理周流陰濁勝則物欲行而天理斷滅夫陽明勝者好也陰濁勝者惡也若挈去其惡以全其好使德性用事而物欲不行則非學不爲功矣

張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見聞之知乃與物交接而後生是從外而得非德性中所本有也若德性所知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原不萌於見聞此天之所與自有生而已具但衆人則爲私欲所蔽惟聖人能全其天之本然耳

張子曰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私意也成心未忘皆起於有我之私而道何由進故必私意務盡廓然無我成心忘然後可與窮理盡性而進於道有志者愼毋執成心而不化也

張子曰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成心而曰忘猶未可謂無也若夫無成心者意必固我滌消融其於萬事萬物隨時順應而各得其中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學者豈易及哉

張子曰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萬物皆備於我故以我視物則我大然以道之無物不有兼體夫物我是我亦一物聽命於道者也則道大惟道大於物我故君子之所以爲大者亦惟以身體道道大故身亦大大於道也若不能體道而徒自大其身則驕誇躁妄罔念而作狂矣豈體道之君子哉要之見道無非見我人能弘道非道之能弘人也

張子曰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知至至之易九三文言也德以大中爲極至若旣知之可謂知至矣然非知之難而守之難擇中庸而固執之如顏子之拳拳服膺乃至之之漸也故惟知學然後能勉其固執之功能勉然後日進於天行之健而自强不息可期矣

張子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中者天理之至當處也聖人之道中而已矣然執德不弘則倚於一偏非中也故必極其大而無外然後中可求抑或窮大失居則流於詭異非大也故必止其中而不遷然後大可有甚矣聖人之中聖人之所以大也

張子曰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人之輕擧妄爲者多由察理不精故見幾未能明決若夫見義而動不得已而後爲之爲所當爲也至於不得爲而止止所當止也此理明行確無所回惑眞可謂之智矣蓋猶未及於仁者之安仁而利仁之事固亦可以由勉能安也

張子曰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此本中庸篤行之義而釋之也蓋所謂行之篤者豈惟是敦厚篤實云爾哉必自強不息如天道之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行健而不已焉乃爲篤之至也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歟

張子曰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書說命篇曰惟學孫志務時敏孫巽順而入也敏者敏於學也人能巽順其志深沈求入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用力而力足於仁則得仁於義則得義惟其勤敏於學日進不已而已人各有志可不自勉哉

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多逢必有己有不是處不必其非者盡在天下國家也責己者當知此理而反躬自盡以至於不尤人焉斯內治益純乃可謂學之至矣

張子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

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禮義者士人立身之本既爲學者則其終日所謀便當以禮義爲事若舍此不務飽食而嬉一無所用其心焉此與下民何異逐逐營求所事者不過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其卑汙猥瑣甚矣豈足以爲士哉

張子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浮圖即釋氏也仁義禮智之理皆具於性儒者惟窮理則能知性故率其性之當然而行於日用事物之間乃可以謂之道也今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見性故其說尚清淨談虛無絕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不可推而行也

張子曰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童蒙之時智識未開故雖一言之微必戒其毋誑一動之間必示其正直進退食息無不循乎規矩養之以正使蒙者不失其良知良能之正而推之可以無不知無不能此教人者之功所以大也能盡其道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動作語默無非天理發見所謂以身教者與世之但以言教迂乎不同矣

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至當者所行皆當於理也百順者無所往而不順也人能凡事歸於至當則是行道而有得於心故謂之德既有其德則內順於親外順於友上順於君下順於民行順於道吉孰大焉故謂之福然必有至當之德而後有百順之福是德者乃福之基福者乃德之致德愈盛則福愈全無往而非百順之徵矣是故君子樂得其至當之道而居之也然則備德之福豈世俗之所謂福人可不於此求得福之原哉

張子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中易簡之善卽天下之理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循理而有得之謂德惟得天下之理則非僅一偏之善乃易知簡能之善與坤順乾健之德配合無間也故繫辭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張子曰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制行以立身之大節故制行以己止求吾心之安非只爲衆駭俗而務同者人也況人有不善豈可同乎

張子曰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理本大同何必求物之同若必物之同則是己實有異而故爲是徇衆也事有真是何必求物之是若必物之是則是己實有非而故爲是苟合也君子有反己之學而豈沾沾於是哉

張子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天下之志卽天下同然之人心也能通其志則能感其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有我之私所謂能通天下之志者是故和平天下之道如敎以先之禮以一之政以防之刑以率之固非一端然皆可勉於外而非盛也要莫盛於感動人心使之於變時雍乃爲至焉非盡性之聖人孰能與於此

張子曰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仁義皆性之德本相資而爲用者也一有偏勝則不免於傷害蓋義者所以行仁仁之動也使一於義而流焉則斷制之意勝易至於殘刻於仁或不能無傷仁者所以爲質體之常也使一於仁過焉則慈愛之念多易流於姑息於義或不能無害此仁義之道貴得其中而不可使有或偏也

張子曰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志者心之所之也爲學莫先於立志由志而發之則爲才敷而施之爲事業惟志大則才大事業大自能兼善而無外故易既曰可大兼善之謂也又曰富有無外之謂也由志而充之則爲氣養而成之爲德性惟志久則氣久德性久自能篤信而無窮故易既曰可久篤信之謂也又曰日新無窮之謂也一立志而易之道在我矣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

不相似其去道也遠矣惟天高明爲智惟博厚爲仁故其道皆悠久無疆聖人之道所以日新而可久富有而可大者正以其仁智相資肖乎天地而不離也若智不進於高明仁未至於博厚與天地之體殊絕不相似而其去道也日遠矣尚何久大之有哉此聖人之智仁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

張子曰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乾易而能知險坤簡而能知阻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一以貫之也易簡則慮已不雜不煩於天下之理無所疑所以能說諸心知險阻則慎以待之於天下之事無所忽所以能研諸慮惟至於悅心研慮則以此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亹亹又何難哉

張子曰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柔能制剛弱能勝強故勝兵之勝以退爲進勝在至柔者皆以屈爲伸乃神於屈伸之幾所以明屈伸之神也

張子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敬者萬善之本人惟不敬則天下事無一可爲若能以敬爲主斯必守之固本斯有立本立則用行故有立斯有爲而事業自此出矣學者可不以主敬爲要哉

張子曰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輿所以載也敬爲禮之本所以載禮而行猶車載人而行不敬是無輿也故上慢下暴而玉帛儀節皆爲具文禮不能自行矣

張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天下之事雖千蹊萬徑無非感應自然之理何煩思慮惟因其事之當然順其理之自然行所無事斯可矣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總無所容心於其間也

張子曰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權位之人常挾其勢與其所有故人皆歆動之而不能不屈服於彼惟道義自重則無所藉其勢無所利其有自可以忘人之勢而藐之蔑如矣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正此意也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顏淵在孔子之門得所師以爲依歸故終其身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惟是勉勉以進德而已其迹似潛孟子當戰國之際吾道甚孤毅然以名世自任而明王道黜霸功正人心息邪說皇皇辯論以終其守先待後之業其迹似見此實其時爲之所以有潛見之不同也若顏孟易地則皆然也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一言亦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一動亦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爲也夜氣勿亡宵有得也一氣之出入爲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爲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君子無時無處而非學也

張子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天下有道道當出也故道隨身出非榮其身也無道則隱道當屈也故身隨道屈非潔其身也蓋身顯則道與之俱顯道隱而身與

之俱臨此身之進退惟祇乎道而已君子何容心焉

張子曰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此言自養之道也薄則吝厚則驕故自養薄於人厚於人皆私也有意而爲之者也惟稱其才隨其等素位而行無驕吝之弊斯得稱物平施之道矣

張子曰罪己則無尤尤自外來者也天下事惟責人則易以招人之尤是以君子處世惟歸罪於己而不問乎人在我祇盡其自修之實又何至招人之尤乎此君子待己之道而亦待人之道當然也

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困辱自外至也取困辱則自內召之故非困辱之憂而取困辱之爲憂榮利無加於己也忘榮利則有得於己故非榮利之樂而忘榮利之爲樂此眞能善用其憂樂者矣

張子曰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擠排陷也侮陵侮也擠人者人亦擠之侮人者人亦侮之有施必有報有往斯有來出爾反爾理之常也然而境遇無定事變何常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此亦事理之偶然非其常也君子所以盡愛人敬人之道而存橫逆不報之心也

張子曰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必愨而後求智能著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調和也服馴也良善走也愨誠實也士之貴其智能亦知弓之貴勁馬之貴良也然弓必調和而後求勁馬必馴服而後求良士必誠愨而後有以善其智能若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徒有猛力而人不可近已耳然則智能果何足恃哉

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道託於形而後行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滯於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諸子每言有無則分有無而爲二識之陋也

張子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易教人以決疑趨避論吉凶不論禍福如曰吉凶者言乎失得悔吝者言乎小疵無咎者善補過是禍福皆由自取故雖兼言君子小人然其意皆爲君子謀而非爲小人謀也

張子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三才之體所以立其本也惟三才之體具斯三才之用行而後知趨天時應事變皆不越乾坤之理故曰乾坤毀則卦畫不立無以見易而知趨時應變之道矣

張子曰尙辭則言無所苟尙變則動必精義尙象則法必致用尙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變象占是也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用易以言者尙聖人所繫之辭則語默得當而言無所苟

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用易以動者尙聖人所裁之變則卷舒合宜而動必精義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用易以制器者尙聖人所定之象則盡創物之智而法必致用矣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用易以卜筮者尙聖人所決之占則窮先知之神而謀必知來矣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者也非知神之所爲何以與於此乎

張子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仁兼萬善故統天下之善禮萃衆美故嘉天下之會義制事物各得其宜故公天下之利信貞而固動協於一故一天下之動此四德也即天道之四時也

張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樂則行之可出而出憂則違之宜潛而潛主於自求其志而已無所求於在外之富貴也蓋用舍之權在人行藏之道在我非有確乎不可拔之操者豈易及哉

張子曰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

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坎重險也維心亨通達無礙故利害不驚而行有尙是以外難積險苟中有定主處之心亨無所疑懼則不爲坎所困而出乎險難必濟而往有功也若方寸已亂則惶惶失措安能有爲而出險乎

經學理窟凡五十三章

張子曰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吾人於天下事不徒在能言之貴能有以處之故平常指畫機宜議論天下之是非瞭若指掌此其識見明達猶人所易能也惟是處天下之事因時制宜凡是非之雜出者權衡至當確然不可移易則非有定力者不能所以爲難

張子曰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此教人以讀詩之法也詩本人情不甚相遠孟子言以已之意逆彼

之志是眞能知詩者也夫詩人之志稍平易直寫於感遇而發其情之自然何嘗艱深險阻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何由見詩人當日之志乎

張子曰移人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鄭衛之音淫靡特甚最足以移人使生性未成者聽之易爲所動將有流蕩忘返而不知所底止者故不可不放而遠之此夫子答顏回而用以爲戒也

張子曰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人於隘須寬而敬學者必以此心爲主故心欲其弘大然但能弘大而不操之以謹敬則恐其無所檢束而不立若但能謹敬而不居之以弘大又恐其過於拘迫而入於隘故必居之以寬而復持之以敬乃能盡乎此心之全量也孔門弟子張才高意廣而馳情於外是寬而不敬也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是敬而不寬也學者交勉於寬敬之間則得矣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此言君子養心之學也大凡有諸中者必形於外故盛德內積則英華發越自光輝而不可掩君子存養之功既至其心恬適而和則見之於氣者亦從容而和其心端莊而正則見之於氣者亦嚴肅而正外之所發悉本於中之所存此必至之符亦自然之理也

張子曰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所貴乎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此學之所以可貴也故人但知力學即能移其惡以返於善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沈溺不返而終其身流於庸愚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用學問之功以自變化其氣質故耳夫氣質之惡者能用學問之功尙可以變化而爲賢況氣質之美者再加以學問之功其所造豈可量哉

張子曰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道者事物之理義者裁制之宜人能順乎道義則綱常名教無不自我而立而其功爲甚大矣況天爵所在又極爲尊貴之事而外至之顯榮皆不

能及其萬一者乎人何憚而不爲哉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此言取友之道也善柔工於媚悅者也拍肩執袂狎暱之態也言人之有朋友非爲燕樂安處也所以資其益以輔佐吾之仁也今人不然惟擇朋友之工於媚悅者相與拍肩執袂狎暱遊戲以爲意氣之合至於一言不合則遂怒氣相加此小人之交易合易睽不由於敬者也夫所貴乎朋友者欲其降心相下責善不倦而志同道合耳故必於朋友之間一以敬心主之而嚴憚切磋日相親與則德業自有日進之機而學問自有日新之益其得效也爲最速矣

張子曰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

人維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人之浮暴者其志必驕氣必傲一種剛愎自用之態欲以進學而入德難矣故學者須以溫柔爲先溫柔則和平謙順不驕不傲自可以遜志時敏而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言能溫恭自持則立德即基於此可見溫柔之受益甚多也學者可不以溫柔自勉哉

張子曰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拳拳服膺由於牽勉至於中禮自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　學問固資乎聞見然徒誇多鬬靡而無收斂近實之功則輕浮淺露自恃所長適足以長小人之氣故君子必莊敬日強以潛消其傲慢而斂束其心身其始則拳拳奉持未免牽苦勉強至於久而合乎規矩自然從容順適蓋必如此方是切實爲己之學而聞見爲能有益也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通洞達也病窒礙也人之一心乃百物之宰惟心不蔽於私不囿於欲而大則本體清明而於百物之理皆洞達而無所不通若心爲私所蔽爲欲所囿而小則拘滯狹隘而於百物之理皆窒礙而無所不病矣此爲學之道不可不知所以治心也

張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　精義四句易傳釋咸九四爻辭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張子曰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　學欲其勤故從事於致知力行盡之於己使去惡從善脩身之事也文欲其博故多識乎前言往行畜之於心使日積月累崇德之功也

張子曰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志其小　學者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非止一身一時之事已也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尚淺況可徒志其小而卑近自安則其所成就可知矣何貴乎有是學哉

張子曰矯輕警惰　輕者浮躁也矯者強而返之也惰者懈怠也警者惕而醒之也凡人詞氣浮躁則其中必不誠躬行懈怠則其業必不進故當矯其輕而歸於篤實警其惰而進以精勤然後可以爲學也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祇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可爲恐未肯安之須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人多言安貧賤非眞能安者也大抵計窮無所復之力屈無所得伸才短無所見長耳若稍可營爲恐未肯即安而此心將萌動矣惟平日義利之辨見之既明誠知義理之可樂有甚於利欲者乃能淡然無求而不爲貧賤所移也彼世俗之子談何容易哉

張子曰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　此言人不可恃其天資而不用人力也天資粹美之人其於道也爲近其造道也亦易若徒恃其天資之美而不加以勉強之力則亦不足以爲功惟是有美質而不敢自恃強勉奮發矯其惡以力於善矯其惰以趨於勤此方是爲盡心力而能爲功耳夫天資之美者尚不可恃則天資之不美者可不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加百倍之功哉學者亦可以知所勉矣

張子曰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變者權宜之用非常行之道也學未至而言權變則必不合宜而終有患蓋常道人皆可行權變則非聖人不能及若驟然語變是其操術己先不正勢必流於詭譎乃取患之道也

張子曰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　此學孔孟之學也言此學至今千有餘歲以爲絕耶則今日議論復存以爲興耶則此時學者尚少然大道不可無傳而天意固自有在孔孟當日皆確然自信以爲己任如無有乎爾與未喪斯

文之語蓋皆知其必不終泯沒也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後學化導而成就之則聖學不孤吾道可得人而傳矣覽張子此言其所以為繼往開來計者真有同於孔孟之心也夫

張子曰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為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凡人不知為學雖其聰明之質不過小智自用耳彼原未見其大故以為人莫已若惟好學窮理灼見大原方覺其用智者皆穿鑿之見乃癡也非眞智也

張子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祗是俗事功不及者無暇學也然能念念不忘則雖接應人事即是實行蓋日用酬酢隨處皆道心在即道在也若心有不在則終身所由總係俗事與道日遠雖學何益故為學之功雖可徐圖而為學之心則不可刻離也

張子曰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

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處事者心而心之分量亦有不同如以有限之心則所容受本自無幾而察識擴充皆有未及故止可求有限之事若欲致博大之事則民胞物與是何事業必心量廓然方能肆應故當以博大求之如易所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者是也

張子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內外一致而物我同原者也苟專內則遺外徇外則忘內是偏於一偏無以見道量之無方徇物則喪我為我則絕物是蔽於私欲無以見道體之無間故必合內外而知萬物之出一原平物我而知萬物之同一體如此則見道之大端而得所從事矣

張子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祗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為學之道務在斂視聽慎言動專其心於為己之功而不暇他及若役耳目攬外事則志已紛馳必急前而不肯自治論說短長則好於議人必浮躁而不能反己者也欲其進於學難

矣蓋心不兩用未有逐於外而不荒於內者學者之患大率皆然可不謹哉

張子曰學貴心得守舊無功為學視乎一心心能明悟則日新月異其所得自未可量若斤斤執守舊說而明悟不生是其學亦止於此而已未見其有進益之功也

張子曰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為力三代之時俗尚敦厖邪說鮮少人自幼時所聞所見莫非義理文章無所紛雜學者其心已明其見已定故易為力而進於道德之途今則非自振作即不能有成矣世風日下可勝歎哉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守此致一之道也仁者本心之全德統四端而兼萬善者也然必得義而後恩愛周流裁制合宜若不得義則不行必得禮而後規矩厚薄品節常定若不得禮則不立必得智而後良心明見察識擴充若不得智則不知必得信而後惻隱中存誠實懇摯若不得信則不守蓋天予以仁即予以義禮智

信此致一之道所以與仁相資為用而不能離者也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總者該括貫串之謂此教人以觀書之法也言古人立言皆有深意觀書者必總括其言而融會貫通之以求作者用意之所在方為有得不然恐所觀者徒古人之糟粕而已何益哉

張子曰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一本加新作知所○所以觀古人之書者正欲釋吾之疑求明吾之所未達也然學問無窮日新月異人能每見每加新益則今此所得校勝於前而學進矣且於不疑處轉而有疑則從此見界愈未可量方是進矣若拘守一說既不能悟復不能疑安望其學之進益哉

張子曰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

守不能傳然義理不淺道自仲尼而語道者必以仲尼爲歸蓋曾其統宗也至仲尼以前更有可考雖去古已遠文不能傳然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滅則其言語可想而知蓋千聖相承源流若一道無不同言無或異後之學者所當靜念也

張子曰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此學聖賢相傳修己治人之道也言從此學者苟非其志在致君澤民將欲大有爲於天下則必有所甚不得已而悼大道之無傳懼微言之將絕繼往聖以開乎後學者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闢楊墨是也蓋吾儒得志則行其道而復唐虞三代之治不得志則明其道而爲萬世致學之傳其心一而已矣

張子曰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功業如立言立事皆是大匠木工也斲削木也爲學而先以功業爲志則

必躁急而穿鑿意見輕率而造作事端大有害於道矣蓋學莫要於立德德成而後措之爲功業若未成而先事乎功業鮮不至於決裂者是猶代大匠斲木而欲不傷其手也得乎

張子曰爲學須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爲學須日見其進益而有以異於人方是實學若無以異於人則與鄉人不學者何異雖進而貴爲公卿亦云榮矣然所爲無以異人是亦一鄉人而已何足取重於世而列於士君子之林乎故進德修業之功誠宜亟也

張子曰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此言人當求其在己而不可浮慕乎外也在天者有得不得不可以強求富貴是也在己者無求不得不可以不求道德是也今人舍其所可得而求其所不必得將富貴未來而道德已喪卒至於兩無所得也何若求在己者之有益哉

張子曰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漢之諸儒如董楊輩極有所見似知仁義者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知猶弗知所以內外扞格其存仁義之心與履仁義之迹兩不相符也

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戲謔不惟有害於事而志亦不端正未免爲氣所使易至於流而不返不戲謔則厚重莊嚴言動不苟而氣自沈靜是亦持氣之一端也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

張子曰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忠信也何爲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易云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蓋忠信即誠也非禮即邪也吾人一心誠與邪不容並立故閑邪則誠自存誠存則無欺無僞斯即所爲忠信也至邪於何而閑如人之視聽言動有不合於理者皆邪也審其非禮而斷斷禁止焉則私欲無閑可

入而邪自閑矣此進德之事也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爲學貴其立志二程夫子從十四五歲時便與人不同銳然欲學聖人此所以終爲大儒而上接孔孟之傳也今人不能立志而所學皆非其學欲不流於汙下也難矣

張子曰心旣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心者應事之宰也心有所係則私曲而陷於一偏於事多不能別白惟虛則本體洞然絕去係累故公而無私平而不偏是非當前不難立見而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之甚明擧無足以惑我矣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人惟不知敬畏故此心常放逸而入於邪欲正其心者當以己心爲嚴師常臨於上凡動作之間慎然如有所督責而知畏懼如此一二年漸久漸

熟守得牢固自無非僻之干而其心一出於正矣

張子曰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人心不能兩用憂道則念念在道卽或有時爲貧而總無干祿求利之心皆不違乎道也憂貧則念念在貧卽或有時爲道而無非沽名希寵之意皆所以爲貧也此義利之介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

張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當寡欲學莫先於求仁爲吾心所固有似不難成今仁之難成久矣以人人失其固有而不知所好也蓋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之私人人有利欲之心則私心勝天理亡與其所學大相反戾矣故學者當以寡欲爲要利欲旣消則天理自見此不兩立之機也

張子曰禮使人來悅己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蓋其禮之當然使人來親者自然悅服於己此則可也以其合乎天理人心之同也若有意求悅於人則飾情干譽已非復禮之本

然是矣而已矣故人富盡其在我也

張子曰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此言人爵之不足慕而天爵之當修也假借也饜足也天下之富貴必待假借於外而後得者皆有窮盡者也蓋人心之欲無饜而外求之物有限有限者不足以供無饜之取惟人心自有之道義則無爵而貴不假外求可以任吾之取而無窮此則所當自求者矣

張子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志之所向謂之慕慕學之始必志有定向不見異而遷不畏難而阻方能漸至其域如人聞都會之美麗雖目未嘗見而心已不疑步步向前自然到彼境界若止而不進則不能至矣故凡爲學而中畫以自限者皆自棄之人慕道不眞者也

張子曰人之好强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强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顏子之所以進也强滿足也人之智識有限而學問無窮彼好自滿足者由其所知者少故識見短淺不過涉獵記誦便詡詡自矜若從事於學所知旣多則所見者大方恐恐然謂天下之理不能盡知絕不敢有一毫自欺之蔽因以欺人而何有於强滿乎善學然後知不足如顏子之有若無實若虛深知義理之無窮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能竭才於卓立之地也人愼毋遽自足哉

張子曰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一人之善有限衆人之善無窮人惟日用而不資於人所以爲凡庸之歸耳若夫虛心採納聚天下衆人之善於一己而渾然無善之可名什非舜之樂取諸人禹之聞言則拜孔子之問禮問官者未足語此也是則聖人而已矣

張子曰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法語巽言能從能悅而

不改不繹終無益也故能取益者在於善聽方聽之時旣聽之後一一默識心通坦然由之而無疑斯其益也大矣然善聽言者必由於知言而言不易知也惟知德而於吾心固有之理體驗親切然後於人之言皆當於心解神會斯無不知焉欲受益者可不深思其故哉

張子曰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會友講學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資於外者也謹言愼動截絕非禮以養其心此治於內者也內外交致其功而進學之方盡此矣若旣不收益於外而又不明辨於內是以仁義爲不能居由而絕無進學之志者也其自棄也決矣尙何望哉

張子曰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

著心處如何凡人於學者多論其天資美惡與其用力勤苟以卜他日成就然亦有不必然者但觀其趨嚮著心處如何耳苟趨嚮既端著心既切則資之惡者可化爲美而力之怠者自不至於終怠而可以有成矣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濯洗滌也劄者所以記也學者於義理覺得有疑則當滌去舊見以待新意之來苟心有所開隨即劄記庶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若不記則思不起而新意還爲所塞矣然朋友之助更不可少須得互相講究庶幾所疑愈析所見愈長而日有日新之益也

張子曰學者祇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耘苗曰穮壅苗曰蓘學者之於義理如農夫之於田畝皆視其所求何如耳農夫用力穮蓘雖目前不免饑饉必有豐年之報人之於學也亦然蓋求之既勤

未有無所得者不求則義理與我是猶不耕則豐年與我何涉也有志於學者可不知所求哉

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爲學必視人之志氣志宜大不宜小氣宜靜不宜輕志小則迫狹而其量易足易足則不復求進而無成功氣輕則虛浮而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則果於自欺而無實得惟寬大其心沈靜其氣自可無二者之病矣

張子曰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仲尼與羣弟子講學洙泗之間修仁義使人知所守興教化使人知所從一時之學者宗之歷至後世千有餘年而後之人用其仁義可以成己用其教化可以成物貽澤且未有已焉吁此仲尼所以爲萬世之師也

語錄文集凡三十一章

張子曰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賢者生逢盛時道遇不偶便感憤無聊不知雖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以行其志者且有甚不幸而困阨終身者是亦有遂然之命限於有生之初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盡知也君子安命豈肯與人世爭一日之遇合哉

張子曰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古禮未可盡復若驟行之必至驚世駭俗彼不知者考究無識轉以爲怪異且憚其難行又其甚者怒之疾之無所不至然則有心世道者欲以禮維天下固當致之以其漸而無事急遽爲也此潛移默化之道也

張子曰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天地間萬物莫不有理吾儒爲學必於天下之物窮究其理之所以然使其本末大小表裏精粗洞徹於

心而不爲所惑若不知窮理則混混沌沌於物茫無所見如夢過一生而已釋氏之學如是所以絕物滅理終其身而不悟也

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爲學大進益處在能變化氣質反其偏以就於正去其雜以歸於純然後讀書有所發明而漸見聖人之奧此爲己之學也不則氣質未融所學者全屬無益皆爲人耳何能卓有所見以發明聖言而直窮底蘊哉

張子曰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也此見資稟既弱而用功宜勇凡人之昏愚蒙昧者必多求前言往行探取新意以開其蔽塞但資性卑庸難學不振若非用己百己千之功恐終不能自奮故惟堅忍有定力者信之篤持之謹然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苦之盡而甘以出乃無患其不可幾及耳

張子曰鄉愿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鄉愿者畢亡愿八同流合汙以媚於世者也徇從也穿窬穿窬盜也鄉愿由意何私而畏人之亡議猶穿窬起意竊物而畏人之己知其心正相同也此孔孟所以深惡之而以為德之賊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性命之道學者常言之而當循名而思其義也蓋自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授之於人則為命自人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與形氣而俱來受之於天則為性學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天與人可合而為一矣

張子曰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寂然不動者靜也乃未發之時萬理具足故為善之本湛然無物者虛也乃靈明之體昭然不昧故為靜之本然靜猶對動而言既已合乎動之理虛則至一而純無所倚著矣然則致虛以守靜者可無事於涵養之功哉

張子曰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仁之為道存之為本心之

德發之為慈愛之理者蓋有體有用焉故惟敦厚則天理充滿虛靜則私欲淨盡而仁之本體立矣發以接物則天理然有懇摯之愛和以接物則藹然有惻怛之施而仁之大用行矣求仁者當自驗之哉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物之不能虛者如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皆不足為實也惟天地之道沖漠無朕廓然太虛而無不覆幬無不持載充實飽滿亙古今如一日則無非以至虛為實也由此觀之聖人亦惟以至虛之體為實理之歸耳人可不於虛中求實哉

張子曰某倡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為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橫渠自言某倡此絕學敢言大義講論不輟亦欲有倫有序成一次第待諸其人耳苦吾學既孤則接續無人斯道安託故患學者之少而深有望於學者乃今之學者未仕既溺於應舉以壞其心既仕則又累於官守而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與叔范巽之無二者之累而力於求道不過人遠哉所望於二子者不小矣

張子曰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氣節之士慷慨激烈死且不顧雖未必合義然非有志槩者不能況吾明於義理則理直氣壯更進於有志槩者矣其於天下事自當勇往而直前何為而不為也

張子曰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此言教人之法也人必待教而成故教人之事為至難蓋凡人各有所長教人者必盡其人之材使之各有所成就乃不至於誤人是在因人施教觀其所可及處然後告之則彼不見其難而樂於從事斯皆為成材矣昔孔子於諸弟子問仁問孝悉隨其人而進就之故一時莫非英賢後之教者亦可以觀已

張子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君者天下萬民之主相者所以佐吾君以子民

者也人君存心當以父母自任而視天下如吾赤子以生全教養之而為相者亦當體吾君之心以為心焉斯為純王之道而可以措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矣

張子曰千里之防必由一錢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求其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無傷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此言凡事當求其實也千里之堤防甚難其實必由一錢之土而後累寸累尺可以致堅江河之廣大莫測其實必由一勺之水而後混混盈科可以浸至凡此皆致實之道也今欲物求其實而闊步高視忽於小事是何異一錢未施馳思千里一勺未見動念江河尚望其能有成乎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統者主宰之稱性受於天如仁義禮智之類乃心之理也情感於物如喜怒哀樂之類乃心之用也有是理有是用而統具於人之一心故曰心統性情者也

張子曰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形附於體故人有視聽言動之形則有耳目口

又因仁之體性見於情故人有仁義禮智之性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要之形與體無異用而性與情實相源也

張子曰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性之所發則見於情由天而之人也情之所發則見於色由內而之外也然有是性卽有是情有是情卽有是色皆以類而應者也

張子曰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天地以生物爲心方元亨時物方發生則自內而外顯諸仁焉此造化之功人可得而見也及利貞時物已成就則自外而內此中機緘之妙人不可得而見所謂藏諸用也要之天地無心而成化其以化機鼓萬物之出入者豈非至仁無迹而妙用無端者哉

張子曰洪鍾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洪鍾由叩而後有聲聖人因問而後有知如孔子自謂無知而當鄙夫之問則有兩端之竭是也然所謂聖人無知者非謂其有所不知頑然如木石也蓋凡人有所不知則有知之可言聖人無所不知則無知之可見故曰聖人未嘗有知必因人之問而乃有知如黃鍾之小叩則小應大叩則大鳴而其本體原自寂靜也

張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聖人之心至公而無私至大而無我雖功業巍如高乎天下爲人所莫能及而自視淡然如浮雲之過太虛絕無幾微一介之累人於其心蓋德業愈崇而度量愈廣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若有一介存焉則未免於有我之私其去常人也能幾何哉

張子曰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正蒙期也今之爲學者所急在預期其效之心以求得益蓋其所急非所當急也抑知人患不求耳若循序求之深造不已晉未有不資深逢原而有得者故惟朝夕乾惕勉勉不忘乃爲學之要道也孟子所謂勿正勿忘者其以此夫

張子曰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而已明善者爲學之本務善之既明須用固執之功乃能卓然有以自立所謂知之而後可守也由是擴而充之則善端日廣而可以進德若不謹充而易視之則善量寖小而不足有爲此弘之之功在乎其人未可以能守而遂已也

張子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禮也者先王緣人情而制之節無過不及原有一定之分不得失之僭亦不得失之儉但去其非分而不可爲者其他分所可爲亦當取其力所能爲者而後爲之正不必過爲泰侈以至於難繼也孔子曰不知禮無以立學者可不以禮自謹哉

張子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張子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張子謂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所謂引而不發也然此非難悟蓋設爲此語欲學者常存此意於不忘而深探病源之所在庶因病得藥至於游心浸熟脫然如大寐之得醒則安舒自得固將與古爲徒矣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大儒之學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業合上下古今非一身一時之事而已故天地以生物爲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得其所是爲天地立心也講明義理扶植綱常使人知所率循是爲生民立道也闡發大義微言以繼述古來相傳之道統是爲往聖繼絕學也明王道考法制以垂利澤於無窮是爲萬世開太平也以此爲以不能已於學也學者常存此念則知任大[illegible]自待當必不苟矣

張子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學無先後有所不知必當問於人以求其知今人多自負老成不肯下問何由得知之又因人以道義先覺處我恥言有所不知故益不肯下問一存此見遂生百端僞妄內則欺己外則欺人寧終其身於不知也聴

張子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故者所以然之理也酬猶應也劫者卒然臨之之意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苟不通乎道而徒事記問以待事變之來則見聞有限祇足以應其所嘗知者而已若卒然臨之以意外之事則其知立窮而不能有以應之矣

張子曰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一本夕作力○創懲艾治也孔孟之學無非教人以反約窮源之功今之儒者不務切己而浮華鮮實勇於苟作資本不逮古人而急欲見知後世識者一望便知其底裏其不自量爲已甚矣方且痛懲其弊默養吾誠以爲反約窮源之學所患日夕用功不足而未敢他有所爲以自紛其心也

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者此氣也氣靜之人沈潛專一其心惟向乎道任外感之來不能搖奪若既潛心於道矣而忽忽不能自主每爲他慮所引而去者此由氣之未定不足以勝私故也故不動心之功必先資乎養氣

張子曰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朋友之來朋友所以其功德琴瑟所以調性情簡編所以廣學識古人於是三者頃刻不離常使心有所養而放辟之念不生然三者之中朋友之取益爲多蓋有友則陶情講學俱在其中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可樂而聖人必殷殷於取友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二終

同治五年冬月福州正誼書院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躬臣覆校
閩縣薛諴玉雲谷分校
閩縣翁頤昌亦村分校

明道中和具體伊川敬義成德胡敬齋稱其去聖不遠有見乎言之也顥二程子聞道甚早自吟風弄月以歸於周子爲高弟自答横渠定性之説於張子爲畏友曰吾道南而越四傳益盛於朱子爲得統之宗則是厚積其源而沛乎其流者二程子之功於是爲大今讀其遺書多出一時論説而門人記之者也楊龜山當師友彭謝之後始輯爲粹言十篇然而遺文散見於語録文集諸書亦有粹言所未備者至朱子又合周張彙成近思録以示人而二程子之傳因大廣焉夫論語一書皆門人記述之言所以尊信其師也乃二程子之門人固亦恪守師説相與述其語言

以行於世向非道明德立足示來茲焉能使及門之士佩服勿諼有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乎予生長夫子之鄉久薰夫子之教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因舉先儒所纂集者謬以己意增删倣諸論語二十篇編次兼爲詮釋付梓亦以見二程子表章斯道其門人服教無斁庶幾哉洙泗之風云

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三

二程子

張伯行集解

程明道名顥字伯淳程伊川名頤字正叔生於伊洛父大中公命從學於周濂溪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卒爲大儒所著書多出門人記述故各本徵異其或爲明道之言或爲伊川之言當時已不盡別今從楊龜山粹言編次原本及參考文集語錄遺書並近思錄補入詳加註解頗爲明備凡二十篇學者由是而用心焉亦庶乎不差於所往矣

傳道第一

此書首篇所輯多論道之言其中詳體用辨異同析名義無不兼該條貫乃爲學從入之門也凡二十九章

程子曰傳道爲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本旨矣傳道所以開來學傳其道於萬世也故甚難續繼也所以繼往聖續道統之傳於無窮也故不易得眞傳者恐

正學失眞傳者即流爲異端僅有一字之差則失聖賢之本旨未有不流於異端者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如二程語類朱子語類皆傳道之書也而皆出於門人之記述又安保其無一字之差乎是在學者善會之耳○程子曰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無涵蓄爾道必以言而傳故立言爲三不朽之事蓋所以明道也古之聖賢道德備於厥躬義理蘊於一心積累既厚則發而爲言自然光華而不可掩自非然者言之無本知德者厭爲固然而無足觀不知德者惑於其說又不知其所以然由其於道未能深有所得而平日素無涵蓄故耳於此見立言之難學者尤當以立德立功爲急也○程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爲有間又況夫尙淸淨而棄人倫者乎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也故有一物即有一理在父子則有親之理在君臣則有敬之理推之夫婦昆弟朋友莫不皆然故理所當爲則爲理所不當爲則不爲

若存一必爲之心則適矣有一必不爲之心則莫矣爲適爲莫於道已爲有階又況夫釋氏之教尚清淨而棄人倫其去道也爲愈遠矣○程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陰者小人之象然陰之道非必小人也惟其陰之道而有害於陽斯爲小人矣若獨陽不生而能助陽以成物則亦君子也利者義之反然利非盡不善也惟專利而行而有害於義斯爲不善矣若不失其宜而能和義以利物則非不善也蓋陰則爲小人計利則多不善亦從害陽害義處言之耳苟得其正則不惟不相害而反相爲用矣○程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猶人知識聞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念之昭昭然於心謂之無者非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凡物自無而有又自有而無惟心神明不測不可以有無言也如人知識聞見在數十年之前從數十年後忽然念及則始終本末暸然於心是故不可謂之無也然謂之有亦烏從而實指其有之所在哉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載事也上天之事沖漠無朕故無聲臭可以聽聞然而兩儀四象其體立於乾坤則謂之易動靜剛柔其理原於太極則謂之道其命於人有健順五常之德則謂之性其用無窮有屈伸變化之能則謂之神雖天於穆究歸於一而已矣蓋其昭然其見者原卽寓於聲臭之俱忘者也○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人當眞實無妄之時自無放辟邪侈之事故誠則無不敬此自然而然者也若未能無眞實無妄則必先有主敬之功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使無一念之或妄一息之或欺而後可以至於誠此由勉然而入者也及其成功則一也○程子曰誠無不動者脩身則身正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天下惟至誠爲能動物蓋一誠之所通無有不感動者以之修身則心廣體胖而身正以之治事則綱擧目張而事理以之臨人則近悅遠來而人化隨其所往而皆得其志之正焉中庸所謂成己成物而時措之宜者正此也故君子凡事必先立乎誠也○程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此天地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故文者質之對因而生文此事物生生之本也凡上下彼此質文莫不皆然是乃所爲對也無對爲一一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能以獨立有對爲二二則上交下合此感彼應化生萬物昭著兩間則必爲文矣此處大抵做之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非知道者孰能識此中自然之理與生生不窮之本乎

○程子曰佛者之學若有止則有用止聖賢之學在知所止而內不透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各得其所止而無所不用其極矣若佛者之學則主於定而無爲不知所止者也故無用於世苟若有所止則天命於人物則亦有所用矣○程子曰觀生理可以知道則民彝無不

各足此生理也觀之則知道之在古今者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飲食皆與生以俱來而不必求之高遠闡矣推之昆蟲草木莫不皆然故可以知道○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指公爲仁也仁之道至大故難名善言仁者天下之公理由公則可以至仁也故曰惟公近之若卽指公爲仁則不可矣何也仁則無不公而公未卽可以爲仁也○韓侍郎曰道無眞假程子曰既無眞則是假爾既無假則是眞爾眞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日是者爲眞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眞者不可以爲假猶假者不可以爲眞夫既謂之道則安得無眞假乎眞則不假假則不眞眞假難辨是非易明但以是者爲眞非者爲假則昭然而易見矣○程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未能窮則己與之俱化矣曰然則何以能不疑曰曷不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而不

求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
王仲淹之言非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迹觀之
吾不信也佛氏之說易以惑人苟非於聖賢道理知之極其眞實之極其間未有不爲所惑者蓋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眞且未易窮其所以然也苟欲窮之恐未能窮而已流而爲佛矣故其心雖不可知而其迹則可見所以朱子曰彼只顧得一箇心五常便是莫大罪過若曰不當以其迹觀之是皆助佛氏而揚其波者也○程子
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爲利矣義利之分甚相懸遠而一念之初正分公私故張南軒曰凡無所爲而爲者皆義也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稍存一計較之心名雖爲義而不知已流於利矣豈必啗利而後爲利乎○程子曰便儇狡厲之人
去道遠而便巧捷也儇狡詐僞也厲暴也人必先觀其氣質氣質不善未有可造於道者如便者乃捷而無沈靜之氣儇者佻薄而鮮莊重之情狡者詐僞而少誠實之心厲者麤暴而乏恬雅之致此其人所以去

道甚遠而不足與有爲也學者宜既久略涉日徒所以去拙毋乃蠢樸毋佻寧愚無詐寧鈍無暴幾其才不及人猶未滿其初質而可漸進於道孔子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云剛毅木訥近仁正此意也○程子
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其道至甚大也是故廓然大公者即仁中無私之理恕以待物者即仁中推己之施愛以及人者即仁中惻怛之用仁道豈不大哉○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程子曰不致知也知
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
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糵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
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釋氏崇尚虛無學者惑於其說由其見道不真也惟能致知而知至則志有定向孰得而移之彼夫分玉石辨醴糵者眞知故耳況聖人之道乎誠知聖人之爲大中而無過不及至正而不偏不倚於道灼有所見則釋氏虛無幻化之說不辨自明又安得亂吾道之眞而滋其惑哉甚矣致

知之不可以已也○或問敬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曰無適之謂
一何以能見一而主之曰齊莊整敕其心存焉涵養純熟
其理著矣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何以謂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之謂也何以謂一主一之謂也何以謂內無妄思外無妄動無適之謂也何以能見一而主之蓋常存儆說齊而純一莊而整肅斂而齊一其心主之成儀容至於涵養純熟珍揚渾化斯其理昭然而著矣則九容九思所以存養本原者孰有外於敬哉○程子
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忠者盡心之謂恕者推己之謂非自盡其心何由推及於人故無忠做不出恕非推之而及於人亦未見此心之盡故於恕即以驗忠所以不可偏舉亦猶之曰中庸云爾
○程子曰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貫若存若亡焉而
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善者秉彝之懿德也人性皆善其所好未有不出於此者故可欲莫如善然其所以爲善者必有之於吾身而實有諸己焉斯爲貴耳若不能篤信謹守而聽其

若存若亡則本心之良終屬無據勢必見異而遷如此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見其人也蓋必實有諸己而後可以言善非徒欲之而已也○程子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
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
孤也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
不利孰爲疑乎德至於大則能無不具自能汎應而各當由是隨其所用無往而不偏隨其所施無往而不順德孚於人而天下信之又孰有疑其所行者乎○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
之本也仁者本心之全德人之所同具也故曰天下之公然一理渾然因感萬善皆由此出故曰善之本也
○或謂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程子曰定則忘物

而無所爲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佛氏之所謂定只是冥寂其心空諸所有一切不見不聞而使不至於動蓋忘物而無所爲者也肯知天下之物皆我所不得忘而有一物卽有一道皆我所不得不爲如君臣父子夫婦物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所當爲者也而佛氏盡去之是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以爲定而已若聖人之所謂止不過就此人紀日用所當爲者因物付物使之各得其所而初不以己意與乎其間如父子則與以親君臣則與以義夫婦則與以別推之凡事莫不皆然此則所爲止至善之學也視佛氏之屛棄倫務寂守寂定者相去奚啻霄壤哉 ○程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閒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人得天地至公大同之理以生張子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也雖爲私欲所閒故與天地異其耳誠省察克治以修其身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而能全乎所生之理雖眇然中處實與天地無以異也佛氏所謂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也所謂六

塵者聲色香味觸法也其教在屛耳目滅人倫專修其淸淨之體以根塵爲苦累而放棄之則是自利其一身而已豈吾儒至公大同之道哉 ○程子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有正而無邪有是而無非者也守道者於邪正是非之介見之既明則當確然固執而不可搖有移易故守之固則得道之正而遠遠乎邪矣守之不固則或就於非而遂違乎是矣出乎此卽入乎彼無有中立於其閒而可以兩從之理是以固執之功不可少有閒斷也

○程子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物恢寬弘貌淵深貌與欲妙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所謂誠也言道大無外小無內何從而致其力乎惟實心以體之則眾理皆備於身而有可居之地否則僞妄虛詐其中先無物矣名爲向道究與道何有乎故學道必自忠信入也 ○程子曰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幾者動之微也

天下吉凶禍福莫不有一定之理微見於幾先順乎理則爲吉爲福逆乎理則爲凶爲禍君子惟於其理素定胸中故不待吉凶禍福之爽而早能見幾而作若不明於理之正則有不當趨而趨不當避而避者卒至顚倒錯亂茫然無以自主何幾之能見哉故吾儒安身立命之學必以明理爲先也 ○程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是人之規矩範圍不可須臾離者能守乎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卓然有以自主而不爲事物所搖奪乃所以立身也若夫一身擧動俱安於禮而和順從容油然自樂無少勉強是則行之熟養之深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者斯爲盛德矣學者當由勉以幾於安可也

德立第二此篇同上篇皆論道之言也凡三十二章

程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德與善有異名而無異實德則善之統體而善則德之分者也人苟自立其德有以爲主善之本則凡日用動靜之閒無一念不出於善無一事不出於善德積於內而善日

生所謂一德立而百善從之也若德之不立而本原已失求一端之義於善豈可得哉 ○或問理義何以異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物各有所當然者爲理因是理之當然而行而宜之爲義要之理卽是義理以物言而義則以處物言也 ○程子曰形而上者存於灑埽應對之閒理無小大故也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理其大無乎不具而其小亦無乎不該如灑埽應對其事甚微而形上之理卽存於其閒蓋理之所在原無分於小大故也學者當隨事精察而力行不可以其細微而忽之也 ○或問仁曰聖賢言仁多矣會觀而體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仁者固博愛以博愛爲盡仁則不可聖賢論仁有言其體者有言其用者有合體用而統言之者惟是會通大意以觀其偏體認至理以究其微則必卓乎有見豁然於心目閒矣若韓文公以博愛謂仁殊不知愛屬情之發仁爲性之德是專言其用而遺其體也蓋仁何嘗不博愛而博愛未足以盡仁求仁者

亦毋拘偏見以會其全哉○程子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益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尚所以事天也盛衰消長盈虛損益皆天理也順乎理則吉逆乎理則凶惟君子時措咸宜動靜出處各得其當故可以事天天人豈有二乎○或問何謂忠何謂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恕也此用天道以明忠恕之義維天之命深遠難測而動靜有常寒暑晝夜之不已即天地盡己之忠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天地發育萬物由變而化和氣感召而草木因以日新月盛蕃衍不窮即天地推己之恕也學者體此而忠恕之旨無餘蘊矣○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可矣言道如此己則不能然是己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文雖可明道而道則非徒見諸言若王介甫之言道不過以文章高談所見而已所言之道以爲當如此而己之所行則不能如所言是身與道爲兩物也夫

道貴身體而有之耳有道則所重者道而文章在所輕故不沾沾誇長於文學之間然而一開口間容貌辭氣之粹皆實有諸中而見於外所謂有德必有言也徒以文言道其去道也遠矣○程子曰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爲變詐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聖賢處事有經不能無權然權亦行於理之所可非行於理之所不可也世人不知乃於理所不可則曰從權是以權爲任意變遷挾詐行私之術而已豈知權之爲義正欲人於事勢難處之會酌其輕重使合於理而仍不離乎經者也若理所不可則反常妄行拂乎經之道矣所謂權者豈如是哉○程子曰因人情而節文之者禮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也禮之制本乎人情先王因其情之自然而爲之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而禮以行焉行之而人之情咸以爲理之當然而宜之是即義所由見矣蓋制於上而予人以可遵者禮之用也行於下而人自無不遵者義之宜也禮也而

義在其中此先王之道所以爲美也○或問外物宜惡諸程子曰於道而無所見則累與惡皆不得而免焉蓋亦原其當有當無爾當有也何惡之有當無也何絕之有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人惟見道親切則物來順應自不足以累我若於道而無所見則必受物之累與因其累而惡之皆不得而免焉蓋吾人因物可以觀理要亦原其理之當有當無何如耳苟其當有也則外物之來俱不得而惡也何惡之有如其當無也則外物之來與我初無所與也何絕之有總之人但當究心於道而不必繫情於物也○程子曰理者禮也文也禮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禮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禮無實不立無文不行雖實相較本末分矣然道惟一不可偏勝也文之過必至於奢實之過必至於儉流弊相因如形影之相隨非彬彬之君子其能免奢儉之失哉○程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

盡仁也信者誠之發若誠則純然真實之體也愛者仁之施若仁則渾然心德之全也故一言信亦謂之信一行信亦謂之信而不足以盡誠之本體一愛一人亦謂之愛一物亦謂之愛而不足以盡仁之全量蓋信與愛從其見於外者言之而誠與仁則其存諸內者故言內可以該外而言外不可以該內也○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能盡出處去就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矣其致一也道不遠人人之一身皆道之所與俱如飲食言語日用之常道之小者也出處去就立身之節道之大者也至於死生則全受全歸之理道之本原盡於是矣然是道也皆人所不能違而皆自然者故能日用不忽而盡道之小則亦能立身不苟而盡道之大能立身不苟而盡道之大則亦能全受全歸而盡道之本原其致自出於一也蓋道無乎不在惟見之明而體之切則一盡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今以四方之中爲中則一方無中矣以中外之中爲中則當外無中乎故

自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觀之則室非中矣自堂而
觀之有堂之中而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中有定體而無定處非可以執
一也孰乎此必道乎設矣知堂有堂之中室有室之中庭有庭之中隨其所在而中見焉推量度以處之斯得之耳
彼拘墟之見何足言中哉○程子曰佛氏之道一務上達而無下學本
末間斷非道也吾儒之道在日用事物之間循循下學久之功力既至自馴致乎上達之詣此本
末一致之學也佛氏專事清淨自謂見地明徹憑虛以務
上達而喪棄人倫屏去事物全無下學之功是本末已間
斷矣世豈有是道哉其與吾儒
之道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
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楊朱墨墨翟也申不害鄭人韓昭侯用以爲相韓韓非韓之公
子二人皆善刑名法術之學佛本西域人爲虛無寂
滅之敎老則周柱下史老聃所言論清淨無爲之道楊子
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

獨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楊氏爲我可謂自私而不仁矣然猶疑似於無欲之仁墨
氏兼愛可謂汎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
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易見故孟子但闢楊
墨恐其爲人心之害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
而申韓不足闢也
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佛氏談心
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爲人心之
害尤甚夫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辟而闢之所以廓如也然
則今之佛老可不有以闢之哉朱子曰楊朱
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朱則老莊在其中矣○程子曰敬
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人心惟敬則主一無適自然虛而不雜靜而不擾矣若從事致虛守
靜勢必遺棄一切放蕩形骸敬安在乎故涵養須用敬也○程子曰一不敬則私欲萬
端生焉害仁此爲大人能心存於敬則天理常明私欲自然窒塞消持守偶疏一有不敬則精
神無所檢束志氣因之縱逸萬端之私欲乘間而生而本
心之德日以亡矣此其爲害於仁甚大學者不可以不察

也○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
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
萬而已哉人物皆生於天地理本同原故仁者以一體視之以爲莫非我分內事也知其皆我分內則天
地萬物之道無非我所當爲而何有不盡焉苟不能盡其道而有諸己則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其與吾身漠不
相關相去奚啻千萬而已哉此君子率性修道之功不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不止也○程子曰順理
則無憂人惟私欲之見横於胷中故紛紜憧擾隨處皆可憂之端若順理而行則内省不疚而心安身泰無
入而不自得又何憂患之有乎故惟仁者爲能不憂正以其順理故也○程子曰老子語道
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
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
爲縱横其失益遠矣今已無傳焉老子之書雖言道德而大約雜以權詐其於本

末之間已先自舛錯矣厥後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皆學
老子而其流遂至於大弊也然諸子之所得於老子者亦
各有異申韓則本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其失尚近後世猶
有師之者蘇張則直學其權詐而爲縱横之說並非道
德之意其失益遠故今亦無傳焉蓋立說不善始
之或差將後之竊其緒餘以簧惑天下者其流弊不可勝
言矣此佛老之害所以甚於楊墨○程子曰謙者治益之
而吾儒所當深惡而痛絕之也
道謙者有而不居之意也治益持也爲學而能謙則虛心以受天下之善不自有其德業而德業日進所以爲善
持其益之道彼夫自滿自足者乃所以
招損耳易曰謙亨君子有終豈不信哉○程子曰道無體
而義有方道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非有形象之可執故無體若義者事物之宜一
事一物有一事一物之義萬事萬物有萬事萬物之義隨
其所在而義見焉故有方蓋自其渾全言之謂之道自其
散見言之謂之義究之道依義
以行而義本不出乎道之外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端倪也始初也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故無端倪

之可見陰陽交逆故無始初之可尋是乃所謂道也道循環而無斷續非知道者孰能識此中流行之妙乎○程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佛氏厭苦棄捨造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聖人之心至公無私凡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全體大用務盡其理且各當其分無有虧欠滲漏故其道蕩平正直行之而宜易於遵守若佛氏則厭煩苦難棄捨一切直以天地萬物爲幻化至於憑臆造作矯揉費力又非人心之自然固大異於聖人平直易行之道矣豈不失之遠哉○程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予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有予則有奪有翕則有張此理之自然故宜予則予宜奪則奪宜張則張宜翕則翕正大之道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謂予之之意乃在乎取之是本欲取之姑爲予之也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是本欲翕之佯爲張之也此皆以權謀詐僞之術乘人於不覺而欺之非正大之道也○程子曰

禮樂大矣然於進反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禮主於減則退遜之意多故須進步向前樂主於盈盈則發越之意盛故須收拾向裏進反之間其所以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者已得性情之正焉禮樂之於人顧不大矣哉○程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形而上者謂之道精微廣大無窮盡無方體雖不離乎氣而非氣之所得名若以氣明道是執形下爲形上矣無乃見其麤而遺其精泥其迹而失其實乎學者當知道爲事物之理不可滯於形氣之說也○程子曰氣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養氣之功由於集義若氣既充則所爲必不愧不怍而皆出於理之正正則大公無私無私之至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聖而不可知矣非至神而何哉○或問何謂誠何謂道程子曰自性言之爲誠自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性具於人理命於天自性言之則眞實無妄者謂之誠自理言之則事物當然者謂之道其實天以是與人人以是承天誠與道本一而已無二致也○程子曰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者此特爲始學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遠也無近也無可離不可離也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者此特爲始學之人指出切近下手工夫見道之甚切而不可須臾間斷耳若論其至則隨在皆道無遠近之分也即心即道無可離不可離之別也此惟聖人乃能與之爲一而造道之極致也○或問學者多溺於佛說何也程子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老矣智力屈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自安一聞超騰侈大之說是以說而入之然則可反乎程子曰深固者亦難反嘗譬之行人履乎坦途其進無難也山高乎其前水深乎其下而進之爲難也於是焉而有捷徑則欣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託乎逆旅者蓋不得家居之要爾未有人既安於家而又樂舍於逆旅者也溺於佛說者皆由平日學

無所得年衰力屈每不自安一聞超逸之論說其清淨空虛因乘便而逃之遂不覺入之深而不可反猶行路者遇山峻水險之處一有捷徑即欣然以從勢必然也然其所以入於佛者以不得吾道之要猶人之逆旅而不得家居之要耳未有既得家居而又樂舍於逆旅者則未有既得吾道而又樂入於佛者也蓋佛非能溺人人自爲所溺學者可不知其故哉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予覆校
閩縣曹鍾藹穎生分校
閩縣薛諤玉雲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三終

濂洛關閩書卷之四

程子　　張伯行

言學第三凡三十四章此合下篇詳主敬誠致知力行之事皆論學之言也

程子曰言學當以道爲志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則必當志於道詞章訓詁非所重也言人則必當志於聖賢人君子非其極也志立則其識必大其量必弘其力必勇將漸躋於聖人之域矣○程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斯善學矣視聽言動雖日人事無非天理之所存順乎天理自各得其正而背乎天理遂日流於妄知其正與妄則知所以閑邪而存誠斯可謂善學矣中庸誠身之功必先以明善者此之謂也○程子曰行失即惡亦改之而已事失即亂亦治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人非聖賢豈能隨處盡善如制行期於無失一失即陷於惡然無不可改之理則亦改之而已處事期於無失一失即至

於亂然無不可治之理則亦治之而已夫惡而不知所以改之亂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安於自棄而不足與有爲矣苟不自棄而改之治之是皆徵厲自新之君子也雖行與事之偶有失亦何害乎○或問入道之功程子曰立志立志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有本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立則專於是而無他歧之惑也人苟志之不立將見異必遷進爲無基是猶無根之木不崇朝而萎矣故在自立其志志立則入道已有其本從此日積月累以馴致於上達之域良不難耳譬之藝木由毫末之微拱把之小漸而暢茂條達遂至於合抱而干雲者無他有本故也此入道之功所以莫先於立志而學者亟當自審也○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詞章之學如司馬遷班固之類是也訓詁之學如鄭康成孔穎達之類是也此雖非異端而浮華鮮實無適於用若儒者之學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自有大

道存焉故欲求道舍此學不可若詞章訓詁皆其末流無足務也○程子曰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所聞者在人而所行者在己學者聞一善言即當究心而力行之庶不虛其所聞而人之言亦有益於己若不實體於心不實見於行則雖有所聞亦如無有其言固自在他人耳於己究何與哉○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理誠由心具邪自外至故閑邪則誠己存非取誠於外而納諸中也彼役役然於不善之中見己入於邪而不能閑矣雖日求善而爲之豈有入善之理乎此存誠者必以閑邪爲先也○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學者將以求爲聖人也君子之學必俛然孳孳而常見其

日新夫至於日新則日進而未可量矣蓋學問此進退之機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中立於其間而可以不進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純一不已無進退之可見以其已造乎極至之地自不容有所復加故也若未至於聖人則學無止期而可不求進哉是以君子必自勉也○程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爲學莫先於自治然不剛則不能造道不勇則不能遷善故學者自治之方必極其剛斷無少委靡則其所守於道者愈堅固而不搖必勇於進修無少寬假則其所遷於善者愈迅速而多功夫至於守道之固而遷善之速何患不漸至於聖賢之域哉是在學者自勉之耳○程子曰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遜而不矜凡人之情惟不達乎理則動多爭競之端惟無得於中則外多驕矜之氣若夫君子理義之見既明故順理樂天與人無忤與世無爭自不至於競矣道德之積既厚故雍容退遜沖然若虛淡然若無自不至於矜矣蓋競與矜之爲累甚大學者當明理修德以去之可也○程子曰學者好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權

其輕重而其貴賤其言未必非也然終不如富人之有金未嘗自言金之美也善學者學問所至其淺深高下雖顧之於心而不出之於口不善學者不務實求諸己徒好爲高論以誇於人所言雖是而其中之所得則無幾矣猶貧人談金歷歷言之未必無當終不若多金之富人幷不自言金之美也蓋高談雖辨之人其求道必不實故學者必以訥言爲貴也○王彥霖曰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程子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敎也不待敎而自樂爲善者此中人以上之資何可多得至中人以下其心未必能誠必敎之而始漸至於善若任其自爲而無以導之於先悲其不爲而無以督之於後則彼皆怠惰委靡而自棄自暴矣故聖人立敎正欲引天下之庸衆共入於善之途始示之以在所當爲終勉之以不能不爲所由由道立而善人多也○程子曰百工治器必貴

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奚爲也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吾人亦無無用之學蓋用之於身心意知用之於家國天下皆是學也若學而無所用雖誦讀何益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程子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學者所以學此道也人惟不知夫道則肆欲妄行如醉人顚倒錯亂無所不至一至於未有不羞恥者皆由平日未嘗知學其於身心性命之理毫末研究故往往自以爲是苟既知學見聖賢之言行如此而吾前日之所爲如彼則愧悔心生自然駭且懼矣人誠知學之不可已而由此以適於道庶不至迷而不返也非然者將終其身如醉人可哢歎哉○程子謂周行己曰今之進學者如登山方於平易皆能闊步而進一遇峻險則止矣爲學之道必當勇往直前不可畏難而中止今之學者皆趨易避難如人之登也

然於平易則闊步而進遇險阻則逡巡不前也欲求其學之成得乎○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之以究其理也而不優游涵泳以養之則不能悅於心然養之而或流於致虛守寂而不能實存於心爲則是徒爲空言而終無所得矣○程子曰義有至精理有至奧能自得之可謂善學矣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義宜於事而裁於心有至精焉理原於天而其於性有至奧焉學者於義理之精奧者能自得於心而知其至善之所在亦可謂善學矣○程子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學有所得而矜持未化踐履不熟者皆未免有強勉之迹也惟學平日之所得涵養功深快然自足而至於樂則志氣清明行誼高遠如孔之疏水在中顏之簞瓢不改其所以樂之還當必有心領之者矣○程子曰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所貴乎學者謂其有體有用也故有得於心即當見諸事充廣而力行之則所學不可勝用矣若不舉力於行而局局其分卒之鮮所設施亦終於

無得而已○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敎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天下事苟不出於誠無有能當其節者如射舞御三者技藝之末耳而中鵠中節中度則皆由一念之誠爲之故古人始敎必使學者學射學御學舞象勺所以養其誠性而一歸之於誠者正此意也○程子曰語學者以其所未至不惟所聞不深亦易忽於理言敎人者當因其所至而告語之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所得自深若學猶有待而緊語以所未至彼不惟不能體驗於心而亦且輕忽於理矣○程子曰言而不行是自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言行相顧斯爲君子若徒能言而不能行則虛誇而無實其自欺也甚矣故君子之所深戒也○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知識蒙蔽不能知也力不勝任不能行也然人能自致其知則有以明乎義理之當然明則其進自

不能己而力量以生可以勝任而愉快故但在勉强於學問思辨篤行而已毋慮乎知之不明而力之不勝也○程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吾人爲學如登山然雖高不辭其勞如行道然雖遠必欲其至若見難則避而姑爲其易者以自解是其識趣卑近不足與有爲而暴棄甚矣夫學者志於大道而期爲聖人然猶有不至者焉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矧畏難趨易而取法乎中不且流於下乎乃知立志不可以不大而進學不可以無勇也○程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固不美矣以學問驕人者其害豈小哉富貴驕人此小人之常態其不美無足論也若夫學問之道無窮雖有得焉未可遽爲自足今乃以之驕人則傲惰敗德學終不進其爲害夫豈小也哉○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所有謂義理之皆備於我者知者方得之也養者常

存之也吾人爲學欲知識則欲養見之既明無所疑養之熟而無所滯由是泰然施之於行其進自有不能禦者此致知存養之功所以爲力行之要而學者所當急務也○程子曰敬勝百邪心一不敬則欲動情勝而羣邪得以中之惟主敬而志氣肅莊自然心存理得而諸妄絕矣是敬之一念實有以勝乎百邪也○程子曰學者當務實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尙何所學哉或曰不猶賢於爲利者乎曰清汙雖不齊而其利心則一也然則沒世而名不稱孔子何爲而疾之也曰非爲求名也爲無善之可稱耳爲學之本務求實得於己苟一近於爲名則此心便失其正與世之營營利者何異彼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正以其無實也非以其無名也學者莫將聖言看錯了○程子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之指此理而言人未有能知而不能行者蓋知之既眞則行之自力若知而未能行是其

知猶未至故學者必以致知爲先也○程子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學而有得則暗者忽明疑者忽信欣然自契於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若安排布置即是著意强爲非眞能自得者矣○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人惟自進於學則日就月將志足以鼓乎其氣故雖老而益壯如蘧伯玉之五十知非衛武公之耄期不倦安有衰息之日惟其不學所以志氣頹靡竟至苶然沮喪老而衰耳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程子曰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學莫大於去累要在誠不誠之間耳蓋不誠則中多虛妄而易溺於私故物欲得乘間以累之惟誠則此心眞實無僞天理渾全絕去憧擾而何有於物欲之累乎此思誠之功所爲不可已也○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盡窮其理程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非一端而已也曰汎然其何以會而通之曰求

一物而通萬殊雖顏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脫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學者於聖賢之書古今之務事物之煩皆當究心精察以求止乎至善其功非僅一端也若無其功而遽期其效雖智如顏子亦不敢自謂能夫亦用力之久眞積有得自一旦豁然貫通蓋萬殊之理總歸於一本故也此聖門一貫之旨所以必從學識而得與○程子曰有辨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辨佞之口才也辨佞之人專事口舌其才足以飾黃可否顛倒是非每多入於不善故雖有所學適以佐其辨佞之資而已終不可與入道則亦何足貴哉昔夫子之告顏淵必曰遠佞人而稱仲弓曰仁而不佞學者可以知所戒矣

涵養第四　凡二十七章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者欲涵養其德性非敬無以立本故須用敬欲求進於學問非知無以明理故在致知此二句程子敎人爲學之要而朱子嘗遵之學者所宜盡心焉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之未至何以能擇惟格物以致之推極吾心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有知矣有知則凡天下事物之來皆能辨別眾理而審其精當故能擇也務擇者可不以明善爲急務哉 ○或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知行之功相須並進者也然所知所行則每有不同者如視聽言動之非禮者人謂其不可爲則雖强勉而從之未必心安意肯也至言穿窬不可爲則人皆知之不必强勉而後能矣蓋所行每視乎所知知有淺深之殊斯行有遠近之別此進學次第之效驗難以比而同者也至若心循天理由知而好而至於樂則是中心浹洽與理爲一知行已造其極豈強勉者之所可能哉其惟君子深造以道而自得之者乎 ○程子曰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苟不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質而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朱子曰論輕重行爲重論先後知爲先故必知之眞而後行之固然世亦有質之美行之力而鮮能明道者由其知之未致故也程子此言蓋爲司馬溫公而發歟 ○程子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二說皆即此章之意 程子曰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悴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況學而見理者乎雖然至於窮理而切切焉不得

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人有小小快意之事便生喜悴猶能積中形外況學而見理身心性命所關甚大其喜悴當何如乎然亦有既知窮理乃切切焉見其苦不見其甘而於所可悅者未有以得其趣則雖日事矜持亦非養心之道也善學者毋拘而不化也 ○程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詞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子弟之志輕才俊者每好蕩佚而不樂就拘束較之愚蠢更爲可憂爲父兄者當亟教以經學切近本務使之心平志定而不以文詞之末習長其輕浮之氣如此則氣質可化而德性可復矣蓋子弟之成否皆由於蒙養之得失朱子詳於小學之教正此意也 ○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學而優則仕古人仕必有期未仕則優游養德不希進取故一出而致君澤民學有以多有成也今世之人幼從父兄之教長逐時俗之趨總惟此勢利而已蓋不待其仕而良心早已喪矣天下亦安得有良吏哉 ○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眾也程子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老莊之說外形骸忘生死置身禮法之外放蕩天地之中謹禮者喜其去膠固之累放情者喜其略法度之拘由是學之者眾如水之就下其勢不能止也 ○程子曰格物適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道者當然之理而散見於物之間故欲適道者必以格物爲始事蓋人之一心最患流蕩而無所用斯去道日遠矣誠於天下之物思所以窮究其理焉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而功自可次第而施此所以謂之近道

也

○程子曰學莫貴於自得非在人也人之爲學惟求自得於己雖師友有啓迪切磋之功而下學上達必在己盡心竭力而後可致非人所得而旁貸也○程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人之爲學必格致誠正修身以求底於有成既成矣又將推之家國天下而有以行之斯爲有體有用之學若半塗而廢學而不能成其業變其所守用而不能行其學是治己治人兩無得矣吾不知其所學爲何事也○程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反之而聖學則有日新之機畫則無進爲之志自足者美善不相投自棄者委靡而無用古今稱湯武爲聖人者以有反之之功也當其用功之時日日躋日執兢惟是進而不已故克臻於聖域而與堯舜竝稱此可見學之爲益甚大而君子不可不勉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

喪己爲學貴有實心古之學者實求有得於己自能推己之所有以及人而成物卽在是今之學者誇飾以求知於人反之於內毫無所得徒爲喪己而已○程子曰君子之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學莫患乎紛雜則此心蒙蔽而終迄於無成君子之學貴於專一而已一則工夫純粹自無歧之惑而吾心之全體大用靡不明矣由是成己成物時措各得其宜故曰明則有功也○程子曰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人之爲學最苦悠悠忽忽無切於求益之心故必精於思慮而後不疑於理勉於求進而後有得於理勤於審問而後明辨於理不然未見其有獲也○程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末學曲藝亦必誠而後精況欲趨衆善爲君子者乎誠者眞實無妄之心爲善之根本也誠於進學則學純誠於處事則事治誠於自謀則己無不成誠於與人則人無不感苟無是心將百務俱廢內外人己無

一可者彼末學曲藝之微猶必誠而後能精其業別欲趨衆善而爲君子其可以不誠哉○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曰漠然未嘗思自以爲得之者未之有也書云思曰睿睿作聖睿通微也非深思何以通其微而造乎聖人之域故惟聖人爲能不思而得下此而不思者皆茫然而無所得者也○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異同是也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心體力行此求於內者也若以文爲主則務外而溺於詞章矣進德修業此求於本者也若考詳略採同異則徇末而流於訓詁矣二者專事口耳無益於身心性命之功非聖人之學也君子將以求至於聖人而[illegible]學此哉○程子曰學以

不欺闇室爲始闇室人所不見之地易於自欺者也學者正宜於此用戒愼恐懼之功一念之發辨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而禁止其自欺方不愧乎屋漏否則此處一蹉本心已失後將不可問矣故學必以是爲始也○程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學者貴於古今載籍事物多聞多識何者可用以修身何者可用以齊家何者可用以治國平天下如廣儲藥物隨取隨給皆爲有用也不知所用則玩物喪志而已雖多奚益哉○程子曰學而爲名內不足也爲學而切己務實惟日不足何暇爲名一有爲名之心則其志分矣可知其內之不足也○程子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學是終身事爲學莫先於知知則必篤嗜以好之好則必專精以求之求則必積漸以得之不至於得其學未可已也蓋古人此學直引爲終身之事無有半塗而廢者故學者但當循序以圖功不可得半而自足也○程子曰學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將不勝其疑矣通莫如理理如文理密察之理

學貴於通故能周流無滯若執一不通則膠固束縛不勝其窒礙矣然欲周流無滯又非渾淪無區別之可能也必品節分明條理不紊一本之中有萬殊渾然之內有燦然經權常變悉合其宜夫然後乃爲聖人之學也○程子曰士之於學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農不耕則無以養其身而身以喪士不學則無以養其心而心以喪人莫患於喪心而身之喪次之其可舍學而甘於自喪其心乎○程子曰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志爲所奪則所務者皆名利而根本壞矣故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也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程子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吾人爲學將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聖人生知安行似不可及然學者苟能百倍其功則聖人亦可學而至是在乎人之自勉而已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此溯人性之始而言之也萬物皆生於天地惟人獨得五行之秀者以生故爲萬物之靈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眞者無極之眞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言人之始生天理渾全寂然不動其本也眞而靜故雖未與物接而仁義禮智信五者早已具焉皆性中所自有也既曰本又曰未發者蓋本則指稟受於天者言之未發則指未接於物者言之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於外情動於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而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忿懥則有所憎其意刻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梏猶桎梏謂拘攣而暴殄之也

性動則爲情情熾於中末流益蕩則戕賊其性矣惟明覺之士知制其情使合於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辟養其性而不至於梏亡愚者不知所以制之則縱情梏性人欲肆而所得於天者亡矣故人不可以不學也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此合下節正論爲學之道也學必窮理致知先明諸心使不迷於所往然後身體力行以求至乎其誠所謂自明而誠之者之事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此承上文而言誠之之道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故在乎信道之篤信道既篤斯行之果決而無所固行之果決則守之堅固而無所搖蓋仁義忠信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常存於心而不離則信之篤矣處變而造次顚沛處常而出處語默皆必於是焉則行之果矣至於歷久弗失而居之安則守之固矣由是動容周旋靡不中理而邪僻之心無自生乃可以盡其性而復其初也上文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此節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是非明足以察其幾健足以致其決如顏子者能之乎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以下皆言顏子之學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人心之私欲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私欲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仲尼教顏子爲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膺胷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胷不敢忘也怒所當怒各止其所則不遷有過即改已改不再則不貳也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內省之明也知之未嘗復行是自治之勇也夫子之稱顏子如此此可見其好之之篤學之之功也然聖人則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其未至於聖人者特守而未化一息之間耳使天假之以年則積絫功深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後世識見卑陋謂聖人不可學而至而其所以為學者不務反躬實踐以至乎天所與我之性而徒專求諸外以逐於記問詞章之學其言愈工而去道愈遠視顏子之所好大不侔矣欲其學以至於聖人之道也詎可得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四終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候官薛知芬蘭紉分校
候官林　鉞左亭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五

程子　張伯行集解

五經第五

篇內詳論經書之旨誦讀之功以及垂教立言之大要俾學者知所用心焉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麤之別五經之言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易以明陰陽禮以謹節文春秋以別是非皆聖賢傳心之要其言涵蓄渾然意味深長無非至理所寓非有精麤之別也○程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然以通語孟為先春秋因人之行事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所書者不過當時數人而公是公非之理無不包學乃窮理之要也故學者欲盡道不必他求學春秋則得矣然又以通語孟為先蓋春秋之旨微語孟之辭顯通語孟則理明而春秋可學矣

○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易雖有交易不易之義而實則十有八變而成六爻故曰變易也道者一陰一陽之謂惟隨時變易以從陰陽之道是以盈虛消息其理至微天地萬物其象至著盛德大業合體用於一源藏往知來該顯微而無間也然亦何事遠求哉蓋天地幽深之理不外日用平實之中故善學易者求之必自近若以為近而易之則求明反悔何足以知易乎○程子曰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詩本人情其流連諷誦每足以感發人心學者吟詠以陶寫其性情之致涵暢而和順於道德之中自然感動興起有吾與點也氣象所謂興於詩者如此○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有道即有用但詩書所言即道而推於用以道為主故曰載道之文春秋之作即用以明乎道以用為主故曰聖人

之用也

○程子曰上古世淳而人樸順事而爲治耳至堯始爲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上古敦龐未變故世淳人樸如穴居野處結繩而治皆順事而爲之也至延際中天而治天下之道實自堯始其開因事制法凡治曆數之教稼明倫之類有功迹之著見者皆可奉爲典常而遵其法則也雖在堯之時氣運漸開固亦隨時張弛之宜而要之立政立教垂範來茲無非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堯書名典作史者豈無取哉

○程子曰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古人爲學必實見諸躬行而言每在所後若汲汲以著書爲事則必不免多言多言則華掩其實文勝乎質必將有害於道矣蓋著書立說皆聖賢不得已之擧爲明道垂教計非好逞辨論以誇世也學者行未逮而妄有言其不背道而馳也幾希

○程子曰禮儀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非教人以博雜爲功也所以由情性而明理物也禮之設非矯拂乎民情所以防私欲而入於道義使知所率循也詩之率非示入以難務所以由性情而通乎物理使知所取資也先王之教皆切於人之身心如此學者當審其用意之所存也

○程子曰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也易之有象聖人所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象者像也人能遵守禮法則凡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宜循規蹈矩依倣而行易象之理亦猶是也善守禮者可與學易

○程子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矣入德以大學爲先而語孟次之故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此所以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語孟也

○或曰聖賢氣象何自而見之程子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聖賢道德學問所造各有不同每發見於氣象之閒然氣象難窺而言則易見蓋言者心之聲也聖人之言自成其爲聖賢人之言自成其爲賢學者姑即其言觀之亦可以得其大凡矣觀論語侍坐言志諸章氣象自見

○程子曰論語所載其猶權衡尺度歟能以是揆事物者長短輕重較然可見矣論語一書所載甚詳其發明事物之理處居多殆猶稱物之有權衡量物之有尺度一定而不可易歟學者非徒誦讀之已也能即其所言而以之揆度事物覺輕重短長之情較然自見眞有銖兩之不爽尺寸之不差者此聖人之言所以爲萬世之法吾人所當深察而體驗也

○程子曰人之語道者語高則遺卑語本則遺末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然無精麤之分通貫言之蔑不識者今之學者言高而略卑語本而遺末皆不知道者也夫道豈有高卑本末之分哉孟子七篇之中言道者不一其詞然高必通乎卑本必貫乎末並無精麤之分而其言茂有不盡者若過爲高妙之說則入於異端矣烏足以言道哉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

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古人之書其理無所不備而用亦無所不該讀之者將以窮身心事物之理而致其用於家國天下之大非徒佔畢其文詞已也今人滯心於章句之末而未能體諸躬見諸行事終日誦讀而不適於用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學者之大患所當猛省也

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者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象數在其中矣太極形而上之理也由是生兩儀而象與數形焉作易者知理寓於象故因象以明理象必有數故由象而知數得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象數之末此京房管輅郭璞之流術家所尚若吾儒則止論理而已必不爲尋流逐末之學也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言本於心古人或因所得而有言或

因所見而有言皆可以知其心如孟子言仁義王政與不動心正人心之類皆平日講求實得於心故言之親切有味乃有德之言也至於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與伯夷尹惠之辭乃所學深造衡量不爽雖未至其域而言之詳盡著明是造道之言也卽一人之言而其不同有如此○或問窮經旨當何所先程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窮經將以致用要當得其旨歸然語孟二書內聖外王無不統貫其所言之旨皆五經之旨也誠於論語二十篇及孟子七篇熟讀玩味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而從事於二帝三王之道矣否則讀語孟而徒資口說於道惘然不知雖多奚所裨益乎○程子曰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禮義者生人之防閑制度者帝王之憲典聖人順人之情而爲之因時之宜而斟之皆有精意存焉後之人非徒學之考之已也必深求之而得其當日之意則聖人所制所垂無不瞭然胸中亦可以斟酌得宜而自我沿革矣

○程子曰古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知道不能以明經此言學不可無師授也古人得其師傳皆聖賢正學用志不紛則經在斯道在故博觀羣籍參稽其證而可以明道後世百家雜出失其師傳於斯道冥然罔覺安能契合乎作經之旨故必先知道而後可以明經此今人之所以不及古人也○程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偸薄父兄子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今里巷之語不可以屬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古者教學之制始自家塾黨庠其所以造就人才者法無不備故人當少時便已習於爲善今則上無學而俗日偸父兄之所敎子弟之所惟利是趨至里巷之間言非禮義皆不可聞於耳此所以日習於不善而風不古若也故治天下必以正風俗爲本以而正風俗尤以復古制爲先也○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聖人作經非徒爲文詞已也皆有深意存焉學者當觀其意與其人而察吾行之所未至者何在且求其心而察吾知之所未得者何在晝則讀夜則思平其心以討論而不失之浮易其氣以玩索而不失之鑿闕其疑以待問而不強其通庶乎中有所見而與古聖人如相告語於一堂斯可謂善學矣○程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禮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古之學者必有師如記問文章此口耳之學不足爲人師以其專務乎外而無實得於中也夫所貴乎師者謂明乎義理中有以自樂而又有以應人之求故言可則行可法求師者舍斯人其誰從乎不然從非所從則學非所學矣

是以不可不謹也○程子曰講說非古也學者必潛心積慮涵養而自得之今一日盡講是以博爲教非有益也講說非古之教然本不可少但或學者沈潛涵泳而自得其意趨方爲有益若講論不休是徒以博爲教言者輕而聽者厭矣何益之有○程子曰盡天理斯謂之易二氣四時往來屈伸天之理也若夫明消息盈虛之故衞進退存亡之道以盡天之理斯謂之易焉善體易者其知之矣

讀書第六 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讀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則必固[illegible]而無所通達矣文辭也義理也古人之書言不盡意亦在學者神明而自得之耳若讀古人書而不能因辭以明其理於文義不加留心則古人立言之本意必多拋荒忽略乃或專精於文義字解句析以求其說則又拘守所見未免膠固執滯中多窒礙無所通達矣豈所稱善讀書者乎○

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耒之首爲耜耜之柄爲耒範土曰陶鑄金曰冶聖賢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夫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缺也然其言雖約而理無不該原非以多言爲貴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之人當始執卷便志於爲文所言雖多而未能明理亦何足爲有亡且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未免流於邪僻其害於道也必矣何若不言之爲愈乎○程子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此古人豫教之方也子生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之唯諾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禁於未發之謂豫人之幼也智識思慮未嘗當日教以格言至論使之盈耳充腹先有所入於中久自安習日復一日則後此讒說不能搖惑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若教之不蚤及其稍長內爲偏私所陷溺外爲流俗所銷鑠欲心德之純全也難矣故教不可以不豫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尊君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諸若此類乃炳如日星其義雖大非難見也惟微詞奧義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耳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尊或卑而進之或尊而退之或微婉其詞或章顯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無所偏倚文質之中而無所損益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作好作惡乃制事之權衡以酌一時輕重之宜揆道之模範以立萬世遵循之則也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大觀百物之變然後知化工之神如此其妙聚衆材之良然後知作室之用如此其周況聖人之用心精微深達非可以一事一義窺測者乎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深入默識心通庶幾能深造其微奧之域而有以得其用心之所存也然則春秋顧可易讀乎哉○程子讀易至履敷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在上者舉而進之士知修其身學成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言良不謬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六德則爲公卿三德則爲大夫下此皆位稱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沉淪於下倖士惟患身之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學成而君求此自在上之事而學者則不以己與焉故人爭自立德而不榮情於爵祿也至於農工商賈各執一業亦各安其享而有定志此所以人無潛差俗鮮奔競上下相安而天下之人心可一也此風已不再矣宜程子讀易至此而有歎歟○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

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揜胷中之蘊作爲六經以垂敎爲世原非有意於爲文而文自不可及蓋有德者必有言也或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游夏在聖門稱爲文學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禮記之類然其所言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例未嘗秉筆以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此易賁卦之詞程子引之以爲古人觀變成化皆有用之實學非如後世掇拾華藻徒爲無用之空言也○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固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退之韓愈字也有德者必有言古之君子惟務修德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由是播之於言不期文而自文非沾沾龊筆專學爲

是也若退之生平專事文章而苦心竭力之餘於道亦覺有得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灼有見其所傳者安能言之親切若是其殆因文而見道者歟○程子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强弱學易者知吉凶消長之理識進退存亡之道隨其時勢權變所適此則其大方也○程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則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也游酢字定夫西銘張子所作其說推乾父坤母之由明一本萬殊之致可謂廣大而精微矣然皆不偏不易之正道定夫讀之即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是眞能求其意於語言之外者也凡讀書而拘拘章句不明其理終無所得者比比皆是如定夫者豈非程門高弟哉○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程子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爲文極一時之好尚言藝可也讀書明千古之理道豈直藝云爾哉但謂之藝則徒尚佔畢專事涉獵所求於書者淺矣不幾失聖賢作書之意乎○程子謂方道輔

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方元寀字道輔聖人之道寄於六經學者欲入其門自當以窮經爲要蓋經所以載道猶櫝所以藏珠窮經者必當心會而身體之非徒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已也若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所得者僅古人無用之糟粕耳何足與言道哉○程子曰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以明道也浮詞過盛則意爲所掩而道反晦故以簡爲貴簡則辭不煩而意達使人尋味不窮斯於道有發明矣○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程子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

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荀卿韓之公子杜預晉時人管子管仲也言人之於道必已至之而後能言其所可以得力之故然亦有學未至而言至者循其言而遵之俱可以入道如工夫至眞積力久之後則自能入此荀卿之言也優柔以求之饜飫而趨之若江河之浸而益深膏澤之潤而益滋其涵養有漸如此至於所見既瑩渙然冰釋所存既熟怡然理順則深造而自得矣此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不一其思之又重思之反覆其思也如是而不通鬼神亦將有以通之是非鬼神之力所能爲也盖彈竭誠其致必極於此也此管子之言也夫道以積久而得[illegible]能以精思而通三子所言皆足爲入道之方而其身[illegible]之能又也學者循其言而遊之可也○或謂聖人之道其難知也程子曰聖人未嘗

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言也涵蓄無窮之旨學者宜深思也聖人之於道未嘗言易以令人驕亦未嘗言難以令人阻但視人之用力如何耳因引孔子之言而歎其涵蓄無窮以見人之不肯用力於道者正如未思而先以爲遠也學者誠深思其言亦可以自奮矣○程子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僅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但人不由之耳羣經定於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傳之已差使非子思孟子相繼纘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則久息而不傳矣夫大道千古爲昭何嘗息滅特人不由之耳今語孟學庸之書具在學者取而讀之不亦可以見聖人之心哉○程子曰詩書之言帝皆有主宰之意者也言天皆有涵覆之意者也言王皆公共無私之意也上下數千年若合符

節詩書所稱有曰帝者則皆有主宰之意曰天者則皆有包涵覆燾之意曰王者則皆有天下共主至公無私之意上下數千年間稱名思義若合符節蓋其道無不同也○程子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聖人作易大之自天地幽明小之至昆蟲草木至詳且備而無一之不合者以理之根極本一貫也○蘇昞問修辭何以立誠程子曰苟以修飾言語爲心是僞而已有是實於中斯播是言於外若但爲修飾語言而已則此心便僞而不誠矣所謂修辭必立其誠也○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德盛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其言皆足以垂訓後世故必傳文盛者從事詞章其言雖未必醇而頗合乎道如荀楊韓愈之類俱不可廢故亦傳○蘇洵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爲居業之實耳程子曰講習而無益蓋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

亦空言耳師友講習正所以明其理豈盡空言無益蓋亦未嘗返求諸心而有得耳若窮經固爲學之事然苟不能自得於心雖五經亦屬空言未爲有益也總之學貴返求自得能自得則治經傳道以究心往哲之旨固爲有功即平居講習以發明先聖之言亦非無益其實則一而已奚彼此之分哉○程子曰農夫勤瘁播種五穀絲麻吾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械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修其聖人之遺言以待後之學者茲爲小補耳衣食不缺用度無虧享太平之樂將何以無負乎惟有述往聖而待後學力爲作者之事以庶幾少補於世耳○程子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順則詳學以正爲本言以當爲本政以順爲本若博也文也詳也皆末也得其本則末在其中矣○程子曰思索經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

然有獨見賁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己亦且誤人也此言學貴自得也自得則不泥於經義而脫然有獨見故所藉者深遠而無盡而所處者安固而不搖若徒以思索爲功不能於簡策之外別有所得則固滯不通而所資所居亦淺陋而易奪矣是以以之處己則誤己以之誨人則誤人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五終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刊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如覆校
侯官陳濂壽川分校
閩縣薩承流丹洲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六

程子　　張伯行集解

善治第七

此卷所論端治本明法制皆爲政之道也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有治人斯有治法故善言治者不急於行法而急於成就人才人才不足則雖有良法亦徒爲具文而已其誰與行之哉然必有師學而後有人才故成就人才者不患稟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蓋師學不明則雖有美質亦終於自廢而已其何以成之哉此言行法必先於得人而得人必先於立教爲治之要道也○程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民之自有者力也所恃以養生惟在於此苟不知愛惜之而重困焉則將不獲自畢其力而無以遂其生此救死惟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故養民者必務與民休息使之力無不足生無不遂然後化行俗美庶可漸幾上理蓋養必先於教乃萬世不易之常法而重民之力尤其本務善爲政者不可不知也

○程子曰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三代守成令主莫如成王而君德之成則由周公公之相也當王幼沖其所以輔導之者見皆正事而無非僻之行聞皆正言而無邪妄之詞左右前後皆正人而無便佞宵小之誘涵養薰陶習而安爲久而化焉故能成其德性而淑其身心蓋君心當未染之時輔之以正則易從而有功此人臣事君之道所當豫之於始而周公爲可法也○程子曰主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言爲治者主於臣民之上有大體焉不可褻也施於政事之閒有次序焉不可紊也至於斟酌損益隨事應變則又臨時制宜不可執一而論此所以立綱紀之本而得張弛之道也○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關雎美文王妃姒氏有幽閒貞靜之德麟趾美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蓋化必自內而及外由近而及遠也朱子曰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於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卽此意也○程子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

之訓爲必可信先王之治爲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人君治當世之務其要有三一曰立志以圖治二曰責任以輔治三曰求賢以分治蓋人臣有嘉謀非君志先立則信用不專人君欲用其言非責任宰輔則奉行不力至於君相協心矣又必旁求俊乂分理庶職然後能實施於天下此三者爲治之本也而三者之中尤以君志爲本惟人君至誠專一以往訓爲必可信盛治爲必可行其志既定而內不狃於近功外不惑於衆口斯可以臻上理而無難矣○程子曰人君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若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爲益多矣人主居九重之內所密邇者惟寺人宦官耳儻一日

之閒時近正人聞正言則氣質不期化而自化德器不期成而自成故其要惟在於選賢德之士使日侍左右以勸講論備顧問從容燕語之下不徒漸摩德義啓沃君心卽至於人情物態之煩冗穡艱難之狀皆可因事敷陳隨時開導漸積旣久自然睿智日生比之深處宮闈者其所益固已多矣蓋君德之成就端在親賢而勤於接見惟人君加之意焉而已○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天理有中正之則而得之爲難人倫有至善之準而至之不易故得其正則順乎天之宜盡其極則立乎人之紀此堯舜君天下之道所以卓越千古而非三代而下所可及也○程子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斟酌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道與法二端皆治天下者所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

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善與惡不兩立敬與爭正相反故敎人者欲消其惡不於惡消之但養其善心則人自有善而無忌矣治民者欲止其爭不於爭止之但導以敬遜則民自相敬而不爭矣此探本窮源之論也○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人各有親使之皆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然後爲能不獨親其親也此卽夫子所謂老者安之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也○程子曰惟聖人善變通天下之事之常者可以常道處之若事當其變有難拘乎常道者惟聖人道理純熟胷中臨其事機而一以時中之道處之則旣通其變而仍不失乎常所以爲善也○程子曰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爲政不務其末而務其本者莫大於使民興行俾之有孝弟齒讓之風而化行俗美也若果興仁興讓民俗善矣彼必不肯游手好閒皆盡力於田畝農桑之事而猶患衣食之不足者有是理哉然則王道之行養固在敎之先而實收效於敎之後也○程子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

後世祇以法持天下先王之世道民以德齊民以禮其所以治天下者惟此德禮之道而已而法令則其末也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全無道德齊禮之意則其法亦非先王之法矣治安能以古若哉○程子曰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斯可語王道其要祇在愼獨純純一不雜也不已無間斷也言能純其心如天之不已是卽天之德也有天德則渾然天理而無私意間斷可與語純王之道矣至其切要用功處祇在愼獨蓋惟愼獨所以能不已而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至誠之功用也○程子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君道稽古正學則善惡辨忠邪一趨乎道之至正皆所以定其志也惟人君之志定則去邪勿疑任賢勿貳而忠言讜論日進於前天下之治成矣然欲求定志之道則當自正心誠意始○程子曰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習見之熟也習聞之久也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人無好學之志則自棄而不求進矣雖

聖人其如之何然在世有不學之人而聖人原無不被之化所以聖王在上民多遷善而不自知蓋所見無非善行所聞無非善言涵濡薰陶久而與之俱化則敎之入人深且遠也彼不學者徒自爲聖世之棄人耳可勝惜哉○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人主君臨天下之道不止一端而論其本則惟在於至誠仁愛而已蓋至誠則純一不雜以實心行實政而百度因以維貞矣仁愛則慈祥豈弟以仁心行仁政而兆民歸其度內矣君道之本孰有大於此者哉○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覈之論矣罪疑惟輕言罪已定而或有可疑則舍重就輕刑不妨少寬也功疑惟重言功已定而或有可疑則舍輕就重賞不妨從厚也不辜無罪之人也不經謂不當刑賞之常經也古聖人知行各造其極而刑賞宜無或失矣然觀書稱堯舜乃不曰刑賞必當功罪而但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者此可見聖人忠厚之至與後世酷意苛求過於刻覈者大相懸殊矣○程子曰人君欲附
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
四海蒙其惠澤可也人君居高臨下欲使天下親附於己其所行之道必當顯著明白以與天
下共見而所以顯明之者則有本焉惟是實其心之所發而誠意以待物推其心之所欲而恕己以及人而又行不
忍人之政以施其惠斷懷保之仁使四海之內被湛恩而沐膏澤王道之成庶乎其可立覩已○程子曰
為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
之何矣為政者不可徒為目前苟且之計也必期立善法使可以流傳久遠而無弊若後世不遵而變更之
則末如之何矣君子祇為其可繼者而已○程子曰長育人才者教之在寬待
之以久然後化成而俗美凡長養人材者嚴以督之則拘束難堪故必誘掖獎勸發之在
寬急以求之則躐等無序故必優柔漸漬待之以久然後教化成而風俗美焉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輔之翼之

使自得之皆此意也○程子曰斟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必有權度卓
然不疑者未能無差忒古今之事理萬端是非可否經權常變紛陳於前欲就中斟酌而定
去取自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有不至於差忒者也蓋中無主則紛紜淆亂去取俱不得其當何以立事物之
宜而定權衡之準哉○程子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德化大行則東西朔南無
不心悅誠服人心豫附自固運日昌故君道必以是為本上章以至誠仁愛為本者自上之及乎下者言之此章以
人心悅服為本者自下之應乎上者言之上下交孚而治天下之道盡於此矣

作新第八此篇所言多職守之事凡二十一章

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
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此欲為君相者變化人才以盡其用
也作新者振起而更新之也變化者隨其質而轉移之也言風俗頹靡欲振作而更新之使人才衆多為法固難至
材質已具欲變化而轉移之使人才歸正其道則易如凡今之人皆負才而可用即其本心何嘗以小人自甘特視
君相之意為轉移耳誠尊賢使能變化有道則君子固鼓舞思効即小人亦爭自淬磨豈患人才之不足用耶○
程子曰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
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為宜朝夕納誨
以輔上德經筵設官固所以講明經義然不止此也必每事切於君身如出入起居隨事進規務使潛移
默化以薰陶其性質古之承弼乃辟得此道也至於朝夕納誨則人品之邪正國家之治亂民生之休戚財用之縮
盈無不講究詳明漸漬之久然後君德成就而勸講之職始盡矣○程子曰治則有為治
之因亂則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因者事機所由也治不自治必有為治之
因亂不遽亂必有致亂之因亦自人操之而已知其因之在人則何以為之而治何以致之而亂不可不深思其故
矣○程子曰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不及博施濟衆堯舜

猶病然其力有限而其心終無已時也○程子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
國不可歸之命在人而論則有賢不肖是氣稟之清濁不齊命也在國而論則有治有亂是氣數之
盛衰懸殊亦命也然人定自足勝天故不肖可轉而為賢亂可轉而為治不可盡委於命而不盡人事之當然也
○程子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
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
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
警衆可也州縣親民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監司與州縣一體則上不至蒙蔽而下亦不至掣肘今監司
以伺察為能州縣以掩蔽為術上下相猜其何以為治吾謂為監司者不若與州縣推誠布信寸有不及者則教而
督之教有不聽者則擇其甚而去之懲一以警衆可也不猶勝於專用伺察而反為其所掩蔽者乎○或問
為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如之何程子曰亦

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者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君未之見也僚所以佐乎長人之邪正不同故言多不見從而勢又不得自主誠有難爲處者要亦度其事之輕重大小何如耳事重而言不從則去事輕而言不從則留我不至以阿附蒙恥事大而不得不言則爭事小而可以不言則不爭則彼不得以執拗見非此亦君子進退語默之宜也然今之僚佐多與長不合者宜有能去者矣而卒未之見焉可知世人貪戀一官同流合汙者衆而特立不迴者寡

〇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也一命之士初入仕籍其職雖微然苟存愛物之心則必有及物之效蓋職無大小但觀其存心如何耳若夫居高位而得爲所欲爲其所濟夫豈可量哉

〇劉安禮問臨民程子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隱隔於上聞則不得其所者多矣故必使之各輸其情而後民間利病不至於壅塞此惟子諒易直之君子能之也

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格而自無不正矣非徒在乎以威御之也

〇程子曰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察民隱求訪賢材此二事正使職之大者不可不留意也

〇程子曰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今孰大於是教官之設其職甚微而操教之權則所係又甚大蓋欲使之教子弟修齊治平之道養育人材以備異日之用非可苟且尸位也誠能實心任事修其教誨之職則宮牆雖化爲邦國之光是眞不素餐之大者矣若胡安定之在湖州庶可以爲後世法已

〇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程子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治獄之官乃民命所係一失其平則不可復生而冤抑之氣上干天和或人所以疑其不可爲也程子以爲苟能至慎至明以供其職則平反允當而一郡無冤民矣其爲德不亦大乎又何不可爲之有

〇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存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愼重者也

〇程子曰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未可求而其母知之何也愛之至謹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於赤子何失之有孩提之童未能自言其意其所欲未易求也而其母必知之蓋愛子之心款曲周到誠之至也治民者一如父母之於子則民隱上聞而所以愛養之者自無不周矣

〇程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斂聚也利己以凡事言利財專就貨言也己者人之對惟欲利己則不顧乎人而其損人也必矣財者怨之賊惟欲利財則不顧乎怨而其斂怨也必矣夫損人而斂怨雖利己得財其能長享乎君子斷不存此心也

〇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

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敗族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必出以至公之心舍己從人合天下之謀而從可以成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己而行亦烏能有濟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其功卒不可成也鯀治水九年功雖未成其所治亦非常人可及特以其强於自任拂乎族類故公議隔而得失罔聞人心離而事業莫助所以卒至於敗也凡事皆然而何疑於治水哉

〇程子曰今之度量權衡非古法之正也姑以爲準焉可耳凡物不出於自然必人爲之而後成惟古人得其自然也古者度量權衡生於黃鍾以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以生寸尺丈引以一龠之容千二百爲黃鍾之實以生升合斗斛以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爲黃鍾之重以生兩觔鈞石是皆得天地自然之

理法之正者也後世欺詐成風其長短輕重多寡之制皆以私意造作而大與古法不同矣故程子謂姑以爲準焉可耳而深歎古人之獨得其自然也

○程子曰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至於道矣後漢矜尚名節成於風俗大約皆近於徇名未必自得於中也然視世之卑汙苟賤者相去遠甚但一變其矜尚之心則可至於道矣蓋世變日下如後漢之風亦足以砥礪末俗而去吾道不遠此程子所以取之也

○程子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戡亂之後即當繼以致治三代以下皆有制度文爲以定一王之憲而垂之於永久自漢而後一得天下即因循苟簡無復遠大規模此所以治終不古若也

○程子曰做官奪人志仕而志圖富貴患得患失者不足論已然或馳騖於是非得失之境而此志動於愛憎取舍之私或經營於功業政事之間而此志陷於利害趨避之巧者比比皆是蓋德未成而宦官未有不奪其志者學者所當深省也

○程子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賢才關於風俗故爲治天下之本然欲得賢才在先有以教育之必廣訪擇隆禮聘取其有德有材者萃於京師以講明正學其所學之道則本人倫明物理不以他務紛其心焉其敎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小學以下皆敎之之方也誘掖而引進之激勵而作興之漸序則不迫成就則有終皆敎之之序也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

於聖人之道其用功之要則在擇善以致其知修身而力行推之可以化成天下雖鄉人而可至於聖人焉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學行中於是者即上文所謂擇善修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其人焉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敎天下之學敎成使爲大小學官推敎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聚而敎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仿周禮鄉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至擇士入學之法則自下而升於上倣周官論秀書升遺意所選士皆取德立而業進者如是則適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較之以文詞記誦取士者其得人必有間矣

同治五年夏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覆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閩清范福年穀之分校
侯官陳濂壽川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六終

濂洛關閩書卷之七

程子

行事篇九 此篇論應事接物之宜日用倫常之道皆生人不可闕而學者所當盡心者凡三十二章

程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恤浮議而忘審己其必馳矣 人心之愛惜不同吾人行事但當自審其是非若所行果是雖浮議何足恤也儻畏人言而忘審己則瞻前顧後方寸亂矣事豈有成乎 ○程子曰久閑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閑時而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未有不生者也 凡事有機閑之則機械之心生若不預防之於始而方其閑時心爲所引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日生而不窮矣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學者不可不察也 ○程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

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貪富貴厭貧賤者人之常情賢者豈反於人情乎獨是有義與命存焉非可苟爲去取也惟君子平日精義知命故守乎義之正安乎命之宜其於境遇之來毫不足以動其心此所以大異於常人耳 ○程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天下之事吉凶無常觀人處之何如耳善處之雖當悔之途而功可成不善處之則即利之中而害伏此聖人作易必以人事挽回天道也 ○程子曰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 駸駸進而日上之意聖人心無私累自然先覺若以料事爲明則必以屢中爲喜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猶自謂其明也勢之所至豈能知反乎 ○程子曰天理無私一入於私雖欲善其言行皆非禮 禮者天理之當然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入於私則言行之閒雖欲其出於善而私欲夾雜皆未合禮此閑存之功不可不亟亟也 ○程子曰閑天下之理至於無可疑

亦足樂矣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窮之極其至而本末終始學無所疑則一心之內四通八達觸處洞然其樂可知矣 ○程子曰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事無大小一循乎理而已若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義雖微傷而所利者博則有昧而爲之者原其初心亦止於較大小徒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君子之所必不爲也 ○程子曰所守不約則泛然而無功約莫如敬 學必視其所守所守不約則泛騖失歸而終迄於無成至守約之道莫若持之以敬敬則主一無適而自無紛馳之患由是窮理致知應事接物隨在可以有功此聖賢之學成始成終也 ○程子曰凡避嫌處事者皆內不足所爲誠公矣初何嫌之足避乎 避嫌私見也無理義以主之故內不足多避忌而不敢爲若果出於至公自可坦然行之而無疑何嫌之足避乎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 君子處事一以

敬爲主而已敬則無小大無敢慢若簡細故以自崇則忽略之弊非敬也敬則此心常存不容虛假若飾私智以爲奇則有詐僞之端非敬也皆君子之所不出也 ○程子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小人最不易防故防之之道先當正其在己己一正則彼雖奸詐將無閒之可乘矣蓋正己自可以格物不獨爲防小人然也 ○程子曰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微顯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而已矣 孝親敬長事之至顯者也孝本於仁敬本於義理之至微者也然仁義之理即見於孝親敬長之閒是事理一致也仁義之理雖微而皆顯著於孝親敬長之際是微顯一源也推之莫不皆然能通乎此則知日用動靜之閒無在非事即無在非理因其顯可以悟其微古之所謂善學者以此而已矣 ○程子曰物聚而無以養之則不能存息矣故君子動靜節宜所以養生也飲食衣服所以養形也威儀行動所以養德也推己及物所以養

人也養道之所貴惟正而已矣得其養則無物不長失其養則無物不消由一身內外以及人物皆然而所以養之之道貴出於正正則大順之理己處之而奈人受之而安矣○或問從俗可以從歟程子曰於義有害者胡爲而可從從俗如孔子獵較之類於義無害者或猶可爲若有害於義則風俗人亦正當自我轉移其不可從也必矣○程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臨震懼死生而色不變當疾病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人惟己私未化則物可以擾之形可以病之若德盛者心身純乎天理故臨震懼死生之際當疾痛慘戚之時一任天理而行又何足變其色而動其心乎此惟素養者能之非一朝一夕所可襲取也○程子曰公天下之事苟私意爲之則不公矣天下之事本出於至公人但當以公心爲之耳苟參以私意則雖幹公事而其心已先不公矣其何以觀事之成敗而服眾心哉此公私之際不可不審所處也○程子曰

獨處而靜思者非難居廣而應天下者爲難獨處潛修而靜思乎理義以自淑此非學者所難也惟居其心於廣大而道明德立可以應天下而有餘斯則成己成物合內外而時措之學是之爲難耳○程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也人患不能自見耳在外之事與己無與故不知不足爲患也若不能自見則心身之臧否德業之進退皆茫然莫失安得不患乎○程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息者皆誠不至也天下事不外一誠人能眞實無妄則言有物行有恒而人爲所動志自直氣自壯而事亦有成若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息者皆由乎日誠之未至故也此即中庸所謂不誠無物故君子必以誠爲貴也○程子曰責善之道必也貴誠而不貴言則於人有相長之益而在己無自辱之患朋友道在責善然貴以誠意交乎而不貴乎多言蓋意誠則在人必能感悟自有相長之益而在我亦不至如瀆可無取辱之患矣此交友者之所宜知也○程子曰妄動由有

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乎其不由欲而動矣中無私欲則循理而行自不至於妄動故有得可以無失而鮮悔吝之虞今人之所以妄動者由其中有私欲之見故也夫妄動而得於此者必妄動而失於彼一失也究之此之所得者終亦必至於失二失也又況不當得而得非特失之已也而且有無窮之凶咎以隨其後乎是故無故而得福謂之妄得之福而災亦隨之不當得而得謂之妄得之得而失亦繼之苟知得之旋至於失而凶咎復不免焉亦庶乎妄念可以潛消不役於私欲而少有所動矣○程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問所以佐學之窮不問則終於不知問則不知可進於知人當自用其恥而無恥於求知也○程子曰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

知言者究極天下之言而明其是非得失之歸苟學能知言則於理無疑矣識時者時有消息盈虛當進則進當退則退苟道與時行則無不得其宜矣知要者庶務雖繁必有綱領得其綱領而挈之則事無不理而執簡可以御繁矣○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通乎道者於凡天下之理莫不洞燭其當然與其所以然故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皆不能逃其明鑑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兩不爽孟子所謂知言者是也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時中謂有時而中億揣度也不通乎道則此心失其權衡是非茫然莫辨雖勞心竭力時或偶中然亦出於億度之私而非其明理之所致也豈君子所貴哉○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夭壽必然之氣數也義者是非可否當然之天理也賢者惟知

義之當然而命固在其中矣若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眞知安行但能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處義也

○程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天下萬物皆己度內若得而撓己是己無以爲之宰也惟有志之士道明德盛不爲所撓而己立己既立矣則天下在我運用之中萬物在我利濟之內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程子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有也君子之道體用兼備安人安百姓皆其所有事貴乎措之天下國家以觀其成苟弱抱濟物之具未能質及乎物而物不被其澤雖有亦若無耳所以古聖人道濟天下必欲於吾身親見而不徒託之空言也

○程子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常人之心遇憂勞則失其故常處安靜則忘其遠慮惟聖人不然雖當憂勞之時而安靜者自若心不因之而紛也至其在安靜亦將有所憂而特未嘗勞心不因之而縱也此聖人樂天憫時並行而不相悖者也

○程子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利則衆亦與之同利而安享其所有苟徇自私之心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己而擊奪其所有矣此理勢之必然而人所當深鑒也

○程子曰學佛者於內外之道不備冥心滅性是無內之道也絕物棄倫是無外之道也佛之爲害如此人顧從而學焉何哉

○程子曰君子處難貴守正而不知其他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遇難而不固其守以自放於邪濫雖使苟免斯亦惡德也知義命不爲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則爲守正守正故中有定主利害禍福不少動其心方能以道濟變而難可解若猶不解則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惟有安之而已若不守正而行險徼倖踰越禮法以自放於邪濫雖或苟免而禮義廉恥斷滅盡矣是無義無命惡莫大焉豈君子所爲乎

正倫第十　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然必其分明而後情益合此處家之道必如是而後爲得也

○程子曰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言語不愼則無以養德飲食不節則無以養生事在於日用至近而所關繫於人者爲甚大故君子必愼之而不敢有所放必節之而不敢有所貪也

○程子曰所處於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人能素位而行安於所處雖逆亦順故貧賤未嘗不樂否則非分營心願望奢侈雖

順亦逆故雖富貴亦嘗歉然不自得此無他一以理而一以欲一以義而一以利也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學者宜自擇之矣

○程子曰踐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相顧而人猶或疑之若行不踐言而欲人之信蓋未之有也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也人自生日正父母劬勞之時此身與存二人已往罔念深恩罔極莫報當不勝其悲痛矣尚忍張宴作樂耶若高堂無恙以此娛親庶乎可已嗟乎此景豈多得哉

○程子曰人處骨肉之閒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不以私愛失正理骨肉之閒恩情繫戀多不合禮義惟剛立自立之人爲能不以私廢公不以愛徇慾而無失乎正理蓋恩情而節以禮義則不至於流居家者所宜深鑒也

○程子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

欲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男尊女卑夫倡婦隨理之常也若恣情欲而不能以義牽制而不剛婦狎暱而不顧勢將悖其常理因而無所利矣此夫婦之道所宜正於始也○程子曰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眾矣惟妻孥之牽情慾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哉情私最易溺人匹夫悍卒見難而輕生者往往有之至於衽席之愛能斷然不惑者則鮮焉蓋情慾所牽有甚於死之難割捨者此可見理不足以勝私而吾人所當深省也○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惟聖人爲能舍己之善以從人之善下此則皆不能故極爲難事蓋己者有我之見人之所最自私者雖痛舍之猶恐己見未忘守之者固而從人者多有所輕忽也況可驕矜而自恃乎此顏子之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所以爲大賢而學者所當取法也○程子曰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

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壻者女之配固宜慎擇婦者男之配尤宗祀所繫擇之愈所當慎然壻在耳目之前其志行易見婦居深閨之內其性情難知易見者不可忽難知者尤不可忽也○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程子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與人居所謂敬業而樂羣也故有規過之道然不告則心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又無術以處此問者所以自疑也程子謂不告固非盡心之忠徒告亦未得忠告之道惟在平日誠意交通彼此無間在於未言之前斯言出而人悅服自然信從樂受矣蓋告而不受者在於人不我信而人之所以不信者實由我一念之誠不能懇至原未足以感人也然則進言固有道矣○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爲多朋友相處非獨資其講習之功也蓋朝夕切磋則薰陶漸染自然其德日進故相觀而善之工夫更多此友誼所以爲重也○程子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人心每有所溺如因愛惡之偏遂失其是非之正情之常也故妻孥其所愛者言雖失而多從至其所憎者言雖善而亦以爲惡矣夫暱於親愛而隨之則出於一己之私豈合乎至正之理哉君子必不以私恩害正理也○程子曰三年之喪禮之至義之盡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不及如父母之喪人子之心哀慕無窮而聖人則以三年爲限蓋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也以言乎禮則固極當親而爲禮之至以言乎義則人情所宜而爲義之盡也推此而凡先王制禮皆本乎人情宜乎民俗可知矣○程子曰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人動輒聚衆亦大爲民之蠹也損民食情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人古

用酒祭祀則其大者老人亦藉以扶衰憊至於嘉禮不得三五行何嘗縱飲巨度今人專尚宴飲沈湎無節則大爲害於民矣況民食以損民業以墮酗暴犯刑鉤引寇賊莫不由此故古先王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乃所以防酒禍也憂世道者可無以禁之與○程子曰事急而敗者十常八九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倉卒之頃事急而敗者十常八九其偶有不敗者亦倖而已矣○程子曰好疑者於事未著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形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周周章也中無定見故事尚未形而已先存疑惑之意與周章之意其病在心能治其心則虛明而靜正自可無此患矣○程子曰占出於自然之理聲發於自然之氣聽聲者知其人之善惡卜者知其人之姓氏是一道也有理而後有占由理而出有氣而後有聲發由氣而發皆自然而然不可爲爲者也故聽聲者即氣所傳而知其資之善惡卜者因理以推而知其人之姓氏是皆各有一種道理也○程子

曰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人之爲善惡皆有可轉之機惟中無所疑而立志已定則勢重而不可反如堯舜之爲善不可使之爲惡桀跖之爲惡不可強之爲善善惡雖殊而其堅於自信則一也人奈何不慎擇所向而使他日有不可復反之勢哉○或人有自名導氣養生者問子亦知之乎程子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此而已聖賢養生之道惟是順天時之宜安人事之正窒嗜慾而不爲所撓定心氣而不爲所搖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爲導氣養生之術哉○程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天下惟利之一途乃衆心之所同欲而不可以專焉者也專欲利己則不顧乎衆其爲害有至大者蓋人之欲利其始本出於貪而後遂有無厭之求貪之甚則必爲欲所昏蔽惟知有利而忘理義之正即不當得者亦無不計較以求必得焉求之極則己之所無必欲爭之於人人之所有必欲奪之於己其致怨也爲不可言矣夫一念之貪遂至於爭奪結怨如此其害何大哉故君子當淸心寡欲以求事理之當然不可見利忘義而遺害於無窮也

○程子曰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誠之至者純一無僞實心流行可以格天地以質鬼神可以動君父可以孚民物其感通之可道無微弗入無遠弗屆有不期然而然者蓋天下同此一誠之理至誠之所感通道同必至於是若稍有毫髮之僞即扞格而不能入矣惟知道者識其中相感之故相通之機而求全其純一無僞之本體斯可以動物而無難矣○程子曰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不爲善欲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覺莫要於思惟思爲能窒慾害人莫甚於慾人之所以爲不善者皆爲慾所誘故也誘之不已必至於滅絕天理流於禽獸而不自知夫耳目口鼻四肢之慾人孰無之但不加察而任其所誘其害遂至於此然則窒慾之法當何如亦惟有思而已矣蓋凡慾之來患在於不覺此覺則彼退其功莫要於思思則心與理會而慾自可得而窒矣九思是其大端也○程子曰處屯難之時而有致亨之道其惟正固乎凡處難能守正而不變者鮮矣人當困厄患難之時每多喪其所守而僥倖以苟免抑知致亨自有其道亦視人之處之者若何耳若能固守乎理義之正而不爲所移奪則雖有屯難亦安之若素何困之不自我亨哉然而能此者蓋鮮其人矣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候官王星庭子明覆校
閩縣郭雲珂玉潭分校
候官陳爲新威臣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七終

濂洛關閩書卷之八

程子　張伯行集解

天地第十一 此篇多論天地造化之道以及陰陽鬼神之理凡二十八章

程子曰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亦順理而已矣 天地之道往來變化屈伸不窮無非理之自然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者亦不過順理而行無所矯拂即與天地合其德矣無他道也

〇程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爲霜非也雷由陰陽相薄而成蓋沴氣也 沴戾也金氣肅殺凝而爲霜星月氣潔降而爲露原屬二物非露結爲霜也至陰陽相薄發而成雷蓋沴氣也總之皆天地之氣所流行也

〇程子曰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此程子指天之名義以示人也乾爲天之性者天言其形體乾言其性情也天之性情惟其健而已健之體爲性健之用爲情惟健所以不息此之謂乾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道者天理之當然也就天而專言之則謂道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以功用言則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之謂鬼神也以妙用言則造化之無迹者其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之謂神也性情謂乾即上節所言是也蓋其名各有不同而其爲道則一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妙用言其理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

〇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 道者太極之理也貫古今通上下豈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陰陽而陰陽乃天道也在地則爲剛柔而剛柔乃地道也在人則爲仁義而仁義乃人道也故人能位天地育萬物即可與天地參矣

〇程子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惟仁乃眾善之長也其爲道至公其爲德至純其爲理主於愛是故於至公見天地之無私覆無私載焉於至純見天地之得一以清得一以寧焉於愛之理見天地之所以大生所以廣生焉非仁而天地之道何由見乎

〇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沖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

〇程子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萬物初生渾然未散生意最爲可觀至於暢茂則盡洩而無餘矣此元者所以爲善之長而即仁之謂也蓋初生之物其意無窮而乍見之仁其發最眞觀生意可以知仁矣

〇程子曰致敬乎鬼神理也瀆鬼神而求焉斯不知矣 鬼神亦理之所有致敬以事之所宜也瀆則有求媚希福之心是爲其所惑矣不智孰甚焉此即夫子敬鬼神而遠之之意也

〇程子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月之運即一歲之運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舉一人之心即可見天地之心也眞精妙合而凝萬物於是乎生故舉一物之理即可見萬物之理也由晝而夜陰陽屈伸往來不窮故舉一日之運即可見一歲之運也

〇程子曰天地之間只有感應而已尚復何事 有感則有應盈天地間無非此感[illegible]而不可窮昭著而不可掩此外更無他[illegible]隨處而皆[illegible]自得矣

〇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氣化之在人者與在天者本同一理也惟聖人能[illegible]用裁氣化之所不逮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

〇程子曰君子宜獲福於天而有貧悴夭折者氣之所鍾有不周耳 脩德獲福此必然之理也而亦有貧悴夭折者則所稟之氣偶有不周非理之常君子不以是而撓其節也觀原憲之貧顏子之夭可以釋然矣

〇程子曰二氣五行剛

柔萬殊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天命之初渾然一理而已惟二五雜糅則或剛或柔因以散見錯出萬有不齊獨聖人得二五之秀精明純粹不倚於剛柔而中正以立人極故由一理之渾然而復其天命之初所謂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者皆在乎此矣 ○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象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蓋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可見其端倪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殊不知始生雖微固若靜矣其實爲動之機勢日滋長生生不息故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深知易道者孰能識此意乎 ○程子曰冬至之時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此理之不相離者也以天地觀之冬至閉塞靜矣而日月運行不息夫非動乎朱子亦曰動靜相生如循

環之無端即不相離之意 ○程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形而上者謂之道易繫辭之言也天壤渾然一形氣然理與氣俱故無聲無臭之中而萬象萬化之妙出焉所謂道也張橫渠乃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就其氣體而指之徒以器言耳豈形而上者乎其立說不能無偏矣 ○程子曰當大震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內多私欲而不誠素未主一而不敬一旦當震動危懼之來勢必倉皇不安而盡喪其所守惟誠則無私而見之明敬則有主而持之固此所以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也 ○程子曰天地之閒善惡均於覆載未嘗有意於簡別也顧處之有道耳聖人即天地也惟天職覆惟地職載而人之有善有惡均在其中者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初未嘗過爲區別也顧善則降之祥惡則降之殃亦若權衡於其間則所以處之者有道耳聖人存心仁厚而不廢刑賞是即崇效卑法於天地者也人無能外於天地又何可自絕於聖人乎 ○程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無妄者眞實之理天之所以爲性也萬物之生各得其理以爲性一毫不有加損所謂實理之自然也苟以意見參之便流於後起之私而非最初之本體矣故誠者物之終始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 ○程子曰語默猶晝夜猶死生猶古今耳程子欲人體道之言也語默者動靜不停之機猶天地之有此晝夜也死生者消長一定之理猶運會之有古今也知其機之不停則語默不可不合其宜矣知其此之一定則生順死安而不可不受其正矣 ○問天地何以不與聖人同憂也程子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顯仁以鼓萬物之出機藏用以鼓萬物之入機天地非主於藏之顯之也誠通誠復而物自成其化焉故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若聖人之治則威於有心養以遂其生教以復其性未免出於憂勤然亦就民之宜養而養之宜教而教之何嘗有作爲於其間哉故曰聖人有心而無爲此天地不與聖人同憂也 ○程子曰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天道無爲人事有功盡人以事天則人盡而天見而

天人合矣義者專理之當爲命者莫之爲而爲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得爲而義命通矣然此惟體用一原理事融貫大賢以上者能之若下學則祇有盡人守義而已 ○程子曰陰過之時必害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欲無害者惟過爲防且弗過防之從或戕之陰盛則陽衰而爲其所害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而亦爲所害此氣數之必然每有不能免者惟在過爲防之耳苟計之弗早備之弗周欲其無相戕賊難矣故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不可疏虞以取禍也 ○程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天地萬物之理無有獨者故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伸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孑然孤立者此皆自然而然不待勉強安排者也故中夜以思此理徧處皆然舒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程子之所覺感於天地萬物者爲已深矣 ○程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天之確然者耳聖人始爲之象四時

弦望晦朔分至啓閉以成歲功地之始其所然者耳聖人於爲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樹藝種植以盡地利天地生人之始其蚩蚩者耳聖人始爲綱常彝紀名分等殺禮樂政教以正人道凡此皆天地無爲而待聖人以弘其用苟非聖人則天地亦將於草昧而已故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程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間碩果不食卽爲復矣息有二義曰止曰生此造化之妙也或暑止則寒生或晝止則夜生生息之機循環不窮無一毫間斷如剝之爲卦衆陽俱剝惟一陽在上其辭曰碩果不食則又爲復生之機矣天地間無一物不止無一物不生觀於息之義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 ○程子曰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勝也吉凶禍福天地之數而致之有由處之有道則在乎人謀所謂與天地相終始也故人能盡其道則氣數自我轉移雖命之在天者而人定亦可以勝之此推立命之君子能之乎學者當盡其人事而不可徒諉於氣數也 ○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

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凡健順易簡資始資生之理無一不具矣然而生成覆載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則其能有未全者惟聖人參贊化育裁成輔相以成天地之能而直行乎其中此所以爲三才而有天道地道人道之名也然則有天地安可無聖人哉

陰陽第十二　凡二十八章

程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而靜生陰動而生陽故靜動爲陰陽之本至水火木金土五氣之運則各本陰陽以爲流行而其變蓋錯出遂至於不可終窮蓋分之爲五氣合之惟二氣而究不外乎一理也 ○程子曰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天下事事物物莫不有天理存焉惟有德者身體力行焉能得乎天理之本然而用之爲人莫能然蓋既得其理則實有諸己而任我之權度將切不差所用莫不協乎大理之中矣舜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正如此 ○程子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

故至日閉關孔子繫復之象先王以至日閉關至日者冬至之日也冬至一陽初復其氣尚微不可勞動宜安靜以養之故先王於陽至之日閉道路之關於此可見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而贊化育也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此言窮理者之無往不通也此理無物不有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理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合而言之萬理同出一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知此則自心身以至天下國家皆推之而無所不通是以君子貴窮理也 ○程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虛能生氣此老氏之言甚爲非理蓋陰陽之理開闔相因循環無端初無先後之可言也故有陰而陽卽伏焉有陽而陰卽伏焉如形影之不相離若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以陰陽爲有先後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形影亦有先後乎此理之甚明而易見者不可惑於異端之說也 ○程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日爲陽月爲陰天地間無物不有陰陽而日與月則發見極其盛乃陰陽之大者也觀此則一陰一陽之理隨在可體察而善會矣

○程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苟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幽顯耳是則辭而已尚何有哉凡物之理有當然而不容已卽有所以然而不可易窮理者必窮其所以然而天之何以高地之何以厚鬼神之何以幽顯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而後吾心之知無不明如但以辭而已而不實究諸心則何理之能窮哉 ○程子曰命受於天或者服餌可以致壽是天命而可增益也壽夭之命稟受於天非人力所能爲也謂服餌可以延年是欲增天命矣世人貪生而死爲其所惑甚多言此所以破其惑也 ○或問人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程子曰不明理故也求之於事事則奚

盡求之於理理則無礙故君子循理而已凡人之心惟不明乎理而但求之於事故鬼神怪異之端變幻錯出鮮不爲所惑者苟見理既明則鬼神可以理推怪異可以理折何惑之有哉故學者當以窮理爲要也○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命猶令也性即理也自天以陰陽五行之理賦於人者謂之命自人稟健順五常之德受乎天者謂之性要之天全而予之人全而受之是以君子有盡性至命之學也○程子曰史遷曰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天道至公而無私福善禍淫自其常理間有不然則亦理之偶乖未可以一二人之故而遂疑天之不必然也如史遷之論蓋以天於伯夷與善之說不合此以私意妄爲測度也王云顏何爲夭跖何爲壽皆斤斤指一人以相較則不知天甚矣獨不思古今來善之獲福者何多惡之罹禍者豈少今不舉其大凡而第摘其偶謝將使善者因而生疑而爲善不力惡者得以藉口而爲惡不悛其爲世

道人心之害可勝言哉是以君子但當言乎天道之常不可妄逞其臆見之說也○程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因物之自生而生之因物之自養而養之而初不居其功也蓋順物而應見於彼者自不存於此此聖人所以意必固我之俱忘而曲成萬物而不遺也○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僞教謂釋氏也釋氏專爲渺茫謬誕之說欲以化人而其教已先處於僞矣豈知人生世間惟有一實理而已君子惟論理之有無不計人之從否故至誠可以格天地而愚頑尚有不化者矧僞教而可以化人乎多見其煽惑人心而已矣○程子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物物皆有春意但於靜中觀之則得之矣彼動而逐物者不能知也周子綠滿窗前草不除邵子拍拍滿懷都是春皆有次第都天理流行乃能見物之春意也○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祇是敬也敬則無閒

斷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此易之繫辭也蓋天位於上地位於下確然易而隤然簡然必有主宰而後變化無窮其道貞觀祇是敬也就人心言之亦惟敬而後流行不息無有間斷可以持之永久故主敬者君子法天之學也○程子曰卜筮在我而應之者蓍龜也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夫豈有二理哉亦一人之心而已卜筮者以是心求之其應如響何以私意及顯錯卦象而問焉未有能應者蓋無其理也古之言事鬼神者曰如有聞焉如有見焉則是鬼神答之矣非眞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天下事止一實理如卜筮而蓍龜從之祭祀而鬼神享之皆理之所有而生於人之心者也故卜筮者以心求焉其應如響者以有其理故也若以私意及顯錯卦象而問是無其理矣無其理則何以能應哉至古之事鬼神者曰如有見聞非眞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亦鬼神之理之存於人心而已○或問符瑞之

事有諸程子曰有之聖人不道焉何也曰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因禎祥而自恃則有害是以不道也符瑞之事亦理所有而聖人置而不道者蓋以凡人之情遇災異而能恐懼脩德則雖災亦無所損遇祥瑞而苟志盈氣驕則雖瑞亦足爲害故春秋於災異每書之而禎祥則有所不道也○程子曰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所以爲中庸也天地之化發於外者充塞蕃變廓然而無窮盡然其陰陽之屈伸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晝夜之遞代莫不有其常道至正而不偏至當而不易此所以爲中庸也○程子曰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人之一身稟受於天地善學者於吾身形色天性之間採見本源近以取之而其理已具備矣由是自一身而外凡天地之所有者雖萬變不窮皆可以觀之而無不豁然貫通焉學孰有善於此哉○程子曰惟至誠之祭祀爲有感必通以祭祀所以交鬼

冲而幽明甚隔非積誠則精氣無以相通故惟極誠無妄之至誠凡所以郊上帝格祖考者爲能內而齊明外而盛服聚吾身之精神以與之相接而有感必通也若不誠而豈能之乎 ○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古往今來止此天理之自然日流行於兩間故雖氣有開闔物有盈虛而其生生之理相續不絶未始有一息之間者惟其無心成化泊然無爲故也使必竭智巧而爲之則矯揉造作終至力盡能索難乎爲繼未有能不息者也觀於天理若此人可不順其生理之自然哉 ○程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復者陰極陽生惡極善生亂極治生皆是也十月純陰萬物收斂若無貞下啓元乾坤或幾乎息矣冬至一陽來復天地生物之心蒸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不能掩先儒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若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自少而壯而老無一毫私僞以間之自無所剝何有於復故未嘗見其心也若顏子不遠復祇悔則可謂見其心矣 ○程子曰卜筮將以決疑也

今之人獨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非或夫卜筮以決事物之疑所以明其理也今人獨計一身窮通則不明理甚矣聖人設教豈爲後人衡鬼之具哉 ○程子曰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蓋惟此心無私以道爲體故能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動以天也賢人希聖則惟用力於人道之所當爲而踐形盡性以求當乎天理之宜是動以人也要之天人一理由勉求始不可以幾安也 ○程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淵徧良樂條達此天地生物氣象也觀之使人良心油然發見此即周子窗前草不除所謂與自家意思一般也 ○程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莊周強齊之豈能齊也陰陽之運或升或降或盈或虛日流行於天地而無一息之停其間陽則常盈陰則常虧參互交錯遂至不可齊一而萬變生焉此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故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作齊物論而欲齊之不亦誣乎善學者當由其理之一而觀其分之殊可也 ○或問鬼神之有無程子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鬼神之理至微而難知至妙而莫測以爲有而無形聲之可見以爲無而又體物之不遺故程子謂言無則聖已有其說言有則人又將妄求亦付之不論不議之閒而已 ○程子曰天人無間斷天日在人之中而人受乎天之理化機之往來道體之不息天與人初無間斷是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之德之純純亦不已一而已矣

同治丙寅夏五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波秋帆覆校
長樂游大廉清卿分校
閩縣高景松又申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八終

濂洛關閩書卷之九

程子　　張伯行集註

聖人第十三此篇皆論聖賢之氣象古今之人品蓋得失之林而士君子之所當奉以爲鑒者也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趨向之志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吾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聖人之道大如天而其教則自有序弟子之游其門者心向往之而不能至每若見其高遠苟不引以可至之方則趨向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循循然俯而就之使之有所從入也

吾無隱乎爾與我非生知好古敏求之言皆恐學者驚於高遠而本身以示之法非獨庸下者可以企及卽高邁者亦不得躐等此聖人所以善於誘人而當時諸賢卒皆有所造以成其才也

○程子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此心同也自古聖賢相傳惟此一心堯舜雖往而其心之同然者至今猶在人能自見其心卽可以見堯舜之心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職此故也

○程子曰聞善言則拜者禹之所以爲聖也以能問於不能者顏子之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則充然而自足哀哉聰明自用者雖有善言亦拒而不納惟禹聞善言則拜是聖不自聖乃其所以爲聖也矜己自恃者必不肯下問惟顏子不以能問於不能是賢不自賢乃其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纔有一善卽充然盈滿而自足不復求助於人無怪乎德不加修而人亦不樂告以善終爲庸愚之歸而已可哀也夫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聖賢氣象各有不同由其所造之異也如仲尼猶元氣周流渾淪無間初不見其運行之迹顏子如春陽藹然發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若孟子則志氣剛嚴詞語明辨幷秋殺其盡見矣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道德全備無所不包人莫得而窺其迹顏子不違如愚所學幾於聖人後世可想而見其自然之和氣則默而成之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剛毅發越材氣呈露蓋當戰國之時世道日衰異端蠭起故其衛道之嚴辯論之明不得不如此爾此又時勢使然不能強同也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如天地然高明博厚無所不覆載也顏子則若和風慶雲但見其協氣藹流行光發越而已至孟子以道義自尊詞嚴義正令人不敢親則有泰山巖巖峻極難攀之氣象焉觀於三子所言皆可想見其爲人聖賢眞不可及矣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傅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

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伊耕莘野說築傅巖當其在草茅中豈能取天下事一一學之舉天下人一一知之蓋然萬物之理備於我身明其在我而家國天下一以貫之故一出而遂能建功立業也後之學者處窮約時未能讀書明理練達世務一至富貴茫無建立其在我之無具甚矣安能免於處士虛聲之誚乎

○程子曰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使夫國人有所矜式其心善矣於孟子有可處之義也然時子以利誘孟子門人故孟子曰我非欲富也如其欲富則辭十萬而受萬乎當知孟子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特不可以利誘耳君子爲行道計不可以利祿虛拘上之能用以致治則道行而身安矣次之卽不用其身能尊其道則亦可以少留如齊王之欲留孟子以爲大夫國人矜式意良善也而乃曰養弟子以萬鍾是仍不離利祿之見欲以是誘其門人則拂孟子之本心矣故有欲富之言以拒時子當知孟子非不欲爲人矜式特

可以道求不可以利誘耳古聖賢心事光明如此若後世則惟利是視而有所不顧矣○程子曰顏子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輕浮淺露則并見道必不眞而入道必不勇如顏子默識專事深潛之功曾子篤實毫無怠懦之氣蓋一則智而不自用其智一則魯而能自勵其魯此所以卒有卓爾之見終領一貫之傳而各得乎聖道也學者觀於二子則知聰明之不可恃而誠實之爲足貴矣

○程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失之者後之學者有不爲仁義者則其失豈特楊墨哉楊氏爲我其學近於義而不知有物則失乎義之宜墨氏兼愛其學近於仁而無差等則失乎仁之理蓋學之過而失之則向猶知學也後之學者秉仁義而不爲是并不知學矣其失豈獨楊墨哉此道學之不明失之於異端者固多而失之於吾儒者正不少也

○程子曰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顏子居陋巷中淡然進德無求於世其聲氣若不可

聞者非其心忍於忘世也亦以有孔子在行道濟時栖栖一不遑凡顏子所欲爲者孔子皆已爲之乃得退然自處一無係累耳若孟子者承先聖之道直以一人之身負荷其閑有斯道之不行誰肯分其責者又安得不引爲己任使俟齊梁明以自伸其志哉此則兩賢所處之時不同也

○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皆自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聖人不過盡人道之當然故人皆可爲聖人若謂聖不可學或未至於聖而輙止皆自棄而不足有爲者也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人之所當然又推之以及其餘無不盡其所當然是我亦一聖也何不可爲之有乎故言學必以聖人爲歸也

○或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其迷闇今之惑人因其高明竊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程子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佛氏之學其言愈高而惑人愈甚愚昧之人固不知也惟高明之人喜其立論高妙遂陷溺其中而不可反此智者知之過也然所謂高明者特論其人之資質開透超出衆人之上耳非如中庸之所謂極高明也若極高明而道中庸則無一毫私欲之累而明睿所照自有以知異端之非豈有過乎

○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程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世多貧賤之人亦有處陋巷而不厭者蓋未嘗當富貴之過不見可欲故也一旦而處富貴則欲動情勝遂失其本心矣若顏子者其處簞瓢也如是其處萬鍾也亦如是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也學者亦學顏子樂處而可哉

○程子曰學者當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聖賢所造不同故其發有異聖人神妙莫測一如化工運行於

上天然生意發見而初無所作爲此自然而然者也賢人則盡人以合天未免有作爲之迹而巧生焉此自勉而入者也安勉微分而其至則一學者不可不識也

○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曾點言志如莫春春服數語卓然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日用之間從容自得有與物各遂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而開對以未信其於是理必實有見其未能無毫髮之疑而不自安於小成者二子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是以均爲聖人之所與也

○程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淡然進德而已至孟子則守先待後黜霸闢邪事功甚著蓋立德立功理本同原人有顏子之德則自有孟子之事功矣然孟子之正人心與禹稷之拯民溺濟其功正相等禹稷也顏孟也易地則皆然也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於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黔首黑黎之民也老氏之學雖言道德而每雜以權詐故秦用之以愚黔首其術蓋本於此可知學術之不正者流毒良非淺鮮也○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之而未能至之者也子貢之聰明在聖門中惟亞於顏子他人皆莫能及然祇知處較勝而行則不逮焉故雖獲聞性道究未能至顏子卓爾地位者天分同而學力有間也○或問莊周何如程子曰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莊周一生死厭禮法放浪形骸之外其無禮無本可知矣但其書怪誕奇矯故爲寓言如輪扁庖丁諸篇亦善於形容道理可於言外得之也○程子曰信一也而有淺深七十子聞一言於仲尼則終身守之而未必知道此信於人者也若夫自信孰得而移之信一也而有淺深之不同如七十子之徒聞一言於仲尼信之之至若將終身守之宜其於道體認真切無少差歧之蔽矣然而有未必者何哉蓋內無真得徒守師說信從人生者也若自得於心真知而篤信之又誰得而移之乎故爲學當求信於己也○程子曰桓魋不能害己孔子知之矣乃微服過宋象將殺己

舜知之矣乃同其憂喜饑溺而死有命焉而禹稷必救之國祚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並行而不相悖然後明聖人之用昔者桓魋欲害孔子孔子曰桓魋其如予何是已知其不能害己矣乃微服過宋又恐其能害己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亦知之矣乃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忘其欲殺己者人之饑溺而死莫不有命乃禹稷視爲由己而必欲救之因祈之修短莫不有數乃周公作金縢而爲王祈天是豈聖人作意而爲之乎蓋生死修短命也而保身之哲愛弟之仁憂民之心忠君之念則性也聖人盡性以立命其道原並行而不相悖也學者誠知乎此然後可以明聖人之用矣○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子路以兼人之勇而聞過則喜是遷善之誠改過之速其進德也庸有既乎後之人能師子路無患自治之不勇矣故可以爲百世之師也○程子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其才之高每無可依據以攀躋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工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之於入聖爲近有可以下手用力處是惟善學者自驗之已○程子曰人於天理昏者祇是爲嗜欲亂著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良是天與嗜慾迭相消長人之昏於天理而志迷神昏者大抵爲嗜慾所汩亂故耳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斯言深中其弊學者可以自審矣

教人第十四 凡三十一章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虧者成之而已君子有教無類然未嘗不因人而施如於互鄉童子則見之於孺悲則辭之於求由則進退之要皆所以曲成其教也○程子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吾言不合則不復思所以終異也

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學不得則當思思久則知自進孔孟弟子未必盡賢豈能盡識其師之言特不自以爲是而能信從其師精思以求故各有所得耳今學者於吾言不合即不復思其所以然欲其不終異也能乎誠使不即棄置反而深求於心未必不有所得而致知之方即在是矣非然者雖以孔孟爲之師其能如不思者何哉○程子曰顏子虛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體段已具胸中虛靈毫無凝滯其受道也如鑑之瑩徹物來即照水之澄清影入即明子貢之智則以推測而知因此識彼故夫子稱顏子曰不違如愚稱子貢曰億則屢中兩得之矣○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程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曲其所行而難於有至哉故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冒險阻披荊棘以祈至於四達之衢爾道以中庸爲至孔子教人近在人倫日用事物之間行習著察而積漸以造其極佛氏則去人倫絕事物一味冥悟或人不知以爲其引人入

道較之孔子似爲徑直程子曰道果有徑而可行也則仲尼引人之心豈不甚切矣爲使之迂由而難至哉蓋聖人之道如路然大中至正學之者必循途守轍而後可幾如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行路者舍正路不行而反冒險阻披荊棘以祈至於四達之衢也其爲難不更甚乎尚何徑直之有○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孔子之道廣大悉備而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閒如鄉黨所載皆其行事蓋由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故從心不踰從容中道此自誠而明者也學者即其行事而學之以求至焉必先知無不明而後行無不實此則自明而誠者也故人特患不學耳及其至焉則一也聖不絕人以可爲而人自不從至何哉○程子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況卿其字也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爲異論如言人性爲惡以子思孟子爲非逆理背道其過處多揚雄才短所作法言詩書猶知模倣前聖其過處少甚就

二子相較則彼善於此耳要之皆未正也○或問道不明於後世其所學者爲何程子曰教之者能知之學者之衆不患其不明也魯國一時賢者之衆非特天授由學致也聖人旣沒曠千有餘歲求一人如顏閔不可得故教不立學不傳人材不期壞而自壞道必賴人而傳教立則聖道可明而學者自知向往孔子之時諸賢濟濟豈盡天授亦由得聖人以爲依歸學焉而各有所造耳自是而後不聞有賢人出者蓋無教則無學無學則無人材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程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儒者也張良始事漢高爲復韓仇而出及漢業已定則願從赤松子以遊是皆自行己志而無繫乎利祿之心其進退出處悉合於理蓋有儒者之道焉見其任術者謂其學類申韓見其退隱者謂其迹近黃老皆非知子房者也○程子曰陳平言宰相之職近乎有學宰相之職持其大體如錢穀刑名自係有司之事下侵焉則失之矣

陳平之對文帝深知大體非近於有學者不能爲此言也後世若王荊公作相行青苗諸法瑣屑不堪卒致紛更變亂豈爲知大體者乎○程子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毛萇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仲舒舉賢良對策爲膠西王相二子所言皆以修身齊家爲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爲得聖人之意但微有蔽處見道尚未分明至揚雄以清淨寂寞爲道駁雜不醇其規模窄狹則又儒之下者較之二子不逮遠甚矣○程子曰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度越諸子遠矣自春秋以來道義不明舉世皆趨功利至漢仲舒獨以正其義明其道守先王醇正之學以不謀利不計功挽後世頹靡之趨度越諸子殆遠甚矣朱子亦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也○程子曰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也穆生爲酒醴而去免於胥靡之辱姜肱爲土室之隱免

於黨錮之禍薛方守箕山之節免於新室之汙其知幾矣穆生楚王戊之客因醴酒不設以王意怠而去姜肱東漢時人黨錮未起彼見諸人互相標榜必至於禍先爲土室以隱薛方新莽時人莽以安車迎之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臣願守箕山之節莽悅其言不强致之大凡禍患之來皆有其幾惟君子能見禍於未然而早爲之計禍已至則不能免矣如穆生姜肱薛方皆見幾而作者也不然胥靡之辱黨錮之禍新室之汙不旋踵而隨其後欲其脫然無事也得乎故君子幾先之哲誠非恒人所能及也○程子曰揚子雲之過非必見於美新投閣也夫其黽勉莽賢之閒而不能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子雲雄之字也美新者雄所作文以美新莽也投閣者雄坐事被收自投閣下也莽王莽賢董賢也子雲之過人皆議之於仕莽之後而吾以爲不必於美新投閣之日而始見也當成哀平時雄與莽賢同官莽賢皆至三公而雄歷三朝不徙浮沈下位宦情亦可淡矣此時若肯奉身而退豈至汙辱乃靦顏黽勉於莽賢之閒而不能去是溺於勢利其爲卑汙甚矣烏得爲大丈

夫豈此所以終至於喪廉恥壞名節自取禍患而爲士君子所羞棄也○程子曰孔明庶幾禮樂孔明漢諸葛亮字也禮序而樂和亮之治國政刑修學皆有次序而人心孫附得其和平庶幾於禮樂矣非學有本原者能如是哉○程子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爲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親出師二表有曰親賢臣遠小人鞠躬盡瘁皆大臣事君之道所謂有儒者氣象也三代以後之人臣於諸葛無道僞焉○程子曰文中子本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閒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一隱君子也其弟王凝子福畤等收其議論附會成書名曰中說雖駁而不醇然其中多有格言爲荀卿揚雄輩所說不到者朱子嘗謂其書言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可謂定論矣○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嘗著原道諫佛骨自孔孟後千有餘年聖道不明而愈獨能卓然有見扶正學而闢異端秦漢以來未有能及

之者故程子稱其爲近世豪傑之士不可以其言之有疵而忽之也○問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乎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人知顏子深潛純粹而不知顏子剛大勇者也觀其言以舜爲必可爲是何等果毅如不遷怒不貳過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皆非大勇不能故人當學顏子之所學也○程子曰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賢人君子抱道匡時其負荷於一身者至爲重大特未得其位則素蘊無所設施然而前望往聖後顧來者忍令斯道之授受無人而絶續莫必乎故必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學開導後進要使承教者成德達材有以所造就而其教益明得吾傳者衆則風有所奮起而其傳益廣是故身雖隱而未見而道自光且迹雖處而未仕

而教已大行然則出與處雖異其途其推己及人惓惓爲道之心則一也賢人君子之生於世豈苟然而已哉○程子曰游安定公之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誠如是亦可從政矣安定公姓胡名瑗嘗教授湖州作經義治事兩齋因方來學者因其材質之所近使各就一齋而分教之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當時游其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蓋勤於稽古則有以考政事之得失心乎愛民則有以固邦本於不搖其於從政也無難矣○程子曰世之博聞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子厚姓張名載學者稱爲橫渠先生堯夫姓邵名雍學者稱爲康節先生博聞強識而無體認實踐之功則泛騖不精久之厭棄故常耽心冥寂遂折而入於禪故凡爲學者多坐此病求其卓然特立不爲所惑則惟子厚堯夫而已然其立說之閒或未免於有弊如正蒙皇極之書皆大醇而小疵讀者合其意可也○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

無不盡君實光之字也度量褊淺者與之言每扞格而不入則人亦不樂盡言以相告君實能聽受不厭其時與言論不覺盡吐其底裏而無少隱諱也○程子曰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周子名敦頤茂叔其字也周子爲人見理明徹於道有得胸中灑落毫無繫累如光風霽月其居官爲政則精詳之中又積寬恕之中復寬恕務盡其道此所以不可及也程子所言可謂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盡周子之生平矣○程子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子厚之學見於西銘正蒙理一分殊廓然有萬物同體之意堯夫皇極經世一書言數而歸之理貫內聖外王之道皆善自開大者也若堯夫之質懷曠蕩細行雖或不謹而於陰陽之消長萬物之變化得於所獨見者卷舒運用妙乎一心亦可謂精熟矣豈學者所能窺測哉○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顏子不改其樂仲尼樂在其中所樂何事

有難以言語求者故周子但令學者曰尋其樂處而程子亦引之以示人也蓋非眞積力久而自得之必不能知其故先儒引而不發學者宜致思焉　○程子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凡人奉一師以爲依歸則一言一動惟師是從安定先生德性沖粹舉止雍容故凡從之學者受其薰陶習與俱化一種醇厚和易之氣發見於動容周旋之間望而可知爲安定之門人也　○程子曰關中學者正禮文乃一時之事爾必也脩身立教然後風化及乎後世關中學者謂橫渠之徒也橫渠教人先以禮故其徒皆正禮文而習於威儀之節雖足以善其行然不過一時之事耳必也脩身以爲本立教以達用然後德可大業可久流風遺澤及於後世其所學乃大也程子此言蓋以匡橫渠之所未逮歟　○程子與吳師禮論王氏所學之失曰爲我盡達之介甫理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有也非敢必以爲是介甫有以告我則願反覆辨之辨

之而明不有益於彼斯有益於我介甫王安石字也謂明道理乃天下之至公勿不必存彼我之見苟能反覆辨論往來商確則是非明白不有益於彼即有益於我亦何嫌何疑而不以相質也介甫爲人執拗其所學之失甚多故程子婉詞以告之如此　○程子曰謝顯道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顯道名良佐人之材質不同有務爲高遠而不肯致力於近者有徒守卑近而其才不足以充廣之者惟顯道之學近裏著己觀其所生意論仁以惺惺論敬實皆切問而近思而其奮發有爲之才又能擴而充之廣而大之此所謂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者也吾道之望不負有若人哉　○程子自謂今不好獵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獵者復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一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蓋惟周子用功之深故知程子此心潛隱後當復萌也惟

程子治心之密故能久而彌厲處加謹也夫以先儒之純備而此心尚不能保其不動況後之學者其可不朝乾夕惕以勵其閑存之力乎　○程子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學故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從久則心化之今而既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眾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王氏指安石也安石爲人執拗其致邪僻以似亂眞當時之人靡然從之爲患固甚大也以彼才足以濟其姦言足以文其僞故其學雖偏而易於入人而不覺遂其所以爲教者多出於利世之人惟利是趨始也以利而從之久則心悅而化之今且安於爲利而不知其非矣夫天下事之弊者當其未成則一日可革若眾心爲其所沒淫而既定風俗爲其所漸染而已成雖欲革之而何可得乎此其害之所以甚大而士君子爲學誠不可少有所偏也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遒鐸人覆校
閩縣陳　栻小南分校
侯官葉世勳堯臣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九終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

程子　　　　張伯行集註

大任第十五　此篇多詳出處之宜進退之道凡二十二章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任匪輕若以輕浮僥倖之心當之未有不至於敗者故必須篤實則力量深沉謀慮詳審斯可以任大事而無難矣

○程子曰克勤小物最難　人情多謹於其大而每忽於其小若克勤小物則敬謹之至而自無疏略之患矣此則人所最難者也

○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事君事親其理一也乃受職於君則思盡其職之所當爲受身於父母可不求其道之所當盡乎若不能盡道則此身已不可對父母又何能盡職以對吾君哉

○程子曰君子在塞則有以處塞在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塞而

塞困而困也　塞阨也困窮也凡人阨則不俟自遂君子雖在塞阨惟守其正理絕去僥倖之私而自可胥乎變是有以處塞矣凡人窮則不能自振君子雖在困窮惟安於義命並無怨尤之心而自不改其樂是有以處困矣蓋處塞有塞之道處困有困之道道無不在故隨時可行身塞而道則通不以塞而塞也身困而道則亨不以困而困也此所謂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

○程子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　至仁之人以天地爲一身其視品物萬形皆吾四肢百體豈有不在所愛之內者哉惟聖人爲仁之至獨能體是心而出之故民吾胞物吾與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其在斯人歟

○程子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

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　此言臣子之於道必以正也擇才而用者大君之心以身許國者人臣之道道既合矣而後進而見用則處也不苟出也有爲所謂得其正而吉也若不審乎時用之宜而汲汲以求遇合始之或輕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其身之道矣故商之伊尹漢之武侯其平日救世之心非不甚切然一則必待三聘之加一則必俟三顧之誠禮至而後出者正以士君子始進道當如此斯一進而即以身許國也彼不正而枉進者亦何能有爲哉

○程子曰非無時也時者人之所爲蓋無其人耳　天下非無可爲之時也堯舜在上其時爲唐虞伊旦在位其時爲商周推及後世若有其人爲之治則可以力致太平亂亦可以轉移氣運故時者人之所爲也特患無其人耳何患無其時哉觀於此言可見爲人臣子當以國家無事漫無建立惟知尸位素餐及當有事則又退縮推諉於時之不可爲者是皆庸庸之鄙夫也雖具百喙能自辭哉

○程子曰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若得尸其職而偷或以難而苟免或以避而苟免或以禍患而苟免皆不盡其心非忠也既有官守則鞠躬盡瘁勉其力

之所當爲而已身家名分又何計哉

○程子曰一世之才足以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　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顧用之者何如耳若用之而不能盡其才則世亦不能大治於才乎何尤朱子亦曰天生人才自足供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天生烝民樹之后王以君長之治凡法度紀綱而爭奪息導以耕桑畜牧而生養遂教以孝悌忠信而倫理明然後建極歸極而人道立於中二五氣順布而天道成於上山川奠位而地道平於下

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　以大聖之資豈不能一旦而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制作審時勢順風氣必繼天以建極而未嘗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而未嘗好大而喜功也此古帝王之所以爲萬世

法也○程子曰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在下則勢疏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竟以待之未可急於求信也苟求信之心急非汲汲以失其貞正之守則悻悻以傷於事上之義非在下之道矣初入仕途者可不明此意哉○程子曰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此言治民不可徒塞其流而不清其源也人之爲惡者其原必有所始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自知故欲禁止其惡當察其原之所在而有以絕之俾不至於爲惡則自可息矣如制恒產使不飢寒興敎化使知禮義之類是也不然者徒治其惡而其原未絕恐終不可得而止也○程子曰居今之世則當安今之法令治今之世則當酌古以處時制度必一切更張而後可爲也亦何義

乎生今之世反古之道不可也故在下者則當安分而守法治今之世自作聰明不可也故在上者尤當酌古以準今即日時勢或有不同成法似宜變通要亦不過師古人之意而損益之以隨時而制宜耳使謂制度必由己出盡舉一切更張之而後可爲也亦何所取義乎夫豈盡宜安今而賢智更須法古律以臣民之義觀秉鈞亦宜受我況操燮理之權則執拗不無悖國此程子蓋有爲而言之歟○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眾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祿以報功而官必擇人古者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故當時所用皆賢才而政無不舉及周之衰官人以世而賢者皆不得位其政焉能不敗哉必如湯之立賢無方斯可爲萬世法矣○程子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知謂知其理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君子之爲學也非徒自有餘而已蓋將使先知者有以覺乎後知之人使先覺者有以覺乎後覺之人必盡天下共明乎大道而由之然後其心始快然也而老子以爲其意非欲以明乎民乃實將以愚之則是視聖人立教無非欺世之具而昧心害理爲已甚矣其亦自戕賊其性而爲是言歟○程子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皆世之務皆吾儒所當力任故不可以不通蓋天下事豈可分外視之譬如爲一家事焉非我即彼有不得辭其責者此所以平居必當講習臨事不可退諉也○程子曰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閻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沈晦古昔盛時公卿大夫之在高位者率皆虛公延攬而有求於士故士雖伏處草茅而名必聞於朝才必用於世蓋惟患德業之不修不患名之不至也今則下士之興無聞而士之欲乘時建功名者不能不有求於公卿大夫故隨俗以干進則顯榮立至若正己而守道則沈晦終身矣噫士習隨風會爲轉移可勝慨哉○程子曰君子

不輕天下而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者而已君子視天下如一家故不輕天下而重其身而天下之本在身故不輕其身而重天下蓋吾身與天下原有相維繫之理天下所當爲之事皆吾身不得不爲之事所不容度外置者君子直引爲己任而一爲之至於不可爲者則不以分其心而不爲矣要之君子一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皆所當爲者也世重其身不得不重天下重天下尤必先重其身也○程子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聖賢之所爲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在乎人理之常者未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所同者則有時不能不獨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當同者而我異之則亂常拂理矣當異者而我同之則隨俗習非矣故必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見惟理是從各

道其宜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此言事君之道也知人主不當自聖則責難陳善必以堯舜望其君而諂諛之言不敢出矣知人臣義無私交則守正立身必以名節勵己而阿黨之計不敢爲矣非然者務諂諛以取容植黨援以自固臣心若此可勝誅哉

○程子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心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也其處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夔夔戒謹卑順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之義周公心存敬畏而又能將之以誠故雖流言日播身當危疑之地而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既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是爲不失其聖也

○程子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身之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我大人處否之時小人道長而能守其正節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則亨也蓋寧守道而殉身必不辱身而枉道也

士志第十六 凡二十二章

程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以濟而誠不至者誠苟至焉正色率下則用之天下治矣士人立身行道勤思致主志在朝廷矣而才有不足以勝之者又或遠大投艱才可以濟矣而行之有未盡其誠者惟是合志與才而皆本此肫誠無妄之心操緜而懇至焉由是正色立朝卜黜而化天下有不治乎此至誠動物之道在位者之所宜急講也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

也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苟輕身自獻則始進不正必不見信用於君故必待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尊大也誠以人君必有尊德樂道之實心庶幾諫行言聽可與有爲非然則不能矣此古人所以甚重於始進而不肯苟且以求合也

○程子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當爲則事業何自而立君成我者父生我者成我之功與生我並故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苟不能鞠躬盡瘁殫臣職之所當爲則事功勳業何自而立臣不克忠亦猶子之不克孝矣

○程子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不正之合必不可久若合以正道自無睽離之患故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必以正道而後合者也

○程子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君子相君以治天下在乎明辨善惡分別勸懲善者人所共好也舉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惡者人所共惡也罰之則民有所懲而不敢爲惡二者實爲政之大權否則好人所惡人所好菑且及其身矣何以相君而治天下乎

○程子曰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砥石言其平也爲治而疵棘人情蔑棄禮義則崎嶇反側孰甚焉故王道之所以蕩平者惟是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以本乎人情之公立正位行大道以出乎禮義之正然後無偏無黨而爲君子小人之所視履也

○程子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人臣之義居其位即當盡其職況位愈高則君之待我者甚厚任我者甚重而所以圖報國者當愈勤而不容已矣若徒虛糜祿溷無報稱是猶鷹犬之類饑則附人飽則颺去其自處不堪問矣曾是愛身者而若是乎若思報臣心宜殫不可徒爲身家之計而甘蹈鷹犬之羞也

○程子

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為人施德澤以被民物也為己私利祿以肥身家也孔子言學有古今之異程子言仕亦有古今之異可慨也已〇程子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仕本欲以行道當時往在大夫坐堂門諸子每急於見用而委贄權門若夫見道明信道篤淡然自樂不仕於大夫之家者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蓋顏閔居德行之首而曾子爲傳道之英其所見自與諸賢不同甚矣爵祿之足以累人而不嬰情者之難得也〇

程子曰人所不可能者聖人不為也或曰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隨哉斯言也聖人所行無非大中至正平常不易之道皆人所可能者皆人所不可能則聖人亦不能而有所不爲矣如周公之爲臣亦不過爲臣道之當然而已而或謂其能爲人臣所不能爲是周公別有所以爲臣之道也其言不亦陋哉蓋聖無異人人之所不能必非聖之所爲則聖之所爲亦必非人之所不能而不必過爲推高之見也〇程子曰天下國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合

濂洛關閩書　卷之十　程子八　七　正誼堂

者由有閒也無閒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有閒也去其閒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閒隙也天下國家之大萬物之煩每多不合之端者由其先有閒隙之可乘也即天地造化萬物著變皆必合而後流行發育不合則氣不通而化生莫遂矣故凡人倫日用事物莫不皆然誠去其閒隙則情意以通恩義以洽而無不和且治矣〇張子厚再召如京師過程子曰往終無補也不如退而閒居講明道義以資後學猶之可也程子曰何必然義當往則往義當來則來耳子厚之言逆知其道之終不行而欲講學以授生徒也程子則以去就之大義告之蓋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義當往則往也道不行則奉身而退義當來則來也此聖人用行舍藏之學也〇程子曰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在上位者

當以正君定國為己任豈可隨人步趨故有拯而無隨若在下位則微有不同者如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蓋國家重大之事原難坐觀成敗固亦起而拯之至於拯之不得而非職分所屬則亦隨之而已凡有位者惟各盡其心焉可也〇程子曰漢世之賢良舉而後至若公孫弘猶強起之者今則求舉而自進也抑曰欲延對天子之問言天下之事猶之可也苟志於科目之美為進取之資而已得則肆失則沮肆則悅沮則悲不賢不良孰加於此漢世賢良之科乃舉之於上而下應之者也如公孫弘雖非正士然猶知自重必強而後起今則求舉而競趨於自進矣苟曰幼學壯行欲延見天子而言天下之事此猶存致君澤民之意庶乎可也若但為進取得日而已得則志肆而悅失則志沮而悲是直患得患失之小人其為不賢不良甚矣豈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哉蓋科目之流弊必至於此在宋時已有然者必如漢世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稍通其意而用之庶可以挽士習而

濂洛關閩書　卷之十　程子八　八　正誼堂

少戢奔競之習也〇程子曰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君子至正之道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故其說於民也直如天地覆載之施萬物生成莫不各得而後入人之深民之感之者心說誠服久而無斁焉彼夫違道干譽苟取一時之譽者豈足以語此〇程子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人苟自盡其職則責己不暇何暇責人若深有所求於上復有所苛於下徒知責人而處己則恕是其人必不能正己而求人者也豈可以任職分乎〇程子曰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安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靜守以待時雖欲有用於世而此心恬然毫無所動乃為能安其常也若身雖未進而志則已動是不能安其常矣豈待時之道哉〇程子曰賢者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若欲貴之

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守乎。賢者素其位而行，其窮也初無貧賤之憂，其達也將行道之志以是而進，自所爲無不善矣。若欲貴之心未忘，而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則必爲寵利之私所勝矣，豈能安履其守乎。

○程子曰：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欲進言者當勝之以理，因其理而開陳之，則事易明而言易入。若盛氣而與之爭，彼將不能平而亦以氣禦我，其拒怫怒也必矣。此告君友者所以貴乎法語巽言也。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坤爲地道，固即臣道也。然易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則論其用處人君，以仁育義正之德承載天下，無一物不在度內，其理又未嘗不相通矣。

○程子曰：論學者當明理，論治者當識體。講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習，未爲知學也；論治而不識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爲之末，未爲知治也。故善學者必以明理爲先，理既明斯德無不進矣；善治者必以識體爲要，體既識斯用無不通矣。

○程子曰：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凡人有己之見，則矜己意未化，而處事之際多矜情負氣而自用其才。若聖人則己之盡忘，渾然無私，而動靜惟有天理流行而已，何才之足言哉。

○程子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懷抱道德如伊尹、太公之類是也，知足自保如張良、疏廣之類是也，量能度分如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清介自守如嚴陵、周黨之類是也。四者雖處心有小大，處義有得失之殊，要皆能高尚其事者也。若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聘侯覆校
侯官林　啓迪耳分校
閩縣王藹玉藹玉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終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一

程子

性善第十七（此篇詳論心性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卽所以希聖也凡四十四章）

張伯行

程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性者天所賦於人之理也忠不欺也信不貳也人性皆善不知其理則有能履其事而不可以言學誠知之矣而又以忠信爲本將閑邪存誠表裏如一乃能進德而修業夫知性善則知之明主忠信則行之實二者皆爲學之大端故曰先立乎其大者也舍此則所學非其學矣可不察哉）○程子曰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此言形氣之用有限而神明之運無方也）○程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天之生人卽予之以知識未嘗不全具也如孩提知愛稍長知

敬之類其蒙者則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猶人之寐而未覺也聖人明倫理制禮義行敎化以呼而覺之斯可以不蒙矣所謂使先覺覺後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程子曰退藏於密用之原也（退藏於密所謂寂然不動也體也至感而遂通則爲用矣然體立而後用行故體者用之原也）○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天下事物之理會於吾心故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以有己之見也有己則自私之意生自私則視天下之事物皆紛然萬殊而與吾心全不相屬宜其難一也故學者必以去私爲要務也）○或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程子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性一也而不能無偏蔽者則皆氣稟爲之也蓋專言理則賦予之初吾性本無不善兼言氣稟則有生以後清濁遂多不齊也）○程子曰以私己爲心者枉道拂理諂曲邪佞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人心苟出

於私則所言所行皆反乎理道之正而諂曲邪佞之態紛紛畢出是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其不仁孰甚焉故欲求仁者不可以不去私也）○程子曰感而遂通者感非自外也（人心惟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感雖在外而所以感者心也則非自外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斯哉）○程子曰學必知自慊之道有一毫不自慊則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自慊者仰不愧俯不怍內省全無毫髮之疚其心使與天心相合而無閒若有一毫不慊卽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程子曰氣質沈靜於受學爲易（沈則不浮靜則不躁此等氣質最爲收斂近實故於受學爲易此卽垂戒困學之意欲學者之變化其氣質也）○或曰窮理知之事也盡性仁之事也至於命聖人之事也程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命皆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不云爾也（理備於性性命於天本出一原而功亦無二致者也或人不知而以知屬窮理仁屬盡性聖人

屬至命抑知能窮乎理則性命俱在其中非謂窮理者一事盡性者一事而至命者又一事也安可執其言之文第而強爲區別哉）○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居存於心也行發於事也正中正也和和平也居之以正則自無邪曲之私行之以和則可無強直之患）○程子曰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自內得者理義也而有淺深之分自外來者物欲也而有輕重之殊故人之心於道義重者則視外物必輕其造理深者則於嗜慾必淺此理欲之介勝負之分也）○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知者心之靈覺也人爲萬物之靈故其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之私則昏昧不明而天理之具於心者已不復存矣然則存理遏欲以復其本明之體者又烏可已乎）○程子曰彈琴而心不在焉則不成聲故曰琴者禁邪心也（琴一物耳而心不在則彈之不成聲是琴亦可以禁止人之邪心也蓋凡人心苟不存將見之於事爲之間者皆失

其正故學者存心之功所宜亟亟耳○程子曰人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人性皆善故堯舜禹湯之爲君伊尹周公之爲相孔子之爲師皆能各盡其性以至於聖人若果惡耶則豈能反其性以爲之哉觀聖人可以知性善之論矣○程子曰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難得惟其如是所以貴於精一也精之一之然後執其中中者極至之謂也人心出於人欲之私故危而不安道心出於天理之正故微而難得二者相乘或天理陷於人欲之中或人欲潛於天理之內所以貴於精一也精則察之明而無所疑一則守之定而無所移然後能得乎理之中而允執焉所謂中者至當不易增一毫則過損一毫則不及極至之謂也○程子曰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權機變也賊亦害也凡人多權者必流於變詐而少真實之意故害誠好功者每喜於建立不顧事理之安故害義取名者常溺於聲華必多累竊之弊故賊心人若有是三者將心術不正行事多乘日趨於小人而不可逐矣不亦深足惜哉○程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怒在理者因其可怒而怒之耳故無所遷若動乎血氣則任己之私而將有怒於甲而移於乙者其持理也豈顧問哉○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者實理充滿而無一毫僞妄之雜天道之本然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爲欺則戒欺即所以求慊乃思誠之功固其次矣人可不由其次以進於誠哉○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illegible]於天本乎理也理無有具才具乎人出於氣也氣則不惟氣有清濁故才亦因之有才之清濁或有善有不善而出於天豈有不善哉人苟有以自矯其氣質之偏則濁者可清而亦無疑於性之說矣○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性命於天具於人本一無不善也然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不備氣有清濁厚薄未可強齊也然論

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不達乎天命之本然故不明蓋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原不相離判而二之則非是矣入能明善以復性則氣稟又烏得而拘之哉○程子曰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守防於外也執持於中也守之必嚴則外之邪無從入執之必定則中有主而不遷然後心有而理無不得也稍有不嚴不定便息惰縱放而中之所存者亡矣此即孟子操則存舍則亡之意○程子曰得與不得須於心氣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勞氣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人之爲學得與不得可於心氣驗之蓋學必原於思慮如思慮至貫通之候暢於心達於氣沛然而裕如者此實有得於中者也若心勞氣耗而無從容恬適之象則實未嘗得也皆強爲揣度者耳蓋自然之與勉強其致懸殊亦觀學人之用功何如耳○程子曰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無人己之分故其心同私則有彼此之見故其心異然天之所以與我者本至公而大同是同者天之心也至於私而異則溺於人矣○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釋氏習定欲以收斂此心亦若所謂敬以直內者蓋滅天理絕人倫其於方外之義何有哉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釋氏禁以爲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閒滯則病其枯槁通則流於恣肆名爲大自在而其實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知終時止時行者其敬義兼盡之理於此易固已備言之矣後釋氏何足以語此○程子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西北隅謂幽暗之地也古人戶在東南故以西北隅爲幽暗之地人客內省不疚無愧於屋漏則心寬平而體舒泰矣此謹獨之效也○程子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定則專而靜故言不妄發發必審確而和緩蓋重以舒

也若不定則所謂躁人辭多者安得不輕以疾乎

○程子曰動以天則無妄動以人則有妄無妄之義大矣哉易卦震下乾上爲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爲動以天言人惟動而純乎天理乃能無偶安之參若動以人欲則天眞濱而有妄矣天人之間不可不慎也此無妄之時義所以大也

○程子曰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亦若能造其域其視乎久於仁而不息者所見規模亦略相似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非可以一例觀也

○程子曰心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者人之神明原無不活惟爲私欲蔽錮故滯而不通若無私欲則虛靈而活由是窮理處事自然周流無間而非一隅之所能滯矣此操存之功爲不可少也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志者氣之帥也氣者志之輔也故惟以志御氣則志爲主而氣聽命焉然後視聽貌言悉協乎哲謀肅乂而無一不治若情氣而往而志反爲所役則耳目四肢莫知所措安得不潰亂乎夫氣役志者忿慾也凡人以忿慾勝志者所在多有矣志御氣者義理也能以義理勝氣者曾有幾人哉甚矣人當持其志而無暴其氣也

○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仁義根於心然後仁義之氣睟於四肢發於事業豈襲取所能致哉

○程子曰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不知求放心而求雞犬者也不當樂如淫聲美色紫華驕奢之類是也當樂如樂道樂天是也不當慕如慕富貴慕好色之類是也當慕如慕聖賢慕道德是也夫學貴於思不思則不知輕重之分舍其當樂而樂其所不當樂舍其當務而務其所不當務如知求雞犬而不知求放心此其惑之甚者也

○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程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思慮則思慮不可息矣養心

存常存以敬豈必閉目靜坐而後可以養乎必黜己之明屏物之接是有心於息思慮而思慮終不可息且將爲心害矣烏能得其養哉故學者不當用强制之功而貴有操存之學也

○程子曰不欲則不惑惑者由有所欲也欲非必盤樂也心有所向無非欲也心無私欲則澂瑩無蔽凡事物之來自不能惑其有所惑者欲蔽之也然欲豈必盤樂縱肆之爲哉外物之投此心一有所向便失其澂瑩之體而無非欲矣欲其不惑也得乎

○程子曰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約思則來舍則去思之弗熟也人心有思所以爲窮理之要然泛鶩而無功不若專精而守約也守約則思之精熟此理常流通於心若其思之則來舍之則去亦終於扞格而已此皆由於思之弗熟而不能守約所致也

○或問盡心之道豈謂有惻隱之心而盡乎惻隱有羞惡之心而盡乎羞惡也哉程子曰盡則無不盡苟一一而盡之烏乎而能盡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盡其心者全體無缺大用畢陳四端在我而出之稱如響往不留故一盡則無不盡若謂有惻隱之一心而盡之則惻隱有羞惡之心而盡羞惡必待其所發而後一盡之則心之不得其盡者多矣烏乎能盡哉

○程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則於天德不盡其於知天難矣心者所以具乎天德者也天德如仁義禮智之類皆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至天又德所從出之原也人苟不能自盡其心則於吾身之天德皆無以實知其理而踐其事又安能知其所從出之原乎故盡心由於知性而知性即可以知天也

○程子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理義自得於心則德有諸己矣故自得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變焉理義自信於心則知無不明矣故自信者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何疑焉

○程子曰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當其可之謂時天下之事物莫不有理而理有因時之宜能隨時以觀理則經權常變各協其宜而天下之理皆自我而得矣

○程子曰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

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
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
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人性本善故自性而行之則皆善開天明道之聖人因其本善之性分爲五常之德而明之曰仁義禮智信蓋以仁義禮智信之德隨感發見施之不同故爲五者以別之也然合而言之五者皆性之德卽皆率性自然之道別而言之五者皆性之施亦皆泛應曲當之道若舍此而行其爲悖性悖道孰甚爲學者愼毋自棄於聖人也
○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
於中者之謂孚見於事者之謂信心不一故物欲間之若能純一其心則眞實無妄是之謂誠心不盡故欺罔乘之若能自盡其心則勿二勿三是之謂忠誠也忠也存於中而無不一無不盡以爲感通之本是之謂孚見於事而一其心以無虛盡其心以應酬以爲順應之施是之謂信誠忠孚信各有其義學者以宜致思焉
○程子曰人之學不進者是不勇也進學之事必觀其人之志氣志氣奮勇則日進而有功今之學不進者總由不勇故耳豈能自諉其責乎

養心第十八　凡二十六章

程子曰養心莫大乎理義心者人之神明一爲物欲所蔽將不得其養者多矣惟順理之正安義之宜則此心泰然絕去私累而從容恬靜無適而非理義之流行矣故養心莫大乎理義也○程子
曰元氣會則生聖賢二五之氣交運錯綜故稟質不齊惟元氣會合清明純粹值此而生者爲得其靈則爲聖賢此之謂天亶生知安行之姿間世一出者也○程子曰凡物莫不有是
性由通蔽開塞是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
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
也易開而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性者命之於天人與物共者也由其性有蔽塞則爲物能通其蔽而開其塞則爲人此人物之所以別也然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氣稟不齊亦不能無蔽塞者故由
其蔽有厚薄則又有智愚之別彼塞者昏濁之甚牢不可
開矣而蔽之有厚薄者開之亦有難易學者若能什百其
功以化氣質之昏濁而進於之淸明則義理昭著豁然開悟
由是而進於天道與聖人爲一不難矣人可自安於下愚之不移哉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
之情此言心統性情而性乃心所自來情又性之所發也蓋性卽仁義禮智之理而有是理卽有是氣以成形心卽形之藏理者也故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吾心旣具仁義禮智之理則因感而動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是情乃動而見性之端也故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欲正心者尙於性情加之意乎
○程子曰有
爲不善於我之側而我不見有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聞
之者敬也心主於一也爲不善於我之側而我不見是我心未嘗有不善也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卽聞是我心惟知有善也此皆敬爲之也敬則心主於一自無他歧之惑故善與不善遇而若忘善與善遇而自入也
○程子曰莫大於性小人云者非其性然也自溺於

小而已是故聖人閔之閔憐惜也萬物皆備於性故莫有大焉者能盡其性則爲大人矣若小人者非性小也由其不能察識擴充自溺於小而已聖人盡其性者也見人之自溺其性安得不閔之乎
○程子曰邪說雖熾終不能勝正道以人之秉彝不可忘也
然亦惡其惑人心是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邪說閒害正道然終不能勝正者以人心秉彝之良是是非非不可得而泯滅也但邪說之害足以惑亂人心故孟氏於楊墨必排其弊至於無父無君辭而闢之無非爲人心計深遠也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
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梏爲夜氣之所存
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梏械也由日而夜動者俱向於靜矣故其氣清而未濁明而未昏正良知良能發見時也儻能培養而擴充之化旦晝之所梏一如其夜氣之所存而淸明之本體無少間斷則充其良知將無不知充其良能將無不能於以至於聖人不難矣
○程子曰大抵人有身便有

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人身有耳目口鼻四肢莫有己私之欲惟能去其己私然後合乎天理之公否則私日勝而道日遠矣尚能與之一哉

○或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何以異程子曰赤子之心已發發而去道未遠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赤子之心純一無僞故發而去道不遠聖人之心則與道爲一虛明邀徹如明鏡止水物來則照物去不畱非但如赤子不遠而已此所以異也

○程子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發乎己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致極至也忠恕則視人猶己故大公而至平學者進德之造端則自忠恕而及其至則公平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

○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慢有諸程子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閒居之時稍有倨肆此心便生怠慢無所檢束故吾人入德當以主

敬爲先凡容貌言語之閒必恭必謹無時無處不然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皆是整其所爲者亦優游涵養使吾心常得惺然不至於外馳而已若十分拘迫則反多所苦而不能浹洽以入德矣夫子之恭而安自是聖人地位學者但能純乎敬不少間斷若此心常存亦自無拘迫之累此則由勉以幾安之學也

○程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性得盡至於應物處事則有閡然不知者是實未盡所得也佛氏之學不過守其虛無寂滅之體便自謂見性得盡而全無窮理格物之功故遇事物皆惘然一無所知其於性又何實得之有哉

○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也君子之學以格物致知爲先必事物之理無不明於吾心而後見之於行是非好惡各當乎理而異端不能惑苟知之不眞則中心無主勢必流蕩忘返遂有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其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其悖於理甚矣雖有尾生之信適以見其偏而已何足貴哉

○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爲仁陽氣發處乃情也人心譬如穀種渾然在中其涵生之性則爲仁愛之理至陽氣之發動萌芽處乃惻隱之情也

○或問志意之別程子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意之存主處爲志志之發動處爲意至發之當不當則理與私分焉故人當持其志而又不可不誠其意也

○程子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應之雖不中不遠矣人之應事接物全視乎心此心當天命之始即具健順五常之德本自大中至正者也學者惟能操存涵養全體此心則凡於學問有所未盡而事物之來不可不應者皆能本此中正之心各隨其分以應之雖有不中亦不遠矣若不能體此心而欲以應事物其不至於乖謬者幾何哉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此辨恭敬之名也恭

端莊敬謹恪也發於外者辭氣容止端莊而不輕慢則謂之恭有諸中者心思志意謹恪而不放肆則謂之敬然必中實有是敬而恭始非虛飾必外能致其恭而敬始有所持則內外之閒交相養也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人之心一而已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而已具眾理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能應萬事也然此亦觀其所見如何耳要之心之體用原不相離也

○程子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祇可責志凡爲學者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蔽而反爲氣所勝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汙而反爲習所奪此因識之不定守之不堅而要皆志之不立也祇可責志而已一立志而氣習烏得而囿之哉

○程子曰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名數方名象數也道無所不在方名象數君子未嘗不學然此其末也故不以爲本務而求之勤也文所以載道言語有序君子何嘗不知然猶其後也故不以爲始事而爲之切也然則其

所爲本與所爲始者皆必有在矣○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言繹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則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心能自得則無時不從何必處靜而後悅如人平居能敬則無往不敬豈待入廟而後後敬乎若以靜爲悅者則必以動爲厭是方靜之時而後欲悅靜之心又安在其本能悅哉此孔顏之樂俱非有待於外學者之所當尋也○程子曰學莫大於平心平心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平心者平其物我之心也正則不雜於功利誠則不入於虛假蓋爲學之道不外此心必也不立已見使其心如衡之平然後可與入道故莫大於平心心平失茲所向未正猶恐其偏也必不雜於功利乃爲念慮之光明正大人於止心正矣而不本於誠猶恐或僞也必不

入於虛假乃爲志意所安樂故莫大於誠蓋心誠則自無邪而正正則自不偏而平此相因而致之驗也○程子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其能久乎至誠之人德無不實有是天德故能行是王道如白博厚高明而極其悠久是其明驗也苟非至誠則一心之內已不能與實無妄而多騖雜之私雖或建功立業不無可觀要亦出於一時事爲之設施浮氣之激發而已其能持久而有常乎此修齊治平之道所以必本於誠意而參贊之功業要非至誠莫與幾也○或問獨處夜行而多懼心何也程子曰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何懼矣知其妄而猶不免者氣不充也敬不足也獨處夜行無可懼也無可懼而生懼是之謂妄此由平日闇於理故也理明則不懼矣然猶有不免者必其氣餒而敬弛也誠能明理而又加之養氣以直其心居敬以定其志斷不致然臨之而不懼矣何懼之有○橫渠先生問於程子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章因張子之問定性就其猶累於外物之言而反覆辨明之也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自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爲外凡應物者必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也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是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爲二本則人在天地間無時不與物接是無時不爲動也又安在其能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

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育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對者是也然而順應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靜涵萬物而無遺也物來而順應動處萬事而各當也亦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人此書之綱領也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咸卦九四象辭憧憧往來不絕貌言心之不定也朋從爾思言思出於私但其朋類從之而不能及遠也蓋人之一心感應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規規然欲盡除之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所滅不敵所生非惟日有不足而其端無窮亦不可得而盡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

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所以然者人情各有所蔽故不能以至道而其蔽則在於心存於私與好用其智而已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則樂於無爲而不知以有爲爲應迹之當然用智則作意有爲而不知以明覺爲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自私其心矣而求照無物之地其用智則又過焉是猶反鑑以索照鑑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根相因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易艮卦之詞艮止也身乃動物惟背爲止艮其背止所當止也以言乎內見理而不見己而未嘗爲我累也象艮其背不獲其身以言乎外見理而不見人而未嘗爲物移也象行其庭不見其人引此以證上文所謂廓然而大公之意也又引孟子之言所惡乎穿鑿者以證上文所謂物來而順應之意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

何應物之爲累哉夫自私用智之患在於分內外爲二故與其以在外者爲非而但以在內者爲是究之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而常爲物所援不若一循乎理無內外而兩忘之也兩忘則廓然大公動靜莫非自然而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定定則心無所惑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爲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性之動而爲情喜怒其最著者聖人當喜而喜當怒而怒是不自私也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是不用智也然則聖人豈不應物哉亦因物順應何嘗非外而是內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其相去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

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夫人之情雖有喜怒而惟怒更易發而難制第能於怒時遽忘其己之私而觀乎理之正則大公順應自不爲外誘所奪而可以幾於道矣於此見定性之學不在於絕外物之來視內外爲二致而在於明事物之理合動靜而常惺也程子以是發張子其旨深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一終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書院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予覆校
侯官陳玉賓朗如分校
閩縣張熾鈞梅臣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二

程子　　張伯行集解

萬物章第十九 此書之卒篇總論物理人品而終之以二程之行誼學者可以知所宗矣

凡二十七章

程子曰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五行交運錯綜遂生萬物謂之氣化傳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是也氣化則成形矣由是以形相禪生生不已至於無窮謂之形化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也既有形化則萬物自相生長而氣化可以漸消矣 ○程子曰聖人與理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乎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凡事物之來順理而應無纖毫之過不及惟適乎中而已而初無容心也其他則皆以心處理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此賢不肖之所以遠於聖人也 ○程子曰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君子小人品量不同故其所見者自有大小遠近之別如君子之志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日夕圖維不獨計在一身而直慮及天下後世小人止顧目前原無遠慮一朝之忿遂為血氣所用身且不恤遑問其他於此見識量之相懸真不啻霄壤也 ○程子曰一行非所以名聖人 知廉勇藝一行亦足以成名而非其至也聖人之道全德備與天地合撰夫豈一行所得而名哉 ○程子曰人以累物為患必以忘物為賢其失一也 萬物皆備於我故天下無性外之物今人以有物之累為患則必以能忘乎物為賢勢且耽虛守寂而滅其性之本體其失一而已矣 ○程

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諸明鏡試懸美物至則美醜物至則醜鏡何有美醜哉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怒之事必容心於其間若不啻在己者亦勞矣 聖人之心至虛至靈當喜則喜當怒則怒聖人之心本無喜怒也譬如明鏡之懸美至則美醜至則醜鏡中無美醜也此君子之役物者然也若小人之心不能不蔽而役於物一當喜怒之來即為喜怒所乘汨沒於其中而不能自主終日勞勞不亦可哀乎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可乎程子曰恥不能而為之可也恥不能而隱之不可也至於疾人之能又大不可也若夫小道曲藝雖不能焉君子不恥也 人不可以無恥恥己之不能則力為以求其能可也若隱其不能而不為是甘於自棄不可也至於己不能而反疾人之能則又因而生忌大不可也蓋吾人所當恥者身心性命之無其功修齊治平之無其具皆其大焉者也若小道曲藝之不能則君子以為不足為而不恥矣學者當知所以用其恥非徒恥焉而已也 ○程子曰不履聖賢之行則亦不能入其閫奧 閫奧聖賢之精微奧妙處也行則顯而可循矣欲學聖賢者必從其行而踐履之然後可以徐入其閫奧非然者行之不遠而妄冀入室厥乎未之有也 ○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 利之蹈事而見不得財利為然苟有計利之心即作一事亦尋自家便宜此便是小人矣聖人順理而行不計乎利然事必計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為利也 ○程子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天下之物巨細精麤莫不有理之所存必物物而窮究之乃可以盡知其理而不至於有蔽若不能格物則心既不明理無由得勢必淆亂外錯紛然無以自主此吾儒異學得失之分正在乎此學者所當察也 ○程子曰天德云者謂所受於天者未嘗不全也苟無汙壞則直行之耳或有汙壞則敬以復之耳其

不必治而修則不治而修義也其必治而修則治而修亦義也其全天德一也天德者天以全理命之於人而人受此全理以爲德者也然天德雖同而安勉則異苟無汙壞則率性而行莫非天德此安而行之者也或有汙壞必戒謹恐懼無間其功以求復乎天德此勉而行之名也蓋安而行者清明純粹不必十分用力以治而修則其不治而修固所宜也其勉而行者剛勇奮發必十分用力以治而修則其治而修亦所宜也其始雖有安勉之不同以全乎天德則一也 ○或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程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微可知也惟其志旣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凡人一生作用皆視乎志志無老少者也若少勇老怯少廉老貪是由乎其志之不立故無以自主而爲氣所使且苟志能勝氣則中有素定而卓然不回何至垂老而變節哉惜

曾子易簀之際正在垂危其氣之微可知也在他人處此則奄奄待斃奚暇求正而易之惟其志旣堅定雖當死生之時猶不動念況老少而有異情乎因知始終而所賴人者由其無志使然所以人不可不立志也 ○程子曰不以己待物而以物待物是謂無我人必惟有我之見故於物之來皆傳執己意而不能得其公若夫因物付物而不以己與焉此非大公無我者不足以語此也 ○程子曰天下之聚貴以正聚不以正於人則爲苟合於財則爲悖入聚會聚也正無邪曲也聚必以正故其道大公而可久若不以正於人則爲苟合勢必至於終睽於財則爲悖入勢必至於悖出是以君子大居正也 ○程子曰惟聖人凝然不動聖人之心凝然至一靜固定也酬酢萬變仍不失其虛靜之體所謂動亦定也 ○周茂叔曰荀卿不知誠程子曰旣誠矣何事於養心哉荀卿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譏其不知誠程子謂人心爲物妄乘之斯不可不知所養若旣誠實無妄矣則此心動息無非天理流行又何事於養乎譏於此言可以正荀卿之非而周子譏之爲是矣 ○程子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聖人存心虛中而無私主故物來順應無所感而不通若有量必有限有合必有不合則其所容所受者能幾何哉此非有感必通之道也 ○程子曰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此所謂命以氣數而言也人皆知我生有命一定不可遷移則禍福窮通一以聽之可矣乃臨患難則喪膽處貧賤則改節視富貴則垂涎求其能不懼不變不慕者卒未之見焉信乎境遇之移人而安命者之難得也 ○程子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哉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巧言者便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者也人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每爲其所惑而易入雖以大舜之聖猶且畏之況吾人可不知懼而遠之乎 ○程子曰聖人之德無所不盛

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聖人之德各極其盛而其中有尤盛者則聖人之遭逢爲之也蓋德者聖人所得自爲而遇者聖人所不得自主苟因其遇而疑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矣如堯舜遭遇之盛故其功業可觀孔子無其遇故不得大展其道若論其德豈讓於堯舜烏可以遭逢爲優劣哉 ○程子曰莊周言神人者非也聖而不可知則不可得而名故以神稱之非謂神人加於聖人一等也莊周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非也蓋聖至於不可測度非尋常之所得名故謂之神然亦就聖之極而稱之耳非謂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此不可以見莊周之妄哉 ○程子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無極而太極也以爲有在而未嘗有在以爲無在而無乎不在蓋其道合內外爲一致體萬物而不遺其殆所謂大而化之者歟 ○或問君子

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程子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邪正不相容故君子與小人處動必遭其陵辱然能於此而反躬內省兢兢戒謹以遠其橫逆之禍則必因之而常檢而德日益進矣是借小人可以爲磨礪之資也詩言石可攻玉不其然乎而又何足爲君子患哉

○程子曰物有本末而本末非二道也凡物各有本末豈得無分而其道則一也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顧新民必由於明德惟明德而後可新民而新民亦不過滿乎明德之量而已然則本末豈有二乎

○程子曰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人之度量隨識見爲長進識見陋則人己得失之間皆爲之動其量狹矣然亦有識高而量不長者必是其識實未至也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十升爲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爲斛十釜爲鍾斗筲量之小者釜斛較之斗筲爲大矣鍾鼎較之釜斛則又大矣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量至於江河亦云大矣然尚有涯際亦有時而滿溢惟至於天地而後其量爲無滿溢故聖人者與天地同其量者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則其量亦無涯常人之量本乎天資天資有所拘則其量遂有所限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弘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惟知道者其道自然弘大不假勉強雖窮居陋巷而非有減雖祿以天下而非有增雖舉世譽之而不加勸雖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道固不爲之而有加損也今人所見卑下皆是識量不足若能學以通於道則亦可漸大其量而造於聖人之歸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

也險阻之遇人之所不能無者惟君子一當其來必反而內省恐吾身之或有以致之而然也蓋果有未善則其遇固吾所自取宜速改之而不可行險徼幸苟無歉於心則所遇雖出於不意亦加勉焉而益當揚厲不退是雖處阸陋之地皆足爲修德之資古之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職此故也

○程子曰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但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小人之心忌刻其責於人也專以周而苛形人之短若聖人之責人則常寬緩而不苛切但欲其事之出於正而已初未嘗顯人之過惡也蓋其存心忠厚用意和平如此故人無不相感而化也

君子第二十 凡一十八章

程子曰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君子所貴者道義故節操隱然若將終身皆爲世俗所深羞世俗所貴者勢位故聲色諂笑卑躬屈節皆爲君子所深賤此就得孰失何大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程子曰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魄矣才高者志廣氣盈故所行多失於過過則不無出入之患才卑者規模狹隘其弊多失之不及將有危殆窘魄而不克自振者此剛克柔克所以必欲納之於中道也

○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如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其遠者廣大精微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其近者簡易平實如地之可履而行人當平心以求不可妄生穿鑿也

○程子曰世以隨俗爲和非也流徇而已矣君子之和和於義一言隨俗則和未必合於義也其爲流徇矣若君子則是非可否惟義是從即有所和亦無阿比之心斯爲和於義也豈隨俗徇人者所可語哉

○程子曰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視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賢愚之判故計較利害而趨避之此人之常情乃溺於人

欲之私有所爲而爲者也若聖人則不論利害惟視義之可否是則天理之公無所爲而爲者也然義如是則命即在其中矣又何所避乎此聖人所以安於義命而大異乎常情也○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剛與慾相反人之牽制於慾者必無剛斷之氣惟剛則理直氣壯常伸於萬物之上而不爲慾所屈矣此孔子所以歎剛德之難見而學者不可不自制其慾也○程子曰勇一也而用不同勇於氣者小人也勇於義者君子也勇者壯往直前之概人之所得於天者一也而見之於用每大不同徒恃其血氣而不顧所安則小人矣力趨乎理義而浩然莫禦則君子矣血氣之勇不可有理義之勇不可無此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即形而上之理也而釋氏指爲輪迴爲幻妄是全不識此理矣則其所談性命不亦大異於聖人乎程子曰物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

易者變而不窮也物窮則變此不易之常理若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矣所謂易者正以其吉凶消長變易無窮也然則進退存亡之道惟聖人能審此意乎○程子曰格猶窮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云爾窮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即窮理理在物知在心窮得一理即致一知天下之理無不窮而吾心之知亦無不盡○程子曰義理客氣相爲消長者也以其消長多寡而君子小人之分日以相遠矣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此長則彼消此消則彼長其分數之多寡正君子小人所由日相懸遠也苟客氣消融而義理充足斯日進於君子之歸矣○程子曰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謂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者非徒爲長厚之意也蓋必有感而後有應故作於己之所以感者自責自修必求盡其道而後已此意居多也若人之所以應我在人耳何必深責故少焉否則薄於本而厚望於末豈所謂感應之道哉○程子曰君子

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君子之心公而恕常好成物故和氣致祥小人之心私而刻常好敗物故乖氣致戾蓋吉凶無常惟人自取耳○程子曰不可爲而爲之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也天下事處不可爲之時其遇甚窮其勢甚艱而惓惓於欲爲之者蓋聖人之心切於行道濟世不忍忘乎天下故也昔孔子在春秋舉世莫宗而轍環不倦東周之想朞月三年之歎未嘗一日忘焉惟其以天下爲心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而自有所不能已也若沾沾利祿昧乎行藏之宜聖人豈爲是哉○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此伊川序文潞公表其兄爲明道先生之詞也古今有是道即有是學故從來聖賢之生得位則行其道於天下不得位則傳其學於吾徒如由堯舜至於周

公皆君相而行其道者自周公沒而聖人之道遂以不行矣由孔子至於孟軻皆師儒而傳其學者自孟軻沒而聖人之學遂以不傳矣道不行故百世而下人不知有修己治人之道皆溺於詐霸功利則無善治學不傳故千載以後人人不知有修已治人之學皆習於邪說詖行則無眞儒然雖無善治而苟有在下之士猶得講明先生至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世是尚不至於終昧也若無眞儒則道學不明人無所取正天下將胥溺焉莫知所之勢將至於人欲橫肆天理滅絕而無所底止矣此所傳之學有關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伊川之所以道其兄者即其所以自道也歟○明道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伊川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伊川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蓋伊川莊重嚴厲師道自尊能使人望而敬畏明道沖和純粹接引後學戒就人材其平易近人處爲較勝焉故其自言如此觀此可見知弟莫若兄而明

道自任之重亦從此可識矣○伊川曰明道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閒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資稟得於天者充養成於己者惟明道先生資學兼優故其純粹而不雜溫良而潤澤如精金良玉神采煥發者資之美也且其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金石孝悌通神明者養之厚也由是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視其色則接物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則入人如時雨之潤沛然沾洽至於胸次洞徹無所閒隔而測其學識所蘊則深博浩大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性之符則美言讚歎不足盡其形容此先生立身之大槩然也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

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先生行己之本末又有可言者蓋內主於敬其體靜而一矣行之以恕其用公而溥矣見善者出諸己與人爲善也不欲勿施於人視人猶己也居天下之廣居而所受者宏行天下之大道而所由者正言有物而以實行有常而以度凡此皆先生之所以立體而致用者也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先生之立身行己固然矣而其所以爲學者則有本也蓋自十五六歲時受學於汝南周茂叔聞其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志於求道然雖得其大端猶未知其要也於是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者有年及返而考諸六經博求精察然後知諸家之謬而自得其指歸此先生學術淵源之所自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明於庶物則知之至矣察於人倫則明之盡矣倫物莫大於孝弟克孝克友踐形惟肖性

命出焉故知能盡其性以至於命者必其本於此也倫物莫著於禮樂高下散殊合同而化神化寓焉故知能窮合一不測之神而知推行有漸之化者由其通於此也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辨異端似是之非以持吾道之正開百代未明之惑以鼓聾瞶之昏秦漢而下知荀揚輩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未有臻斯理也且謂孟子既沒聖學之在鄒魯者不傳於後奮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如楊墨申韓徒近而易知今之害溺於佛老實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惟近而易知則但迷暗者爲其所愚今之惑人也惟深而難辨則凡高明者皆蹈其轍是烏知其害之所底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

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彼惑人者自謂空虛無際通達神化而實不足以開物成務有爲於天下自謂性周法界無所不周徧而實則外乎人倫物理無益於身必彼之窮深極微特隱怪者之所爲而固不可以入堯舜大中至正之道也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堯舜之道所以難入者蓋其所從入者非矣如刑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皆其淺陋固滯者禍天下之學非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空無於是惑於誕異塗其耳目溺於汙濁則其見聞此高才明智之所以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道之不明蓁蕪蔽塞莫此爲甚故必大聲疾呼深拒而痛絕之而後可以入堯舜之道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

飲於河洛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受學先生之門者多矣惟其言平易易知故賢愚皆獲益各充其量盡先生之教人也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是以從學之人皆得其意而佩服不忘也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先生固得知覺之先者進而行其道於大下則將以覺一代之人退而傳其道於吾徒則將以闡絕學之精蘊乃竊志以沒皆未及也至其闢邪崇正辨之精析之微稍見於世者特學者之所傳耳

先生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

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先生之接物也是非雖明而亦不絕之辨而不闔焉隨其所施而人自應之感而能通焉教人各因其質而平易明白故人易從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人不怨賢愚善惡用愛而能公故咸得其歡心待人盡其誠而人不忍欺狡僞者獻其誠也待人盡其禮而人不忍以非禮加之暴慢者致其恭也聞風者中心誠服而非勉強者覿德者鬱乎至和如飲醇自醉也雖小人以趨向之異利害之間如議新法不合者時見排斥然當時用事之人退而自省亦未嘗不自治忠信人而以先生爲君子者也則其言行之甚有不可誣者 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人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顧爲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先生之爲政也明其自新之路能改即止則治惡以寬得其要約之道順理施爲則處煩而裕當事者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依阿於衆苟且以塞責至於事會當前人皆病其拘礙發其艱難而先生處之有力而綽然爲之有道而沛然蓋惟理素明而志素定故雖倉卒之頃不動聲色雖監司之競爲嚴急者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而顧其設施爲非出乎日忠信懇惻足以及人烏能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爲乎然則先生之綱條法度人可倣而行也至其德化乎感道而從動而和物應而民信人不可力而致也蓋明道先生之生平盡於此矣而伊川之所以敘述明道者備矣 ○伊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伊川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

體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蓋乎不克竟其用也其與明道篩同學同故其道亦同觀其所言則欲知伊川之行者即可於明道得之矣噫天地間氣鍾於一門繼鄒魯之傳闡道學之蘊厥功甚偉云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祚嵩省軒覆校
閩縣盧鵬翔茗生分校
長白福 倫紀堂分校

同治五年丙寅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二終

黃勉齋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信斯言也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蓋當孟子時邪說詖行溺於人心如楊墨之害仁害義告子之食色言性鄉愿之同流合汙皆悖先聖之道而馳者於是乎正之息之距之放之雖以爲好辨勿恤焉若朱子時則世學不明異端之蠭起尤甚學老氏者談道德而逝於虛無學浮屠者談心性而流於寂滅他若王蘇之誇誕險詖陸子之頓悟近禪凡爲吾道之害者幾幾乎淪肌浹髓不可救藥朱子大聲疾呼辭而闢之日有孜孜心

良苦矣善夫張子之言曰爲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殆善道孟子之心亦即先得朱子之心者歟夫朱子之表章聖學羽翼斯道合周程張子而集其大成其在經書傳註制學家當無不習而識之獨語類文集諸書浩繁難讀謹撮其要編定七篇妄爲詮解惟期當代君子訂而正之益信勉齋黃氏之言而知朱子之功直上躋孟子之列也云爾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三

朱子　　張伯行集解

朱晦庵名熹字元晦先世婺源人父松仕閩因籍焉生晦庵於尤溪發歲受學家庭長師延平李先生表章周程宗本孔孟六經四書各著爲說以曉學者其他撰述甚多皆集羣儒之大成而折其中今特於文集語類遺本撮其要語總爲註釋彙成七篇庶使學者誦習焉

健順章句上　凡三十八章

朱子曰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在天之道合之爲陰陽之理而分之則爲五行之理在人之道合之爲健順之性而分之則爲仁義禮智之性仁禮健也即天道之元亨也義智順也即天道之利貞也人能識性之本原以推其分合之理其於道也思過半矣○朱子曰宇宙之間一

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三才同此一理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性三綱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於宇宙間無往不在雖有消息盈虛之數而循環終始究無頃刻之停蓋天地無終窮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仁義禮智信之理亦無終窮而人之所不可須臾離者也是故儒者明此理而得之釋氏不明此理而失焉○朱子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

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得其秀而最靈故性者人所稟受之實理自其理之散見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道也萬物皆備於我其理何一不具於性然離乎人生所賦而懸求所謂道則無有一本之渾然亦覺其沖漠而已雖有萬分之燦然亦以爲散殊而已其精蘊之懸可指終無能實見其然者惟就人所受之性驗之然後知其實有陰陽之氣實有動靜之機實有水火木金土之質實有仁義禮智信之理驗之天下無物不然無事可缺其一無二者太極之自然統貫也所以爲道之實也吾儒所謂萬理皆實者此也

○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言心之體用原無不正也人之一心至虛至靈其未應物時湛然如鑑空衡平只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旣應物時喜怒憂懼隨感而應亦猶鑑之妍蚩畢照衡之俯仰均平隨乎物而賦之形者皆此心之用所不能無也惟於此能不失其本心而毋或因物而有遷則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其庶幾乎

○朱子曰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故感於物者心也其有所感而喜怒哀樂發之而動不能自遏者情也情根乎仁義禮智之性而宰乎至虛至靈之心惟主敬存誠以一心爲萬物之宰則其動也發皆中節而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矣

○朱子曰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太極者理陰陽者氣盈天地間無一時一物非理與氣之所爲妙用而不窮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聖人之所以觸處會通而超然默契於其心也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有生之初性與氣俱稟性則仁義禮智之德無乎不善而氣則淸濁厚薄之稟每多不齊世人紛紛之論人率以氣之故而疑乎性抑知生質雖異而理義則同竊未嘗合而論之則無以見其同異之實耳程子嘗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之謂也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此論仁而推本於天地以見天人相與之際其所以爲心同也蓋道生天地體道而生物固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則又各得天地生生之理生生之氣以爲心而所以爲心卽天地之心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承上文人物所得之心而言其所以生生不已者仁也蓋有心而所以具於心之理則爲德雖人得其秀而最靈言人之心而物可推矣故語心之德雖其全體之總攝條理之貫通無所不備然而生生之妙隨處發見只一言可以盡其蘊則曰仁而已矣仁卽所以生生而爲心之德愛之理者也請試詳之詳謂詳言其說也

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此卽上文天地之心而實指之也天地之心其德有四德之始而元名德之通而亨名德之宜而利名德之正固而貞各有專主亦有次第而元善之長則無所不統亨者其元者利此元貞此元也至於有是德卽有其氣亨之運行而元之氣爲春亨之氣爲夏利之氣爲秋貞之氣爲冬各有所司亦循其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夏則生氣之盛秋則生氣之收冬則生氣之藏天地之心如是天地之仁也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此卽上文人之爲心而實指之也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在天爲元人得之則有慈祥之德而爲仁在天爲利人得之則有斷制之德而爲義在天爲亨人得之則有秩敘之德而爲禮在天爲貞人得之則有明睿之德而爲智理固各足雖亦不同而仁道之大則無所不包義者仁之宜也禮者仁之燦也智者仁之辨也若夫有是德則有其情之發用而仁之施爲愛禮之著爲恭義之處爲宜智之稱爲別事隨所

偤意亦昏隔而惻隱之心則無所不貫惻隱動而不能已於恭惻隱動而不得不準其宜惻隱動而不敢不精其別人之爲心如是人之仁同乎天地也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擧而該此兩節乃擧天地與人之德所以總歸於仁者而申言之也蓋惟元無不統所以論天地之心者第曰乾元坤元而四德之爲體爲用不待纖悉計數而此理已充足於元之中而不遺亦惟仁無不包所以論人心之妙者第曰仁人心也而四德之爲體爲用亦不待周徧詳擧而其道已賅括於仁之中而不略其所謂得最先而統最完者三才之道一以貫之矣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此以承上文言

仁體事無不在學者必體此以脩身敎者亦惟本此以敎人也蓋仁之爲道旣爲天地生物之心則天地間之物莫非仁道之流行卽物卽仁無不在焉故以人而論當其情之未發渾然在中仁之全體已具及情之旣發而隨處中節仁之大用亦自推之不窮學者誠能體而存之則持養宻而仁之體愈純省察嚴而仁之用愈粹凡日用當爲之善端與吾身宜全之懿行皆自此出其源本總不外是此聖門敎人所以言克復示敬恕必使之汲汲於此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夫能仁其身則此心直與天地通而參贊在我不能如是將汩沒其心以自絕於天理而不得謂人仁之道烏可以不求哉

○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無理則氣不立故天下未有無理之氣無氣則理不行故亦未有無氣之理理與氣原不相離者也

○朱子曰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卽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固有對待之體然偏勝則無兩立之理陰勝陽所謂內小人而外君子也陽勝陰所謂內君子而外小人也內外消長之故見於天時人事者殆無物無

時而不然矣

○朱子曰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性者天所予我之理存於內而無形氣者我所受於天之形見於外而有質惟理爲天所予故本於最初之公而無不善惟氣爲人所受故流於後起之私而或不善此理氣之分論性者所當明辨也

○朱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天以純陽之形氣居尊地以純陰之形氣居卑一尊一卑而純陽之乾純陰之坤於是乎定讀繫辭之言知乾坤準天地而作然後六子因而重之易所以成也乾坤毀無以見易離天地無以見乾坤故觀天地則易可見矣

○朱子曰一心具萬理能存心而後可以窮理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乎萬理者也心或放失而不存則於天下之理皆不能知其表裏精麤是亦冥頑之物而已惟一於敬而此心常存無少縱放然後至虛至靈之中自有以窮乎酬酢萬變而理無不明矣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朱子曰氣不可謂之性

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氣形而下者也性命則形而上矣第謂之氣烏可謂性命然無形之理以有形之氣載之而出則性命亦因氣而有所依以立耳故原夫兩儀之初無心成化此理未落形器則專指理至有生以後則有是理乃有是氣而有是氣亦足以闡是理故言性不言氣不備而以理與氣雜言之非以氣卽是性命也言生之謂性眞不識性者矣

○朱子曰理無巨細精麤之閒大者旣立則雖毫髮之閒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巨細精麤理無不有苟曰圖其巨且精者而不必規規於其細與麤則毫髮之閒少有遺恨而於道體之全欠闕滲漏者正多是以人固當立其大而尤當無忽其小也

○朱子曰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虧盈益謙以天道而言也如日月往來寒暑屈伸盈者必虧謙者必益雖氣之運旋要皆自然之理例諸人情不可槩見乎

○朱子曰天下之事

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粗之間持身
涉世不能無事而道則人所共由之路也故雖動而有爲
靜而無爲勞而須若逸而安舒皆有道以行之無彼此無
精粗事在是道卽在是而初非有間彼寂滅者流知
有靜而不知有動知有逸而不知有勞豈所謂道哉 ○朱
子曰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此言聖賢相傳
之道不外乎心之所同然也道統開自堯舜堯舜之爲堯
舜豈有他哉不過盡乎心之體而已心之體謂仁義也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
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嗣是而聖聖相承脈脈相契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地之
相去世之相後非得躬聚同堂傳之於口授之於耳而以
其道爲秘惜之藏 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
而私相付屬也
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而其

所以獨得其傳者何也特以此仁義之賦於人而爲心之
體者隱乎百姓日用之間人皆有之只是賢者識其大不
賢者識其小未能擴而充之以習其全且盡則道統之
傳不在乎是而惟此數人爲能體之斯爲獨得其傳耳雖
窮天地亙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
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
必同也符謂誥敕之符節謂道路之節夫道統之傳窮極
天地橫亙萬世似無出強之使同而此仁義之心
所不言而同然者有如符節之各存其半而中分之及其出
以爲信無不相合由其心體之合如是是以道由此出以
之宰制萬物物有大小精粗而曲成不遺以之酬酢萬變
事有輕重緩急而能綜變化莫非此心廓然大公物來順
應之妙用而其因時處中舉而措之之迹又不必同也蓋
其不必同者心之用所以無方而其無不同者心之體所
以有常是皆天命之自然非人力
之所爲聖賢豈有矯拂於其間哉 ○朱子曰天地之心未
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爾也天地之心生生不息未嘗無
但靜則無端倪可見人亦

不得而見之耳惟一陽萌動則生意勃發端緒可尋伊川
易傳謂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殊不知動之端乃天
地之心也故曰復
其見天地之心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
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乘猶乘載之乘機氣機也易有太極渾然凝聚
者理也是生兩儀而有陰陽判然以分者氣也動生陽靜
生陰互根而有常者太極之理乘乎陰陽之氣以運行乃
所乘之機也然理無形而氣有迹故氣行而理亦行常相
依而不相離焉黃勉齋曰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朱子亦
自謂此語最精 ○朱子曰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
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
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
能以自達矣道之全體雖高且大道之實用非遠與難卽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而道未嘗不寓焉也求
道者亦於細微切近漸次以積之以徐俟其妙焉可矣僕
浮慕高大而忽於卑近則日用之間無循序經由之實而

徒騖想跂望於高且大者欲精勞神而終不能以一至也已矣 ○朱子曰性爲體情爲用
而心則貫之未發則性也渾然一理故爲體已發則情也隨感而應故爲用心則統性情者也體用具
足故貫之 ○朱子曰以身而言則所以爲耳目鼻口四肢百體
者皆有當然之理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以人一身論之如耳目鼻口四肢百體皆物也其
見於脣吻臭味作止威儀之間自有中正和平之準爲一其
理之當然而不可易所謂則也能盡其當然之理則氣一
亦足以動志律身
之道可不慎乎 ○朱子曰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
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
道一而已無不正者至於譎則不正之甚矣故人之學一
正則表裏皆正而合於道一譎則表裏皆譎而悖乎道此
豈有精粗之可分哉若謂精粗有二致則
是正譎有二道矣此正不知道之過也 ○朱子曰萬物
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萬物稟受於天得其

陰陽五行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無所偏亦無所雜而渾然至善者是乃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而行則倫常日用之間皆有所當止之地無所過亦無不及而各得其分者是乃所謂道也性與道有異名而無異實其原一也

○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復者一陽復生於下在天之復也其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於此有聖人常人之分焉靜極而動爲聖人之復者聖心與天地同體也惡極而善爲常人之復者本心幾息而復見也復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道即太極本然之妙形而上之理也鳶飛魚躍日用人倫形而下之器也以形下之器載形上之理是故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觸處皆道其在物則鳶魚之於天於淵察上察下者此道也其在人則日用

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大莫載小莫破者亦此道也所謂費而隱者是也

○朱子曰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仁者心之德而即心之道也仁統四端包萬善而實通乎性命之原苟無是仁則性何由盡而命何由至哉此所以爲盡性至命之樞要而學者不可不知也

○朱子曰常人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性氣稟之性也常人之性因物而遷惟聖人氣質清明爲能有以全乎天所賦之理而不失其本心此其所以異於常人也

○朱子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中正二者固兼重而未可輕也然就彼此而較之則中尤有重於正者何以言之蓋凡事守理而行正也而幾微之間或有過有不及固不必皆中矣若中則權度精切做到恰好處正不在其中乎

○朱子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彌六合則擴之極其大而參贊天地成位乎中盡人之道矣舜蹠之分在利與善析秋毫則謹之極其細而鷄鳴而起日有孳孳爲舜之徒矣然豈易得哉

○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此明夫子言仁之旨也夫子告顏子克復而朱子謂之乾道者蓋乾健也天行無日止息故有奮發有爲之意惟克之又克以至於復則自強不息所以爲乾道夫子告仲弓敬恕而朱子謂之坤道者蓋坤順也地勢厚重不遷故有靜重持守之意惟主敬行恕以達邦家則厚德載物所以爲坤道

○朱子曰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

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古之聖君相師儒聖賢相傳昌明道法爲士者猶知道之合天人通上下精粗一貫人己交成雖有邪說不能塗人耳目而天下皆保其固有之良自秦漢以來上不能以道敎人下不知以學自脩其高者談造化而不安於行習卒歸於無所用其卑者循人事而昧乎天命竟忘其所自來由是求其卑近者不能進於高明遂物爲而不化鬼神奇者不肯求其切實而更流爲寂滅閒有稍知自善者不無以爲兼善之資而浮沈以徵利祿者又莫能本一身以爲天下國家之辨也如是而性命愈晦功利日滋無怪乎道學不傳而釋老之誑充塞而誣民也諸子百家紛然以其私習爭鳴於世欺天下而從之使天下醉生夢死與草木同朽終不知其非人道之常也可悲也已

○朱子曰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動靜互相爲根其循環無端錯綜不窮且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之而又安有主客之別然分陰分陽以二氣對待之體而言靜爲體而動爲用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靜者

爲主動者爲客故以造化言之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以人心言之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主靜之說爲近於寂滅之嫌而廢之也○朱子曰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道存之爲心稟之爲性散於天下爲理窮心與理性之自來則爲天命之於穆不已其歸一且然觀孟子與易之言則微有不同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辯之無不盡者由於知之極其至言學者造道之事也窮理盡性至命之而能盡者自足脗合乎大原言聖人作易之道也要之言雖不同而理豈有異哉○朱子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老釋之學說於靜而欲絕天下之動是猶人之常寐而不覺而吾心

本有用也直棄之於無用聖賢固非之而弗爲也今若欲於動而欲去天下之靜是猶人之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非之不以彼爲能也雖其失一淪於靜一淪於動有彼此之不同然皆陷於一偏均非天下之正理豈獨老釋之失爲吾儒所必斥哉○朱子曰嘗讀蘇明允書以爲權衡之論爲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爲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此譏老泉之不識仁義也老泉著書自謂權衡之論爲仁義之窮而作朱子譏之以爲觀此論是乃不知仁義之言夫仁義豈有窮乎天地之氣舒而爲陽仁實本之慘而爲陰義實本之仁陽義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陰陽迭運於無窮則根陰根陽之仁義亦與爲無窮無在非陰陽無在非仁義謂陰陽不窮於天地而仁義獨窮於人事乎若人事之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終有窮而可也而豈其然乎論仁義之窮不惟不識仁義實不知陰陽也權衡之論眞不知而作者也○朱子曰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道在天地間有全體有大用淵深微妙固未易窺測然聖賢以躬行心得者發其蘊以示人皆切實易見而無可疑學者觀聖賢之言務要不存己見而虛其心不爲物擾而靜其慮從容涵泳隨時體認隨事力行則此理之統而無所不包析而無所或略將必有實見其然者由是知之眞則整暇而燕閒守之固則專精而靜一其中油然有得但覺意味雖若平淡而愈不厭旨趣雖若淺近尋之而愈無窮矣讀書窮理之功不當如是乎

健順章句下 凡三十六章

朱子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

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人有是身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理故仁義禮智之爲體理之具於心而發於身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理之發於情而亦形之於心體之於身者也我自固有非由外鑠人特弗思耳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理固在我而或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私累擾而天理微不能自見矣故學也者所以習其事也誦讀講論雖資於外然皆所以講明此理之實使之身體而心驗焉至於義理浹洽脫然貫通而自得之則內外一致精粗俱徹初無有間也然則凡有身者可不加功於學以求心廣之全哉○朱子曰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天地間屈伸往來盈虛消息無往非陰陽也若自人

以而言則一動靜一語默皆是陰陽之理觸處流行而人身一天地矣人可習焉不察而昧於道體之本然乎

○朱子曰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

此朱子辨蘇氏易解之誤也人之一身陰陽動靜之理備焉陰精陽氣精聚則魄聚陰靜之爲也氣聚則魂聚陽動之爲也是以爲人之體所爲萬物之體至於人物之精竭魄降不復聚而成形則其氣亦散而不聚於是魂遊而無不之矣降者陰之屈也屈則歸於無形而不得謂之無故謂之鬼游者陽之伸也伸則變動不測而不得謂之有故謂之神人如是物且如是非有聖愚之異也蘇氏乃以衆人之氣勝志而爲魄故其死爲鬼聖人之志勝氣而爲魂故其死爲神其亦未講於陰陽動靜之理矣

○朱子曰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

吾人生今之世讀古人書自典墳丘索及秦漢以來著述之家世代久遠其眞者爲聖經賢傳其僞者亦假託聖賢之言以欺世不可漫無區別也而所以能別之者一則以其書中所言之是非純雜辨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書中所載之典故名物爵里年號觀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兩者相參而眞僞不能逃矣

○朱子曰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

錯謂交而互之也綜謂總而挈之也蓋乾者萬物繼善成性之始對坤之賦形受質而言乾爲天坤爲地固天地自然之道也元者萬物資理資氣之始對亨通利遂貞成而言合之爲四時則四時自然之序也然萬物純備於施生之內而生意流行於四德之中天地四時交而互之總而挈之則乾坤之所以大生廣生者即元亨利貞之所以生長收藏而渾合無間也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耳

○朱子曰道之體用盈

於天地之閒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閒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

道有體有用充塞天地古先聖人體備於身適在見道既深得之而又懼人之不達於道也思以己之所得者欲人之共得之於是著書立說垂教後世自窮理盡性至於灑掃應對凡其提撕誨飭於後人者本末備其學者正當熟讀精求考之吾心之實參之事物之歸務使道之全體大用脫然貫通而有得焉則日用之閒諷誦思存無時非道也應務接物無處非道也又何有一事之不切於身心性命而實得諸己哉此求道之要也

○朱子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以前則性也性故有善而無惡然其所以有善而無惡者以氣不用事故耳若氣用事則不能無善惡之分矣

○朱子曰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

天地之精蘊固皆具於聖賢之書而讀之貴得其序如大學一篇示人以本末先後綱領條目使學者有下手處乃入德之門戶

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

學者當先討論講究熟復溫習蓋其由知而後得則知爲學之次第有條而不紊規其既明而又新則知爲學之規模固達而不悖乃可讀語孟中庸之書論語事事緊要孟子段段痛切中肯規模大工夫實是皆推究義理之根原統論體用之大略先有以見乎此然後徐考詩書易禮春秋以極其趣庶幾融會貫通而有所得也蓋

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白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

蓋諸經條件既多體制亦別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易以明象數禮以謹節文春秋要見興衰治亂雖皆經世明道之書學者所不可忽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

大學語孟中庸便得中義理浸漬透徹自有為學之初尤
主宰則茫乎不知畔岸而未易可遠求也
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其所以然者讀書不循其序而汎濫兼收是
貪多也急迫無漸是躐等也勉思馳騖是好高也深求隱
僻是尚異也學者之道患而況從事於為學之初尤當深
以為戒信乎四子六經之階梯
而大學更為初學入德之門也○朱子曰人果有志無書
不可讀但能剖析精微玩味久熟則衆說之異同自不能
眩而反為吾磨礪之資矣多學而識求道之方也人果有志闕卷皆能獲益何書不可讀
但從沈心潛慮以入其中痛加剖析法其精麤者而得其精
觀其類皆而測其從反昧之久則致於熟則卓然見斯道
之原委而衆說之異同不惟不足以眩之反可借彼鑒此
以堅其向往之志是為吾磨礪之資矣若夫眩於異端曲
說而不知所適從者則亦剖析之功未至也哉○朱子曰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
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以宰乎物是以

無形而難知物所以載乎理是以有迹而易見○朱子曰才出於氣氣清則才亦
清氣濁則才亦濁之才出於氣故氣之清濁而才之清濁隨之若能自盡其才則氣亦何足變之有
不可拘一定之見也○或問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
洽聞者奚以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
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
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
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人為己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異於博物洽聞者蓋此為反身窮理
以求有得故物有本末理有是非必窮究至盡使其極處
無不致彼為徇外誇多以務為取故物有表裏理有眞妄
不能積累深微徒為務名而鮮實然必究其極則本末是
非昭然在目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則表裏眞
妄渾然無別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如此則為己者終能

實收其放為人者不免浮爲無成於志一分
後世大相懸遠學者誠不可不深察乎此也○朱子曰觀
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
而理絕不同一原者理也氣知覺運動是也觀萬物之一
原則理無不同而所稟之氣不能無清濁之
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然物各一性而
理則絕不相同由此觀之則萬物之情可見矣○朱子曰
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存心養氣所以立其本也讀書
窮理所以致其用也然豈可旦夕而為之哉必積其極誠
之心循序漸進而不已則心可存而氣可養書可讀而理
可窮矣○朱子曰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寂然不動而大本已具是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渾然未
發而五性感物是未動而將欲動者意也理則性而意則
情也○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
義不可勝用者才也才者人之能也惻隱羞惡人自有之心也有是心而著力發揮至於仁

義不可勝用以滿乎此心之量者則才為之也孟子曰或
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張子亦曰濟惡者不才此
可見才之為用大矣○朱子曰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
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
是非邪正之端也世之人每日學貴自修耳向人辨論徒
滋口舌不知自古聖賢之為學雖汲
於自治其身心性命前言往行多接於耳講習討論不
泥於口其功未嘗或毀蓋不讀書以求其議不講學以解
其惑恐道之全體廣大悉備而我祇見一偏未覩大全其
間有不肯乎道而為是且正者有實背乎道而為非且邪
者更有似是實非似正實邪者其端皆莫能辨而不
惟無以及人即以自修亦必能純全而無弊也○朱子
曰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人所不道吾人為學自宜用格
物窮理之功循序漸積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
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若其然寂守不事格致而希心於頓
悟此異端之學非吾儒所當盡心也○朱子曰孔子之言
[illegible]

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孔子之言仁就本心之全德處言所以示學者心性之功故曰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就發見施爲處言所以勉時君擴充之用故曰偏言之也○朱子曰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天地聖人所以長存而不壞者心與理而已矣以理言之天地之理至實而無妄故自古迄今有是物則有是理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始終莫非實理之所爲以心言之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妄故自生至死有是事則有是理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始終莫非實理之所爲也此即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意○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

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天下大義莫過於君臣臣子忠君皆原於天性其固結不可解之情又豈自外至哉向何所待而故自寘假爲也○朱子曰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理不能不麗於氣氣不能無清濁極清者如明鏡止水絕無纖翳此生而知之者也若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不能無多寡而所見之理或全或缺遂各隨其氣之清濁多寡以爲量焉人亦自勉於學以化其氣質之偏而可矣○朱子曰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則爲血氣人之知覺運動皆本於氣故主於心則爲志氣主於形體則爲血氣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朱子曰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心統天命之性爲體最靈然或溺於一偏則不得其正而成異端之習遂有謂性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可爲善可爲不善者又烏知吾性之理有善而無惡乎故必心得其正者然後能知性之善也○朱子

曰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天地之德於時爲春夏於人則爲仁禮於時爲秋冬於人則爲義智是故禮者乃仁之發舒於外亦猶之春生夏長而條達敷暢也智者乃義之斂藏於內亦猶之秋收冬藏而各正保合也四德之在人者如此○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乾健坤順由變而化萬物從而受命焉雖所稟在我然理之同然者人人皆得則非有我所得私蓋人自有生以後萬物之理即備於吾身故盡人物參天地之功無非吾儒性分內事也○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天下事物皆有所以然與所當然之理窮理者務有以盡知之知其所以然則理之本原洞然而志自不惑矣知其所當然則理之大用昭然而行自不謬矣○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止在事中事人事也理天理也

下學者凡起居食息與夫人倫日用之間盡人事而精察力行之也上達者凡精義入神以至窮神知化之極全天理而渾然各得之也然舍下學無所爲上達理止在事中惟人盡則天自見矣○朱子曰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切要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此朱子爲當時重史學尙浮華荒經而不務實者發德性者人所受於天之正理放心者人所散失之良心恭敬而奉持之是謂尊德性已佚而復返之是謂求放心此

焉學之根本也若夫六經所言皆聖賢親切之訓以示人
此心此理[illegible]同然所宜講究以開明之此爲學之要務也
至於博[illegible]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有餘而旁及
以助益可[illegible]而反廢本務華而無實徒少聖賢
親切之功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返己而惟在於看書且
不在於[illegible]於讀史如子思孟子之務內欲貴者
反陋劣不足恥必若司馬諸人鋪張華麗始可以造於聖
賢道德之域也所謂學者豈如是乎其失自有不待言者
矣
〇朱子曰人之過惡豈可輕論但默觀之而反諸己或
有未明則密以資於師友而勿暴於外可也 隱惡揚善者聖人忠厚之
至凡人所爲或無心而過有心而惡見之卽輕議彈在我
既見刻薄在人亦開釁隙然是非不辨鑒別無從亦非觀
人之要也故但默而觀之得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因反而
自度恐有類彼之慮猶或有疑欲藉師友以討論則亦密
商所疑毋顯暴其短庶幾
於忠厚之道可告無憾耳 〇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
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

之情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
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
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
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 人之一身秉氣
成形有是形則有是心心所得乎天之理則爲性性感於
物而動則爲情三者聖人與凡人所同具也但聖人得氣
之清心之本體無所蒙蔽而不失其正而所性之理渾然
完全而情自不亂耳學者得氣未能如聖人之清心以有
所蔽而易放則當常存此心使其中有主以養其本然之
性而節其易流之情以此希聖卽以此事天儒者認聖人
之自然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少有所事則是心也乃
無用之物亦冥然無覺而已矣不幾於贅物乎此吾儒有
用之心所以異於異端也
〇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
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

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
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
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
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 世教衰而異端
熾佛氏至有觀心之說溺其中者不知其誣朱子故設問
而答之曰爲是說者實不識心心有其位處身之中宰乎
身者也心有其數論敬祇曰主一言誠亦曰不二是一而
不二者也心有其分動時皆由中出靜時不自外來爲主
而不爲客也心有其權志足以帥氣立大而小不能奪命
物而不命於物也故以心觀物則一身以及天下之物衆
理畢見無難得也今無端而立觀心之法是復有物而反
觀乎心而心外有心可爲此心之統攝也其於心之分數
限量抑何不思之甚也試問所謂心者何物乎以爲一耶
何以有觀心之心以爲二耶觀心者原是此心以爲主耶
安宅之內豈容分據相伺以爲客耶廣居之中乃是生來
固有以爲命物耶虛靈之機孰能旁代以爲命於物耶神

明之宰何爲退聽此皆透之易見耶
理之必無者信其說者可謂大惑矣 〇朱子曰讀書先且
虛心考其文詞旨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今
讀書或偏執己見或拘泥成說不虛心者多矣朱子教人
先且虛心考其一字之文一句之詞及一篇一章旨意之
所歸耐煩子細熟讀精思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不
復容有毫髮邪妄雜於其中否則文詞旨意尚且茫然則
於所見義理可以爲是亦可以爲
非必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矣 〇朱子曰窮盡物理然
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意誠 人於天下物理
未能窮究透徹則善惡莫辨而好惡之心不誠惟理既窮
而識始定然後眞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故好善則如
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也此大
學之道必先知至而後意誠也 〇朱子曰聖人教人爲
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必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

天下學者工語言文辭爲科名爵祿計者後世之所習也
非聖人立敎之心也聖人敎人惟是格致誠正以修
其身使推之可至於齊治均平此則明體達用自近及遠
工夫學者苟能體聖人之心以爲學而不爲俗習所拘世
道人心實
嘉賴之矣○朱子曰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
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
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
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害
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大道之不明由
於學術壞之也
高則入於佛老空虛之談卑則流於管商功利之習學者
不能以道自持既各以其性之所近使先入者爲主而又
驅之以好高遠而鶩空虛欲速成而急功利心爲所壞是
以前者既以自誤習而安之而不悔遂至於自欺後者既
爲所欺遂欲推之廣其傳而復以欺人專立異於文字辯
說之間以爲欺人之具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世道

人心之害愈甚不有至明之士孰能去其舊
染之汙而謀其自新之學以持斯道之正哉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祚省軒覆校
閩縣劉瀚章潤雲分校
閩縣劉汝亨豫村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三終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四

朱子　張伯行集解

聖賢章句上 凡三十四章

朱子曰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約不可守聖賢
敎人
反覆詳說無不造其極致如博文約禮之言是也蓋約而
必先以博學詳說以學之不博則視聽言動無所據依而約
不可守矣彼致虛守寂
者盡亦以聖言而思之○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
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閒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
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
始此言學之有序也古人設敎入歲而入小學卽敎之以
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一歲有一歲工夫所以持其心志
而使之堅定養其德性而使之純熟者已非一日至十五
而入大學特因其已成之功而格物致知以爲修己治人

之事蓋必先主
敬而後窮理也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
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
知也今人小學久廢當其少時此心便放逸散失無以爲
窮理之基而曰必先致知然後敬有所施是未嘗從
事於小學而卽欲加大學之功也先後紊無序
甚矣吾不知其以何爲主而能格物以致其知也○朱子
曰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
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
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
私而惟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天下之事皆天理所散見其數雖不勝窮而其理則
同歸於一君子之爲學正所以窮究事物之理使有
得於心而守之勿失也其窮之也盡其義類別其源流欲
其卽萬分者而貫通於一致其守之也渙然冰釋油然理

慶欲其心安於一而持之堅固而不發以其自信一是而堅然固執也有似於無能是以人目之曰拙我亦自居於拙非強言拙實近於拙也蓋見理了然覺天下事無所用其巧妙智力之私必惟理之合然後安即欲不拙不可得也推極而言若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其盡分而無妄皆拙也則亦寧安吾拙而已將宜之合罔可不問也〇朱子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朱子平日專用力於格致者也故其教人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所以然者凡物莫不有理而理具於吾心惟於理有未明故心之所發容有失其正者須先明此然後心得本然之權度則其所發自不至輕重長短失其當然之準則而不自知如書所謂敘秩命討必推其本於天者理也言物皆有理也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必卽以物物者也言心不可不明理也窮此而可知窮理之要矣〇朱子曰聖人作經以詔

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聖人作經垂教爲後世慮至深且遠學者誦其文而三復不置則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而見其義而尋繹無窮則有以見道義之全體且不但知之見之而已又以身力行之其文其義一貫踐出來可由此以入聖賢之域也故其言雖約而於天下之故幽明巨細義無不該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將何所用其心哉〇朱子曰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閒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知行並進學之功也朱子自謂當時有務講學而闕踐履者此固學者之弊又有專以踐履爲

切要而不察其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併詆講習討論之功以爲無益者其弊滋甚殊不知所謂講學云者非徒佔畢之爲將以致其知而見之行也苟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則於道理剖析分明所當爲者必爲之所不當爲者必不爲其守不日固乎以視區區口耳之閒者適不作矣而奈何以爲無益而詆之甚矣知行之相須也〇朱子曰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學貴窮理理皆載於聖賢之書故不可以不讀而讀書之法先求其熟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加以沈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終乃反覆涵泳讀到不忍舍處覺意味深長加是者銖而積之寸而累之勿忘勿助久自見功不惟義理分明了然無疑似之迹亦且心有定主灑然無紛糾之累若徒貪多務廣尚事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及其不明而心爲之動又欲別求方便之門以期此心之定蓋亦難矣朱子嘗云看文字專一便是治心養性之法與此章相發明

〇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閒別其是非究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天生烝民有物斯有則可見天下無一物不具天理也蓋所謂寂然不動之體感而遂通之用一擧目而鳶飛魚躍天理昭著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下學之序循循然盡人事而造天理者始於格天下之物以致吾心之知總不離乎日用事物行習著察之閒別其孰是而孰非究其孰可而孰否由是精研其義至於幾微必察造入於妙不可測之神所以措行有本用於是致焉則天下之物則悉具於吾心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〇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閒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

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悻悻哉此章朱子解程子答橫渠定性之書而性是也定性者存心以養之而不失其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內外無非天理之流行矣天地之不貳聖人之不息非以其性之定乎君子之學希聖希天亦以求吾性之定而已矣吾性之理有仁有義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本無一毫私欲之雜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本無矯揉造作之勞也體立用行則理得而性定任天下之紛紜錯雜而吾心無不一矣所謂貞也正而固也智之德也心地清明而物不能引是亂貞吾性於不亂非強禁外物之不來也夫豈役於外以爲功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乎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

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常人之性所以不定者非其所性之本然也其發乎情者適己自私以賊夫仁之理小智穿鑿以害夫義之理情不容不蔽於欲而憧憧耳然能反求諸心則理自明顯而易見乃不知自反於內以去其病之所蔽而專歸咎於外物之誘而惡之而反求於杳冥無物之地窮其心而無所用其見用力愈勞而於理全無得焉亦終憧憧而已矣而性何從而定哉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其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

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深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無所見則內欲不萌外物不接至靜而止也此引艮卦之辭以明心必如此則情無所蔽而不自私矣又引孟子之言行所無事則不用小智矣內不遇於虛外不惡乎物內外兩忘焉非忘內外也惟一循乎所性之理不以心之在內者卽爲是物之在外者卽爲非也不是內而非外事於循理則所性定矣何事物之爲累哉是以聖人之喜怒情也而無非性也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情也害乎性也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循天理則可怒而怒非有心於怒也故大公理然則然非有心於鑒也故大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而性之所由定也張子不曰爲學多強制之功而少涵養之致故不能無疑於性之未能不動而程子告之以此其殆以佐其所未逮歟

○朱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窮理

之功隨時隨處皆可用力正自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固爲切務然義理旣明則權度有主或交及於論古今人物亦得失之林也則別擇是非以相參貫或更及於應事接物又身心之驗也則尋求當否以相訂證固無往而非窮理之益矣

○朱子曰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止此便是終身事業以敬存心以義制事二者用功之要也然當隨處加功者如加功於敬則內詳於心術念慮之微以防其放逸外謹於威儀動靜之著以禁其奔馳加功於義則因物付物務合於大中隨事處事務執於至正於此二者在在操存而省察焉涵濡旣久自當得力然義者天理之所宜與利正相反毫髮之間須得著力分別界限劃然勿介疑似猶豫以難辨爲憂也義利明則持敬益密矣聖門事業豈有外於此哉

○朱子曰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

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擇言要在明理理明則是非不難辨固不待問其人之賢否而就其言爲去取可也否則憑其私臆而不顧天下之公理安足爲羣言折衷乎況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理既未明則在我未能盡言中之意而輒曰古書不足信任胸臆以自放焉斯亦惑之甚者矣

○朱子曰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採以求至當或有未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竊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古人書處天下事至紛至劇且爲煩亂心志疑惑是非者不少也然當此際正宜謙抑其心博採其說以求至當不易之歸卽闕有未得者或古人之書有所疑而未信或天下之事有所碍而未安亦姑以闕之之意俟他日之真積有得而貫通之況一說之拘不如衆論之廣若遽執己之所竊通者盡廢己之所未究而不能虛心博採則非惟己所處之得失未知其果有當與否而卽此自滿自滿之心其爲量已隘而不宏矣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可以知讀書處事之大凡也

○朱子曰止將一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又曰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兩者交相爲用若止將一敬字涵養本原而不復致集義工夫思索義理則日用酬酢之間或失經常之宜卽雖操存熟而德性定亦孤立易窮矣又曰講學而明理則天理人欲不容混淆學之未講理之未明縱日從事於克治以存吾心之天理亦有錯認於幾微之介而以人欲爲天理者不可不察合觀朱子之言而知敬義夾持心理虛明學者宜交致其功

○朱子曰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也此大學一篇樞紐此示人讀大學之要也關界限也樞紐言緊要處也人之一生所爭止在是非眞妄之關智識未開如夢之未醒辨別既明如寐之已覺故致知乃夢與覺之分途失志不欺則善端自此日長已起念或僞則惡機自此日滋故誠意乃善與惡之歧路大學入手之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自脩之首尤必謹獨以存其誠一篇條目要緊在此所謂進學在於致知居業本於立誠者也讀者尚其審諸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學所以致知而力行也使徒博聞强記而未能眞得此理於心則爲口耳之學而無益於內既知其理矣而未能實見諸事則爲空虛而無用究與不知者等故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也

○朱子曰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仁就四端兼萬善天之所以予我者此爲最先蓋心體之全也至施之於用則有愛之理而隨事而見如遇孝親敬長則見之於親長遇臨民接物則見之於民物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者也

○朱子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而成始仁

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樞軸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爲四端之首智者天地正固之理所謂貞者事之幹也故能成終而成始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元氣雖流行乎四時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所以仁智交際之間脗合無間乃萬化之樞軸也樞發動所由也軸運轉也

○朱子曰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氣已定則屬乎陰此以造化明陰陽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方天地變化之時由靜而動雖不爲無陰然萬物有氣而未形則屬乎陽以陽之輕清無形也及物正其性之時由動而靜雖不爲無陽然形氣昭然而已定則屬乎陰以陰之重濁有迹也要之動靜互爲其根其實則一理而已

○朱子曰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

二理而一以貫之也此蘇氏易解之言也易所謂繼之者善蓋言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流行發育斂方動而理未著於物天道之本然無非善也即所謂為物資始之元亘惟動極而靜凝聚成形人物因得是而成之則氣已凝而理隨以具不相假借陵奪乃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天道之本然者固自若也故惟循天命之性而行則如健順五常之德隨處發見雖為人道之當然其實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所自具之理無往而非天道之本然矣此所以天人之道空明之理無有二物而一以貫之也不明乎此而妄為穿鑿說焉豈深知易者乎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心不虛斯意見先入無以觀理之原慮不靜斯私欲紛乘無以會理之極惟虛則無蔽而見之明惟靜則不擾而造之安故窮理者必以是為本焉

○朱子曰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止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通塞也天命流行於穆不已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矣然賦形以後氣稟既殊則氣之偏於陽者便

止得健之理氣之偏於陰者便止得順之理而氣之塞而愚者便與理隔而自不能明氣之塞而柔者便與理隔而自不能行正則通而偏則塞是理之在人為明為行亦有通塞之時也所謂氣不能離理理不能離氣天人相與之際蓋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雖殊其所以為道一也然天地無心止此理之充塞而人有知覺運動則不能無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理遂有偏正通塞之異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或滯於偏或若於蔽有時與天地不相似蓋人之所以為心者固皆天地自然之[illegible]義理無時間斷而人心有時放失放則不存不存即在頃刻而頃刻之間無以養其不偏不倚之沖大本於此不立無以全其無

過無不及之和違道於此不行而人道息則我雖得天地之塞以為體雖得天地之帥以為性天地之用未嘗已而在我者已即於頃刻之間而不行矣所以操之則存學問止求放心而梏之反覆好惡遂至相遠也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道在天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凡職分之所當為者皆有一定之法不可頃刻離所以聖賢立言垂訓著明斯道如六經四書其中巨細精粗莫不具備後世讀其書者必當講究義理心體身驗而見諸事業與斯道相終始然後能盡此生職分之當為而立乎天地之間也否則汶汶終身道將誰屬哉

○朱子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仁屬陽得天地發生之氣故其體剛然以愛為主有

溫厚慈祥意思則用柔義屬陰得天地收斂之氣故其體柔然以斷為主有嚴毅斷割意思則用剛所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者也

○朱子曰持敬格物工夫本不相離程子有言涵養須要敬進學則在致知或以為持敬格物是兩事也不[illegible]敬者[illegible]身無可息之時物亦隨處有當窮之理且心有主則事理亦研而易入心有用則志氣亦一兩不放持敬時原未嘗含物而最其防格物時又豈能敬而至於玩其工夫之不相離有固然者

○朱子曰為學先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志為氣之帥志之所至氣必赴焉未有志在此而不肯著力者故為學先須立志或以志既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至篤行有許多次第皆可著力若立志不定豈能有濟

○朱子曰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義理天下之至公人心所同然也乃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何哉亦以心有所窒氣有所偏未能即事以窮理而知至是之所在耳故必虛

心平氣和與熟講其理而徐究之於
心以歸於至是當無不同之見矣　○朱子曰操存涵養
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操存涵養之功主於內者也一有少縱則
私欲得乘間而入故不可不緊進學致知之事資乎外者
也一或自足則義理之道業必多故不可不寬此學者存
心致一術各有其方
而實相須用也　○朱子曰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
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
於居敬而持志為學之道多端其要莫先於窮理蓋不窮理則學何所為也窮理之事不一其功必
在於讀書蓋不讀書則理何由明也然讀書有法急速則無序涉獵則不精故必循其次第而致其精專然後可以
得其意而窮其趣至致精又有本中無主則外馳守不定則多雜故又在居敬以束其心持志以堅其力然後專一
而不遷精純而無間而內聖外王之學盡於是矣　○朱子曰曾樓明爽一日千里
者此為實曾用力之人人之不能用力者多由暗昧卑狹隘其心故舉目前之近退焉加

不勝安望其能致遠乎惟是曾樓開爽明白爽朗其害發
有為之勢奚若一日千里亦無有迭遲而遲御者此為實
有用力之人而豈易得哉也　○朱子曰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
言聖賢立言皆有深意當潛心尋繹其言中之意有所未得則姑闕疑無為强解若妄用己意以遷就其說將卤
莽滅裂其不至青誤於聖賢者幾何哉學者慎不可存此見也　○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
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所勉有意者也所忽無心
者也所安心之所樂也觀人不於其所勉於其所忽者蓋能讓千乘之國不能不失聲於破釜雉觀於此而後見其
人之所樂實在於此也此辨之於心術之微也　○朱子曰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
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
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
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

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一學
也而邪正之分不可不辨蓋聖賢之言莫非義理而古今之事具有得失因其言以求其當察其變以驗其幾而身
體實踐者此格致正修之功學之正也若不究其理而徒誇雜博不務其要而徒事浮華反身無實而行事無當者
學之邪也習於正則心日就於邪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講學為正心之要也

聖賢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人惟不敬則弛則此心無所
放而至於外馳不敬則慢慢則凡事無所持循而至於廢墜故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蓋主定自不亂
本立自不搖此所為貫內外徹始終之學也　○朱子曰古人之學所貫於存心
者蓋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持此
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古人存心之學非從事

其心也蓋將操存之使不放失而即此以窮究天下之理
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本末終始而心乃為有用耳今人之所
謂存心惟是寂守冥悟蔽棄一切是外天下之理矣夫窮理則存心不流於空虛外理則心日至於蔽錮得失之端大
相懸絕不可以不察也　○朱子曰人心惟定則明人之心地本自光明一涉憧擾則利
欲之昏之矣故惟中存有主卓然堅定而不為物撓所以心之中如明鏡當空無纖毫塵翳有以復吾本明之體也學
者可不自堅其內力哉　○朱子曰為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患不知其
方而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則反見其難耳為學之道其事至簡其功
至易即聖賢之言而返求諸身心初非有甚煩難焉者特不知其用力之方而沈溺於淺陋卑近以有用之心置之
無用之地則反見其煩難而茫然無處著力耳　○朱子曰所謂存心者非拘執繫
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閒一有
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存謂操而不舍非拘執繫縛之說也紛擾外馳之際心最易以不存然一

念之覺則即此而在學者由一念而推之至於無時不然則所謂存心者不外是矣○朱子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居敬則主一無適中有定而明睿日生可以燭見事幾而是非可否皆不能亂自無私意之撓矣○朱子曰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此心乃至虛至靈之心本有正而無邪也惟操而存之則正放而不存則邪矣此與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放心互相發○朱子答汪尚書曰承教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蘇學謂蘇氏軾轍之學蘇氏不知天命人心爲禮義之本原之正而所著之文章惟其意之所欲言其文雖妙而準之於道則非也汪尚書謂讀之者但見其文洋溢肆有萬斛泉湧之妙則取其文焉固矣初非以此爲道之所在而切切求之則亦無嫌深究其失但置之不論焉可耳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

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是知學者之求道也固將誦驗於身心性命之間尋味乎四書六經之籍而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文所以載道也既取其文則文中之所述必有悖乎道而爲邪者必有合乎道而爲正者必有以得其道之正而是之者必有以其悖道之邪而非之者是亦皆義理精微之所寓求道者不可不熟思講究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昭然如揭固已存乎文之中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若曰文可取則取之理之是非無庸深論則道自道而道於何寓文自文而文於何生也夫有物而道亡焉天下有道外之物是道爲缺而不全之道固不足以爲道有文而理亡焉天下有無理之文是文爲浮而不根之文又安足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

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蓋道無不在者也故文之與道本是一貫即文以講道則兩得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世之讀文者必其先辨是非而有主於中知所去取而決擇於外然後吾心之知無疑不折當局之思無微不到而凡浮而不切誇而不實險而不平詖而不正之文庶幾不足以亂之如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所亂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況蘇氏所以自任之意必不但曰惟其文而已夫亦將以明道也是自其窮藝翻會之巧自以爲是而妄言之既不能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而有以考其文之得失則彼之肆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是以拔本塞源之論不可不嚴而致知格物之功不可不亟也○朱子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羣邪自息心一暗昧邪僻皆得而中

之學者當時時提醒此心使正大光明一如日之方升照臨天下羣邪自然潛藏伏匿而不敢一至吾前矣提醒之法則惟主敬其要哉○朱子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嚴者毅然而不可犯也君子小人雖各爲分途而小人之人正欲援君子之名以求親厚惟自守以嚴則彼自不能近○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發必中理惟有德者能之人若能謹言語而不妄發則躁心盡釋內力深況求仁之端不外是矣此亦所謂仁者其言也訒之意○朱子曰君子愼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自言曰言答述曰語不愼則足以耗氣而召尤飲食所以養生然不節亦反爲所害是以君子必愼言語節飲食二者乃養德養身之切務也○朱子曰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無事閒暇之時也專一嚴整則有所檢束而不至外馳故可以收自己之放心讀書考古人之成法也虛心觀理則無所滯礙而察理必明故可以得聖賢之本意不然

方其無事則怠惰廢弛及至讀書又於情躁志欲求學問之有成得乎〇朱子曰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玉不去身比德於玉也琴瑟皆足以怡性情無故故不徹成童入學四十而仕則其出有期而所以養之者無不備矣理義者心之物也悅之以養其心舞蹈者氣之運也習之以養其血氣如是則才高者足以進於聖賢而卑者亦不失爲吉士然非平日之積養功深何以致此養顧不重哉〇朱子曰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羞惡之心雖人所固有然人有寧死不受嘑蹴之食而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是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所謂羞惡之心何在是以君子必時時省察而無頃刻之間

斷也〇朱子曰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脩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忠信而無一念之不誠主於心也脩辭而無一言之不實見於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諸事則非塊然之心脩於事者所以養其心則非泛援之事此聖人之學所爲內外交進互相培養而非判然作兩件工夫也說九三之朝夕乾惕職是故耳〇朱子曰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弘功駿業倒不世出而奮發爲雄者得時有所建立則猶若易也至本之甚微毫釐之間一有少忽遂陷於私欲而不自知未有能保其最初之良心故古今危微之論懍懍乎其難之則知易者尚可以徐圖而難者不可不深察也〇朱子曰古人設教自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

入德之階今既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飛揚麤浮之氣也倔強暴慢之氣也吾人爲學惟沉靜者可與入德一涉麤暴則德何由而進是以古者小學之教必自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使之服習於成童之日久以抑其心下其氣潛移既久而後飛揚倔強之氣不自覺其銷磨庶幾可爲入德之階也今其教既不講矣則惟有讀書一事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尚可以攝伏身心收斂志氣不爲無助焉耳〇朱子曰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滀也決之長其理然也動靜固循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者蓋不專一則不能直遂猶之藏光韜歛火之宿也而焚澤燎原用之壯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猶之混混盈科水之滀也而放乎四海決之長矣此皆理之固然者靜其要哉〇朱子曰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人之智識所以爲行事之本識見卑陋將所行日流於汙下矣故不可以不高明高明則

意量弘遠規模闊大由是而行之又在乎出以小心謹愼而精密庶措置得宜而無麤疏之患也〇朱子曰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莊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刻責如此太深卻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氣質之偏一時難反但當用主敬之功持守不懈而玩索義理從容涵泳以培養之久之自可徐化若悔咎刻責之意深則清明和樂之氣反爲所害是氣質仍多未變未見有日新之益也〇朱子曰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者忠主心信主事忠存乎中信見乎外未有實於心而不實於事者亦未有誠於外而不誠於中者蓋表裏如一體用合符正忠信之謂也〇朱子曰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天理者仁義禮知之理天之所以與我者降衷自然不假外求而常處於安者也人欲者聲色貨利之欲人之所以誘我者外感紛乘易至陷溺而常處於危者也

人能時時操存時時省察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有其安而無其危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朱子曰
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
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
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人心之出
入無時自操於內則亡者斯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亦亡然
其操之也亦於平旦之頃未與物接良心發見之處擴而
充之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若
使塊然靜坐寂守其空明無用之知覺則此心仍然無物
不亡於外馳者而反亡於
空虛矣豈操存之謂哉○朱子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
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則
心無私累而欲寡欲寡則心無所蔽而理明然未至於無
欲也必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其靜也虛其動也直由
此而至聖人不難矣○朱子曰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

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
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儼然端莊執事恭恪
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者若怠惰頹靡渙然不收則反
是矣此敬怠之所以分也學者苟能內反此心自審其敬時
如何怠時如何可知有諸內必形諸外內外未始相離而
敬則操之而存怠則舍之而亡其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
以存其心也敬可須臾離乎哉○朱子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
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
則無以勝其私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
人之一身內爲嗜慾所紛外爲物感所馳靜而頹惰廢弛
動而輕舉妄爲此皆未省其要而身之所以不修也不知
制其外者由於一其內不一其內故欲感馳之養其內者
由於齊其外不齊其外故嗜慾閒之立動之本由於靜存者
靜而不存則動必妄爲勝己之私在於動察動而不察則
靜必廢修身之要孰有外於內外交養動靜不違者

○朱子曰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
本然也故日用之閒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
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
道離而不自知矣世之言堅行辟者私意爲之也聖門言
規行矩皆無一毫私意矯揉造作惟準
乎義理之本然故凡日用酬酢之閒內無邪曲一主於敬
而所行合宜以義爲歸然義從於道而出於擇之精苟
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大體有足觀而言堅則
詭行僻則妄或至離道而不自知者爲不少矣○朱子曰
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
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
心者體也思者心之用也人心有思所以知乎未來藏乎
既往周流貫徹無物不該蓋其用本如此也但能操以敬
則主一無適此心常得其正而日用動靜之閒自無紛擾
之患若患其紛擾而置心之官於不用則患終不能除而

且流爲冥寂之學矣○朱子曰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
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
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
也孟子雖言夜氣正欲人因未與物接之時一刻清明之
氣從此識本來之心而使仁義之固有於我者日日滋
息則既放而可以復存不至梏亡於旦晝而其所息之夜
氣亦必不同於前此之夜氣矣非直以此夜氣爲主而思
有以存之也孟子雖言養氣正欲人於天理上隨事用力
以求此心之變而使日用所當行之義無有不集則氣當
養成之後其有以塞乎天地之閒而至大至剛之浩然者
必不至微之不充而氣餒矣非直就氣中擇其無過不及
者而養之也要而言之氣之所以宜存宜養者正爲仁義
之理具於吾心而夜氣之存卽心之存氣得其養卽心得
其養若外理而言心非所以爲心舍心而言氣則亦非
所以爲氣也朱子發明孟子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

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衒之也君子之學皆身心性命之事所以爲己非求人知也故從師受業親友集益以求先王之道無非即身心性命中所宜求者心思之欲其精口講之欲其詳躬行之欲其實優而柔之使自得之既自得於己矣時無一毫矜張滿假之意謙以自牧虛以受人晦以斂迹默以蓄德若無有焉者蓋誠見夫爲己之學未易盡而猶或自恃則求知而近於爲人也此古君子之學也若今之學者則反是以心有爲己爲人之分而學迹有古今之異取而譬之古之君子不出戶庭以修其身如抱不世出之美玉可爲世用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所抱者直無用之塊礫乃以石爲玉而又思衒權於人則雖作而獲售究何益乎學者宜深省焉 ○朱子曰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

若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聖賢心體廓然大公絕去意必固我之累是以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毫無隔礙故能春生而仁育天下秋殺而義正天下所過者化皆其所存者神而其用之妙應莫知爲之者學者苟識得此氣象而即其心之所以正大光明者求之庶無差謬大遠於世之卑汙黯昧者矣

○朱子曰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閒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也猶豫之善疑者也人誠有志於學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何用遲疑等待乎然每見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若其內省非不甚深其下問非不甚切乃不肯奮發有爲沛然用力於日用閒是以頹然自廢直抱不決之疑以終其身而已此固學者所當深戒而不可以爲法也

○朱子曰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必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達磨西域佛氏專事清淨爲明心見性之學者也遷司馬遷固班固也皆談之史氏博聞廣記長於詞藻浮華者也聖人之教具在六經語孟學者欲學聖人便當篤信其言以之爲主而潛心用力焉方爲聖人之徒今之高談了悟者以道爲虛無既以其書爲障礙聞見而不必讀而游心記覽者溺於浮藻又以其書爲淺近狹小而不足觀果若是則是聖人當日垂教徒爲後世之具不足以開示來學將孔子不得爲聖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遺甚矣抑何悖謬之極乎知聖教之確有當遵則異端末學其誤立見而自不爲所溺矣

○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話言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學所以求道也不知道則本原已非雖學

何益誠知道之所在則學無所駁雜而精心無所昵而正由是語言行事之閒自無一不歸於正矣此下學立心之始必以知所趨向爲本務也

○朱子曰人能操存此心卓然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人之所以爲學者恃此心也誠能操存不失此心之靈則中有主自卓然而不亂可與進於聖賢之道矣況加以學問探討之功致吾心之知使之融會貫通無所疑哉又豈易量其所至也耶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理有大小本末皆其所當然而不可無故學有緩急先後皆其所當務而雖偏廢然論用功之要則本在所急末在所緩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而昧於輕重之宜也

○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之節始卒

之常而不可易者也士之所以爲士者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與行有可觀蓋言行成於學而本於德也亦惟有行有言而後其人之節義有可貴蓋節義者必其言足爲坊行足爲表也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一定不可變易者也○朱子曰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憂懼也吾學不孤而後斯道有託乃千餘年來此道之傳不絕者蓋如綫也茫茫墜緒其將安所歸乎眞使人憂之深懼之切而不能自已也此朱子憂勤惕厲之心所以上接孔孟之心傳歟○朱子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學問之道非存心固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自子思以來正學相傳所以教人之法存心則言尊德性致知則言道問學惟以是兩者爲學人用力之要蓋內外交相養偏相發而未嘗有所互廢焉今子靜教人其說以主於頓悟是專以尊德性爲事而無格致之實功乃離物以求道也豈聖賢相傳之學哉陸氏聰明慧辨足以惑人朱子慮其爲人心學術之害故不得已而屢闢之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四終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刊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范繼聲韻笙覆校
閩縣林星康[illegible]分校
閩縣陳燮樸[illegible]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五

朱子

張伯行集解

氣質章句上 凡四十四章

朱子曰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氣質之美者其所設施亦可以見長而局於一偏故其用小若從事道學則識明守定而應變之才靡所不周其爲力較大也○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心者虛靈不昧之體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自古聖賢莫不以心地爲萬事之本而務存焉者也放其心而不知求故失之騖徒守其心而無所用則又流於異端虛無之學矣○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去私意則樂矣私意一萌於中則日用動靜之間紛紜纏擾無非憂戚懼之境此所以不樂也誠能克去私意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胷次灑然毫無繫累其視天地萬物靡不各得其所矣何樂如之○朱子曰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偸此論莊嚴爲主敬之功也吾人一身日用動靜之間不可不時時檢束蓋所謂君子莊敬則德性日强安肆則志氣日偸非細故也○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言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士者有志於聖人而未逮者也乃古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豈易視聖人哉蓋以士雖未至乎聖人而其所爲皆聖人之事故知所以爲士則所以爲聖人者亦從此而造之耳豈別有幽深高遠之不可知哉○朱子曰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閒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此教人以變化氣質之道言明知氣質之偏而欲勝之亦惟於日用之閒屢加省察而偶有所偏卽痛自懲創使之去其偏而合於理可耳觀周子之言惡必自易之中亦自已至之豈他人所能助哉○朱子曰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天理至公人欲至私判若霄壤然當發念之初特幾

私欲蔽之間耳辨之不蚤則有溺於欲而不自知○朱子
者故君子務窮理而必謹之於獨以審其幾焉
曰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
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
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
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尋常之見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
後可得而至也今之學者即下所謂蓄藏之富誦說之工也古人所至則以聖人自期而至於純粹
以精之地也是故君子之於學豈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
一旦之功哉固將求至乎古人所造之極而後可以語學
耳夫旣求至於古人則非僅規撫而摹倣之綴緝而聯續
之者所能就其德業也當必有以超出尋常取法乎上然
後古人之所至可得而至焉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
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

此而營營馳騖於末流竭精憊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
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古人之學果何所爲也蓋致吾心之
知見之明焉立一己之志守之固焉擇熟旣久而精微深
奧之蘊由是以造之光輝盛大之業由是以充之且自其
美大者優游漸漬以幾於化而入於聖人之域無不可者
不此之務乃營營焉逐末隨流竭精憊思騁於蓄藏之
富誦說之工學不師古何以入聖然則彼之自
以爲能者特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謂學也已蓋須乎古
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
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
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由此
觀之古人之所爲可知矣今人之所爲亦可知矣能循古
人之所爲則上之可以爲聖爲賢下之亦不失吾性命之
固有而安之若素自非貧窮之所得移矣況得時而行則
固本其窮居之理學而措之亦何所往而不宜哉若由今
人之所爲極其蓄藏之富誦說之工之效雖足與今之爲
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名然而窮通有命其得與失又未
可知徒自見棄於聖賢而已世之學者
當亟反其所爲毋謂今人之不古若也○朱子曰天下事
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強如何耳天下之事在天下之人任之無不可爲者人能奮發
爲雄則事無難易功可立見故特患不自強耳何患不可爲哉○朱子曰夫人無英氣固
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
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人無英銳之氣則志必卑
陋而不足以語上然或過盛而無以制之則爲氣所使飛揚傲強不肯遜志於學此學人之通患也○朱子
曰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
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
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善量無窮終身行之不盡故正誼者不謀利明道者不計功而

後可與入聖賢之域若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若盈
責報甚者以至善日消惡日長不自知其陷溺於利欲之
橫流焉然則爲善者甚毋
遽自足以徼一時之幸也○朱子曰收斂身心或正容端
坐或思索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
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
易明矣此敎人以主敬之學也正容端坐以斂其身思索義理以收其心旣知所持守矣又於事物之來隨
事省察凡動靜作止之閒皆有常度而不放如此則內外本末交致其功而本立理明自可上達矣○朱子
曰攻吾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忍棄也人苦
不自見其短而又無攻治之者故終無以自成其長若肯
攻吾之短不少隱諱則因而修省克治乃所以成吾之長
也此固仁人所日求而不可得
者尚忍輕棄其言而不之聽乎○朱子曰心體固本靜然
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

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心之體本靜也而感物則越於動心之用本善也而有時入於不善夫動而流於不善者豈心體之本然哉蓋人爲物欲所誘遂以陷溺其本然之善心而至此耳此靜存而動察所宜亟亟也

○朱子曰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德蘊於中者也言貌見於外者也本其蘊於中者而見於外故爲內德之符惟有德者涵養純粹斯發諸言則溫厚和平而藹然可聽形於貌則端莊整肅而嚴然可尊此自然而然非可襲取而僞爲者也不惟以此觀人人不可得而度學者尤當以此自省其身言必思忠貌必思恭而後鄙倍不出於口暴慢不形於容而可以自進其德也

○朱子曰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心固在內而隨感而應則常見乎外故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皆心之用而人所未嘗離者是以旣存於內而又不可不致謹於外焉此主敬之功所以必合內外而交盡也

○朱子曰科學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馳迫之慮朝廷以科學取士非習此無以爲進身之階故雖賢者亦不免焉但當循理安命聽其自然勿汲汲以逐時好而紊情於得失則心地恬愉自無怵惕急迫之慮矣朱子又曰科學非能累人人自累科學耳此語不可不察

○朱子曰不爲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一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爲物欲所昏將遂失其本心而天理亡矣滅此心常存淸明不昧絕去物欲之蔽則本體純全渾然天理自有涵適之安而無陷溺亡危矣學者當加存養省察之功也

○朱子曰感物而動者聖愚之所同但衆人昧天性故其動也流賢人知天性故其動也節聖人盡天性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感物而動者如喜怒哀樂隨感而動乃聖愚之所同但衆人不知天命之性故不能戒愼恐懼而其動或失之過而至於流賢人知天命之性則知所謹而其動也節不至於流矣惟聖人則全乎天所賦之理因物而應無事於節而自無不合此聖賢庸愚之所以分也

○朱子曰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疾疢猶病患天理人欲皆生於一心而公私邪正於此分焉但此心本然莫非天理順理而行則公而且正若夫人欲實此心之疾疢苟順欲而行則私而且邪甚矣夫公而正故有天理自然之安心逸而日休私而邪故有人欲陷溺之危心勞而日拙理欲之介起念甚微關係甚鉅不可不致詳也

○問人心道心朱子曰飮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義萬鍾不取道心也若道心爲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有口腹卽思飮食人心爲之也非道義萬鍾不取道心爲之也人心一勝便不顧理義而道心反爲所害若道心爲主則見明守定而一切聲色貨利之人心皆受其節制而聽命於道心焉此危微之介不可以不察也

○朱子曰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學而知所擇明善之事也此固爲難能擇而勇足以行克私意去俗累誠身之事也此則又難士苟知學而求德業之成就可不加意於此哉

○朱子曰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天地之間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而其所以然經不外吾形性之中而有以通乎事物之故人患不自求耳誠反之於身下切實工夫盡力思索勿因循而不詳細間斷而不接續則用力久自有貫通之時其理豈有不得苟能如是不必良師啓發亦能自有得不能如是雖良師在前亦末如之何故孟子言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朱子曰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是昨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人之氣質

美惡不同不學則終於一定而不可易惟讀書窮理以致
其知主敬存心以立其誠則日新月異久而自化若舍此
不務而徒切切焉計較於今是昨非之
嗣則所得亦末矣非徒勞而無補乎 ○朱子曰古之君
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
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立身揚名顯親之大者
也故古君子之思顯其
親者惟以此爲足恃而身所以立非俯仰從俗苟得富貴
之謂名所以揚非獵取聲華暴得虛譽之謂是以不求諸
人而求諸己則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矣不務其外而務
其內則欲爲善思貽令名必果欲爲不善恐致羞辱必不
果矣豈非顯
親之大哉 ○朱子曰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
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
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
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言人

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蓋爲己不爲人也又當知
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蓋事內不事外也知此則志向一
定然後循其次序勉勉而用力焉嚴以持之必使此心之
外更無異念而習俗之所謂能否人世之所謂毀譽一身
之所謂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而亂之然後聖賢之學
問乃可幾而及耳若徇外以爲人忘內而失己逐逐營營
又豈所以爲
學之道哉 ○朱子曰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
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
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此爲工文詞而不知進修者發言
易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乃欲
吾即凡所發而加謹焉以致其躬行之實然言語尤所發
之易放而難收者故必於此乎先慎也世之專務作文者
亦將曰吾以修辭也豈知固非作文
之謂哉夫亦可返而思所以居業矣 ○朱子曰患難之際
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即與
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言貞遇之學患難逆境較
處順爲難不幸而當其際

必自處者能善其道而不至爲榮辱死生之所動乃見吾
學正志之力不然將有苟免之爲與不能安於義命而戚
戚於貧賤者其無學力亦何以異耶繫
辭九卦蓋處憂患之道學者宜自勉焉 ○朱子曰人之氣
稟或淸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
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
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
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此言教有成
法而學有不
同也蓋人之氣稟得於天或高明而淸或昏昧而濁或眞
持而純或偏雜而駁皆不能一例而論是以聖人之教高
不可亢卑不可貶其所以自立準則於上者至嚴而整肅
至密而深粹而所以循循善誘於下者又至寬而從容至
廣而開豁雖學者之觀感傾受漸化於其中者淺深異造
遲速異候效驗或不同而敎者之立法所以應彼之取資
者總欲長發其才涵育其德此心
未嘗不一也此聖教之所以弘也 ○朱子曰隨時而變動

靜不失其宜乃進德修業之要也此釋乾四中進无咎之
意曰變者自所謂上下
無常進退無極也惟隨時而變柔可上可進之時而不先
不後以及之則進而上動也退而下靜也皆不失其時
之宜自非苟且以赴功名
者乃爲進德修業之實也 ○朱子曰處己接物內外無二
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見失於物者皆未得於
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
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內而處己外而
接物其道非有
二端己之既得則應物自可無失苟於物有失必其於己
有未得也所謂得失者何以理言也己與物同此理得
則無不得理失則無不失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
謂得失則不顧乎理而非君子所當論矣恐人誤計利害
故特
言此 ○朱子曰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
氣無時而衰也血氣隨時消長者也志氣則存乎人不困
時爲進退常人當遲暮之年每至頹靡不

振惟聖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志氣已定始終如一○朱
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初不繫乎血氣以用事也
子曰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
於小而難於大士人所以思自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字相高而難於實行可久不難於小廉曲謹而難於大節落虛見以君子必踐其實而務其大者○朱子曰改過貴勇而防患貴
怯二者相須然後眞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
過者已然之失也患者未至之害也過既於在己故必勇以改之而使其決去患生於在人故必怯以防之而恐爲所傷然能改過則勤於修省自不至招尤於人而其防患也愈密能防患則知所戒懼常務以反求諸己而其改過也愈嚴二者相須爲功斯慝無不修惑無不辨而可以徙義崇德矣○朱子曰無慕於外而
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蓋自聖人
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
使不仁加乎其身皆爲其知所畏也聖人不假乎畏然而自能爲善去惡下此則必鑒於外而後能惕於中蓋凡不善不仁之類皆吾所當深懼而若將浼者特患人不知所畏耳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知所畏而自不敢爲惡以從善矣此反觀借鑒之功中材必不可少也○朱子
曰容貌辭色之閒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容貌辭色乃德之符君子之所重也若不操存省察則所存所發有不得其正者矣故學者所當持養用力於其間也○朱子曰
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
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
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脩也
禮之所廢者小學之不講也古之人自能食能言便有禮教及出就外傅以後莫不率是道焉是以幼而習於身長而行於家進而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教於閭里傳之子孫皆知敬其修職此先王制禮所爲美而可由也今之

士大夫不然禮之廢也蓋已久矣嗟此小學所以繼大學之衰歟○朱子曰自道學不明
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加
此孔孟而後道學不明千有餘年陷溺已久爲士者耳聞目見無非詞章訓詁之陋習而識見所及志趣所嚮不過加此使以爲此外無餘事矣嗟乎士焉得有實學哉○朱子曰今人讀書務廣而
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汎濫而
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
已讀書者窮搜博覽務求其廣而涉獵膚淺不求其精此今人之通患也是以資性鈍拙者則日見刻苦涉此艱彼安能恬然順適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資性明敏者日見平易誇多鬭靡安能洞徹本原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各不同然皆務廣而不求精之故所以受病之源則一也知其病而惟以求精者藥之庶其有瘳乎
○朱子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
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要分別是非而去
彼取此耳爲學之功非有他也行習著察不在日用之外是故自身而言則動靜語默不失其時各當其節檢之必嚴自家而言則事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齊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要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切實爲學道理大抵檢身居家窮理之際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以歸於至是耳豈別有幽深奧渺之可言哉○朱子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
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
其中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綴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
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
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
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

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此言求道者當講學以窮其理也夫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者古今人心之所同然未嘗不在也但世之業儒者自其始志便爲利祿所誘則心所當然之道既決潰於其中而文詞之組麗見聞之綴拾又不能以發明夫道而日夜務華辭實有以滲泄而退漏之乃使其心日流於外無復知道之在是矣是以雖欲慕名而勉爲之然其心之所安終不忘於利祿究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知求道矣又盡棄夫問學之功以妄希於道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乃曰此口耳之習吾將以德性爲事而實求夫躬行力踐也夫躬行力踐誠學者之要歸也然學未講理未窮其於躬行力踐當有當乎不知仁者道之體也恕者道之用也西銘太極者言道之書而示人以探本窮源致知力行之要也非組麗之文詞綴拾之見聞也窮

而極之而道在是涵而習之而道在是今乃惡人言之而不能出其思慮以深致察焉是直惡人之言道而甘自絕於道猶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謬哉問學之不可廢固如是矣 ○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貧賤不能如願固有分焉無加何也若富貴之極得如所願可以無所不爲矣然亦事有限制心有裁節安於所當爲之理而後可也然則貧賤固宜安分富貴尤當循理彼驕奢縱欲怙侈滅義者不轉瞬而富貴安在哉 ○朱子曰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日誦聖賢之言將以有用也蓋聖賢之言皆日用常行之理本自切近平實故得其言者可以措之事而裕如今乃鉤深探索好高務遠及至臨事全無得力之處則雖自謂探索實未嘗於聖賢切實之地沈潛玩味而有得也雖日誦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善當好而惡當惡此出於天理之公昔善而今惡則惡之是惡其惡也昔惡而今善則好之是好其善也蓋因善惡而有好惡非爲其人而有好惡所謂無私心而當於理若伯夷之不念舊惡是也

氣質章句下 凡四十章

朱子曰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凡禮皆有本有文以家禮言之一家之中名分不紊愛敬員誠

其本也生而冠昏死而喪祭儀章度數其文也其本誠人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一日廢雖其文則紀綱人道之終始亦人家之最切要者雖行之有時用之有處然非講之精詳服習爛熟則臨時必不能合宜而中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 ○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閒正當審決親之於子有天性之恩愛其子理之正也若愛之之過必欲其如何而後已妄設意外之事以期望之則極思妄想而邪矣正者天理也邪者人欲也此理欲之閒不可不審決也 ○朱子曰君子之事親以誠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事親者以誠不以文世人日圖富貴利達以爲親榮假亦可矣然此其小焉者也但能篤志聖賢力行德義使人因其身以及其親謂之爲君子之子焉此正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者其爲親榮不亦大乎君子所以常塵此志也 ○朱子曰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

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
學務自得於已非在言上做工夫至不得已而有言亦道其心之所得耳古人立言所以明道垂教其詞純粹中正未嘗求異於人而傳之後世知其卓然非常者蓋有德者之言固非詞章浮藻之比也
○朱子曰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序
此教人以學之序也自博而約必多識而後一貫也自易而難必下學而後上達也自近而遠必修齊而後治平也學者當循序漸進斯可有功不得其序而希心躐等卒之泛無所就亦奚益哉
○朱子曰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終窶且貧亦士人之常也倘無堅定之操則不能安貧而卑汙苟賤之態無所不至矣故士君子雖不可以貧賤驕人然要必恬淡自安無易其平日操守斯志氣堅定乃可以爲進德修業之基則甚善耳
○朱子曰講學祇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

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
義理者大中至正之天理非人之所能爲講學者正以明此而已矣理自然無過不及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是謂於卑陋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是好爲高奇亦非也此皆不肯細心理會而妄以已意遂其義理多見其講學之無當也
○朱子曰君臣之義與生俱生果非從外得也
君臣爲五倫之一而大義則與生俱來蓋上下交而志同君之禮臣臣之忠君皆自至性中流出非有一毫矯飾此豈從外得乎
○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
德者仁義禮知之德由德而出之則爲行德積於內而行見於外是德爲行之本也君子勤修內治以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迨德成而行卽立焉非於德之外別有所爲行也故曰行在其中矣
○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朋友以人合寄於人倫之中邂逅相逢便見投合勢若輕矣而百年[illegible]死生契闊則所繫爲甚重易合亦易離分若疏矣而休戚榮辱同堂講習則所關爲至親且勢輕分疏名若小矣而忠告善道責善輔仁則所職爲甚大古聖人之修道立教必重乎此者以爲非此則綱常倫理無所藉以維持而可至於輕相棄哉
○朱子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
此處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凡交際儀文固未可盡廢然所以一言投合久要不忘者惟此心耳使徒相尚以儀文而必欲盡人之歡則彼或偶有疏闊便生疑貳必欲竭人之忠則彼或格於時勢便出怨誹豈所以全交哉是故古之君子不爲也
○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
古之學者爲己我輩要須知得此意然後趨向正而功力

專而學可至於有成今人皆不知此不以讀書治己爲先循序漸進而馳情躐等便欲急於聞道夫是以實少而文勝言多而行不掩而其學終無所歸也不亦深可惜哉
○朱子曰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爵祿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愛也
言父兄之愛其子弟者當求明師良友以導之使之明理修行以誠其身而已爵祿名譽聽之可也不然爲父兄者自其子弟之始志於學便誘之以爵祿導之以名譽有良師友而不知求安望能知行並進以幾於有成乎
○朱子曰思親之感發於自然但不以事奪之可也
值親之喪家貧多事未能守居喪之禮然思親之感發於人心之自然雖不得已而治事但其哀痛之心不以事而奪可也此亦爲貧而居喪者論變通之法也
○朱子曰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

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古今之不相見者時也得失之不相掩者事也傳古人之事者在乎書讀古人之書者存乎人以今人讀古人之書而能不爲時代所隔立定其事之得失者蓋本吾心大公之理以爲之是則所謂仁也仁本吾性所固有學者誠能於性之發見處即一念之有覺者默識斯理而固存之於心則隨耳目之所聞見無非至理之著見而凡事之來我可以據理而衡其得失矣○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麤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吾人以身[illegible]應一事一物皆有義理存焉雖不能盡知其所以然而大端宜亦共曉第知之而不行行之而止於是何由循序而有得故用功之要惟於所已知者力以行之而於所未至者勉之益力則始於事之近理之麤而終且駸致乎

遠極精之地豈不循循有序日見功效乎學者慎毋輕自棄矣○朱子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學問之道不可有自是之心自是則不復求進惟虛以受人則人樂告以善而此中之獲益良多故自有得善學者之所以持盈而守謙也○朱子曰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忠孝首生人之大節故名莫大乎忠孝君臣者萬古之大倫故分莫大乎君臣知其爲名分之大而自盡其道尚敢有一念之留餘哉○朱子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此答蔡季通之言也凡處事應物勇往直前不辭艱苦身甚勞也而作善心逸日休心則安矣如是者宜爲之凡持躬涉世事至物交非情所欲利固少也而天理順處遂原義則多矣如是者以宜爲之堪此而凡所不當爲與所不必爲者槩可知也○朱子曰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勸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

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皆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君子之學所以孜孜而不已者未嘗求異於人故不以有異無異分勤肆也未嘗役心於名故不以有名無名分勸沮也未嘗縈情於利故不以有利無利分進止也蓋其心本無所爲而學特以存心致知之功從理遏欲之事皆天理所當然而吾不得不汲汲以用力耳若好異務名逐利之見紛出於中是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烏足以言學乎○朱子曰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此朱子誠子之言也人苦不自知誠得敦厚而質樸忠信而誠實之人能攻治吾過則可以改圖於後故爲益友若諂諛輕薄則非敦厚者傲慢褻狎則非忠信者彼惟導人爲惡吾恐習與俱化豈不爲損友乎○朱子曰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

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韓子云行而宜之之謂義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凡物之有宜不宜事之有可不可皆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精之云者猶曰察之云爾則此中細微曲折正有所權衡審度於其閒而非徒膠固適莫硜硜信果而已也○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慕道不篤則有悔聖言爲不可信者守道不堅則有詭往事爲不可行者小利小害皆足以動其心矣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終身奉之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終身由之則其於道也信之篤而守之堅雖世俗之小小利害何能爲吾累哉○朱子曰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志者心之所之也學者用志苟爲異說所遷或爲外物所誘皆分也若用志而能不分則專精於此思之思之必有鬼神通之者安得不進益乎○朱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

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耳目口鼻四肢有嗜慾之性雖人所不能無然過多而不知節則義理之性蕩然無存故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於此理紛關頭最當深戒而後明善復性有以爲用力之地

也○朱子曰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學所以爲己非爲人也朱子見世之爲學者裝綴詞章工巧語言而非有精察力行之實故謂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但取飾於人之耳目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行之其身者以此推之教其子弟者亦以此修身齊家不離而成人人皆勉爲敦本勵實之行而不屑爲浮薄習競之習此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學者可不勉哉○朱子曰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事人事鬼總皆出於

誠敬之心故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於人之所當事者有以實致其心之誠而無不格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有生有死總不外於屈伸之說故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於眞精妙合之所以生而成形者有以推其理之所自來而理無不通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此蓋指倫物性命而言之以見幽明始終本無二理人能當此實用其力洞見本原則不必探於茫茫索於冥冥而一以貫之否則不循其序而躐其等適以滋之惑耳此與夫子答季路章同意○朱子曰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講謂論其理習謂熟其事處家庭之間以敦倫爲本務則其講論而習熟者隨時隨事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而行之必盡其誠非斤斤然行而思坐而誦徒託空言之比也然要此心常存不爲事物所汩涵養到純熟使日用周旋之際無非孝恭友弟之發見則操索涵泳之功尤不可廢耳○朱子曰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

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此教人處事之方也事有經權常變處之貴當其可若事至當前茫然無以處之乃學者之通病然不內反諸心外體乎物狂率躁妄偏執己見欲以力爭而勝之則是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之爲如治絲而棼之轉成紛擾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聖賢之書以觀古今人物之理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收拾一切雜思疑慮使不爲調停兩可之見其心既已專一長久則事事分曉自然精明而無紛擾之病以處天下事不難矣○朱子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友以義合故曰朋友之交責善相責以善也取善取彼之善也責善正所以盡吾誠取善正所以益吾德豈相爲賜哉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則同心同德彼此交孚而麗澤之益將日久而日親矣此學之所以不可無友也○朱子曰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

沈潛玩索則無虛蕪之病篤實踐履則非浮靡之功學者苟能以是爲先將理無不明行無不得而可以進於道矣○朱子曰財猶屬也近則汙人豪傑之士恥言之財利人欲猶垢穢不潔之物近之則爲所汙世之庸夫俗子沈溺其中如蟻之附羶蠅之飲血日流於汙下而不知總惟豪傑之士廉靜自守深以慾利爲恥故絕口有所不道也○朱子曰端而靖足以有守敏而敏足以有爲端方而自靖則其守也確乎不拔足以有守矣敬慎而勤敏則其爲也油乎莫禦足以有爲矣有守有爲尚何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哉○朱子曰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就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釋氏之教有與吾道近似處最易惑人學者若於此處辨之不蚤察之不精一入其中遂不復出就使忠誠孝友其行過人而所見已差終多病痛深有害於正道我輩讀聖賢書正當以衛道爲已責務須共推血誠大聲

疾呼鞭力以救此弊俾世人不至陷溺方不負所學耳顧可不知所以抑之而反助佛氏而揚其波哉 ○朱子曰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固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莊周養生主言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是說也何與聖賢之道相刺謬也聖賢教人但欲其知善之當爲而盡力以求其實初非以名爲人之所好而教人以求亦非以名爲衆之所忌而教人以逃之也蓋人貴務實彼爲學而汲汲於名原非爲己之學何足深

論若惡名之太盛有累於己故自斂其力使善不至而名不揚卽此逃名之念已非至公而入於惡矣然此第論好名之心以善其用耳至謂爲惡無近刑則悖理尤甚夫以惡爲可惡則君子之於惡當如惡惡臭之誠其禁於法有所畏而不敢爲也今明知其惡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書具在不妨巧用吾術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較自私而傷害天理更有甚焉莊子之委蛇以遂其縱恣率多如此豈非聖賢之罪人與 ○朱子曰道學不明異端競起士雖有意於學而浮沈世故不能篤信聖言躬行默體以至不疑之地鮮有不沒溺者甚可歎也異端邪說最易惑人學者生道學不明之後雖或有意爲學而浮沈世故之中弗克振拔無有以聖言爲必可信而心體力行卓然不爲流俗所惑者卒之依回遷就遂陷沒於異端此世道人心之患深可太息而君子之所心疚也 ○朱子曰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略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禪學以天地萬物爲幻化好高者也以虛無寂滅爲頓悟欲速者也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彼乃得伺其隙以投之而遂欣然溺於其說遺棄事物學其立論之高脫略章句學其用功之省日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則雖名爲儒其實乃學禪不至故依附於吾儒之學以少避禪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乃至此極其爲欺世眩俗且使有志之士陷邪妄而不自知可悼可懼孰有深於此者闢邪崇正吾黨不得辭其責矣 ○朱子曰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

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通經之士當終身踐言謝庵之言也欲其警乎學者可謂深切矣然而聖賢之訓吾人踐履之資也通經者正講明義理之謂而豈分章析句之謂乎使不以此爲終身持循之地而但求踐言以實之則猶後之乎通經矣 ○朱子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爲學自有次第聖門教人從下學中循序漸進以馴致於上達故神化之語亦俟其學成而自至耳若如釋氏專務頓悟不假漸修是懸虛以求上達而全無下學之功也其與聖學不大相逕庭哉 ○朱子曰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途家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惟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

之毀譽而惟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此稱潘叔度之爲人也生非不偶則逢盛時也而終身不涉仕進之途蓋學以爲己而未遑及此矣家非不足則僶俛給也而比老不渝寒苦之節蓋安貧無求而中有真得矣至於師其人不計其年主善之誠也學在我不徇於世求道之篤也此其志趣甚高有超出尋常萬萬者人尚欲自立尚其知所取法哉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梁濟謙德隣覆校
閩縣陳宗濂幼蓮分校
閩縣陳濟安恭而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五終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六

朱子　張伯行集解

學校章句七凡二十二章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學校之政設立師儒所以模範多士非謂無法制也但能相勉以道俾理義足以悅心自然恪守規矩凝遵課業而法制立矣如徒奉行故事取具文書雖有法制曾何補哉於師儒一席欲使政行於學校者患不在法制不立而在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也君是職者可以少思矣○朱子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乎本末之所在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本謂心身也末謂家國天下也正心脩身是治其本也其事雖若迂緩而程效立見實易爲力補偏救弊是治其末也其事雖若切至而徒勞無濟究難爲功故善論事者必深明其本末本正則無不正而末可次第就理雖有未治不爲憂矣○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仁不遺親義不後君行仁義未嘗不利若必以功利爲急則有妨於仁義而治道乖矣故古聖賢言治在此而不在彼者正本澂原之意至深切也

○朱子曰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述者脩己治人之理古今以來本非有殊然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名實之間邪正出焉則學不能無異矣此二句乃一篇之大旨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以下分言古今之學蓋周人取士之法教以鄉三物使萬民皆知嚮道而興其賢者能者無其實者不得與也故自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道之行於身者謂之行孝友睦婣任恤是也道之寓於物者謂之藝

樂射御書數是也三者皆教之事而學之規也是故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是羣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承上文而言當時學者自其孩幼之時起居必慎食飲有節凡日用之間隨事理會既無非學及少長而入學藏焉修焉而動靜之有常游焉息焉而行止之有力於羣居之地所學有業亦無非事則有以治心養氣以為入道之基至於所以實致其功者窮理以開發其聰明力行以成就其德業二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知行無所偏廢則本末該備內外兼脩而道在我矣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眾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此結言古學也先王之世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者無非為己之實如此所以人材多而風俗正道昌明而非後世之所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徧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

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為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國家謂宋也言宋時雖立學宮所以望士之當道者亦若先王三物教民之志而學者習於科目其指意所在固無以識之於是教不先而幸不謹自幼氣習已壞凡日用之間誕謾其言恣睢其行既莫能隨事理會而不知所以學及長而羣居講習之際亦此相尚者無有正業又不過於割裂義理裝綴詞章以為能事是而不知一時雖或能盜名其實不足以治心養氣終於一無所用也是以窮理力行之功欽然不講聰明日塞德業日墮愈趨愈下惟謀利干祿之是知此其為人之學識趨卑陋宜無足道矣幸而一二有意傑然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人之域士苟有意於傑然自立固非卑陋者比幸而有之宜其知所以學矣然氣質之偏則又或不知道之本卑而窮乎高不知道之本近而極乎遠終身馳騖既以道為不足求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其常閉守其舊見而又不能精思熟察以知夫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過者其說常入於虛無不及者其說常滯於形器而於聖人大中至正之域不得以入焉此則偏之為害今學之所以不如古也於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當是之時正道不明異端如佛老雜學如申韓阿世徇俗如鄉愿所在蠭起又或因人之迷鼓煽其乖悖邪妄之說而乘之其為人心風俗之害又非特如為人之學而已也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此結言今學也吾道聖人之道古今無殊者也卑陋者既不知學一偏者又學而失中至於邪說横流乖閉為端吾道之不亡特民秉彝之常性與生俱生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朱子權不屬而力甚孤固不足以救之而

其衛道之心終不能已故私以為憂焉其所以致望於天下者深且切矣○此章專論先王道法之行後世學術之失壞人知所尚也夫道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修己而非此則無以正身治人而非此則無以正倫豈可離其一日亡哉有心世道者所當推人心天命之本原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倫務其實不為其名溯其源以清其流使教成於上而學行於下則唐虞三代之隆庶幾其可復見也夫○朱子曰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三綱五常乃天所賦之理人所秉之彝大節攸關而治道之本根係焉故聖人為治命官設教以明其理明刑敕法以弼其事雖所措施有先後緩急之不同而其所丁寧告戒深切而著明者無非以綱常為重欲天下之人共遵守而不使有所違悖也○朱子曰平易近民為政之本專事繁苛則多不便於民而行之亦不可以久故為政之道惟在順

乎人情宜乎土俗而平易以出之斯
事不煩而民不擾乃可謂知本矣○朱子曰天下萬事
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萬事大根本即所謂制天下事者本
乎一心也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者如本此心以敎民則立學明倫爲切要本此心以養民則田里樹畜省刑薄
斂爲切要探其本而圖其要心法與治法兩者俱得之矣○朱子曰存祇懼之心以畏
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循偏
見而謂眾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
而昧於遠猷王者父天母地故存敬懼之心以畏上天之命王者治百官察萬民故在擴寬弘之度
以盡在下之情自以爲是而欲人之同己者驕也故不敢也偏有所見而謂眾無足取者蔽也故不循也佞人易悅
不可陽若拒之而內有甘受之心正士難親不可陰實疏之而外傳虛敬之文喜近利則有見小欲速之心故不可
狃忽遠猷則無百年必世之治故不可昧此君道之極則也○朱子曰救荒之政蠲除

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救荒
之政非但爲目前之急也蓋蠲除賑貸蘇其困而保其生固當汲汲於其始若撫存休養念其瘡痍而培元氣尤在謹
之於其終民生休戚可不關情哉○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
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
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
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但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
而不能以自行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於制先王之世而知其三十
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眞可爲萬世法也其次則如漢常平之法未嘗不善亦賴行之者何如耳苟守
之無人而所以條畫而綜理之者一有未當則徒法豈能以自行哉然則有治人無治法雖老生之常談其實不可
易之至論也○朱子曰好士而取之文字語言之間則道學德

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
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
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豈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
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
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
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此見士各有志而取士待士亦各有其方也道學德行之士不
屑文詞以自見若好士而取之文字語言之間則浮華者進而士之有實學者吾不得而聞之矣自重有恥之士豈
肯上書以自媒若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奔競者進而士之有操守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志節慷慨之士羞
與佞倖爲伍若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徒則忠奸不兩立而士之有氣節者去之惟恐不速吾烏得而留之而況
乎所謂對偶駢儷之文綴華摛藻諛佞諸世更爲志本鮮實又文字之末流也此非惟從事聖賢有志高遠者鄙之

不爲即文士中之有識者亦未肯留意於其間有取士待士之責而不察乎四者之弊尚得爲人物之權衡哉○
朱子曰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故或有所疑常屈法而伸
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聖人立法失出失入皆非所謂
然畫一之法有盡而仁愛之心無窮故或有疑難不決之事則常念斯民吾赤子也當屈法而伸恩不使執法之意
有以勝其好生之德者此罪疑從輕乃忠厚惻怛之至也○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
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
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講究學問所以明事物之理而導知
識於前審定計畫所以養暇豫之氣而徐督成於後任用賢人所以修百職庶司之政而經緯條理於其中理明則
無過舉計定則無紛圖政修則無廢事人主治天下之道無有出此三者之外者此朱子告君之要務也○朱
子曰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

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時變而道不變故三代之政至今可行但其間有名實之辨不可混淆有本末之序不可逆施有緩急之宜不可倒置差之毫釐則大失古人立法之意後之君子所當斟酌而神明之若不行不當假云古法不可過而古法豈爲後人作咎也哉○朱子曰爲學治己之方前此講之熟矣當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奉法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內事耳君子有體有用所以孳孳不已者其爲學治己之力平日講之已熟一旦出而當官不過本此而推以及人上奉國法下愛民生止盡其所當爲而不求聞達於世此若吾儒分內事耳無異道也○朱子曰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古今之學者不同實爲人材之盛衰風俗之厚薄所由繫

有教之責者不可以不審也先聖之意責在學者朱子之意兼在教者此篇士習乃所以維風會歟○朱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言王道洽乎人心也勞猶言治之也天高而覆而爲物莫不覆何私之有地厚而載而萬物莫不載何私之有日月之明主於照而容光必照亦何私之有王者高明博厚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其無私亦如之奉此三無私以治天下則臨之以分而燾覆著臨一則兼臨愛之以情而好惡與共愛則博愛廓然與萬物爲一體蕩蕩乎正直宜天下之人悅之眞服之至也中庸言莫不尊親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

道貫古今通天地始終循環顯微無間其在天下何嘗一日亡然其著於日用倫物與家國天下之間者或有時而昌明或有時而晦昧或有時而通達或有時而閉塞其不同也眞如晝夜之異其時寒暑之異其氣有相反而難以槩論者何也道必待人而行亦必由心而著故二帝三王之治本道而出者也詩書六藝之文載道以傳者也其治平易正直其文簡約眞切似若易及者而後世卒莫能及之豈功夫效驗之迹出語立言之致古今有不相類乎亦其所以出治之本心作文之事實其眞僞固有不侔耳然則德脩而道凝有德者必有言道果未嘗一日亡也○朱子曰國家建立學校之官偏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學以明體而達用也國家於京師首善之地聚天下之士於成均而教育之而又徧行郡國建立學校之官豈以具文哉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格致以窮其理誠正以踐其實舉凡所以內而脩身齊家外而治國平天下之道紬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靡不講明切究而知之而可以

待朝廷之用也其期之者大責之者備國家德意可云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於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然自世衰道微明德之學不明德行道藝教人之法不備上之人選舉是官而用之者以其嘗從科目中來能博詞藝之咨爲足以得人下之人躬膺是任而受之者以其嘗立規矩繩束毋廢課試之程爲足以盡職如此而已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徧天下而游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蓋在上位不知選斯職者必有主敬致知推驕破吝之德而後可使爲人師在下位不知任斯職者必備內聖外王修己治人之道而後無愧爲人師是以學校之官雖徧於天下之郡國而士游其間不過工詞藝以追時好循課試以取世資相率以此爲事至於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至於脩齊

治平之道學之所以明體而達用者師未嘗進弟子是豈
而學之弟子未嘗請於師而學之寂乎其未有聞也
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是則舍本而趨末空文而鮮實雖設其官亦徒然耳
豈國家立學教人之本意哉甚矣選斯官者不可以不得人而任斯官者尤不可以不盡職矣○朱子曰
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
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則以
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
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
爲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
必去也此言爲治必立綱紀以正風俗也綱紀者上之所立風俗者下之所成天下之大人各有心而善治者不難總攝其心思整齊其倫類俾如吾意所期則以綱紀立於上而後風俗成於下也蓋所謂綱紀者非有他也

上下之分不定賞罰之施不公則無以爲轉移風俗之本故必辨別賢否以定其分察核功罪以行其公斯綱紀立矣至於風俗所以頹靡由人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耳誠使之知善之可慕知不善之可羞自必勇於爲善去惡而風俗成矣夫風俗之成非綱紀之立不致此爲治者其可不知所務哉○朱子曰賓師不以
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
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下以趨走承順媚其上上以崇高富貴傲其下則驕諂成而國事非矣故惟守賓師之職者不貌爲恭而一以責難陳善敬其君居人君之位者樂道忘勢而一以貴德尊士禮其下如是則上下志交無所睽隔與道致治而德業成泰運所爲日隆哉
○朱子曰自治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
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
乎其少過矣我輩當官必先謹名節飭廉隅自治既不苟矣而更能事上以禮則不致侵物以誠則不
欺臨民以寬則不苛御吏以法則不縱推而至於簿書期
會之間無不以敬心將之則庶乎可以寡過而克共厥職
矣

學校章句下凡十七章

朱子曰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
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
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語言動作之間
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敬者所以存天理遏人欲之本也壅閼猶蔽塞也凝滯猶逗留也語言動作見於身者也用人處事施於政者也理欲之起端甚微一念初萌即當謹慎省察果係天理則敬以擴充使其必行而無少蔽塞果係人欲則敬以克治使其決去而不少遲留推而至於語言動作用人處事無不以是爲裁奪焉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純一不雜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朱子曰

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
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輔助其福
禍之所不及爲善爲天理爲惡爲人欲善者降之百祥不善者降之百殃此天道也而又以其權寄之司牧使於禍福所不及者復有刑賞勸懲以輔助之蓋非欲其去不善以從善而已○朱子曰每歲
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出力耕田之意
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
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此朱子守漳州時以此勸農也每歲二月春氣已中正爲服耕起正是耕農時節故載酒出郊延見父老以課督子弟使通相勸率以竭力於深耕易種之意蓋既富方穀躋吾民仁壽之域者德至渥也州縣長吏若能體務農重穀之意以休養而漸摩之則豐阜之慶和樂之風不旦夕可望也哉
○朱子曰於天下之事皆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

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學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私心不可以處事智計非所以服人故朱子指示親切以爲於天下之事其可者爲之其不可者否之莫不有天理自然之公則我必斷以至公而勿以內顧之故有趨利避害之心以偏聽之故有忌長護短之意卒於其私而不公焉於天下之議其當從者從之其不當從者違之莫不有至誠惻怛之爲則我必開以誠心而勿陰若開之有翕收摘採之名陰爲闔之有飾非拒諫之實設從是計而不誠焉則德不雜於人欲之私學不流於智巧之術其感大爲何如者外之接物無妄內之居心不欺其光明爲何如者中外遠邇悅之至服之眞則皆公與誠之效也以處大事決大疑又何難焉○朱子曰見善明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當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爲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見善明者知之眞是

平日格物窮理之功用心剛者守之定是臨事勇決直斷之爲明以立其體剛以致其用二者均不可闕而惟取舍之極既定於中斯可否之權不奪於外故當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當爲者不爲不當爲者冒然爲之則其所謂剛者非天德之健而未必不爲任妄之意見所激而發將有過中之行而失其正矣甚矣理義氣之決而精義者致用之吝也○朱子曰號令所下至簡而嚴是以舉措不苟而人自不犯爲政有體號令所下太繁則褻擾故必簡易寬則廢弛故必嚴惟至簡是以在上者凡所舉措無苛細之病惟簡而嚴是以下亦有所遵守而自不至於犯法政之大體當如是也○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其正君心同寅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此言大臣任天下之重莫急於賢而得天下之賢莫要於豫也蓋天下之大非一耳目一手足之烈所能勝任而愉快也古大臣身任其重不徒恃一己之長其所賴以啓沃王心

與論正國是者必待衆賢以相助爲理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求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其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

世者也是故爲治必資於賢而賢未易知也必廣其咨詢勤其訪問於無事之時豫爲取之而後參伍其才較量其能於有事之日則爲用之蓋君子知責任之人必將加於己於當其未及用必預爲得人之計不急須於倉卒則得以久觀其人不紛惑於利害則得以素稱其察其求之心誠則賢士必多其爲時既久則蓄材必富自重者以吾未有勢位而無讒則盡幽隱以相告干進者以吾無可攀援而不至則無巧爲以亂眞惟其久且精也故有以盡知短長而其人之賢不系惟其多且富也故可以更迭爲用而其人之才不竭在人者幽隱畢達於我則讜直之言日聞而君之德無不修矣在我者取舍不眩於衆則聞望之實日隆而士之心無不附矣夫古君子之留心於賢才若是此所以一出而上尊其主下庇乎民功成於一時而遺風餘韻猶令後世稱思之而不已也所謂取之於無事之時而用之有事之日者如此於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決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溺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

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故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業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隱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汎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若今之人則異是其於天下之士漠不加意雖或有所求而取於近者每略於遠得於少者每遺於多徇於求者每失於詳其平日自任甚重大而待士則甚輕忍彼蓋不知為治莫急於得賢惟用心於庶務是以小惠雖施於窮民而不及本計威譽雖播於眾口而未諭十心蓋嘗其未有所為而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千里之外天下之士早已裹足不前矣至於事幾一來倉卒失應所蓄之才不足於用乃欲毫無主張漫不加察求素所未知之人而用

之歎以冀其有濟也不亦難哉此則不能取之於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者也古今人之相去何其遠甚乎

或曰然則未嘗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眾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然則未嘗大任者不可不先得賢也明矣顧欲得賢則自有道非可限於一例拘於一格也如吾權力所能及者則察其賢而舉之禮際所可及者則親其人而厚之至於未在吾左右之賢有不及舉不及親者則為稱譽於以表揚之又或口未及揚而心則向慕之如見則不棄於近不遺於遠其好之之誠求之之至將億休休有容不啻若自其口出矣而猶以為未足也又以天下之士向有小節不拘片善足取者復因類以求之不以小疵掩其大節不以眾短棄其一長焉夫其兼收並蓄斷成不遺如抑吾此此賢才之所以盡為其用而天下事無不可成也

閩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此言人之所以不能求賢之故也蓋得賢之在於豫如此宜其殷殷於求賢矣而人情多不然者或告以某所有國色則其心怵然不憚極力以求之至告以某所有國士則其心淡然不聞先往以求之矣蓋由好德之心不如好色之切故怠緩棄置終至不顧李文公之言信匪誣也然則在下何嘗無材特患求之未盡其道耳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於以厲心延攬加意薦揚庶無患賢才之不至其前而濟濟多士皆為國之楨矣古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孰有外於是者哉

○朱子曰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

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此言興利除弊之道在於用人也朝廷設官大小相維有監司以稽列郡之得失有郡守以察屬縣之治否而監司考下守令之表率也惟專其責任使得以自效明其賞罰使知所自勉夫如是是以大法小廉守令之奉行其下者皆能行事宜民而利無不興害無不除矣監司所以必得其人也

○朱子曰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聖人不忍人之心制刑明辟原非得已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所以情之輕者聖人乃得以施其恩刑之意而其重者雖或至於殺人而不少貸而其反覆於輕重之間表裏無一毫人欲之雜有以極其至精而不爽其衡有以極其至密而不遺其制天理自然之妙一一皆從未發之天不偏不倚廣大虛明心中流出

而非安排矯强任其私智之所爲也此所謂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以大本之立爲達道之行者也雖以天下之大其能越於吾心造化之中哉○朱子曰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倖得之賞此朱子論備荒之策也理財用人國家急務而以語備荒之政尤不可不淸其源而防其流夫量入爲出度支每歲會計固宜以撙節財用爲心而官吏轉相侵漁以欺於上致有滲漏之弊則額多而儲少不能備時積貯以爲備是以宜塞其弊也因事程能朝廷推行恩賞無非以愛惜名器爲念而無功者冒濫以圖僥倖遂有不當得而得之賞則費廣而恩濫不能激勵當事以示信也以宜抑其賞也二者加意則財足於上有司勤於下天不能爲之災地不能爲之困而救荒有備矣○朱子曰古者學校選擧之法始於鄕黨而達於國都敎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

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古者敎始於鄕故取士亦於鄕由鄕而達之於國其學校之法敎以德行道藝選擧之法則興其賢者能者使其居無異處而不至雜其事官無異術而不至遷其業取無異路而不至急於進故士之在學校者所志旣定而無異騖紛紜之見早夜孜孜惟以德業不脩爲懼而不以爵祿未至爲憂此學之所以有成而國家亦得賢能而用之也後世凡之所敎與有司之所取專尙文藝其於古法蓋大不侔矣人材何由而興哉○朱子曰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淵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泄泄沓沓怠緩悅從之貌古之大臣深沉不測平居若無所爲及當臨事決策聲色不動而天下晏如是豈矯揉而倖成哉蓋由平日計議碩畫素定胸中是以應變神速無復遲回顧慮非若世人之泄泄沓沓也○朱子曰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宜盡心近世流俗戒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畏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獲上然後可以治民故守官得上官相知則無掣肘之虞有所興革無不得請而可行一己之志然所謂獲上者非趨承風旨之謂也必處之有道循恪共之分持廉正之操兢兢自守不可有失焉顧守官職業甚繁而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無辜失入固爲不可近世狥流俗之見或於陰德活命之論多以從出有罪爲可脫其身而庇其子孫不思非大惡極之人天理所不容人心所共憤被其害者或屈於孱弱而無如何或壅於上聞而莫控訴今幸有司訊得其情又復曲意開脫不正其辜是善良終於無告也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須體好生之意守欽恤之訓毋以鍛鍊爲己功毋以聽察爲己明哀矜而勿喜則守官者所

不可無此心也噫朱子言此其萬世郡縣之鍼砭歟○朱子曰爲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爲政固在於寬然太寬則事無統紀奸猾得以任意行私而善良反爲所害故必當有規矩凡紀綱法度號令科條皆截然而不可犯務使奸民猾吏屏息奉行無敢玩弄欺蔽然後省刑薄斂隨事設施不至煩擾不擾而人亦實被其澤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者其至德要道莫大於此非一味寬緩之謂也○按奸胥猾吏罔上行私弊端非一如獄訟則舞文弄法上下其手徵輸則巧立名色額外加徵雖有愛民之官存省刑薄斂之心者亦爲所蒙蔽不獲盡知民隱而良法美意俱無所施況遇貪酷有司則此輩愈得志矣仁人君子所當嚴以治之庶民生其有賴乎○朱子曰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爲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

理也民以食爲天而務農乃所以足食故曰自然之理然而用力趨事有勤怠遲速之不同因之所得亦有多少之異此皆理之自然而營生謀食者所當勤力趨時毋或忽而不察也○朱子曰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爲吏者賦斂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古人之政具載於書讀而觀之如覽政施仁懷保惠鮮必先於四民之無告者其爲思至詳且悉乃去古遠而法令爲具文彼爲吏者不能以實心行實政卽常平社倉所以賑恤窮民最爲切務而條畫精明綜理纖密未有見其人者蓋彼惟見賦斂誅求便可塞責此外則飽食而嬉無所事事矣吁可慨也○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謹重周密卽夫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古之名將成大功顯大名者不少矣然要皆謹重而不虛憍周密而不疏忽所以平時則紀律詳明臨敵則止齊有度乃能立功以成名也如吳漢朱然

終日欽欽常如對陣其視恃才傲物之對理得失不較然乎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侯官馬琇荃堂同分校
閩縣葛華實夫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六終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七

朱子　張伯行集解

君子章句凡三十九章

朱子曰君子行身自有法義故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法者人道之則義者天理之宜君子之身循法義而行之固不過爲詭激以求苟異而亦不曲爲依違以求必同大見以其非戾俗同非徇衆而所行罔不臧也○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辭受者取予之宜出處者進退之節士大夫爲人望所歸每視其所處以相倣故辭受出處不獨一身之事已也廉退則風俗化之而盛貪汙則風俗倣之而衰得失之所關非細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反己爲學與時才德有閒自不患於不達

學以爲己君子何嘗有願外之心然誠反諸己而實求所爲學則日積月餘諸練久而涵養深與時才全德備充於中而信於人自不患於不達矣然則人亦求其在己而已○朱子曰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人孰不貪富貴而慕榮顯然有定分焉固非貪慕之私所得致也人孰不惡貧賤而畏禍患然有定數焉固非巧九之能所可辭也人亦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朱子曰先儒解孟子訑訑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驟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閒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疏遠卑賤之人乎人惟自足其智故不嗜善言先儒解訑訑二字正是此意今世士大夫多不免有此氣象其辭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卽平日素所親知尚不見信況其疏賤者乎夫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雖有愛人憂國之

心亦何消於天下事哉○朱子曰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彰善癉惡為政者之急務若不問其理之是非情之曲直而一槩待之則是善者孤抱其志常不得伸而無以為勸惡者行險徼幸可圖苟免而無以為懲以此為能持平乃所以大不平而失權衡之道也然則賞罰不行果何以合人心之公哉○朱子曰為學與為治止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內聖外王其道則一故為學與為治只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今日之所存若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而欲求其國治而天下平也豈不難哉○朱子曰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純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聖賢之學有體有用行藏各得彼夫優於

行而政未必達則有體而無用或精於政而行未必純則有用而無體即兼是二者而又於去就出處之大節未能無愧則用行舍藏何以各得其道乎世之學士大夫能全此者蓋鮮矣○朱子曰論事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為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且不為人所信則當退而自求耳論天下事者當視己之所處為何地與所論之事有時勢之不同所告之人有親疏之各別而後為或淺或深之論則既不失言亦不失人既不出位亦不曠官而持論平正條達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矣然此亦視乎吾之所學何如若乎日求其未至見理未明是無以自信何以信人與其尚口乃窮毋寧退而自求緘默以遠禍也此論事之法也○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為也不合而苟然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君子之去就凡以為道計也道不合而去正所其道以有待其異時猶可為也若不合矣而苟就焉則今此未必得行而後此復無所望身辱而道與之俱辱矣如之何其可哉○朱子曰予雖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出於一原則人物皆為同體豈可漠然而不相關惟盡性之君子能充擴之使廓然大公而不以自隔於私其本然之心故推己及人及物思所以安全之者無念不然無時或息當其未得志時責不在我若無救已亂已溺所謂愛之溥利之周者固限於權之不屬無可如何然時勢雖或有限而目前亦可自盡即以愛人者家有餘積於己當賙鄰里鄉黨未必無望恩者彼原思

辭祿聖人尚為通其意而所許可知矣倘以不出位為戒揆之於義原自無害仁人之用心勿以有餘自諉可也○朱子曰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既為臣子則此身者君之身艱難險阻惟君所命凡吾職分所當為皆不容稍自暇逸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自佚而不勸盡瘁之誠夫豈臣子之理哉○朱子曰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此朱子示人精義之學也天下道無兩是乎時剖析極精然後有以取決於臨事之間而不至為是非所亂今兩是相持於胸中則未能明理何以處事所以臨事依違多所疑惑而於所當疑者反冒昧行之而不及致察焉終於無一是而已矣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朱子曰君子之為學也非徒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學

以爲己也君子爲學必用非敬涵養之功以自立於根本之地而又講明義理助益見聞故凡之所誦皆正業而無異說之淆心之所處有常分而無他歧之惑至於希世取寵之事非理之正非心之安不惟有所惕而不敢爲實亦有所急而不暇及學問無窮終身莫竟其業一有下眡之念則志必不立功必不專而學俱非其學矣可不戒哉

○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爲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矣文以載道道者文之根本也道發爲文文者道之枝葉也是故其本盛者其葉茂其理足者其詞暢如六經之文是也今之人不能求其根本而欲自飾其文詞以求合乎道是道與文爲二而文自爲文道自爲道矣奚可哉東坡之言固未足以見道也

○朱子曰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

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爲學所以求道也[illegible]久且以爲道本如是而莫或知其學之非吾道之戚可嘅哉

○朱子曰不肆焉以馳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能[illegible]於外乃所以養其中人能收馳逐於外則本心全體所爲虛靈不昧者便存而不放存則理得而性中固然之善自有知之明而好之篤者善之情亦從此生生而不可已矣故曰敬者德之聚也

○朱子曰科擧之習蓋未嘗不誤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擧而返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士之習科擧者非不以孝弟忠信爲美而祝其言之但用之於科擧則志在於發策而已若能擧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不託空言而有以行其實踐之功則言行兼修又何有科擧之累哉

○朱子曰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然微細處亦不可忽略因循怠惰

我輩當官以清廉謹愼自持此實本分內事固當如此然常觀人於公事微細處每多忽略不肯留心其弊遂至因循怠惰而不振是亦不可不察惟能自立其大而又克勤於其小則更善耳

○朱子曰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出處者世之大節語默者立身之大防二者皆不可苟而或出或處其人若不相謀或默或語其時亦雖一致則此中固有不必盡一同者然以其不必同也而謂出者一道處者又一道者一必默者又一必可乎蓋亦有不得不同者惟默語於義而已然則當出而出當處而處時語而語時默而默者精義之君子也不同者其迹無不同者其理也

○朱子曰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哉此言失身之害大也一失其身則人不以爲人而仇怨之且憎惡之其始雖蔽於欲而迷然而本心理在後必有時而悟所以無往而不取困耳是故君子必謹愼微以守其身若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豈特使人惡惡而已戒之戒之毋一時失足貽懺終身也

○朱子曰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而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見此名節當惜而示人以知足之意也國家命官詔祿自有定分官卑而祿薄者雖不快意然反而自思較之一介寒士以區區之身仰給於人得此不已泰乎倘不知足而生覬覦之心恐所得無幾從此壞名喪節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然則一命之士愼勿急於躁進以貽無窮之悔也

○朱子曰道之屈伸自關時運區區人謀豈能爲力道之將行將廢命實爲之故屈伸關乎時運也區區人謀或使或尼豈能爲力哉守道之君子其必有以自處矣

○朱子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扶然後可以仕哉行藏安於所遇故人生各以時行也若必有扶乃可以仕則世之希榮慕寵違道干譽者何所不至哉

○朱子曰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

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況朝市膠擾之域乎學問既足方可任人家國之事故古之君子必量己而後入官至入而後學則無及矣山林之事小市朝之事大今身處山林尚恐識力未精於此之來不能自主況市朝之域百務繁雜利害攸關能免不爲膠擾乎士固有不學求仕至於敗撿覆餗者良可歎也○朱子曰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賢人君子立其朝則思行其道未嘗一日忘天下之憂故念有所獨迫也居其位則必業其官不肯一日曠在己之職故雖有所不遑也○朱子曰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職有大小而仕宦一也但隨其分以盡所當爲而不以得失爲念則無往非安身之地矣苟有一患得失之心是卽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尚可言哉○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人當讀書明理不爲私欲所累胸中常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皆可樂其自娛而隨遇而安無與於己能如是可以希聖賢矣○朱子曰士居乎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平世無事然之變下位爲易稱之職士遭其時處其地視天下之事眞若容易稱無足爲者及其身居大位任專責滿以事會之來前後畏安危治亂之機忠邪枉直之辨一舉手而多有無如何者非器識高力量大便覺無下手處蓋經權常變皆有至當不易之義理專執己見不得而出處語默關於知言養氣之學問臨時依違亦不得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朱子曰學仕是兩事然卻有互相發處學以治己仕以治人原是兩事然明德必兼新民則當其學也講求是非亦所以資仕之用行義無非達道則當其仕也考據得失亦所以驗學之成蓋實有互相發處也○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人倫莫大於君親生我成我其義一也故

以身事君則此身爲君之身猶事父也東西南北無不唯命理固然耳敢以王事鞅掌而生畏避之念哉○朱子曰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亟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沈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不少矣有材之士生於窮荒下邑誰肯過而問者卽問之矣而日以國士號稱知己曾有幾人固宜無以自振也況彼知自貴重斷不苟且功名希世求合或隱於籥翟或終於覺廉士師三黜抱關食貧有陸沈以終老已耳安能及究其所有乎○朱子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衆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此俛後世仕進之不正也士莫重於始進始進以正而處有守者出亦有爲自周道既衰朝廷論官已失其意草野編民亦乏常產而徼幸之風起矣然士有恆心何至陸風而靡乎乃教化不興士不知學於是或不安貧賤而以金玉錦繡爲心逐務爲干進竊取聲言有若剽掇補緝置詞有矜纂組摛摩極工以希榮名射厚利而道德之蘊無有存者馭斯下矣原其心蓋本於倚仰資寒饑難逼始有而爲此其不獲已之故猶自知之或相與諒之而其後習因然恬不知怪更以此爲能面詩耀一時暫相誇敎焉士風尚忍言乎有志者所當以求志達道自勵耳○朱子曰仕宦遲速要有時命正惟盡心職業安以俟之庶幾不失所守急於仕宦者不安時命所以供職不稱而所守亦失若夫進速聽之適然居一日之官則思稱一日之職吾盡吾心而安以俟之此爲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而堅其所守者也○朱子曰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出處乃士人立身之大節不可以或苟也進以禮則無苟就之心揖讓辭遜者禮之實也退以義則無貪位之念果決斷割者義之用也此雖進而易退君子所以得出處之正也○朱子曰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家

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奇而輕去之也聖賢不以潔身爲高而以忠君愛國爲志故朱子論之以爲士大夫出身事主將以平昔之學見於致澤之用則欲堯舜吾君堯舜吾民而於吾身視見之惓惓然望其諫之行言之聽也至於諫不行言不聽不得已而潔身以去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有不得不然者而豈其心之所樂哉此以終古之聖賢樂天知命其處去國之時不能無慨然者如孔子之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若孟子之致爲臣而歸猶三宿而出境其繾綣委曲之苦心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可謂至深篤矣苟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豈非深願固不以潔身去國衆望所歸苟得一時之虛譽沾沾有所喜於其心而輕去之也然則士之挈於其君者未聞聖賢之大道而爲人君者於去國之臣亦當諒其不得已之實哉

○朱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自古君子小人如薰蕕之不相入冰炭之不相容若雜居並用勢必分門角戶彼此爭勝方其勝負之勢未成而各懷疑心日夜慮此至熟矣必無交相爲疑而可以參和調停終不潰決四出者此無他邪正無兩立之理所必然也○朱子曰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爲盡善正道衰息異端蓬起人皆習爲偏詖之論而吾黨甚孤正當凡事詳密不至疏略以啓衆譽加之審愼不敢輕易以召侮委曲之苦心務積誠以孚衆調護之全力總後道以匡時使彼雖欲指我之隙而議之而我無可議之處乃爲盡善耳若輕發妄動或過爲激烈之行則我之所以自處者未善豈足爲名敎之干城哉○朱子曰伐木而竊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言欲去奸邪者必當絕其根源乘其勢之未成而早爲之所如人之伐木竊其枝葉則未幾而復萌矣不若斧去其根則木無復生也如人之壅水捍其波流則奔衝而必決矣不若直塞其源則流無所出也如人之逐虎鳴金伐鼓束甲揚戈擧擣而譟呼則逼虎而必有所傷〻若乘其方睡之時掩而斃之之爲速也知伐木壅水之說則拔本塞源之道得矣知斃虎之說則防微杜漸之理豫矣去奸邪者不可不知也

君子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朱子曰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讀書則必訓說以明其理然或妄自臆說而不潛心昔聖昔賢之旨極則有離經叛道而或陷於異端者矣故必以謹訓說爲先也修身必有規矩以立其則然或馳思高遠而不切求下學爲己之實功則有淩躐無序而反至於踰閑者矣故以循規矩爲要也謹之循之而讀書修身之道得矣○朱子曰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身體力行方爲篤實之學若徒精其誦說而返之實身毫無實踐是不過

口耳剽竊之功以僞人之觀聽而已君子蓋深以爲恥而必求躬行之有得也○朱子曰有書籍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有書籍之智能淵物無先矣而處之若愚者恐其傷於察也有河漢之辯能滔滔不竭矣而守之若訥者恐其近於躁也胸有雲夢之富博學多聞矣而不以自多者恐逐末而遺本也詞有黼黻之華文章摛藻矣而不易其出者恐務華而鮮實也此皆處於自治之學也○朱子曰論事祇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天下事以理言之則有是非以勢言之則有利害然吾人處事止當以理爲斷是則爲之非則改之而利害初不暇計也若一計利害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初不論其事之當爲與不當爲是入於小人徇欲之私而不本乎聖賢循理之正矣○朱子曰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麤疏人之資稟不同謹密者篤厚有餘而強毅不足故多退避俊快者明敏有餘而敬愼不足故多麤疏學者當知剛克柔克

之道也○朱子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
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人之善惡其類既分故天
之所報亦異然則禍福之來豈非人之自取乎爲不善者可以知所懼矣○朱子曰人自是不
可以無恥不必出羞惡好義之言也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蓋以恥者人所自
有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人自是不可以無恥若引羞惡好義以爲言則似恥固羞惡好義而後有
便不喫緊著力非所以示人之意亦非所以自勉之心也○朱子曰天下之事固多以
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處天
下之事不可失之太急尤不可失之太緩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故多致敗然使見幾不蚤遲留猶豫坐失事幾
之會以至於不可爲此又智者之所深懼也然則欲奮迅以圖功者當緩則緩當急則急未可以一概論矣○
朱子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無所爲而爲之者皆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皆

利也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則日進乎高明徇人欲則日流於汙下君子小人之分全在於此故曰儒者第一義○朱子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
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
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果欲聞過則於人之言不論虛實但當一
一聽受斯人亦樂盡言以相告若必計較辨爭則未免有聲音顏色做見於外大非喜聞過之意矣人亦孰肯觸其
忌諱而進以逆耳之言乎○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
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此朱子戒子之
言也端莊凝重者敬也傾倚剽輕者肆也起居坐立之必敬則有以養其精明之用而昏情怠氣不得而干之矣出
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全其德性之良而邪辟嗜慾不得而害之矣禮記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正此意也
○朱子曰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

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
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鶩於管商
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聖學失傳而道術爲
天下裂者蓋由士之質性醇慤者既以記誦爲口耳之學士之資稟敏秀者又以詞章爲黼黻之華鶩末忘本是以
在天之理莫能發明而在人之事無以自見其流弊也老佛得以其說惑之而理非其理管商得以其術中之而事
非其事豈彼之能病我哉實我自受其病而何惑乎去道之遠也○朱子曰歐陽子曰後
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
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一時流俗之毀
譽而惟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居於當時者伸於後世以公道自在人心也後
世苟不公則至今無聖賢矣歐陽子之言即所爲事久論定者也君子鑒乎此故立言制行不以一時毀譽動其心

但求免吾心之愧悔何計流俗之是非哉日後世至公久而自定也爲善者可無懼矣○朱子曰古
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
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
爲之不難乎性一則道一古今聖愚非有異也但能篤信而不疑力行而不怠則天下無難事矣況性
中有善乃人所本有者爲之更何難乎孟子之道性善必稱堯舜即此意也○朱子曰近年學
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
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
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聖賢
之言本以明道大抵平易切實而其工夫自有次第必辨精詳剖析之功講明義理而循序漸進不立異以求合庶
爲得之今之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日趨簡易而憚詳其曲折樂言渾全而畏析其精微其於天理之本然毫無

所見而陷於偏私各立門戶譏分彼我使道術分裂性誤百出所求既皆不合而所論又皆不公人心學術之患莫大於此正吾道所深懼也 ○朱子曰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己性之大全也 知覺運動者氣也仁義禮智者理也氣麤而理精也學者於此苟能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則必有以全乎天之所賦而踐形盡性之功自不容已不然是以有生之同而反自陷於禽獸不自知己性之大全而流於偏與闕也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自聖學不明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閒以釣聲名干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

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 聖學不明士子不知本務惟以讀書便是爲學其所用功不過記誦訓詁綴拾文詞爲釣名干祿之計以故書愈多而理不明則愈昧事愈勤而心多雜則愈放詞章議論愈甚而內之無補於德業外之無濟於事功其去古人也不逮遠甚是豈書之罪哉蓋古人用以修德業而今之讀者以釣聲名古人用以立事功而今之讀者以干利祿所學已盡失其本矣欲其爲希聖希賢地也其可得乎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閒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 此言君子窮理之學所以爲應事之本也異端守寂而無適於用流俗急功利而頓忘其本者也德以修諸身言業以施於世言也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苟不先明乎理當事機之來而始求所以應之將有不及察而失之遠者故必以

明理爲貫也理明則不爲異端流俗所惑亂而久大之德業可以立矣 ○朱子曰文士乃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 務爲巧諸以說人者專於爲人其心已僞況機變之至邪僻險怪將無所不用其心其爲易入邪徑也孰有甚於此乎 ○朱子曰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念輕矣 志士固守其窮常念奢不顧身置溝壑而不悔學者能時存此念則見道義爲重死生爲輕而計較之私自有所不暇矣夫至於死生不動念況其他乎以是知古人爲學志不可以不立而守不可以不固也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 古今只有天理人欲兩途出乎此則入乎彼故日用云爲之行同而公私邪正之情異彼夫大公無我循理而用情者聖賢之所以能盡其性推之

人物而各得也若自私自利縱欲而徇情者衆人之所以汨滅其天卒至身名之俱敗也二者之閒甚微不能以髮矣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甚遠且照彰於天下後世而莫能掩也可不慎歟 ○朱子曰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務反求者專守乎內而只博觀事物爲外馳則遺乎外矣務博觀者專事乎外而以內省操存爲狹隘則遺乎內矣此其見各有所偏皆學者之大病蓋存心者必以致知充其用而致知者必以存心立其本此尊德性道問學之功缺一不可者也 ○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今之談經者多執己見以爲說而不體聖賢所以立言之意故有四者之弊如理本卑乃抗之使高理本淺乃鑿之使深至於推近爲遠使明爲晦皆今日談經之大患也人苟欲表章聖學愼毋蹈此弊矣 ○朱

子曰立志不定如何讀書讀書必先立志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若立志不定而中無所主游移遷徙之見日生覺於聖賢言語全無入頭處矣如之何其可讀書也〇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止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即當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凡人之身有是物必有是則此乃與生俱生天之所付而非人力之所能與也所以人當講明此理而不可昏謹守此理而不可棄若夫榮悴休戚乃身外之物惟聽天所命而已不必容心於其間也人能明理以貞通則幾矣〇朱子曰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敝不同而於

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古人讀書務爲窮理修身之事皆切近篤實自秦漢以來士之[illegible]求乎聖賢之書者類皆記誦其言剽竊其旨日趨於詞章之學而不反乎窮理修身之急務而高者又浮慕自然絕下學而棄詩書相與馳騖乎虛無誕之域二者之敝鋼雖有不同然其爲無用之學則一也其於古人崇實黜華之意胥失之矣〇朱子曰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尙流風之弊學以爲己凡致知力行皆當實求有得而名譽之來眞不可計自修行飭眞而篤信謹修者十無一二浮慕虛聲者十常八九則趨向差矣學必觀其大凡內聖外王當堅自期許而文章之著豈所用心自正學不傳而治心養性者厭厭摘藻工詞者不憚勤苦則用功失矣此其好名之多爲文之力何關實學蓋亦鄉黨閒傳習好尙後竟流爲頹風其弊遂不可止耳願安得好修之君子與之勵崇實務本之學哉〇朱子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

己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其於二者相去之閒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此勉學者之急於用功也孔子言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者所行欲求得而未能之謂也顏貧雖困而學者未嘗不可學也知困而學焉以充長其所不能知不能行困而學者所有事也於斯其爲心若而爲功亦已下矣然能百倍其功而從事於斯則氣質亦能變化其所成就尚不在善人君子之後若於自棄而不從事於斯則愈趨愈下竟與下流之民同歸無復回頭之一日矣夫下民之上善人君子之流也均此困學之人而勤惰一分其成也若此其流也若彼何如是背壤也所爭止在學與不學耳二者之閒惟人自主學顧可不勉哉〇朱子曰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聖賢之事未嘗不求其可功未嘗不求其成然皆出乎天理之正豈爲可貴若但知欲求其可成而用智謀以圖之不循

義理之正雖或僥倖成功於事未必無害而揆權術數之施終非正道固聖賢之所不爲也〇朱子曰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聖人之書其立意微妙措辭簡約學者當潛心玩索而明其宗旨識其本意苟爲不然憑一己之私見臆說以亂之未有能當者也然則聖人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學者其可以臆解乎哉〇朱子曰古人爲己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胸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古人爲己之學切近眞實無多言語要在身體而力行之耳今乃不務其實而祇求之文字之間亦已汎矣而又心無定見宜其愈求而愈遠也又安望今人之能古若乎〇朱子曰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如己之所爲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

無所忌憚乃至於此聖人之道聖人之學至精至粹美之極也而無知之徒既自棄而不以爲美是必欲天下俱無道俱不學盡如己之所爲而後快焉其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無所忌憚一至於此可憫之甚也

○朱子曰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此欲人知所以善其經濟之用也士出而任天下事必思所以立事之道而所以立事者亦視乎其立志何如耳立志遠大故所成亦遠大然無才以運之則無以爲設施之資何以濟其志即有才矣而術或不善亦無以全乎時勢之宜何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無其志其才其術而能建功立業於當世者也然而術固善矣而所謂其用其術者豈機械變詐愚弄人情若莊周所謂狙公之朝三暮四者哉亦以人情物理難以執滯而所以處之之方不拘委曲之妙用而已

○朱子曰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庶不墮先訓貧乃士人之常然貧也非病也唯當益堅而所守不隨於末路庶無失此固窮之訓而已苟不能安貧何以學道君子之所以憂道不憂貧也

○朱子曰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學問之道本以求放心也今乃不惟不能治其心而窮年矻矻騖外馳逐了無止息而反爲心害是豈不爲惛惑之甚乎

○朱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爲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時不再來寸陰足惜有志之士正當及時而勉學豈可優游歲月猶豫不斷以老其身乎若老大徒傷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凡物皆道之所寓游藝亦學者工夫而古人又有玩物喪志之戒者乃爲專求多聞而不切己者言之耳學者逐末而誇多徇外而忘返心之存焉者寡矣可不戒哉

○朱子曰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忿怒暴發於一時勢如火之方張難以遏止不痛懲之將有忘身以及親者故當如救火之急即時撲滅也私慾迷戀於平日勢如水之浸漬潛滋暗長不覺窒之將有玩溺而不返者故當如防水之決隨時堙塞也此治其末之方也若正其本則末自治是在學者加勉之矣

○朱子曰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吾心之知識有限以有限之知識當無窮之義理必不能盡知而盡識之此即求之語言之間尚不能必其皆合於理而無差況實體之於身見諸事業而能悉合於義理而無失哉此君子所以務窮理以爲躬行之地也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侯官林鴻英冠甫分校
閩縣陳 熊宋臣分校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七終

朱子　　張伯行集解

德行章句上凡二十九章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之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德行之於人也皆性所自有不假外求道所當爲不容他誘故以是理而自得於心則謂之德以是理而實體於身則謂之行尚非有所矯揉造作增益修飾以美乎觀聽也要亦全乎天所與我之理而已誠能實用其力以進德砥行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治人以及天

下國家無不本於此焉此可知德行之所係甚大而古人立教必以與德行爲先者職此故也○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騖遠而忽近者好爲苟兼不知學者立志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以遠大自期然究之聖門教人何嘗日事高遠今觀其所以親切指示者極平常而淺易欲人敦倫篤與言事親事長而已欲人存誠篤日心必盡言必實而已論主敬篤以爲操則存舍則亡語詩書弟以爲文宜學而習以時皆下學事也至於性天之本然神化之能事所謂學問之全體則未嘗諄之諄而語之詳者蓋欲盡下學之功自然漸進於上達可以不必言未得下學之要卒然難幾乎上達又未可以易言學者何必騖遠爲哉○朱子曰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三代之教先德後藝故藝成而下然雖云末技而猶皆有實用爲生人所不可闕如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類其法制詳密足以治人之心身養人之血氣而優游涵泳浹洽漸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人立法所以成就人材厚培風俗而世務以濟太平可興也後世匪惟德不足觀而藝亦無適於用欲其風之古若也胡可得哉○朱子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此卽說命之辭而解之也說命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蓋言人之有師師其德也天下之德原無一定不移之師惟德之善者我卽從之以取法則凡聞道先乎吾而爲有善者皆可師不計其爲何人也人之自求主於善也天下之善本無膠於一定以爲主惟專一其心以求善而虛而能受則爲衆善之所歸而其所取無一

不善亦難量其積累之功矣人能自得師而樂善無窮豈非德之盛而善之至者哉○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灑埽應對是末皆其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大學之教人治心修身者成人有德是爲進德之本小學之教人灑埽應對者小子有造是爲造道之末二者皆當然之事至於二者之所以然則理也夫本精也末麤也然理無精麤本末皆是一貫惟由小學而大學以盡下學之事則上達自可馴致而理焉有不一者哉○朱子曰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激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

爲如何哉古者敎民以德行道藝使之身行而有得明達而知諧辟雍鐘鼓之地造就多方而後賢者能者一出而皆爲棟梁之用何其法備而意深也今之爲法敎非不詳取非不審乃至數汰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夫在敎者取者之意豈不有賴於其用而彼見夫要吾之爵祿者率皆空言無用則吾所以取彼之意固無暇復思矣端士習者可不自上哉○朱子曰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古者道學昌明之日學者皆知修身理性爲切己之務自秦漢以來道學失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則不知聖賢用心之所在無由自得於語言文字之表此有道君子所以深以爲憂然亦何嘗束書不讀坐談空妙徒憑虛而聽說爲可徼幸於有聞哉此以見聞道之難而道學之不可以無傳也○朱子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敎者自其能食能言而

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慢暴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卽身而具理不外事卽事而存故古人施敎當其能食能言在孩提時便有訓導整齊之法況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自出就外傳以至於成人之日乎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皆不遠人以爲道不外事以求理者也敎者學者一遵是法安得不德進業修使慢暴放肆之氣自然不設身體而淨盡消融乎○朱子曰聖人敎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貫亥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眞實學問之道不外知行而必以知爲先故聖人之敎人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所以致吾心之知者功不以一端竟而行則惟期其篤更無他端所以然者理有巨細精粗或察於巨而遺其細別於粗而失其精卽是理有未窮無以爲力行之地必於學問思辨之功循序漸進而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知日進於高明貫串光輝明徹無處窮通而卽其所知之理見於踐履服行之間眞誠無妄而無一事之不實矣此聖人之敎人所以先致知也○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尙何學之爲哉作聖至親此心此心未能如聖人故見理不明無所爲持循之準而率其意之偏遂至於太過不及而不自知所爲必學以明之也若吾之心已能如聖人天地之心則明無不照矣而又何事於學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先達之言皆所以發明聖人之意而聖人之意又無非推究天地之理學者必因其言以求聖人之意之所在必因其意以達天地之理之所存循循然自淺及深由近及遠工夫當有次第非可欲速迫切而妄希捷得於旦夕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及夫漸漬既久經歷既深審熟詳明不失之躐等不託於空言以馴致乎深造自得之候然後理明心正而天地聖人之心亦卽於此見焉此循序漸進之效也蓋必如是而學始能有得非固畫於淺近忘乎深遠而舍己心以求聖心棄吾說以從前說也凡爲學者可不共知此意哉○朱子曰易之爲書本爲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卽有此象有此象卽有此數各隨問者

意所感通大易一書具有義理象數而原聖人同患之心祇欲人因卜筮而知吉凶耳然易書旣作而其立象盡意繫辭盡言之理則又精微無所不入廣大無所不該而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此豈聖人之抝設哉蓋太極兩儀本天地間自然之理而理以象呈遂有陰陽老少之分象因數顯遂有七八九六之別故人以蓍龜問易易皆能隨人之意而感而遂通焉蓋卜筮之法雖至極象數之間而象數所在莫非理之所在也○朱子曰玩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詩三百篇貞淫美刺不一其旨大抵皆古聖人所以垂教萬世勸其爲善而戒其爲非讀詩者玩得此意則知詩之大要歸於得其性情之正初無他旨而其用在我矣○朱子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至體不外是矣欽敬也尚書中開卷第一義者蓋敬之爲用無所不包也讀者苟能深味而有得焉則修己治人之道俱在其中而書之全體不外是矣○朱子曰春秋是明道正誼之書今日祇較齊晉霸業優劣

反成謀利大義悉晦矣孔子作春秋明王者之大法昭萬世之大戒是春秋者正誼明道之書也讀者須得其褒貶之大義凜然如秋霜之不可犯若但以齊晉霸業區區而較其優劣則反成謀利之私而失春秋之大義矣○朱子曰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學者當沖虛以居心傳習以考業若自足則不復求進無師則無所就裁然師又非能代我而爲之也仍視乎我之知所以學耳苟未知所以學師亦末如之何矣○朱子曰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先王之制爲卜筮也至嚴而不可褻瀆至敬而不可玩忽要在虛其心以聽決於鬼神故心專一則鬼神亦報以專一而無不應心疑貳則鬼神亦報以疑貳而遂有差蓋卜筮之法皆實有是理以兆於幾先無非誠之所爲非如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小學雖爲小子而設然修身之法實備乎此若義理之精微莫詳於近思錄學者循序以求之則操功約而獲益多由此而至於聖賢不難矣○朱子曰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世聖賢垂教凡以拯溺也吾人生聖賢之後於遺教幸有所聞安可不推之以拯人心之陷溺乎卽使吾道屈伸自關時運不得大行於當年亦當有補於後世惟存此拯溺之心以對聖賢而已○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四書簡易平實六經奧衍宏深故學者必先四子而後六經是四子者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語關體要切於日用沈潛玩索則略知大槩然後可以求四子之書是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也○朱子曰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而解惑也有疑而問問而啓之則言易入

而理易明此師道尊而學術正也後世師弟子之設立之學校使之羣萃其中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發問而之弟子之聽於師者又非其心之有所疑焉則雖有學校之設不過講習於師室皋比況然聚首以作一時之具文耳豈古人設師傳道授業而解惑之意哉甚矣學校之衰也○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孔子之書切近平實而包括無遺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欲人操存此心而涵養夫德性而已孟子之書雄快明辨窮極底蘊其所以示人者類多欲人體驗四端而充廣其本然之量而已○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策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方版也策簡也聖賢之言具載於此其所以幸敎天下後世者固已竭盡而無遺矣又有

近世先覺之人爲之指其門戶以引其入表其標級以第其進詣詣焉已而先後之學者遂稽聖言近習師訓由是而之焉庶不迷於所往而進道無難矣乃世教衰而人不知學不亦深可惜哉○朱子曰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成我者師輔我者友吾人爲學苟無良師則就正無資誰爲傳道而授業故當以得師爲急苟無益友則切磋寡助誰爲勸善而規過故當以擇友爲難也○朱子曰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敎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讀聖賢之書而無得於心身猶未免書肆之譏況所讀非聖賢之書哉既不足以自治乃欲以之道人望其化行俗美必不得之數矣學者毋自獲戾於聖賢也○朱子曰世閒除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閒回護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

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義利之介乃君子小人所由分君子必不肯爲小人小人必不能爲君子蓋其中之所確已定正如冰炭之不相投也而近年一種議論欲調停於二者之閒明係言利復附義理出之曲爲回護以售其說與雜自託於君子而究不得自掩其小人其心勞而日拙抑已甚矣則亦何益之有哉○朱子曰聖門之敎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平易者下學之規高深遠大者上達之境理本相通而敎必有序者也人惟馳心於高遠故於平易之地每忽爲不足爲不知自平易處能講究討論以明之積慮潛心以思之優柔饜飫以養之至於積累功深會心漸遠將愈見其理之高深遠大而不可勝窮矣蓋下學卽是上達之基學者不可好高而躐等也○朱子曰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何爲聖賢之書文辭字義無非道之所在也學者講究討

論解釋精詳務使字義之閒各得其指趣歸宿者正欲緣文察理有以知道之所在而語其所以然耳若道之不察而沾沾以解釋爲能則流於訓詁章句之學矣君子奚取焉○朱子曰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敎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爲學必有其序修身爲本爲己而後可以及人也窮理爲先達理而後可以制事也故程夫子敎人先讀論孟蓋論孟之書多示人以爲己切實工夫學者體驗而有得焉則心定而義理易究次及諸經經中所言之理精蘊畢具讀之可以窮理然後看史則史所載之事是非得失瞭若指掌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也此學之序也○朱子曰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爲佳近名之心勝則凡所學未免徇外爲人而無近裏切實之功此學者之通病故必勉其務實而少近名庶本原既正而德業可成斯爲佳耳

德行章句下凡三十二章

朱子曰天道至敎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閒無非敎人處天道風雨霜露無非至敎所寓聖人動靜語默無非至德所形學者但就其閒體察則知聖人之敎隨處昭著可嘿會亦如天之不必以言語求也○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理宰乎物故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其精蘊莫詳於聖賢之書學者所當由是以求之若欲簡約而可以易知易守者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蓋四子之書切近精實天下之理無不在其中也○朱子曰學貴適用古人爲學內以治其身心而外以措之家國天下要以適於用者爲貴耳若不適於用而徒爲口耳誦說之學是猶之乎未學也曷足貴哉○朱子曰自昔聖賢敎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

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聖賢教人本有次第孝弟忠信莊敬持養學之始也既端其始而又博覽精詳以履其實而致其知則爲學之序得矣然理本易簡其端初無難知而及其至有終身行之而不能盡者學者不可以不察也是故學非推測而知之難而躬行必得之難乎於知行合一則文章性道一以貫之此子貢於得聞性道後而深有歎也○朱子曰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經者載道之書也辭者所以達乎意也辭不得則意不明故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然則辭其可忽乎哉○朱子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

則難測此朱子論知人之法而推究於陰陽善惡之分也天地之間理不能不乘於氣而氣有陰陽氣之自然即理之自然也陽氣發舒必剛剛者暢遂直達必明明者無遮蔽障礙則易知陰氣收斂必柔柔者消沮閉藏必暗暗者多隱匿曖昧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承上文言陰陽自然之理本皆如是故易之爲書所以道陰陽也聖人有見於其理而作焉遂以陽之象爲君子凡言君子者皆取諸陽以陰之象爲小人凡言小人者皆取諸陰蓋幽明本無二理造化之與人事未有不相通者而萬物各肖其形善惡之與邪正未有不從類者聖人之所以通於其故而類其情者洞晰明白無毫髮之差百世而下雖有聖人復起莫之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

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易之爲記昭昭矣朱子自謂竊推此說以觀天下之人而得君子小人之辨焉君子剛明而易知凡其心體光明品格正大氣象疏暢處事洞達如青天白日人皆得而見之如高山大川人不得而狎之如雷霆之有威可畏而人不驚如雨露之有澤及人而功不尸如龍虎之縱橫變化可以推倒智勇如麟鳳之溫醇精彩可以羽儀文明要皆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其人必爲君子何也君子稟陽之德也而其所詣小人者則柔暗而難測依阿以取容淟涊以苟合是非多回互蹤迹多隱伏如蛇蚓之倏前倏卻而不直如蟣蝨之至猥至瑣而不廉如鬼蜮狐蠱則以幻誕爲心邪媚爲行如盜賊詛祝則以偸竊爲生顛倒爲術此皆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其人必爲小人何也小人稟陰之德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

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準此以定君子小人之極則彼之形於外者無不悉如其內之所爲雖一言談舉止之微往往發見於不及覺而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而況措之爲事業其顯而易知也著之爲文章其邪正易知也此尤所謂燦然者世有君子固不至覿面失之彼小人者雖已難知亦豈得而逃哉蓋以聖人作易之說推之而知陰陽自然之理不可誣也覽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其亦槩見於此矣○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詩之爲經治於下者人倫綱紀之事也備於上者天時變化之道也天人相與之理無一不具於其中蓋修身及家均平天下之道有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者學者不可不窮其縕也○朱子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言近而指遠者聖賢之言也故無窮之旨即在平易之中

惟平則無事於過高惟易則無事於艱深今必薄之鑿之使高且深是豈眞能識聖言於高深哉亦徒離卻本指失其平易無窮之味矣不幾於侮聖賢之言哉○朱子曰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匹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眞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術其先後本末之序爲學之本無待外求苟既有以知之因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方寸之間神清而明心純而一識其在我而敬以直之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大其規模密其節度術其先後本末之次第以稽古人所以垂教之意斯於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內外精粗一以貫之矣○朱子曰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君子之道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者惟循循下學愈卑近愈有實地久之自然上達而所得愈高遠矣苟厭卑近而慕高遠是舍下學而求上達徒見其功之馳騖而終不能有所得也已矣○朱子曰揚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

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爲吾累矣揚屋之文進身之階故即賢者未能免俗然使徒學爲文以取科第則小矣是必格致誠正先有以立乎其大然後出而應之將內重而外自輕得失榮枯何所係累此則賢者之所以異於俗也○朱子曰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爲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語孟之書平淡顯易皆切於人生日用之常讀之者少有可疑而多所受益如布帛菽粟刻不可離若易之言陰陽春秋之義寓褒貶其旨隱奧而難知非可以容易領略故朱子謂不敢輕讀而教人以通語孟爲先也○或問看史之法朱子曰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聖賢修己治人之要具備於經學者必先窮經以得其要歸之所在然後因而觀史則是非邪正卓有定見而瞭然無遺蓋經以載道史以紀事道者事之體事者道之用也

未有用而不本於體者故凡爲學經宜先史次之○朱子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紀事者當斷以義理則其人之是非自見非可以成敗論也若左氏之說止即其事之成敗以論其人之是非而全不本於義理之正此其所以爲病而不足取信也○朱子曰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所證聖賢之言義蘊無窮而理則一若夫淺者見淺深者見深在學者取以自證耳苟無格致之功烏足與闚聖賢之言哉○朱子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理得於心而假文字以傳之故文足以達吾意焉足矣使徒於文字求工縱極高妙而於實理無得焉則亦浮華而已矣其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哉信乎道者文之根本而爲文者不可不求於道也○朱子曰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

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祇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古聖教人脩己治人之道具載於書若不觀書何以爲學但所謂學者必先求此心講明義理而後旁覽諸史以廣聞見若廢經而專治史略王道而尊霸功惟務乎外而極論古今興亡之變不返諸內以審察此心存亡之幾其爲逐末忘本甚矣雖讀亦奚益哉況人至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博取茫無所獲何若熟讀精思大義庶少有尺寸之得亦可爲吾實有而不至徒勞無功也學者愼毋誤用其心而知所返可也○朱子曰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策論之區區者爲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修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

百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科舉試經義詩賦策論亦循舊規取士不得不然非謂止此遂可盡得天下士也蓋上之求於我者在乎實用耶我之求以待用者不在空言盛作是工記誦綴浮華博一旦之知過而遂謂此外無餘事乎講學修身之士當必不出此矣○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此論作詩之旨也人心有所向爲志由志而發於言爲詩古人之詩自朝廟閭巷以及婦人女子皆能言之其忠君愛親之誠好賢嫉惡之意歌也有思哭也有懷總以自寫其性情而已故今之爲詩者豈必計其詞之工拙哉但觀其志之所向或高或下何如便可以見其心術定其人品耳然則詩不易工正不必工也○朱子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理無終窮而學無止境故無一事而可不學無一時一處而可不學也無時如終食不違之類無一處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類

○朱子曰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心惑於他岐支遷於外誘皆不定也不定而事物之來多所障蔽理不可見矣惟涵養此心使之卓然堅定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萬理有不畢見乎○朱子曰衛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備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人之於道始學之欲致行之當無志者不足道即知所求而慕殷知所信恭持循力而身未盡道終非道中人故不若力而行之使人倫日用無非天理流行而道實體諸己乃爲立身之本務耳得其本便可致用而盡弃筆墨者每謂盡力於文詞亦可以闡道於世則又孰若即其功留心經史考究其說以運世之本審量其所以治世之宜蓋理既得學而措之不世之事業自此出焉斯無愧於上下方補於天地而斯道不至架漏也故孔子言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及曰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爲深切著明也○朱子曰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淩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讀書而簡略字句則失之疏易或前後馳逐彼此紛營又失之淩躐惟是量吾材力所至約其規程日課而謹守之字求訓解句索旨趣使其意堅定前有未得不敢求其後此有未通不敢志乎彼使其理詳明循循漸進自無疏易淩躐之患然此不但讀書之法也至於操心之要疏易則防閑不密淩躐則涵養難純亦同此法尤始學者所當知矣○朱子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灑埽應對進退之閒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從容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心者神明之德而應物之本也君子養心之道

自其始學即循循積年以從事於下學上達之功迨持養既久涵養既熟則心自平氣自和從容暢適之中與物若無涯際及出而觀於一世事物之變皆不足以累其心無往非樂之所存焉蓋其樂實有得於中而無假於外正非淺學者所能知也○朱子曰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較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論莊子者或比之子莫豈知子莫見爲我兼愛之害遂於二者移來移去就形迹而執其中間以爲中之義理在是而無本然之權定其輕重所以膠於一定非義理之宜也然彼猶欲擇義理而誤焉者莊子則義理全不顧但便於身即

與爲因循不便於身卽一切舍去則是專計利害比之子莫又混亂矣原其心卽世俗趨利避害之情鄉原同流合汙之術而人情世故揣摩較計更熟而刻世俗鄉原莫之能匹姑且悅心害德更甚其流也含糊其詞虛幻其說相高相尙至晉而風愈盛俗愈衰是非倫理公然倒置蓋弊有必然而無疑者起老莊間之亦難自解王通謂非其罪乃曲說耳其誰信之〇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性者萬物之一源卽所謂理也此理橫天塞地亘古亘今無息間斷自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此理具於人之身而不能無氣質情欲之偏此儒者之至論也自佛教悖吾道而爲異端之學則以作用是性僅指有生之知覺運動者而言及夫生意已盡乃欲反照定覺復其本然之性是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之淸濁質之厚薄情欲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偏而不得其正徒謂搬柴運水頭頭見道則是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滿路都是聖人此尤害

事異端誣民正宜辭而闢之乃近世陸氏與夫王蘇之流名爲儒者而其論亦有近似之者又當察也觀夫子問答諸篇反覆論辨正不得已之苦心其所以衛道者至矣〇朱子曰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深靜者誠而已矣人未有誠而不明者故觀人之失在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則自處於深而視聽專處靜觀動則自處於靜而心思一表裏洞達爲糾不生人至吾前己無不察而不能逃吾睿鑒之中矣此觀人之法也〇朱子曰關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天地之最可樂者無如閉戶閒居得用力於讀書奉親二事爲樂之至足者也若夫外物之來聽之適然聖賢且不能必況吾人之未至聖賢者乎而何必改其樂乎亦素位而行焉可也〇朱子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覩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惟其善養也有是氣而後

任大責重無所疑懼比年以來士人之氣衰弱不振則其所養可知是以覩時徇勢俯仰從人顧一身之榮辱不謀天下之安至有唯唯以囁嚅絕無諤諤之諍議其心其口尙可問哉〇朱子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此示人處窮之法也窮通有命奚能預必適値其窮卽生怨尤何以爲進德修業之地須是堅持德性勿爲世故所汨沒時時皆忍念念皆忍當其始也亦不廢勉強之勞忍到熟處樂天知命自無戚戚之念矣朱子此言大率爲初學者言之若疏水曲肱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內重外輕此心純是天理流行則固無俟於忍而自忘乎境者也〇朱子曰學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無寬廣之宏則學莫能勝無強忍之毅則行莫能至蓋仁之爲任重而爲之道遠莫勝莫至則安得而依之然爲仁之機在我由己而不由人則又安得而違之學者苟於此審依違而爲之奮然思興則得矣〇朱子曰尊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所

以顯揚其親者於是爲大尊所聞則德日進於高明行所知則業日底於光大其所成就巨淺鮮事故顯親揚名先前裕後莫此爲大彼以勢位富厚爲榮親之具者陋矣〇朱子曰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所深戒也古之學者所以爲己者蓋凡致知力行皆身心以內事惟是念茲在茲求所以終其身治其心而無少寬假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也後之學者所以爲人者蓋凡務博誇多皆身心以外事惟是循名徇物全不思所以體諸身驗諸心而任意馳逐於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也發念一差賢愚判若霄壤矣聖賢深以爲戒者此也然則學者之始念可不愼審乎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八終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刊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藐齋覆校
福州涂振新銘三分校
閩縣曾兆祿意齋分校

濂洛關閩書　卷之十八　朱子六　十七　正誼堂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九

朱子　　張伯行集解

吾儒章句七凡三十一章

朱子曰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吾儒踐形盡性事事著己故萬理具足於心而皆實釋氏虛無幻化希心頓悟故萬理一切遺棄而皆空儒釋之相去豈不遠哉

○朱子曰國家稽古命祀而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鄉往而幾及之國家稽古命祀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者豈徒修其牆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爲觀美而已哉蓋唐虞三代遞相授受之旨遐哉莫追至我夫子祖述憲章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而道之統屬焉景行仰止咨此其誰用是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學者知所嚮往而幾及之也

○朱子曰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

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爲善爲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施恩望報與有所邀於人祀神而祈福則有所邀於神皆非人道之宜是以古之君子不爲也君子則以吾性有善而爲之皆職分所當然若夫恩施廣布享祀誠各盡其道而天人協應如影隨形如嚮應聲者自不容已矣君子何所容心焉

○朱子曰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古之聖賢學問有得於心然後發而爲言即今簡冊所載其所以嘉惠後學垂教萬世者無所不備學者受其書而讀之以我之心見聖賢之心則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此而在矣夫豈必他求哉

○朱子曰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此示人讀書之法也讀書將期有益人若能存誠主敬欲實求我之身心性命而以之觀書則書中之所言皆足以詒我之是非得失書因我而旨趣無盡我得書而啓發實多豈不開卷有益若輕心浮氣徒欲藉書之事迹字句以博我見聞則在我之

用意皆無當於書之切近精實見書將止知爲書讀書將
我又自爲我徒然釋卷而茫然無得耳讀書者可不知所
從事乎 ○朱子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
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聖人生知安行固無待思勉然
人有自見爲生安之意則乾惕之心少而驕矜 ○朱子曰
之氣盈是罔念而作狂矣其何以爲聖人哉
常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
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
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 經者不易之理所以處常權者隨時之宜所以處變安常而守經雖
聖賢無以異乎衆人若遭變而行權則非大聖大賢義精
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鮮有不失其正如舜之處父
子伊尹之處君臣此
豈衆人所能及也 ○朱子曰儒敎自開闢以來二帝三
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敎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

著書立言以示後世 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謂五典禮謂五禮皆五倫也書所謂天
敍有典天秩有禮者也儒敎自開天闢地以來歷有帝典
王謨述天理之自然順人心之固有爲治世敎民厚典庸
禮之道而後之聖賢所以警聾開聵者遂將天敍天秩之
理著書立言闡發無遺藉以垂示後世此修道之敎萬世
所以永 ○朱子曰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爲與義理
賴也
之必可恃 義理者天理之當然故必當爲而不容有所諉
亦人心之同然故必可恃而不必有所疑然惟
君子爲能知之而
小人則有不顧也 ○朱子曰宜深察聖賢義利之訓反求
諸身推類窮根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足
方是講學之地 義利之辨不明便自無入門處古聖人諄
諄以此示訓正欲人於幾微之間見得明
守得定然後可與爲學學者當深察其言而反以求諸身
推類至盡窮極根原務使見利之心漸次鋤除不至潛滋
暗長而日用之間處己待人應事接物全在義理上立足
如是則本體清明德性堅定方可以講學討論而爲進德
修業之 ○朱子曰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
地也
所傳皆是學也 道一而已師舍是則無以爲教弟子舍是
則無以爲學也故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
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吾夫子集
羣聖之大成而親炙私淑豈有異道哉 ○朱子曰顏子之
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擾 顏子心常舒泰純是天理無有形
迹而從容恬愉愈平淡其趣味愈
深曾點春風沂水胸次悠然固有萬物一體氣象然味童
冠與偕風浴詠歸數語但覺天機呈露大致亦近勞擾矣
其樂則顯
而易測也 ○朱子曰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
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 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
物我之有階故雖己有長而不以
形人之短雖己有能而不以愧人之不能蓋其沖然若谷
之虛衷出於性成是以學彌高而德彌卲非聖門諸賢所
可及
也 ○朱子曰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
不足爲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爲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

終身焉耳 曾點所見遠大其視目前近小之事皆不足介
其胸次故其言超然話滀不假作爲無待於外
而有得於中若將樂此以終身者眞可謂能見大意矣大
凡學者要須有此等氣象不則局量褊淺規模狹隘其於
道恐未能
夢見也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
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
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
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 曾子
敦厚
積實卽厚重爲造道之基也而其學則隨事精察務切於
日用躬行之實以馴致乎積累功深之候故一貫之道惟
曾子得聞之然觀於體受歸全臨終啓手足及傳晉楚而
重仁義則知孝敬信讓之規乃所以自守而終身而不求
人知輕富貴而守貧賤者
尤其制行立身之大也 ○朱子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
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

見聖學不明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徒託空文以自見耳於斯道奚裨焉學者苟能精於擇自知申商黃老之悴於道矣○朱子曰異端皆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
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
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閒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
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
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
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君子之於異端闢之甚嚴然所以闢之亦自有道儻吾學不明則彼得因其似以亂吾眞乘其隙以攻吾短故必洞見天命之本原率性之達道全體大用無乎不明然後據吾理以開彼私挽彼邪而歸吾正而議論詳盡道理貫通也如孟子闢告子義外之非發夷子二本之失非徒攻之而已其所以發明吾道以提撕警覺之者要使彼徐悟其非而知吾道之是亦可謂深切著明極盡而無

餘蘊矣學者之闢異端正當以孟子爲法也○朱子曰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
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眞實而彼以
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森然
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則必順其序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
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
不知其有眞妄之別也老子談道德浮屠談心性疑近聖賢而實則不同蓋吾儒所言性命皆係眞實而彼所言性命盡屬空虛也夫自天命於人爲性寂然不動之中而民彝物則萬理畢具無一不實及其感而遂通則於日用倫常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道因物順應而無或少差此聖賢所以有盡性立命之學也彼老子浮屠徒尙淸淨虛無而不知有實理徒知應物見形而不辨其眞妄其滅性悖道甚矣豈可以其似而亂吾

眞哉○朱子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
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
差是以君子智雖及乎高明而其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
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儒教之所以異於老釋者以其精粗隱顯有一本之體有萬殊之用渾然具備務底於大中而無過不及至正而無偏倚之矩則而已故君子於此智雖足以推極高明而措之言行則未嘗不範圍乎不偏之中不易之庸焉豈強使之然哉蓋高明中庸原於天命之本然率於人心之固有實無異體故耳○朱子曰董仲舒不及陸宣公
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董仲舒漢時人陸宣公唐時人二人皆賢者若論其才則董之溫厚不及陸之英發然董之學問醇粹少疵則較陸爲尤勝張子房亦漢時人其術近於黃老而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轉主心如轄戶樞殆隱晦而不露者可不謂賢朱子之言眞諸公之定論

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
道義功利闗不透耳董仲舒嘗言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所以自立者甚高故至今稱漢醇儒後世之不及古人者正以一心爲道義又一心爲功利於大關頭處未能打透雖自命儒者究與市井聋何以異哉○朱子曰馬援之言自可爲法馬援嘗戒諸子謂爾曹見人過失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此言可爲法若謂處世之法好盡言以招人過是豈君子之所爲哉○朱子曰義
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人之所難者義利之大分而已惟漢武侯生平澹泊寧靜其事主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義利之大分惟武侯知之豈他人之所能及哉○朱
子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
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
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

多爲私欲之累最易溺人一爲所牽則精神志慮沈溺消磨必不能以建功立業孔明擇娶醜婦奉身調度率皆人所不堪其生平正大之氣經綸之蘊雖曰得於天資然竊意當日之智謀思慮所以日加精明威權品望所以日見隆重者大約多得力於寡欲養心之助焉蓋人能寡慾則志氣清明持守純固而天下萬事莫不從此中做出也

○朱子曰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治出於一者法制禁令要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故禮樂達於天下治出於二者徒名文物止以飾其狀陋酷烈之爲故禮樂爲虛名歐陽子之言實是至論然政事禮樂固出於一而道德文章尤非二物未有道不至而文至者歐陽子恐或未之知也夫古之聖賢其文

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燿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六經皆古聖賢之文可謂盛矣然豈緣綴造作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道德之實充積於中則以其中之所得者發爲至當不易之論自必有是文於外如高明者天也而天有是高明之氣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博厚者地也而地有是博厚之形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天地自然之文其不可揜者如是是以聖賢之心既無一念之蔽而極其精明無一念之雜而極其純粹其實有諸內者磅礴不可遏充塞不可窮則其著見於外之文亦必自然條理分明有倫而有脊光輝發越日新而月盛夫孰得而揜之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

文也蓋其文之不可揜者人不必託於語言著於簡冊而後以爲聖賢之文在乎是也但其日用之間一身之接於萬事者語默動靜無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凡人可得而見者皆謂之文則信乎道德文章之出於一而歧而二之者則亦世俗之文而不足以幾於聖賢之域也已

○朱子曰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契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范公謂范淳夫也范公雖不純師程氏似信道未篤者而實尊仰取法出於願學之誠焉故其於東坡也雖以鄉黨則遊稱交情之厚而立朝議論亦與東坡趣向略同要其平日制行判別則有迥然不相入者觀其所著論語說唐鑑多資於程氏及行香齋筵子瞻令具肉食而淳夫食素亦於此可見矣

○朱子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說小人之於國家也引用奸邪斥逐良善顛倒國是變亂舊章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其不幸而得小人擅權誤國不

若得愚人僨位不能有所建立猶可以不至決裂也此溫公晚年閱歷有所見而發爲論信哉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立朝慷慨論事奮不顧身至其出入中外位兼將相功業可觀威望丕著大約皆本先憂後樂之心欲措天下於治平實一時傑出之才也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溫公爲宋室名臣立朝大節卓然可觀其辨介甫之非誣新法之弊是其智也至遼道之民有願公留朝廷活百姓之語非仁而何遼人聞之則曰宋室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非勇而何雖其爲智爲仁爲勇固不止此而即此三事觀之亦足見其大概矣公誠宋之賢輔哉

○朱子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於此著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學者希聖希賢惟在此心一或少舍便至放失但常常操之則自存矣而所爲操之之道舉凡一身之間動而應事接物靜而思慮未起以至成始成終總不越敬之一字伊洛先生特拈出來正教人以眞

實工夫作聖要訣誠能於此著實用功身心收斂動靜始終純於敬而不苟則衆邪自閑一誠無間久之涵養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世俗既衰士不知學讀古人書不過誇多鬬靡博利祿以為人耳間或有意於己者則又墮於空虛以為取足於心無事外求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一切遺棄幸而講學明理不墮空虛矣而又傷於急遽未知循序致詳從容體驗至於浹洽而貫通然則士不知學又豈能合內外精粗以馴致於有成哉）

吾儒章句下 凡三十七章

朱子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人之氣象乃道德之符聖賢之道德高遠則氣象亦高遠豈易言乎苟非於道之所藴者造之已深德之所成者知之已至與聖賢默相契合鮮不仰之而無從望之而未見安能識其分量而辨其端的乎所謂惟聖知聖者此也始學之士所見者淺中未有得卒然觀之不生疑惑之端則開躐等之弊烏可以語此故欲學聖賢又當為初學地也）○朱子曰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雜之故動靜如一當其感物而動而靜之理未嘗亡不以動而無靜也及其寂然而靜而動之機未嘗息不以靜而無動也此主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囿於萬物即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朱子曰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治身為本世間得失正不足深計也（誠意正心本於窮理家國天下本於修身故明理治身最為吾學本原之地至於世間得失正當度外置之使寵辱不驚然後有以定其內而為古大人體立用行之學也）○朱子曰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茂叔作太極圖說及通書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師傳所自莫或知之蓋五星聚奎啟協瑞天開道脈以接鄒魯之傳非苟然者故二程受其書以行於世而傳孔孟不傳之正統其淵源可槩見矣至於胸中灑落吟風弄月所以指乎孔顏樂處者周子不

言程子亦未嘗明言後世固不可得而悉聞也）○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此引程子之言以明主敬與致知乃學者之切務而立身之本進步之階於是乎在況主敬則知日益精致知則敬日益篤二者之功又交相發而兩相資也）○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不得比於三代之隆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此朱子作周程三先生祠記也言孟子沒而聖道遂儒者之學不明於世局於俗學者則為文辭章句之習雜於異端者則為老子釋氏之言其於修己治人之道俱不本天理之正故淺陋可笑乖離正道而莫適所

統也然則後世之遠於三代者由於二者之學不足以修己而治人耳千有餘年言其久也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周先生名惇頤字茂叔探聖賢之奥觀造化之原者心與道契而發千聖不傳之蘊也立象著書闡發幽祕如太極圖說通書諸篇是也天人性命者陰陽五行中正仁義之精修己治人者善惡修悖禮樂教化之說其言甚約而其理甚備也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斯世於是爲不少

矣兩程先生明道伊川也親見其傳而其學遂行於世者本周子之道以教人也學者既講周程之說始不溺於詞章釋老之非故凡所以修己治人者皆知爲吾儒明體達用之當然而世俗利害之私不足以惑之矣堯舜君民欲天下進於三代之隆也三先生發明道體造就人才之功豈淺少哉○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明道沈潛純粹其爲學原本六經洞見道體充然自得終日怡悅大率從容涵泳之味浹洽於中而發於外者渾是一團和氣橫渠終日危坐而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苦心力索之功蓋實有深焉者二子之學明道則幾於安橫渠則由勉而至者也○朱子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橫渠之學得之苦心力索居多未若程子之涵養醇粹漸近自然猶伯夷伊尹之各得其一偏而不及孔子之集大成也○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德性蘊於中者規模施於外者寬大而廣闊此

其所以爲明道也氣質賦於天者文理成於人者剛方而密察此其所以爲伊川也二子雖同道而造德各異亦隨其性之所近而已○朱子曰二程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議論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程氏之學得力於四書六經故所以教人者要在讀書以窮其理自誠正修以達之家國天下其道坦而明易知也其說簡而通易從也其行端而實易守也是以能使百代之沈迷皆知從事於聖賢之域則程氏振作之功所繫所施爲重且長矣至於一時之事業詞章議論氣節卓然可稱者如王分林韓忠獻蘇文忠輩所繫所施固爲輕且短也天下後世當有能辨之者矣○朱子曰龜山先

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龜山姓楊名時字中立羅公名從彥字仲素龜山傳河洛之學倡道東南時弟子千餘人而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無有如羅公者其所著遵堯錄可槩見也此李延平先生所以獨得其宗歟○朱子曰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延平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此章形容有道氣象極爲詳盡資稟氣節賦於天者充養完粹以下皆成於人者先生氣稟雖勁特豪邁而充之以粹養則無復圭角之呈露矣故但見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與言則溫潤而嚴厲神與氣則安定而和平至於語默之端詳動靜之閑泰皆有自然法則平居篤實似若於事無甚可否及事變當前則決

之以義哉之以理哉然難犯先生之爲人君於是矣此蓋洙泗淵源之所自而所以形容先生亦即其所以自道也夫○朱子曰李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道德純備言其體無不具也學術通明言其用無不周也宜當世罕其倫矣不求知於世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故上之人莫之知亦未嘗輕以語人所謂藏之名山傳諸其人也故學者亦莫之識觀此數語而李先生之論定○朱子曰羅宗禮從同邪李愿中先生游閩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羅宗禮名博文南劍州沙縣人河洛之道閩三傳至李延平宗禮從延平游而得其要旨多所發明可謂善學矣及喟然歎儒佛之異在公私之間則見得邪正分塗直到鐘銖杪忽處以是沛然自信持守益堅不亦宜乎○朱子曰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矣至於衒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爲害又不但空言而已蘇氏謂軾轍也所著議論縱橫闢肆切近事情不無可喜者大約出於縱橫家非正大之道也不足貴矣至於衒詞藻之浮華而盡忘其本實貴權謀爲通達而反賤乎名檢此其風俗所趨大爲世道人心之害又不但空言而已也○朱子曰王氏之學雖談虛空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王氏之學不但虛語道著實也其平日之所議論設施者雖談虛空近於老釋而絕無老釋之精彩雖急功利近於管商而絕少管商之機變其極至於鄙陋不堪不過如薛昂之徒猥瑣怡勢而已可勝歎哉○問荊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荊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仗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

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者也吾儒自有至正學術學得其正則發爲議論見諸事功自然純粹光明有體有用而合於聖賢之道如荊公蘇公之學俱出於不正者也彼佛氏言心性老氏言道德似是而非正與孔孟相反荊公乃取其似以亂其眞其惑甚矣及身操國柄爲新法偏執己見紛更舊章不過仗主威而罔恤人情行空言而全無實效卒之斂怨取敗所謂變亂舊章事業竟安在哉若蘇氏早年學近於縱橫謀術數大約拾蘇張之緒餘縱橫任意以立說迨夫晚歲談空逃禪則又酣佛老之糟粕遊倒於其中而肆志焉是皆本原已差學非其正均謂之不知道也使二公當日猶能知道則文章經濟不至駁雜偏倚其所成就必有可觀而見之不眞竟爾流弊至此惜夫○朱子曰爲陸學者以爲病己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陸學陸九淵之學也當時朱子以道學倡於東南而象山亦講學西江往來辨論不合朱子嘗以子靜頗悟之說爲近於禪學子靜者以爲妨己所學頗懷不平故朱子自明其意以爲學貴求其是爲其學者彼自病耳我何嘗有病於彼彼縱不能平於我我何嘗欲是我而非彼鄙意初無適莫又何嫌焉蓋答劉晦伯之言如此其公心至今如或見之○朱子曰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陸氏之學專於尊德性以主靜爲宗旨故朱子謂陸氏之學比之近年一種浮淺頗僻之議論固自超卓非若輩之儔匹而其徒傳習其學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推施之政事之間非況然一無所用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與吾儒切實學問之功未免剌謬學者不知將有習其說而誤入於空虛者故其失不可揜諱以滋背道之端耳○朱子曰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朱子誡子之言也爲學之道雖在嚴師尤賴益友則交游當審擇也故即相與其學者皆同堂講業之人要不能無益友損友之分則亦不可無或親或疏之辨交游之所繫豈尠哉○朱子曰劉器之交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

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劉器之名安世彼得不妄語一言便奉之終身善守師說而不變此言行錄諸書之所以作也至其議於朝而進無隱情語於家而退無愧詞慄然如秋霜夏日則純是司馬家法矣 ○朱子曰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家之本在身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叔度立身行己最爲修飭可謂正矣以正而率其家則相觀而化整齊嚴肅孰敢爲非義之事者嗚呼子弟之率不謹豈非父兄之過哉 ○朱子曰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爲事故其晚年德成行尊爲世名卿汪應辰字聖錫嘗從呂本中胡康侯游其學務去私欲如用兵克敵蓋能親師取友多識見聞以成其德行者晚年卒爲名卿則其進學之效也 ○朱子曰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量了翁名瓘言人不知己之力量大言不慙謂天下事皆無足難迨其置身事中識見操守當前廢緜及之

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故必自試以觀己之力量諸葛公隆中抱膝王景略捫蝨而談眞信得自家力量過也 ○朱子曰陳邦彥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語言之間陳邦彥名良翰學官爲諸生師表立教於膠庠之地士子經明行修升諸鄉國實自此始教之之道豈苟然者雖文字語言亦所不廢然修身厲行乃立教之原爲學之本而不專於文字語言間器其人也如邦彥者可以爲師矣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朱子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東萊姓呂名祖謙字伯恭象山姓陸名九淵字子靜伯恭之學以多爲貴所務者博也博則恐傷於汎故其失即在多子靜之學以寡爲貴所主者靜也靜則恐涉於虛故其失常在寡 ○朱子曰敬夫識見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姓張名栻號南軒識見純粹者知之眞踐行純實者行之篤觀其平日不爲驚怪恍惚之談則識之純粹可知矣不舍深潛縝密之功則行之純實可見矣當時諸賢宜其望而生欽仰之心也夫 ○朱子

曰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巳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蔡季通以黨禁論竄道州同人餞之觀季通之行也有浩然長往之意絕無幾微不悵者其友巳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蓋一則處事變而志定於中一則恤窮交而情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之道非有勉强安排者季通子服固兩得其理也 ○朱子曰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卻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儒者見得心無係累而萬物之理皆備故心與理爲一釋氏見得心空而失於寂滅而並無此理矣近世之弊則見理不眞如認食色爲性之類是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則此心仍然無物彼失之空虛此失之駁雜均非吾儒心理之正其病雖異而實同此又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王氏之誣人以其言者誣

之也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矣王氏謂王安石也蘇氏謂蘇轍也王氏談道德必性竊佛老之似以亂吾儒之眞故其誣世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若蘇氏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道妙而祕不告人時或出其餘以愚學者是其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之意見雖殊而其爲欺世害道之失則均矣 ○朱子曰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止是如此聖賢之學有本有末必先講究於身心家國天下之理而至於物曲人官雖皆理之散見焉者亦學問所不廢特末事耳今人不求其本但見孔子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郯子無所不學便道學問止是如此此亦太宰黨人之見而已宜乎修齊治平之道不講而博物洽聞以相矜尚也 ○朱子曰顏子所問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顏子沈潛純粹每有所聞入之於耳者即著於心而見於四體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所言之理是不惟心領神會而直身體力行其不虛所聞如此夫子所

以亟稱其好學也　○問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耳無欲便樂內重則外輕見其大則心泰人惟牿於物欲之私故不能灑然無累顏子從克己復禮用功以至於欲罷不能則其日用之間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眞有鳶飛魚躍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安往而不樂若有意於樂固非眞樂卻以道爲樂猶是物而不化者也　○朱子曰見得曾點意則漆雕之意亦可得矣子開自信之難曾點言撰之異二子各有意見不相侔也然二子均能獨見其大故點雖忘世而春風沂水童冠與偕便有民胞物與之意開之篤學而求信未能不輕於仕便有求志達道之意惟見得曾點意斯漆雕之意亦可得也夫子於二子一與之一說之情深哉　○朱子曰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曾子資性遲鈍其學不務浮華而於日用之理隨事精察踐履篤實大率力行之意居多然卒以傳道可知學不貴文而貴實也　○朱子曰自少爲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爲先人羞辱而已朱世

子自謙之詞也言吾自少爲學但知守聖賢之章句謹日用之行止求以自善其身豈不至爲先人之恥辱而已非有他長也然其修己顯親之實蓋有不期而自致者謂愈謙而愈光矣　○朱子曰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俛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矯揉勉強而抑制之也朱子自言狷介之性本於生初雖勉強克治不一其方終不能挽回此性且迂疏之學成於平日而積累功夫既極其深則所信愈堅惟其有此狷介迂疏故自知其性其學決不能與世浮沉俯仰而就功名至於不爲世用但當自安其性自理其學以故二十年來祇自甘退藏隱居以求其志斯時所願欲者不過自修其身以守吾道以樂將來之餘年或有暇日則服習古人所遺之經證驗舊時所聞之說以求聖賢之言何所爲而立聖賢之意何所本而發得其所以然則以自樂述其所自得亦可其樂且藏之名山以傳其人而已守先待後之外實無幾微冀望之他想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九終

同治五丙寅夏福州正誼書局重校刊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予覆校
閩縣翁頤昌亦材分校
閩縣林齊璇蓬瀛分校

濂洛關閩書十九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張伯行編取宋五子之書粗存梗概各爲之註

凡周子一卷張子一卷二程子十卷朱子七卷每

條皆以某子曰字冠之

困學錄集粹八卷

〔清〕張伯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困學錄集粹八卷》提要

蔡序

吾 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嗣君師栻師載校竣事郵京師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

國朝稱理學正宗陸稼書張武承二先生最著先生之學則與同揆合軌不參以異說者也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拳拳然服膺不懈深憫世俗之汩沒於勢利惑溺於辭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 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 先生使郡守招之

來學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奬誨日加故稍稍有所聞知不敢忘所自也先生逢 明盛遭遇

聖祖仁皇帝及今

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

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

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其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 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 先生自少至老發言制行

表裏洞達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　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於義利之辨　先生爲濟寧道時值歲饑攜家貲數萬賑活數千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爲中書洊歷內外至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深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逸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　先生見人則勖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餼廩月三四至躬爲

講論彌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爲　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之見　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同官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共傳誦之卒賴

聖明公道得伸然當其始亦岌岌乎殆矣夫識時觀變之士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尚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若　先生直節勁氣憂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其小聰明才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　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書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錄多　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干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爲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　先生往矣撫卷沈思懼玷河汾之門常蒞櫟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

雍正四年五月五日受業漳浦蔡世遠謹序

稽序

夫人生而不讓聖賢者本體生而遠遜聖賢者工夫雖知行等級不齊若下學之工夫果足則天命之本體自完學始困而終不困以入孔孟之堂奧也無難是清恪公張先生困學錄集粹一書豈非學之標準乎予嘗謂千古聖賢即有生知安行之資猶當下困勉工夫吾夫子天縱之聖也而自道則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見從來無討便宜之聖賢而學者顧欲避難趨易躭逸辭勞因循玩忽之錮習中於柔懦之心胷而不可解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聖言豈欺我哉天下有豪傑而不聖賢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迴憶先生撫我三吳之日毅然臨大事而弗疑坦然處艱危而無懼睹風采者咸嘖嘖稱贊曰此非豪傑之士不能爲而孰知其氣之不可撓折皆自平日乾乾惕厲中來也謂爲聖賢之徒豈予阿其所好

本朝正學前有陸稼書張武承兩先生今與之鼎足而立嗚呼天之生是人也豈徒然乎先生曰瓜必先苦而後甘學必先苦而後樂有味哉其言之也而今之爲學者往往反是志不期於遠大區區從事章句之末苟且以取名譽者無足論矣若陸象山王陽明其爲學畏繁難樂簡易欲一蹴而幾於大道稽其宗派所自出大抵不外禪家討便宜之法耳當象山時幸有朱子辭而闢之故人信之者半疑之者亦半而陽明之學爲害更烈於象山世無朱子孰能辭而闢之哉嗚呼道之大原出於天豈不自爲愛惜而必有以維持之吾故知天之生是人蓋爲道謀非徒然也予獲交於先生相知最深讀是集嘗思發明其旨今嗣子諄以序文請適與素願符乃不敢辭韓文公云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世之學者求幾於道其以是集爲舩與檝可乎錫山嵇曾筠撰

自序

知之數三生知尚矣而學知之下復有困知誠以天之所賦資稟有厚薄故心力有敏鈍學焉而即知乃大賢以上之事而非中材所可幾也易曰困德之辨也記曰知困然後能自強孟子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蓋困則悔悔則思思則奮奮則用力必堅入道必深故困而怠忽者庸人之所以自棄也困而刻厲者君子之所以自修也余稟質中下幼愛父母教戒長承師友訓誨雖頗知自愛乃讀書輒忘不能使常著於胷中余之於學亦既困矣於是隨時所閱凡可以檢束身心涵養德性者從而筆之以自省察

善者我果能有之否不善者我果能無之否朝夕考驗其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困極而通每有所得亦附於後以備參觀題曰困學錄亦辥文清公讀書錄胡敬齋先生居業錄之遺意云爾嗟乎自異學紛起其所宗主者雖不一其名要之皆欲下學之功妄議上達之效者也甚且以任心而動者爲妙道所存勤苦而有成者皆迹象所在信斯言也聖人不當以困學居學知之次而中材無以爲入道之階矣故欲辨異學當崇正學欲崇正學當從困學之功始余以此自勉願與天下共勉之也

尹序

余少慕平湖陸稼書先生經術文章粹然一出於正蓋其著書立說散見編摩及近宰鄉封得諸身被之口也筮仕後得悉儀封張清恪先生德望每以未見遺編爲憾嗣官維揚復交仲君西銘幸讀先生已重鋟近思錄集解於安定書院與小學集解並授揚人士今西銘復以困學錄集粹視余且曰先生一生精力所存賢者闡之自當水乳余反復由繹明然歎先生之學純粹以精而其牖世之苦心更深切而著明也開卷云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提綱之旨入手之功徹始徹終之道程朱嫡傳於是乎在

至於闢異學砭俗學大聲疾呼閔達人之遯於空虛病庸流之溺於私利不憚言之長詞之複爲凡爲學者宜知返哉以先生躬行心得之嘗詳加體認必自立志始知困而能學能學則不困端其本既其實庶乎有恥有爲賢聖可希而顯藏無二不至役役終身與草木同朽矣於戲草野之中元氣常足朝廷之上正氣常伸先生之志也夫元氣之足不外體仁以長人正氣之伸要歸敬事而後食先生講之有素宜其利澤及民風徽表著歷久而彌新乎蔡宗伯嘗親炙先生所爲語焉而詳與蓋先生之學與陸稼書同而遇則獨阨故其究於用者異也余承乏中州儀型在

望而西銘憲副政績職貢行且繼武南邦先生所自勉以
勉人者願共勖焉

乾隆三年戊午孟夏博陵後學尹會一書於大梁院署

困學錄集粹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敬庵著

永城後學李汝霖雨蒼校

男師栻 師載 字

河干公餘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

讀書須是體貼在自己身心上則讀一句得一句之力讀一章得一章之力方爲眞實讀書方於自己有益若不能體貼則書自書我自我雖讀書萬卷亦奚益哉

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

爲學須是進進不已教人須是循循善誘

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爲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或者每議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務爲苟道而已豈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

循天理三字是學者第一義

天理二字是箇定盤鍼雖世運有升降遭遇有常變天理二字總移易不得

能與流俗日遠而後能與聖賢日親惟與聖賢日親自然
與流俗日遠

道之在天地間者無時或息學者體道之功亦當無時或
息

不勵行誼而惟慕富貴安得有眞人品

士君子須是有守然後能立品

義理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
能曰何有非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盡歇脚不得之意

存誠自不妄語始不妄語三字最難其功夫在乎主敬

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心

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眞實便有間斷試思仁義禮智吾
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
的事易云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論語云人不知而
不慍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腸
方是實落做功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

常將讀書錄潛心玩味學問自然日有進益

蘇氏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豈不快人心目只是心
術不正故議論往往與道理違背觀其謂武王非聖人
指伊川爲姦邪可以窺其心術矣

學者恪守程朱是入聖賢的大道汎濫諸家便錯走了路
頭所以學貴知要

太極圖說只言氣而理在其中

學以爲己仕以爲人斯君子矣爲人而學爲己而仕斯小
人矣

詞甚婉曲意甚嚴正方是閔子騫的氣象

待人當親君子而容小人故曰汎愛衆而親仁用人當進
君子而退小人故曰舉直錯諸枉以待人者用人則忠
邪不辨以用人者待人則度量不弘

學者誠有志於道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
以驕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

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發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
來多少人故因循最足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
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卽爲豪傑豪傑
自爲豪傑非人有以助之

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眞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
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
固

人生須向道理上講究方有著力處道理須從身心上體
貼方有得力處若不向道理上去只是虛生不向身心
上去只是空談

六經所載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夫子刪定纂脩六經之功也若六經不得夫子纂脩後之學者雖欲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其孰從而求之斯道當不至今日始絕矣

學者須是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搖奪自然日有進益如談頓悟便是異學

古人云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學者當各書一通於座右以自警省

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

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余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眞得聖人之傳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溫乎其夫子之言也讀之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

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暇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責人密自治疏可不戒哉

天以氣生人卽命人以理理不在氣之外人人得氣以成形卽得理以成性性亦卽在氣之中

中庸一書不是說道之本體就是說道之工夫首章言道原於天而君子體之末章言君子體道而卽合乎天中閒言道言德言誠皆本體也言學問思辨行言擇善固執言尊德性道問學皆工夫也學者於言本體處當體認親切於言工夫處當著實用力

君子循天理仰不愧俯不怍舉止自如故常泰小人徇人欲勢必趨利必附盛氣所形故常驕

直者一事不敢徇人廉者一介不敢自汙

太極卽是天理君子脩之吉存天理也小人悖之凶違天理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復乎天理之本然矣

學者須是常存敬畏自然日有進益敬則恪恭謹凜見善自勇於爲畏則戒愼恐懼不善自不敢爲

從來大事業須從戒愼恐懼中做出試觀堯舜孔孟皆不自足兢兢業業到老是所以爲堯舜孔孟也

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不爲君子便是小人不循天理便循人欲中閒更無中立去處

今之學者只求做官不求做人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靑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爲先以綱常名教爲重以孝弟忠信爲實脩以禮義廉恥爲防檢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

此兩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於做人好
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祗求做官決不能爲好官
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斷未有不爲好人者也學者須是
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

凡遇事須安詳和緩以處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錯蓋天下
何事不從忙中錯了故從容安詳爲處事第一法

天下無不學之人而學各有異農學爲耕工學爲藝商賈
學爲轉移貿易皆用以營運衣食謀利者也士學爲聖
賢則爲修齊治平之事行道者也若止習爲科舉之學
務爲利祿之圖則與農工商賈之學無以異矣古人所

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何以稱焉

古人讀書學爲聖賢故其所謀者皆修己治人之事以之
居官則澤被天下膏施後世今人讀書學爲科舉故其
所務者記誦文辭之末以之居官爲身謀耳爲家謀耳
於民社漠不相關無怪乎天下議儒術之迂疏也讀書
者必學爲聖賢而可哉

每思愼言而言之妄發者甚多皆是心不存之故何以存
心曰主敬

士生今日仁義道德之旨無間聲色貨利之習日滋儻有
能淡然於勢利之途超然於富貴功名之外日取古聖
賢之書而研究之是亦聖人之徒也

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亦最難分辨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
人亦以君子爲小人但就孔子所論君子小人處一一
較量細論之則君子小人自難逃洞鑒孔子曰君子周
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又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又曰君子懷德小人懷
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又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
不泰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凡此數段是己待
人存心制行應事接物之道胥在乎是觀人者以此而

人不能掩自脩者以此而已亦難自昧矣

胡敬齋曰學只是盡其當然之分不可要求異於人亦不
可要求合於人夫要求合是鄉愿也要求異是異端也
不求合不求異這纔是中庸之道這纔是中立而不倚

凡人聞譽而喜聞毀而怒這便是私心蓋毀譽未可盡信
亦顧其是非何如耳若譽之而是耶祗以道其實若譽
之而非耶適以增我之愧何喜之有若毀之而非耶固
無損於我若毀之而是耶我且得因之而知改又何怒
焉

道也者日流行於天地之閒者也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
行地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世有明之行之者而道不加

徐世無明之行之者而道不加損然論語曰人能弘道
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則道之有賴於人也明矣堯舜
禹之精一執中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之緝熙敬
止武之敬勝義勝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盡心知性
存心養性周子之仁義中正主靜立極程子之知行並
進朱子之主敬窮理實踐此千聖之眞傳萬古不可易
者也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
人又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
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

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

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可見誠
是作聖之基薛文清公亦曰一誠足以祛百僞故學聖
人者當自存誠始而存誠又自不妄語始

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
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可
見學者用主敬工夫須是有嚴肅的意思亦要有舒泰
的意思蓋非嚴肅則無以立其防非舒泰又恐過於苦

朱子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
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
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蓋學貴心得徒事記誦
則不足貴矣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上蔡爲玩物喪志也
然其爲人誠篤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又非人所能及如
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
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更最
得程門教人之綱領故明道歎後來楊謝二君獨有長
進

或問朱子曰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
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
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會靜可見靜坐理會道理

與佛家靜坐要使此心如枯木死灰者相別蓋佛家靜
坐此心不要用儒家靜坐此心卻要用然必靜坐始能
見得道理若不靜坐心下常閙熱如何看得道理出但
知靜坐而不知讀書亦不能見得道理所以朱子說居
敬窮理便兩足俱穩

朱子曰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閒無講習
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閒
未嘗敢忘可見學者功夫要自己去做但得師友之助
則易爲力耳若全靠師友一旦無師友之助其不至於
墮落者幾何李先生聞道雖資師友後來功夫卻是自

已用到得積累功深涵養純熟睟面盎背自不可及
孔門學脈求仁爲要孟氏學脈集義爲先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涵養省察之功於此爲切
偶讀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因念人生光陰有幾豈可虛度
來知德曰公卿難到聖賢可學予謂來先生未免猶有羨
慕公卿之意若眞有爲聖賢之志只應曰公卿易到聖
賢難學從古以來幾世沒一箇聖賢公卿卻是日日有
的公卿時至則爲之聖賢卻是日日要做直無一時一
刻可以寬假得的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

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吾人爲學須是朝乾夕惕日
有孳孳不肯稍自寬假眞見得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
懈這纔是眞實用工夫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特論
其理耳君子原不因有慶而始爲善不因有殃而始不
爲不善只是見得道理合當如是原非有所冀倖而然
也
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自古國家之亡多由於婦人而
實由於夫子之不能以義制之
尙書毎言欽哉可見千古帝王相傳之心法不外一敬

禮記曰君子恭儉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
心乎子曰不學禮無以立然則人欲自別於禽獸安可
以不學禮
不知有心便是放纔覺心放便是收求放心無別法只常
惺惺便是故功夫惟在主敬
居業錄云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聽目不
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
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愚謂
世之自私者但學此術以養一身之私猶可也甚且以

爲天下之理已盡於此是使聖賢大中至正之道竟等
於異端術數之私其爲世道人心害也豈淺鮮哉故不
得不急爲辨之
居業錄云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
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
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易明白中正廣大
周徧詳悉非二書可擬今之爲異學者假參同契陰符
經以爲朱子晚年所得之妙且援引易理以爲與之相
同是舉聖賢之所學悉歸於異端豈知聖賢之學自有
全體大用在固不同於空虛無用者哉

居業錄云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而存以此存心害道甚矣今人以此存心術以此爲道豈不可哀

天下只有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燕都者一人之北一人之南必告以之北是之南不是然後人有所適從今日兩存之則誤人多矣今之明儒學案理學備考得毋類是

凡人居家須常令有不足處方好國家糧艘其萬隻而缺其一數不使滿物不使盈亦守謙之道也

師道立而善人多師道不立欲致治無由吾鄉學使惟山

右張先生諱潤民者公正不阿不通賄賂不徇情面雖有善於營求者亦無所施其巧至今人猶樂道之嗚呼安得盡如張先生以之風士習乎

陽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吾謂有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力行

堯妻舜以二女其說紛紛皆據史記謂舜爲堯同族羣從元孫也則二女爲舜同族祖姑矣何其敢於誣聖也使舜爲堯之族孫堯必不以二女妻之使二女爲舜之族祖姑舜必不以爲妻儻有是事亦何以爲堯舜或曰史記之言不足信乎予曰史記之不足信者亦多矣不必他引即以舜之事言之瞽瞍欲殺舜在其初年堯之擧舜在克諧之後金仁山以爲孟子當時不辯萬章之失其意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迹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見其爲人倫之至耳而又何疑於妻舜二女之事哉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予則曰惡陸王恐其亂程朱也

叔孫豹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予觀今之爲富不仁者不知爲天之殃之也而侈然自恣良爲可歎

古人稱兄弟爲雁行謂其行次不亂即長幼有序之意也今之爲弟者或坐居兄上或行在兄前覥不爲怪反鴻雁之不如矣

羅整庵云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愚案心統性情謂心之所有謂之性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妥蓋理之所在謂之心是有道心而無人心虞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可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所

在將不謂之心乎觀程子曰性卽理也心則知覺之在
人而具此理也便見
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檀弓云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
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皆崇本之論爲世
之專尙繁文而不戚不哀者言也
周子極力說箇幾字便有敎人審幾之意若幾之不審安
能便有善而無惡此正周子喫緊爲人處且其圖正出
者爲善旁出者爲惡正敎人由正路而行勿流於旁途
也
或問妒嫉字皆從女何居曰女子陰性多妒嫉故字旁從

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也今世見人有才則妒其才見人
有德則妒其德見人有位則妒其位以丈夫而爲女子
之行豈不可恥究竟有才有德有位者終不以是而加
損所謂小人枉自爲小人
學者莫貴於能謙莫患乎自滿自謙則惟日不足故常欲
然而若歉自滿則以深爲高故常侈然而自足
爲人要誠實存心要謹愼學術要醇正品行要端方操守
要淸廉任事要勤敏此居官之急務也
天下惟不欺最難而人每易言之須是上不欺君下不欺
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方成得箇不欺豈易言哉

吾心只有一箇天理尙不能存得更做甚麽人明道先生
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吾人
爲學當隨時隨處體認天理然非讀書窮理洞見本源
天理二字卻從何處得來
佻達輕浮之輩必非佳器而厚重少文之士每多實行故
實心做學問的人畢竟敦樸者居多所以夫子說君子
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欲天下得治須是愼簡天下之督撫愼選天下之學臣敎
官愼簡督撫取德望素重才守兼優者爲之必能潔己
率屬綜名實公黜陟懲貪墨絕饋遺則大法而小廉矣

愼選學臣取公廉寡欲崇尙正學文行並茂者爲之必
能整躬端範抑奔競振孤寒絕苞苴之路開公正之門
則士氣奮而士品端矣愼選敎官取品行端方學術醇
正操守淸廉者爲之必能飭廉隅崇實行訓禮讓廣敎
化則家敦孝弟之行俗遠囂矜之風矣
纔要做第一等人便是自棄纔要做第二等事便是自暴
世之學者以名節不足檢以放縱爲無礙天下自此無人
品矣
道須學學須講有不啻饑之食寒之衣者而講學之士爲
世詬病豈盡世之尤哉毋亦學者徒慕其名而實不副

徒襲其言而行不逮乎

講學但要自心信得過勇往直前行去不要在人面前討好亦不可怕人議論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僞學之禁眞西山稱爲眞小人魏了翁號爲僞君子自古及今從來如此何足怪哉

人既生在世上做一箇人自有箇做人的道理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飲食那一件不有箇至當不易之則皆要於我之一身求盡其道若於道理上全不理會悠悠忽忽如醉如夢甘與草木同朽豈不枉過一世

黃忍江爲黃安訓導有一緇衣欲葺梵宇持籍丐助先生曰嗟吾亦孔氏之守祀也目擊吾孔氏之宮不足以妥靈而不能謀吾時心惻矣而顧爲若謀耶邑令感其言乃亟爲葺理殿廡予既歎先生之知所重又歎邑令之勇於爲善也今之學士大夫見吾孔氏之宮不足以妥靈漠然絕不爲念而於葺理梵宇倒囊而出亦不吝惜蓋迷於生死輪迴之說欲佞佛以求福耳陽儒陰釋是亦聖門之罪人也夫

居今之世當以興廉讓抑奔競爲急務使人皆敦本尚實重德行飭廉隅俾奔競者愧而恬退者勸此乃激揚天下之大權

每讀先儒語錄輒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耳目其見必廣合天下之心思以爲心思其慮必周恃一己之私者則隘矣

周子之學其精微在太極一圖而二程夫子所以傳周子之學者則未嘗及太極也止言日用常行之道而已夫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夫子之學其精微在易而曾子子思所以傳夫子之學者初未嘗及易也亦止言日用常行之道而已蓋日用常行之道乃盡人所可共由而精微之蘊及行之既熟當自知之耳

薛敬軒曰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語人也愚謂程子當聖道久湮之日孔曾思孟之書尚未大明於世故表彰四書爲急而太極爲緩朱子當聖道大明之日孔曾思孟之書程子與其門人業已講明而表彰之矣故朱子得以集而爲註且將太極圖通書各爲註之使人由日用常行之道以進求夫窮理盡性之歸庶有以上承往聖之傳而下開來學於無窮也

周子書其言質樸其義精深令人尋味無窮

周子不闢異端而異端不得而託之於此見所學之正

陸稼書崇正學闢異端黜浮僞尚眞實有功於程朱爲益於後世不小

或問明道會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朱子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愚謂學者須先讀周程張朱之書而後泛觀他書始有以別其是非而定其從違若胸無定見而驟觀他書不惟耗費精神兼恐爲其所惑

崇寧二年言者論伊川先生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是遷

居龍門之南止四方之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及慶元騰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上書乞斬晦庵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有勸其謝遣生徒者先生笑而不答夫伊川止四方學者不必及門是見先生持身謹嚴而晦庵日與諸生講學不休足見先生信道篤二先生亦各有所見也歟

張橫渠先生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聖賢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從之者近世學者肯置意科舉相從於聖賢之域者絕少矣大道日晦學者常習於庸陋可歎也已

尹和靖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夫天地者至公無私也人只有私心便與天地相隔故不能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若去得此心何大如之

鄒元錫博覽經史有志爲己之學時心學盛行學重證悟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造元錫眞

得修身治心之法矣學者誠能修九容愼九思卽是入聖之基

劉彝言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取文不以體用而尚聲律浮華則風俗偷薄若今之文不止尚聲律浮華而兼尚詭異險僻矣不止文尚詭異險僻而司文衡者命題亦尚詭異險僻矣主司以此難士子士子以此迎合主司吾見相率而入於詭異險僻之途也其爲害豈區區在文藝間哉

夫人臨事鮮不喪其所守者非才小也學有未深養有未裕也學不深則理不明理不明則道不足以貞遇養不

䘏則義不集義不集則氣不足以鎮物事物之來安得
而不喪其所守
天下無占便宜的聖賢人皆好豈我從喬處做去人皆好
逸我從勞處做去
作文章須是讀書明理躬行實踐使義理熟爛於胷中然
後發爲文章自然眞切透快今之作文者直如戲局喜
者必笑哀者必哭此人情也而戲場則不然本無喜也
而故爲笑之狀本無哀也而故爲哭之狀特假借摹擬
耳今之作文者何以異是
惟敬可以勝怠惟勤可以補拙惟儉可以養廉

近日學者病痛惟在一利字不能拔得根去故學問終無
長進處對證之藥惟有一義字孔子曰見利思義此是
今日學者最切要工夫從此用功學問不患不長進
予往居京師每逢朔望見富豪之家多持錢赴前門外買
鳥放生小人競取之以射利夫放生好事也而使人競
取之以射利則鳥之得全其生也寡矣是放生適所以
戕其生也何如我不放生使人亦不取之其所全者大
也或曰信如子言將以放生爲不可乎予曰但可偶一
爲之耳見物之不獲其所者明明有可生之機而不能
自遂吾從而放之則物之命既有以保全吾之心亦借
以慰快此仁者之事也卽孟子所謂不忍人之心也
人須於每日平旦時常自思曰我之存心果無刻薄乎我
之行事果無乖戾乎我之責己者得毋太恕乎我之責
人者得毋太苛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日日行之當有
有進
學者實心做爲己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讀近思錄
小學則趨向既正再讀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
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眞傳當恪守而不失再讀羅整
庵困知記陳清瀾學蔀通辨然後知陽明非聖賢之正
學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議錄則是非了然胷

中邪正判如白黑可以無歧趨之惑矣
賀相國逢聖云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喫寧用米磨麫度用
切不可錯動念頭不錯動念頭若何曰公門無一事之
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
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
上下無營運裝載之船其或以非意相加則加誠子孫
閉門謝過而已夫本分之外毫不妄爲橫逆之來返己
自責此誠處世之良法也
曹眞予曰祖父之遺子孫公用之天地之遺天下人亦當
公用之而貧富不均或至餓死可歎也均之者人主事

也子謂亦公卿大夫備者之事也能存此心絲分自盡方得西銘遺意

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覩其容貌君子也觀其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叔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閒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眞情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覩人者亦覩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舉不足恃矣夫昔日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覩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

文公家禮云忌日止祭一位註云謂父忌日止祭父母忌

日止祭母似乎是矣然獨不曰事死如事生乎死者之忌日猶生者之誕辰也若父誕辰止宴父而不及母母誕辰止宴母而不及父於理順乎於心安乎以是知家禮乃朱子未加更訂之書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閩縣葉大欽讓谿分校
侯官馮鵬翥子翼分校

困學錄集粹卷之一終

困學錄集粹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敬庵著
永城後學李汝霖蒼校
男　師栻　師載　正字

河干公餘

天下極富者使人稱爲富人而止極貴者使人稱爲貴人而止工詩者使人稱爲詩人而止工文者使人稱爲文人而止獨是身任道統之傳使人稱爲聖賢者落落天壤會有幾人故天下富人貴人詩人文人不可勝數而聖人賢人每不易得此夫子所以致歎於未聞好學也

謹言愼行須從主敬中來不然而徒求之言行恐終無捉

摸處

中庸言君子戒愼恐懼又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惟其戒愼恐懼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此非體道之深者未足以知之

孟子泰山巖巖氣象是從善養浩然之氣來

作德日休爲善最樂常置此八字於胷中覺有無限受用

學聖賢者自待要高不可有卑下心自責要重不可有輕忽心自任要勇不可有退縮心

心事如靑天白日立品如光風霽月這纔是儒者氣象

先儒謂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執權衡以度輕重今

之學者全不知道爲何物滿心中渾是私欲又何怪乎
是非之莫辨哉
纔覺精神散漫便是工夫懈怠就宜猛然警省
魏莊渠曰萬分廉介不過小節半點貪汙便成大惡可爲
居官律己之戒
人於外物件件要好只有一箇心與身是自己的偏不要
好失所重輕矣或問心何以好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
其心之所本無如此而已問身何以好曰吾身所當爲
者不敢不爲所不當爲者必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
固有仁義禮智信是也身之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

陸稼書曰今日吏胥之舞法亦既屢申飭矣而舞法者自
若守令之貪汙亦既屢申飭矣而貪汙者自若豈非舞
法貪汙者未必盡發覺發覺者未必盡加誅乎此宜以
嚴爲貴者也愚謂貪汙者固當嚴誅而激濁莫先於揚
清尤當旌善類獎忠直使正誼明道之儒剛介端方之
士皆有以振厲其志氣不至爲小人所排陷則人人將
鼓舞於功名相率爲正人君子之行而不肯流於小人
之歸矣彼嚴以誅之者亦不過使貪汙者有所畏而不
敢爲耳與其使之有所畏而不敢爲何若使之有所恥
而不肯爲

要學聖賢別無他法須是事事循天理念念遏人欲實實
做去一切窮通得喪吉凶毀譽聽之自天任之於命毫
不動其心焉斯庶幾矣
曹月川平生衣取蔽體食取充口目不視非聖之書口不
談非聖之言未嘗一日閒也羽翼經傳既有功於前賢
成就人才復有功於後學上足以繼鄒魯之墜緒下足
以續濂洛之正傳宜其掌霍蒲二州縣敎起人尊師重
道之思也
凡人性情癖暴皆氣爲之也惟聖賢能以理制氣學者於
事物之來有逆於心者能以理勝之而不爲氣所役庶
乎去聖賢不遠矣

日間少接幾箇閒人少說幾句閒話少做幾件閒事時時
以古聖賢嘉言懿行陳列於前觸目警心庶其有益乎
元成宗卽位詔蠲田租十之三浙江省臣言江南貧民佃
富民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
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戶輸田主亦
如所蠲之數詔從之吾鄉前年旨蠲錢糧十分之五予
亦照數免其佃戶而富室有田之家多以予爲過舉安
得建言君子條陳於上立爲定例以惠窮民乎
所貴乎學者爲能變化氣質也自己氣質尚且不能變化

更說甚學

蔡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識者必不多言惟見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予日求謹言嘗以此語爲戒而究不能謹乃知謹言之難也

張橫渠云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此可爲編書之要訣古人著書或有關於世道人心或有關於身心性命斷非漫然而爲之也若編書不先定其規模而汎汎寫過漫無成見殊非古人著書之意

有豪傑之才必有聖賢之學二者相濟而爲用者也有豪

傑之才而無聖賢之學祇成其爲豪傑有聖賢之學以斂豪傑之才斯成其爲聖賢天下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

寡欲是養心入手工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去聖賢爲不遠矣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故朱子論用功之要曰敬義夾持

知之眞則行之必力行之力則知之益固故朱子論用功之要曰知行並進

小人之所以見用者才也小人之所以壞事者亦才也小人無才如何能動得人故一才一藝之長小人或有勝於君子之時有國家者不知而誤用之鮮不敗事

學問須猛進一番方有長進覺得向來氣質不好便須勇猛變化一躍躍出再不復作此是何等氣象若今日是這樣人明日仍是這樣人因循怠惰如何得長進

或問何以爲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守此五者其庶幾乎

居官者以國事當家事做決無有不忠者

司馬溫公章奏皆有關於君德有關於民隱有關於世道

人心其愷切詳明可法可傳獨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爲不宜行韓文公云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溫公乞印行之烏得無愧乎程朱有功於萬世以其表彰四書五經倡明孔孟之大道也設使荀揚之言得行孔孟之道又何由而著此一章奏不得不爲溫公之錯

天地間只有這一箇道理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自天所賦予而言則謂之命自人所稟受而言則謂之性其實非有二也

自仁義禮智爲人所同稟者而言則謂之性有其仁義禮

智爲人所共由者而言則謂之道性也道也非有二也自仁義禮智渾然全具者則謂之性自仁義禮智隨處發見者則謂之情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而統之者則心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人有禮則日在天理上行事事循天理做去那得不安無禮則日在人欲上行事事徇人欲做去那得不危

幼子常視毋誑蓋幼子之心本無不誠習於僞則僞矣視有兩意未然而訓導之既形而禁止之是也正心誠意之學在此司馬溫公幼時偶有僞言其父誠之曰小子

敢誑語耶從此不敢妄語即此可見矣

王龜齡曰自古聖人德盛則待人必恕實有餘則取名必廉以此見過於責人者必德之未至也急於求名者必實之未至也

求名者於朝求利者於市求道者將何以哉曰六經而已矣六經者道之所寓也程朱不云乎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今之求道者不求之六經而妄希夫頓悟也亦獨何哉

聖賢所以惡異端而諄諄辨之者爲其彌近理而大亂眞也若彼無一段似是而非的道理亦安能惑世而誣民哉

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爲學聖要訣中庸言愼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註脚

檀弓云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此爲心有餘而力不足者言之也蓋言禮則力或有所不足言敬則心無不可以自盡孔子曰祭之以禮則內盡其誠外盡其禮情文兼至而無憾矣

禮記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夫兄弟者吾之同氣也父母之所

愛者也吾有兄弟而不能體父母之愛以愛之豈惟不弟並爲不孝每見世之人有因財產而致爭訟有因婦言而生嫌隙者盍三復乎斯言

明道瀟灑伊川謹嚴初學以學伊川爲正然亦別無他法惟是內存戒愼恐懼外守規矩準繩日積月累自有進步處

非爵無以榮親非祿無以養親爵祿亦聖賢所不棄但萌一富貴利達之念便多一求富貴利達之態志既卑矣品斯下焉

可以聖賢自期不可以聖賢自負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可知涵養進學皆須以敬爲主

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爲功切實可循但學者每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恣情縱慾同流合汙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爲超脫凡一切蕩閑踰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學之籓籬決矣卽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閒乎

張横渠先生作令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會於庭諭以養

老事長之義程明道先生作令民有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此爲政之本也賈誼有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鄕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不信然哉

士君子能咬斷菜根而後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能視富貴如浮雲而後天下無不可處之遇

世俗以形骸爲生死聖賢以道德爲生死赫赫與日月爭光生固生也死亦生也碌碌與草木同腐死固死也生亦死也

吾人之心貴於能小又貴能大能小者不使其流蕩能大者要使其開闊

世有傳道之人卽有亂道之人而亂道之人皆託爲傳道之人故必有以辨之而吾道始尊孔子之惡鄉愿孟子之闢楊墨皆不得已者也

天下事說得去行不去的儘多貴能做不貴能說我能做得何用說我不能做又何必說

士君子遇小人傾陷別無奇法惟有兢兢業業自寡其過立身於不敗之地使彼無機可乘斯已矣

心無私欲自然會剛心無邪曲自然會正

趙季仁謂羅大經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閒好人二願讀盡世閒好書三願看盡世閒好山水羅曰盡則

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予更有一願願行盡世閒好事亦知必不能盡但力所能爲不敢輕易放過耳

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予謂靜坐而思念俱冥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馳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

中庸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

凡事當留有餘不盡之意則有餘味卽交道亦然故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意見纔入用事眼前便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止在道理內討生活譬如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

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眞實受用

程子曰言人便以聖爲至吾增一語曰學聖須以人爲先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卽言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是聖之所以爲聖者在此倫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在此倫也人能克盡此倫始克成其爲人成其爲人而其學聖也不遠矣

胡敬齋曰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顏子之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會做顏子工夫遂欲樂顏子之樂不亦誤乎

程篁墩道一編信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朱陸爲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瀾學蔀通辨朱陸之異始見朱陸之早同晚異始見是陳清瀾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也

胡敬齋先生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養得道理純熟是要應事接物使不差養得精神完固是要遺事物以爲高正學異端之辨在此

崇正辯曰聖人之道不可躐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爲迂以彼釋氏爲徑今以登十三級浮屠明之不可躐等者猶自最下用足歷級升而上也一超直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實而彼虛實難而虛易士大夫樂於無稽超勝之說以爲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俗日以淪胥莫可救也夫不可躐等者下學而上達也必有讀書窮理之功躬行實踐之事一超直入者瞑目靜坐明心見性卽可以造無上眞人也世人迷於其說而不悟悲夫

陽明與張元沖論二氏之學元沖曰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儒不知亦當兼取否陽明曰說兼取便不是了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學皆我之學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不染世累謂之佛陽

明以二氏之學而欲假聖賢之學如何假得觀其言曰二氏之學皆我之學則陽明非聖賢之學明矣

傳習錄云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見得聖人之學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閒此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者也陽明自謂錯用三十年氣力不知一生氣力皆錯用豈但三十年哉於聖人之學何曾夢見

朱子七歲讀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如是非人也其後卒接道統之傳蓋其根本先立也今之學者欲舍人

倫而言學吾不知其所學者果何學也
尙論古人須是設身處地方可不然做局外人說自在話
直是容易
若是眞人品自然表裏如一口然而心不然算得甚麼人
學者最不要夾雜於學人之道專心致志力求至之而已
羅仲素曰士之立朝當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
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
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人奈何不
爲新松而爲惡竹哉

趙清獻公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
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由是推之凡所爲者皆可
道凡所道者皆可爲可以告父兄師友者卽其可以告
天者也
呂涇野先生家居有客爲權貴持三百金求公文公曰人
心如青天白日不意顧如爲說客慚而退夫三百金不
足以易公一字則公之生平可概見矣
天生富人所以救天下之貧也天生貴人所以安天下之
賤也天生賢人所以教天下之不肖也天生智人所以
誘天下之愚也若富不用以救貧貴不用以安賤智不
用以誘愚賢不用以教不肖雖曰富貴賢智其去貧賤
愚不肖也能幾何哉負天甚矣
韓苑洛曰凡祭割烹爲要詩書稱馨香之氣蓋鬼神無形
惟氣而已聞馨香之氣卽是享之禮失求之於野今天
下之人皆言鬼神爲聞其氣者是也古禮割烹於廟門
之外取其近於神位而馨香之氣未散今徒有體薦而
不饋食神何所享古禮有饋食而無體薦者未有有體
薦而無饋食者愚按詩大雅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可
見神之所享者以其氣耳故祭以割烹爲要割烹尤以
近於神位爲要

羅大山一峯先生之父也易簀時謂其子曰毋以異教汙
我吾心事天知之縱有地獄吾死不當入矣大山先生
天性孝友而又深明道理不爲異端所惑宜生一峯先
生爲理學名臣亦其家學之淵源爲有素也
古聖賢無許多書籍能從身心性命上體貼出多少道理
來迨至今日古聖賢已將許多道理平鋪直敘載之方
册要做工夫直是容易人反視爲紙上陳言不肯實心
下手去做工夫眞是可惜
曹月川自少喜談人善惡稱人惡有稱人善者喜動顏色
問其顚末記念不忘樂善之誠也見有稱人惡者則佯

若不聞或舉他言以沮之終身不以語人忠厚之至也
蓋其天性若此
或有謂此身爲累者子曰何累容曰自吾有身其爲累多
矣身欲其飽則飲食須豐美也身欲其煖則衣服須華
盛也身欲其逸則安吾身者不可不講也身欲其壽則
衛吾身者不可不講也安得而不累子曰子亦有所累
竊異乎子所謂累自吾有身親望吾身孝君望吾身忠
弟望吾友兄望吾恭婦望吾和朋友望吾信吾日求吾
身之無過而不可得也子茲累矣至若子之所謂累子
有所不暇及亦有所不能謀

學者若果志於聖人之道這擔子不是容易擔得起的又
不是輕易放得下的須是勇猛精進放開脚步大振作
一番方有得力去處方有長進去處
學然後知不足我之爲學每日常見得不足旁人觀之卻
有長進這纔是學儻自家講道理說工夫恰似眞實學
問的人旁人觀之猶是舊日伎倆這便是口頭學問豈
能有成
爲學如喫飯無論家常飯食須是喫在腹裏方纔會飽若
不實在喫了只向口頭去講雖說甚麼精饌說甚麼美
味非不傾耳可聽終是濟不得饑

富貴窮通榮辱得失此一時之遇也於自己毫無干涉人
卻苦苦要在這上頭較量縈情繫念纏繞而不能去至
於檢束身心是自己眞實得力眞實受用處反多不去
理會何不子細商量番所重輕
天地人號爲三才人須是頂天立地不虧其分量方好生
要有益於世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死要有傳於後爲
千萬世垂有賴之士方不負此七尺之軀不至碌碌與
草木同朽
蔡元定曰君子覩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
涉風濤而不疑此非有致知力行之功者不能蓋致知
則見之明不爲其所惑力行則守之固不爲其所搖又
何驚疑之有

胡敬齋曰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萬仞薛文清公曰有
鳳凰翔於千仞氣象則不爲區區名利所動可知凡爲
名利所動者皆立品之卑者也若立品高天下之事足
以動吾心而移吾志也蓋亦寡矣
聖人之道有極精微處有極淺近處學者於精微處每諉
爲不能知不能行而於淺近處又忽爲不必知不必行
無怪乎其去道日遠也
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

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
夫子卻又不言太極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
要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
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朱子纂小學集近思
錄亦是這箇意思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試看朱子小學近思錄便
是做人的方法雖是要做聖賢也須是從此做去

人必有不安於近小之心而後可期以遠大人必有不安
於凡庸之心而後可相期以聖賢不期於遠大不期爲
聖賢皆是志不立

涵養工夫如雞抱卵纔冷了便抱不成又不可急急去叫
他熱只是逐漸用工夫方能有成

孔子只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方能做得聖人今人那得
這様工夫

道理須是從大本大源處見得透然後能隨所處而曲當
若大本大源處不能見得分曉縱有一事行得好亦祇
是偶然合義再遇一事則未必然

學問是吾人性分內事做工夫所以完全吾性分不使少
有虧欠今人只把學問看做身外事所以工夫不切實
學問沒長進

孟子日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司馬溫公只是一箇踐
履篤實人自信服雖婦人女子皆知其不欺這便是誠
能動物的様子

自古聖賢都是在人倫日用上用工夫若離了人倫日用
講性講命便是禪學人倫日用上若有缺欠猶自談元
說妙便是僞學

士人行己須本於孝弟忠信範身須循乎規矩準繩而後
事必循理行無過舉

居官者自立莫若廉養廉莫若儉若奢侈相尙靡費不經
又安能供其用乎是以貪婪貪緣皆爲奢侈二字所誤

何若淡薄明志反覺趣味悠長

達人要知命知命則利不趨害不避必爲忠臣窮人要知
義知義則天爵重人爵輕必爲正士

或問橫渠先生教人以禮爲先明道先生教人從主敬入
二者同否予曰橫渠意思大要欲正容謹節其意謂世
人汗漫無守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明道先
生以今人少了小學工夫故教人從主敬入使補小學
之缺大約敎人以禮亦是箇敬的意思蓋禮主於敬有
敬然後有禮禮所以將敬也

徐節孝初見胡安定頭容少偏胡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

思不特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此眞可謂善
學者矣
凡人有所爲而爲之者皆私心也人若不爲名不爲利一
味讀書向聖賢路上走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入聖最眞的
門路學者從此做去再不得差
日在熱鬧場中過活道理如何能見得須是將一切世味
冷淡得下學問方有進益然非知道者不能
學者非忮求之爲累則驕吝之爲害貧賤而不忮不求富
貴而不驕不吝斯可與進德矣

人之賦質柔弱者苦不能卓然自立而秉性剛强者又多
偏執己見以害乎義理故剛强之失較柔弱者爲更大
以至誠之心待人往往反受其愚雖然與其智也寧愚
經師人師所以學爲聖賢也舉業之師所以學爲科第也
今人於舉業之師則知求之於經師人師則不知求失
其輕重而不知何也
名節二字是學者立身大端能砥礪名節便有些身分若
輕視名節斷未有不與世浮沈而爲鄙夫者
憂勤惕厲四字是千聖傳心妙訣帝王爲治儒者爲學皆
少此不得

須知天地賦我父母生我大君成我聖賢望我其恩不可
以或負其自待不可以或小
胡籍溪先生敎諸生每日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
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黏寘壁間俾往來誦之
咸令精熟此於養蒙之功爲最要每日錄一條積久自
多常目在之故不至於遺忘況小兒見古人故事又多
喜觀不以爲苦久之義理浹洽浸灌不自知而入於聖
賢之路矣爲蒙師者不可以不知
讀書有不曉處劄出俟去問人亦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
義與此相關者便自曉得朱子讀書往往用此法

忠孝人之大節也大節一虧萬事瓦解雖才智超羣功業
蓋世亦徒然耳
或問朱子邵堯夫先知之術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
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
耶可見聖賢之學止有存天理遏人欲而已他非所知
也
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人以爲難不知此
正居喪之禮也今人居喪舉止自適談笑如常甚且交
際往來亦所不廢是豈居喪之道乎以居喪之禮而視
以爲難何怪三年之內無所不至哉

讀諸子百家千卷不如讀聖賢六經一言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蓋六經皆載道之言而諸子百家皆於道無當者也

勿陽爲善而陰爲惡勿陽爲君子而陰爲小人勿飾行於昭昭而墮行於冥冥

高高者天皎皎者必俯仰但求不愧千古自有定評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事易忽於至微釁每啓於所近古人謹小愼微有以哉

嚴寒凜冽萬木彫落之時松筠蒼翠獨傲風霜不有此稍稍點綴谿山便覺無色

釋氏既不耕矣卽宜不食既不織矣卽宜不衣今又不能不食而假人之食以爲食不能不衣而假人之衣以爲衣世多一僧食卽少一民食多一僧衣卽少一民衣我故曰僧者民之賊也

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猷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已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採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晳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倫常在一日卽伯夷在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

人有言曰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宣與瘖啞同眞古今不朽名言

衣服也僕從與主翁爭麗優伶與士宦鬭華風俗之壞一至於此有世道之責者可任其流失而不嚴爲之禁乎

施孟達生而孝友存心寬厚有古人風佃戶有負租者夷然不較曰彼貧耳非本意也寧令負己不忍直於有司此可爲富室大家之法

陸稼書先生捷南宮而其弟猶事農業及爲嘉定令弟之業農如故亦可以知先生之所守矣

士大夫須是不以苞苴溷裝槖不以尺一廁顯者庶幾可對天日

周世宗立二稅起徵限謂侍臣曰近代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閒便之欲天下太平國家富足宜以此爲法

宋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曰如是則富弼耳卽以弼與文彥博同相此可爲千古置相之法

唐曙臺曰孟子闢楊墨一言而有餘闢告子屢言而不足告子之害甚於楊墨至後代始大予謂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陽明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近日異學之害道猶是告子之流毒也夫

史惺堂曰周子在當年舉天下之人無一識者趙抃忠孝廉介亦不能知之黃庭堅可謂相知至爲墓銘淺陋甚矣銘中稱廉能事皆俗吏可及何足窺周子雖然詞賦胸襟亦止到此若陸象山疑太極圖說入於虛無倘得爲學聖賢之學者乎

陳清瀾云宋有梁觀國者生在朱子前卓識特行力排釋

老時蘇氏文章擅名天下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著議蘇文五卷以駁之胡致堂極稱焉蘇氏之文眞有如梁觀國所言者奈議蘇文五卷此書不傳致使後之人罕其議論寢食其中而不悟竟無有敢議之者惜哉

孟雲浦居鄉以恬淡古樸爲里俗先故里中不用聲歌不曳綺羅婚嫁不論財非喜宴不用鼓吹人謂新安有古人風先生之教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明哲保身其常也舍生取義其變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孟子曰守身爲大皆此意也

王文正公生平志不在溫飽方正學云古人三旬九食貧豈我獨哉具此識力具此器量方可以希聖希賢

察言觀色與巧言令色不同巧言令色欲以取悅於人察言觀色所以自修於己正有務外務內之分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閩縣楊承弼賛侯分校
長樂潘炳年耀如分校

困學錄集粹卷之二終

困學錄集粹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敬菴著

男 師栻 師載 正字

永城後學李汝霖雨蒼校

閩署公餘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也以義理相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

詩書所載皆古人之言即皆古人之行也人之所不可行者古人必不以立言纔說古人之言今人行不得這便是自棄

凡人學問天資之高者固易有成然亦必得賢父兄賢師友更易為力若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望其有成難矣

學者必能以我今日之心上而求合乎古聖賢之心又能以古聖賢之行事反而驗之我今日之行事庶乎有得

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張子厚教人以禮為先禮者立身之幹也今日世道人心惟禮可以整頓得起奈舉世不講何哉

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法之善者使小人為之亦足以為害法之不善者使君子為之亦足以為利

秦之所以二世而亡者焚書坑儒也漢之所以歷祀四百者表章六經也道德仁義天下之公理也以之為治則稱至治以之為學斯稱善學

學者立身須是一事不可妄為一言不可妄發一人不可妄交一錢不可妄受時時檢點常存一戰戰兢兢之心要與古聖賢之行事相符此生決不至墮落

人之隨波逐浪汨沒於流俗之中者只是志不立之故若立志以明道希文相期待自能卓然特立天壤閒便覺少此人不得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莫大焉而孔子稱其器小顏淵簞瓢陋巷而孔子曰回也其庶乎由此觀之則聖門之所重者可知矣

朝廷以一邑之人民付之於令令者與民最親者也故稱民之父母若不為公而為私不為廉而為貪何以為民父母

學者不得成就皆因驕矜二字便結果了一生須是以謙虛二字治之

聖人所取於狂狷者為其近道也為其可進於道也近道是其質美者進於道須有學力在

德器深厚之人方能做得事業器量褊小授之以事未有
不敗者也
李翱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此就誦讀
之時專心致志言之耳若理會道理則詩道性情書道
政事雖有不同其道理總是一箇
聖賢立言自有本旨吾人讀書須是深求其意要得古聖
賢本意之所存方能有得既不可失之淺浮又不可過
於穿鑿
權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於胸中乃可言行
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機

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入於小人
天下道理理一分殊四字盡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理安得不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分安得不殊
學者持身要有法度須如程伊川之謹嚴待人須以和氣
要有程明道之氣象
崎嶇險阻原從人欲上生出來若循天理而行在在皆是
坦途所以程子用功於隨處體認天理
董仲舒云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又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
光大矣此皆至言學者當從此用功

天體至大故能容萬物人心至虛故能涵萬事薛河東有
言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累心之虛信然
人能一心向道便覺天下萬事舉無足以動吾心者若天
下猶有一事焉足以分吾之心而使之兩營則向道之
心必不專
釋氏之學是要死其心吾儒之學是要活其心死其心者
置其心於無用活其心者養其心以有爲朱子曰心者
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正是與釋氏異
處
程子曰言人便以聖爲志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孟子

願學孔子是何等志量是何等氣力究竟亦成就箇大
賢今之學者開口便說我如何做得聖人豈不是自棄
獨不思將來要成箇甚麽人故愚每謂學者當先立志
志不立便終身無長進處只是無可奈何
語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今人誰不讀論語誰不讀
孟子試問論孟中亦曾行得一句一字否言之眞令人
汗下
學惟爲己故在及人己食則當念人之饑己衣則當念人
之寒己安則當念人之危要使此念無時不與人相通
方是萬物一體之懷

朱子嘗言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
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
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今之學者並不尊史遷談
世變喜事功惟務爲科舉之業以爲利祿之階而已又
烏有留心聖賢之學者乎

古人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善名之
難得惡名之易傳所當懍懍於懷也

敬與肆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莊敬日強者君子也安肆日
偷者小人也天下未有心敬而貌不莊者亦未有外肆
而內能敬者故君子小人卽從此分

輕與惰是學者之大病矯輕警惰卽是治病之方然離卻
主敬存誠四字不得

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
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沈者爲鄉人卽志趨遠大而德
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
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
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可
知矣

善學者須從不自滿假始滿爲學者之所大戒也易言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爲義大矣哉

學者有志於道須是熟讀經書史雖不可不讀猶屬後邊
底事蓋義理須從經書中涵泳出因而讀史則可以知
往事之得失亦窮理之功也

爲政固以寬爲本然寬中須有規矩使奸民滑吏有所懲
而不敢行其私則地方自然蒙福百姓自然受惠若一
味姑息以爲寬大竊恐豪強得肆其志而善良柔懦之
民反有不能被其澤者甚非古聖賢立法之本意也

天下之可樂者道義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雖多取之而
人不以爲貪也

仁主於愛仁者無不愛也而卽以愛爲仁則不可蓋愛者
仁之用也

張淨峰曰凡陽必剛陰必柔陽必明陰必暗陽必善陰必
惡善必君子惡必小人君子必吉小人必凶吉凶之判
極於霄壤而始於一念向背之閒此特論其理耳若境
遇之變遷人事之遭逢亦有不盡然者要其大槩自不
可易

勢利與道德相反者也名節與道德相近者也必使趨勢
利者變而尚名節斯可進而入於道德矣

朋友之倫甚重而人每忽之不知朋友者人倫之所賴以

全者也日親正人日聞正言則其事君必忠事親必孝兄弟必宜夫婦必和是人倫之道得朋友而乃全也若比之匪人安望其有益乎

萬物生意最可觀卽天地之仁也

今日小學之功既廢而禮教又不講人家子弟自幼便驕惰壞了安能望其有成故欲人材之成就須是要與禮教

或疑道之難知予曰道者事理之當然也當然而然卽此是道何難知之有

必有不安於中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賢人亦必有不安於

賢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人志小力薄總不濟事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學問卽所以求放心而求放心必由於學問也學問所以求放心猶衣之可以禦寒食之可以充饑也若欲求放心而不由於學問是猶欲禦寒者而不資乎衣欲止饑者而不藉乎食也雖欲不饑不寒豈可得乎

近日禮制爲人後者爲其所生服期許治喪一年治喪一年之外去其服可也若竟以無喪不可也或曰既去其服矣而又不可如無喪將如之何予曰去其服而仍服心喪二年去其服所以明爲人後之制仍服心喪二年所以報本生三年之喪或曰心喪何以別予曰心喪如居喪之儀而無其服如官且不必急補童生可不應考尋常宴會俱不可赴言貌舉動悉如居喪時是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赤子不能言而父母以誠心求之猶無不得其情況民固能言者也爲民上者以父母求赤子之心體之又安有不得其情者乎民又安有不被其澤者乎

世有厭人事之紛欲屛去人事以爲學者予曰學問與人事相表裏舍卻人事有何學問

士大夫有名節易保終節難所以朱子有嚴始進愼晚節

二條學者最當警戒

多思損神由義理未明也義理明則客慮可遣矣多怒損氣由涵養未定也涵養定則客氣可消矣多欲損精由克治未至也克治至則情欲可寡矣

人每言科舉壞人心術科舉何嘗壞人心術人之心術自壞於科舉耳學者當讀書時便要思想中舉中進士做官到做官便思要肥身家飽妻子全不思上致君下澤民建功立業流芳百代這便是人心壞於科舉若說科舉壞人心術程朱在當日亦嘗科舉其心術何如乎今之學者若專心爲聖賢之學隨衆科舉得失聽之時命

不萌倖進之念心術又何由壞耶
學者不可不志於遠大亦不可驟期乎遠大蓋行遠自邇
登高自卑也
天下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亦未有眞知而不能行者知之
眞斯行之力矣其行之不力者由知之不眞故也
程子曰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
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可見士希賢賢希聖聖
希天只是箇學而不止
天下事但當論是非不當計利害知有是非則利害在所
不顧矣若只知有利害則是非亦不暇顧矣所以古人

不求同俗只求合理成就一箇是而已
君子亦修其道於己耳時之用舍非所計也試觀孔曾思
孟周程張朱雖不得大行其道於一時猶得大行其道
於萬世人特患道之不明又何患道之不行
文所以載道也化成天下帝王經世之文也六經爲教聖
賢垂世之文也皆所以傳道也若剽華掇英風雲月露
爭奇以邀名媚世以取寵文日盛而道不存是則文之
妖豈足以言文哉
學者口談道不如身體道身體道不如心契道
凡事一切收斂到近裏著己便覺趣味悠長

口無非義之言身無非義之行心無非義之念斯所謂無
口過無身過無心過也非盛德之君子孰與於是
朱子是下學而上達陸子直要上達而下學這便是朱陸
異同處
王介甫言讀書萬倍利是以孔孟之道爲商賈之業也惟
其只知有利故其生平事業皆被一箇利字做壞
胡敬齋曰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闔闢往來消長閱之熟
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然
亦有玩侮不恭之意夫聖賢抱道於身皆欲行其道於
天下者也人之稱孔子謂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孟

子則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聖賢之
以道爲己任卽以天下爲己任也若曰道在我而置天
下於度外天下又何貴於有道乎若康節者置天下於
度外者也敬齋謂其玩侮不恭信然信然
人心如穀種這一粒穀原具有一株穀之全體須是先種
植上然後能發生又須是雨露滋潤人力擁培然後能
長成人心亦然心原具有仁義禮智之理亦必用四書
五經及周程張朱諸先生語錄時時誦讀涵養此心然
後仁義禮智之理始能隨時發見再加以擴充之功則
仁義禮智之理無不燦然昭著於日用之間而用之不

可勝用矣

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一日之間非讀書則論人物非論人物則應事接物不過此數者盡之矣誠能以此數者每加省察不肯放過久之義理漸熟自然浹洽貫通此窮理之要領也

學者讀書須是白日誦讀令熟夜間反覆思量方能有得若不向裏面去探討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者也

範我馳驅而不獲一禽詭遇而得禽獸若丘陵所以人皆詭遇而不肯範我馳驅也今日學者須是要立志寧不獲一禽而必範我馳驅雖得禽獸若丘陵而必不爲詭遇有此志操方能做得事業

朱子曰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期人今之贈言者皆以名位期人者也以德業期人者在明只有薛文清呂仲木而已

吳朝宗著書論楊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爲治道之賊遷史外傳爲史氏之賊蕪詞荒說爲文章之賊名曰書禍此書有關世道人心

社倉會倘荒之最善者今當令民爲之能約一會者造入善人籍內遇事至縣則官加以禮貌能捐入一石者免其雜項差徭則民之約會者必力而捐入者必衆

劉宗覲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旣臥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有詩曰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汙可謂有志之士矣

程子曰游酢楊時始也爲佛氏之學旣而知不足安也則來有所請庶乎其能變果然接游楊雖遊程子之門而終不能變其佛學之溺人也甚矣哉

東坡有言吾輩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一見困窮便有可憐之色此與不學道理之人何異東坡文章士也而其言尚如此況學聖人之學者其志節氣槩當何如哉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爲有功周濂溪光風霽月程子端坐如泥塑人而待人純是一團和氣此有道氣象也若言語急迫動作粗暴豈是有道氣象

俗人論壽以年歲聖賢論壽以道理這道理是長久的人便因而長久如盜跖雖長年畢竟是夭顏子雖三十二畢竟爲壽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夕死豈得爲夭乎朝聞道便是壽長了

陽明每云顏子沒而聖學亡將置曾子子思孟子於何地

乎其過中失正大抵皆此類

君子何以修之吉以其戒愼恐懼也小人何以悖之凶以其放僻邪侈也可見敬肆之閒卽爲吉凶之分途學者可不愼哉

蔣西章曰讀書爲第一樂好讀書則已享人間之第一樂矣其他一切可喜可愛之物事皆不足道也又何羨焉學聖爲第一貴知學聖則已居人間之第一貴矣其他一切可尊可榮之名位皆不足道也又何慕焉夫讀書正所以學聖而學聖必由於讀書無奈世之讀書者多而知學聖者曾有幾人由於學而不思之故

張東海詩云日月重光容直道風雲要路貴清貧又云祇親遐壽樽連海報主孤忠劍倚天又云赤貧何必逢人說清興時還對酒歌又云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此是何等志量

朱子曰其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前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蓋主敬一段功夫正可以補小學之缺

夫子讀易不曰無過而曰無大過蓋一部易經皆是恐懼修省之意故曰可以無大過矣

近世講學者標宗旨便是異端彭世昌問朱夫子云先生教人有何宗旨答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

王安石亦是不世出之資亦欲以堯舜之道望其君但其學術不正遂誤天下故學者不可不審所尚或問於朱子曰介甫之心本欲救人及後來壞事者皆是過誤致然朱子曰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愚謂介甫一生總壞於執拗二字大學曰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眞可謂得大臣之體者矣惜乎介甫之學猶未及此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此爲遊說者而言也若事大人而藐之則不敬之甚者也豈可爲訓乎

朱子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是如何若使某一月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與客說話卻覺得意思舒暢不知他們閉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朱子所見之客必皆道德之士也若見閒人說閒話豈朱子之所樂又安得意思舒暢乎

古人稱人爲長者忠厚之謂也尊之之詞也今人稱人爲長者無用之謂也鄙之之詞也卽一稱謂之閒而古今人之不同如此

蔣西章曰人能舍得官爵舍得性命纔做得忠臣諸凡孝子
節婦義士都止要舍人之所不能舍纔能行人之所不
能行今人觸處都不肯舍舍不得便是人欲勝過天理
舍得便是天理勝過人欲此眞閱歷有得之言
今日太平無事無用兵之事而有用兵之費百姓所以受
困也若行屯田之法則民既可足國亦可富矣
聖賢之學有體有用釋氏之學無體無用者也人言釋氏
之學有體無用者非也人之一心具衆理者體也應萬
事者用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爲有體有用也若釋氏則
欲空其心不能具衆理不能應萬事是體用俱無者也

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程
子曰於是而能反己敬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正可爲君子進修之助
人虛心便見得道理出學者不見道理只是爲麤心浮氣
四字誤了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
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可見古
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
時惟隨自家分量以應之今之學者亦會去身心上理
會否既不去身心上理會雖終身讀書與不讀書人何
以異
楊龜山先生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
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
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
也故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
或蹈之而莫之禦　也使其眞知爲不善如
鼎鑊陷阱則人孰有　人之爲不善者皆欲害
之也只溺於利欲止見利而不見害正所謂利令智昏
也若致知格物之功既至則平時止見義而不見利又
安肯爲不善之事乎

孟子曰柳下惠聖之和者也須知聖之和與世俗之和不
同世俗之和所謂和其光同其塵者也試看柳下惠之
和三公不易其介三黜不變其節是何等氣槩今之同
流合汙者乃藉口曰吾學柳下惠之和也豈可哉
許魯齋曰學者以治生爲急未免引人入利祿一途去孟
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學者須是存得此意志氣便不
卑下人品自有成就
學術不明廉恥道喪聲色貨利之習入人已深今須從孔
孟故紙中尋箇安身立命處這便是最上一乘路頭

君子之辭受取予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小之係一己之貪廉大之關世運之盛衰顯之見風俗之厚薄微之係人心之醇漓學者甚不可以爲小事而忽之也

朱子曰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的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的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愚謂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旣生道在聖人天生聖人將這箇道理把出來敎人看舍聖人而求道舍道而求聖人是不知道並不知聖人也

古人每云安貧樂道蓋必眞知道之可樂而後能安貧不知道之可樂而安言安貧皆矯飾之詞耳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孔子之疏水曲肱顏子之簞瓢陋巷其安貧也以樂道也其樂道也並不自知其安貧也

戲謔最無益亦是不敬之一端戲謔之久未有不流於放蕩者故戲謔之人其心之能存焉者寡矣

黃勉齋曰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便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閒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失切問近思之意大之所以與我與我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胷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敎人決不若是夫聖人所貴乎格物窮理者爲其能講明道理以爲存養省察之地也道理旣明則內而存養心無不存外而省察事無不當身心俱獲其益乃爲有得若口之所講者如是內而考其心之所存者不如是外而驗其身之所行者不如是此口耳之學也又何貴乎

精神日用則日生須是時時警醒便愈有力量

內盡其心外盡其分仕與學總是這一箇道理

發言必誠實人始信服若偶爲虛誕之言以誑人人旣不信矣卽再有誠實之言人亦不信是虛誕之言非以誑人也直自誑耳

孔子生平只是好學其敎人亦只是好學

知行有分用處亦有交勉處知是要曉得這事行是要實踐其事這是分用處知之旣眞則行愈力行之旣力則知益進此是交相勉處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今語人以聖賢人必遜謝曰我不能獨不思不爲聖賢將爲禽獸乎人卽不能爲聖賢亦當求免於禽獸

聖賢道理到程朱發明已盡今人只是不能實體於身心之間所以程朱雖說的已盡亦如未說一般

人只安分便不願乎其外不願乎其外便無怨天尤人之事

人須是存得天理使人欲自消磨便好若止以遏人欲爲事今日遏一件明日又生明日遏一件後日又生將有不勝其遏者矣況天理不明恐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或曰人欲可不遏乎曰人能常存得天理自無人欲之私稍有私欲卽從而遏之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可也

時勢之當然事體之本然自有可不可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還他箇可不可者還他箇不可不先存一可不可之見這便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耳

朋友日相聚會須是把世俗閒言語閒議論閒句當一切掃除淨盡使心地常虛明自能見得道理出而又時時考德問業勸善規過則彼此俱屬有益學問德業日見長進孔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學者當深以爲戒

學者爲學進一步便見得一步的道理若層累漸積則道理自精微矣譬如登山上一層有一層光景迤邐而上到絕頂處光景自是不同學者功夫用得深則道理亦見得深登山上得層次多光景見得亦多

曾子在聖門資最遲鈍如何反能聞道曰只爲他事事向自家身心上體貼所以能聞道觀他說吾日三省吾身是何等樣功夫若子張務外子貢貨殖心都用在別處去了如何能及可見資質鈍的用心於正亦自會好資質敏的不用心於正亦不濟事

天下只有這一箇道理外此便是異端更無他道理學者亦只有這一箇學問外此便是術數更無他學問

吾力之所能爲者吾盡吾力焉吾力之所不能爲者吾盡

吾心焉爲學道理是這樣做官道理也是這樣總無兩箇

某教人學聖賢每謂曰聖賢難學不知聖賢有何難學發一善念卽一念之聖賢做一善事卽一事之聖賢推而極之至於念念事事無不善則聖賢可希矣何難學之有

富貴名利如浮雲之過眼是憑據不得的綱常名教是天地之綱維一日少他不得的人須是於綱常名教上看得重富貴名利上看得輕便有些身分

善教者無他法只是教人實下手做功夫便是善教善學

者亦無他法只是從實地上下手做功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功夫如何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道只有一教亦無二凡世之言三教者皆異端也或曰我尊聖人而亦不闢佛這便是陽儒而陰釋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侯官林琅竹脩分校
侯官董敬安敦齋分校

困學錄集粹卷之三終

困學錄集粹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敬庵著
永城後學李汝霖雨蒼校
男師栻 師載 正字

閩署瓜餘

程子曰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閒有多少不盡分處必君臣如堯舜父子如文武兄弟如武周夫婦如文王太姒朋友如顏曾乃爲各盡其分各盡其分即所謂各盡其道也

君子小人趨向不同意見亦別小人之所趨君子之所避小人之所見爲喜君子之所見爲可憂者也小人之所見以爲榮君子之所見以爲可懼者也凡小人揚揚得意之時皆君子恐懼修省之時故常特立而獨行中立而不倚必無苟且隨俗之事

斗室即具有天地一息即可以千古人須有此氣槩便可以與天地同其廣大與聖賢同其悠久

明末學者皆以背朱註爲能所以其禍中於人心風俗而不可解今 功令尊朱註天下學者無有不遵朱註者矣然遵之以其名而非遵之以其實也遵其言詞以爲文章而取科第非遵其道理以敦實行而希聖賢也若果見其切於人生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須臾離斯眞遵

朱註者也斯眞能學道者也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夫德盛者言傳孔孟程朱是也文盛者言亦傳韓柳歐蘇是也然德盛者言傳言傳道亦傳也文盛者言亦傳言傳而道不存焉世之學者止知學韓柳歐蘇之文而不知學孔孟程朱之道亦見其惑也

司馬溫公常平倉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愚謂減價糶可也增價糴不可也賤時所糴之穀至貴時稍減其價而以其糴價之餘又積爲社倉如朱子社倉之法設東西倉當今年青黃不接之時糶東倉則存西倉俟秋收之後將東倉糴補完數明年糶西倉則存東倉俟秋收之後糴穀將西倉完補每年輪流出入既可無陳腐之虞且有生息之益又視各縣有生息之多者酌量薦拔則人自勇於從事而急公恐後矣

伊川教人看西銘只一庵云東銘尤要一庵之意謂人必先謹其戲言戲動後能見萬物一體氣象然西銘是學者大綱領東銘是學者小節目自用功言之必先謹其戲言戲動而後可以造到萬物一體氣象自成功言之

有萬物一體之懷自不至有戲言戲動之失二者俱不可少

主敬之功兼內外該動靜靜而存養無事時不敎心亡也動而省察有事時不敎心亂也容貌端莊整齊嚴肅外而主於敬也主一無適心地虛明內而主於敬也內外交持動靜兼養而主敬之功至矣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且就今日起日換一日做去志量不要卑狹工夫不要間斷事事尋一箇天理時時存一箇誠敬不少因循不肯墮落自有進益

人每言某亦有志但爲習俗所累不得出頭耳夫爲習俗所累不得出頭畢竟還是無志若果有志斷不爲習俗所累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人亦顧自立何如習俗豈能累人哉

不念舊惡不止是長厚之道亦是開人自新之路

天下之書無窮人之精神有限須是不讀無益之書方能有專功

或問目遇色便視耳遇聲便聽若欲不視聽除非無聲色則可若有聲色亦既視之聽之矣如何能勿視勿聽曰無心視之聽之可也若有心視之聽之則非禮矣以公正之心視之聽之可也以私邪之心視之聽之則非禮

矣
未視未聽而欲視欲聽之心己存既視既聽而欲視欲聽
之心仍留皆非勿之謂也
人若有必爲聖賢之志須是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工
夫積累做上去不怕不到聖賢地位
孟子道性善是說義理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
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
皆冰釋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是要人復
其本心程子又發明氣質之性是要人變化氣質到氣
質變時則本性復矣

傳家以忠厚爲本不忠厚而能傳家者吾未之聞也守身
以謙謹爲本不謙謹而能守身者吾未之聞也
程子曰敬則自能和樂是和樂從敬中流出始爲無弊若
無主敬工夫一味去要和樂恐未有不流於恣肆者
問程子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
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是如何曰夫子告以視聽言
動則請事斯語誘以博文約禮則欲罷不能是何等力
量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是何等持守不遷怒不貳過是
何等克治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是何等氣度學者能於此數處求之則顏子
之學可得矣亦可以學顏子之所學矣
薛文清曰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
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二者之功不可偏廢是以君
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道不遠人遠乎人者不可以爲道人不離道離乎道者不
可以爲人
行事須正大光明存心如青天白日司馬溫公曰吾生平
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此是做人要訣
文學子游子夏文所以載道也學所以明道也文學皆與
道相關此所以爲聖門之文學也若以詞章爲文記誦

爲學則今世之文學矣又何足貴乎子游宰武城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稱滅明也曰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夏曰賢賢易色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觀其所言豈如今詞章之文
記誦之學乎
詞章之學尚文而失實者也訓詁之學解經而昧理者也
儒者之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欲求聖人之道舍儒
者之學其奚從乎
張南軒曰義利交戰卒爲利所奪君子小人相好卒爲小

人所沿此理勢之必然也學者於此處須斬釘截鐵斷絶得住方好

朱子云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止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此與孟子雞鳴章互相發明

朱子云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今之學者率務爲高遠於卑近則忽之殊不知舍卑近無所爲高遠也舍卑近而求高遠未有不入於禪學者

先正有言習閒成懶習懶成病人之精神亦須時時鼓舞方能自強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即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

爲政在通下情通下情在親正人所親或非其人而欲通下情則情未必眞反爲政事之累

人必先知善是我性中本有的則其爲善也必力人必先知惡是我性中本無的則其去惡也必勇

或問堯夫所學何如上蔡謝氏曰與聖門卻不同問何故卻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這眞處不下功夫便差卻問何故卻不著功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的事更不施功聖人之學下學上達腳踏實地循序漸進也堯夫之學四通八達空中樓閣也上蔡此等議論雖明道何以過之

朱子答呂子約曰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智愚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滎陽諸公惜也朱子又常言纂近思錄時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想伯恭當日亦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念故其所見各別

胡敬齋曰韓子闢異端手段低是從末上闢孟子程子朱子是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又曰今日異端經程朱闢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於小學四書近思錄上用功小學四書近思錄是入聖之路必於此著實用功方能有長進處

聖門問仁夫子不告以仁而祇告以求仁之功蓋必用功以求仁而後可至於仁未有不用功以求仁而自至於仁者也

人才待養而後成養成而後待用此古者用人之法今日養士之道缺矣不素養士而求人才猶不琢玉而求文

彩也

唐宋之學者皆以揚雄與孟軻並稱雖識見高明學問深純之大儒而亦有不免不有程朱辭而闢之恐後世之爲其所惑者多矣

昔日善而今日惡卽爲小人矣昔日惡而今日善卽爲君子矣君子小人只在一念之間可畏哉

朱子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慓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檢點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敎小兒之法莫過於此亦已盡於此爲父兄者不可不知爲師長者不可不知

讀書者不講希聖希賢天下安得有眞儒居官者不講致君澤民斯世安得有善政

聖賢言語皆是聖賢行事言止言其所行而已若不學聖賢行事止學聖賢言語猶鸚鵡之學人言豈足貴哉

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而後

已先立定這箇根基日積月累自然漸有長進若不先定趨向讀書時知有聖賢到應事時依舊還是庸人隨俗俯仰與世浮沈徇情縱欲流蕩忘返汨沒而不能以自振迨至日暮途窮歲月逾邁而始歎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不亦晚哉

未有聖人先有道道存乎聖人之先既有道卽有聖人聖人所以盡道之量故道者聖人之體聖人者道之用道是聖人的胚胎聖人是道的模樣學者學道卽所以學聖人學聖人卽所以學道不是兩樣

司馬溫公篤實君子也雖婦人女子亦知其不欺程子曰世有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蓋指溫公也朱子亦謂其欠致知一段功夫如尊揚雄而不尊孟子謂魏爲正統而以蜀爲寇此皆見理未明之故然終身無欺僞處自不可及

任理則事事得其宜任氣則事事皆爲累故學者當以理勝不當以氣勝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私心故聖人與天地合德觀天地生物之氣象卽可以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卽可以見道體之自然

心者萬事之權衡也心正則萬事皆正心邪則萬事皆邪

韓昌黎文集中原道與佛骨表皆有關世道之文上宰相書此少年所作老年所悔也學者誤讀之恐流於奔競

許魯齋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治人之法得朱子之眞傳

佛老之學先儒亦屢辨之矣而其說終不息者何也蓋因果輪廻之說其言利害死生既足以恐嚇天下之庸愚無知者而淸淨無爲之說又足以感動天下聰明才智之士所以其說日熾其風日盛卒至於不可遏也

存心光明正大言論光明正大行事光明正大其斯爲君子乎

張橫渠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

人若常常讀書涵養此心不使放失自然不知不覺入於聖賢之域

古之士貴今之士賤古之士學既成以待君相之求今之士學未成而有求於君相惟學既成以待其求故君一用之則澤被生民聲施後世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昭烈之於武侯是也學未至而有求於君一經倖獲便志得意滿無所不爲不過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已又安望其功業著於當代聲名傳於後世乎此士之所以賤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朱子解道不可離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也無時不然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也

或有欲廢科擧行鄉擧里選之法者予曰科擧不可廢也今之讀經書者於經書不出題之處則不讀矣今日廢科擧則四書五經皆不讀矣雖欲行鄉擧里選之法將選擧不讀書之人乎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皆周子自言其生平所得力處學者正當以之爲法

漢儒雖有解經之功而皆不見道其見道者惟董仲舒一

人而已

韓文公生聖遠言湮之會獨能見堯舜以來相傳之道非具大識見者不能及眞唐之第一人也

薛文淸公曰表章大學語孟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自孟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二人而已雖已從祀孔子廟廡謂宜更立廟於其鄉世官其宗子以主祀事略如孔子闕里之儀斯得崇德報功之意今程朱各有博士已世其官矣亦各有家廟矣然而其道猶未大行也今日正宜表彰其學使大行於世庶世道人心均有攸賴乎

義理至實而老氏以虛無空之是道其所道非吾儒之道
也倫紀至重而佛氏以清淨絕之是敎其所敎非吾儒
之敎也
自求道者不涉於事而虛無之說盛矣自言治者不衷於
道而功利之習興矣
朱子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卽厲聲曰你嬾惰教
我也嬾惰卽此可見精進之志不肯一時稍懈
好善貴於能用惡惡貴於能退好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
能退與未嘗好未嘗惡一般
今日學校不修世間所稱爲好人者不過天資醇樸不加

以學問之功終不能做出事業來安望有益於世
盜原無種皆游惰之民也今誠使良有司稽察保甲使人
盡歸農畝游惰之民絕盜源自息
古者屯田之法寓兵於農制甚善也今當太平無事之時
此法所宜急講聚天下百千萬億之兵而游手坐食百
姓安得不困
古者以敎化爲主而以刑法輔之後世則敎化廢而專用
刑法矣民何由返樸而還醇乎
墨子學仁而至於兼愛楊子學義而至於爲我是不知仁
義者也老氏講道德而入於虛無神妙是不知道德者

也佛氏言心性而流於清淨寂滅是不知心性者也夫
仁義道德心性聖人之所以爲敎學者之所以爲學也
而楊墨佛老皆取而壞之其害可勝言哉
儒者之學理具於心故能應接事物釋氏之學心離乎理
故祇寂守空虛
耕者食之本也耕者多則食自無不足之患今天下耕而
食者少不耕而食者多百姓安得不饑餓
今日百姓一年之所耕尚不足一年之食在上者賦斂秏
之差役秏之而在己又有吉凶禮節皆出於此豐熟之
歲猶可自存一遇荒歉則饑餓而死最可恨者僧尼不

耕而食雖遇凶年衣食仍足其饑餓而死者皆安貧守
分之農民也世事之顚倒孰踰於此
世稱和尙爲善知識吾謂和尙眞最無知識若有知識如
何肯捨自己父母而認他人爲師父
開卷則見聖賢掩卷仍是俗人皆不善讀書者也
胡敬齋曰顏曾思孟之功賢於稷契皐夔程朱之功賢於
伊呂孟子以後若無程朱則天下貿貿然人欲肆天理
滅高者入於佛老卑者趨於功利生民之道息矣非大
儒不能有此議論
居官以廉爲本故見理明則不妄取愛名節則不苟取畏

法律則不敢取雖有安勉之不同皆可以謂之廉
不有其德不矜其能宰相之度也
聖賢見得道理明白故做得事業皆從本領中發見出來
全不費力若恃才矜智不見道理縱饒做得事業只見
器量之小
天下衣食之原全賴乎農故天下之人必使之盡歸於農
而後用可足也今之爲農者倘不及半而商賈耗之兵
丁耗之僧尼又耗之耕者少而食者多百姓安得不饑
今日商賈既不能强之爲農兵丁又不可改之爲農惟
僧尼使盡歸於農其狡猾者使之爲兵庶乎游情者少
務本者多衣食漸可充裕

昔之爲僧者皆有度牒故人數不至太多奸究亦易於稽
察今則不可勝數故作奸犯科劫奪爲亂者多此輩也
今日僧尼若不還俗亂源必不可止
許魯齋居家不嚴而整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菊舍
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吾修苦行百年亦不
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還
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謹言而後知謹言之難不謹言者不知也謹言不獨清心
省事亦可爲進道畜德之助

許魯齋曰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
身心卽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如何果能終身爲
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
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
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日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
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
法度豔麗不羈之詞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
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
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
不慎乎噫人生斯世自有第一等事當做能詩如李杜

不過爲詩人能文如韓柳不過爲文人而消磨畢生之
精神何爲哉世之詩人文人聞魯齋之言當憬然悔悟
翻然改圖矣
兄弟者同氣之人也故生則同胞居則同室若迹如路人
情同吳越見利則爭見害則避又何貴乎有兄弟
天下好事苟有不齊皆從敬字中做出來天下不好事亦
苟有不齊皆從不敬中做出來故學者以主敬爲先
出處是士人之大節一步不可錯取與亦士人之大節一
毫不可苟
人每患身死而不知患心死身無氣以運之是身死也心

無理以運之是心死也心者身之主也奈何知重身而不知重心

予於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書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寶之如天球大訓

許魯齋爲祭酒有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之曰我爲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今之爲教官者乃欲於俸祿之外多取於諸生蓋師道之不講也久矣

欲聞己過在能受言能受逆耳之言方能來忠直之告若喜逢迎惡直言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唐虞之君臣鄒魯之師弟眞千古之盛事令人遐想其際

程朱未生之前書固多讀書枉用功夫者亦不少胡敬齋歎古人讀書詩曰刺股懸梁枉自勤豈知心在檢其身只因未遇程夫子苦殺當年多少人今人幸生程朱之後道理已自說盡功夫又皆指點明白但將程朱所讀之書竭力讀之程朱所言之理細心玩味程朱所行之事身體力行便是入聖賢的大路不必別尋曲徑亦不可妄希捷得庶乎腳踏實地步步平穩不至流於馳騖亦不至入於異端

明世宗時宰相徐階舉王守仁從祀世宗命吏部會議云守仁欲立異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學知衆論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世宗遂寢其從祀

周子曰師道立善人多薛文清公曰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人之邪正由之師之所係誠重哉

先儒云與其有求於人何若無欲於己與其令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眞名言也

居官者己身利害所不當計而百姓利害興除不可以不力

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范文正公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

否雖聖賢亦有不能必同一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之念

學者常有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之志則必不肯安於小成

人之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忠與孝也一有虧則不可以爲人

司馬溫公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此語可爲介甫定評

司馬溫公曰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蓋老成者國之典型也在大位者多用老成人此國家之福生民之

幸也

用人之法當用其長優於德行者當使之掌敎職以成就人才長於文學者使之居文學之職不必强之以政事長於政事者使之居政事之職不必强之以文學如此則人得各盡其所長而朝廷之事自無叢脞之憂

用人當用其所長敎人當敎其所短諫人者當因其所明而通之則其言易入

天之所以予我者本全而我不可以或虧也天之所以予我者本厚而我不可以或薄也天之所以予我者本大而我不可以自小也

科舉之文一時之文也載道之文千萬世之文也科舉之文未得舉而求工之既得舉而隨棄之矣載道之文用之一日而見爲不可離行之千萬世而究不可易者也

世人祇見利而不見害故害即伏於利之中世人祇見得而不知失故失已寓於得之內其有利而無害者惟義乎有得而無失者惟道乎

擇天下德義可尊者立爲太學之師又拔天下英尤奇特之士萃於太學之中敎以明體達用修己治人之術迨其學成而布之天下以廣其教澤庶乎大道日明聖學日廣而人才日有所成就乎予日望之矣

萬物各得其所者天地之心也即聖人之心也在天地爲因物而付物在聖人爲隨事而順應謂之無心不可謂之有心亦不可

窮經致用必先謹於少壯之日著書立說大抵俟諸晩定之年

敎子弟者自其幼而敎之則甚易迨其長而始敎之則甚難幼而敎之使順其性之本然故易長而敎之習染既深使返其性之本然故難

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大丈夫舉事要當爲人所不能爲之事若世間容易事誰做不來故朱子曰不哭的

孩兒誰抱不得

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此胎敎之法也今人不講久矣

學者固當主敬然工夫又要勿忘勿助纔寬緩便恐涉於放縱而有頹墮委靡之患纔謹守又恐過於執持而無寬舒自得之致須是涵養省察交致其功而又循序漸進優游不迫則工夫自可馴致矣

生於南而囿於南生於北而囿於北便非卓立特達之士所貴乎君子者不能不生於流俗而貴能卓然自拔於流俗

讀論語者如春風和氣之被物不言而人自化之者也讀孟子者如讜言正論日陳於前而邪僻之心無自而生也大學中庸又造道入德之門戶盡性達天之極軌也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然合仁義言之仁為體義為用分仁義言之仁有仁之體仁之用義有義之體義之用

朋友固當責善而責善又自有道其上者積誠以感動之其次者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若誠意不至而徒爭之以言嘵嘵不已是取辱之道也

五倫別無時行祇各盡其道便是堯舜世界

凡讀先儒語錄者若以言語文字求之祇覺平平無奇若以為入德之門造道之極潛心玩味優游涵養祇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古之時衣食足而禮讓興故多為善今之時衣食足而驕奢生故多為惡古人禮義生於富足今人驕奢生於富足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

程子曰今有狂夫罵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則便以為深仇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反略不以為怪豈不哀哉夫焚屍之慘烈矣其情不為怪者以風俗積習使然未嘗返己一思之也誠返己一思之必有所不忍矣

利不興則民不能蒙福害不除則民不能樂業

官與民其苦樂每相反官以為苦必留心民事者也而民自得其樂矣官以為樂必不軫念民瘼者也而民之苦乃不可言矣

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氏之術者請絕勿進此皆確然有見之言

以血氣勝人者小人之強也以義理自勝者君子之強也

天下之大貪人皆天下之大愚人也未有貪而不愚者

謝疊山曰窮而明道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故與其身顯而道晦毋寧身隱而道彰

得志行道者士人之本懷難進易退者君子之大節

世之學者多以仕為榮顏子曾子皆大賢也皆傳聖人之道者也又何嘗仕乎

士大夫只為看得道簡求字輕了所以無事不可為呂舍人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學者所當猛省

責己者可以成己之德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程子竊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此可以觀其志

量矣宜乎所造之深也

困學錄集粹卷之四終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栞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孟宗湜夢石覆校
閩縣姜啓鈞季[illegible]分校
侯官鍾啓昌瑞[illegible]分校

困學錄集粹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敬庵著
永城後學李汝霖雨蒼校
男師軾 師載 正字

閒署公餘

明道先生論建學擇師曰使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言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驟天下子弟而教焉此皆

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安得施之今日而一收其效乎

知與行不可偏廢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是行固難矣程子曰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朱子曰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是先知而後行也若不知而能力行者特其天資之高生來純粹所行偶能近道耳故知行不可偏廢而亦常相須知之眞則行必力行旣力則知益眞而守愈固

用之則行蓋有所以行者身顯而道與俱顯也舍之則藏蓋有所以藏者身隱而道與俱隱也道與身俱爲行藏

而用舍始爲無負

儒釋之辨公與私而已吾儒之學是以公天下爲心釋氏之學只要了得一己全是私心吾儒之學順其自然釋氏之學矯揉造作

吾儒之學修己以安百姓釋氏之學其修己處全非又用甚底安百姓

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玩味切己體察此眞讀書妙訣

君子安處善而樂循理凡勉强而處善者終有所不安勉强而循理者終有所不樂故必安處善而樂循理者始謂之君子

畏縮之人決不濟事爲人須有英氣方學得成

蔣西章曰要做豪傑成聖賢決定要受一番不能堪之苦從苦中動心忍性千磨百鍊直到苦中能樂無入不得方是眞得手眞受用世之做功夫不到家者止爲不肯喫苦故終於半上落下卒歸無成耳非勘破聖凡關頭不能確見其如此

凡心有安便之處便是人欲

世人以隨衆爲通方不知果見得道理眞時自不得一槩隨衆也儉可以從衆拜上豈可以從衆

立言者不要求新求奇祇要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爲害於將來則言出而人信之後世亦將傳之矣

人苟不能卑以自牧則矜勝之心爲害多矣

致知力行皆要以主敬爲本致知者敬以致之也力行者敬以行之也致知不以敬則所知或非其眞力行不以敬則所行或非其正

小人之交易合亦易離君子之交難合亦難離

東漢尚名節亦氣矜之爲非知道也然於道爲近故一變可以至道

衣冠容止之間最足驗人之學問未有外之不肅而內能恭敬者

血氣之勇不可有有則足以僨事義理之勇不可無無則難以衞道

學以聖人爲至不爲聖人之學而爲世俗之學無爲貴學矣治以先王爲法不遵先王之治而爲世俗之治不足以言治矣

儉德之基也敬德之聚也誠德之本也君子修此三者而已矣

理即具於事物之中所以處之而得其宜者義也

中者體之無過不及者也故言禮或有不中言中而禮合

其節矣正者智之是非不爽者也故言智或有不正言正而智得其當矣

朱子嘗謂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箇引路的人做得箇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吁吾安得躬行實踐之人而與之商量爲學哉

言者心之聲也觀其言即可以知其人賢者多言義庸人多言利胡康侯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欲何求汝曹志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五峯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亦可以知性情心之名目矣

富文忠公少時有罵之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斥公名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公少時已能如此須静後來入遼議和所以卓然不可搖奪

勿自暴而自棄願希聖以希賢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朱子曰是他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可見平日若讀聖賢書見得聖賢道理不徒記誦文章爲利祿聲名之計自然見得他不是豈肯被他引去

天下之人日在道中而實日在道外以止知爲昔聖昔賢之道不知即吾心吾身之道

朱子曰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有誰鞭策畢竟是自要讀書今人謂中進士後書即讀完了可歎

程子曰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

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夫間者小人之事也君子喜成事小人喜敗事故用間焉惟君子知小人之用間而凜凜自檢其身不使有間可乘則得矣

道德仁義與生俱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造物之無盡藏者也

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者可以當大事輕躁者鮮不失之

諸葛孔明有王佐之才其言淡泊寧靜鞠躬盡瘁皆能見得道理分明但取劉璋一事便非聖賢正大光明之道是其學問有未純處

觀孟子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其用力可知矣觀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得力可知矣

學問不得力只是工夫不純或作或輟安望能有所得

道亨爲亨道窮爲困今人以身顯爲亨身晦爲困者誤矣

朱子論學者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疑觀於外而駭然以驚及

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積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然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今人學道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之書分明易曉處反覆讀之更就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朱子此言是學者用功最親切處老蘇用之以學文而文成學者用之以求道豈有不得道之理是在人之勵其志專其心純其功以勉之而已

性之外無道道之外無性

朱子曰今之人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至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

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愚觀小人排擊君子無可指摘故假道學以爲名不知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學者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學也道不絕於世學日在於人人不學道將學非道乎爲此言者必將使是非邪正公私曲直君子小人漫無分別而後可也

吾人爲學須是要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月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月推之

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的工夫不可虛度
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
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
當要人說迂說腐不要人誇巧誇捷
黃勉齋曰榦年方及冠從游於朱文公之門其所以撫存
而卵翼之者不啻己子其所以然者非有他故也以榦
從學之久庶幾竊得其立言垂世之大意可以與後進
之有志者相與訂正以垂之將來庶不至微言之絕而
大義之乖是則文公相與之大意如此耳由勉齋之言
觀之可見文公一生心事只是要繼往聖開來學使大

道炳若日星聖學傳之無窮而已
遷善改過如携上水船一篙一篙要隨時用力非如下九
層坂不知不覺便到底
人止知農夫勤苦不知爲學尤要勤苦學者工夫不勤苦
而欲有所得猶農夫不耕耘而望有獲也
居鄉無以異於人恐成同流合汙居鄉有以異於人又恐
成矯世戾俗讀孔子鄉黨篇學者當三致意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朱子註之曰道益明德
益進是所會之友將以講身心性命之事而非文學詞
章之事今日會友者所講皆文學詞章之事身心性命
之理無間焉又安望其明道而進德乎
君子之於世也進非希榮退非名高亦因乎用舍之宜而
已
叔孫武叔之於仲尼公伯寮之於子路孔文仲之於伊川
沈繼祖之於晦翁詆毀無所不至然於仲尼子路伊川
晦翁何損哉徒自成其爲小人而遺臭無窮耳
乾坤之正氣世間之正人皆不可一日而或無者也無正
氣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無正人則世界將從此壞矣
今之學者不爲聖賢之學動曰吾家貧也亦思顔子何嘗
富乎安貧樂道雖屢空其何傷

今之學者不爲聖賢之學動曰吾親老也顔子不有父乎
尹焞不有母乎願以善養不願以祿養雖親老其何傷
而況求祿養者未必得祿也徒自營耳
明道先生云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空令學業衰不能不
爲之三致歎也
貧富貴賤天所命也人知君命親命不可違何不知天命
之不可違
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故日月星辰天之
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禮樂政教人之文也其見於
當時而傳於後世者曰文治文教皆有道以寓乎其間

者也自後世以操觚染翰爲文而文不本於道道不存乎文文日多而道日晦文日盛而道益失傳矣浮華之文日益以繁而眞實之文愈不出矣安得身任斯道者而與之言文乎

正仲深曰古人著書垂教欲人誦讀講習以爲身心家國之用非取其口誦遍數以爲功果也後世求食之徒乃假佛天尊爲言人誦此經可以消災得福徒事口舌無益身心縱誦千萬億遍何益於佛天尊而錫以福祐耶其言最明曉可以解世人之惑

人之初學要整齊嚴肅之意多方見得立志之專學之既

成要溫厚和平之意多方見得所養之厚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眞得守身之要學者不可不以爲法不然偶一失足遂貽千古之恨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三綱五常而已庶民去之去此者也君子存之存此者也能盡者爲賢人全盡者爲聖人五倫之外無人品爲人者從此立脚論人者從此著眼再不得差

人有不甘流俗之志而後可進於豪傑亦有不安豪傑之志而後可進於聖賢

異端之學滋熾由吾儒正學之不明此盛則彼衰交爲消長故欲息異端莫如盡力於吾道之正使其光明盛大昭昭而不可掩則彼之學將消鑠無日矣

聰明正直之謂神必非可賄賂公行者也今人祀神以邀福亦見其惑矣使祀之而果得福是視神如世之貪官也烏足爲神乎

性者天之所賦也盡性者天全而予之人全而歸之無媿乎天之所予是天之孝子也形者父母之所生也踐形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無忝乎父母之所生是父母之孝子也上不負乎天地下不負乎父母斯可以爲人子矣

天命之性有善無惡者也氣質之性有善有惡者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是還其有善無惡者也返氣質之性卽爲天命之性也

今之居官者行非禮之事取不義之財莫不曰爲子孫計也豈知富貴在天子孫若無富貴之命雖黃金高如北斗豈能保乎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奈何祇知今日悖入之樂不思後日悖出之苦

草野之中要使元氣常足朝廷之上要使正氣常伸

學者之心各有所用用之於身心性命便是聖賢之學用之於富貴利達便是世俗之學仕者之心亦各有所用

用之於致君澤民便是忠臣用之於肥身保家便是盜
臣

陳了翁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亦可見其
佩服之至矣故其所造自不同

仁義禮智迭運不窮仁字包得義禮智而智字又起得仁
正見一理渾然而流行不息也若纔有間斷的時節則
此理便有止息的時節

周子言主靜恐其流於偏程子以主敬易之學者始得所
持循有功於吾道者不小

鄉舉里選之法行是君求於士也科舉之法行是使士求

於君也君求於士則士貴士求於君則士賤

呂新吾曰口塞而鼻氣盛鼻塞而口氣盛鼻口俱塞脹悶
而死治河者不可以不知也故欲其力大而勢急則塞
其旁流欲其力微而勢殺也則多其支派欲其蓄積而
有用也則節其急流治天下之民亦然呂新吾之言以
爲治民論也予謂可爲治河者之正論

君子坦蕩蕩只是樂天知命而已

或謂予之所言者皆古聖賢之所已言也又何必多此一
番議論乎予曰誠然也古之立言者莫過於孔曾思孟
周程張朱矣子思孟子不以孔子曾子既已有言而不
言程子朱子亦不以周子張子既已有言而不言予今
又安得無言乎今天地之生物猶古天地之生物也今
之天地不以古之天地已經生物而遂已其發育之功
今歲之天地不以昨歲之天地既已生物而不生來歲
之天地亦不以今歲之天地既已生物而不生也蓋天
地生物一歲有一歲之生成即一歲有一歲之新意其
雨露之所滋人事之所養既不能以大異而亦不能以
悉同也聖賢立言一人有一人之議論即一人有一人
之見解其時勢之變遷人事之轉移既不能苟爲異而
亦不能强爲同也蓋人心日用則日生道理愈求而愈
出若必取古聖賢之所不言者而言之是異端也亦何

足貴乎予又安得無言乎

眞西山一代之大儒也其大學衍義深有功於天下萬世
而建醮祈福事佛事仙又何說也吾誠不能爲之解

伊川先生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
可知也學者須是有一望而令人親者方可入道若輕
躁浮動之人無深沈純厚之氣欲求進於道難矣

君子所以比德於玉者謂其剛堅而未嘗不溫潤溫潤而
未嘗不剛堅

公卿大夫皆做正經事不患政教不修羣黎百姓皆做正

經事不忘衣食不足

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奇而陰偶是陽一而陰二也

士大夫居鄉宦使官府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

古人臨喪必有贊襄之人自斂臣以至飲食之細一切執事無不各有其人孝子惟盡其哀戚而已今惟孝子自主之外既未能盡合乎禮內亦或至竟忘其哀是兩失之也故古人臨喪之禮不可不急講

人知做文字要好不知做人更要好文字好尚容易做人好只是難

梓溪云史臣作傳遺其大者不特一人也宋范仲淹在天聖慶歷開洛學未啓也公用兵於西張載上書論兵公一見知其遠器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

遂以中庸一帙授之夫中庸傳道之書也而公初揭示後學非見道分明者能然耶然則仲淹之所以爲宋朝人物第一者豈徒以剛大之器經濟之略先憂後樂之心哉史又稱公弱冠時大通六經之旨則公固斯文之豪傑也竊謂范文正公一生以功業自許故其學問不著設使當日與周張二程講論一堂而其明斯道其所造豈可量哉

邵康節曰面前路徑須常用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此是處世之道亦是自處之道

今人學不進志不立每以年少自恕殊不知伊川先生作

顏子所好何學論纔十七八明道先生作定性書纔二十
十餘歲人可以年少自恕乎

温公之德業似過昌黎昌黎之識見則高於温公温公僭
孟子於法言之後昌黎以孟子接道統之傳

薛文清公曰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功夫多早移向此庶
幾萬一薛文清猶悔用功之錯今之學者有終身錯用
功夫而不悔者可哀也夫

氣質未變化以前只是氣質之性而天命之性初無所損
氣質既變化以後復還天命之性而天命之性亦非有
加

有晝則有夜有作則有息人必夜而休息而後晝之動作
倍有精神若非夜而休息恐精神亦有時而竭矣春主
生夏主長秋主收冬主藏必有秋冬之收藏而後春夏
之生長方能茂盛若非秋冬收藏恐春夏之生長力亦
有時而竭矣

或問子思言天命之謂性是人性本然之體也而程子張
子又說箇氣質之性豈天命之性外別有一氣質之性
乎子曰人生只有箇天命之性所謂氣質之性者是指
天命之性墮於氣質之中言也人生而理具焉所謂性
也人生而有知覺焉所謂氣質也性墮於氣質中猶珠
墮於水中也性墮於氣質之清者則本然之性依舊是
善性墮於氣質之稍濁者則本然之善或不能盡見若
墮於氣質之甚濁者則本然之善全不見而惟見其惡
矣然雖見其惡而性之本善者自在究不可謂性之不
善也若加以變化氣質之功而性之本善者依然自見
也如珠墮於混水中珠之光便不可全見墮於泥沙中
珠之光全不可見矣然雖不可見而珠之光自在要不
可謂珠之無光也若加以澂清之功珠之光依然舊也
故自理之本然者言之則天命之性也自理雜於氣者
言之所謂氣質之性也張子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焉是也

有過人之學者必有過人之識蓋識由學長也有過人之
識者必有過人之量蓋量由識進也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程朱得孔孟之傳者子亦曰
乃所願則學程朱也

朱子之大有功於後學在補格物致知一傳使學者有實
在下手用工夫處

諸葛武侯曰才須學也人之苦於才不足者皆由於不知
學也學則理明理明則才充矣

自治宜嚴防害宜密於快意之時尤當加意防之蓋快意

之時卽滿盛之日也滿則招損盛則必衰可不懼哉
一介寒儒偶然得志置身通顯而卽暴殄天物侈用無節
亦思從何處得來乎濫用者必濫取何可不戒
責己而不責人恕人而不恕己并有得於學之深者不能
仁義禮智是道之本體誠敬忠恕是道之功夫必用誠敬
忠恕之功而後可以盡仁義禮智之理
存天理遏人欲功夫須是平旦之氣做起此時人欲未萌
天理易見試觀晚間所讀之書有誦數愈勤而不能記
憶者至次早平旦之時悉能背誦蓋由其夜氣清明也
身心性命之功由此做起德業有不日進乎

或問人物各循其性人當循其仁義禮智之性此易明者
也物又何以循其性乎曰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循
牛之性則用以耕循馬之性則用以乘若用馬以耕用
牛以乘則非其性矣草木有草木之性蓮芡有蓮芡之
性循草木之性則植之土地循蓮芡之性則栽之水中
若以草木植之水中蓮芡栽之土地則非其性矣推之
他物莫不皆然又何疑乎
薛文清公云相業自大學經學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
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此言得相臣
之體用矣

承集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學者不
可於此枉用了功夫
南軒張氏曰善者性也能爲善者才也此說極是與孟子
言性善情善而才亦善甚相符合
人把太極看得太高妙了便不是太極只是一箇大中至
正無以復加之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
或問孟子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言性善情善而
才亦善矣程子又云才稟於氣氣有淸濁稟其淸者爲
賢稟其濁者爲愚是才亦有善有不善矣二說何以不
同予曰才者性之發動者也自其從天命之性發動者

言之則才固無有不善自其從氣稟之性發動者言之
則才亦有不善所貴乎學者能變化其氣質也若加以
學問之功變化其氣質則性可復於善而才亦可復於
善二說似異而實同
或問不能盡其才如何曰如人纔發得箇好念頭從此充
長去便都是善可以復其性之本然若纔發得一箇好
念頭見得善之當爲卻又發一箇不好念頭謂偶一爲
之亦自無妨這一箇好念頭便不能充長去了只是中
間有阻滯便是不能盡其才
不欺心而後可以不欺君不欺親不欺友

薛文清公之學以復性爲要以主敬爲本故其所造沈潛篤實

德量深沈要從動心忍性中來正不得以事之難做人之難處而存忿怨之心

張子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如淘井然淘去濁者而清者出淘去清者而尤清者出至清無點塵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矣

學者要有振拔卓立之志不然風吹草動鮮不轉移

人於一日十二時中須是要知道此身此心安頓在何處

溺於利欲與溺於意見俱不可與入道

或問明道先生勸龜山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何也曰有害道之書有載道之書害道之書不可有載道之書不可無使無載道之書古來聖賢不知幾千年又何由流傳至今日乎

學者理明而識定則守一己之獨是非求爲異發前人之未發不害爲同

學者先要道理見得眞考之前聖而不謬則可以俟之後聖而不惑

朱子曰命猶誥敕性猶職事情猶設施心則其人也

爲人凡事皆當知足而獨至爲學不可有自足之心

本性未復則氣質用事本性既復則義理用事本性未復則見氣質而不見性本性既復則見性而不見氣質

明體而後達用倖成之功豪傑所不樂居也德盛而後名彰不虞之譽高賢所不欲受也

顏子之所以得蕭然於陋巷之中者以孔子肩行道之任也孟子之所以周旋於齊梁之庭者以一身任斯道之責也使春秋而無孔子顏子安得而辭其責哉故顏子不必爲孟子而孟子不得爲顏子時爲之也顏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有光風霽月之胷襟而後有海闊天空之氣量

聖人言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則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之當然也氣則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不齊也以理言者欲人盡性以至命以氣言者欲人守義以安命聖賢言命各有不同處學者當各隨其語意而推之以求其至當不可泥而執之也

求才於才不若求才於德有德而才在其中矣無德之才不可用也故曰士慤而後求智能

韓昌黎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大端已自不差但不知補出氣質之性來其性有三品所以不同者尚未分曉直至程張說出氣質之性來古今言性之家

始不辨而自明
道者學之的也故爲學必至於道聖人者道之用也故求
道必法乎聖
或問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何以爲君子陰何以爲
小人曰陽爲天爲晝爲春夏天也晝也皆光明正大者
也春也夏也皆生物成物者也以此思之則陽之爲君
子可知矣陰爲地爲夜爲秋冬地也夜也皆幽暗隱晦
者也秋也冬也皆敗壞萬物者也以此思之則陰之爲
小人可知矣惟君子光明正大小人幽暗隱晦君子好
成物小人好敗物故小人尚有容於君子之時而君子

斷無容於小人之時
賞以酬功非以飾喜也因私喜而賞則賞未必當矣罰以
懲罪非以飾怒也因私怒而罰則罰未必當矣
天下之理不過感與應而已有動必有靜有盛必有衰有
暘必有雨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有往必有來有出
必有入有語必有默此所謂有感必有應也由靜又有
動由衰又有盛由雨又有暘由暑又有寒由夜又有晝
由來又有往由入又有出由默又有語此之謂所應復
有感也此固天道之自然亦人事之必然也
持己以廉朗朗然如秋月之當空待人以和藹藹然如春

暘之潤物其爲學也希聖希賢非徒記誦詞章爲邀利
祿博青紫之計其出仕也致君澤民非徒富貴利達爲
肥身家飽妻子之謀能如是也斯可不愧於心而爲君
子儒矣
易以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此就在上者而言之
也學者當以損己益人爲益損人益己爲損損己益人
世人之所謂損也然益人者人恒益之是損己實益己
之道也故君子不以爲損也損人益己世人之所謂益
也然損人者人恒損之是益己實損己之道也故君子
不以爲益也學者誠知損人卽所以損己益人卽所以

益己其於損益之道斯得矣
楊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
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夫妻子之間
見必確夢寐之呈露皆眞於此而無僞斯眞無僞矣於
此而無欺斯眞無欺矣可爲學者考驗之法
旣爲今世人當修今世事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
皆此生不可不爲者也今乃從釋教離而去之必欲種
因果爲來生計曰吾以修後世也夫後世茫茫不可知
矣舍其目前見在之事而爲未來無影之計何惑之甚
耶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孟宗湜夢石覆校
閩縣嚴兆麒瑞齋分校
閩縣曹鍾禧穎夫分校

困學錄集粹卷之五終

困學錄集粹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敬庵著
永城後學李汝霖雨蒼校
男師栻　師載　正字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有陽不能無陰有陰不能無陽造化之自然不能偏廢也用陰以助陽扶陽而抑陰人事之當然所宜參贊也

君子之心不敢邀福於天而惟盡其在己故其為善必力不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其去惡必勇不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小善必為則無善之不為矣小惡必去則無惡之不去矣

語言無味足見道之無聞語言無序足見心之不存

釋氏之學祗是弄精神吾儒之學全是求義理

宋太史送方正學序曰古者重德教非惟弟子之求師而為師者得一英才而訓迪之未嘗不喜動顏色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宋太史之於正學蓋早見其為名教柱石者乎

寒而後求衣饑而後求食晚矣讀豳風七月之章君子所以貴豫也

君子小人之心其大小皆有不同君子之心大則如天之廣大光明小則如文王之小心翼翼小人之心大則放

辟邪侈無所忌憚小則禍隘私客戚戚靡盬
居官者不以建功立業興利除害爲事惟奉行文書則一
吏人足矣何以官爲
天下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亦非無令名之難而無
令德之難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是天下之最難持者莫如心也孟
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是天下之最易染者莫如欲也
能存心能寡欲而學猶患其不進者未之有也
心之所想慕者曰欲謂人之所好也欲屬於念其義虛心
之所貪求者曰慾謂人之所嗜也慾著於物其義實

能勝私而怒自可治能順理而怒自可忘
國家大事生民休戚同官者相與議論皆當平心易氣以
處之不可有偏私之見亦不可存爭執之心貴求其當
而已
先儒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於此用
功其可忽乎又曰人於一切世味淡泊方好不要有富
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爲學者須
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自不到墜墮飲食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能治得大欲便是治心修身之方
聖賢與流俗大相反者也既以聖賢自處勢必大遠於流
俗若以流俗自安將至絕遠於聖賢
士君子所以垂光青史照耀後世者視乎德業之隆盛而
不在乎名位之顯榮
此學以爲絕也而續之皆代有其人以爲續也而爲此學
者又不可多得落落古今不過數人在天地此學賴以
維持於不墜周程張朱非宋一代之人千萬世之人也
天地生財只有此數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人當時時
猛省
天地間只此一箇道理只此一箇學問往古來今皆不能
外此道不明此學不講皆因人識見不到試思人生天

地間所以無愧天地者何在所以不負聖賢者何在所
以無忝父母者何在皆當從此處做功夫何得習焉而
不察也
珠玉貴也粟米賤也然珠玉不可以救饑粟米則可以救
饑錦繡貴也布帛賤也然錦繡不可以禦寒布帛則可
以禦寒故聖人輕珠玉錦繡而重粟米布帛蓋無珠玉
於人固無損也無粟米則饑而死矣無錦繡於人固無
傷也無布帛則凍而死矣然粟米布帛所以養身也仁
義道德所以養心也身無衣食則身死矣心無義理則
心死矣人畏身之死畏所以救之至於心之死不知所

以救之亦獨何哉

古人之學擴其知識充其才能將以進德而修業也今人之學擴其知識充其才能將以隨俗而習非也古今之不相同如此

羅整庵踐履篤實言行相顧可謂躬行君子也其造道之深好古之勤力行之實進退之正辭受之嚴皆可爲天下後世法

水之積也厚則負大舟爲有力德之積也厚則建大業爲有本

易首乾坤乾坤者天地之性情天地者乾坤之形體故易

不可見於乾坤見之乾坤不可見於天地見之

古人云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力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友而友或疏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之疏而我遂自處於疏也可謂曲盡人情矣

謝上蔡七年去一矜字常患不能去薛文淸二十年治一怒字常見得不能治可想其克治之難亦可想見其用力之專

柔而立無立爲懦柔惡且直不直爲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周子言剛善剛惡柔善柔惡皆當細玩蓋剛柔皆貴得其正剛失其正則爲强梁柔失其正則爲諂媚君子不可以不審也

仁無可名惟公近之蓋有公心而後有仁心也敬無可名惟畏近之蓋有畏心而後敬心生也

智崇效天知識貴乎高明故曰效天取高明之象禮卑法地踐履貴乎篤實故曰法地取篤實之象

或問訓家之術羅豫章曰南鄰萬斛之家數十人入孝出弟交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

之篇閨門之內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如是而家有不日盛者乎讀此語恍若置身仁里令人徘徊而不忍舍去

師教不如家教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鬭化使然也

撮土不可以爲山而山由撮土而積一勺不可以爲海而海由一勺而積一行非所以名聖人而聖人由一行而積故君子勿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

天下有生生不窮之理隨在隨有無所間斷在天地則爲變化在事物則爲消息在生民則爲日用在聖賢則爲

德業在君子小人則爲進退在晝夜則爲晦明在古今則爲往來新故之迭更也是理也相軋相推有當有否而吉凶以生聖人憫斯人之流轉於吉凶之域而莫知所避所就也故告之以無危不平無易不傾之說使之爲物理之固然而不可忽也人能終始以致其懼則無咎矣然則易之爲易其大旨可知矣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殆謂是歟

天下全才難得而一世之才自足以分任一世之事故唐虞盛時水火工虞各專一職而不必其相兼孔門弟子德行四科各具一長而不必其至備故用人當用其所

長而教人者又當教其所短

時不可爲則亦已矣而時之所可爲者不可不自勉勢不能爲則亦已矣而勢之所能爲者不可不盡所謂寬得一分民力卽受一分之賜也

孝於親者必能忠於君廉於己者必能忠乎民道理固不可易

居顯榮之位世人之所謂貴也然使富厚有餘而德不足以充於己澤不足以被於人世人之所貴反爲君子之所賤居草野之中世人之所謂賤也然使道德仁義蘊於心令聞廣譽施於身世人之所賤未必非君子所貴故君子不患名位之不至惟患德業之不修

善善所以示勸惡惡所以示戒有其位者行其權無其位者託之言其爲有功於斯世一也

天道不可一日而無陽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子故邵康節曰易也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道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已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

謝上蔡以爲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脚予謂學者透得名利關方可大進步

聖人之進退視乎陰陽之消長各因其時而已非有預於

己也

義理無窮知到老行到老學到老無時可以休足

君子比德於玉素絲易染也白璧投泥而不汙則所云近墨者黑近硃者赤不足以定君子矣君子比操於松萬葉易彫也青松凌霜而獨秀則所謂榮者易枯盛者易衰不足以限君子矣

薦賢所以爲國非以樹私恩植私黨也

視聽言動四者皆合於禮辭受取與一介必準乎義此眞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者也希聖希賢須從此始

客氣與氣節不同傲世凌物謂之客氣持己守正謂之氣

節故客氣不可有氣節不可無功利與事業不同功名富貴謂之功利輔世長民謂之事業故事業不可無功利不必有

君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堯舜之心卽堯舜之道也學者正可由堯舜之道而想見堯舜之心並可以得千聖相傳之心

今人皆說世上無好官不知無好官由於無好人也若做得人好做官豈有不好的不止做官卽做鄉紳亦無不好的

子夏曰切問而近思思之所以欲其近者以其思近則能

精也若泛思則必無功

靜而存養所以預養吾內也動而省察所以求利吾外也內外交致其功而學問之道始全張橫渠先生云精義入神素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學者正好從此用功

李微之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麤略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此論可稱平允

忠臣惟恐其君之不好學近儒奸臣惟恐其君之好學近儒蓋好學近儒則道理明賢否辨不能以僞妄欺之也

王伯厚曰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輩小欲擠之借此以爲名耳小人之傾陷君子未有不以黨爲名者人君能辨君子小人之類自不爲其所惑矣

古人云學古入官蓋體國經野立政愛人之事類非不學無術者所能勝任而愉快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今之仕者其始既以不學而入政其繼也又以入政而不學百姓何由蒙福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是可與進學者惟剛可與近道者亦惟剛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雖

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又嘗語敬之曰這道理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更改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檢點公曾看易易經說陽剛好陰柔是極不好此皆言學者求道貴勇也或曰語云柔能克剛非乎予曰若處世又當別論但遇綱常大事卻委蛇不得須是仗剛正之氣力能擔當得住

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人止知財聚之樂而不知

財者人所同欲既利於己必害於人己之所樂乃人之所苦也人又止知財散之苦而不知財散之樂何謂財散之苦蓋財既悖入自然悖出或散於天災則水火之降受者是也或散於人禍則盜賊之劫搶者是也此財散之苦也何若周人之饑拯人之難人既受我實惠而感激之我亦可無禍患而且得美名非所謂財散之樂乎此其理惟君子知之小人則不知也

王伯厚曰湯伯紀自儆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吁功名易立晚節難保此身一失萬事瓦解士君子

不可不早自審處也

司馬德操戒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勿以貧而行不高此至論也

朱文公謂古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固亦無害也予閱馬援戒其兄子書是稱兄之子弟之子迄漢猶然矣

王伯厚曰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愚兄曰大道不常顯亦不常晦

學無時不可講無處不可講與父講慈與子講孝與兄弟講友恭與朋友講信與學者講希聖希賢與官人講致君澤民無時非講學之時無地非講學之地

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有似乎迂其不枉道以求合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汙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後學有似乎亢其持己之潔清而不樂受人之汶汶有似乎傲是數者皆其不合於時宜者也持此數者不合之資而欲求合乎人亦誠見其難矣自非具大識力大眼目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以此觀之亦可以得其人之大槩矣

先儒有言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蓋必己心無欲而

後可以格君心之非也

豐年則糴凶年則糶常平之法古之制也今能實心行之百姓亦自蒙福

致堂胡氏曰伯夷叩馬之諫孔子未嘗及也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史遷之言多不可信如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亦不見於春秋之書

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伊川爲羣飲於河各充其量義理無窮盡猶河海也學問無止境猶大小之飲也顏子之欲罷不能孔子之憤樂

終身皆爲無止境也

唐詩晉字漢文章何嘗不可傳然而去孔孟程朱之書則遠矣學者不用力於聖賢經傳何爲學有用之精神置於無用之地

或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馮少墟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此名言也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吾心止

寸許可以包天地古今奈何自暴自棄謂聖賢豪傑非我所能爲乎

布帛菽粟衣食之原也天生之人成之不以前歲已生已成而今歲不生不成亦不以今歲已生已成而來歲不生不成道德仁義古聖賢之所已言也前哲不以聖賢已言而不言我又安能以前哲已言而不言

曾貞予曰士人童而讀學庸論孟言言聖訓然思以是博富貴虐取窮民誹敢遠者陵傲鄉鄰誰予抗者予讀書得第人也嗟乎吾夫子乃令人如是耶則雖日誦夫子書何益自想此語凡讀書得第人皆當書紳深自儆省

人生百年者有幾即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既爲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爲富貴功名所消磨到得六十以後即發憤欲爲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眞儒難得而大道之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即志聖賢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有眞人品眞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至言也

今之學者幸生大道昌明之世日所讀者理學之書日所作者理學之文但日所行者未必理學之事使以所讀之書所作之文實體諸身心性命之際則聖賢可至何

慮大道之無傳乎

未經臨財而曰一毫不取可信爲廉乎未遇一事而曰一念無私可信爲公乎

汪默庵曰老年更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眞是可惜此惟親歷其境者知之古人所以有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歎

天地之塞吾其體只是一箇氣字蓋言此氣充滿布濩於天地之間吾人得之以爲體者即此氣也即朱子所謂氣以成形者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一箇理字蓋言此理主宰運行於天地之間吾人得之以爲性者即此

理也即朱子所謂理亦賦焉者也
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天之所以厚待夫人也學者當慨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之意蓋天之將伸是人也必先屈之天之將亨是人也必先困之從古聖賢皆是由困而亨者

眞西山以崇敬畏戒逸欲衍正心之要人只一心不是天理便是人欲能崇敬畏則天理無不存矣能戒逸欲則人欲無不去矣存天理去人欲而心又安有不正者乎蓋天理自在人心常自流行於人倫日用事物之間當此心清明之時是非可否原自不亂應酬措施動罔不

臧但恐操存之功或閒省察之念或疏聲色貨利之見動於中讒佞邪說之徒惑於外一爲私欲所染此心遂爲所蔽而不能祛遂爲所累而不能遣天理分數從此日減人欲分數從此日熾念慮紛馳事理乖違喜怒因而有偏舉措因而失當雖欲求一事之正不可得矣

學者潛心聖賢寤寐往哲須是析義理之微茫窺道德之奧深使古人有不見我之歎方是善讀書者

人生世間必定要學學不外致知力行二者卻是終身學不盡的人只以因循怠惰就把日子都錯過了到兩鬢庭空的時節止落得一箇碌碌庸人與草木同腐人若

果能於一日之間知其所當知而不求其所不當知行其所當行而不求其所不當行不要空閒了一時這纔算得致知力行這纔算得學所以希賢者在是所以希聖者亦在是

尚父告武王曰敬勝怠義勝欲孔子贊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二字是古來帝王聖賢傳心之要亦即學者奮端用力之地蓋敬是嚴恭寅畏心有所存主之謂敬則萬善俱足怠則萬善俱廢義是宰事揆物皆合天理之謂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禍福胥繫於此人須是時時存養省察使敬與義常爲之主而不

使怠與欲得以乘其隙而入之則心自無不正而事自無不當矣

夫人當一室絃誦功力既深之餘忽焉而意趣橫生油然而不容已忽焉而興致煥發勃然而不可遏在人固不知其所以然而已亦莫能名言其所以然也顏子之欲罷不能孟子之理義悅心殆況正復如此

昔之學者尊朱子則背陸子尊陸子則背朱子今之學者尊陸子者欲引陸子而附於朱子尊朱子者並欲擯朱子而歸於陸子吾誠不解其意欲何爲也

聖人無欲賢人遏欲庸人縱欲

言者心之聲也多言則受累矣故君子愼言語飲食所以養人也或過則足以害人故君子節飲食

黃東發曰古說回者邪也竊謂回非邪也回乃入於邪之所自始也人生平居何嘗不正不直一旦禍福在前計較之心一萌即爲回轉若所謂枉尺直尋以濟目前者不知正直之操一有回轉即入於邪不可復返自昔喪名敗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求福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胡敬齋曰爲學第一怕識見不眞第二怕工夫閒斷識見不眞則志向不能專一功夫閒斷則義理無由純熟若

能眞知灼見而加以不息之功其於造道也何難

朱子曰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戶自守卒就大業可見聲利之易以惑人也余方在仕途中每誦斯言以爲至戒

朱子云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地死了的何限夫天下至大山林隱逸賢貞方正之士或亦不乏也須是大加搜羅一番務使盡出而爲世用其於天下國家之事或未必無小補也

親師取友皆學者事但師體貌嚴重善學者大約得朋友之力爲多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從來莫大之禍皆起於一念之不忍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是以君子當懲忿而窒欲

鄭致遠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息父戲之曰此篇句讀易讀耶拱而對曰讀書止於句讀安用之竊意聖人之道在此書也今之誦讀不輟者止知科舉之在是庸有知因書以求聖人之道者乎

胡敬齋曰容莊則心正予謂心正則容莊未有心不正而容能莊者

馮少墟曰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

鑒鬼神欽於此可見君子之所以坦蕩蕩小人之所以長戚戚

雖有窮兇極惡之人必不樂居窮兇極惡之名於此可見人性之善荀子告子之誤

仙家每稱飛昇不知飛昇有何趣味有何用處而人每豔稱之也縱使白日昇天逍遙蓬島於身心性命何益於家國天下何裨所以仙家之術儒者不道

變化氣質必用困知勉行之功

風俗因人爲厚薄者也有君子之人講明禮義以化導之俗之薄者可使之爲厚若無人以化導之俗之厚者亦

趣於薄然人又因風俗爲善惡者也俗之厚者富人習
於禮義貧人守其勤苦俗之薄者富者流於放蕩貧則
習而爲非是在移風易俗之君子轉移而默化之
誠敬雖是二事其理實相因誠則無不敬矣敬則亦可以
進於誠矣誠是敬究竟處敬是誠入手處
世人每厭平常喜奇異而道無所爲奇異中庸言君子之
道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知庸者古今之達道也
薛敬軒先生謂千古聖賢之言一性字括盡竊謂千古聖
賢之言性一善字括盡
陰邪小人言足拒諫智足飾非論喜怒不論是非喜的時

節不難稱盜跖爲伯夷怒的時節不難毀伯夷爲盜跖
人主不知而誤用之烏有不受其害者乎
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只是與人爲善
敬存於心則不敢妄想敬在於事則不敢妄爲凡妄想妄
爲者皆不敬之故也
程子論學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朱子又益之
以反躬以踐其實蓋知行並進爲學之功始得完全
氣字原離不得理字浩然之氣配道義而出從集義得來
若非用集義功夫便是血氣安得浩然
財散民聚原不是私恩小惠要結於民故朱子有言不是
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
尊此意最好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
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虞廷之惟精大學之
致知中庸之學問思辨皆致知之事虞廷之惟一大學
之誠正修中庸之篤行皆力行之事而敬者又聖學之
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近守洛閩者以此遠尋鄒魯者
亦以此此是千聖傳心之要亦是後學希聖之方
孔子之道雖傳之顏子曾子子思實至孟子而大發其精
微之蘊孔子只言仁而孟子則兼言仁義孔子只言知

言而孟子則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孔子言性
相近習相遠而孟子則道性善且言情善而才無不善
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又曰若夫
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孟子闡明孔子之道實能發顏
子曾子子思之未發者也是孟子之學不獨有功於顏
子曾子子思而實上有功於孔子下有功於後學者也
信者以實心存之而無一毫之虛浮也以實事行之而無
一毫之詐僞也兼始終加一內外如一說
卽有生知安行資質猶當下困知勉行功夫德業方可成
就今學者以困知勉行的資質卻欲用生知安行的功

夫以妄希逸獲吾未見學之能進德之能成也

王魯齋曰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做朋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卻無心變只是不曾踐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學者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慕倣其所爲則非朱子教人之意

曹月川嘗言爲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

中庸集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此地須時時要愼如念慮初動時此衷先覺其眞妄是意之初起處固獨也須嚴以防之存其眞而去其妄至事務交

接時亦有暗地自覺其是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獨也須密以證之是者從之非者戒之卽事物應酬後亦有默默回想其中之是非處是意之既往亦獨也須有挽回之法使是者不鄰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此君子愼獨之法也

朱子曰讀五經用功多得效少讀四書用功少得效多朱子一生之功力盡在四書自有朱子之集註而孔曾思孟之道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矣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候官蔣錫璠魯士覆校
閩縣何德溱秋汀分校
閩縣陳　栻小南分校

困學錄集粹卷之六終

儀封張伯行敬庵著

永城後學李汝霖雨蒼校　男師栻 師載 正字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程子曰性卽理也是指在心之理而言也若在事之理則不可以言性矣竊謂具於心之性卽見於事之理也

古今不過數聖人在天地閒而綱常名教之大歷千秋萬世而常存古今亦止此數聖人在天地閒而微言大義之垂與日星河嶽而爲昭

孟子所謂良知卽張橫渠先生所謂天命所知原無待於聞見也格致之知乃聞見之知由德性之知而推之者也陽明合而言之誤矣

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張子曰天授於人爲命人受於天爲性朱子註中庸首句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從伊川也謂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從橫渠也從伊川兼人物道理爲全從橫渠專責人身上以二節三節專言君子體道之功也

程子曰治天下者必先正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學聖賢者亦當如是

仁義禮智之性謂之四德此天之所以賦於人者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亦謂之德此人之所以全乎天者也

薛敬軒先生曰程朱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著眼力以辨其眞是眞非又云以世儒之論折衷於程朱之言其是非一見而判然矣看來只折衷於程朱便是辨其眞是眞非之要法

讀書要得古人之心且要因其文詞而得古人立言之意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眞讀書之善法

性理二字朱子曰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凡仁義禮智忠信誠敬之類皆性也皆具於心者也故曰在心喚做性凡持己待人應事接物之類皆事也皆有一理者也但理因事而見故曰在事喚做理人只要心裏常存一箇性字事上常見一箇理字則日用之閒莫非道之所充周矣

形上的道理卽在形下之中上達的道理卽在下學之中舍下學而求上達之理離形下而求形上之道愈求而愈遠矣

理欲消長一身之大防道脈純雜萬世之大防一身之大防固不可以不謹萬世之大防愈不可以不嚴是非邪正固當辨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更不可以不詳察

學世皆遵理者有一人不遵理則不遵理者無以自容學世皆不遵理者有一人遵理則遵理者亦無以自容學世皆守法者有一人不守法則不守法者無以自容學世皆不守法者有一人守法則守法者亦無以自容

人不可以不聞道學者無向道之志則已果有向道之志便當立時奮發定其趨向時時用力不可一刻放過加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眞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爲半世人此五十歲立志便從五十歲用功今日學者三十歲謀道卽從三十歲用功四十歲謀道卽從四十歲用功警省奮勵不爲他物所搖奪日積

月累久而彌精其於造道也何難之有卽至六十歲謀道七十歲謀道便從六十七十用功豎起脊梁踏定脚根止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亦必有見道之日是一生皆有立志之日卽皆可聞道之時亦顧人之自待何如耳若悠悠忽忽庸庸碌碌除衣食之外無餘事只是空來世上走了一番豈不可憐

理路直捷欲路邪曲從理則光明正大從欲則昏暗曖昧所以君子心逸日休小人心勞日拙

惟木從繩則直惟事合理則順事不詭於正道言必衷諸六經

事事循道理而行添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蓋道不可過亦不可不及也

讀孔子兩箇如之何知天下無難處之事讀孟子三箇必自反知天下無難處之人

朱子曰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閒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有幾句走作無道理了不知是何如文字須是見得道理分曉方纔會好前面數句說的好是他見道理處下面有幾句走作無道理了便是見得道理不分明故學者讀書須是處處體認得道理眞文字自不走作

人心是形氣之私知覺運動之心感於物而發者也道心是義理之正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準者也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但人心能以道心爲主則人心皆道心矣雖下愚不能無道心若道心一爲人心所使則道心卽人心矣

知止者由學問思辨之功以造到極深研幾之地者也蓋格物致知功夫已到十分盡處

體是理一用是分殊忠是理一恕是分殊大德敦化是理

一小德川流是分殊

論一時盛衰之勢則正不勝邪論千古是非之公則邪不勝正

朱子曰某生平得力在大學一書看得大學一書熟以後看書便不消費力把大學作箇綱領便知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如滿屋散錢一索貫去曾子平日是篤實之士於聖門獨得其宗其知一貫有自而闡明聖學之統者爲功不小又云大學是一箇間架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綱領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其條目也學者能讀得一

部大學熟再讀論孟再讀中庸則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內聖外王之學明體達用之道一以貫之矣

天下事道理自有一定苟能見得到時人定眞能勝天其委於天者皆因人事之未盡

蔣西章生日自誓曰自今生日爲始只如脫胎換骨一番從前弊習舊污悉於昨日止等諸隔世從後德業新造即於今日起另闢乾坤出凡入聖日就月將萬不許再墮俗坑負天地父母生成之恩學莫先於立志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觀西章自誓之言思過之錄可謂有志者事竟成

所志者遠則近者不足爲所見者大則小者不足計

明道先生似孔子有溫厚和平氣象伊川先生似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

學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全夫人之量而已朱子曰學效也未能周公便效周公未能孔子便效孔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學者從此學之正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者也

守先王之道則前聖由我而繼待後之學者則來世由我而開此身何等重大豈可稍自暇逸以自小其量

居官者須茹蘗飲冰以存必正大光明以行事精勵敏捷以勤政甘雨和風以宜民斯事治而人悅矣不然敗檢不肖者笑罵貽羞碌碌無能者草木同朽

是非亦何定之有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有今日見以爲是昨日之所見爲非矣明日之所見爲是今日之所見又非矣且有此之所見爲是而彼之所見爲非矣亦有彼之所見爲是而此之所見爲非矣總之是非之無定者必求其眞是而是之中有深淺者必求其精則每見必有新得而學日益矣

程長年日舉世都被王陽明騙過他卻從參悟中來的他
平生極是詭譎詭譎二字陽明之事功敝之矣學術亦
敝之矣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人之爲學只此成法而已姚江一派
啓口便說顏之卓立曾之一唯至於博文約禮則又云
但可謂之弗畔而不可謂之知道於孔子教人之成法
合乎否乎

知之次也蓋夫子之謙辭爲良知之說者遂以聞見爲次
而不足事然則好古敏求思不如學之言豈盡欺人乎

世人有志於學者少嘗言儒門澹泊收他不住然一種世

味澹泊之人卻又不喜務學多向別路去蓋儒門緊嚴
人不耐檢束樂於縱肆耳

延師教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方能造就得
子弟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人至習舉業者又皆一輩
浮薄少年爲之且未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以
前此等人爲子弟尚將見黜於師長今以之爲師其年
過四十者卽以爲老邁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如此
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喪

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做成直捷徑情
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
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

禮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分明秦漢閒語在三代盛時從
未有許友以死之說春秋時方有之至戰國方盛荊軻
聶政其最著也秦漢閒諸儒必是見有許友以死而父
母失所者故爲之說豈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固
終身是心何分於父母之存沒也耶

佛氏之教行將天地閒多少有用之人化爲無用將天地
閒多少有用之物化爲無用堯舜之世豈能容之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
不樂朱子尊陳王詘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微

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且家有
其書士人挾册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錮其心
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閒誦程朱之書亦只本王
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復能虛心篤志求所爲窮
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此種習尚不能不變竊
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

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於古予則謂文章莫盛於
宋以載道也非道而何以爲文乎此宋文之所以超邁
漢唐也方正學先生云宋文可追並兩周其言不足信
乎

朱子與呂伯恭纂集近思錄成因不見道體之本原故以太極圖說爲首卷然又以太極圖說初學未易通曉反似遠思錄而非近思錄故朱夫子又教人讀近思錄當從第二卷讀起讀至末卷然後翻轉來再讀首卷由淺以入深則有可入之機矣

遇有災傷以招誘米販爲要知會各關米船到關只收正稅免其雜項使費米船到地方不許光棍擅自邀阻勒索牙錢使費等項須選有德行紳衿者老令不時在米販住泊之所查察料理務使客販得利則源源而來矣

胡敬齋云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甚無謂引人入異端去

又讀朱子答蔡季通書曰參同契一哥已下手刻版矣轉看轉曉不得又似非朱子所註者學者於此不可不詳考也

張楊園曰復古本大學是姚江一種私意大指只是排黜程朱以伸己說耳是知凡以古本大學爲可從者皆姚江一派也蓋大學一書經程朱改定聖賢道理已昭若日星以古本爲言非欲畔程朱又何謂耶

諸湛庵曰陳剩夫爲學之要見得敬字親切實下功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妄念不作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奪

古者祭必用幣猶人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

蔣西章曰學者志不立每曰世趨日下正學難行不知道無今古近世此道既孤士君子益當以身任之維持聖教越要在難立之時立得住方見豪傑有功聖門其高卓更有加於吾道大行理學自明之日者矣又曰一日之間有許多危險關頭心一放便墮下去了又曰若說道不可行學不該講則是文廟可毀四書五經可焚何爲而崇祀日盛傳誦不已乎議論最爲警策可破學者推諉因循之弊

古來大聖大賢只認得一箇是字故能大有所成就

道德之士樸素無華爾見其高庸俗之子錦繡彰身適增其醜人奈何不求性分之富貴而求世俗之富貴乎

天下最無用者無志之俗學因循之庸夫

既在天地間做箇人便要成箇人纔好自己思量還是要做聖人賢人還是要做庸人俗人

人在天地間居三才之一原自不小做一時一世的事便是一時一世的人做千秋萬古的事便是千秋萬古的人誰得而限之

汪雲龍生孫知其有立也曰富貴非所期惟望汝能讀書

爲聖人之徒焉斯已矣因命名曰學聖可謂知所重矣

人要處處討好將來必流於鄉愿蓋不爲不善之所惡必不能爲善者之所好若既欲爲善者之所好又欲爲不善者之所好非鄉愿而何

宋儒以漢儒爲訓詁者以其無身心體驗之功也至程朱講著纔教人存誠主敬格物致知從身心性命上實在做工夫學者生程朱之後實爲大幸不患無從入之路只患無眞實之功

今人只汎言不要錢而不知衷之以道義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又曰非

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又曰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凡辭受取與當以孟子爲法

論人品當取先儒長處以決趨向論學問兼要知先儒錯處以定從違非苛責也正恐辨之不明以致貽悞後人

爲人臣者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大有所爲爲人君者必能使其臣有所不爲而後可責之以大有所爲

大學中庸原在戴記之內自王堯臣中狀元宋仁宗以大學賜之呂臻中狀元宋仁宗以中庸賜之已開四書之端程子乃取魯論孟子合爲四書而孟子一書司馬溫公不能無疑盱江李氏且恣意譏之迨朱子集註出而後世學者始知所尊守是程子之合四書與朱子之四書集註皆大有功於前聖大有功於後學千萬世不可泯滅者也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也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爲熙載矣古人多用畫像程夫子以畫像若有一鬚一髮不相符合即是他人故只用木主蓋慎之也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蓋在上爲好尚在下即爲風俗上重學而天下之人羣趨於學矣上重廉而天下之人羣趨於廉矣上重節義而天下之貪鄙者消矣上重恬退而天下之奔競者絕矣

性理爲道理之本原通鑑乃法戒之成規讀性理而不見道理讀通鑑而不知法戒與不讀者何異

崔後渠曰端吾貌正吾言人斯敬之矣非人也吾自敬也怠吾貌易吾言人斯慢之矣非人也吾自慢也此與孟子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同意

學者當學樸實人做工夫方有實得宋之尹和靖元之許

魯齋明之胡敬齋皆質過其文行過其言實過其名後

此三人學去再不得差

守令之賢否每視乎上官之好尚上官如以淸廉爲賢耶有司誰不勉爲淸廉者如以貪婪爲賢耶有司誰不化爲貪婪者大吏之關於地方也重矣哉

陳淸瀾之學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皆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學者不可以不讀

王魯齋先生曰今之讀書者晨窗向白軟編而長哦者科舉之文也夜鐙欲涸掩卷而細繹者科舉之文也四書非不讀也而讀非其書及其一第也神疲力瘁於謝書期

會之中心飛夢繞於富貴榮達之地書則不暇讀矣爲士而讀非其書爲吏而書不暇讀善何時而明初何時而復天之所與我者至尊至貴則舉而棄之豈不可哀也哉嗚呼驚雷破柱萬類扶蘇世之聞先生之言者何昏昏而無扶蘇之日歟

陸稼書四書大全恪遵程朱不可不看其困勉錄未經手定所載之說不能盡純學者不可不知

朱子於大學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於論語釋學字又曰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總是天命之初渾然至善學者不過明人性之善復其本然之初而已

夫子開口說一箇學字朱子旣以復性解之而於全章後又補出學之正三字來正恐學者錯走了路頭學之正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周程張朱是也外乎此者皆異端也所以能時習而說而樂而不慍者皆以其學之正也若學之不正者又焉能有此景況乎

曾子之聞道在一貫曾子之用功在忠恕學者欲聞一貫之道須用忠恕之功

陸稼書先生閱理學宗傳因歎近來南方有一黃梨洲北方有一孫鍾元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淸不楚惟其學純故明辨如此

辛復元先生品行精粹學問醇正薛文淸而後山右一人也

丁文恪公與友人書曰吾人站立須有地步此後從違取舍便成破竹之勢此先生之格論行己之奧樞也

吾道甚淡甚苦甚寂寞然淡而有不淡者存苦而有不苦者存寂寞而有不寂寞者存人能於淡處而得其不淡

於苦處而得其不苦於寂寞處而得其不寂寞方可稱
眞正學者方可造聖賢地位
詩曰思無邪禮曰毋不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皆是
學者最親切用功夫處
謝上蔡先生曰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朱子說須是於其一
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此窮理之要也
闕疑是讀書之法强解則鑿矣漢儒說經皆從鑿處差去
王魯齋先生曰堯舜吾知其爲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爲
王也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爲賢也吾何從而知
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相傳

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唐虞之
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
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
敢信也竊謂孔子以前之書當取信於孔子孔子以後
之書當取信於程朱程朱之學孔子之學也出於程朱
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陸王異端之言吾之所不
敢信也後之學者尚其審所趨哉
靜觀萬物之理靜涵動也動順萬物之情動主靜也時而
靜也而動之機未嘗息時而動也而靜之理未嘗忘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故學莫先於存心存心莫要於主
敬
先儒所謂且教靜坐者謂心下熱鬧卽看道理不出所以
要靜坐養得此心湛然虛明方好應事接物不至差錯
若面壁靜坐斷絕思慮是寂滅其心也豈聖賢存養之
謂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後人猶譏之曰紛紛易盡百年
身舉世何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
神甚矣學之貴於知道也文之貴乎能載道也學者可
不審所重輕而漫以文自矜哉
陸稼書先生校對考亭淵源錄第十八卷內有載告郭友

仁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說先生謂郭是從禪學入門
者恐此所述未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又校至二
十卷有載劉淯叟欲做虛靜功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
人靜坐之不然先生謂觀此益見郭所述未確予亦謂
大禹惜寸陰半日靜坐豈不荒廢半日工夫朱子必無
此說
惜陰錄曰大學乃曾子一生學問行知念念不忘者門人
熟察得其意故記爲傳想亦子思流也戴氏達云孔伋
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帝王之道失墜作大學以
經之作中庸以緯之可知學庸二書皆出子思之手朱

子注大學曰門人記之豈曾子之門人猶有過於子思
者乎
朱子曰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
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
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
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胷中洞然於易之理
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觀朱子之言知易非特
爲卜筮而設惟時時讀之則時時恐懼修省臨事占之
則臨事愈加恐懼修省夫子之所謂可以無大過者以
此

王魯齋答葉通齋曰集家語者固出於門人弟子也於家
語中集其精粹而爲論語者疑子思也尊兄亦以爲恐
或有之止是其下一必字太死煞耳尊諭曰非子思所
著亦明矣然某未嘗言爲子思所著也集字與著字大
不同集者合衆人之所長著者明一己之所見或恐高
明偶未見察某所謂著書自子思始者指中庸而言非
謂家語也愚謂中庸固爲子思之書而大學亦成於子
思之手朱子曰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曾子之門人有過於子思者乎況大學中有曾子曰先

儒以論語有有子曰曾子曰遂以論語爲成於有子曾
子之門人夫有子之門人未聞有著名者而曾子之門
人舍子思其誰乎今觀魯齋之言是論語亦成於子思
之手也子思之有功於前聖有功於後學莫有大焉者
矣
劉文烈公曰四民之中士爲首磨厲之術士爲先離經叛
道者黜而經術亟巧讒速化者擯而德行出此眞勵世
磨鈍之至要也安得賓士大夫秉正嫉邪而一爲之倡
乎
講學所以明道也借講學之名而主持陸王以亂道吾不
知其何心也

太極圖說前言天之太極見得天理之本然後言人身之
太極見得人事之當然能盡得人事之當然便至乎天
理之本然所以胡敬齋說天人之理雖一而天人之分
則殊天做天的人做人的各盡其分而吾之理則天之
理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做
天的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應酬事物各得其所是人做
人的夫人卽是那天命不已乾道中來的吾之性卽是
那各正性命的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
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

得其所天與人亦流行而無間矣故程子曰天人本一
言合天人已剩著一箇合字
廉伯王領鄉薦宗黨榮之公曰科目何足矜當爲眞孝廉
以無忝所生嘗斗室抱吟肝衡當世見民心離散儲糈
匱竭恆咨嗟歎息謂苟出而圖吾君必竭力致身作一
番實落經濟彼全軀保妻子者何爲後成進士其雄才
大略忠肝義膽照耀人耳目一時諸公羣推其學爲經
世志在匡時
時遇災荒賑粥不若散米蓋一人之粥止可食一人若散
米令拾野蔬攙和食之則一人之米即可食二人於窮

民更便但賑粥之弊少散米之弊多
君子之仕也以慈祥愷悌爲本所在無赫赫名既去而人
思之
劉文烈公曰士所尚惟志志趣定何論山谷何論市朝何
論早售何論晚發抱此素心與墳典丘索爲寤寐虞夏
商周相往來則一室之中儘可與天地萬物同寥闊文
烈公具此胸襟自無入不得其於禍福生死何足以動
其心乎
程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惟堯舜之心至今
在所以堯舜之人至今在也學者存堯舜之心即能爲

堯舜之人雖幾千年可也彼長生久視之說無論不可
求不當求正亦不必求也
讀大學當識一明德字讀中庸當識一誠字讀論語當識
一仁字讀孟子當識一性善字從此體貼方有得力處
高孔坦爲五羊令清介强毅嘗自署曰爲國計復爲家計
者天災從己心不從民心者人禍此可謂高出流俗然
去大學之敎猶有間也大學之敎一家仁一國興仁而
何家與國之分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而何己與民
之別
惟仁義是崇非堯舜不陳是孟子善承前聖處夜氣醒幾

希之脈雞鳴嚴善利之關是孟子喚醒後學處
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子思言誠之者人之道
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盡性孟子曰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子思言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孟子曰强
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子思言潛伏言屋漏孟子言夜氣
言雞鳴此是孟子受業於子思得其眞血脈處
性屬理心屬氣理無形影而氣有淸濁心又是氣之最精
爽處故能具衆理而應萬事
王仲復曰心以虛靈二字言則虛是體靈是用以虛靈知
覺四字言則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分晰體用處最精細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主一只是做這一件事心便專在
這一事上如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便心下千
頭萬緒總要內邊不胡亂思想外邊不胡亂做事則自
然能敬
宋元間族長主祀事至明則宗子主祀事竊謂宗子之賢
者自應主祀或宗子不能主祀用族長主祀亦可若用
族長之賢而有職者主祀更爲妥當
一主敬則身心有所收束做事皆有精彩一不敬則身心
便無著落諸事俱至廢弛
御善良當以寬則人知所勸治強暴當以嚴則人知所懲

義禮者居家之本也貧賤之家恪守義禮其興也勃焉富
貴之家不守義禮其衰也可立而待矣
明道先生曰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
馬君實明道先生謂爲不雜者或不雜於異端乎由愚
觀之不雜者張子厚一人而已邵堯夫自私自利類於
佛家與吾儒之幼學壯行者異矣飄逸脫灑類於仙家
與吾儒之憂國憂民者異矣伊川先生亦云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安得謂不雜乎若司馬君實篤學力行而致
知之功未至尊揚而疑孟則是非之不辨也帝魏而寇
蜀則邪正之不分也又烏得謂不雜乎故謂不雜於異
端則可謂於聖賢之學不雜恐猶未也
馮少墟曰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
四勿學來此語見得極真
論語辨別君子小人處甚多或言心術或言品行或言行
事將論語中論君子小人者類聚觀之其言心術可以
考自己之心術亦可以觀他人之心術其言品行可以
考自己之品行亦可以觀他人之品行其言行事可以
考自己之行事亦可以觀他人之行事如泛然看過便
無取益處
愼獨註朱子又添審幾二字幾字卽周子幾善惡之幾幾

者善惡分界處亦君子小人分界處由一念之善幾推
之至於無不善便是君子路上人由一念之惡幾推之
至於無非惡便是小人路上人君子小人只在此分途
處審字有嚴加辨別之意辨別得是善幾便加意擴充
之辨別得是惡幾便痛加克治之務使善日長而惡日
消方全得愼獨之意
誠意爲善惡之分途誠意則爲善不誠則爲惡先儒所以
謂誠意爲善惡關又謂之誠僞關
是曰是非曰非可曰可否曰否邪曰邪正曰正此青天白
日正大光明之景象也近世學者每不樂分別是非可

否邪正必欲淨而同之吾不知其何說也

陸稼書先生作太極圖說大旨謂不在明天地之太極而在明人身之太極此等議論有功於周子不小

朱子大學序大學之書學字是學問之學古之大學學字是學宮之學曰古之大學教人之法則非孔子之言明矣又曰三千之徒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所以謂大學爲曾子之書也范香溪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又見於孔氏之遺書似曾子之書實成於子思之手蓋子思接曾子之傳而曾子之門人皆未有過於子思者也謂大學不成於子思而成之者將誰與歸乎

爲姚江之學者曰學部通辨書乃在朝大老授意於陳清瀾而成之者也夫著書亦論其是非耳著書之人亦可不問也況究其授意之人乎若以學部通辨爲有所授意而爲之不知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又誰實使之乎

朱子之學出於延平延平之學得乎楊羅朱子格致補傳以爲竊取程子之意而不及乎延平蓋儒者之學以聖賢之道統爲重不以師弟之授受爲據也

二程夫子最爲朱子所尊信而二程夫子所解四書朱子所改正者不啻大半大凡前人之說有未妥者不妨從而改正之前人之說有未明者不妨暢快言之此爲發前人之所未發前人當必得我而快意焉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前賢大有功於後學故至今學者稱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無異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並未有議朱子改程子之說以爲非者蓋理惟求其一是道理者天下萬世之所公共也學以講而後明朱子之書其中或有未定之論及門人從旁竊記之訛後之學者其所講論或有補於朱子之所不及朱子之所未備即所謂發朱子之所未發而朱子亦必快意於我之有斯言又何嫌乎即如朱子四書集註朱子日日改月月改年年改至大

學誠意章爲朱子絶筆則大學誠意章以後及中庸論孟朱子之所未及改者正多矣朱子嘗曰文字頻改則愈佳又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古聖賢許多功夫亦看古聖賢的不出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後之學者果能用朱子許多功夫並用古聖賢許多功夫終日讀終日講終日改是朱子之所必許者也而其人我則未之見也

人生何必三公胡敬齋一布衣也而從祀孔廟千古不磨彼志於富貴者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豈可同年而語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陳濟安恭而分校
閩縣陳宗瀛幼蓮分校

困學錄集粹卷之七終

困學錄集粹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敬庵著

永城後學李汝霖雨蒼校　男師栻 師載 正字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陸稼書先生云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功夫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實一樣先生議論四家之學於分合處皆見非天下之至明者孰能與於此

張武承曰先惟精後惟一先擇善後固執萬古聖學止此定本大學之格致誠正修孔門之博文約禮皆此意也

數語簡切明透非先生不能道

從心體上求知虛而無憑從事物上窮究便實而可據

陸象山曰六經皆我註腳陸稼書先生云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讀書者貴乎以我之心體貼聖賢之理若象山則硬使聖賢之書來從我此其所以為學者之害也

靜者念之所起只在至善不於至善之外妄動一念故靜亦靜動亦靜

耿逸庵曰吾身之有心猶天之有日日者天之陽氣心者
人之神明天以陽氣生萬物吾人以神明宰萬事陽氣
不著之地則物便抑鬱而不暢遂神明不照之處則事
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明萬
事萬理無不洞徹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
此說在逸庵集中是極精粹者故特表而出之
曹月川先生曰孔子安於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
不改其樂非曰樂仁仁之中自有樂也故曰仁者不憂
不憂樂也尋孔顏樂處者舍仁何適
問孟子乃若其情情字非才之罪才字何以分別馮少墟

曰如齊王不忍觳觫之牛便是情之善處既不忍其觳
觫又不可以廢禮遂想出以羊易之之法便是才之善
處少墟此說發揮情字才字使人當下了然可謂能達
其辭
學者當未見道時且學遷善改過
處世當如行雲流水隨所寓而安爲學須是朝乾夕惕德
與年並進
邵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
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心者性之郛郭此語精
甚可破心卽理之說

陸稼書曰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可爲萬
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講以備禮官之採擇往者荀況揚
雄之徒皆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
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爲激論涉於橫議然豈可便
置而弗問耶願斯世共思陸先生之言
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世間不可一日而或無人心不可一
日而或忘
或問古今有學儒而其人非者有學佛而其人是者何也
曰學儒而其人非是其人非也非學儒之過也有學佛
而其人是是其人是也非學佛之效也昔人有謂服砒

巴而生者亦有傷食五穀而死者豈砒巴能生人而五
穀死人哉學儒而其人非學佛而其人是當作如是觀
楊道夫問坡公若與伊川相排不知何故朱子曰他好放
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卻恐他來檢點故恁地詆訾
竊謂坡公之無忌憚自禪家之呵佛罵祖來
程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
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
非不善也非一部易理爛熟胸中不能有此精粹語
殷浩清修一籌莫展汾陽奢靡身係安危此左袒奢靡之
言殷浩一籌莫展是生來才短非清修之過也汾陽身

係安危是生來才高非奢靡之故也論人者因汾陽奢靡而遂少其再造社稷之績㘫不可因浩一簪䈴莫展而遂以爲清修之不足取尤不可

薛子敬軒過洛陽諸生迎於道左請入桃林之草堂設席拜焉曰願聞一言以爲教曰吾何知哉子諸士皆河洛之產也朱光庭把春風於伯淳座側游酢楊時立雪於正叔之門皆有得焉今兩程雖往而其敎固在也如追思而儀型之則雖不親炙亦若會於一堂矣奚必他求哉卽是言求之兩程何嘗往哉則其敎卽見其人特無如精神意氣不相通故於誦讀閒當面失之耳

世閒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

胡敬齋先生曰今世有一等學問言靜時不可著箇操字以何思何慮爲主所以流於老佛靜時若無箇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竊謂靜時操心之法卽程子主一無適之謂

羅整菴先生曰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如而顧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此儒釋分界處學者不可不知

王忠肅公爲吏部尚書忠清爲英皇所任信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凡世宦人家皆當三復斯言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可以常行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服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

徐勝力言辨別異同是敎者事不是學者事稼書先生謂此言大非若止作一場說話敎者亦可不必若論實用其力擧足便要辨路徑如何可不辨竊謂大學致知之功惟求得一箇是字豈可以敎學分爲二事徐氏之言大非故陸先生辨之

孔子言述而不作此道統所傳也故自孔子以來接其統者皆以善述爲德業孔子刪定纂修六經賴其表彰是孔子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而皆賴有見知聞知是孟子之善述孔子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程

子表彰四子之書朱子因爲集註是程朱之善述孔孟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今人不務述而務作而其所作者或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豈其才識學問遠過乎孔孟程朱而其所作者能高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之上者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卒不可易而才識學問又未必如孔孟程朱乃不務述而務作亦見其惑也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是程子所謂無用之贅詞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朱子語類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

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蓋能居敬則窮理功夫日益密能窮理則居敬功夫日益進二者須齊用功方能互相發也

有物卽有理物外無理故格物卽所以窮理有理方有知理外無知窮理卽所以致知外物而言理外理而言知則流於頓悟而非吾儒之所謂知也

近見講學家有揭格物爲宗旨者予謂可以不必且非爲學之全功朱子論爲學功夫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三者不可缺一獨揭格物爲宗旨成甚學問

人是不容易做的做一日人要撐一日世界若世上少此人亦不得這纔是天地間不可少之人言不是容易發的說這箇話要明這箇道理若世間少此一言也不得這纔是天地間不可易之言不然世盡人也焉能爲有無乎人盡言也何足爲重輕乎

世間所當爲之事計不得一毫利害纔說從容商量便不是旣做職分內的事容不得一些推諉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

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心爲性但心性之辨斷明亦不過謂心爲氣而性爲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卽心耳

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

世道之盛衰視乎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視乎學術之晦明張橫渠先生曰知道者多則道大明吾不能不有望於今之學者矣

勿做心上過不去的事勿萌事上行不去的心

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仁義禮智之性也以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也今乃不以仁義禮智爲性而以血氣爲性則失其性之本然矣不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而以私欲妄念爲情則失其情之本然矣失其性之本然尚可以爲性乎失其情之本然尚可以爲情

乎失其性情之本然尚可以爲人乎

自己無骨一身肉都是人家的如何站立得住

格物卽窮理也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從懸空中揣摩道理則虛而鮮據從事物上件件理會尋箇是處則實而可憑此聖賢之學所以與二氏之明心見性不同也

陸稼書先生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矣先生云此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後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

謂性體亦是指心貫大異於程朱也其不欲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先生可謂深知梁谿之學矣其評論甚當先生以前無人敢發此論

人生在世當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既要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必要實見得此道爲天地間所不可無之道此學爲天地間所不可無之學必要主持斯道擔當斯任直見得此任甚重此道甚遠既不能旁貸又無可推諉必以身任之勇往直前方做得天地間一箇人

夫人顧自待爲何如耳苟欲爲百年之人則亦百年之人已耳如不欲爲百年之人則必欲爲千年之人不欲爲千年之人則必欲爲萬年之人然欲爲千年之人必有可傳於千年者欲爲萬年之人必有可傳於萬年者自待顧不重哉

人若不立必爲聖人之志雖有顏孟之聰明也不濟事

汪星溪曰伊川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爲有準的佑則以顏子深潛純粹默識心融學之難理會其氣象惟學曾子爲有準的曾子忠信誠篤仁孝無間學之進寸獲寸進尺獲尺爲有準的也此論體認最爲親切得下學上達之旨

或謂周濂溪以太極圖授二程二程終身不以示人以無

可授之人也不知二程雖不以示人而其發之於言見之於行著之於書者無非太極也蓋太極圖只是一箇理字二程夫子所言所行所著之書無非理也卽無非太極也

羅整庵認理氣爲一物予謂理寓於氣氣具夫理謂爲一物與陽明心卽理之說何別

克去己私形色化爲天性則此中渾然純一便是仁因物成就使各得其所則知明而處當便是知

學至於不愧女子小人始可言學

朱子答鄭景明曰讀書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頭下手功

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予謂且讀且行這便是入頭下手最切要的工夫所謂知行並進也而於易曉處求之又由淺入深之法也

孫北海先生五子學約以周程張朱並列是矣四子學約以薛胡羅高並列則錯矣施虹玉五子近思錄發明亦以薛胡羅高並列是踵其錯而錯之也高子豈可與薛胡羅三子並列乎陸稼書先生論之詳矣其言曰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

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是高子之學不可與薛胡羅三子之學比類而並觀之也明矣孫北海既錯於前施虹玉又錯於後余恐後之學者仍踵其錯而錯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天理吾心所自有也偶有偏發則當以經書聖賢之言擴充之人欲吾心所本無也倘有妄念即當以經書聖賢之言制防之如是則天理日長人欲日消矣

薛敬軒曰克勤小物爲學之切要古之聖賢未有不謹小慎微以明其志者故學者凡事不可苟一事苟百事苟可不慎乎

養心者義理累心者物欲看得義理重自然看得物欲輕這便是向上的路頭

薛文清公曰周子之學得於易者多發明大學語孟中庸者少然其理則同也竊謂周子之時大學語孟中庸尚未合爲四書也若程子既合四書再得周子以發明之必更有一番道理出來

致知力行如車兩輪如鳥兩翼缺一不可陽明乃以知行

合一爲學豈知兩輪合一車不能行兩翼合一鳥不能飛蓋不自知其謬也

氣質之偏小學問之功大能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變化其氣質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薛文清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觀文清斯言可以知入道之方矣

朱子曰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學者當時時以此痛自警醒

物格則見天下一事各有一理知至則知萬理同出一原

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是聖賢而豪傑者也

千古聖賢只是一箇小心故能隨時處中小人只是一箇
大膽故無忌憚
陸桴亭曰論性斷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
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
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朱子
曰天命之性以不離乎氣質而不雜乎氣質者言之桴
亭此說最爲明透
陸桴亭謂中虛是無私心中實是有天理此言甚是
或問周濂溪言主靜陸象山亦言主靜周濂溪何以是陸
象山何以不是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卽敬

也有主則實也若舍中正仁義而空空主靜則流於虛
無矣此周子之主靜所以是陸子之主靜所以不是也
程子曰聖人可學而至蓋學所以學爲聖人也故程子專
敎人讀書王陽明曰滿街都是聖人既都是聖人故陽
明只敎人靜坐不敎人讀書陸象山曰若我則不識一
字亦須堂堂的還我一箇人所以陸王是異學
吳草廬曰陸子之學尊德性朱子之學道問學不知朱子
之學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陸子之學尊德性實所
以失德性也
不覩不聞只是萬念未萌思慮未起寂然不動之時非必

閉耳合目而後謂之不覩不聞
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不識道理的好人司馬溫公是也
孔子而後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易之象數兼程
子之義理皆大有功於易者也
周子曰果而確一切工夫皆當如此做
孔子之門有曾子程子之門有尹和靖朱子之門有黃勉
齋此皆古今來所不可多得之人亦吾道中所必不可
少之人
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蘧伯玉
不以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可謂眞君子矣細考論

語夫子所與友者僅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
以何爲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
宜夫子樂與之交也
論天賦予之初則先有理而後有氣論人受生之始則旣
有氣而卽有理分不得先後
爲泰爲盈爲有不過外面矯飾於一時豈有能常泰常盈
常有之理此聞人之取而進鄉愿之似而非又何恆之
足云故曰難乎有恆
天下道理只有一箇正其不正處便是邪不是於正之外
又有一箇邪與正相對也

千聖之治本於道千聖之道本於學學也者所以體聖賢
之道而成帝王之治者也當其盛也世治而道亦與之
俱顯當其衰也世亂而道亦與之俱晦道之顯也必賴
有人焉以爲之顯而道之晦也亦必賴有人焉使由晦
而之顯自古以來蓋昭昭不爽也嘗考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達而在上則道以位而行孔子孟子窮而在下則
道以言而傳言傳道亦傳也自孔子設教洙泗以博文
約禮授學者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
墜其後正學失傳異端蜂起士各以意爲學高者入於
淸淨寂滅卑者流於權謀功利而聖賢修己治人之道

明體達用之學泯然無聞至使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
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蓋已千有餘年矣昏昏冥冥醉
生夢死不自覺也至宋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而
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基理要當
時見而知之有二程子遂擴大而推明之周公孔子孟
氏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其爲學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
學在致知然於經言未暇釐正故歷時未久浸失其眞
一時從游之士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出而後紹
伊洛之正傳振鄒魯之墜緒考訂訛謬探索深微勤爲
成書上包涵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
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如日中天凡有目者皆可覩也
其開示學者則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
以踐其實千古聖賢求道之方爲學之要誠莫有過於
此者矣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始明孔
曾思孟周張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後有作者不易
其言矣

身之於心猶舟之於柁也欲正其舟先正其柁欲修其身
而不先正其心可乎

閱吳康齋語錄見其每言己之貧困有云由是知貧難處
思之不得付諸無奈又云貧困中事事纏人因歎康齋

生平所學何事貧困二字不離於口其後竟至與弟爭
田宜乎張廷祥致書痛詆不容其久竊虛名也

中庸戒懼愼獨二節舊說以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平對殊
失本旨戒懼不必十分用功只略綽提撕使常惺惺便
是註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是睹
聞之時旣戒懼矣雖至不睹不聞之時而亦戒懼焉愼
獨是從戒懼中抽出來說註曰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
尤加謹焉是方動之須正是非邪正善惡之分途處察
其爲天理則擴而充之察其爲人欲卽遏而絕之不容
一毫寬假此時若稍有疏忽則前此涵養之功盡廢故

不可不愼也譬如人家防盜戒懼是無時而不防愼獨是緊要之時防之尤要嚴謹

明季講家謂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爲添著意思依此說則不論理而論心無適莫便是義了此正謝註所謂佛老之學自謂心無所住者也其說甚謬又比義工夫至在平日居敬窮理而臨事亦不可不省察明季講家謂比是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是良知家話頭皆謬說也吾儒異學之辨差之毫釐失以千里不可不察

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又曰有形只是氣無形總是道薛文

清曰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胡敬齋亦云只是一箇眞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嘗細思而靜體之覺道理無一毫空闕無一息間斷參破及此眞有手舞足蹈之樂人特習於其中而不察耳

程子云性卽理也此言遂爲千古之定論可以發明孟子性善之旨象山云心卽理也便差了性乃仁義禮智仁義禮智非卽理而何心乃所以具是理者安得謂心卽理乎

困學錄集粹卷之八終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蔣錫璠魯士覆校
閩縣葉世勲堯臣分校
閩縣林義圖笠

困學錄集粹八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張伯行撰其書摹讀書居業二錄之體一二卷題曰河干公餘三四五卷題曰閩署公餘六七八卷題庚寅至甲辰年六卷以上皆述其自得之語七卷以下頗辨陸九淵王守仁高攀龍劉宗周諸人之誤

理學正宗十五卷

〔清〕竇克勤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竇静庵先生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理學正宗十五卷》提要

理學正宗序

聖學本天天者理而已矣自上古龍馬負圖以出於河伏羲則之中宮五數大中至正實開萬世理學之祖堯舜禹相授受衍爲心傳十六字而要歸於精一執中夫中者正也固已示人以承宗之標的矣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此皆達而在上者也至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删定贊修易詩書禮樂春秋集群聖之大成其平日

與門弟子言曰仁曰孝蓋仁爲元善之長而孝爲百行之原也又曰敬曰恕蓋體驗擴充之實不越戒懼操存之際也又曰知曰行蓋窮理盡性之徵即在日用倫常之間也此洙泗淵源所

以有理有學而扶植人心維持世道使大中至正之極常運行於天地之間而不息也曾子子思孟子得其宗而言明明德即言格物致知言天命之性即言修道之教言仁義即言孝弟蓋

六經之後復有四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理學正宗無逾於此者也孟子没而其傳寖失或流於虛無寂滅或騖於權謀功利或賢智之過不安於中庸假異端之似以亂吾儒之眞矣學術

本於人心人心關乎世道正學不明此人心淳漓世道升降之所由係也静菴先生每言及輒憂之非一日矣乙丑秋八月三過嵩陽流連四十日博覲理學諸書手抄成帙謂孔孟以來言

正宗者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必以周程張朱爲歸周子太極一圖深得吾夫子繫易之旨而主於中正仁義立人極程子表章學庸語孟四書之名始見於此張子西銘謂仁人事天當如

孝子事親與孔門言仁言孝相符朱子於四書則有章句或問集註於詩則有傳於易則有本義由是聖道燦著如日中天舉異端邪說爲吾道害者悉掃蕩而廓清之識者謂朱子集諸儒

之大成有以也然程子正宗實自龜山載道而南由豫章延平以傳之朱子朱子正宗實自勉齋受深衣之託以傳之何王金許此似續脉絡之不爽者也易取麗澤在於朋友講習南軒東

萊當鵞湖同異離合之會獨能見道精確與朱子聲應氣求詳加參訂均爲有功聖道夾輔正宗者也聖人之道備載六經春秋爲吾夫子親手筆削之書而王安石敢肆詆毀學宮不設博

士經筵不以進講科目不以程才康侯力砥中流潛心二十年始爲傳以行於世九峯書傳承父師未竟之緒闡明二帝三王之治法心法此皆尊崇聖經羽翼正宗者也魯齋當聖遠言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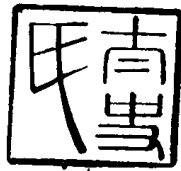
之日得朱子四書敬之如神明卒用以成已成物使聖學晦而復彰道統絶而復續敬軒生平不好著作惟取六經四書及太極圖通書西銘周程張朱子之書潛心而力行之具見於讀書

錄中此元儒推許文正明儒推薛文清爲得紫陽之正宗者也因脫稿以示予予曰惟先生窮理知言到微密處故權衡精切如此吾不能贊一辭矣戊辰先生讀書中秘以刻本見寄靜坐

中盥手三復讀之直揭千聖心傳而以太極二字融會貫徹於其間夫太極者理也理者天也學者識得吾心有太極而體諸人倫日用之常嚴之戒懼愼獨之際極於窮理盡性之微會夫

天命流行之蘊則自希賢以至於希聖希天適還大中至正之本體矣此靜庵先生扶植人心維持世道之素志也予固深知之故聊爲述之如此

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己巳春王

正月嵩陽耿介頓首謹撰

理學正宗叙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人各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各得天地之氣以爲形此身此理從天地來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盡此者爲聖人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堯舜以來傳授心法不越精一執中之旨孔門言仁言孝一以貫之後世去聖人既遠學者各以意見爲師承是以傳流乖舛高者淪於虛無卑者泥於辭章甚至權謀術數功

利技藝之徒競相炫耀而世道
人心浸淫邪說莫可究極矣王
道蕩而學術裂聖路榛蕪自孟
子而後歷漢唐之世卒不聞有
登聖人之堂奥者此後世溯道
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
叅
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爲
歸夫聖人之道備載於六經四
書如日月中天有目共覩諸大
儒窮微剔奥無非殫心於此所
以直接薪傳而淺學曲儒不敢
望其項背周子太極圖通書發

明易蘊舉古今萬事萬物之理
包括無遺與中庸語孟相爲表
裏程子表章六經四書學者始
一其耳目定其趨向而知所宗
開關啟鑰功維鉅焉至朱子集
諸儒之大成復取六經四書詳
叅
加考訂闡繹且會衆說而爲之
折衷刪其繁亂補其缺畧發其
精義要其旨歸遂使堯舜以來
至孔孟相傳之道煥然昭明於
世是聖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
程朱子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

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其間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與咸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旣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予和女之功卽不容畧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數傳後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何王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時論之者以爲基似和靖柏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則夫陶成而啟佑之者居何等耶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其師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道貫今古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

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說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爲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

叅

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此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爲先聖功臣也至若康節內聖外王之學純公亦爲嘆服文公之門有西山以爲老友不當在弟子列二公造詣如此反

闕而不錄闕之者俟之也學極乎數道精乎律其廣大高明非後學所能躐等而企如皇極經世律呂新書皆二公之深造自得者也故闕之以俟學者之既通六經四書而後可及乎此也

叅

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畧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朱程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即以其學爲教脈絡甚正學統頼以不墜

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奥備載於讀書録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盛求其可繼程朱之統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爲正宗也噫道在

天下命於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証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由而造乎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四書而周

程張朱之書以及遡洄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徧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葢不敢忽潛玩既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聖

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間亦妄附已意爲發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録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由門户以尋階級由階級以達堂奥要在乎人之能自得焉爾是編也

甫輯於嵩陽多爲耿逸庵先生所較正繼成於藍鄉焦鶴浦趙鵬九李子聆曹聞衣吉乘旃諸子請付梓因得公諸同好余之公諸同好之志實嵩陽先生與世同歸大道之志也夫

參

旹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冬十月柘城竇克勤謹撰

理學正宗凡例

一道自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傳之孔孟皆正學也正學如日月中天毫無遮蔽依此求之希聖希天皆在於是稍旁雜穿鑿蠹害聖道莫可究極矣斯編以正宗名崇正學也崇正則邪說不能爲之亂矣昔人反經之意竊有慕焉

一道之有傳人猶家之有宗子也自洙泗而後歷漢唐諸儒學術多雜而不純不得與大宗之列接統者其周程朱子乎斯編以濂溪爲始錄程

朱從詳明有宗也

一師弟淵源斯道之統承繫焉杏壇而後擁講席以聖道詔天下者程朱兩家而已故自程子傳道於龜山歷豫章延平而洛學之源流益遠自朱子傳道於勉齋啓金華一脈而閩學之似續不窮此授受之際一大關鍵故特表而出之以重斯道傳衍之人勦襲成見所不敢也

一師承而外以正學相成者莫切於友橫渠興感於洛學爲關中宗師東萊南軒切磋於紫陽爲

一代儒表此古今應求之所罕見者因程朱並及之以見樂善取友均爲正學所賴力肩聖道者覽此庶知所宗

一道具於五經四書程子朱子取而表章發明之有傳義集註章句或問諸書以示後之學者惟尙書春秋未及乎定自胡康侯春秋傳蔡仲默書經集註出經解具備聖人之正學常明於萬世矣此余於文定文正不敢不特表其羽翼聖經之功

一理學盛於宋採輯從詳宜矣元明兩代專以懷孟河津爲宗槩豈云畧誠有所重也一則廣小學四書之教於廢墜之餘一則闡五經四書之奧於治平之世道得正傳諸儒退席錄二子以重道統勿敢濫也

一是編止錄正宗其他儒行敬而不純者槩弗敢收亦有身係正派而溯造甚多者取其最耳若以搜羅未廣爲憾則任之罪我者

一先儒著述採摭雖謹語錄摘存以表正脈至煌煌大篇與經傳相表裏者不敢不錄其全每篇下妄附數語發明聊存鄙見非云心得

一每篇下畧附已意獨太極圖說通書釋之頗詳直以太極二字貫注全書之內所以標正宗之微旨也蓋天地人物總一太極會得學之主腦聖賢千言萬語悉括於其中矣詳畧之間識者辨之

一諸儒後兼輯諸家評論更取其易於興感讀書至此愈醒豁則愈激發學之浸浸忽不自知其

入於聖賢之域矣此最爲得力處也亦附數語括生平而斷之非敢謂管見能窺庶幾尙論之一助云爾

一余問學疎陋安敢以偶得之見強南北海而使之悉合然所見如是求質同心補其缺畧俟後之君子

竇克勤識

凡例終

理學正宗目錄

目録終

濂溪學案　柘城竇克勤編輯　弟振起仝較

克恭

男容端

周子

周子諱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少而清明加汲汲
於學一時儒宿名碩靡不咨相及尋尋從高人逸
士遊處聞道最先其學精明微密超然獨得於天
性之秘其與人語從容和氣

曰其後爲選事幾廢眾悉時措衷之於理道用
舅氏龍圖閣學士鄭珦蔭授洪州分寧簿有獄久不
決一訊立得人以爲神再改南安司理參軍獄有囚
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刻核欲深文奔之先生力爭
不聽遂怒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爲也置手板
欲棄身委之去求罷去逵爲感動囚減死移郴及桂
陽令有治聲用薦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南昌
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有天矣簽書合州判
官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下之民不肯從趙清獻

公抃時爲監司中先入語疑之臨之甚威先生晏如
趙公疑稍釋而終未脫然信之也及改判虔州趙公
適守虔州熟察其所爲深信之執其手曰幾
失君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改判永州以
清獻及呂正獻公薦轉虞部郎中廣南東路轉運判
提點刑獄實始爲監司一以洗冤澤物爲已任雖瘴
烟險遠人迹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不憚勞勤以其
身撫殺之會有疾又水齧其母夫人墓遂求知南康
軍以歸葬解官而清獻再鎮蜀復薦有召命則先生

卒矣年五十有七始先生宦遊過潯陽愛匡廬之勝
行其麓有溪紫清甘寒悅之念力不能返故里遂卜
居爲因築室其上母殁葬之寓名曰濂溪濂溪者營
道所居里溪名也志鄉關之思與所知言可仕可止
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固將以行之堯舜斯民豈但
已哉必不得已而止未晚也因指濂溪言異時得與
公相從於此溪之上詠歌先王之道以老足矣後竟
如其言先生清明誠一寡欲於無乎居洪與廣受若
於人無異同及判忠邪拯疑患乾行隙介禀不可奪

胸次灑灑如光風霽月廻然物表而不卑小官斷於
人有濟職思其憂所至以興學造士爲首務其誠感
風動吏民更相告語不以抵罪爲憂而以汚善政爲
耻也漸於化矣方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爲守所知攝
通守程珦見其氣貌異之與語信其知學問道也使
二子顥頤受學焉先生毎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
二程之學源流始此在桂陽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
以屬吏遇之延與語沨沨乎有入也曰吾欲讀書何
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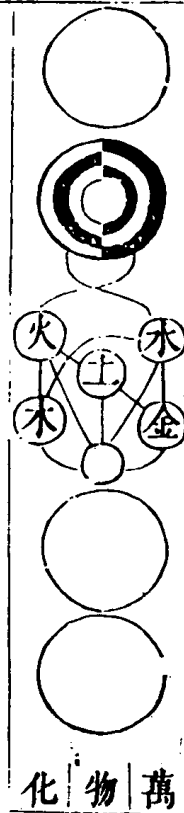
咨扣道要二年果有得而珦二子學成德尊世稱河
南二先生則心遇而命之力也後侯師聖學於伊川
未悟訪先生先生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
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
之曰非從茂叔來耶伊川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
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少好獵既見先生自謂無
此好矣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
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先
生非虛言也先生奉已約儉作祿盡以周宗族奉賓

友家不宿百錢李初平卒子㓜護其喪歸葬又往來
經紀其家愈久不懈分司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
不爲意也先生患聖道失傳作易通數十篇以稱紀
斯道之精微易通通易也標無欲以學聖揭誠神幾
以名聖統之於仁義禮智四德而動靜言貌視聽舉
無遺焉以作聖其旨深其義著其文約其致博微此
書聖人之精蘊或幾乎熄矣其太極圖說朱文公熹
尊信之以爲乃通書本原非先生莫能作黄庭堅稱
先生短於取名而鋭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

非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後百
餘年洛閩學大行天子下太常議易名考功梅觀上
議曰惇頤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
泗條理精察下逮乎洛閩請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
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敦頤始制曰可封汝
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二壽司封郎中燾寶文閣待
制

太極圖

陰靜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朱子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图〕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乂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图〕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图〕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閒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图〕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图〕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

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者至理之名無極而太極只是言無形象之中而有至理存焉即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葢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即易所謂太極生兩儀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葢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

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卽易所謂兩儀生四象也至五氣布四時行則無適而非太極之流行矣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合而言之五行陰陽總一無極之妙分而言之無極太極各具一物之中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

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理與氣合而凝聚成形則男女萬物無不出太極之中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

質文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衆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不能無淸濁厚薄之分是以不能皆有以全其太極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聖人得陰陽五行之氣純乎淸且厚者不雜乎濁且薄者是以中正仁義此心寂然無欲有以全乎太極之本體而人極自我立也人極立則天道不外是矣所以然者天人同一太極也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

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聖人主靜而自然全此太極矣君子亦居敬循理勉然而全此太極若夫小人不知天命而肆行不顧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人道之仁義合之總一太極也死生則陰陽五行合散之所爲也知乎此

則無極之眞二五之精皆貫徹於一心之中矣學至此其至矣乎備此理者莫如易故末舉易而咏嘆之也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論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辨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

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

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别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

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

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

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

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
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熹既爲此說嘗錄
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
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
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
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
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
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
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旣未能默識於

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
言者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
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淸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
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
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
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
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
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
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旣以復於敬夫

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旣望熹謹書○伏
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
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
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
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逈出常
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
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眞得千
聖以來不傳之秘○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
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

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
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
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爲先生病
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
則又無所依据而重以病夫先生○戊申六月在
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
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
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
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

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脩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

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已意之私也○周子與略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

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太極圖只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

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密○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

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卻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

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想像思惟也○問橫渠太虛之說本

是說無極卻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卻有時偏了○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

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麽様大○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庵先生

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覧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水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

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

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眞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

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
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
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
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
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
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
者亦無不察究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耆伯成未
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
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

其所寄姤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
同人說但傳之書蘽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
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
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
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
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
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
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
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說章通

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
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于此學者
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〇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
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
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
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
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爲數
往自巽而坤爲知來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
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

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
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
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
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
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
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
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
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
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斷

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啓斯道始有
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
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
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
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
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
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
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

即天地可以握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
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
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統
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
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
圖相爲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真中與以來

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
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啓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
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
言品彙之根抵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焉
空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
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說也太極得
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

在乾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
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
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
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
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
非遂决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
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
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嵩陽耿逸菴先生太極圖疏義曰太極之義曷昉

予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而表章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原頭聖教統宗理學眞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個理不着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依出古今

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木火金水以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個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着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亘古此天地亘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

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酬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個理不着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個仁心貫徹而義宜此者也禮履此者也智知此者

也人若能完全得這個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交朋友便信以之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即一出入動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所以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己私忝之也細觀此圖上面純白底是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即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相間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着功夫

如何着功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吃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功夫處矣

太極圖說所闡者太極陰陽五行化生不窮之奥也因而知周子之心一太極也周子之因心爲酢酢者一陰陽五行化生不窮之妙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得其意可以忘言觀其象可以悟理人之心各有一太極之體也默而存之則大德敦化者總會于神明之中矣人之身各有一陰陽五行化生不窮之用也分而出之則小德川流者著見于倫物之際矣動靜無端循環無始非吾性定而不足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易之窮理盡性至命之事也學者於大本處能見得如此而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下學上達之旨不出乎此矣○周子言太極從性命源頭說起示人知吾性之皆善而天理之不可一日不存正欲學者從切近處下功夫非涉於高遠之論也人誠遂而求之於身心知吾心仁義禮智之理即太極吾身之一動一靜即陰陽吾身之貌言視聽思即五行吾身之酢酢萬變即化生萬物不窮之妙如此則必不敢使吾心之太極有所不全亦必不敢使吾身之陰陽五行

化生不窮之用有所或違矣然則何以使之全乎太極而無違乎陰陽五行化生不窮之用乎曰學以求復此性而已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綱紀

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朱子曰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章首竭一誠字以明無極而太極之宗旨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

朱子曰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

之本如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

太極動而生陽乾元所以資始也始貫乎終則動極而靜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子曰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也

靜而生陰性命所以各正也貞下起元則靜極而動矣

純粹至善者也

朱子曰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

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天地間總是實理運行無一毫不善之雜故曰純粹至善者也卽無往而非太極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朱子曰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巳成性則理之巳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故一陰一陽兩相因也所以陰陽皆太極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故在人有繼善成性之各其實總一太極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朱子曰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巳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朱子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巳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故有元亨利貞之名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故元亨利貞皆誠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元也亨也誠之通也利也貞也誠之復也而天地間之氣化形化生生無窮者不乎此矣此理之微妙莫備於易故易爲性命之也〇讀此書者必先將太極圖說熟讀玩味然會貫通方抑與人極圖相表裏非可漫然讀也此章言誠之在天者以明太極之本體

〇誠下第二

聖誠而巳矣

朱子曰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巳卽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朱子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朱子曰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朱子曰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朱子曰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惟其誠而已故誠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若不誠則無物矣聖人惟誠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也蓋全體太極也

至易而行難

朱子曰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朱子曰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朱子曰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己私害之能全此誠者爲難也用剛健之力克去己私則無難矣故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用力以求全此太極也○此章言聖人備誠學者求誠之事以明全太極之功用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善惡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

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别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巳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强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誠爲太極幾爲陰陽德配五行自然而全者爲聖勉然而全者爲賢故聖人全體太極而神妙莫測學者必誠以立體而愼獨以求全此德則亦不失此太極矣○此章承上章而結言之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朱子曰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朱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朱子曰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承上章誠幾德而歸於神者言之以太極之全體屬之聖人也

○愼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朱子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朱子曰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

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朱子曰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朱子曰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愼動

朱子曰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承上章所謂德而以幾之善惡不可不愼者言之以求太極之延功望之君子也○幾者動之微愼動即愼獨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朱子曰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朱子曰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朱子曰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朱子曰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朱子曰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朱子曰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也學者欲全此太極惟在守之行之廓之耳豈難幾哉○此章總上數章之意而結言之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朱子曰此所謂性以氣禀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朱子曰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剛柔各有善惡其善者本太極而生也其惡者秉陰陽五行之氣不得不有是耳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葢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朱子曰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朱子曰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卽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卽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卽其中以爲土葢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師爲天下善葢人之生也各得陰陽五行之氣故剛柔不能無善惡之殊其惡者固賴乎師以教之而其善而未必得乎中者亦必有師以教之而後能至於中惟聖人全體太極陰陽五行之氣其備於身者有純而無雜故剛柔皆善而中人苟效聖人先覺之所爲則能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世多善人

稱及萬生矣信乎師爲天下善而聖人爲百世師也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朱子曰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朱子曰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此爲喪失太極而不知求者發故以大不幸無恥激厲之恥心動則可望其改過而遷善矣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朱子曰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朱子曰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朱子曰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朱子曰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機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朱子曰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朱子曰聖也

此第四章所謂誠神幾而歸之於思也蓋能思則不蹤忽不遺漏隨事精察乎太極而實體之作聖

之功於是乎在故思爲聖功之本思無邪則吉否則凶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睎

總欲完全此太極也但分量有大小不同耳非論優劣也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欲以之及乎君民顏子不得行堯舜之道而已有以樂乎一己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朱子曰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志伊尹之所志舉我所得於天之理公之於世而非獨善之守學顏子之所學舉我所得於天之理盡之於已而爲無私之苗不及亦不失於令名非欲止於此而已正所以動其志學使必完全太極而後已也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朱子曰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朱子曰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

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朱子曰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朱子曰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聖人得陰陽五行之全而能盡巳性以盡人物之性者故仁育萬物義正萬民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也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朱子曰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静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朱子曰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静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朱子曰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朱子曰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朱子曰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之一動一靜即天之陰陽也人之言貌視聽即天之五行也一動靜言貌視聽各有仁義禮智之德寓焉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純其心者仁義禮智根於心而能全之也心純則修巳治人之道統是矣本言用賢爲急益見純心爲要也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朱子曰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朱子曰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物物各有一太極况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乎循此則順其序而和反此則逆其施而戾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此禮樂之微言也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蓋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朱子曰實脩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君子小人之別在誠僞之間誠則太極實有諸已故心廣體胖而有日休之象僞則惟求人知實德則病矣故日爲憂戚而已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朱子曰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朱子曰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朱子曰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朱子曰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朱子曰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朱子曰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朱子曰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善則學之欲已完全此太極也不善則勸之欲人共完全此太極也學故悉有衆善勸故無所不用其愛敬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朱子曰有形則滯於一偏

形而下者謂之器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朱子曰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朱子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非不動不靜也動靜不可測之謂神也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朱子曰結上文起下意

器則可拘道則無形惟其神也所以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朱子曰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陰陽五根所以妙也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朱子曰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合而言之總一太極也妙萬物之體所以立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朱子曰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分而言之亦一太極也妙萬物之用所以行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朱子曰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體立而用行亘古無窮焉太極無極之旨悠然可會矣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

萬物咸若

朱子曰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
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
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
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
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
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
者矣

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

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
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禮先而樂後三綱正九疇叙則禮立矣百姓安得不太和萬物安得不咸若其作樂也不過宣氣平情而已聽其聲則淡而不傷故人心亦淡淡則欲心平矣和而不淫故人心亦和和則躁心釋矣後世新聲迭變聽其聲惟妖淫愁怨導欲增悲卒至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已其爲淡且和之意蕩然亡矣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安有是乎故欲復古樂必先復古禮而後至治可幾也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朱子曰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
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
動而其效至此

政善民安作樂宣和至於天地感而萬物順信乎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人無二理感應自一非也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樂之感人其易如此不聽古樂而聽新聲欲登仁壽難矣○通三章論樂而觀之可見人能全乎太極其心未有不油然而和者苟至道弗由醐揩非張矣是猶陰陽五行之氣駁雜紛紜而不得其純是豈太極之本體哉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朱子曰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主靜立人極太極圖說之大旨也無欲以學聖通書之大指也其實一而已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動直則明通公溥太極之在我者庶乎其無失矣此周子示人以學聖之要也學者謹之於幾微獨

知之地察之於善惡未形之間使此心湛然純一尚向天理而不營情於利欲久之自有超然獨得處矣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朱子曰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朱子曰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此承上章公明之說而申言之也蓋惟無欲而全此太極始能公明則公於人者乃由推己以及非舍己而徇人者也明於事者乃由積誠而生非以能疑爲覺者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朱子曰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理在天下莫載莫破任舉一物各具有陰陽之理亦甚昭著不可掩矣而其所以然者初無形象之可求厥彰厥微即中庸所謂費而隱也向非人心之至靈本具此太極者孰能明之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朱子曰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性之所稟有剛柔剛柔之中有善惡此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不得不紛錯雜亂如此

也要期自至其中則剛柔皆善而無孱乎太極之本體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朱子曰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命之賦於人物者以二氣五行爲化生因流溯源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萬物統體此太極也循端竟委一分爲萬萬各有一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合理性命而觀之可見人心各有一太極盡人合天之事君子有不得辭其責者矣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朱子曰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朱子曰敢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朱子曰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朱子曰齊字意復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周子每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今思之謂樂貧固不可謂樂道亦不可蓋自有其樂也見其大真實討得樂處也真實討得樂處則此心泰然與天地相通簞瓢陋巷無累之心即有天下而不與之心但顏子之不改其樂守之也非化之也若並守之迹而化焉則與聖人爲一矣此蓋幾幾乎渾全太極之體者但與聖人微分生熟耳故周子屢舉之以爲言而其所志因亦可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所惜者三十二歲而卒若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此周子之所以屢懷顏子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朱子曰此晷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巳

朱子曰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曰人所得陰陽五行之秀而爲最靈者曰道德有於身即君子修之而無失此太極者故均爲至難得然求人所至難得者而有之於身非師以教誨之友以講習之則不可得信乎親師取友爲要也

〇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朱子曰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朱子曰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朱子曰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仍即前章之意而申言之丁寧示人以欲全此太極者必親師取友而後成也

〇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有過不喜人規此爲自喪其太極之本體雖有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〇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朱子曰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朱子曰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朱子曰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朱子曰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朱子曰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知者能識事幾於未然又能遂致力於不喪所謂吾性定而天下無難處之事者非完全此太極者

孰能與於斯乎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朱子曰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朱子曰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

朱子曰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朱子曰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載道之文千言萬語無非闡太極之精蘊而示人以必學豈虛車可比乎輪轅飾而人用之教與學否在焉不用之雖强之不從也用不用存乎人耳但不可略道德而尚文辭徒爲不載道之文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朱子曰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朱子曰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朱子曰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朱子曰聖凡異品高下懸絶有不待較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

尾互文以明之也

天道之精蘊不可見所可見者時物而已四時行百物生天之教無日不昭著於人間聖人全體太極其道隨處發見亦如是而已顏子於聖人之道默識心融隨日用動靜語默間無往非躬行心得之實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若夫常人偶有一得輒求人知者其無沉潛積厚之意可知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朱子曰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朱子曰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

而寄之也

伏羲聖人全體太極仰觀俯察因畫卦以詔天下後世而聖人之精亦因以昭示焉後世之人未必卽君子脩之而吉小人悖之而凶也文周孔子三聖人又作爲象爻彖辭包許多道理在中間是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自有易而太極陰陽五行化生不窮之奧莫不具於其中微易而聖人之精蘊或幾乎息矣故易不止爲五經之源實天地鬼神之奧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朱子曰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

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君子之學以誠爲本乾乾不息於誠復還太極初體也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君子脩之之事也損所本無益所固有雖欲完全此太極而已○乾之三爻曰終日乾乾大象曰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損之大象曰懲忿如推山也曰窒慾如塡壑也益之大象曰見善則遷如風之速也曰有過則改如雷之決也皆剛以自治之事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値福常少而

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動不可不愼動必思誠則幾矣○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觀此三卦可見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

朱子曰親者難處踈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朱子曰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朱子曰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

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家爲天下之則慮其睽也必能刑寡妻後可御家邦故引堯降二女之事以明之身爲天下之本慮其妄也必復其不善之動則无妄矣无妄者誠也誠至則性盡而太極之本體全於我矣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皆此中實理實事故末引无妄大象而嘆其義之深也○此論四卦亦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後凡論易卦辭者倣此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朱子曰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天以太極之全理賦於人充此則貴安此則富他何慕焉故君子爲學惟求有得於已而已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朱子曰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了知保守太極之全理徒以文辭爲事者識見卑陋志趣凡下陋甚矣君子爲學當圖其遠且大者明德新民求志達道分內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朱子曰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至誠自然而全此太極者擬議以成其變化勉然而全此太極者此以誠之及於人者言之也即上章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之謂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朱子曰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朱子曰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慶王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春陽也秋陰也天道不肅殺則不能發生政陽也刑陰也聖化不齊一則不能光明嚴寒大冬中而有發生長育之機於天地之仁何碍焉聖人之心渾乎太極一張一弛具有陰陽化生之妙以中正立其體以明斷達其用有逆天理而自干天討者雖其法在所必刑然不過奉若天道行所無事而已其長育萬物之心自在也故日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天以元亨利貞之理賦於人人得之以爲仁義禮智之性聖人全體太極故至公不異於天地也稍參之以人欲之私則不公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作春秋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欲萬世之人皆知太極也有王者起能取法焉則王道正大法明亂臣賊子懼而天下平矣故曰爲後世王者而修也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朱子曰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孔子一太極也知天地則知孔子矣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朱子曰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不決也

朱子曰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汩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汩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愼哉其惟時中乎

朱子曰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淸則決之汩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朱子曰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此章舉蒙艮二卦爲言始終之義也蒙爲學之始事而有取於山泉靜而淸也艮爲學之終事而有取於艮背靜而無爲也主靜之義昭然矣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學者當察欲以求至乎其極庶乎太極之全體不至於有所失矣

嘗賜耿逸菴先生曰吾讀論語見孔門用功只在求仁夫子罕言仁非罕言仁也不向深微處言仁耳往往說個入門方法教人下手去做故聖人同天時行物生都在耳目間不予人以難知之事周子通書發明無極太極之理二氣五行之妙可謂深微矣今考其言不離乎明善誠身之要修己治人之方親師取友之道簡易明白使人有所持循而達於天道周子其去聖人一間乎

通書所以經緯乎太極圖說之蘊也首曰誠欲人實全此太極也此一書之總括也中曰幾欲人察識於動之微而善保此太極也此一書之樞紐也末曰艮止其所也曰靜主靜立人極也蓋至是而太極渾備於身心則虛明公溥而聖學之希天者其極矣此一書之結果也讀是書者潛心玩味身體而力行之無欲以立其體仁智以達其用則吾性定而天下之萬事萬理不出乎此矣歟後程子定性書顏子好學論等篇皆淵源於是二書者學者不可以不詳考而切究之也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子曰山谷謂周子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淸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

妙用只是這数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数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数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功夫也不大故費力○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爲

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費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南軒張氏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

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

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巳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周子去孔孟千有餘年不由師傳獨能默契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人物化生之奥而因發爲圖說通書以明之然後大易學庸論孟之旨粲然昭著雖二程子推廣其義蘊其實已自先生啓之也先

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提綱挈領而萬理衍其緒
宗萬事循其法則雖未得大施於世而所在服宜
溢政無非天理之流行發見於政治之間正如陽
春和風隨物而動有被其薰蒸而不自知者洵乎
孔孟家法豈後世用私用智者所可望其項背哉
然則自有濂溪上而孔孟之正傳由茲以推下而
洛閩之統緒由茲以開嗚呼偉矣後之學者誠懸契
其心於圖象之外密証其功於心得之微窮理盡
性實驗之日用躬行之常戒慎恐懼靜會夫天命
流行之蘊則庶乎道學之淵源不於是而或差矣

理學正宗卷之二

栢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弟克恭、振起仝較　男容端

程子

程純公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博野後為河南人太中
大夫珦之子也生而神明叔祖母抱之釵墜先生以
手指隨所往得之人皆驚異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
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川以太中
公命從周元公受學元公日指掌與語遂渙然於理
性命之體皆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
與點也之意遂厭科舉之學專於道已泛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二十六舉
進士調主鄠縣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
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驚禮異之有稅官貪怙替
力自詭能殺人先生至與共事輒宜言人謂某盜官
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莞然曰人之
為言一至於此食君祿為吏何忍為盜誠有之將救

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然卒私償所益而去南山
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晝夜聚觀先
生召寺僧語之曰吾聞石佛首歲放光也有諸曰然
曰即復見必以告我有職司不得往當取其首就觀
之自是不復有光郡境水守發卒防塞他邑民倉卒
就役擾甚又盛暑疫痢作死者枕藉先生以什伍部
其人飲食茇舍畢便安而鄠人獨全所措注不勞而
事集當路欲薦之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問其所堪
不當問所欲調上元簿江南田膴美而貴豪以厚價

請之存其稅民窮苟目前藉利率聽許已負累爲深
患先生爲畫法均之民不擾而稅清始富者爲浮議
搖之比法行無或不心服者上元煩衝苦訟劇會攝
篆不旬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夏
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之漕司
計力以調乃聽役不者論擅興先生度以爲如是非
月餘不得報苗槁久矣立發民塞之堤成歲以大熟
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
遺制下勅官吏三日除服三日之旦府尹率官吏且

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釋服詔也何敢違然必盡今日
爲差愈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於情義彌薄矣尹
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顥非盡今日不敢也一府相
視迄無敢除者始至邑見邑中子弟持竿道傍黏飛
鳥取竿折之教使勿復爲自是邑子弟不敢畜禽鳥
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日常愧
此四字居無何民服教命有訟不持牒獨造庭下陳
所以先生諭解之兩造立散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
孝弟忠信之行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力役相助患

難相恤孤煢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
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置較暇時親詣鼓召父
老與語課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稱置之
簡其秀者教之學民漸以風聯鄉民爲社會立科條
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俗以大變河東土瘠賦窘迫
每官所名買物賈翔踴率數十倍先生前度課所當
需者令富豪預備之比有需亭其價出之富者不失
倍息而費視舊省十之七八詔募粟實邊轉輸苦道
遠往就糴患價高擇富民可任者預購粟於邊輸之

貲以大省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嘗借以補助部使者至以復曰此錢令自用之補助民非敢私也願勿問無不從者先是民苦差役比直役更告訐以規避役不均而里俗相讐怨日深先生於平縣豫覈其丁產差次簿正之已按籍命役民不得有辭而俗和制河東募義勇於農隙教武事而應者爲具文先生以爲古寓兵於農之遺也練如法而晉城兵精先生爲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以不遵教令爲深耻邑編戶萬家終三年無

盜竊若鬬閧者罪入極典幾一人秩滿代者至更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必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固疑是人惡少之弗格者耳去之日民哭聲震野熙寧初以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前後進說甚多其論王霸有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又陳治法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十曰分數諸獻替不餙辭說獨主於格君一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

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上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以臣拾遺補闕禆贊朝廷則何敢不勉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有所不能帝嘆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與作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帝俯身端拱曰當爲卿戒之帝嘗嘆人才之難得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帝怵然曰朕何敢然命推擇人才先生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稱首同太節官嬪

獻奇巧爲壽先生言於朝已復言之執政執政曰宮嬪爲之非上意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帝縱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先生積誠意悟主而容色溫溫帝與語必深動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遽求退至廷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葢嚮信如此會王安石用事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安石引爲制置條例司官與共事先生開誠忠告安石常意動內屈而群小從諛附和揚詡

之至以青苗均輸爲王政由是言者攻之力持益堅先生乃上言安危之本在於人情治亂之幾萌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而不信衆志和協即無爲而能成非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者也今制置條例司駁大臣章疏及劾不奉行官吏甚痛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偶而廢公議因小事而失衆心未見其可又言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之君固有專任獨決而成事功者矣然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措置失宜公議沮格二三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此理之所不宜有而智者所不行也設令由此事倖小成然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言之時安石方怒言者盛氣待之先生從容進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愧屈先生稍得間乃爲言管仲霸者之佐耳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務順人心叅政以道德佐人主柰何欲爲

不順人心之事凡爲此者欲廣上德意助成公光美耳安石拱手曰此則感賢誠意而是日張御史戩於中書大悖安石意大激於是言者俱得罪而先生獨除西京提刑辭不受曰臣忝竊臺諫臺諫之任繫朝廷紀綱其言是願行之令妄言當賜譴責使不以言之是非皆進職而去卽紀綱廢矣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陛辭召見帝猶拳拳以所著文字爲問先生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乎何有欲去帝留語者久之則以無輕用兵爲言帝爲感動後帝

手札暴諸言者罪獨先生無責辭安石逐不附己者
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既至官鎭寧守嚴意多
忌以先生自臺中出必慢已不爲已盡力而先生事
之甚恭雖筦庫細務靡不盡心力事未安必與之詳
覆遂言無不從乎反重獄前後以十數淸河卒法不
他役中人程昉任都水丞橫恣取諸埽兵治二股河
先生拒不與請於朝命以八百人授之天方大寒昉
虐使衆怨憤潰歸旦集城門下洶洶門者以告守畏
昉欲毋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若昉怒

顥請當之卽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往復役衆
歡呼入而具寮狀以聞得不復遣後昉還奏事過州
見先生言甘而氣攝旣乃宣危言動先生曰淸河卒
潰程中允實誘之歸見上必自白同列懼以告先生
笑曰彼著矣無能爲矣昉卒懾服不敢言河決曹村
先生方護小吳相去者百里帥急以告則一夕馳至
帥俟於河橋先生曰曹村決則京師可虞臣子之分
身可塞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事不集公當率
禁兵繼之帥遂以鎭印授先生立走決隄行視諭士

卒曰朝廷平日養爾輩爲緩急用耳爾知曹村決則
注京城乎吾與汝曹當以身捍之衆並感奮議者以
爲水橫流勢不可塞徒勞人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
絕決口以濟達者百一卒引大索以濟衆兩岸興築
竊晝夜竟數日而合合之日有大木自中流下先生
謂衆曰脫巨木橫流入口者濟矣語未卒木橫衆以
爲至誠所感役橫村下復決久不塞而數路困擾始
頌言先生之爲功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求監
局便養得監洛河竹木務先生去國神宗慇念之會

脩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入
對者問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後以星變應詔疏朝
政極切帝手批差知扶溝縣扶溝地卑數苦水蔡河
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伺行舟覆壞以自給
先生至捕得一人令引其曹數十人不根治獨分地
處之令挽舟爲業且察諸爲暴者自是邑境晏然畿
稅重朝廷歲蠲除爲恩而良民憚督責業先輸所貸
獨逋負適獎頑先生科其前未輸者輸如令蠲不濫
而惠澤始均先生任邑常權其穀貴不使至甚貴甚

歲會大旱麥且槁教人掘井以溉擇一井度不過數工而溉者數畝闔境賴焉內都知王中正奉命閱保甲所至盛供張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是且法外取民法所禁也不聽而中正內自郤數往來境上不入也朝廷遣使括官地民田冒沒者凡千頃往往持累世券以自明皆不省諸邑已定先生爲扶溝力請有旨不加稅聽責易如私田民被追呼久皆請服先生不聽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之寬而不知後日且增租奪田將失業無以生爲使者力言仁

恕之德廣其意其人感動舍之去坐隣邑盜繫縣獄而逸罷官邑人聞先生見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數千人不能得去之日老稚攀號挽留者不絕而括田官復至大悖放日程中允已去若何恃而不自實而民地俱入官先是先生以邑多水患爲經畫溝洫有端甫興工而去與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遂廢嘗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繫焉不謂命與然知其當爲而不爲獨諉之曰命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復以親老求監局得監汝州酒淪

平允而處之恪勤曰執事安得不敬神宗崩遺詔至洛涕滂然下聞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曰二公當與元豐大臣同更化與時宜之可也若先分黨與必且爲他日之憂慮遠如此先生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曰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

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苟如是是尚爲已其心却不在朝廷哲宗即位以司馬公呂公薦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先生雖小官天下咸以其進退卜世之隆汙卒之日無識不識皆流涕門人弟子各即所見爲稱美雖其言不同至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則如出一口也先生胸懷洞然徹視無間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視其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和聽其

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澗其蘊淵淵乎如滄海之無際而愷悌多恕平易易知無賢不肖咸使其欲曲自盡從容誘掖咸獲其益故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殘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狃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未嘗不嘆服為有道君子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至於禮樂制度行師戰陣之法與蠻夷情狀山川險易之要靡不窮晰而自牧之虛則才周萬物不以之自

多學貫三才不以之自滿其為政以仁愛為本悅安強教出於至誠所至民愛戴之如父母去愈久而民愈思當新法繁密時處之以寬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而事晏然以時定至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所巡行衆莫測其至而至既至勞來甚恩人爭為致力居洛十餘年與弟頤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嘗救粟不繼而事親養志曲盡其歡心族衆孤幼

無託者皆大小收養至朝廷中外一物不得所念之如疾痛在已未嘗一息忘其教學有序自格致誠正以至於天下平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以至於窮理盡性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循序漸進雖去聖人千有餘歲而發其關鍵辨其階級洞其堂奧俾學者曉然循之可從而入也故及門之士皆深造有得往來過洛者造其門虛往實歸關中張子厚視先生本外兄弟之子虛心求益道既得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祗

益以耳無為也先生閔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拘於所習自謂至足令必如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今惟當隨其資誘之令各有造堯舜之道庶可及明子厚唯唯於是關中之學與洛學並皆先生之教啓之也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表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

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淳祐初謚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三人端懿蔡州汝陽簿端愨早夭端本

定性書

橫渠寓書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答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

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定性一書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絶之逐則又爲物引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横渠有意於絶外物而定其內明道

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也○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而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纔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横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容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

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

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大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程子嘗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按此段大指即定性書之意定性書中言內外合一總括于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兩言蓋廓然大公者仁也仁則無私易之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忘之義也物來順應者智也智則不至於用智孟子之惡其鑿者為其不通乎自然之施也仁以為包涵智以為條理廣大精明一以貫之尚何外物之為累哉學者敬義夾持動靜交養當有事也○按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又曰明道說底話恁地流彈動轉煞

讀此篇便自可見

識仁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問他甚麼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

愚嘗謂學者規模要大胸中要活功夫要密程子云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何其大也曰心苟不懈何防之有存久自明安待窮索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何其活也曰以誠敬存之而已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何其密也學者誠於是篇而反覆體驗當有脫然自得處難以言語形容也

語錄

所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若能放這箇身子公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是多少快活

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

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

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知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敬只是敬此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天理云者只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亾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亾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天以生爲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則謂之命

觀生理可以知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却只是天理合當如此人幾時與得與便是私意蓋善則理當好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

用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爲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錯曷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是一箇義之與比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胸便可見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

這個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個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

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理則天下只是一個故推之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觀天地生物氣象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觀雞雛最可觀仁

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脈最可識仁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掃應

對上便可到聖人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旣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

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　自此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性靜者可以爲學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但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腔子是惻隱之心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

以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不學便老而衰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志可充氣氣勝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况老少之異乎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

所感萬端若不做一個主怎生柰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

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

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只心便是天盡心便知性知天只在當下認取更不須外求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個粗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遇小人侵陵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

爲法矣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個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日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其嗜欲
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
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
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
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
歸之命可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
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
無別理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
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悟則句句皆是這個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爾只着一個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
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集義所生者這一個道
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
是明善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
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

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學始於不欺闇室

謝上蔡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
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
數墨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許多謝子不覺面
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

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凡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伯淳善談詩他又不曾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他念過吟哦上下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遊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

兒童從父兄之所教及其壯長追逐時俗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爲太平之民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語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不愧屋漏是持養氣象
先生與王介甫論道曰公談道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如此如此極是分明某則憃愚不能如此直入塔中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心越把捉着越不定

明道在澶州日脩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問與人居視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聖人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並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

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已爾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

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他氣象畀終不類道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須學以充之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徒幾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雄雖少過然已不識性更說甚道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則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

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日前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箇甚又指而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其示人至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得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於此深思當自得之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仕塗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瑕疵○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鄠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

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窻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亾

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淸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

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

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個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個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個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已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

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䟽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

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贊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先生自再見濂溪後便有吟風弄月以歸吾與點也之意想其默會無極太極之妙胸次悟適活潑渾是周子光風霽月脫洒氣象元氣會於一身時措體乎二五因心則辭變化而神爲條例司官不以爲逸此具有深心人力潛移默感之妙行乎其中雖安石經不爲我化然亦極相信服害不我加矣所謂眷眷在天下國家者其運於無迹神於不測人罔不得而識之也先生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都是自家體貼出來由今思之惟是天理純熟故從容廣大不滯於一隅和平中正包涵千萬象天理二字真尋孔顏樂處大德脗會乎此更可尋得周程樂處所樂何事矣又不徒觀其氣象而已也

柘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弟克恭振起仝較

男容端

程子

程正公頤字正叔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五與兄純公受學於舂陵道既通年十八伏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聖賢者

反之為賢堯舜用之為堯舜仲尼述之為仲尼其道至大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矣高自標許乞召對不報已遊太學時安定先生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驚延與論學大稱善即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者正獻公公著子也遊太學與先生鄰齋首事以師禮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為己任熙豐間累薦不起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召赴闕除秘書省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有故事今臣未得見未敢祗命於是得召對稱宜仁太后旨立以為崇政殿說書遂疏經筵三事以上其一言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善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以守成而致盛治今上富於春秋宜選賢德備勸講讀罷留一人直日夜直宿陳說道義

令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言古之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今上富於春秋奢儉惟所習左右祗應宮奄宜並選年四十五十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以充服御器用必皆質朴諸奇邪盡屏而令祗應伺皇帝起居動息以語經筵官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

將諫止調護聖躬莫切於此其三言人主處崇高之
任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
隨得苟非知道畏義鮮不驕肆爲滿假此自古同患
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自
古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臣竊聞經筵
臣僚侍者皆坐而講官獨立於禮爲悖乞聽令坐講
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
可行願聽其辭太后嘉納故事暑月輟講又疏言前
古輔養人主之道必使跬步不離正人以薰陶成就

非徒涉書史通古今而已也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
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於八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
旦夕承弼出入起居之意請令講官以六參日得上
殿說書從容納誨如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
每進講必宿齋豫戒冀感動上心而講讀官以忝薄
例得兼他職差判登聞鼓院先生曰古人以蒲盧喻
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於訴訟待至
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
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歸於啓沃帝在宮

辭行漱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
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一日講罷未退帝偶起
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一
日所講書有帝藩邸嫌名中人以黃覆之講畢以問
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
爾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時神考之喪未除百官
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爲
慰及喪除有司請張樂置晏先生又言除喪即吉因
事用樂可矣今特設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

意乃輟樂諸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言
筵中得范淳夫爲善也溫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
階矣先生曰非謂然也顧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
溫而氣和尤可開陳是非悟主心除侍講其急就君
德欲以仁賢衆輔又如此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
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
不去而先生入侍容色甚莊或問曰君之嚴視潞公
之恭孰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
恭吾以布衣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在職累月不請

倖吏亦不致諸公覷知之例戸曹特給郊廟霈恩不
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
受命頤爲妻求封乎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
生亦以天下爲已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無顧避大
臣滋不悅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侮見
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疾惡之於是黨論
起差管西京國子監語具帝紀中以大中公憂去官
服除除直秘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監察御史董敦
逸糾其疏有怨望輕躁語罷奉祠紹聖中黨禍作放

歸田壽編管涪州謝良佐曰聞之是行也乃族子公
孫與門人邢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
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
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
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無怖色何也先生
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
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
不以爲憂赦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
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

子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焞不可先生曰上初
卽位被大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
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爾崇寧中言者論其因
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
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
於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
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
二年九月卒於家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
於今日用先生氣已微張目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

而逝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
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
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
學者出其門淵源所漸皆能成德世稱爲伊川先生
卒年七十五先生天性端嚴學造純慤自知自信中
立不倚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
語守爲學要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從幼而然以爲
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
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修身行法莊重有體肅如

也忠誠動於鄉里孝友顯於家庭辭受取與一介必嚴大都純公德性寬大規模廣濶正公氣質剛方文理密察至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扶侍大中公知漢中宿僧舍純公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正公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正公歎以爲此頤不及家兄處也與學者語有未合純公日更好商量正公則直謂不然純公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材成就則予不敢多讓然正公自涪陵歸恭而安樂天知命漸於化矣其於諸經語孟發明微旨使人曉然於

入德之要求仁之方其傳春秋至隱桓而止晚獨留意於易易傳成未嘗輕以示人張閎中請之先生日自量精力未衰覬少進爾比寢疾始授尹焞張繹他諸語類乃門人各記其所見聞答問語爲書朱文公熹取其家舊藏精善本益訪求善本得二十有五篇篇皆因其舊而以所得之歲月先後次之日程氏遺書淳祐初賜謚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四箴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人之心至虛至靈其應乎事物也初無迹象之可窺而操存此心以應天下者有要焉當以視爲之準則不可不謹此心也蓋中無主物欲之蔽交於前未免遷移而失其所守則方寸亂矣制之於外所以安其內也制之者即以中有主者制之也如此克己復禮久則未有不幾於誠者○明道先生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之意也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人之所執以爲常者實本乎天而爲我之性也但氣稟拘之於初物欲蔽之於後此心不能不隨知識所誘物欲所化其於所得於天之正理遂亡之矣惟先覺之人能知其所當止而志有定向彼非禮之聽不期無而自無矣今欲閑邪以存其誠道在非禮勿聽所謂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事在勉強而已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故發必禁夫躁妄內斯靜專也況樞機之發一言之不善可以興起兵戎一言

之善可以與人和好凡吉凶榮辱不惟言語之所取召乎苟易其言則是心之虛誕也煩其言則是心之支離也心之邪正因言之得失而見故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苟已不知檢而肆之物則忤之矣出不知返而悖之來則違之矣故曰吉凶榮辱惟其所召一言也治心之學處世之道皆在焉君子安可不致慎乎此非法不道昔人之訓辭所當敬而持之也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明哲之人知凡事之幾後故實其所思於至理思而得也有志之士勵在我之實行故守其所為於至理勉而中也所思所為皆順乎理此心廣大寬綽而無所愧怍反是則危殆而無一息之寧矣此

君子為學無時無處而不用力雖造次之頃亦必念此理而戰兢以自持焉所習如是則安乎其性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與聖賢為一矣○四箴是程子踏實地做功夫處學者熟讀而潛玩之當有得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間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

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

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從上頭說來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本然五性其觸外七情出渾是又盡一太極圖與人有既又分出性其情情其性兩樣是即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也示之以必先明諸心知所養力行以求至則可盡心知性反而誠之爲聖人與夫言庸思信篤行果守固皆顯然據通書而爲之言自太極圖說通書而外所引者性論語中庸孟子之說可見當年受學於周子既親經指授把捉在胸已不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又得太極圖說通書熟讀精玩印之孔孟六經之書紬繹不爽由是明理盡性意味獨嘗大肆力於聖人之道而深有得焉由今想其前後得力處夫亦可知淵源之所自矣○古人誦詩讀書博通六藝只是要正心養性全盡天所賦之正理非欲其誇多鬭靡而已故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此句乃一篇綱領下更即功夫逐言之分作九段看其義自明自天地儲

情至仁義禮智信作一段言寂然不動時也自形既生矣至喜怒哀樂愛惡欲作一段言感而遂通時也自情既熾而益蕩至中正而誠則聖矣作一段言欲動情勝易失其性惟明者能正心養性情亦鑿性而愚者則縱情而梏性雖有是性亦遂於情此學之道在正心養性而至於能誠則同歸於聖也自君子之學至睿作聖作一段言學必思而得也擇善之事也故曰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苟能反而誠之則聖人矣自誠之之道至無自生矣作一段言學必勉而中也固執之事也故曰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若能久而弗失則動容周旋中禮矣自故顏子所事至學之之道也作一段正言顏子之好學也自視聽言動皆禮矣至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作一段言顏子之好學如此則其去聖人不遠矣其所以異於聖人者特以能守未幾於能化耳又不幸而天奪之速使其終不得至於化聖人所以歎之也自所謂化之者至不踰矩是也作一段承上化字而申

言之以明孔子之能化正以見顏子未達一間之意也自或曰至末作一段言後人不知好學遂震驚聖人以爲不可至或從事文辭以爲學而失聖人教人爲人之意則其無當於聖人之學一也學者觀此亦惟去其畏難之心返其世俗之所好以期實有聖人之道於已焉斯可矣

周易序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

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知言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周子太極圖原本於易程子易序又原本於太極圖熟讀易序見得程子只是看得太極圖通透有心解神會之妙故言言皆拍合耳〕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易序直以五六語括之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圖說曰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易序又約而言之曰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化不窮圖說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易序云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太極圖說從上說來總喝出主靜立極之旨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易序從上說來暢發隨時變易以

從道之旨故曰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其言卦同奇偶爻同九六卦體爻用遠近暫微莫不有卦象爻義卦隨時遷不可以一時而索卦爻隨事動不可以一事而明爻是皆所以適乎中正仁義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但圖說重在主靜立極而已寓夫動之體易序重在變動隨時而實皆爲靜之用此以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造化人事胥不能外也故學必動亦定靜亦定斯爲至也圖說於章末重引易言而贊之可見上所言者皆易之理至末方申明之以示人也易序於末處則隱而不發其云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非太極乎其示人以默會太極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却又是不輕以太極語人也學者誠取而參考互究之則知周程之言不異周程之道不異也周程之道不異周程之心不異也易也太極也吾心也一而已矣吾性定而聖學始終之要何以易此哉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葢无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亾

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巳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楊廸問有道又有易何如程子曰此論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〇和靖尹氏曰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録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葢未能無失也又曰學者須要自得至如伊川易傳吾輩讀時言下會解與伊川何異只是不似伊川自得者也自得者更不待思只恁胸中流出〇朱子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

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〇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曉葢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爲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〇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葢自理

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无間也又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顯微无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葢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象則先顯而後微葢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无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此是一個理一

個象一個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就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個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個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雖是湊刀騞然莫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江端明說沈元用嘗問尹和靖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无間此是最切要處嘗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惟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却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卽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耳○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葢易中說理是預先說下個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入路見

其精密處葢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未曾使看不識其味都無啓發如遺書之類人看着却有啓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磨礲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發工夫乃磨礲工夫

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是傳易本旨源者理也流者卦爻之辭也至微者理由體而達之用皆此理以爲之根抵初何有二故曰體用一源至著者象由顯而究其微皆此理以爲之貫通初何有滯故曰顯微无間至於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卦爻之辭備載之此以知易之辭皆理之所寓也雖象亦不過像此而已而變亦斯理之變動也占亦斯理之占决也故曰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

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易序明易書之精蘊故紀
舉卦爻之變動而爲言傳序示傳易之微意故專
舉易辭之切要而爲言學者苟沿流而求源則
太極之妙不出乎此是在默識而心通之也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
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
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

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
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
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
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

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遊涵泳黙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伊川本註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春秋傳爲按經爲斷○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聲隅問其如何看某荅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孝經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之道也程子謂孔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故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觀此則春秋與孝經相表裏可知矣孝經非徒家庭問視之節春秋非徒褒善貶惡之書而已也

語錄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問時中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

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紂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

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靜然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人只有一個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做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是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

學者有欲屏去見聞思知則是須絕聖棄智有患思慮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只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

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侵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方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

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或問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炳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廹拘廹則難久也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是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鍜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着工夫也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只於學上理會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廹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廹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廹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廹求之只是己私終不足以達道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存養熟然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着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着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功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既不

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
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
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
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鮮于侁問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曰顏子所樂者
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而樂道則不爲顏

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
今始識伊川面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
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
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
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
利心則一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疑疾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
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
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
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
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
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
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
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
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
否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稟得至清之氣生者
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惡人如韓愈所言公
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
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

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
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
暴自棄是也
荅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
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
而後得今諸公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
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
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夫子默然曰
吾以忘生狥欲爲深恥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
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
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
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
近思者也
問昔將隱名或守一節或悖一行亦知道否曰若知
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
人一節事專行之只倣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
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
也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
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
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

各自立得一個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
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
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巳問將聖人荅處
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語中深求玩味
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豈詞章之文也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毎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聞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旣喜則如種下種子久必萌生矣

天地之間只有一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遊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個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

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

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個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更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楊荀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

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着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此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别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為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

世間有三件事甚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忘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雖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

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德盛者物不能攖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攖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心中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先生曰治經實學也道之在經大小遠近

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苟不自得則雖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

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與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始終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個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

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

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冬至之前天地閉塞可謂静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
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静不相離
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
道也
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
有能不息也
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
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中庸也

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
則與天地合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得之於心謂之有得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
無所汚壊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壊卽敬以治之
使復如舊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
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惟能親親故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義理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埽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
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

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主一無適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
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
私之説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説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
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説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
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説書

滎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
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
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五峯胡氏曰
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
孟子闢楊墨○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
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
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
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
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

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
孰爲長短當有能辨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
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
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
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
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
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
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
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

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
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察入當觀用
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
以貴窮理也○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
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
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
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
道之不同○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或謂二

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耳曰先覺
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
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
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年口傳心授的當
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
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
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
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
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

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看通書而日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象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

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鮮孰識其貴○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於

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辟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眞難讀也

先生與其兄同受學於濂溪而所造各不同者有明道之廣大正不可無伊川之嚴毅惟其一遵孔門之訓故玩味心得實踐躬行者一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六經太極圖說通書爲主至其所以教學者則又獨標居敬窮理爲學要而遂爲百世道學淵源之宗嗚呼誰能出不由戶誰能不由斯道也厥功大矣

理學正宗卷之四

克恭

栢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弟振起仝較

男容端

張子

張明公載字子厚其先宋八世居大梁父廸仁宗朝仕至殿中丞知涪州事卒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横渠鎮之南因家焉先生少善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文

正異其氣貌又甚少惜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志於道已未知所止也求諸釋老者累年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程氏二先生二先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屬也而學詣奥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涣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當是時先生已擁臯比講易京邸聽從者甚衆先生謂之曰嚮所與諸君語者皆亂道今二程至深明易吾不及也可往受焉遂撤臯比輟講久之學益明

文潞公以使相判長安聞先生名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舉進士仕爲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務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縣庭與勸酬爲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所疾苦毋鄉長受事至輒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若豈聞之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何慢不傳告也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丕變熙寧初還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用中丞呂公

著薦名對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方勵精於大有爲說之曰卿宜日與兩府議政矣朕且大用卿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新政所安願徐觀其宜旬月後當有所獻替時王安石執政行新法事吏張失統舉朝所沮短謂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願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公誠與人爲善卽天下士孰不願佐下風如教玉人追琢玉則人亦故有不能安石嘿然已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請命按獄浙東程純公時官御史裏行爭之日

張載經術德義爲人師法近侍以學行論薦得召對加奬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儒優賢籍籍嘆以爲不世遇也今欲究觀其學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關政治之大體者而使之按獄非朝廷所以待賢之意也安石曰淑問如皐陶然且讞囚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戩及純公並以言得罪乃謁告西歸居横渠遂移疾不復起横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而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燈疾書曰吾學既得諸心乃修其辭命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葢其學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謂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患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行古禮爲薄俗倡期功而下

爲製服輕重如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絜教童子以洒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納酒漿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於是關中人士聞者始疑終信巳一變而至於古也聞人善輒喜與學者問質雖勤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委曲開曉行游所至輒訪人士可語者丁寧教誨翼之成熙寧九年以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咨訪召知太常禮院先生時巳屬疾力疾至都下公卿聞風爭造然未有深知之者每言所欲嘗試者於人弗信也會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以善俗禮官持不可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疏正之又不得先生知道終不可行也復謁告歸中道疾作抵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旦視之逝矣年五十八囊笥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咸奔哭致賻襚乃克斂詔賜館職賻奉喪還葬於涪州門人私諡曰誠明先生嘉定間賜諡曰明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即未諭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其私干之居恒以

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見顏而行道見餓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貲者輒蔬糲與共慨然有志於三代井田之法講畫經界燦然備具可推行於今嘗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於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巳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巳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卽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巳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玆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里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

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天地一大父母也人生其中則有子道矣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此身此理全從天地來故一時不能踐形盡性便與天地不相似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

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只謂此身此理從天地來故曰民吾同胞物吾與
此民曰同胞則仁民之意自有所不容已物曰吾
與則愛物之施自有所必至此可見人之
心無不具是仁而仁之中實未始無義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人之生皆本乎天但其中倫類不同以位言之有
君相以類言之有長幼以德言之有聖賢以遇言
之有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天之子也以上言人
爲天之子以下舉事親之道以明事天之道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畏天以保身心存戒懼猶夫子之於親敬慎而不敢怠也樂天而不憂心極坦適猶夫子之於親純心而盡乎孝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朱子曰不循天理而狥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違背天理是卽子之悖德者戕害天理是卽子之賊親者估惡不悛不可教訓是卽子之不才者至若能盡性以踐其形者是卽父母之肖子矣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知天地之化通神明之德聖人之事也卽所謂樂且不憂者也猶夫子之善述其事善繼其志者矣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屋漏求其不愧心性致其存養賢人之事也卽所謂干時保之者也猶夫子之無忝所生夙夜匪懈者矣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

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此以下雜舉古人之事以明之每句每字俱要活看惡旨酒爲惡惡之例育英才爲好善之例凡惡惡如禹惡旨酒則顧天之養者至矣凡好善如考叔愛莊公則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

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舜不怠勞而底豫其孝大矣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人之事天也當左右承順而致天心豫悅夭壽不貳而惟修身俟死可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曾子守身事親可謂全受全歸矣伯奇履霜中野可謂勇於從而順令矣人之事天也仁義禮智當兼盡而無遺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吉凶禍福不當僥倖以苟免勇於從天之所令而順受之可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富貴福澤非徒榮之將以厚吾之生而使之易從乎善貧賤憂戚非徒阨之用以大愛於女而使之日卽於成事天者所以處豐而樂善循理之不厭處約而反身修德之益力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身存則存天理以順事之身沒則全歸其所受於天而安寧蓋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焉者孝子之事親至此可謂終矣君子之事天至此可謂盡矣）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訂頑立心便

可達天德○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槩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

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說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

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

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覩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

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敝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

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

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

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謂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個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問西銘

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

此也○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踈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

雖親踈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黙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

折衷焉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日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

不可以納冠蓋卽體[illegible]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
分別異同各有歸趣[illegible]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
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
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
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南軒張氏曰人
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
作惟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
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
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

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
泳體察求仁之要也○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
踈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
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
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
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
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
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嵩陽
耿逸菴先生曰龜山上程子書蓋說破疑端爲後

之不善讀西銘者解其惑耳非眞謂橫渠之作有
體無用捉於墨氏也及程子答以理一分殊學者
始曉然於體用兼明不至流弊西銘之旨始大昌
於天下後世此正是龜山有功於張子處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西銘示人以居廣居之道
也但橫渠識見高筆力大文字弘深包括作讀之
難得其意自程子說出理一分殊一句始知吾與
人物同得乎天所賦之理而施之自不能無差等
則卽理一而知分殊旣不類兼愛者之絕無條理
卽分殊而推理一亦豈若自私者之忘乎人物哉
故曰仁之方也至朱子又以爲舉事親之道以明
事天之道則以事天之功全吾所受於天之仁旣
微密又切實初非窮高極遠者可比噫西銘自經
程朱闡明後人讀之便易曉學者惟服膺於此如
程子所云識得此理以誠
敬存之便可與達天德也

正蒙摘録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

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

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絶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遜其大於仁則得仁遜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歛而已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子而孚化之象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
也
大海無潤因晹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
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
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殉物天之道然天
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
道矣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
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其違道也遠矣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
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聖人與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智
能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
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有無一內外合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
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
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

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正蒙一書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規模廣大非後學所敢妄議然程子嘗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又荅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温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而朱子亦謂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又曰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歷觀程朱所言可見學者作功夫自當權衡於分寸之間循序漸進俟路徑通曉義理透徹後可取此等全書讀去庶不至恍惚無憑也今故摘其要者錄之如篇內所論太和太虛太空止是說得氣耳其說聚散處恐亦不無流於輪廻而伊川謂以淸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諸如此語先儒旣已明辨之不敢槩爲之錄也

語録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别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須放心寛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哉

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心統性情者也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巳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

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别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

正心之始當以巳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

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爲天地立心爲民物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慾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

一端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於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

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
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
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
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
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
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

可以守得定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
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是切
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
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
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程子曰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博雜中過來○或
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
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
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
病且久日人便是被一個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
又有些子變得些子又更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
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個恭自驗見不曾熟
不是學個恭又學個安○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
乃是致曲與伊川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
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

正當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
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
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
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
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
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
曰橫渠嚴密孟子宏濶○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
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贊先生像曰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
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西山眞氏曰
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
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
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
意

橫渠生千有餘年之後與程子同時聆其提誨因
得晤硒大道深探理窟亦是氣質剛毅規模弘大
故一變至道迫其後闢中之學與洛學並何其偉
也要其生平而論之三德於此備焉初得范文正

指授中庸遂翻然志道更不惑於他岐於此見其
知西銘數語仁道之大包括殆盡渾然見與萬物
同體不流於自私之弊盡之則爲聖人於此見其
仁一意不向士做去終夜思維不少休契化育流行
之機寬天人性命之旨直至窮神知化而後已於
此見其勇鳴呼天欲斯道之興既生兩程以接斯
道之傳又復生先生於西土以爲一時人士宗師
之而斯道之傳愈廣然則大儒挺生豈偶然哉

理學正宗卷之五

柘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克恭

弟振起仝較

男容端

楊文靖公

楊文靖公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第進士調官不
赴杜門力學時人莫測也已調徐州司法又不赴詣
穎昌以書謁程純公從受學純公大說之每曰中立
最會得容易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反求時渙然

有覺也歸純公送之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及明道
歿復事伊川於洛一日見伊川伊川瞑目坐偶假寐
時與游酢侍未命去不敢去也伊川覺乃曰賢輩尚
在此乎歸休矣及出門外雪深者一尺蓋謹篤如此
授虔州司法參軍嘗疑獄立斷與郡守爭事守正不
阿挑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
忘時浮沉下位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
不遠千里從之游天下稱爲龜山先生會蔡京以張
覺言欲引舊德置左右冀已亂因薦時而路允迪自

高麗遣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名爲秘書郎蓋是時年已七十有二矣自紹聖崇寧來元慾擅國忠賢屛竄變將不測時大憂之以謂義不容坐視爲也乃趣召即馳書 言今士大夫不敢盡言天下事者不過爲保身計耳不知謀國乃所以保身天下喪亂而能保其身生民以來未有也欲以格其心而條諸獨賦茶鹽搉羅市易坑冶諸弊事以告一主於寬民入對言今大難蓄而將發正君臣交警之時請作宣和會計録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數條祖宗法

爲綱目元祐熙豐實勿問但宜於今者舉行之以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直退守內郡省轉輸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屛衞亟宜脩戰守備帝甚嚮納除邇英殿說書及金圍都城乞召對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擢右諫議大夫議者欲割三鎭講和時力言其不可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及李綱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哄斂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士人伏闕本一時忠憤所激無他意但得老成有

德望爲衆信者以之爲長貳行自定矣帝曰無以踰卿拜國子祭酒時上言蔡京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節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

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降安石從祀毋配饗是時治王氏言者盈天下不復知其非譬覩時諫官馮澥疏詆之罷祭酒時力求去除給事中請益力以徽猷閣學士奉祠又懇辭改待制時去猶再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規高宗即位召除工部侍郎入見除侍講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興學爲務已而告老致政以著書講學爲事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後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龜山浮沉

中外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龜山龜山德器夙成持養有道中純粹閎深而外坦夷冲淡泊如也群居嗒然不言而飲人以和比臨事不動聲色義斷優裕宋士習以去不屑就爲高絜見龜山晚以蔡京薦而起視若濡染訾論藉藉胡文定公誌其墓曰安國從公游三十年見其蔬食甘脆若皆可於口而未嘗有所嗜也狐貉縕袍若皆適於體而未嘗有所擇也敝廬夏屋若皆託宿然未嘗有羨而求安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欲樂不存而援而止之而止者獨何心哉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以斯世斯民爲急裂裳裹足以從之不俟屨可也世以不屑去疑之淺之乎其爲夫矣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祀孔子廟庭子迺能力學

語錄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可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臯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瀕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覬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瀕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

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耳問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認得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當取之後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冨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滄溟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眞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與亦不妄取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

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䘏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盖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

曰行吾敬而已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撤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盖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

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皆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它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用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為已甚而已

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

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原缺第十一葉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道之不得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

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亾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亾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願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

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様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理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只是亂說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

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人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聖賢之道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今古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荊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荊公之學本不知此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夫爲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饑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

亦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
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呂氏本中
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
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
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
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
學旣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
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

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
言遽色先生實似之○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夷
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
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
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
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
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
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
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

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
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盛德延禮此老置之經
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
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般人
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龜山之出人多議之
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
此語最公○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
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

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
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伊川之門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南軒張氏
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
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
是要去其間救正只到後來圖城不知救正得如
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
爾○孫夏峯先生曰龜山嘗自言曰平居欲爲古
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皆未聞道者

也此其所學可知已會得容易而歷練又復長久故能衍程門之旨開考亭之傳厥功大矣

明道最愛中立嘗謂楊君最會得容易想當年師弟授受其識量氣度有默契於不言之表者故於其歸也送之曰吾道南矣豈惟二夫子自洛歸學者多從佛學惟楊謝二君長進爲足驗其言哉直至三傳而紫陽出則吾道南矣之驗始知先時而豫定斷斷毫髮不爽也至於今人之心志定耳目一家遵程氏之學而不泥於曲學異端者皆先生傳衍之力也厥功固未可淺矣○吾道南矣之驗有天意存焉蓋聖道相傳一脉不絕其統甚大其幾甚微自龜山載道而南一時儒宗蔚起由豫章延平以及朱子闡學與洛學並稱矣豈非冥冥中有天意維持吾道而使之衍其薪傳者乎後之學者知天界斯道之意則知道必待人而傳矣

理學正宗卷之六

克恭

柘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弟振起仝較

男容端

胡文定公

胡文定公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幼有大志少長入太學於同舍生穎昌靳裁之所聞程學遂盡心焉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紹聖初蔡京策進士王歷豊安國獨推明大學治平之要以漸復三代爲對舉

第一京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抑之寘第三除太學錄學子輕俊有時名者行不簡而敢爲請者甚衆安國曰錄以行規矩爲職才而縱不繩直何以端士習竟斥之除提舉湖北路學事時蔡卞制苛法錮士安國言建學所以成人材非置爲法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法外有所畏不當束於法於是本聖門設科成周造士先德行後文藝之意勸誘之所至訪人材詢利病禮賢士公刺舉以風之始蔡京以同鄉故欲牢籠使爲用不得心恨之會舉遺逸安國以布衣王

給鄧璋者應於是吏訟言二人者故相范純仁客而
流人鄒浩爲請託也請推治京大喜賞告者命湖南
置獄推訊坐除名宣和中稍除提成都路學事以親
老謁告會吏內外艱太息曰駱所爲欲仕者爲親也
今已矣即萬鐘何爲遂築室墓旁課耕種自給潛於
學靖康初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
心爲要語日晏乃退時暑甚汗洽帝衣而相耿南仲
深娟嫉害短之會中丞許翰入見帝問曰卿識胡安
國未對曰未也然臣知其爲人自蔡京得志二十年

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者
惟安國一人帝喜除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何㮚議
分置四郡都總管以抗敵安國言今州郡太輕勢不
容無通變而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四道則權復太
重不無尾大不掉之憂但委諸路帥得專軍旅廢舉
察其部內爲京師擁蔽足矣㮚方得君欲自當南道
於安國故嘗有推挽力而安國曾不爲之地大恚之
謂人曰山林之士不可用乃今信然會耿南仲傾正
人與敘李綱皆罷去吏部侍郎馮澥復阿意劾其黨

安國言陛下聖性寬平無私好惡廣開衆正之路而
澥復言欲參黨與以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刱制
異己而遂其傾危之謀者今何忍更用使國勢離渙
乎陛下即位數降德音欲追復祖宗之良法善治而
澥猶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
再規紹述此國論所繫可爲大懼者也於是南仲澥
及㮚訟共擠詆之出知通州建炎中以張浚薦召爲
中書舍人兼侍讀辭不允既至除給事中帝召見慰
諭之曰聞卿深於春秋方資勸講手左氏傳付之令

點句正音對曰春秋乃仲尼手筆實經世大典義精
理奥陛下欲弘濟艱難削平暴亂宜潛心聖經爲出
治本原左氏煩碎不宜虛廢光陰耽玩文采帝善之
除侍讀令專講春秋且命爲之傳相呂頤浩憾檜并
忌之目爲黨落職提舉仙都觀後渡江休於衡嶽之
下爲終焉計先是除故相朱勝非都督江淮諸軍安
國持錄黃不下劾之繳前命改侍讀命門下書行安
國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職司繳駁而致陛
下別命門下其失職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

朝廷稱其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者是又不得其言也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以權宜廢置非所以施於君父也今勝非失節釋不問而又進擢之春秋大法執謹於此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遺經訓當去遂卧家不出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因潛玩有年已得程正公所爲傳讀之中精義數十契若符節乃渙然信以爲聖心從可質也著爲傳上之詔進官予

祠卒先生自幼省克甚力於先進嘗及程門受學者具事以師禮從問質罷官荆南時僚屬張宴餞以俟而先生於龜山所留語久不能去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座講論不覺日晷之云暮也平居恬靜沖默宴處未嘗有惰容辭受取舍雖微必揆於義嘗至衣食不給而奉先祀祭之儀秩然子入官與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身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愼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辯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斯可爲政不在人後

矣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皆本所自致者爲訓如此居恒誨君子愛人以德之語與人言未嘗降志遜詞苟徒爲然諾六經語孟程氏書週而復始迄老病不怠有名命即置家事不問思所爲格上意者而出處之際介如也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先生曰凡人出處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可決於人亦非人所能决也歸絜其身而已吾生平出處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咨之顯道常語人曰康侯如嚴冬大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

謚文定從祀孔子廟庭明初以春秋傳列於學官子三寅寧宏皆以德學著稱

河東侯氏曰覩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

問多得頴昌斬裁之啓發後來得之上蔡者多〇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〇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遊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奥在於春秋被遇明時號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然則春秋者固存天理遏人欲之書也

至王安石詆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一時學者遂公然廢春秋不治廢春秋不治則天理不明人欲日熾至使小人得以恣其無忌憚之爲其害可勝言哉先生以松栢獨秀之資力承孔子作春秋之志其與楊謝諸先生講論蓋已有年而持此爲獻替者皆扶綱常維人紀距邪說正人心議論侃侃不磨真可與日月爭光矣然則春秋微先生誰使之常昭于萬世哉宜乎傳義與程朱諸書並列學官同垂不朽也

理學正宗卷之七

祁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弟　克恭　振起　仝較
任容恂

羅文質公

羅文質公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以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

山弟子千餘人無及仲素者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仲素卽鬻田畀糧至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仲素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

歸卒葬於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既而築室山中絶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郡人李侗新安朱松執弟子禮從之遊終日相對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又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

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論士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然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紹興中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無子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學者稱曰豫章先生謚文質

延平李氏曰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飮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

已○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胷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變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

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

昔龜山受學於純公純公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反求今豫章受學於龜山亦令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純是一脈相傳所以爲程門嫡派也○令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便是作戒慎恐懼功夫處也靜而存養不失此心體動而省察使有力故曰涵養須用敬觀未發時氣象者敬以直內之功也及至動時却又義以方外然敬即行乎義之中也總以完此心體而已故曰敬兼動靜

理學正宗卷之八

柘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克恭
弟振起仝較
侄容肅

李文靖公

李文靖公侗字愿中劔浦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以書謁之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氏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傳授者何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習有年況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簪篲以供掃除幾年於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復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廹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十有四

茫茫乎未有所止獨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捒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敢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尙存昔之所趨無途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凝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因受學焉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

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得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既得其本則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應中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焉其接引後學答問不倦隨人淺深誘之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黙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相交切磨又得

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心者貫神明通有無論性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

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謝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愿中云不必如此丸而後已何時是辦又曰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柰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積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建安朱喬齋松與愿中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廸語及愿中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其後元晦從愿中遊愿中日

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此子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又謂元晦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懸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晚年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愿中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

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稱爲延平先生謚文靖子友直信甫同舉進士信甫以特立不容於朝

問答

夜氣之說所以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旦晝存養之功不至梏亡即夜氣清若旦晝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

往不能無補也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木衣食苟度此歲月為可也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為庶幾耳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策所不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諭應接少暇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知覺之效更在勉之有所疑便中無惜詳及庶幾彼此得以自警也

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說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荅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

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

以今日事勢觀之處此時惟儉德避難更加韜晦為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聞也元晦更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謝上蔡云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

要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
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
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
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葢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
即於鬧處使不着葢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謝先生
確然實於日用處下功夫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
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
顯然元晦更思看如何惟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
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已物不然只是說也

此箇氣味爲上下相咻無不如此者這箇風俗如何
得變某於此有感焉當今之時苟有修飭之士須大
段涵養韜晦始得若一旦齟齬有所去就雖去流俗
遠矣然以全體論之得失未免相半也
人心中大段惡念最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
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
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旣出心下愈明靜矣
朱子曰先生嘗贊太史稱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
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
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〇
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
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
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
若無甚可否及其酧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
不可犯者〇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
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
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

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
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葢所
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〇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〇
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
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
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〇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
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〇先生少年豪勇夜醉
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

委虵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

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眞得龜山法門○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畏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功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

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只看先生是甚涵養他養得志氣精明看道理便逐脫所以他只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蓋緣他渾身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功夫却是得敬以直內之力居多也○朱子又慮學者一向靜坐去到動處討不得下落所以屢屢指破靜坐之說又用伊川用敬不用靜之語以屢指點之其爲學人討至深切矣然諸條論辨語意極爲婉轉却非走然說也大抵學者從事於學須有存心養性之功乃可收其放心而致用有本有者瞬有存息有養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固即靜坐即敬也敬得久意思自湛然虛明却是養得此心瑩瑩明明好觀道理俾應事接物而處其當不是空空說靜坐便了故朱子屢屢將此意向人開發也○朱先生嘗曰此箇道理時時在心目間未嘗敢忘又曰

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又嘗語朱子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得道亦無他懸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今取其言歷歷考之知先生之學因動靜交養內外合一之旨也先生靜坐之說可驗其自得也深朱子爲學者指破靜坐之說可知其爲慮也遠有先生之自得正不可無朱子之遠慮也師弟發明大暢宗旨矣

理學正宗卷之九

柘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弟振起仝較
克恭
男容端

朱子

朱文公熹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吏部郎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生先生於南劍之尤溪因徙建陽遂爲建陽人㓜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即問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如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就視之八卦也吏部公師事豫章羅先生而徧友當世賢豪篤於學及病亟呼而屬之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者學有淵源吾所敬畏我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既孤則以奉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以左廸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與學造士長吏事倚央焉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之門延平得伊洛正

傳於其父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已聞學士黃中賢之昭武謁焉以南軒張栻得衡山胡氏之學往問之與深契又與東萊呂祖謙切磋最密其好學取善類如此孝宗即位詔求直言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講朝政雖未有闕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豫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既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

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無踰脩攘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願罷和議爲脩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

賓客其已失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耳帝得疏大感動即召入對辭不許入對申所學甚悉帝甚嘉納除武學博士既而罷歸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會時相主和而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以論曾覿斥先生自以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皆不用力辭不就尋丁內艱歸復召以未終喪辭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梁克家奏乞褒錄之旨下言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太息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淳熙三年以龔茂良

薦召爲秘書郎先生以爲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願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譖之者遂改武夷山冲佑觀史浩復薦召知南康軍先生自同安歸家居者二十年矣四辭不得命乃赴郡興利除害汲汲如不及尤以厚人倫善教化爲首務五日一詣郡學爲諸子講說有質德有禮以爲學官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蠲減適歲旱殫力荒政諸秋苗夏稅木炭月樁經稅制錢之屬各條奏蠲減必得請乃已乞轉運常平兩司發粟賑贍多所

全活秦復白鹿洞書院遺址爲學規與諸生質疑問
難不輟又求陶靖節之居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贍
之閭雇顯之風教大行六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
利害先生上疏言恤民省賦治軍而歸本於人君正
心術以正紀綱帝顧不懌趙雄曰不若因其長而用
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帝曰善命提舉江西常平
茶鹽會浙東大饑相王淮力薦之改提舉浙東常平
茶鹽事即日單車就道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
過闕召對面陳七事而行比至部米已輻輳與僚屬

鉤訪民隱至廢寢食按行境內乘輕車簡徒御人莫
測所至所需皆自齎秋毫不及州縣雖深山窮谷拊
存不遺郡縣官吏憚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始帝
以儒生不嫺世務爲大言厭薄之至是喜曰朱熹政
事却可觀相王淮贊之曰熹荒政乃行其所學民被
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直徽猷閣會知台州唐仲
友者暴不法與淮同里爲婣家業遷江西提刑矣先
生行部訟者紛然具得其不法狀條劾之淮持章不
下疏十上愈力淮不得已下紹興府鞫訊獄具伏則

奪其新命以授先生乃太息曰是所謂蹊田而奪之
牛也辭不拜淮大恚嗾御史鄭丙陳賈詆道學假名
濟僞軼之遂奉祠而游內尊觴愈益衆久之淮去位
相周必大力薦除江西提刑促入對赴名有要之路
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即入對毋及也先生
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遊採上意爲而謾乎
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
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
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乎天理人欲果

天理耶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耶則
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靜之
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
下之事將惟所欲爲而無不如志矣帝稱善數四曰
久不見卿浙東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
卿州縣矣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
力論之帝曰昇有才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
兵部郎部侍郎林栗先數日與論易西銘不合恚之
遣部吏抱印迫供職以疾請遂疏醜詆之爲欺慢先

生力請去帝以衆言過適欲易他部兩全之請益力
乃罷仍申前提刑江西之命力請祠去而帝意終向
之未踰月復召爲崇政殿說書辭敦促之不赴具封
事投匭以進言正心以脩身齊家而正左右并及輔
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
明軍政六事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
讀之終篇明日除王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執
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深中之除秘閣脩撰竟中沮
而帝亦內禪矣光宗即位改知漳州漳俗薄陋至有

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律開諭之又採古喪
葬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
氏男女聚會佛盧爲傳經女不嫁者私剏爲庵舍以
居先生嚴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訓廸諸生一如南
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
行義知廉恥者列學職爲諸生倡知學録趙師虙之
爲人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
四百萬嘗病經界不行於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
人物分掌諸利病甚悉且恐豪右量諸法上之而豪

右翕訛稱不便詔需後以子喪請祠除湖南路轉運
副辭除知靜江府又辭差知潭州又力辭有旨長沙
巨屏得賢爲重乃拜命至鎮老稚攜扶於途次迎逕
幾填塞不可行脩武備戢姦吏抑豪民而主於章教
興學長沙人士夙向學以益奮鄰郡數百里畢來學
至坐不能容誨誘不倦士競鼓舞洞獠擾屬郡以禍
福諭降之寧宗爲嘉王時宮僚彭龜年說春秋及魯
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
問此誰之說曰朱熹說也王稱善自是每進講必問

熹說如何而翊善黃裳以爲天下第一等人無如朱
熹王每每不得爲本宮講官及即位以趙汝愚薦即
召對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時自知潭州召入在道聞
泰安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即上奏云陛下嗣
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
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
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
者爲防微杜漸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入對言屬
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

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
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亦
猶有可議者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
日未嘗有忘親之心是心也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
之本也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
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日夕怨
慕號泣祈哀懇實感發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
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氷釋臣不信也兼實
錄院同僚撰始入侍奏對懇切數論盤銘丹書之旨

編次成帙以進帝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
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嘗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
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會孝宗山陵土淺
滲不任葬力言不宜偏信臺史委衣冠之藏於水泉
砂礫之中帝以未居大內各體不甚正欲葺故東宮
居之又力言今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萬姓饑餓
流離正恐懼脩省之時而與大役咈天人之望且壽
皇在殯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
尊老之年煢然憂苦晨昏侍養不可或闕乞罷葺宮
乙料回就慈福重華間草創寢殿以居又言自漢世
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三綱不明千有
餘年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
皆用大布可爲世法今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
服著在禮經而先時倉卒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
皇追復數千年曠廢不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
既往之失不可追改惟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
喪之服皆不報會孝宗祔廟議迭毀於朝端不合而
韓侂冑寖用事以內批罷宰臣臺執先生念國柄旁

落此始也疏力爭侂冑大憾深傾之帝亦厭其事事
聞適內批罷奉祠趙汝愚[illegible]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不
省侂冑使其黨封內批付先生即付奏謝遂行先生
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而罷初
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
獨以侂冑用事爲深憂數以手書啓丞相當厚賞酬
其勞離勿使預政有微諫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
甚易制及先生去國丞相遂而中外大權盡歸侂
冑矣居無何侂冑誣丞相以不軌欲誅之衆朝無敢

為關說者先生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
帶從臣職名義不容無言草封事數萬言明汝愚之寃
繕寫已具諸生迭諫以為必買禍不聽蔡元定請筮
決之遇遯之同人乃默然取諫草焚之自號遯翁以
朝議及山陵自劾乞罷職又以疾乞休不許以監察
御史沈繼祖章詆誣落職奉祠尋致仕時峻僞學之
禁從遊之士特立不懼者寄相從問學次者屏伏丘
壑甚至有更名他師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倦或
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荅有以書諫者荅曰放流

竄殛久置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必有
行遣亦須符到奉行若仰人鼻息為舒慘則方寸之
間長戚戚矣先生躬任斯道之統謂聖道之傳散在
方冊經不明而道統之傳以晦故大肆力於四子六
經推陷廓清使學者由於大小至正之域而不惑於
他岐其為學以敬義夾持為省括謂中庸語脩道之
教必始之戒慎恐懼則持敬之本也大學論明德之
序必先之格物則精義之端也動靜交養誠明並進
則又太極陰陽渾闢互根之妙也大極於參贊位育

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幽探乎無極太極而
實不離於日積月累之為功其平居終日儼肅如對
神明行舒而恭坐端而直日未明輒起深衣幅巾方
履拜家廟及先聖退坐一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
整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瞑坐坐
而起起而步間以浩歌迨中夜而寢寢而寤則擁衾
危坐而徐起也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之
或閒奉親極孝撫下有恩閨庭之內斬斬如也怡怡
如也家庭享祀丘墓展省齋戒陳設滌濯烹飪曲盡

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愴涕泗交流不自禁小不
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退乃油然死喪之戚哀
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客至延遇稱家有無盡
其懽自奉甚約親故雖踈遠必愛於鄉閭雖微賤必
恭吉凶慶弔躬郵問遺恩禮靡有闕也其教人規模
廣大而科級辨嚴不容凌躐而進於為已務實辨義
利毋自欺謹獨之訓則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於
讀書必使規摹於大學以綱紀語孟之精微熟復於
論孟以涵洽聖賢之平實而後會歸於中庸以知夫

聖學閫奥之在於是也然後令治一經而遂學之處心平氣章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始以熟復繼以精思而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使意定理明心專慮一而無躐易陵節貪多欲速之患若河海膏澤漸涵浸潤至氷釋理順而後爲得也從學者未喻必委曲告詔問學者未切必從容警戒務學篤則喜形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雖疾病在躬而講論率至午夜脫然沉痾之去體也一日不講則惕然以爲憂晚慮道

無傳時時指示本體使人深思自得比寢疾猶力爲學者講太極西銘之旨丁寧以堅苦問學爲勉整衣冠就枕而逝年七十有一訃至及門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爲位聚哭時禁不避也先生所著書於易有本義有易學啓蒙詩有集傳大學中庸有章句或問論語孟子有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各有解禮編有端屬黃幹書傳有旨屬蔡沉而手訂是其典謨所編集有近思錄小學書宋名臣言行錄伊洛淵源錄小學書最精實學庸論孟則更定數四歿前四日猶改

大學誠意章曰是[illegible]關也其拳拳明道垂世如此通鑑綱目僅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爲恨世所傳家禮則丁母夫人憂時具草歿後始出不及更定嘉定初賜謚曰文子三人埜埜在肯以蔭補官在類次先生所爲詩文曰文公大全集育世淳祐初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

小學序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小學一段功夫決不可少此乃養正作聖之功也朱子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務將無所不能又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觀此則小學之功自不得缺畧弟事者矣但後世去古寖遠道法不傳父兄之為教者既不知講於其說子弟之為學者復不知豫習其事是以其幼也根基衰薄及其長也德器無成卒至白首而茫然不識大

道之要聖教不明入門者斷喪可悼數幸其法猶未盡泯者如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猶可參考而服習之朱子復輯小學書以詔來世其於立教明倫敬身三者不惮反覆詳示披其篇章究其指趣措之日用服之終身由國家以及天下自洒掃應對以至盡性至命皆是物也蓋自六經四書周程之書而外誠未有如此書之切於人倫日用者也朱子嘗云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許文正公云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今世幼學子弟斷宜先讀是書涵養德性薰陶身心久則氣質未有不變持守未有不堅者雖明德新民只是由此充去耳充得盡時是何如人也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

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

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

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之教明君子不患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患不得蒙至治之澤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從事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故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也伏羲以來至於孔子繼天立極之聖人接

踵而出或為之君以治之或為之師以教之總欲使人復其性而後已孔子述古大學教人之法以詔萬世而曾子獨得其傳故作為傳義以發明之漢唐以後學者非泥於詞章則淪於虛無不則流為權謀術數之習至聖經賢傳如大學之書曾未有潛玩而身體之者人欲熾而天理滅以至於此極無盛乎王道蕩而風俗偷也自兩程夫子取此書而表章之朱子又復更定篇章作為章句以發其蘊而大學之道遂如日月中天無復晦義焉呼程朱之功偉矣乃朱子論大學必補出小學功夫今取其言考之有曰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又曰小學大學只是一個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事長是如何又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因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觀此則小學與大學非判而為二矣今人小學既不之

講大學亦不過徒為誦讀而已其於聖人教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何有當哉入大學者當熟讀章句序並取或問而參考之其於古大學教人之成法灼然有見行去自無蔽處矣

大學或問 錄三篇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旣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

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旣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旣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敎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

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旣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顚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況

欲[illegible]以及乎天下國家也或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柰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

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說大學從小學入既非躐等而不[illegible]之於涵育以敬字貫又非泛濫而不切[illegible]明聖人教人循序之旨而又益以程門論敬之[illegible]此是朱子權度精切為後人立一至當法程學[illegible]惟循此行之日積月累庶乎道日益明而德日益進矣

○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

理學正宗　卷之九

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

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克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

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以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

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

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

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
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
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
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
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
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
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
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
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

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
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
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
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
鮮矣

大學一書明德新民止至善盡之矣朱子發揮首章直從源頭說起合太極西銘而爲一又將八條目俱攝入其中尤見此三者爲大學之綱領學者潛心讀之久則當有豁然貫通處也

○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
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爲最初
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
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
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
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
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
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或問
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柰何程子曰誠敬固不
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

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
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
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
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
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
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
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
害吾樂耶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
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

傷人人執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
不眞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
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
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
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
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
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
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
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

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
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
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
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個覺處又曰窮理者非
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
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
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
當求其所以爲孝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

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
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
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此所以
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
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
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
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
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
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

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
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
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
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
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
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
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
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游騎出太遠而無所
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

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

據至以他書紬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

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

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也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

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葢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

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有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尚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

心而求之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

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格物致知入大學之始事。此傳闕而大學始教不得其端緒其終也亦茫然耳朱子補格致傳爲千古學者開門庭嘗亦是印心孔曾處或問中引程子之說十六條凡以見格致之功當先而不可後至其次第工程涵養本原無不挈然具備而後以已意暢發之格致之旨至此其無餘蘊矣紛紛聚訟誠何爲也學者但當黙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庶乎心與理相涵動與靜交養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物格而知至而意誠而心正而身修以至齊治平俱由此推之不致有差失處矣〇大學或問首章從小學說入而補出一敬字二章電發三綱領以槩全書格致章備言居敬窮理作功夫處三篇皆於學者最爲切要故特錄之以與同志者共遵守焉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相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傳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

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奥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没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録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

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删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一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皆實學也朱子章句序溯執中於堯舜得於人心

道心精一之旨闡之極其盡而晰之極其精誠以天下不過理與事而此心實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苟弗察於危微之介守其至善之則則此心雜亂而無所主亦何以全天下之理而應天下之事哉故發虞廷授受之秘是即以實學詔萬世也後之學者惟當循循於擇善固執之功令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不得以參之則虞廷孔門傳授心法具在是矣

詩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

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

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 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 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

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 曰本之二南

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昔孔子刪詩約三千而三百一日論詩蔽三百於一言以是知三百篇皆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人苟玩詩人之性情以求自得其性情之正其可謂善學詩者矣故曰思無邪一言以蔽

之至其論學者得效之次第則曰興於詩論學若用功之大全則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性情之正獨取於關雎則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訓伯魚則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嗚呼詩之有切於人與人之學詩之法亦畧盡矣朱子又爲學者慮作爲集傳以發明之更覺曉暢易入學者日爲諷詠涵濡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其亦可以得性情之正矣○思無邪學詩之大旨爲周南召南學詩之切要曰嘗試之好善惡惡之意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推而及之其用有不可勝窮者矣

易學啓蒙序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决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榦自榦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從横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

天地間無時不有天理之流行所謂道也易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至變而有道以立乎不變之體道不變而有易以神乎至變之用所謂道即器器即道也羲文周孔之易作其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無弗至矣及程子作易傳以獮雜之人始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得朱子啓象書即象數以明理考卦爻以盡變衆上下精粗内外始終一以貫之而易之道愈爲大備讀易者先取本義熟讀之又取啓蒙精玩之始知河之出圖實天地自然之理所呈露聖人畫卦揲蓍命爻不過順天地自然之理而施之初非有一毫心思智慮出於其間然則所謂天地間無時不有天理之流行夫亦可以意會矣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

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敷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

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禮之在天下未嘗一日以禮之亾也人不由也禮有本有文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而施行之際則黜浮崇實以自比於從先進之意此朱子作家禮之微意也而儀章度數之詳又復泰諸司馬氏程氏張氏而不容爲之略亦曰本立而用行焉則其儀章度數皆其因心而生焉者爾故日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信乎禮之在人無處無之士君子固不可一日而不講焉者也

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理義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嵩陽耿逸菴先生曰吾人日在道中却日在道外將無其所謂道者有奇特耶夏峯先生云斯道着

落在日用倫常無甚高遠難行余心識之及閱朱子白鹿洞規約不過數十言而精粗本末次第井然窮理脩身處事接物莫不備具要皆吾人之所童而習之者無奇特也故刊之以公我同人相與尋繹其義而躬行實踐之則聖賢可學而大道在我矣

朱子此規最爲切於人倫日用學者誠體之於身心之間庶無失古昔聖賢教人爲學之意而造詣日就高明矣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别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

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已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已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

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

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乎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子曰天地之心只是個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榦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個是統論一個仁之體

○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

韓昌黎言博愛之謂仁程子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朱子以心之德愛之理釋之更包舉切實不可動移蓋天以元亨利貞之理賦於人而人得之爲仁義禮智之性仁

統義禮智其發之於心故曰心之德至發而爲用則主乎愛由其有是仁在內故有是惻隱見於外是仁爲愛之根源故曰愛之理繇此求之仁道可識矣外此言仁不至舉此而遺彼必至混同而無辨所以程門諸弟之說自有朱子之折衷而其論始定而仁之爲體亦固可得而明矣

答張敬夫書

胡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邪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立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饑之類耳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

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耳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葢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又答曰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

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爲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葢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

子所以訶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葢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又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葢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

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

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泛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

按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仁之爲說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又曰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似完全仁道雖明惟公近之然不可使以公爲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爲深切愛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方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爲言也朱子云細觀來諭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illegible]初未嘗有一字說着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裹面帶得仁字過來噫朱子與前輩往復辨論仁體至明切矣學者不取來書觀之無以見折衷之意余故錄朱子答書並附南軒來書云

語錄

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

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

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

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著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之一日固是轉一匝然又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滯求也

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

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

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

得許多道理

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

問程子云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又曰惻隱之心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

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

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

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

問程子云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途轍他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

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

問沖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出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遠乎道處如爲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

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

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理皆
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
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
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
竹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
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
心便存得許多理

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
問性即理如何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
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
案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水之
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
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他理始得若把金
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
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
真與妄耳真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
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
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
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
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爲
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
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

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
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必獨陽
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
理合當恁地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
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
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
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

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一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一云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能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

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棊盤路兩兩相對末稍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鷄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

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

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

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何如曰愛曰仁猶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

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譪乎若春暘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

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

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

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者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

問程子云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

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嘿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
識之而已

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
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爲近之却不是近似之
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
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
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
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已私做底便是仁葉賀孫

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
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
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
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已私擴然大公則
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
係利害顔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已復禮爲仁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
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
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
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
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人無
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
能恕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
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
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
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

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
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

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
能愛能恕故也

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
指吾此身爲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
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
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
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已故必以身體
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
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

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絜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惻怛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

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

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

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

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

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

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温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求

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

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為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為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為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辯而不害其同脉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人之為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為相須合而言之則仁盡可兼包

也故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

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

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他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人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

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

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

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之
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
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
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
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
荒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誠敬之別
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
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
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

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
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
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
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
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
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
事看了
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
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
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
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
以聖賢爲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
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
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

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
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
之明爲子極其孝爲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爲
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
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
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
性耳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
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

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學者只是不爲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爲學須是切實爲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

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安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
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
著實地自住不得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
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潜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
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
吾之所謂學者舍此無有別用力處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
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

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
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
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
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
張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
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胷中豁豁無一事乃可
相授正為此也

為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
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

一箇心都不在軀殻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
要識此

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
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
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
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
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
中道理來涵養

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
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
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
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
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
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
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
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

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亾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

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葢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

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

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得見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是捉定

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
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
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
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
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
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
礙

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
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

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
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
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
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
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
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
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
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
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
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
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歛無足怪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
是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麽人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
在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
如何了得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工夫間斷心便外
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

人皆有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爲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

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的便是天理非的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也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

即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

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在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學者以敬為本然後心定理明嘗愛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一事有一理一物有一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道不是何嘗不光明只到得自家便昏了終濟得甚事

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此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叚這一句

是緊要處
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
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
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
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
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
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
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
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

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
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
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
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
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
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
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
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
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
應事已則復湛然矣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
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
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
心若不在何以能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
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
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
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

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
先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故程先生須
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
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
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
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
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
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

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
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
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
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
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
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
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
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
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

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
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
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
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
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
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
得事便有精神

靜便定熟便透

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
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
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
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
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
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
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
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身處也

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
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閒亦不必終日讀書
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
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
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
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井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發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晏安酖毒之可畏

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乾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畨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

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

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
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
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
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
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
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
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

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
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
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
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
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
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

易得蒸欝纔略晴被日頭略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
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
得故更不能蒸欝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
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
易得見正如雨蒸欝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
力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
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
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
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

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
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
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
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
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
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
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

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
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
多是被那箇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
是便翻了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
心粗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
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
心尚遠在

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
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
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
及其餘
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
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
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
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

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
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
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
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
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
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
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
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
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

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
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
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
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
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
知這道理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

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囘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惡管他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

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

學者做切已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問程子云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

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稍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

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

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

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伊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嘗見人云大凡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得用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

火煑滾然後以慢火養之郤不妨

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郤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

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郤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學

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于兩間者無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爲這一箇道理

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

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
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為
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
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
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
幾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
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
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
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

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
助如捄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
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
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
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
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
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
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忝足以行道道足以
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今之仕官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
食底心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
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
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
邇心悅誠服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
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
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

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
此故也
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
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
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
民而其為教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
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
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

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彞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

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旣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問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

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

事及人而無顏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
遁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
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
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
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
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
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
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
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

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
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問淵源録折柳事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
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
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旣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
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
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
以自養可也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塲沈潛乎仁義
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
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
語○勉齋黄氏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
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
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
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果齋李氏曰先生之
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

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
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
也一其内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内内則無二
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
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
其久也靜虚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
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虚其心平其氣字求
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
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

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龐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

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

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

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尊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凈精微之舊其

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刪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澀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乃其大義而以爵氏

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編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舊綱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

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謬辯異教之非擣其巢穴從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荊棘攢穿之途摧陷廓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驚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

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雖不偏觀取其所同而刪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視焉者大本大根固

巳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

而後實有所稗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粵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躐躒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

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

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明道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往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古之法然後斯

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〇鄧氏元錫曰永樂中成祖章顯宋學爲道統係也徽國文公書自帝王國冑下逮閭巷山谷之氓髫而業之竟白首遵用誦習之矣弘德來始頗有評論嗟夫國家百十年守成式遵遺教與金科玉條並而風氣質淳先民言行純師純法伊誰之力也予讀文公大全集若行狀年譜嘆焉公當宋南渡屹然以身

任斯道之重切劘君相不見所長綱紀國論必以其道乃履困愈亨處幽如燭諸進退取舍之分介然嗚呼豈壹言哉言之立豈不以人哉

道開於羲皇傳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其成於孔子其時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獨有以得乎道統之傳故克復印其心大學傳其義中庸明其統七篇繹其緒要皆羽翼論語二十篇之微旨也後千餘年而有周子程子出表章六經四書以接乎斯道之統緒至朱子復集諸儒之大成以傳其道於萬世於大學中庸語孟有章句或問集註於易有本義啓蒙於詩有傳於周程張子之書有以發其微言大義至小學家禮綱目諸書皆所以維世道正人心其議之精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差謬其學之至造天人之微旨登往聖之堂奧其提綱挈領曰居敬曰窮理曰力行三者修而入聖之階級可尋也其親師取友有延平有南軒有東萊討論精而學術之正路盡一也其眷眷於國家閫時政之失則憂形於色其侃侃於廟堂陳堯舜之道則非義難容至其設施展教經綸柔務難進易退師儒介嚴以至遭變難艱困險無往而不自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所謂剛大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而其德之盛用之妙當世卒不得而測識之故其仕外者僅九考立朝者纔四十日而道弗得行此亦聖賢不遇於時者之常耳然其著書立說紹前聖之淵源啓後學之心法則與孔孟之傳並垂天壤矣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洵知言哉

柘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克讓
弟振起仝較
男容莊

張宣公

張宣公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皐之後忠獻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公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少長遣從五峯胡仁仲宏學五峯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退而深思若有得也五峯喜曰聖門有人矣自是以古聖賢自期待作希顏錄以見志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父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極一時之選而敬夫以年少管機宜文字內贊密謀外參庶務所綜畫精敏中幾密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以軍事入奏因退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即天理發見之端願益加擴充而親賢稽古以自輔帝大喜退語人曰魏公有子矣久之以劉珙薦召為吏部員

外郎入見以得民心者不盡其力不竭其財為言求期歲而召對者六七所陳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時發運使史正志盡奪州縣財賦為羨餘以上供敬夫以為言帝曰正志但取之州縣非取之民也庸何傷對曰今州郡經兵革之後大都財匱無餘而取之異時經用有闕不過巧為名色取民耳帝瞿然曰是朝廷以州郡為名而巧取之也立罷行除左司郎兼侍講毋進講必自盟於心曰不可視上意所嚮為左右帝一日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帝嘗言辦事之臣難得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帝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對曰欲求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居不能犯顏敢諫異日安望其伏節死義會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疏力爭且詣中書責相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至今人籍籍言之豈可令後

人言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手命得寢由是學術益輝之而近習尤不悅出知袁州敦尚教化召諸生時語以學問之要民以事至庭必處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以風已謝病歸淳熙改元家居且累年矣上復念之召除經略安撫廣南西路知靜江府靜江隸州十有五荒殘多盜敝夫至鎮簡州兵汰冗補闕蒐練之增管斗之戍籍州縣卒伉健者以為用申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安民輯盜州以寧詔除

秘閣脩撰荊湖北轉運副使知江陵府劾大吏貪縱猾賊者十四人罷之姦民舍賊者即捕論羣盜屏息已論劾為貴勢抑不報求去罷奉祠然雖去國孜孜以反身脩德愛民練軍為念屢疏上帝手詔褒答病亟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召學子與語自研於天人理欲之際為兢兢卒年四十七朱文公熹聞其卒也與黃幹書曰吾道孤矣又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先生天性坦易表裏洞徹

詣理精信道篤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踐履篤實使人望而敬之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所謂利非必名位貨財之謂也義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是利之也非義也辨義利者辨諸此文公以為發前聖所未發與孟子道性善養氣同功云學者稱為南軒先生景定二年追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語録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

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如翕歙是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

問人之性其氣稟有清濁何也曰二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性命夫豈物物而與之哉氣稟之不同也雖其氣稟之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也

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

當其可即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爲中也

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

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

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

責己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己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葢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籍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荊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彛固有坦然正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荊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竭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已者反而求之夫

豈遠哉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葢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

滋則善端遏塞欲通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
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
無根之水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
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
胥壞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
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
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
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

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
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
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横流之時發揮
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
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
大之體虧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
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
其體而得其用矣

謂學者曰謹妨則有餘且放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
強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自然開闊去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
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
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
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
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
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

發也而咎繇亦曰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勑云
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
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
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
其何以哉

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
爲春秋復讐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嬴政非輕舉也
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

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故子以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己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討名哉

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忍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

顧也獨於子房益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呼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爲眞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

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己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己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

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曰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恥民有不獲是爲己辜眞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

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爲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爲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其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爲耳

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懿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益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

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爲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

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

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是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諫至於棄物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辨於幾微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朱子曰其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愨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閒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 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

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
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
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
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
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
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
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
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
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

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
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
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
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
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
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
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最
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粹踐行
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

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
歎服○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
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
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
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贊先生像曰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
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
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
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

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
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道在天下柔弱者擔荷不起惟剛毅之人反天德勁自治而無回遁曲撓之意故大道終有賴焉先生姿禀剛勁識見超邁自幼服庭訓聞仁義忠孝之旨長師事五峯後得朱子爲友其於聖道研窮益力是以出而純行明白洞達爲於君親蓋卓然植立乎其大者眞所謂志義偉然死而後已賢諸思辨而不可誣者也所見所行有得乎剛大之體而立言又復明透無與比倫其尤爲聖門衍新傳者莫大乎義利之辨其言曰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有所爲而爲之是利之也非義也詳味斯語徹上徹下爲學者辨危微爲王覇辨誠僞皆是道也宜乎朱子比功於此將發氣之論也夫當其時與朱子爲友者惟南軒東萊耳兩先生固是家學淵源其開發朋切磋之義辨斷不無滋益成就處

文冊所係抑亦重矣君子
是以必證諸而覩文也

理學正宗卷之十一

柘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弟振起仝較　克讓
男容莊

呂忠亮公

呂忠亮公祖謙字伯恭浙江金華人其先世萊州人從壽春六世祖宰相夷簡徙開封祖尚書右丞好問隨高宗南渡卜居金華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献之傳祖謙復

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改嚴州教授尋復召爲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謂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祗畏敬不渝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模審定圖始慮終不躁不撓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本原既得

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裘有䙲非若作作乍輟漫無
操約之為也且言恢復大事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
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
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
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
伸大業可復矣名試館職先是試者率前期俟學士
院求問目祖謙不請也文典美除國史院編脩實錄
院檢討官面對言治道體統必上下內外不相侵奪
而後安獨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

亦皆侵細務而行有司之士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
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以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
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
旦有急將胡以指麾而伸縮之乎如曰臣下權任太
重懼不能無私則祖宗之制有給舍以出納有臺諫
以救正有侍從以詢訪倘得端亮不倚之人分而處
之自可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願陛
下虛心執要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
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勿

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
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立規模以禮
遜節義成風俗此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
後蹕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
治可觀而武備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
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極一時
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
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
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奉勅彙先宋名流所

為詩文為宋文鑑成一代之觀書成上之帝大說詔
授直秘閣以末疾請祠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淳
熙八年卒年四十五先生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
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人士歸心焉性褊
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語發深省忽覺
平時忿懥渙然冰釋自是從容和緩與人言未嘗有
疾辭遽色而詞至真懇出由衷加之婉巽使人日心
醉而不自知朱文公嘗稱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
質平居言人患子了小諒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

領遂至飛揚惟篤實深厚觀世間益然無非生意乃
能尊仰淑氣扶養善阴而川裕資深故能處建安青
川之間調劑輔掖而油然不自失也於南宋諸儒獨
稱深厚矣其所講書期於經世成務既臥病而任重
道遠之意不衰家居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
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
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
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鄉人卽而祀之景定二年從祀
孔子廟庭初寧宗嘉泰八年賜謚成理宗二年改謚

忠亮

語錄

學者狗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不實若實用工
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恢然不敢安也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畧便要說性命此極是
害事為學自有等級
後生問學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
耳
持養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温裕婉順望之意消忿解
而無招咈取怒之患體察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諭

詳款聽之者心喻慮務而無起爭見郤之患
夫子謂危行言孫又言孫以出之蓋時如此則處之
如此乃易直之理非有避就也
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
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已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
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
遠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耳

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外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群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

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知問政所以為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能肇索居而薇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為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所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遂不畏覆舉之各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覩前則有閒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

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虚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重位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嘗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朱子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時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 ○西山眞氏曰呂成公所傳中

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

先生性辨慧讀書變化氣質至從容和緩與人言未嘗有疾辭遽色可謂善於克治矣曾與朱子書云比聞五夫近旁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氣右有旅拒者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點簡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語者容養而使自感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由葉至根當加澄治也讀此書想見處事優容不迫其識之定養之和於此董見矣與朱子為友得亦觀摩之力於多乎抑亦祖希哲從學伊川其所傳流者遠矣要以家學淵源師友切磋已心省克兼斯三者其卓冠儒林固非無本

而然也

理學正宗卷之十二

克恭

栢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弟振起仝較

男容遂

蔡文正公

蔡文正公沉字仲默建州建陽人西山元定仲子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即從文公遊文公晚欲著書傳未成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仲

默受父師之託稟稟焉常若有負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寧宗慶元三年從西山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禮義自怡悅西山没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輙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相薦用之不屑就其爲詩吟咏性情摹寫造化源流文公感興諸作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睟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

前聖之言不我欺也故學深而質言精而通多發明先儒所未及者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世稱九峯先生謚文正從祀孔子廟庭子杭博通經史尤邃於理學

書經集註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與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治與道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

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二帝三王之治法心法備載於書書固子所雅言者也九峯先生受朱子之命作爲集傳以發明之

其序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而極言其心之德之盛以二帝三王爲存此心夏桀商紂爲亡此心太甲成王爲困而存此心復以爲後世之人主不得舍是書以言求心之要嗚呼盡之矣後之讀是書者上下千載考稽政治固屬治心之要而余以爲即章首一欽字尤可該貫典謨矣能舍此而別求二帝三王之所以出治與所以傳心者乎讀書而能得其要領後可以觀古今世運之變遷國家政事之損益民心風尚之醇漓何者順此者昌逆此者亡治天下固有今昔不易之常道也通是說也以往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雖盡治他經亦無易斯旨矣

洪範皇極內篇序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

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塗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所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圖以畫卦而象以明則書以叙疇而數以起象成於二數始於一一者奇而二者偶也象非偶不立故成於二數非奇不行故始於一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圖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此洪範皇極內篇之大旨也九峯先生受父師之託衍不傳之數以承先聖志

可謂勇功可謂大矣其曰數之體著於形無內之非外也曰數之用妙乎理無外之非內也一理數合內外天人性命禮樂鬼神一以貫之茲書其彰往察來微顯闡幽之書乎昔人謂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

信哉

洪範皇極內篇 摘錄

冲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刑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眞知見之非眞見爾眞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淸濁言則淸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逆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音治陰陽之精互藏其暫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

陰陽五行其理也歟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靜已而動動已而靜一靜一動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至妙萬化之彌動靜之微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亦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耳

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黄氏瑞節曰按蔡氏祖子孫於斯文可知也而盛特遠引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

人所及西山先生辭聘不起九峯先生三十歲卽棄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九峯之子杭始擢進士第理宗寶祐參政云○孫夏峯先生曰呂和叔胡康侯皆以理學世其家而季通能遵父神與之教以教其子若孫其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且沉之子杭傳通經史尤邃於理學卒謚文肅蓋四世一轍矣宋室閩閩之盛當不作第二家此神與不教其子以干祿之明效大驗也

蔡氏家學自神與𢎞其始其於易象等說既無所不通而西山生十年即教讀西銘既而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曰此孔孟正脈也西山承厥志學行之餘著律呂新書又洪範之数獨心得之而未及論著以為成吾書者沈也九峯師文公亦以書傳屬焉而卒能傳書衍數以無負父師之託千古未正之謬未著之義至蔡氏父子而瞭然發其精蘊想宋庭問傳習既久妙契獨承漸而積之及三世而始光大其學蓋非易也九峯於斯道可謂大有功矣寧第有功於文公有功於西山直有功於天下萬世蓋治天下萬世之道備於書書傳作而書可讀二帝三王之治法心法可尋求矣皇極衍而範數傳天地人物萬事之形象至理可默識矣文公之門有九峯勉齋傳書編禮均受師命豈非待人後行之意乎乃二則閣帝王之心傳於無窮一則代即講席果傳其道於何基歷王柏金履祥至許謙而益顯大道之寄託信在是矣此愚斷斷以兩先生為接朱子之統云

理學正宗卷之十三

柘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克恭
弟𢎞祀仝較
姪容順

黃文肅公

黃文肅公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少有遠志從清江劉清之遊清之曰時學非所以處子也今洛學正傳則在朱仲晦矣盍往學焉即以書為容見之榦歸白母即日往時大雪文公適他出榦留旅邸孤燈危坐

懸榻不設者三月比既見益專文公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處甚有益以其子妻之又嘗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後遺書曰他時直卿可代即講席及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之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矣為臨川令金華何伯㷀為臨川縣丞令其子基師事焉直卿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受命又以其學傳同郡王柏柏傳金履祥履祥傳許謙而道益著學者推原統

術以為朱熹之世適實皆淵源於直卿云直卿則介
洪敎於師傳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遺力而所至
求士友其學汲汲如饑渴當官不避難不憚事撫摩
凋瘵如護肢體鋤強暴投機制變與衆絶慮營畫分
邊備禦籌閫外事如宿將嘗試也比歸老終窶且貧
煙火時不繼蔬食餉客危坐講切徹旦夜編禮著書
不輟堅壯之志終老彌篤雖春齡夙疾未嘗一息倦
也已相宅兆於北山搆數椽其間名其泉曰逝如斯
名其亭曰求得正已卒後數年天子讀禮書惻然文

公之學適傳者惟幹改贈朝奉郎謚文肅學者稱爲
勉齋先生

語錄

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
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
上下是也

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氣弱之人見
義不爲爲義之意却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
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
自是光

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貫

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
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
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
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有
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
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
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
質之禀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
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

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
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
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禀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
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
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
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
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

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
也形交氣感而禀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
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鄕之不可離
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
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
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
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
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
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可

已也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
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
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
王參天地賛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
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
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
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遞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
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

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
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如此戾乎道如彼然則有志
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
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
乎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
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
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
敎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

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

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

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

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閙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

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

亦不易過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
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
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
子只許顏淵子路兩個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
天花亂墜盡是閑話
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刋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免得
榮辱是非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
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

殺膠擾無益於己見竊於人甚可畏也
爲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
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
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
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
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
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
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
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愼獨爲終身事業不可

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
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粹探賾索隱使
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日勉
焉則學進矣
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
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
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况亦未見心不

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
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
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
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
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儇浮薄者未免爲
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
然後可以言學也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
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

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

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

留意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

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只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眞個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

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皆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已復禮不遷怒不貳過是皆用力處執務實切已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

敬是束得個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燄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

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被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旣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

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與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决不可不察也

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以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眞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懵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

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喚然以爲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靡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虛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嚴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姸醜自見鏡何心哉今

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專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苟輕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遍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纔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退欿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

此道之原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

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係易文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

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遊其門者若蔡氏父子而外其肩任斯道者正不乏人而予斷以接朱子之統歸之勉齋者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也朱子嘗言之矣曰他時直卿可代即講席此豈無所試而云爾乎今觀勉齋先生之所講說者無非簡易正當之論使人循而習之聖人門戶可從而入也其於師道

傳可謂發明的確而無復嚮而不明微而不統之弊矣至歷叙道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而歸其傳於朱子豈云阿其所好蓋確有見於居敬窮理行力爲盡乎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旨而千聖之統特不越乎此也是理明故言之鑿鑿直將千百世之公論一預定於前如操左券其可謂造道之深者歟是以一傳而得何基基傳王柏柏傳金履祥履祥傳許謙凡四傳而朱子之道大著於世後之尚論者以爲朱子之世適皆淵源於直卿嗚呼傳衍斯道之功偉矣朱門有勉齋代即講席之稱卒驗其言猶程門有龜山吾道南矣之驗歷四世而毫髮不爽焉然則師之深信乎弟子之承傳乎師洙泗而外從未有如洛閩之盛者也後之求聖道者尚當有感於斯云

柘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弟振起　克恭仝較
男容端

許文正公

許文正公衡字平仲懷孟人也幼端慤與羣兒嬉戲即晝坐作進退周旋之節七八歲時受學於鄉師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衡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不能爲之師固辭去稍長聞人有書即往求觀父母以家貧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嘆曰民不聊生矣而督責吾不忍爲也遂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且艱得書籍衡於日者家見尚書注疏皆散佚請寓宿手抄以歸避亂徂徠山得王輔嗣易說讀之由是刻意墳典考求古者爲治爲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動必質諸經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道渴甚道旁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

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無主乎轉魯留魏隱居大名竇默深知敬遇每相見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筭數之類靡不研究居久之還懷從姚樞所得程朱書讀之津津入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悉取向所謂簡帙焚之俾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雖隆冬盛暑踐習不廢也諸生出入視繩尺惟謹與人交肫懇延接莫不惻然動感漸濡善意而去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已移家蘇門依姚樞以居便講習樞被召獨處蘇門山慨然以明道爲已任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俗從學者彌衆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雜糠覈菜茹食之處之晏然歌誦之聲聞戶外如出金石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饋遺毫勿受也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不睨益

其感如此元世祖以姚樞薦召提京兆學時郡縣始
建學衡以其學爲教風化大行世祖南征乃還懷比
即位召拜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二年以安童爲右
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命議事中書省四年復請歸
陳時務五事世祖嘉納之五年召定朝議官制辭囘
合馬擅權寵放橫大臣阿附之衡正色不慴會命其
子簽樞密院事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
爲尚書省典民典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世祖曰卿慮
阿合馬反耶衡對曰雖不必反然此反之道也退論

列其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以聞不報因謝病
請解機務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
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則斷自宸衷
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殿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世祖親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喜曰此吾
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
養數年必且爲國用乃受命且請徵其弟子王梓耶
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爲齋長夾輔匡弼時
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己子出入

進退嚴之若君臣課誦少暇即習禮習射習投壺書
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之儀其說書不務
多惟懇欵周折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
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
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
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敬敷五教
在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
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
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

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
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
善相其動息而弛張之愼其萌蘗而防範之日漸月
積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
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
人生之道凡爲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衡自
詣學一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絕日學中若應接人事
業必妨外人怨謗吾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
而教成阿合馬等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

還懷世祖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
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又命諸老
臣議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乃聽還十五年詔王恂定
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命
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曆成復還懷太子眞金請
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其祿養之且手書諭衡
曰公勿以道不行爲憂公身安道有時行矣惟勉自
愛衡既歸杜人事居山中課耕自治誠切不嚴而整
閨門之內若朝廷家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

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歲餘嘗謂其徒曰老僧
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子汝輩還家盡人
道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十
八年病革值家祠祭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
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
死慎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
矣遂卒懷人無貴賤少長皆走哭四方學士聞訃皆
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衡所至人樂從之遊所去
人不忍舍服其教心感誠服終身不敢忘聽其言雖

武人悍士無不感悟也或未嘗及門受業獨承傳其
緒餘而折節力行名於世者甚衆丞相安童一見衡
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王
磐氣槩一世少與可見衡獨曰先生神明也卒年七
十三謚文正皇慶中從祀孔子廟庭

五事疏

一曰立國規模言有中夏必行漢法乃可久可傳猶陸之宜車水之宜舟也反之則亂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從臣僕之誅就亡國之俗其勢甚難夫寒之與暑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著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也亦然則積久之驗也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而後致治之功成二曰中書政本不過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

以手理而以櫛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故爲治者務用人然人之賢否未知之固不可得而遽用或以知其爲君子爲小人而進退輕驟是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也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惟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得其法故也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所遺而不可得違也况治天下之大而古法顧可違耶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維而後上安下順而治成今立法用人雖未能盡如古然已仕者當給俸祿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條格俾效諸用外設監司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所謂法也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至重之責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患踐言之難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

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亦有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天下之人疑惑驚眩則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爲人上者樂舒肆爲人臣者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合則其所務者快心之事已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雖於天下之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

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
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
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譽之使
愛本無可憎也而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
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
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
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
尚可防耶故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
人則無事於防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

回不爲勢屈寘之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
然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
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
命之有如厮養賢者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
禮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用其言矣而復使小人
參之賈小利務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
亦豈肯尸素以取譏哉此特難用者也而又有難合
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已
之過務快已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

之扶而安之如堯舜而後已勢必難合況姦邪佞倖
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乎自古及今端人
雅士所以重進而輕退此任賢之難也姦邪之人其
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
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
計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賢務以窺人君之喜
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
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
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然此

特人主之不悟者耳雖其悟之如宇文士及之佞太
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
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此去邪之難也
四曰語古之賢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
以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
贊之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舜亦好生而不私若
克明峻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
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
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

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民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之無可行也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自積此生財之厚自都邑而至州縣皆立之學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此致理之本二者行而萬目斯舉

語錄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功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益己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我欲殞身而不已

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
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
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
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個知得真然後到
篤行之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
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
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

責已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
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
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
須於盛怒處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
無失忿氣剛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
清涼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已貧賤憂
戚不可過為隕穫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
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恥當知古
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其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
也何忻戚之有也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
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
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
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理不問
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之人皆能合若只

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
意小智妄為迎避大不可也
不聽父母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敬其
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將可否之間
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
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
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頗歲要知何耳一時一暫

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安排與他後世却將良知良能丟放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以此民何由得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

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將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如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謂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爲教也則無所畏不知慕將却行不將去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個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眞當時只知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任天道亦不許

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者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

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必須取法

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惽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踈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别用一般人物

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理道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種種害人爲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

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爲諫驪山事曰彼甲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大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摳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

提而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
爲師刀筆筐篋之流亦以之訓其子兒以之勗其
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
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耶律氏有
問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
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
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
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
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

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
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唯悉取
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
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不
廢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
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
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
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甚若探湯誠心自然人

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
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
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圭齋歐陽
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
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
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
民爲己任由其負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
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凛若萬夫之勇何可
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殆備四時

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
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凝事
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
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
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
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
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
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
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

憂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
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立夫抗衡鈞之勢
而道不危逼四方之名而行無毀○邵菴虞氏曰
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
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
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
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
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薛子文清曰魯
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

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真聖人之學也○許魯
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真任
止久速之氣象也○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
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許魯齋余誠實仰慕竊
不自揆妄為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
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
灑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為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
文繁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陳氏剛
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

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
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崔後渠銑曰元世祖
知許子於潛尊其道以隆禮故階之以救亂然未
嘗以其君常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
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則無往焉故儲
師不尊則辭禮不幾權臣不去則辭鄉教有敕則
不宜問伐宋則不對君於朝未嘗三年淹也儒學
禁於宋滅於金而衡起之元有以也夫故危邦亂
朝任道則行徒祿遲焉可也尊德則就具臣遊焉

可也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
文正生當中土戰爭之秋而能篤信程朱之道以
自淑而淑人與姚樞竇默倡道蘇門一時稱為正
天運變革之際固不可無此一人以為中國垂教
濟也考其教法大都神明古聖賢之成規以導生
人之所固有微文正出而明三綱五常之道生民
之塗炭有不可一朝居者矣其功及斯世豈若恕
罔上代之醜而惟弔清人之譽者可同日語哉然
數被召而數歸還其自傷不遇時之意可
知初非恭祿位進退不以禮義有此也

理學正宗卷之十五

克恭

柘城後學竇克勤編輯　弟振起仝較

男容端

薛子

薛文清公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貞定元氏教諭娠母齊氏夢紫衣人謁見而生先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怪

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illegible]見也乃舉育之自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illegible]兒戲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謫戍父[illegible]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illegible]以師自居先生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己亥從父司教鄢陵時例之科貢職教者充戍父慮之強先生應河南鄉試遂中永樂庚子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學士楊文貞士奇欲館之訓諸子先生固辭居父喪服闋願就

教職會宣廟思得良憲臣振勵風紀遴擢雲南道御史出監湖廣銀場一日將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時先生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嘆焉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尺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吏部尚書郭公璡薦先生提學山東先生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毋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呼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

大用者皆薦先生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用先生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爲先生也振遂揖之自是銜先生矣會有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先生爲辯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劾先生受賄出入死請廷鞫振曰是固應死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先生神色自若曰辯冤死亦何愧乎持周易

讀不輟先生將刑振有老僕大哭廚下振問之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免先生家居六年造詣益邃江陝弟子來學者百餘人洛陽閻禹錫從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聖門志之曰以居敬窮理為要正統乙巳以給事程信等薦起為大理寺丞 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 卿守備中官興安袁誠時無抗禮者先生至安詞 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屈那午節饋扇先生曰此朝廷禮不敢受又

內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眾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篤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閒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上曰內閣不缺簡任非人得所薦不允壬申秋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是歲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不入俟上易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

學也尋命主考會試錄文以正學復性為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轉左侍郎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為先生請勑即家整敷教且有以資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勑書為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為若不辭官耶亨嘆息而去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遊甚眾先生隨其所寓圖書必親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為詩曰七十六年無

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文清成化間國子監丞 李紳弘治間兵科張九功俱請從祀隆慶辛未允議 從祀孔子廟庭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源

河圖之數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河圖虛其中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者四象也四實四空者八卦也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言蓋本於此

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奇數二十偶數

二十中虛五以象太極是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

羲皇雖未畫卦而天地自然之易已著邵子所謂畫前之易也

畫前之易即太極也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也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個月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子時又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包括故六爻除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重之耳

交易為體以定位而言天地上下四方是也在圓圖上即乾坤坎離之定位變易為用以流行而言晝夜寒暑往來是也在圓圖上即卯酉子午之流行

圓圖定位流行之易横寫天地間定位流行之易

觀易横圖見生意之無窮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静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為易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陰陽所變所謂易也而一卦一爻之理即太極也

伏羲時卦畫雖具而占卜之法未備意唐虞夏周之世已有占卜之法如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曰朕志先定昆命於元龜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箕子陳洪範稽疑之疇尤詳於卜筮大卜掌三易夏

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以是觀之則周已上蓋已有占卜之法矣周易則因文王演易係彖周公係爻而得名周以前占卜之法既皆不傳今所傳者惟周易至孔子則作彖傳小象大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謂之十翼然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先者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作易教人卜筮之義於千古之上讀易者各即其意而觀之可

也

卦爻皆陰陽奇偶之變易皆氣也而太極理也理不離乎氣故一卦一爻皆有太極焉

自復之息至乾而盈自姤之消至坤而虛復又息而至於乾而盈姤又消而至於坤而虛消息盈虛皆氣之流行而理為之主也

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曰周經乾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邵子傳先天圖自陳希夷於是以繫辭說卦之言證圖一一相合而伏羲作易本原復明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

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

學易最要知時識勢不然茫然不知吉凶悔吝之幾

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元於四德無不統仁於萬物無不該

大哉乾元元者性善之源

健而無息之謂乾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

天之不息以剛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剛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天德流行而不息者剛健而已人雖有是德而不能無間斷者由有私柔雜之也故貴乎自強不息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則息矣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爲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其宜不逆萬物即所謂利也

重坤相因其勢極厚君子法之以厚德載物

聖人凡事皆謹於微姤初六坤初六之類可見

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横逆之道也

陰陽在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其義自

古治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泰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愼與

易於十二月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已爲八月遯卦二陰初長之戒聖人之遠慮如此

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爲體用法貴乎威明共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爲體用法貴乎明愼並用

剝上九碩果不食言陽有復生之理夬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十月純坤當初六之中陽已生至十一月冬至成一陽爻爲復聖人則言復亨四月純乾而初九之中陰已生至夏至成一陰爻而爲姤聖人則有羸豕蹢躅之戒聖人扶陽抑陰而贊天地之化育者可見矣

復爲動之始乾爲動之極姤爲靜之始坤爲靜之極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無端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澤性潤下山體中虛內能受外也君子亦當虛中無我以受天下之善

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夬九三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夬小人之道怒見於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夬之則无咎

姤次夬幾夬去陰爲乾而陰又生邵子所謂亂生於治也

中孚二體皆中實全體則中虛中虛則無物中實則有理故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無物而有理即無極而太極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此介字似周子幾字中庸示人靜
存動察功已密矣周子又發出動靜之間幾字教人
於此處用力又功之至密至密者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流行賦
予無一息之間但人自不察耳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性一理也在造化爲善
在人物爲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立
焉
天理在造化繼之者善也至成之者性則天理在人

物矣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繼之者也
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道也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爲順理卽所謂惠
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爲悖理卽所謂從
逆凶又何必卜筮而知凶乎
易有太極易者陰陽之變而其所以爲是陰陽之變
者太極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謂之
生則一齊生就非有片時之間斷也無極而太極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以至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
金土眞精妙合氣化生男女形化生萬物竊意其初
理爲之主而一齊造化生就
自一身言之耳有耳之理目有目之理口鼻有口鼻
之理手足有手足之理以身之所接而言父子有父
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夫婦長幼朋友有夫婦長
幼朋友之理以至萬物有萬物之理凡此衆理莫不
窮而通之所謂窮理也旣知其理於一身之理必有

以踐之於人倫之理必有以行之於萬物之理必有
以處之所謂盡性也能盡其性則理所自出之天命
莫不有以造極一原所謂至命也理也性也命也雖
同爲一理初無本末精粗之殊而窮也盡也至也則
畧有淺深之序學者不可不察
易圖象本原至邵子復明
邵子有功於易之象數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
明邵子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三夫子有功於易自
孔子以來未之有也

孔子微辭與義多在係辭伊川微辭與義多在易傳
程子易傳質慤精深廣大微妙朱子本義亦有不能
出其外者
程子之易主孔子
朱子本義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朱子本義簡切明白深得聖人作易之意
朱子曰大象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極
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惟主孔子
朱子論易象數皆本於大傳

朱子之易惟主卜筮與程子異其論亦多本程傳
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
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
朱子之意矣
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
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明
則在已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已處人萬
事皆得其當矣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
要可知矣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
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堯典克明俊德一言實千萬世君德之始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於此
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惇五典庸五禮彰五服用五刑治天下之大本大法
不出於是

惟聖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間斷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伐夏一出於上天之
公孟子所謂天吏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
苟有利天下之心則非所以爲湯矣
讀咸有一德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精密成湯以
元聖稱之有自矣夫
一五行之疇於八疇無不包誠以五行一陰陽也陰
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天下之理豈有出於無

極太極之外者哉其指深矣

二五事之疇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肅乂哲謀聖乃踐形盡性之學

無逸一書只是敬與怠故其效不同殷之三宗與文王無逸而敬也故有永年之效自時厥後帝王生則逸逸則不敬也故享年不永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眞情也

關雎之詩即中和之理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

之感無介於威儀盛德之至也

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以遠想前王之盛

不忮不求可以爲守身之法

詩曰其人如玉君子之德必如玉斯無一毫之點污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即川流不息之意其要在謹獨予誦此言淺有警於心

君子偕老其辭含蓄微妙略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之忠厚而學者翫此亦可以進德矣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掇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春秋大抵多微辭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眞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欲句句字字盡釋其意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倣春秋之意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大學八條目功夫一節不可缺

修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他書非無修己治人之法但散處而難得其要得其要者大學也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德明於己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己之明德各造其極格物致知窮盡此明德之理也誠意者實其明德於心之所發也正心修身全此明德於身心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明明德於家國天下也

不知致知格物之功即始條理之事有缺矣

致知格物者欲推極知識以知性也故朱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觀大學經文致知格物連誠意說則格物先於格身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大學傳言聖人之止雖有仁敬孝慈信之分其實皆以敬為主故曰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誠意之要在乎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處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意而凡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善所好之不實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惡所惡之不實也

絜矩是恕心

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盡之

天命之性太極之理也

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為學之切要也

聖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既自得其固有之理與人何與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鳶魚率其性之道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夫必義婦必從兄必友弟必恭以至語默動靜必合其則萬事萬物之各循其理是人物率其性之道活潑潑地於是可見

鳶飛魚躍即取之左右逢其源之意言道無所不在也

天地之開闔世運之興衰日月之往來晝夜之變化

寒暑之推遷萬物之始終皆陰陽之氣屈伸消息爲之主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誠爲中庸之樞紐即此性之實也非性之外別有一物爲誠

誠是性之眞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誠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資而具仁義禮知之德即性之之聖人也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絅如此方是爲巳之學有一毫求知之心即非爲巳之學矣

一性貫乎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此即無極而

太極也

論語雖不明言性善凡言仁義孝弟道德天命之類無非性善也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朱子曰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然則欲免獲罪於天必須事事所爲合理即順乎天而無事於禱矣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久處樂朱子曰久樂必淫蓋不仁者失其本心爲富貴所動窮後極欲無所不至正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相反聖人則超出萬物之上不仁者則陷於物欲之中聖人則役物不仁者則役於物此正天理人欲之所由分也學者不可不察

不仁者不可久處約不可長處樂朱子釋之謂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濫即爲貧賤所移而更其節也淫即爲富貴所淫而蕩其心也若貧賤不能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不能淫即仁者

能長處樂矣孔孟之言互相發明如此

五性未分渾然一理及泛應萬事莫非此理之用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夫子之所謂貫即各具之太極也

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夫子之一理渾然是性泛應曲當亦只是性發而爲中節之情體用之謂也

循理則事自簡

程子曰顏子簞瓢陋巷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也舉言仁則義禮智皆在矣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體無不備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也

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顏子幾於無我觀曾子

之言可見

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天下雖大而不能加性分之毫末

聖人與曾點言志處全在言外蓋曾點當春風和煦之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見夫天地上下同流不息飛潛動植萬物各得其所此時曾點之心即對時育物之心乃聖人物各付物之妙故曰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天地氣象此夫子所以與點也

曾點言時便是太極陰陽五行萬物流行各得其所之妙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即取之左右逢其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之意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四時行百物生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

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不可為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灑掃應對雖小子事尊長之禮然禮即天理之節文

精粗本末又豈二乎

灑掃應對亦精義入神致用之事

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之慽然不寧

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

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浩然之氣卽乾元坤元之氣人資以爲始爲生者也

朱子曰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人得以生者其斯之謂歟

凡聖賢論內外存養之功皆養浩然之氣也

知言物格知至也如此而觀天下之事是非得失了然矣惟不知言爲異端惑爲小人用爲俗學眩知言則無此失矣

不忍人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滿腔子惻隱之心卽藹然天地生物之心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卽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順理便是順天天之外無理理之外無天也

學到口不言而心自得者乃可言自得也

左之左之右之右之無非此理誠得之誠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孔子微服過宋其自處雖裕處事則密

始條理之事有缺則終條理之事不全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平旦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胸次豁然眞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此蓋夜氣澄清之驗苟一日之間勿使物欲汨雜而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心恒存而處事無過不及之差矣

瑄因憶少年時晚間誦書愈暫而不能誦至來早卽心志豁然昨晚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之晚間多

不能記者氣昏也早間能背誦者氣清也此亦可驗
夜氣之說

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眞天地之量也

孟子言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蓋道即仁義禮智之道也程子明道者明是道也伊
川言學者於道不知所向所至亦此道也道即朱子
所謂天理民彝性是也性外無道道外無性千古聖
賢所知所傳者豈外於是哉

見而知之者聞而知之者自堯舜至孟子其人可考

㫁程朱子蓋亦神會心得聞而知之者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
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
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
者其能然乎

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爲聖爲
賢治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貫
天人而一之者也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
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前聖賢之
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
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之於
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
有訾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
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
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
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朕兆之可窺而至理

咸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統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即一本之
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流

太極圖上一圈專以理言其下餘圈兼以氣言然上
一圈即在下餘圈之中所謂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
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
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
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

段故曰有無爲二
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
作虛無之無看失周子之意矣
無窮盡無方體太極是也
無極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無極太極非有離乎
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是理
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五行雖各具一太極而
五行各有其氣是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無
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理氣相合而無間也

男女各具一太極而男女各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
乎氣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皆有陰陽是理又
未嘗離乎氣也是則萬物男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
太極太極本無極初無精粗本末之間則理氣不相
離可知矣
太極中無一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
矣
觀太極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
之渣滓也

無極而太極天地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以不雜者言之故曰無極而
太極○是也氣質之性以不離者言之故曰太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然無極而太極即陰陽中
之太極陰陽中太極即無極而太極太極雖不雜乎
陰陽亦不離乎陰陽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
無極而太極氣未用事故純粹至善而無惡及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則善惡分矣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
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
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太極第二圈◎太極陰陽皆具道器合一上以包
無極而太極下以包五行男女萬物故朱子於解剝
圖意終曰易有太極◎之謂也道器精粗本末此圈
盡之
太極動而生陽雖自動處說起而其根却自靜中來

如天之四時貞下起元是也然靜又根於動動又根於靜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太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之間後人以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去道遠矣

無極而太極乃周子指出陰陽中之理以示人實未嘗離乎陰陽也若誤認陰陽外別有一物爲太極則非矣

周子之太極卽中庸之誠

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太極用功之要只在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者修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四書通則太極之理不待講說而自明矣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葢一卽無極之眞靜虛陰動直陽卽兩儀明木通火公金溥水卽四象朱子謂學者能深翫而力行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別無用力處矣

心所具之理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孔子所謂易有太極者言陰陽變易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是就氣中指理以示人周子無極而太極言雖

無形之中而有至極之理則專以理言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亦兼以氣言矣學者知無者太極之無形有者太極之有理則有無合一

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

卽太極而言已具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故曰體用一源卽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言太極之理無往不在故曰顯微無間

天有元亨利貞地順承天施亦有元亨利貞人稟受

天賦亦有仁義禮智是天地人同一性命之理三才各一太極又同一太極也太極者何即性命之統名與

通書一書不外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萬事之理與太極圖一一相合無間惟細玩之可默悟其妙

讀西銘者不得一毫私意

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朱子解西銘天地之帥吾其性曰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蓋乾坤

之健順即元亨利貞之德賦於人物爲仁義禮智之性也人物皆同此性民曰同胞以能推明乎此性也物吾與也以不能推明乎此性也大君宗子大臣家相高年長長孤弱幼幼聖人賢者以至兄弟無告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同此理也惟聖人能全其性與天地合德也賢者能不失其性而秀出於等夷也於時保之保此性也樂且不憂樂天即樂此性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此逆此性戕此性稔惡而淪滅此性者也踐形惟肖者能充形色之性而克肖乎乾坤父母者也知化善述其事者知陰陽變化之道而所行者皆天地之事即此性見於日用事爲之間者窮神善繼其志者通天地元亨利貞神明之德而所存者皆天地之心即此性蘊於寂然不動者也不愧屋漏爲無忝存此性於幽隱之中無忝於乾坤父母也存心養性爲匪懈存其心養其性不怠於事天者也遏人欲而惡旨酒又所以顧天之養而存此性也育英才而求錫類乃所以廣萬物之一原而推此性也不弛勞而盡底豫之功非存此性以

事天乎無所逃而待烹非盡此性以順天乎體其受而歸全者全歸乎此性而已順乎天而惟命是從者不咈乎此性而已或富貴而厚吾生吾惟盡其性而不敢驕或貧賤而玉吾成吾惟順其性而不敢怨以至存則存吾性以事天沒則全吾性以樂天此性之一字皆自天地之帥吾其性之性來西銘始終之意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惟在乎養其性而已先儒以理一分殊明此篇之大旨然理一所以爲仁分殊所以爲義兼仁義而言則性之全體在其中矣窮

以性之一字貫之如此未知是否以俟正於後之君子

五經之後大學論孟中庸程朱易傳義詩傳西書集註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

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朱子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歟

踐履盡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亦不外是

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予奪故綱目非朱子不能作

大地間只一動一靜而理爲之主萬化皆由是出萬物皆由是生

無物不有道之大充塞天地無時不然道之久貫徹古今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天理本善故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卽理也

仁義禮智卽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道也德卽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德也誠卽是性之真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誠也

命卽是性之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命也忠卽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忠也恕卽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

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爲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

四德仁爲大知爲重非知之明守之固則仁亦不能有諸已矣

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

爲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

外物之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久愈深而不厭也

爲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朱子所謂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絶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爲何事要作何用惟精心尋思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已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

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

近來誠實畏天而不敢萌一念之惡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戾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實謂心中有理也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余謂灑掃應對亦然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精義入神之妙也

細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纎毫作爲之私故人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自然不難矣

心地乾淨自然寛平

涵養之深翫索之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時則不見矣故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也

至誠無息之體與萬物各得其所之用渾然無間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着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能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仁義禮智天理也樂天即循天理而樂也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眞實無妄之謂誠

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其樂可知矣

有所自樂則不爲外物所移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爲治聖賢之爲學皆不外乎是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

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漢儒襍糅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辭章之支至宋儒出而道術定於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絕口於漢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

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能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習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猶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豫防而德乃進

聖賢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

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

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

究故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粗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也

聖人為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即入於權謀術數矣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間以發其怒矣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千古聖賢之心仁而已

堯曰允執其中故言中自堯始聖賢相傳之道中而已矣

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

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萬世可見

韓子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傳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獨得其宗愚謂自秦漢以來諸儒未有論道統相傳之詳且正如韓子者至程朱論道統之傳亦主其說若韓子所見誠所謂豪傑之士矣

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雖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則豈有異哉

孔子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顏曾二子其次惟子貢庶幾焉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

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見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

道之闕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尚爲所力哉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

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爲道之宗也

濂溪先生在當時知之者少故從遊者不多惟程珦

知之使二子從學遂大明斯道之傳是則周子從遊者雖少反勝於從遊者之多也

理氣豈可圖而周子圖之非超然有得於圖之表者不能知程子終身不以示人者其意微矣

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二夫子之心者當於此觀之

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以是見龜山之識極高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古聖人之道四書之理湮晦千五百年至程朱始明

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濂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成傳註故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粲然各爲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後荀楊以來或以爲惡或以爲善惡混議論紛然不决天下學者莫知所從至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

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而無復異議者其功大矣自孟子之後漢唐以及五代之間異端與吾道爭爲長雄至於讀聖人之書游聖人之門以儒自鳴者猶徊徊而歸之況其餘乎獨唐之韓子不顧侮笑力救其失而一齊衆楚猶莫之能勝也至宋道學諸君子出直擣異端之巢穴而辨其毫釐似是之非由是邪正之分昭然若覩黑白雖未得悉絕其道無使並行然吾道既明如精金而不得淆以鉛錫明珠而不

得混以魚目彼雖援引比附亦無自而入也是以庠序育才科目取士講學命詞粹然一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正絕口於異端之教是皆道學諸君子距邪閑正之功也嗚呼盛哉

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耶蓋三子各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灑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與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之功又當兼考三子之書邪及朱子又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詮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脩已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致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聖人千言萬語總是欲人完全此性而已文清先生巍然爲有明一代理學之冠惟其學以復性爲宗故也至今讀讀書錄雖三百年猶令人有正學之感焉觀其表易詩書禮春秋之旨闡學庸論孫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奧論諸經傳義四書集註或問小學之精溯堯舜以來至孔子及周程張朱相傳之統但鋪較寸量而出言言中正粹美且廣大精微包羅殆盡有明儒者雖衆求其學術淵然精湛煥然光明得之真窺其涯際務之不圍其體量加先生者恐未可多得也安得不以程朱之正統歸之哉先生之言曰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味斯言也可以知讀書錄全書之旨矣

其言性者以性言也其不言性者無非以性言也
人孰無性人之爲學孰有出於復性之外者雖其
言未盡録學者苟讀此而有得焉則可取全書以
窺其蘊底始知從古聖賢相傳之道至先生又有
承接處矣○自有天地以來其人其書安可勝紀
求其與天地同不朽者人不過伏羲神農黄帝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顔曾思孟周程張朱數十
人而已書不過易詩書禮春秋孝經學庸論孟及
周程張朱諸書而已孔孟以後歴戰國漢唐之世
正學物塞至周子續聖道於世遠言湮之日實爲
道統絶續之關其間遞衍迭傳以至於後或得之
師或得之友或得之親炙或得之私淑均於大道
有功至明代而文清出前推朱後推許粹然無復
偏倚駁雜之弊實接程朱之正傳去今未遠其言
行猶昭昭在人耳目問此愚輒是書斷以周子爲
始以薛子爲終雖其間不無遺漏然舉其最者以
爲之則虞輯則未暇也尚
俟後之君子補其闕畧云

理學正宗卷之十五終

理學正宗十五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竇克勤編克勤字敏修號敬菴柘城人康熙戊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編列宋周子張子二程子楊時胡安國羅從彦李侗朱子張栻呂祖謙蔡沈黄幹元許衡明薛瑄共十五人人各一傳併取其語錄答問及著作之切於講學者錄之附以己見而於太極通書釋之更詳大旨以朱子爲宗李侗以上開其緒者也黄幹以下衍其傳者也胡安國等皆互相羽翼者也克勤自序又云尚有邵康節蔡元定二公之書俟學者既通六經四書而後可及蓋二人之學皆主於數與主理者又小別耳

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

〔清〕李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提要

大學辨業序

塨自幼從先孝慤受學以躬行爲主迄弱冠往謁顏習齋先生學六藝之學先生言大學格物爲近道始功先儒解未確格如史記殷本紀手格之格身親其事也已而出閱當世講學諸儒則宗晦菴陽明者論格物各堅壁壘賢達如湯潛菴張武承斷斷弗相下其他遂搆訟甚至操戈矛不解私怪同尊聖道苟有一人得其指歸者自當心理相合何乃至是乙亥春至浙之桐鄉錢生爲塨言大學起訖未載學習實功其功具於有斐君子節塨忽解大學一書乃言學中之道在善明親而非言學習實事如古人學禮學樂之類也不言者以當時學中成法俱在故如今指路者曰踧踧周道在往北京而其途中之束裝驅乘則行路人自力之不必指也因舉似錢生錢生斂手稱是自削其論丁丑重如浙戊寅端月至杭州旅次晨興忽解物卽大學中之物格卽可如程朱訓爲至卽學也格物致知爲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乃並解學與行是一是二格致與誠意以至天下平是一是二返證之六經語孟歷歷可據而向未之見及也乃告王子草堂復語李甯一皆曰然因思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今格物不明則學之正業失正業失則明親之功不實明親之功不實

則往聖之道無以承而斯世不獲覩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關非小也獨是先儒當日嶄然豎起皆各有所得力因而解經即各以其所得力者爲言故岐而不合而塨識淺材弱雖少承庭訓以及先生長者之教知求聖道而遲鈍莫前皇焉深愧何能辨析學術加以辭說然而五代衰亂之餘佛老交訌二三鉅儒力求墜緒而或此顛彼躓明儒繼之又分岐途迄於今衆論雜陳譬之東閣議事甲乙盈廷中理自具然後徐徐然得以考其一歸況今所持又不敢憑一己私臆遍考諸經以爲準的且聖學明晦所關非小雖在愚𡊮不敢自外非若爭勝門戶者比諒先儒可作亦必忻然相商以期明行大道而天下後世之誠有志於學者固不憚訂摧以從事也是以妄具論以相質焉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四月戊申蠡吾後學李塨撰

凡例

一先生是編本之孝慤先生家學孝慤先生躬行實踐成已傳後詳見諸名公傳表紀略及孝慤文集內固是編之淵源也

一顏習齋先生當羣儒割裂之後獨得周孔舊轍卓然見於言行先生從而受之遂廣衍抉剔使聖學如日月重光每推習齋先生首倡功不去口

一吳匪莪先生延先生至京邸閲是編而韙之厥後果亭徐先生阮亭王先生顓庵王先生皆深許可匪莪先生手爲讐校而過與果亭先生慨出淸俸付梓有功聖道偉矣

一是編遍質當代名流如費此度喬百一王草堂閻百詩萬季野朱主一胡朏明王崑繩孔東塘馮𥂦生諸先生皆欣然以爲聖門舊章一旦重明各有校訂共勷大道

一竇靜庵先生與先生交爲孝慤先生立傳其尾以主敬循禮四字隱括先生之學最得是編綱領

一先生從顏習齋先生習禮與趙錫之習射郭子固習御劉見田習數彭雪翁習書已而從王五公先生問箭鈐與張文升共學焉后遊浙又得通從毛河右先生學樂因而郊社宗廟禘祫冠昏士相見律呂以及水火田賦射御書數之學各有考諸傳於家塾是編所論皆坐而言起卽有

可行覽者勿徒作書觀
一先生內而立體戒懼慎獨之功夢寐不忘於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之什日三復焉每日所行置譜以考得失外而
致用如所著寥忘編學政閱史郄視指學古經世事若數
一二而較黑白也學者寔從此問塗是編乃非虛設
一是編在後儒中爲創論置先聖之門則爲習言故歷考
諸經論學者爲一册以見聖學本如是非臆說也有心目
者自共知之
一辨業意有不盡者入之學規學規意有不盡者入之論
學雖指陳肯綮諄諄然而無贅辭無嘫音蓋先生不得已

而有言非尙口也
一編內議論凡古今人已有者直錄其名氏并無近今著
書纂他人說爲己之失
一著書務成己說驅古就我雖名儒不免焉卽此心已不
誠矣是編無是
一學明則諸經皆可明先生有學易學書學詩學春秋學
禮諸編皆洗剔訛言倡明聖道宜總是編領取
一先生以子隆官姪大蓮寅虎將入小學仝朱考亭所編
强半爲成人事不切幼童乃纂小學一書自八歲後迄十
五前所當學者歷歷爲譜眞可補小學之缺而立大學之
基矣有志者循序而入學明道與人材輩出將在彈指焉

弟 培
門人陳兆興仝頓首識
高 捷

題辭

高忠憲言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者予謂如大學不必定曾子作以一引曾子曰遂謂是弟子於師之辭然則禮器亦止一引曾子內則亦一引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所成乎且孟子七篇於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則子通稱也是編乃與予說合一也大學釋治國未釋平天下蓋天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用人如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虛五國字實以為國作爾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編又不謀而合二也至德不孤斯文尚在不意老年見此奇特太原同學弟閻若璩百詩甫識

天下之事定於一苟有二則敝而為百千亦何不可者自程朱改竄大學后乃至有十餘家學者將安所適從勢亦不得不仍遵古本矣語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恕谷之謂也格物解及學規纂與人論學皆躬行心得之言非耳目剽竊者所能道也總以救靜坐觀空泛濫誦讀之弊其足翼聖道而扶微學又何疑焉同學弟德清胡渭謹題

世道之升降在人材人材之盛衰在學術明晦嗚呼學術所關一何鉅也今有習齋顏先生特倡實學恕谷先生復推明而衍繹之微聞知已久庚辰春攜次子本頁不遠

千里造顏先生廬請教適恕谷先生亦至喜不自禁因踵至恕谷齋見其兄弟怡怡上下得所太和在庭除間及閱所著大學辨業及學規二帙眞儒入之范而指道之車也乃請學習禮樂射數以及水火諸學幾二旬乃去渉險朱敬頓首拜識

大學一篇皆言大學之道也往儒論格致一身之外至於天地鬼神舟車龍蠖皆欲窮其所以然不省又言直截頓悟矣竊思大學中安有察舟車龍蠖等事乎成童入大學安能覈及天地鬼神之所以然且直截頓悟乎豈皆忘此篇是論古大學耶聖道晦極復明爲之起舞全里姻眷弟

彭超頓首拜題

周孔故道如夜復旦一何快也凡有心目者試觀此論尙不平乎尙或未析乎勿以門戶而不返勿以恩柔而自安是所望焉武林同學弟王復禮頓首拜具

聖學失傳久矣自有宋及明諸先儒輩出闡揚發明可謂不遺餘力然言之不一指歸莫定如格物致知爲大學之始功最爲肯綮而格物二字諸儒紛紛聚訟迄無成說予竊疑之春初剛主大兄告予曰格至也學習之謂也物即大學中之物格者學此而已乃恍然大悟知虛言格物與泛言格物者均無當也因謹誌之不忘今讀辨業學規二編辨之極其精言之極其切引之極其詳澄之極其明遂使聖學昭著宇宙燦若列星實而宜行確而可據津梁後學非淺鮮矣吾不禁爲世道人心幸焉戊寅暮春日會稽弟雒坤拜識

李子是編辯而不爭故而非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予嘗慨宋後儒者講性命不講經猷方幅以隘其才佔畢瞑坐以柔其習自謂有得聖學而使英奇束手不能有爲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以爲何以至是今乃恍然知其於大學之道有未識而體用不全

故也然則是編所關豈其細哉豈其細哉北平同學弟王源頓首拜題

予自少留意禮樂兵農諸學亦稍稍見之施行矣然未敢自信今讀恕谷先生大學辨業何其先得我心歟再四披訂仁見聖道之日月昭而江河流也何快如之曲阜同學弟孔尙任拜題

戊寅九月塨得陸世儀道威思辨錄其一則云古者有大學之法所以教人爲大學之道後世但有大學之道而無所謂大學之法故成就人材難何謂大學之法詩書禮樂是也今詩書猶十得五六然禮樂不修則學者終無持循是已先愚妄而言之矣

何文定公瑭曰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所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則身可修家可齊矣至究其本原爲性命而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也今日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嗚呼何見之的也蓋先生力躬行不尚浮言故所見高於有明一代儒者如此乃或駁其視性命爲後若无與於修齊之事而專事禮樂等爲本末倒置嗚呼先生言物之本爲性命豈視爲无與歟特以性天必俟上達不可躐等耳以爲倒置則孔子之教人文以禮樂不言性天亦倒置歟後儒先求上達本屬倒置而反以譏人誠所謂悖者以不悖爲悖也癸未陽月李塨閱明儒學案識

大學辨業卷一

蠡吾李塨撰

大學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篇也今錄漢儒所傳原文如後漢熹平年蔡邕書石經魏正始年邯鄲淳等因之又書石經唐開成年鄭覃等因之又書石經今存與此文同

大學大字漢唐註疏云舊音泰朱子章句云今讀如字音代夫古字通用者時或通讀然大學稱大泰學猶大子稱大泰子古聖制度定名傳至今猶然也則不可臆改矣

按大學二程各有移易然尚未分經傳至朱子章句遂分聖經賢傳其言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曰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夫大學載道甚正自是孔門弟子所傳述但千載後未有見文難以鑿定何人耳

王陽明曰大學古本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傳習錄

羅近溪曰大學原是一章書高子遺書

顧涇陽曰大學原不分經傳高子遺書

大學註疏陸德明曰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孔穎達疏曰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

何文定公瑭儒學管見曰大學儒者之正學也或者乃舍而不由其徒從事於記誦辭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歎者多矣功倍於小學而無用高過於大學而

無實宜朱子之太息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註曰束髮謂成童而賈誼新書容經篇亦有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蹍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蹍大節業大道之文尚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學十五入大學諸書入學之年互有不同或古人通用或朝代各異朱晦菴據白虎通為斷亦可謂酌其中矣至學之之事則大戴禮與新書大傳之言為得其正而班氏食貨志亦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鄭註曰謂少時教之蓋總此道藝之事而程其年力使之從小入大從易入難耳至朱晦菴乃自立一說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八字槩括大學格物等入之大學殊不思內則為學之次成童始舞象二十始學禮而俱責之幼童其能乎且禮樂射御書數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而但歸之小學乎至謂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小學之

事之所以然蔡虛齋遂曰格致只是窮理非追補其事誠正修又說此事不入是進於大學只當如後儒靜坐觀理讀書談道而已誠正修身說此事不入然則禮樂將何用乎聖人言必以禮樂非禮不動所以修身皆誤語乎夫格物致知以誠正修齊治平正在禮樂之道藝用功非二事也譬之治田道藝其耒耜錢鎛也誠正修齊治平其用耒耜錢鎛以耕耘收穫也今謂治田者年幼則專習耒耜錢鎛之事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豈可也哉

魯論興於詩章朱子集註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

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
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則亦當自知其大學
序論學之誤矣
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自史籀以及杜林蒼頡訓纂
皆字學也其言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
國子教之六書夫以書爲小學而曰八歲入小學教之
書則小學卽幼學也然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
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六甲數日也五方
方名也計數也室家長幼之節禮也則幼學不止學書
矣乃列次經藝專以書爲小學者何也蓋內則所記爲

學次序方名六歲已教八歲後六藝之學禮祇學幼儀
樂祇舞勺而射御與禮及樂之舞象舞大夏皆在成童
以後以非小學時所能任也惟書數八歲後學之而史
又以數學入之律歷故專以書爲小學耳
朱子曰王公以下以至庶人之子弟八歲皆入小學按
白虎通曰八歲毁齒入小學而學書計此大子之禮尙
書大傳言自公卿世子至元士嫡子十三歲皆入小學
班史食貨志曰冬民畢入於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之言固有微也
宋程顥改大學一本　程頤改一本　朱熹改一本卽今

行世章句　元王柏改一本　明蔡清改一本　季本改一
本　高攀龍宗崔銑論改一本　甫東豐氏僞政始石
經一本　葛寅亮改一本　王世貞改一本各家改本王草堂二
經彙刻內載甚具
王草堂二經彙刻曰自程明道移易大學而伊川再易
是弟不以兄爲然也二程之學遞傳以至朱子朱子巳
下遞傳以至魯齋一脈相承源流可考朱子再爲移易
增補分別經傳魯齋削去補傳以知止聽訟二段爲釋
格物致知是徒不以師爲然也嗣後虛齋瑠所謂致知
在格物者一句彭山削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豐坊擬

入論語吧瞻定爲七章弇州後渠另行移易是後儒不
以先儒爲然也何如恪遵原本焉有異同況其書載在
註疏其板藏於國學非一人一家之書今改本盛行原
文晦蝕變亂舊章終無底止不得不辨
又曰論語重出者莫敢刪去不蔵東晳補亡者不敢刋
入毛詩何以朱子於孝經刪例二百二十一字於大學
增補一百二十六言以致後儒效尤紛紛改竄二經何
辜遭此割裂至於此極耶
自二程改經僭妄者因之大易尙書皆被剟削頗越至
於改本周禮竟將五官割補冬官妄人作妄可怪可哂

亦已至矣

大學辨業卷一終

大學辨業卷二

大學原文一篇

蠡吾李塨稿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

如嗟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

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

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

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此篇明大學成己成物之道也古者學中教人之法正而且備聖君賢相鉅儒皆由此出然當時從政之斗筲者豈盡不從學中來耶則以未嘗實致力於大學之道也自在明明德至慮而后能得明其道也自物有本末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言爲其道則有事而學其事則有物物者大學教人之成法如禮樂等是也古人事此物以成己成物先后有定序而必由於學中學習其物而

后由知以行成己成物之道可一一全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則承上文先后之序而言以身爲本蓋誠意正心修身明明德也皆所以修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親民也皆由身而推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如此則先后晰矣此謂知本如此則大學格物之事事矣此謂知之至也夫學中教人之法禮樂燦然師亦詔之弟亦學之矣而必進以誠意者則以學矣而好善惡惡不實自欺也自欺者不可以欺人誠中者必至於形外故君子愼獨以誠意要矣果能愼獨以誠意而學問精自修容恂慄威儀則明德明矣明德明則民不

能忘矣何以不能忘也明德明則必親賢樂利明明德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如康誥太甲帝典則皆言明明德也如盤銘康誥周詩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是君子用極之道也極者何也即至善也如穆穆文王則所謂知止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各得至善者也然總根於誠意己之意誠則民之意亦畏之而誠而不誠之辭不得盡矣此誠意而心廣體胖修身於上者也知本者也故修身以及天下遞有先后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不在則身不可修也齊家在修其身者身之用情有辟則家不可齊也治國必先齊家者爲父子兄弟

不能仁以率民則國不可治也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於國不能絜矩而理財用人好惡拂民則天下不可平也至於平天下而大學之道全矣夫不學則無以誠正修齊治平故誠正修齊治平必先致其知而致知在格物然學而不力乎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何爲而在學中歟

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誠意言慎獨正心以修身言心在修身以齊家言用情不辟齊家以治國言爲父子兄弟仁以帥民治國以平天下言絜矩以迸媢疾聚斂之臣蓋格物致知以後八已交成之學雖已有具而天德王道不可不用其極又有如此者

孔疏曰言大學之道在於彰明己之光明之德一也在親愛於民二也在止處於至善之行三也

程伊川曰親民當作新王陽明曰下文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親賢樂利如保赤子好民好惡民惡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字意親民兼教養說新民便覺偏

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俱在但恐徒習其文而身心意知未克醇成己之仁家國天下未克精成物之知則論語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直指其道曰在

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至教學之實物非以其有成法不必詳言也觀修齊條只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宜絜矩不宜辟而不言田賦勸省選舉計察之實政可見若不解此而於近者古法耗斁之時徒讀大學一篇以爲學教實事盡是則又誤矣譬之言成衣然成衣之道在成單衣在成縕袍在單衣縕袍皆成之甚佳以識其綱又衣袍有領有袖有身有襟領欲圓袖欲便利身欲正襟欲齊以列其目而尚非成衣之實事也實事則用剪用鍼用線之類也師以是教弟以是學也朱子曰大學是一箇腔

子須要塡實此言得之
鄭康成註曰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
孔疏曰知止而后有定者覆說止於至善之事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格致始也誠意以至天下平終也
致推致也與中庸致曲之致同格爾雅曰至也虞書格
于上下是也程子朱子於格物格字皆訓至又周書君
奭篇格于皇天天壽平格蔡註訓通又孔叢子諫格虎
賦格義同搏顏習亟謂格物之格如之謂親手習其事
也又爾雅格格舉也郭璞註曰舉持物也又爾雅到字
極字皆同格蓋到其域而通之搏之舉之以至於極皆

格義也物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親民也即意心身
家國天下也然而謂之物者則以誠正修齊治平皆有
其事而學其事皆有其物周禮禮樂等皆謂之物是也
格物者謂大學中之物如學禮學樂類必舉其事造其
極也朱子曰謂實走到地頭如南劔人往建甯須到郡
廳上方是至若只到建陽境上即不謂之至也致知在
格物者從來聖賢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周官曰
不學墻面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曰彊勉學問
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徐幹曰自日照則所求見學者心
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學教以六德六行六藝皆此謂也

語云一處不到一處黑最切致知在格物之義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發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
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即在大學作書者之
時大學教法尙在不必言也惟後時之學者浮游其物
而體用不實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而明親之道
舍學無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今釋其文曰大學之道
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欲平天下治國
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者必先致知而致知在學則曉然
矣　然不曰學而曰格何也學有淺有深皆可謂學格
者於所學之物由淺及深無所不到之謂也　謂學外

復有物者非纖細則空虛也謂學習外復有格物者非
汎濫則冥寂也皆非聖學也試思士人切用之物尙在
學外則古聖何爲立學學之外尙有士人格物之功則
古聖又何必立學
魯論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訓解
曰道謂禮樂也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註曰文
者詩書六藝之文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顏淵曰博我
以文侯氏曰博文致知格物也此數條論學論格物甚
當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也好學近乎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雖愚必明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是致知在格物也蓋問思辨皆學中事也困卽困
於學也好古敏求卽學也多聞多見所謂文武之道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也聖門舍
學更無致知之法也格物非學而何歟以經證經昭如
矣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
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此物字正格物之物古聖之學也

馮應京經世實用編曰學無二事一之乎成德而已德
非自私歸之乎濟世而已洪荒剖判三才合同天道曰
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故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
見乎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時庠序
學校惟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爲孜孜而德
行備乎其間矣徐幹中論藝紀篇曰藝者所以旌智飾
能統事御羣聖人之所不能已也故先生立保氏掌教
六藝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
事數以理煩藝者德之枝葉德者人之根幹原不偏立
亦不獨行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謂之瘣人無藝
則不能成其德謂之野有據哉二子之言也夫德行之
實事皆在六藝藝失則德行俱失孔子曰興於詩立於
禮成於樂非千古之學規歟

李中孚四書返身錄曰博文卽大學之格致約禮卽大
學之誠正修其言甚當然齊治平亦約禮也

大學辨業卷二終

大學辨業卷三

鑑吾李塨稿

鄭註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　如此註則是格物在知至矣

孔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於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后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夫曰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是致知在格物矣所見甚是乃爲鄭註所拘反以此疏先致其知何而至於疏格物從鄭註解則齟齬矣

或問朱晦菴曰幼學先小學而後大學誠幸矣若年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其失序無本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小學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新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問大學首曰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

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則敬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大學或問　人卽已過小學之時而志於學如已有子弟者灑掃或可不必矣至於應對進退雖三四十時未聞可廢也況禮樂不可斯須去又何問於年少長耶乃問者曰從事小學扞格從事大學又失序答者遂謂小學失以敬字補之蓋宋儒誤解小學大學教法其言遂如此　故爲聖學始終之要誠然也然卽在誠正修齊治平內聖經所謂修已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也今乃言敬心既立由是以格

致誠正修齊治平則敬似在明親之前矣是何功歟至謝氏惺惺法則本之瑞巖和尚者也豈聖學歟　自誠意以至天下平曰愼獨曰心在曰愼德卽敬也乃謂大學不言敬何也　曰小學不當敬乃又以大學不言敬已見於小學之言爲然不幾自相矛盾乎

毛河右有言曰朱子以爲格物只是窮理而補窮理一節爲傳於大學之首至觀其語錄又疑窮理不可爲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后窮理又補涵養一節於小學之末其言曰向來之論謂必先致知然后用敬疑若未安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閒持守堅定

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致爲始今人無小學之功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以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用功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知也則東補西補未免太煩況小子何年灑掃應對何事乃責之以持守涵養已爲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堅定涵養之不已而純熟是孩提而神聖矣何需大學之教耶　塨謂以先致知而后敬可疑遂易爲先敬而后格致以小學爲涵養爲操存曰純熟已久不更可疑乎　予夏教門人小子以灑掃應對進退而不傳之以本朱子註曰本謂正心誠意也蓋小學教幼儀習樂舞皆所以訓之和敬閑其心意然而存心養性之行御不之及必俟大學格致后而乃言誠正矣是一事漸進而小學大學功候淺深不同有如此者今朱子之言置敬在致知后則似小學以及格致全不用敬者置敬在格物前又似誠正事在小學已足者豈皆辭之害意歟

顏習齋先生存學編曰宋人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卽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卽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卽度數音律審固罄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

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以靜坐收攝徐行緩語爲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　中庸言不動而敬則敬有不貼事言者然卽誠正之功不在誠正前也

朱子補格物傳曰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夫窮理亦學中事未爲不可但不言學習而專言窮理則或流於惝怳或鶩於口耳矣且物乃修齊治平之事也若云卽凡天下之物莫不窮究未免雜矣故陽明有支離之譏也且卽修齊治平之物苟非聖人亦祇就其所學格之未能全格也如

子路之兵求之足民公西華之禮樂是也
張仲誠曰古文錯簡何處蔑有獨不宜有所缺失而重
賴於補且其所缺失者則又格物致知入學之要功也
他不之闕而獨缺於是亦可怪矣
朱子語類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言
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又曰格物二
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
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
須體驗得一个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
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寛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

去又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
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朱子亦知格物是學文但認聖
學未甚確故言有離合如以窮至性天爲格物則是上
達知天命之事非成童入學事也以讀書講論文字爲
格物則後世文墨之學非古大學之物也應接事物存
心省身爲格物則又力行之功非格物也以力行爲格
物是行先於知矣倒矣　或曰子之言學禮學樂非力
行歟曰非也好學力行之分聖人明言之矣故中庸曰
博學之又曰篤行之易曰學以聚之又曰仁以行之中
論亦載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可見學與行雖一事而實

所事也蓋學於平日爲學行於臨事爲行如今贊禮先
事演禮謂之學至供祭會賓相禮乃謂之行後儒聖學
失傳凡言學字皆不的不以讀書爲學則返之而以力
行爲學矣皆與聖經不合　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
又論格物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
會　此是聖人格物成樣引證最得
問格物之義固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
謂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

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
釋老之學　此正朱子異於象山陽明者然於事事物
物上窮究大本仍與聖學有間聖人曰下學而上達志
學立不惑而始知天命今格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下學事也下學尙未盡而欲先
知天命不已逆乎　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
正修齊治平皆能矣而尙遲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
後儒身分較聖人之立何如也而動曰知天命耶　朱
子孟子註以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存心養性爲誠意
正心修身蓋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也至陸王則又以爲

上達卽是下學兩派不同在此不知不先下學所謂上達非上達也非大本也皆佛氏之空幻耳　下學不眞則上達不的不惟不可逆學亦斷不能逆學也

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　如此言則先致知而后格物矣不則先明德而后格物致知矣或先正心而后格物致知矣　世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卽能格者心自主於內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躐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傎

又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

亦各有理一書不格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缺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以上皆語類　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爲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學教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得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爲願能乎毋怪太極圖解集註當時卽不能服陸子靜陳龍川而元明以來更多指摘矣　朱子又有言曰十事格九事不妨一事格九分不可此言得之　毛奇齡太極圖說遺議王草堂太極圖辨皆言無極本於老子曰歸於無極莊子曰游無極之野後秦僧肇論中和集曰物我元會歸於無極太極圖道士陳摶所授本之丹家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隋唐道士作眞元品合載其圖卽今太極圖聖經無是也

朱子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塡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

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性理大全　六藝大學之質事也今云入大學更不甚學事只理會理何不觀內則爲學之序乎且理與事亦何可分也　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未聞自小失之而後遂可不補塡也且禮樂俱未理會而意已誠心已正則其所謂正心誠意者皆何功歟況既云是切用而又云若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禮文制度有何干己是又以禮樂爲非切身事矣辭之游移如此須聖門視聽言動必以禮子貢差等百王德政只在禮樂乃

實行之具誰教學者一考究而遂已也

顏習齋存學編曰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僕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誤者也何者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以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視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誦詩以作樂閱書以考政事學易以寡過至博學於文則

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者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此理必造精熟之候是謂窮理此事必操讓愼之心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入而流入於禪者哉

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或問　朱子數語本之程子近宗程朱者謂此語內外該括格物除此無別事矣然實按之皆旁義也考之事爲是力行察之念慮是誠意求之文字則或訓詁或雕蟲事矣索之講論猶格物所有但正學不的則講非其講矣

傳習錄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陽明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于毫釐千里

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得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　善本於性而性卽見於事物故大學言明親止善慮而后得卽繼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物豈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耳如陽明言乃分心與事物爲二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從事物酌量乎大學言文王敬止卽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見之豈去事物儀文乎學問思辨聖賢明言好古敏求識大識小自是學習古人成法乃皆擲之而惟曰學問思辨此心何也

且曰溫凊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言之易
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兩代盈廷儒士主客
紛糾終不得當至言天子爲大宗則數百年皆作寐語
乃言考究禮節烏用學問思辨是何言歟心之具而無
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誰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婁演
則徒扮其儀耳烏可比也程朱未嘗沒古聖學習舊規
但云今已失且讀書窮理以旋補之至陽明則直抹撥
矣此所以致宗程朱者如刁蒙吉張武承等之掊擊之
也

鹿忠節公善繼四書說約曰除了人何處是天除了事

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則天性爲無用之理矣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
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則
工夫始有下落陽明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
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
自有知在　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謂眞知故中庸謂
道不行由於不明道不明由於不行如適燕京者不知
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熟則知其路方眞然
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問燕京路是問行燕京路
是行中庸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爲
二事是也必先問清路然後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誠身
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由於明善是也今曰說知已有行
則大學但言格物足矣何必又言誠正修齊治平說行
已有知但言誠正修齊治平足矣何必先言格致　陽
明又曰惟精爲惟一工夫博文爲約禮工夫皆同此誤

問格物陽明曰格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若是
則可節去正心修身矣

陽明曰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此卽誠意之事　若
是則經文當曰誠意卽格物致知矣乃曰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

又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
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
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
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
本體　此則似禪語矣書言作好作惡失在作字大學
言有所忿懥好樂失在有所字非併好善惡惡之意而
去之也若如陽明言則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於
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

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以無善無惡爲心體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明與易傳言繼善孟子言性善相反矣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致知后之誠意爲蛇足矣且意之有善有惡亦不可併言動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動而惡者後起之引蔽習染也

黄以方曰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陽明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是博學於文中事　以方之問甚有理足正陽

明之說夫事爲即行也孔子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行與學文爲兩節若陽明以學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則仍是行矣何以孔子分爲兩節也乃解曰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夫考之詩書豈爲事爲乎曰不特見於事爲者爲文夫見於事爲如孝弟親愛誰曰爲學文乎後儒自是其說迴詰者理難分疏即作支吾語比然也

陽明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以上皆傳習錄　程朱於佛老固有洗脫未淨者然闢邪衛正尙爾毅然王陽明則居之不辭矣夫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仁以禮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功與佛氏明心見性之空幻如黑白冰炭焉可冒溷曰佛之上截與吾儒同耶況夫格物博文乃聖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憑指而亦混入佛氏嗟乎陽明何爲至此

陽明又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爲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祭統不齊則於物無防物字夫去欲乃誠意係如惡惡臭之功非格物事也且所引證物字亦非己之物耳目是也今指己之耳目而即謂之私欲可

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爲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耶猶人羨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始謂之賊豈人與金玉並未染指而即坐以盜名定爲賊物耶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至於齊戒所禁之物謂葱韮薤蒜等食及視疾入內等事以爲觸犯齊戒之物故曰防其邪物若果以此爲邪物私欲則君子不齊之時宜於邪物私欲無所防耶不可通矣　先儒指人心爲私欲皆誤人心維危謂易引於私欲耳非即私欲也

陽明以致良知爲致知宗之者曰二知字一也非也良知不學而知者也如孩提知愛其親不待學也格物所致之知學而知者也如居喪諡禮以孝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而嘗聞焉則必待學者也闕之者曰二知字二也亦非也人心無二知學而致之知卽致其不待學之良知也至於大學致知之功實在格物陽明之所謂致固有間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功之先後耳　王心齋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

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　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改本俱以知本爲知至知本卽格物也格物本末卽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窮理視伊川將聽訟節提在此謂知之至也前而謂衍此謂知本四字正謂致知在知本耳王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正事物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有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知語爲之暢然　此又出於朱王之外以知本爲格致者也不知知本以淺言之則今凡讀大學者皆知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然皆可謂之物格乎知至乎以深言之則必如子言無訟己之意誠使民之意皆誠乃謂知本則統言明親之全功也與格物致知爲近道之始事者又有分矣至言通量物之本末終始而爲用功先後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至天下平皆言先後有序而後以知本及末應之以完知所先後之意文義承接自明且觀物格而后知至句與下文同言后則格物先於知至知至后於格物只是知所先後句中一端豈專以格物致知爲知所先後耶　觀此謂知之至句承上文修身爲本而言則格物致知自必如無訟節由本及末乃滿格致之量乃全大學之道但

格致爲始事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由始而終事功次第然不可淆亂不然不以解知所先後者反兼其先後耶　物格知至豈倘不知修身爲本乎故知本知至並言之然格致實有學問之事在不得但以較量本末先後了卻也　心齋以爲格物是止至善則曰欲親民明德者先在止至善通乎　朱子補格物致知傳學者不愜其說王魯齋遂割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格致傳崔後渠高景逸又改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於此謂知之至也下以釋格物致知王心齋又以修身爲本數句爲釋格致蓋皆由未明古人

學法而疑誠意以下有覆釋之文格物致知獨無遂扳
甲牽乙紛紛誣指如此　朱子補格致傳固誤然而鄭
亟格致猶得經文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二句語意若
以前文之知止至善後文之知本當格致則竟可削去
格物致知四字矣
孔疏曰本亂謂身不修也末治謂國家治也其所厚者
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末治者
否矣之事也齊于氏曰以身之所施者厚薄云云作推
類語也
此謂知本應上文物有本末知所先後也此謂知之至

應上文物格而后知至也獨應物格而后知至者以誠
正修齊治平已結本末內而格致乃始事故特結之也
或問格物卽大學之學何以見之曰請思格物之物非
卽物有本末之物乎物有本末之物非大學中之物乎
此盡人所可知也非奇論也曰程朱陸王何乃不言曰
程朱固嘗言之矣但聖人學習事物實學後世漸湮故
辭或有游移耳若認眞實學則諸儒之說皆可統攝何
者窮理固亦學中之事也格正事物格去物欲則皆學
之誠意以后事也知所先后之知亦在致知內也格物
以致知自知本也知止亦必由於致知也但實用格物

致知之功則是學文不可東挪西就耳日專以格物致
知爲學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學歟曰
皆學也然而有辨也物卽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也然
而不卽曰意心身家國天下者則以其爲意心身家國
天下之事如禮樂等藝是也嫻習禮樂所以誠意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大學之道在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不僅在學習時也猶言禮在中樂在和而中和不僅
在學習禮樂時也試思誠意正心修身之事謂在學內
卽爲之可通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謂在學內卽爲

之不可通矣世有事妻子臣民以入學者乎是學乃學
習明親之事非卽爲明親之事也故曰學與行二事也
蓋非學無以誠正修齊治平而不可謂學卽完誠正修
齊治平之事故博文之後又須約禮學問思辨之後又
須篤行也若以爲學卽誠正修齊治平誠正修齊治平
卽學則王制云六十不親學可云六十不誠意正心修
身乎論語曰仕而優則學可曰治平而優則治平乎

大學辨業卷三終

大學辨業卷四

蠡吾李塨稿

孔疏曰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

朱子章句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

此之謂自謙鄭註曰謙讀爲慊朱子章句曰快足於已也顏習齋曰說文謙敬也言好善惡惡此謂自敬飭於內之事所以起下言愼獨也

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統大學之道釋之學格致也自修恂慄威儀誠正修也賢親樂利齊治平也

大全黃氏洵饒曰切磋言學格物致知也已後講章皆

爲此說則知格致是學乃聖經本訓非臆說矣

爾雅郭璞註恂慄曰恆戰悚邢昺疏曰謂嚴恂戰慄也

朱子章句曰前王不忘言前王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旣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顏習齋大學正誤曰賢其賢用前王所培之賢也親其親所前王所建之親也

尙書孔安國傳曰顧謂常目在之說是也朱子章句曰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

朱子章句曰言周國雖舊文王始受天命也

又曰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鄭註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本謂誠其意也孔疏曰能大畏服民志不得盡其虛誕言在上者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

陳耀文經典稽疑云本末終始原非條件朱子因本字遂謂聽訟節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

心所欲爲之事曰意格致之后意自在正修齊治平矣然意欲正修齊治平也如好好色意不欲不正修齊治平也如惡惡臭乃謂誠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際必愼之又愼如上帝臨汝鬼神在旁焉敢不誠以欺其意乎

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也旣已入大學而格物致知矣尙意在爲惡亦鮮其人卽果有其人亦何庸教之以誠意豈教之以誠其惡意乎又謂心之發念皆意亦非也心發而爲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不必盡分善惡也其餘若意見則見解也若意想蘇軾謂皐陶曰殺之三舜曰宥之三想當然也有感觸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雜念閒事冗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雜者一妄者息矣外此又有思則意在爲其事而始思度之又在意

之後非意也是心之發亦多矣皆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意無涉也誠意之意則格物致知后意在為大學之事也為善去不善也然未必皆誠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為苟且或為色莊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其意而后可正修齊治平也故前以修身為親民之本此又以誠意為明親之本為惡之意即小人閒居為不善之意也非致知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為善去惡之意也小人亦誠意誠於為惡去善之意也故亦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為道又一意曰姑勿為是之謂不誠

宋人謂心統動靜又訓意為心之動則用正心之功已該有誠意用誠意之功又侵入正心所謂兩條件者糾纏不清矣若解意為統貫明親之意不劃然歟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齊于氏曰忿懥四端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者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後發見於身倒見之文也　文苟可解經豈輕改者蓋身有所八何言身滯於忿懥等而不修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何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以虛明肆應而不修也反覆以明修身在正心也

吾儒心官純一兢業曰慎曰正心官立曰淵泉曰天下大本坦蕩自得乃居敬之效驗耳若以空澈灑落為主止水寒潭但可幻照玩弄無能實用異端也

中庸戒懼即正心而微異正心統動靜中庸其所不覩聞專指靜言故曰須臾致中則該動靜謂不覩聞以至共視聞無時不存其心也中庸慎獨同此而意異此慎獨謂慎則不敢欺中庸慎獨謂慎則不乖於節致和也自隱微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

謂心無靜時只一慎獨盡之非也中庸其所不覩聞非靜歟分靜於動而以主靜為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只是須臾不可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　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即中庸所謂莫顯慎獨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也

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修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貫其行禮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源也

朱子章句曰辟猶偏也親愛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

修矣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朱子章句曰此明立教之本
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蓋言孝弟慈本於天良
自然故家國如一耳然嫁不用學養子而入官則須學
古不可誤解也
孔疏曰自所謂平天下以下至篇終覆明平天下先治
其國之事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
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　講章皆言治國節孝弟慈是
感化平天下節絜矩是政事謂平天下之事更多於治
國故云然也及閱孔疏乃知其誤蓋三代之時天下皆

諸侯分治之天子祗自治其國禮樂政刑與民相接皆
在王畿其平天下之政不過巡狩朝會如修禮同律等
事以慶讓諸侯而已觀有國者不可以不愼得衆則得
國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只言治國不言平天
下誠以天下諸侯視天子之國欲求其平必由於治故
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正言國不治則
天下不平也如桀紂幽厲只是自亂其國未嘗如後世
暴虐遍及天下而天下不服羣然傾畔故國曰治天下
曰平孟子謂天下之本在國亦同此意若秦人郡縣以
後則天下爲一政教刑罰環海之內稟命一人無國與

天下之分亦不必有治平先後之分蓋治安天下之道
同而時勢則異矣至於感化與政事本相通事也
詩大雅鄭康成箋曰師衆也　儀監詩作宜鑒
鄭註曰命也讀慢也聲之誤　顏習齋曰舉而不能先
命也爲一句言不舉或舉而不速命以位也退而不能
遠過也爲一句言不退或退而不遠迸以過責之也則
好惡拂人意矣孔子論中行氏之亡以此此亦一說
鄭註曰彼君也近解者謂人君以小人爲善而善之不
知小人使爲國家捂克聚斂禍敗交至是時卽有善人
救之亦無如何矣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以下皆是推明前文知所先後之
意而誠意條獨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者何也以其爲明
親之首也惟誠而後可自成矣成物矣所謂忠信以得
之也故於愼獨以誠意獨致意焉
經文義自然可覽而知如格物卽是學遂變上文曰致
知在格物誠意條爲釋前文之首而前無釋文故明親
止善以及知本皆統論之古天子能治其國而天下自
平故所謂平天下以下專言治國之事與所謂修身三
條反覆言治齊修正後先相須之文義不同而結亦不
言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可見也

通篇言大學之道在善明親誠正修本也齊治平由本以及末也先後秩然此格物致知者之所有事也

大學辨業卷四終

聖經學規纂序

大學辨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古大學成規俱在但恐人不實踐其道故揭曰在明親止善今自宋儒表章大學篇以來家閱戶誦矣五尺學童即知明親爲道然而古法荒蔑帖括家鮮知大學中所謂三物名色者至錚錚道學有辯問以禮樂亦多茫焉莫對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耶其日講明親者何物耶則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摘聖經言學者會爲一編試起而觀之思之與今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學者不一致意是爲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別有格物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耶則固曰步孔孟之後塵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世殊不可行於今日耶則又曰千古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矣康熙戊寅四月己酉蠡吾後學李塨撰

聖經學規纂目錄

卷一

卷二

聖經學規纂卷一　　龍輔

驪吾李

學明則格物明而明親之道可得矣故以學規役焉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注疏引皇氏曰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內則曰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學書鄭康成曰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三日中時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集註曰文者詩書六藝之文　此註與夫子之文章天之未喪斯文兩章訓文曰威儀言辭禮樂制度極有功於聖道今人專以載籍爲文稀讀爲學印定心目幸朱註尙有此蹤跡與之作證耳　文字聖人有自註矣文之以禮樂非以禮樂爲文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子夏之言矯枉過正吳氏曰子夏之言流弊至於廢學陳氏曰此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弟子入則孝章程子曰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其言皆以躬行爲重讀書爲輕是矣然古學非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內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咏書以考政事

禮樂射御書數皆修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繙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之一二耳論語載孔門傳述未嘗及於繙讀可知古人之學不在此也然則學者卽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卽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物也弟子父兄在堂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盡職不知果合宜否而修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葬祭力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文義自明後儒多以辭章爲文繙讀爲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學溫凊定省之儀爲學行溫凊定省之儀爲行學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行博學力行擇善固執同此物耳烏分本末緩急耶且因認學字未眞又不體貼子夏文義而反譏子夏之言有過何耶至志於道章朱子分道德仁爲本爲重游藝則爲小物爲輕亦似非是朱子明註藝爲禮樂射御書數射御書數且勿論自古聖賢有以禮樂爲小而且輕者乎以不可斯須去之物而曰小物曰輕亦異聖學矣　說命曰知之匪

艱行之爲艱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自更重於學矣然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猶故法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屬小務行爲大圖分輕重不可也　或曰如子言卽以事君論則能學文必能政事矣然聖門又分政事文學爲二科何也曰博學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博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考訂禮樂酌古準今博雅斐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分科也不然以文學卽是博學於文則謂君子之博學於文祇學爲文學而不學爲德行政事言語豈可通耶

子游子夏之文學觀之檀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游宰武城子夏宰莒父何嘗不通於政事歟分科者各就最長者言也　論語文字亦有分如文質彬彬與質對楊氏以白受采況之則就文物華飾說文莫猶人也行未得與行對朱子以言註之則就言辭有文說雖亦博學內所該然各章又有專義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夫子下學而上達之年表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知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謂之達後儒蹴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爲上達遂以通曉訓達誤也且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則志學卽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不踰矩豈無事歟乃理與事分也亦誤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晉衞瓘以者字斷句焉作何字解言何以不如丘之好學也得聖人意較焉字屬上句者義長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孔文子夫子亦稱其好學然與此有分孔文子好學淺此深孔文子好學專以學習藝術言此則修德講學徙義改不善皆在其內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先孝懿論語講義曰禮不可空訓理字乃持守之節文

也君子於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一一講習是爲博學於文然又將所博者收斂約束於凡視聽言動之間都執守天理之節文不敢少有放肆是爲約之以禮

或問博學於文文者六藝也則已有禮矣而又言約之以禮何居曰博文之禮習五禮之儀也約禮之禮則統六藝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皆有禮書數亦禮中事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藝之文法而身世實用其功如顏子之四勿非禮勿視聽言動曾子之三省爲人謀忠友信傳習孟子之存心養性修身皆是也故先儒以博文爲格物致知約禮爲克己復禮甚得但如孫

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孺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有約禮之功矣
六藝兼習固爲博學卽如專學一數九章以及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黃勉齋曰朱子註以要訓約然約之謂爲要之文理不順以約爲束文義順矣四書大全　克己復禮馬融以約身訓克己正抑然自束之義
顏習齋存學編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
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學孔門亦日博文約禮而究其

實似有不同者孔門之博文願學禮樂執射執御以至易詩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口耳所可混禮樂射御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推若多學而識夫子之文章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博學而無所成名文不在茲如或知爾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果齋李氏贊朱子之博文則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始以熟讀繼以精思文從字順妙得聖旨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后會其歸於中庸由是以窮諸經訂諸史以及百氏之書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等語詳哉言之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昏喪祭宗廟會同細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會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心以此約身出卽以此約天下故又日齊之以禮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百三千爲至道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朱子之約禮則李氏言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李氏曰洙泗以還

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惟朱子一人僕不敢議朱子之博約極至與否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顏習齋曰學之不講是學矣而又須講之卽博學之後繼以問思辨也今世專以講學爲倘乃有不學而講者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康成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何晏集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既已學矣而曰未可與適道此格物致知之后所以繼以誠正修齊治平也不然王孫賈亦能軍旅祝鮀亦治宗廟豈可與子路公西華之學同等論耶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為學夫子責之可見讀書為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羨之蓋雖無理而能强據一理以屈人者也如未俟治民事神之學而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為學不必閉戶作佔畢書生此有理者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蓋與正名章指夫子為迂意同謂學而不仕得毋使之作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立體致用曷嘗使人專讀書耶故其言不待辨而但以佞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是顯然背理之語耳何佞之云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公西華所言之禮樂與立於禮文之以禮樂亦微有分華所言之禮樂指宗廟會同相禮言也若立於禮之禮

則統禮言之如孝有禮則事親之事立忠有禮則事君之事立信有禮則交友之事立即至宗廟會同賓助有禮則為相之事立類皆在其內故冉有謂禮樂有待亦指富國之餘宗廟會同蜡享飲射諸禮言也若謂凡禮冉有皆不能豈其事親事君交友皆無禮耶子路之行行豈如華之優禮樂者而夫子亦教以禮樂可證也故約之以禮凡為學者所同也然約禮亦有不一蓋五倫日用相接之禮學者所同懔也若致用之事如學兵者約以兵之禮學足民者約以足民之禮亦有不同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何者士固儲其學以待爲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徒自善而可已也乃今名道學者祗務讀書高則立行語以兵農禮樂輒曰出位豈知學爲上正士之位歟不學爲上之事不惟失聖學併有歉於士矣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安國訓解曰爲己者履而行之爲人者徒能言之此

極中近世無實講學之弊我躬不閱而徒娓娓曉譬以誨人是爲人也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則爲不作助解作㨾解矣意亦善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禍亂在彈指矣不知以禮治內而尙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以未學謝之也若謂孔子爲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何以對

季氏曰軍旅學之於孔子耶且卻萊兵命申句須樂頎伐費人而墮之不用陳耶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恕夫子之一貫也然斂如子貢尙不知之何也則以夫子平日罕言命仁自居曰多聞多見而識教人曰學而時習是皆在學識也故子貢解後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學之定法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貢之聰明豈褎如充耳者而夫子

問之尙爾疑信不決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自古生知者幾何哉故致知在格物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

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
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
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
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觀此二章德必須學事父事君亦資學詩又他日夫子
曰孝在以禮事君盡禮則知先王三物之教六德六行
其實事祇在六藝聖賢之聖訓固彰彰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朱子集註曰四者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
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
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守聖人教不淩節之法如是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所謂憲章文武也朱子集註曰道謂謨訓功烈禮樂

文章也　觀此可得學字正詁先孝慤曰效法於人爲
之學已學而熟習於己謂之習樊遲請學稼圃子曰吾
不如老農老圃孟子載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史
記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
孟懿子南宮敬叔師孔子學禮可證也即不及見其人
而私淑艾以爲學者亦效法也近乃有宗心性頓悟之
說而訓學爲惺覺者則異矣　白虎通曰學之爲言覺
也悟所不知也此即大學格物以致知之義與後人惺
覺說不同惺覺禪學也王學記學學半上學字音斆說
命作斆教也蓋教學本一事故字可通用　謂學有兼

行言者可夫子自謂下學稱顏子好學其義皆兼行蓋
行卽行其所學原非兩端況禮樂從先有爲若舜行亦
效法古人也則統謂之學也自可然謂行卽學而廢學
習之功則斷不可夫子由志學而立顏子博文而約禮
皆各有功力確有次程故聖門教人之法曰文曰行曰
學文曰約禮而以好學與守道對舉講學與修德徙義
改不善對舉其學與適道分言好學與好仁好知好信
好直好勇好剛分言皆明甚著者　好學近智而亦有
統行言者卽如大學中本祇學習事則但可曰格物致
知然誠正修齊治平皆由學出則固皆大學之道也

孔子子游明以絃歌爲學道聖學亦可以定矣

中庸

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
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博學之審問
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
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
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顏習齋曰有弗學一讀學之一句言有不學者必須學
之朱註以有弗學作句學之弗能弗措也又句而曰君
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夫君子之學而有可
不爲者乎聖言有姑寬人以不爲者乎及觀孔疏曰謂
身有事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不至於能不措置
與胷臆說合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鄭康成註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爲政在人也又曰政由

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不越
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爲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
禮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
庇忠節顏習齋謂禮卽道也惟至德之人凝之尊德性
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皆致
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旨哉言乎　按禮有
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如夫子言禮與
其奢也甯儉曾子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子習
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如郤缺以六府三事爲
德禮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謂

之善儀不可謂禮而以用賢出政爲禮子太叔亦以揖讓周旋爲儀而備舉禮文聲樂人倫政事爲禮是統天下之理皆禮也周禮三物禮居六藝之一專指五禮儀文言也啓論約之以禮中庸非禮不動則三物皆該其中矣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夏禮言說殷周言學者夏非時制故考之而但以口說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是說與學之分也今人乃指讀說卽爲學非誤歟

孟子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覇

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試觀聖賢論學曾有後世如何靜坐如何讀書之說否豈周公孔孟學教之法尙未備耶尙未善耶

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

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卽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使非爲明親也奚爲而有大學哉故大學以修身爲本正與此同乃後儒倚此爲頓悟之學則非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聖經學規纂卷一終

聖經學規纂卷二

尚書

蠡吾李塨稿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聖經言教學之首也蔡沈集註曰教胄子之具專在於樂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滌蕩邪穢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朱子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

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慢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性理大全）晦庵之言得矣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鑠乃出於性而還以發性者也陸道威思辨錄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并遏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聖功難矣

說命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於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事不師古與學古訓反不克永世與有獲反

周官王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今之學與官事風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學白面書生爲世詬病致使豪俠不學者反出其上焉是古學乃不迷不煩今學乃迷煩正相反矣

易經

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詩

周頌敬之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周禮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此成周教學取士之法也眞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後人多以長厚質實爲德齊民之德不足以盡德也眞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爲行節士之行未足以盡行也至於六藝可以修齊可以治平較之辭賦八比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六藝爲聖賢學習實事孔子習禮學樂執射執御筆削會計無不精當可證邢疏朱註解論語游於藝皆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至於六經則古人載列道藝之籍教行道藝之詞耳非單持書冊即爲道藝也乃漢人亦以六藝名之殊爲貿亂至何晏註論語曰藝不足據依故曰游此渠洗溺老莊之語而邢疏復誤因之不足辨也若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則承上文多能鄙事而言孔安國以爲多能小藝朱子謂爲釣弋之類與道德仁藝疏謂孔子言己志慕據杖依倚游習者又自不同　論語冉求

之藝孔氏訓爲多才藝蓋一章與由果賜達爲類一章與臧武仲之智等爲類而下兼承以文禮樂則指天質多能言也與游藝之藝亦有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忠信即德也行即此行也文即藝也　子之四教文與行忠信並列周禮三物教民六藝與六德六行並列即大學之格致與誠正修齊治平並列也必如此乃體用兼備知行並全帝王聖賢無二道二學也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鄭康成註曰至德中和之德敏德仁義順時者也　按
鄭註亦大概言之如孔子贊易四德只有義字至體仁
足以長人四句始有仁義禮三字至仁以行之一段又
止一仁字蓋聖經理相通貫不銖銖周全文辭如此故
周禮大司徒言六德六行師氏只以三德三行該之卽
是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
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
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
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道賈公彥疏曰卽上師氏三德三行也五禮大宗伯吉
禮之類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註禋之言煙煙氣之臭聞者〕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以燕燎祀司中〔註三能三階也〕司命〔註文昌宮星〕飆師雨
師〔註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
林川澤〔註山林曰埋川澤曰沈〕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註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
〔謂磔禳及蜡祭〕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註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
〔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
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之類以喪
禮哀死亡〔註親者服焉疏者含禭〕以荒禮哀凶札〔註曲禮君膳不祭肺之類〕以
弔禮哀禍裁〔註魯莊公弔宋大水孔子拜鄉人爲火來之類〕以禬禮哀圍敗〔疏會

合貨則以濟之〕以恤禮哀寇亂〔疏遣使諮問〕賓禮春見曰朝夏見曰
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註時見言無常期殷
猶衆也〕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註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頫謂一服朝
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疏時聘遣大夫儀禮有士相見禮〕軍
禮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註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疏
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大田之禮簡衆
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力役〕大封之禮合衆也〔註正封疆溝塗之固〕嘉
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以
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此射者言射禮也如儀禮大射鄉射是也故在禮內下五射則
射法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膰之禮親兄弟

之國〔註社稷宗廟之內以賜同姓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鄭註
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
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
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九數方
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祭祀之
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
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
匪翼翼賈疏曰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
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剡注者羽頭高鏃
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

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者隨逐水之屈曲而不墜也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卽褐纏旃是也舞交衢者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象形者日月之類會意者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類轉註者考老之類左右相注處事者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假借者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者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方田而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經世實用編李呈芬曰周官五射曰白矢白鏃至指也此彎弓之法所謂彀率也曰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夾於三指間相纔拾發不至斷絕此注矢之法也堪謂三矢夾三指間非法蓋古射禮用四矢將射者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故插於帶右者三矢相次參然而連也此持矢之法也曰剡注剡銳也弓弰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弰直指於前以送矢堪謂靡弱送矢亦不必所謂前手撑後手剪是也剪者後手摘弦如剪斷之狀撑者前手如擲物之狀或謂矢頭剡處直前注於侯不從高而下卽諺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法也曰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蓋鉤弦引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襄包也肘至手爲尺射者常以肱蔽其胸脇無使他人之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法也曰井儀言開弓圓滿似井形也或謂四矢集侯如井字卽詩四矢如樹此射法之妙也毛河右古今通韻曰諧聲者諧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堪謂六德六行之實事皆在六藝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及文王世子篇樂以修內禮以修外之言觀之益信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鄭註曰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賈疏曰小舞卽下文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大司樂教舞雲門已下六舞則大舞也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少時學之也鄭註曰帗析五色繒也皇雜五色羽也鄭司農云旄旄牛

之尾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釆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鄭註曰舍釆學士始入學釋菜禮先師也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音泰)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音征)凡國正(音征)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鄭註曰鄭司農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學大學射射宮也賈疏曰國子之倅國子爲副代父者也王制王大子王子皆造學則亦曰國子先鄭不言者據諸子主國子致與大子使用故不得通王大子王子也大事祭祀也弗正謂兵賦國子屬大子故司馬不賦之國

正謂鄉遂之中所有徇徒力征之等也作使也使國子從王也國之政事國內有繇役之事皆是謂國有事時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使修德學道也　國子不惟祭祀會同喪紀與供其事至於軍旅之役諸子授之甲兵合其卒伍治以軍法是直躬擐甲冑而親事行間矣故天子出征受成謀於學孔門弟子樊遲冉有子路有若能兵見於經傳蓋文武不分皆學中事也後人乃謂名教自有樂地無事於兵何歟

禮記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

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
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
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
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
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
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

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
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陳澔集說曰司徒修六禮以下言鄉學教民取士之法
樂正崇四術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

下文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
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按此習射習鄉飲酒以變不帥教者司徒帥俊士與
執事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
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
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州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
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帥民讀法書其德行道
藝族師月吉讀法及春秋祭酺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
法書其敬敏任恤者蓋古凡鄉有昏喪政事學士皆與
執事而卽因之以考其德行與藝三年乃大比焉所謂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者如此眞賢教實學
選士之良法也 鄉萬二千五百家遂差至閭爲二十五家家愈少考教愈密

文王世子凡學戶孝反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
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戶孝反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戶孝反
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

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數世子學士必時者一以分時使藝與之宜一以分藝
使業有所專然亦互用非膠固也

說在東序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
正學戶孝反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

合語卽後文養老禮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及儀禮鄉射記曰古者
於旅也語之謂也註疏略云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
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

樂意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教世子及學士
而大樂正授之大司成論說之此孔門所以有言語之
科修辭之訓也今世六部司官識堂人官者必須先學
於家可以知古人教法之善矣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禮運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
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
播樂以安之
禮樂仁義皆學中事也何以與學分列曰此言聖王治

國之政也治國則修禮陳義視學施仁播樂固各有事
矣
禮器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按古人多學即以禮言
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
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
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
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
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

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遜友
視志四十始仕
鄭註曰成童十五已上賈公彥周禮疏曰勺象皆詩詩
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　按八歲已后學
小藝履小節十五已後學大藝履大節其序共業此詳
著者　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
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學烏有所爲靜坐觀空泛濫書
傳以爲學者哉自秦滅儒術而後漢興齊魯諸儒修其
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
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

帝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
世在樂官樂人竇公獻世傳大司樂章於文帝又漢律
課學童學書則周孔六藝之學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
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多試籀讀光武取聰明有威
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太學爲國子
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
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
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主於傳經籀讀而已至宋明而
道學名立國學經家數亟然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
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

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什一耳三物四術愈傳而愈微矣至學後人於仕途始置經書於高閣而從事於禮樂兵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鮮成材朝堂所以多廢事也嗟乎前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較若霄壤有志聖學者得毋思哉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操縵孔疏調弦也博依節歌也博通廣書搏拊之搏搏

按爲節以依於樂句也雜服如冠端韠紳紛帨之類

或曰古學之若此今學之若彼誠哉其不同矣然欲復古學於今日得毋有迂闊之譏乎曰子以爲迂闊者何也非不切時用之謂乎吾以爲迂闊者今學而古學不迂闊也今之學蓋漸漬成習萬方一概遂覺所入有合耳然究其有切時用請問今之學古入官者公坐堂皇可向百姓講性天講書乎可向百姓作一詩撰一古文乎可向百姓作八股制義乎曰不可也古制雖漸湮而朝野君民不能無禮祭祀朝會以及民間饗弄鼓吹不能去樂軍旅之事惟恃射御刑名錢穀必賴數書則古學非古也乃今日之急務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爲學則安今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之學皆本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天性必然之理今雖岐途分出然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尚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藝猶古之六藝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謂今尚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藝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婚喪祭之禮者固有其人講請

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斬射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璧合古御車法不用於後世而騎郎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夥其人矣謹此乃天理自然不容斷絕者耳若使學術大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並驅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覩此盛歟曰此君相之能也苟在上以之教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何能奔走天下況德問仁義行問孝友藝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券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取士矣而不終何也曰明太祖欲復六藝可謂特識但見之不

眞守之不定且性嚴而急朝立法暮取士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此可惜也孔子時周法尙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日移風易俗迫不及待有如此耶且六藝所取之人卽不盡善卽或有僞較之八股不尙有用耶不猶愈於八股考試渺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爲何如者耶或曰然則此學待之君相可也曰又非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吾輩卽或無國與天下之任無身家之任歟由其道而得遇則天下共行之乾坤以位萬物以育卽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甯不善焉且明之洪武固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聖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復蔽王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尙可緩歟

聖經學規卷二終

論學卷一

畿輔叢書

蠡吾李塨稿

學明矣而尙恐豐部之蹟入也故編摘學規後意有不盡者復附以朋友往復之言如左庶可揭日月行歟若謂尙口說也則塨愆如矣

宋豫庵名璉自湖州來桐鄉覩予曰聞顏習齋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庵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庵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謂乃可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門教法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庵沈吟因看予大學辨業王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役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概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之理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訣要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閣置鍼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豫庵默然又看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統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

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
誠正何有於敬豫庵曰中庸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恐在誠
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大可疑怪恐
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說遂悞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庵
默然予曰徒靜坐不能知性也卽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
書不能窮理也卽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總歸
一禮四勿三省乃我輩今日正務耳豫庵曰禮記不可爲
經予夙欲將儀禮禮記纂爲一書如何曰昔人已有之我
輩今日惟自治教家教弟子時時以禮儉勸則爲眞學不
然徒著書無益也豫庵憮然曰是豫庵平日以闢佛爲任

時予從人有爲異說所惑者倩開示之翌日乃別去
甲宗朱乙宗王辯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
日絕去事物專求心性予旁聞之大異曰言思忠貌思恭
忿思難疑思問以何思之卽心性也未有去心而能求事
物者也去耳聰性何在去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
也未有去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去
萬物何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予在嘉善周好生名梁倘一友人求予所著書友人言其
談道學不惑佛教予出會之好生言嘗共陸隴其稼書講
學且言學貴躬行予乃出大學辨業相質又數日復會之

籤識甚多大意言陸王非程朱是集註當遵讀書是學予
乃歷言先儒得失之故好生瞿然曰舍是尙有入道之路
乎曰聖門學道成規固在也曰何在曰以禮學禮則爲博
文行禮則爲約禮以禮自治則爲明德以禮及人則爲親
民好生曰向欲求一文公家禮善本不得予曰古禮莫之
行乃文公家禮亦未考然則非所言躬行者何事歟請益
力之好生曰先儒柯尙遷謂大學是一邪郭須以三禮補
塡陳幾亭曰仁包四德禮亦包四德向未行禮今論禮之
宜行也艮是予次日與之書曰長者過聽欲行禮耶俗失
者禮之害也能去此地俗失而禮之大綱乃可舉焉五禮

惟軍禮非草野所可行然其儀節亦當究之至於吉禮崇
左道如送藥飯燒岸之類參釋老如拜斗延僧道謝年作
福之類此俗失也洗去此惑而立祖考廟社無廟於寢齊
誠致祭其綱也凶禮用浮屠停喪浮櫬此俗宜易之而致
哀備物勿事外飾靡文其綱也賓禮在學問之士失於走
虛聲尙夸競洗此而交友以誠規過勸善此其綱也嘉禮
則孩提而攝盛服非冠禮男女之別不嚴內外之防不謹
如閨帳婦女遊觀童僕出入內室之類壞昏禮正此而衣
冠必飭閨門嚴肅其綱也若時時戒愼使此心淸而不沐
虛而不滯誠而不僞振奮而不委靡此古人所謂齊明所

謂禮中也禮以治心也時時自考言有失否視聽與動有
失否必求合禮禮以治身也凡此大綱旣立則聖道已有
規模其節目之詳三禮所載者隨時行之因事行之若考
究其合宜與否則學問思辨之功也塨雖蒯陋苟去此不
遠願有聞焉
好生錢識曰先生重六藝將廢詩書乎子曰此誣坐人罪
也子何嘗謂廢詩書正謂與必於詩考政必於書非徒誦
讀具耳何者經書乃德行藝之簿籍也所以詔習行非資
徒讀猶田園册所以檢稼殖非用徒觀也徒讀詩書者是
廢詩書也

又錢識曰六藝取士不能無僞且不能無偏蔽有僞猶可
核其實以懲之若偏蔽則內害於身家外禍於邦國無適
而可子曰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周末取士流弊也然尙必
修其天爵以要之勝今之全不必修天爵而得人爵者多
矣況人性皆善僞非本然而學教有法考核有法人不皆
僞而僞實難售也至於偏蔽之慮則未聞聖門文之以禮
樂有偏蔽也吾人自治教人以禮乃偏蔽也自漢后言周
禮而敗者二人王安石方孝孺然安石法周禮不知生衆
用舒諸大政而行青苗以擾民孝孺當大敵逼至不知治
兵且更改朝廷門制此正不知禮者而豈禮之偏蔽歟況

孟子時行井田學校尙須潤澤今取六藝但要其有實用
耳古法固有斟酌不必盡依樣葫蘆也
又錢識曰然則性天可輕歟子曰惡是何言也詩云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人全身皆是性體人無時不與天接故古人曰畏天之威
敬天之渝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學者存養誠正之功固刻
刻如此也若不實盡此功而徒鑿思漫論探索無朕是褻
之耳非重之也
錢塘王草堂名復禮視子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註補其首
則論學卽引據子言曰孔顏時六藝之物人皆學習之

如一衰衛而王孫賈仲叔圉祝鮀者流或長兵或習禮樂
則他國可知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產輩者又可知觀春秋
傳足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諄諄於誠意焉今之
爲道學者尙多致意德行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
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並言義以闢利皆隨時以
救世也況舍六藝而爲德行卽德行有成亦祇爲質民之
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草堂曰然因言陽明善射少
年卽以豆爲陣習兵子曰程子亦考行禮朱子輯禮行禮
蔡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況陽明之兵富不
可幾聖門子路但所儆者諸公不專以是爲學宗且雜聖

道以他途耳草堂曰此論甚平可質九原矣爲予校訂大學辨業兩過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三禮皆戰國後人所作塨條請曰古者殺青繁難非若後世楮翰易成易積又典策藏於朝廷學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佔畢故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籍易湮孔子言夏殷之禮不足徵是也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子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云郁郁乎文哉子貢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藏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子云吾學周禮今用之若周禮已亡

而焉從學之而何以用之蹈會講聚典禮季文子使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以魯昭公之逢心而知禮子太叔晏平仲皆言禮昭公四年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蓋列國之於禮樂或不學不行或行而不正昔人遂謂禮樂廢壞而豈其策書亡耶漢藝文志及周禮廢興序言禮樂書至孔子時不具已屬誤語况曰亡耶雜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蓋魯國雖亟禮教然傳行既久後進雜與聖人以所學者爲教考訂詳正故魯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鄒魯文學遂多家傳耳非謂士喪禮之在國冊者盡失

而此後始有也若如此則春秋列國賢士多矣豈無行禮者無獻無文以何考之况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則孔子云二三子有志乎禮者於赤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耶今天下制義充棟而幼學必求工制義者從而學焉豈失制義文乎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冊始有剝落矣然其言乃指班爵祿之一端非概指周禮也不然孟子之時周尚未有代德列國制度必多傳述而謂其禮盡亡可乎况即班爵祿一端其略固有傳聞也孟子云諸侯之喪禮吾未之學而嘗聞之是諸侯之禮未亡也言未學諸侯之禮則士禮在所學矣滕國之人安於其

君不行三年之喪耳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喪也莫之行者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充虞疑孟子之木美乃考究之意非禮書無可質也今三禮會典皆在然有一行禮者更羣起而訾謷之矣豈禮書無可質乎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周禮盡在魯夫易象春秋原周禮中事非禮書亡而執此以爲禮也若以爲春秋載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禮亡尚何載焉况杜元凱註春秋固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孔仲達疏云春秋凡例皆周公之舊章也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亡也審矣周禮儀禮漢儒皆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歆云周公致太平

之迹俱在周禮鄭康成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賈公彥云周禮儀禮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儀禮十七篇漢初與高堂生博士卽傳之周禮始皇特疾惡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秘府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以晚出故多排譏鄭康成辨解羣疑周禮大行夫使漢人僞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冬官而河間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耶況周禮儀禮宏綱細目亦非懸空所可僞者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詞以其禮間不合於左傳且喪服篇似本荀子戴記然左氏與公穀卽互有參差今必左氏不誤而二禮誤乎儀禮本荀子戴記焉知荀子戴記非本儀禮乎此壁書捃拾諸書之說先生已辭而闢之矣儀禮傳自周初而記與傳後人附之未爲不可乃或者謂子夏傳文法似公羊必公羊高輩自爲之則又穿鑿矣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爲疑則論語問引儀禮射不主皮矣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其時樂人竇公獻周禮大司樂章至孝文時獻之矣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耶孔子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賓主介僎皆正向明季易爲偶向明初燕會崇儉晚乃斥靡柈罍之類蓋

同此禮而儀文流失致有分岐質文豐儉遂分先後則儀禮周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之經書自秦火後比有錯簡脫落則二書中亦或有錯簡脫落者有之但不可定爲戰國人作也卽設爲戰國人作是時密邇春秋而儀禮記有孔子之言則必聖門弟子所流傳者其識大識小之遺亦必十九屬周初禮矣至於禮記孔仲達正義云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蓋秦季人高堂伯五傳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爲之記原屬會稡其中卽間有踳駁無足怪焉但三代大經大法修己治人之事舍是三書無以考之今世官政猶是六典遺意會典家禮不出儀禮規模而皆以禮記絡緯其中可見此三書者百世不可磨而考析折衷則學人事耳後世喜空言而諱實事故於載言之書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駁議紛然今謬者且指爲僞矣是必禮法蕩然一無可考變人類爲禽獸而後快也不亦可懼之甚歟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亂亦未亡也自秦火以後而乃十亡七八矣先生修明禮樂有

功聖道甚大至立論少過者何所一更正焉河右卻寄曰極有理之論周禮至春秋已亡改作已微何如

陳兆與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即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尚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跛倚怠肆而謂心自中焉是異端之中非吾儒之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耶又曰游於藝今註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姑論射乎人必

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即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清狂高寄之言耳今以爲學術矣其遺誤後世不已甚哉

鄞縣萬季野名斯同閱予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予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予云予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尙有遺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舟有足民豈不能盡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并耒而耕而安得兼習胼胝之業歟且言此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全實事難備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況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憶口度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歴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論學卷一終

論學卷二

蠡吾李塨稿

錢丙謂觀三物知周禮僞書也虞書言五典今六行取孝友而去其三則周人但有父子兄弟而無君臣夫婦朋友也添睦婣任卹是父子兄弟外別有四倫爲六倫也此爲拂理叛聖世未有仁義禮智之人而不中和者亦未有中和之人而不仁義禮智者更未有舍五德之外而別爲聖者安可並列爲六今世有恭儉直信剛勇之人何漏而不取是六德猶隘矣況仁義禮智四德相並躋三於德降一於藝是何道理禮樂與射御書數並稱經天緯地之業執鞭之役偕升並進不倫之甚李子謂教之具在六藝則必由此而可成德行也今世善書能算慣射之人不乏何人由此成其孝友成其聖智歟予謂伯夷義德至矣而不可謂和也臧武仲之智可言忠和乎胡廣稱中庸是必氣質近於和者然可謂仁義乎是各自爲德也至於聖則塨瘳忘編有註文矣聖以身之俊利機神言也古訓通明謚所謂伶俐是也非造極之聖也故註疏以臧武仲聖人解之且智仁等亦非如舜之智顏淵之仁也必如此自古有幾而取之一鄉乎蓋其德性有聰明不殘忍不呆執不柔靡不偏不戾卽爲六德矣不言禮者禮有儀文不專考德故

入於藝聖人言執禮是也且藝非降也若亦言禮樂二藝爲經天緯地之業矣而降乎若恭則該以禮儉直剛勇則該以義忠卽信非漏也中乃引用訛字君并未見周禮而但據引用語遂駁古經可乎孝友爲親序君所知也註疏任謂信於朋友君又未見矣不言夫婦者閨門之事不便於考察故略之然世未有不刑于妻而能盡孝友者言孝友則夫婦之倫具其中耳三物賓興皆教之以事君也不待專教以事君也明代課士八比外尙廉德行優劣然有考校諸生而卽問曰汝事君忠否者乎此全不解世事者矣若睦九族婣外戚卹衆人皆行誼之大者何可不教何可不考聖人對哀公言三德而賛易又言四德豈自背乎孟子言教以五倫而對梁惠王又專言修其孝弟豈自滲漏乎至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謂堯舜無君臣夫婦朋友乎蓋有通言者有統言者何執泥名數乃爾古者大射賓射燕射以及用獵詢民祭祀選諸侯卿大夫士皆用射自天子以至大夫出皆用御周禮大馭戎僕齊僕職皆大夫掌御車春秋用士大夫御車以戰勝負倚之至於今世上自宰輔下至有司所謂察理刑名錢穀者實祇用書數二藝是四藝本與禮樂並重也思言全德行必出六藝原統六藝而言君乃不言禮樂專較射御書數舉人半面而

嘗其鬚偏目之睫乎抑故作誣語乎然創論四藝父兄爲賊所劫而已不能關弓而射之父兄欲乘車命之御對曰不能命之記一家什器曰我不解書命之計生產業曰不知數能盡孝友服勞之事乎非疾而不能執弓攬轡而震駭舉毛錐如銻持珠算而顛倒以言聖智可乎是射御書數之人原未必卽能孝友聖智而欲全孝友聖智必不可廢射御書數也近世顏習齋陸道威兩大儒皆重六藝道威之言曰六藝之外如天文地理兵法律令農田水利文學皆學較選士所宜具其言甚是然周取士不以此數者蓋文學卽在六藝內而天文司於保章馮相世有傳人不

選於外地理在封建瞭然碁列兵法在司馬律令在司寇農田水利現有井田入學之士凡國有飲射兵戎讀法喪祭役政皆備執事是學六藝則諸事悉可閱歷而能不必分科也且天文等卽有不能者亦無妨於分任惟六藝盡人宜習之但有專精兼通之分耳聖門子路習兵然能射亦能禮能瑟冉有樊遲爲御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六藝者日用必需之事不可缺者也若今時教選髦士德以四德行以五倫藝於六者之外再分天文地理等科亦無不可但不求實用而好爲橫議執一以駮古經甘自居於非道侮聖則罪滋大矣

錢丙不講學問不講持行專以明理爲言年來加以狂怪將大學中庸古文尙書易繫辭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有見者有未見者望風而詆曰我理見以爲如是雖古聖起吾不信也吾信吾理而已矣近又移之於醫自素問以至劉李之書及諸本草皆斥爲非惟取張氏傷寒尙指其中一半爲僞而曰人參不補石膏不寒半夏無毒不必薑製遂謀出而行醫予問之曰君曾習醫乎曰否亦識藥乎曰否皆以理斷之耳因問之曰敝地有巴旦杏南方無有其味若何恭一從兄行長其長如千渠茫然然則不目見不身試何由以理斷之耶且君之以理斷卽當前莫辨也

天下之物因形以察理則理可辨而今君曰吾但論理有甲者本頎而皙君曰矮而黧且曰彼形不可憑而理可憑夫理者物之脈理也物形旣置理安傳哉君與人爭田聽訟者問舊契非君田問證人非君田觀疆界形迹非君田君曰吾心之理固以爲吾田也此亦無如之何矣明理二字老生常談然不意其弊至此

曾廷耀問學予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證佐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亦畫馬而已矣

徐公果亭義名汞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予曰非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卽如人日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决拾顚倒錯互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主而宮商音律入耳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文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培四弟垓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戒求富者又以執鞭之士爲賤役何也對曰執射執御學士所執之藝也執鞭之士則出其伎以求値供人役者故有不同予曰然不獨御也君子不斯須去樂而人君一飯再飯瞽師日舉則

官也而近役矣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爲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藝紀篇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祁州王咸休名桱邪知予南歸來視問之曰顏先生言王荆公靑苗法可行然乎咸休曰不可行也因問培曰周禮國服爲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疎其言似識時務者予曰然且周禮貸貨國服爲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嗇夫今之耆老官不甚懸殊故民取擕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卽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繁則必委胥徒而奸竇易生况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遍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刼致堂遂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爲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耳已而安州馮緡生名夢徵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爲息然尙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

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荆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予曰善哉鄙論未之及也

歸德周崑來名尋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修齊治平之事皆可俟之格致後歟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併進且迭進焉非列其貿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行治平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卽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

汝爲我糞可對曰吾學糞禮乃來乎猝一朋友來訪可謝
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卽未
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卽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
弟子之職非論爲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從孫曾達問格物乎曰王草堂嘗爲我言格物須就當前
最切者格之如禮現有疾則藥餌當格乎曰此非大學之
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卽宜格焉爲農則格農爲卜
則格卜現有疾則格藥餌現遠行則格束裝然與大學何
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修己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
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豈學事哉伊時

草堂虛心深以爲是予求格物須先識定此篇是論大學
夫大學也而有雜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卽躐及幽
深高遠也乎
彭翔千名超曰超嘗靜以存心矣敢問是提此心乎是以
心提理乎予曰置理而空提此心者異端也以心提理者
似之矣而有辨也存心者敬也蓋人心有三境而敬功則
一有無念無事時有有念時有有事時　無
念無事之敬萬理畢具而無理之可名也有念有事之敬
則隨其念與事之理而致愼焉或喜或怒審察而出又不

可以提理言也翔千曰豁如矣予曰理卽禮也禮以敬爲
主而其事則須先習於學中焉故大學以格致爲始也翔
千曰是
賁靜庵名克勤見延論及心性予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
戰戰兢兢戒懼愼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久而齊明之至
直徹本始是爲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謂合天立命而上
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旣曰整齊嚴肅以敬爲
主而又曰半日靜坐屛除衆念以覩喜怒哀樂未發時氣
象令見朕兆此後儒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雜二
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

智也蒲團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
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愼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遁天
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空而用空聖學其道公異端其
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實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
明全其心性異端虛幻實皆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
調停夾雜必入岐路矣吳公匪庵名涵問之曰是也性天
豈虛幻哉
大興王崑繩名源問予大學辨業聖經學規斂手稱是曰
向覩世儒謂聖道當不爾而未得抉其故也今乃曉然聖
學矣聖學斷非無用者予告之曰以論語證之孝弟忠信

體也兵農相禮用也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硜硜小人是）能兵農相禮而不能孝弟忠信終陷於小人（祝鮀治宗廟等是）體自重於用矣但欲求聖學則體用去一不可耳又曰上二者迂士則高其守智巧或用其才孔子亦皆取之至於不能孝弟忠信亦不能兵農相禮而徒講明心見性如李卓吾何心隱輩或妄亂著述浮浪詩文如豐坊鄭鄤輩則華士異端離經敗世聖道之蝥賊也

德清胡朏明（名渭）以所著易圖明辨相質言今易註首河圖洛書（古河圖洛書周秦時已亡）先天八卦方位次序六十四卦方位次序皆本之道家魏伯陽參同契陳摶僞龍圖劉牧鈎隱

圖𤕤魈誕謏蕪穢聖經予曰此皆聖學不明所致也學明則經正修己治人之事惟日不足而暇造此幻渺之具耶

三原員震生（名從雲）曰先生學主循禮是矣然或謝曰古禮難復柰何予曰古禮本不遠於人情且禮云禮從宜使從俗亦非銖銖傻孟古人也嘗在武林與王草堂曰仁知孝弟尙爲虛名惟禮爲實事如仁之立人達人則有禮制知之舉錯有度卽禮孝弟之溫凊定省徐行隅坐皆禮也且禮不在故迹卽在當前如此時與吾友對言氣何似手如何持足如何行布席飮食如何周旋隨地隨時能合情理是爲禮矣卽至聖人動容中禮亦不過從容乎此而已若夫衣服寢居之式揖讓玉帛之數必銖銖古迹或繁禮多儀使人望而驚畏是欲行禮而反使禮不行也何爲其然愚之學冠昏士相見諸禮皆斟酌古今以簡易宜時爲主不敢尙苟難也

石門吳次張（名栻）師曰學記言入學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註曰離經斷經句也非讀書乎予曰讀書亦學中所有但不專以此爲學耳然鄭註離經殊爲非是古無經名也經書之名自孔子删修後乃漸有之周之盛時詩來於太史書司於史官易掌太卜禮在政府皆不名經安所得爲離斷經句者蓋離麗也經常也謂使之麗於常道也觀下文

以操縵博依雜服興藝爲教而以呫佔爲戒亦可以知古人之常學矣

辛巳冬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知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夫婦在內）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

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睦姻與卹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外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曰修以敬或曰行以恕皆此物也魯論之文行忠信文卽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謂教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為下學由下學而

盡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途徑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時代州馮敬南名奎亦與聞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王業鑨問曰先生言德行與藝一致而前乃言禮樂兵農士所獨豈農工商可不用禮樂與又曰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毋亦有可分者與曰非也農而秉稻供親卽禮巷歌衢謠卽樂守望相助卽兵性所自然事所必然誰能去之但責以公西子路之經濟則非其任耳如稷契躬耕負農事矣而盡力溝洫可使足民反非其任善士之或不能兵農相禮也亦如之而非謂其事親從兄亦無禮也賊劫其父而安坐不赴也半救之不供也若是而尚得曰能孝弟哉且天下無二道也衆有殊材各異耳士卽治農工商者也農工商受士之治者也焉有二道耶

論學卷二終

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注已著錄是編發明古大學之法以辨俗學之非大旨與其大學傳注同首總論大學次辨後儒所論小學大學次論小學次辨後儒改易大學原本次大學原文及全篇解次大學之道至致知格物解次辨後儒格物解次其本亂至此謂知之至也解次申論格物次所謂誠其意者至末解次申解全篇其所爭在以格物爲周禮三物其謂孔子之時古大學教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規矩尚存故格物之學人人所習不必再言惟以明德親民標其宗要以誠意指其入手功夫而已格物一傳可不必補其說較他家爲巧故當時學者多稱之聖經學規纂二卷則摘錄四書五經之言學者申明其說論學二卷則錄朋友問難之語其凡例所謂辨業意有不盡者入之學規學規意有不盡者入之論學是也